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九・經部・書類

今文尚書經說考三十二卷首一卷叙錄一卷

〔清〕陳喬樞撰

.....

2274/09

今文尚書經說攷自序

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自堯典下訖於秦誓凡百篇而爲之序斯固唐虞夏商周歷代之典而百王之大經大法所昭垂於萬世者也秦燔書禁學伏生獨抱遺編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僅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帝時欲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矣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臚錯往受之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授沛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世世相傳謂之歐陽氏學夏侯都尉從張生受尚書以傳族

序

子始昌始昌傳勝是爲大夏侯學勝又傳從兄子建是爲小夏侯學三家之學皆伏生今文尚書也武帝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置爲博士始尚書惟有歐陽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宣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博士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三家竝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於壁中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多十六篇天漢之後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平帝立古文尚書不久旋廢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晉世秘府所存

尚有古文尚書經及永嘉之亂遂與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夫歐陽夏侯立學四五百年忽遭蕩滅故牛宏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爲書之四厄然攷新舊唐書藝文志均載馬鄭所注尚書之本是宋南渡以前馬鄭本固存也如使當日有信而好古者網羅散佚列之國學俾學者肄業及之則馬鄭所注之古文二十九篇卽伏生所傳今文二十九篇雖文字不無異同訓誼不無殊別然參觀互證猶可得其緒餘則三家之學雖亡而不至盡亡也何意僞傳一出江左崇尚於前唐人尊信於後馬鄭之注遂卽湮沒而歐陽夏侯之學乃絕無可尋矣我

序

朝崇儒重道經學昌明士之稽古者皆知旁搜遠紹扶微學而尋墜緒不以訥陋自安而漢儒之經學遂隆於時近儒如閻徵士若璩之古文尚書疏證惠徵士棟之古文尚書攷王光祿鳴盛之尚書後案江處士聲之尚書集注音疏證以叔重說文輔以季長傳誼皆以鄭學爲宗取僞孔之傳辭而闢之黜其贗而存其真古文尚書之學藉以不絕於一綫孫觀察星衍尚書古 今文注疏段大令玉裁古文尚書撰異間緝今文與古文異同然於歐陽大小夏侯顯明之學三家師說之異同者又不暇致詳也曩者先大夫傷古經之淆亂閱今學之淪亡揆伏生尚書大傳定

本稽覈羣書揭所據依而為之案三卷首為序錄一卷其所爰除別為訂誤一卷又載漢書五行志綴以他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總為八卷序而行之又欲著歐陽夏侯經說攷而未果為也嘗謂喬樞曰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多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終漢之世獨傳二十九篇而已何則二十九篇今文具存文字異者不過數百其餘與古文大指略均足相推據逸十六篇既無今文可攷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為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古春秋左氏傳賴張蒼先修其業故傳禮古經五十六卷傳士禮十七篇與后戴同而三

序

十九篇逸禮竟亡書亦猶是也向微伏生則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煙消灰滅萬古長夜夫天為斯文篤生名德期頤之壽以昌大道豈偶然哉尙書三家今文各守師法皆傳伏生之業者苟能夠攷佚文得其單辭片義以尋三家今文千數百年不傳之緒使百世之下猶知當日幸有三家今文賴以維持聖經於不墜則豈徒足以延絕學而廣異義云爾哉喬樞敬承庭訓識之勿敢忘曩嘗搜討羣書稽求佚義綴緝頗具梗概竊陳願以宦海浮沉日月逾邁恆以不克繼志為懼今春免官遂杜門下帷西錄舊業重復研尋成歐陽夏侯經說攷一卷今文尙書序錄一卷

今文尙書經說攷三十三卷凡所采摭經史傳注及諸子百家之說實事以求是必溯師承沿流以討源務隨家法而參詳考校則亦有取於馬鄭之傳注為之旁證而引伸之前後屢更寒暑而後卒業焉庶求無負昔日趨庭之訓焉爾是為序旨同治元年歲在元駮閏茂月在塞侯官陳喬樞樸園甫書于江右僑寓

序

四

湘鄉曾滌生制軍中堂札

樸園尊兄大人閣下小春月杪接展惠書承示家傳及大
箸八種誦芬詠烈秉淵懿以相承說禮敦詩識鑽研之有
素初謂范陽汲黯通才難限以繩趨豈知巴蜀文翁經術
更長於吏治手披甫竟心折良殷弟謬典犀渠久疏蠹簡
雖短檠二尺結習未忘而堆案百重閒身莫掣值時艱之
孔亟懼任重之難勝遠荷揄揚彌增慙歉泐此布復順頌
台安惟希荃咎不具愚弟曾國藩頓首

書

合肥李少荃撫軍中丞札

樸園尊兄閣下頃奉惠書並先德兩編大箸八種惟千古
有傳人馨香俎豆成一家之經說播穫舊畬玉版舊鐫親
燕公許公之筆金繩新啟讀先鄭後鄭之書峻仰名山深
欽學海伏惟先公儒林丈人臺閣前輩或出或處惟君子
安其常立德立言俟聖人而不惑卽論詞翰已勝六朝所
作傳箋況追兩漢皇寮史館多收子政之文章戶誦家絃
盡寫康成之目錄固已鄉型人表社祀經神矣而閣下紹
承家學補綴楹書詩與禮本相通聞斯二者緯因經而作
式一以貫之有善稱親每笑李邕之注選無書不讀遠過

書

束皙之補亡念賈景伯之異同弗傳於代卽王厚齋之攷
證未免多踈爰輯舊聞述爲遺說夫魯詩最爲先出魏晉
時已不過江東韓詩最爲後亡毛鄭行而僅存外傳然而
龍門虎觀微言悉本申公隋志唐書編目獨標嬰注則字
探爾雅歷溯神淵尙可見其宏綱稽其隱義至如轅固齊
詩早經散佚獨能禮徵儀載史考班荀據繁露易林之文
及鹽鐵申鑒所引獲尋墜緒復業顯門凡夫四始五際六
情之奧推度汜樞神霧之精則又廣翼少君之傳而縫古
微書之闕焉不僅惟是更用發揮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跖
必數千乃飽詩則鄭箋改字大抵本之三家禮則鄭注改

讀其中畧有四例亦復別疏綱目朗若列眉在昔劉向新序實宗魯說洎乎薛漢章句亦闡韓生伏湛世習齊詩鄭興家傳孔學雖一門之相繼非六藝之兼通若閣下遷纂談業禮立詩言經說一編尤爲總括舉凡九拜之儀兩楹之位獻酬之數井屋之法袞袍祿緣之文藻率鞞輅之物莫不縷晰條分如絲在櫛批亢導窾如肉貫弗是以周禮多篇阮儀徵閱而稱析夾室諸攷王高郵見而稱精也弟汲綆未修喻繁徒叩生晚末由拜紀往還猶幸識羣拙解說詩于焉觀禮屬以戎旃之暇荷茲鉅製之頒劍左鉤前磨盾跋先賢之傳金藏玉刻緘滕襲太守之書深愧管窺

書

二

有同廷擊緬惟賈徽父子並列儒林循吏之中倘教李委姓名附登玉局斜川之末肅謝大教敬請台安不備愚弟李鴻章頓首

今文尙書經說攷目錄

侯官陳喬樞學

堯典第一

虞夏書一 唐書

今文尙書一

舜典第二

虞夏書二 虞書一

孔氏逸書一

汨作第三

虞夏書三 虞書二

孔氏逸書二

九共一第四

虞夏書四 虞書三

孔氏逸書三

目錄

九共二第五

虞夏書五 虞書四

孔氏逸書四

九共三第六

虞夏書六 虞書五

孔氏逸書五

九共四第七

虞夏書七 虞書六

孔氏逸書六

九共五第八

虞夏書八 虞書七

孔氏逸書七

九共六第九

虞夏書九 虞書八

孔氏逸書八

九共七第十 虞夏書十 虞書九

孔氏逸書九

九共八第十一 虞夏書十一 虞書十

孔氏逸書十

九共九第十二 虞書十二 虞書十一

孔氏逸書十一

藻飫第十三 虞夏書十三 虞書十二

大禹謨第十四 虞夏書十四

孔氏逸書十二

皋陶謨第十五 虞夏書十五

目錄

二

今文尙書二

棄稷第十六 虞夏書十六

孔氏逸書十三

禹貢第十七 虞夏書十七 夏書一

今文尙書三

甘誓第十八 虞夏書十八 夏書二

今文尙書四

五子之歌第十九 虞夏書十九 夏書三

孔氏逸書十四

允征第二十 虞夏書二十 夏書四

孔氏逸書十五

帝告第二十一 商書一

釐沃第二十二 商書二

湯征第二十三 商書三

女鳩第二十四 商書四

女房第二十五 商書五

夏社第二十六 商書六

疑至第二十七 商書七

臣扈第二十八 商書八

湯誓第二十九 商書九

目錄

三

今文尙書五

仲虺之誥第三十 商書十

湯誥第三十一 商書十一

孔氏逸書十六

咸有一德第三十二 商書十二

孔氏逸書十七

典寶第三十三 商書十三

孔氏逸書十八

明居第三十四 商書十四

伊訓第三十五 商書十五

肆命第三十六	商書十六	孔氏逸書十九
祖后第三十七	商書十七	孔氏逸書二十
太甲上第三十八	商書十八	
太甲中第三十九	商書十九	
太甲下第四十	商書二十	
沃丁第四十一	商書二十一	
咸父一第四十二	商書二十二	
咸父二第四十三	商書二十三	
目錄 四		
咸父三第四十四	商書二十四	
咸父四第四十五	商書二十五	
大戊第四十六	商書二十六	
伊陟原命第四十七	商書二十七	
	孔氏逸書二十一	
中丁第四十八	商書二十八	
河亶甲第四十九	商書二十九	
祖乙第五十	商書三十	
般庚上第五十一	商書三十一	
今文尙書六合三篇爲一卷		

般庚中第五十二	商書三十二	
般庚下第五十三	商書三十三	
說命上第五十四	商書三十四	
說命中第五十五	商書三十五	
說命下第五十六	商書三十六	
高宗彤日第五十七	商書三十七	
	今文尙書七	
高宗之訓第五十八	商書三十八	
西伯戡耆第五十九	商書三十九	
	今文尙書八	
目錄 五		
微子第六十	商書四十	
	今文尙書九	
太誓上第六十一	周書一	
	今文尙書亡武帝時以三篇附入	
太誓中第六十二	周書二	
太誓下第六十三	周書三	
牧誓第六十四	周書四	
	今文尙書十	
武成第六十五	周書五	
	孔氏逸書二十二	

鴻範第六十六

周書六

今文尙書十一

分器第六十七

周書七

旅獒第六十八

周書八

孔氏逸書二十三

旅巢命第六十九

周書九

大誥第七十

周書十

今文尙書十二

金縢第七十一

周書十一

今文尙書十三

目錄

六

微子之命第七十二

周書十二

歸禾第七十三

周書十三

嘉禾第七十四

周書十四

康誥第七十五

周書十五

今文尙書十四

酒誥第七十六

周書十六

今文尙書十五

梓材第七十七

周書十七

今文尙書十六

召誥第七十八

周書十八

雒誥第七十九

周書十九

今文尙書十七

今文尙書十八

多士第八十

周書二十

今文尙書十九

毋佚第八十一

周書二十一

今文尙書二十

君奭第八十二

周書二十二

今文尙書二十一

成王政第八十三

周書二十三

目錄

七

將蒲姑第八十四

周書二十四

多方第八十五

周書二十五

今文尙書二十二

周官第八十六

周書二十六

立政第八十七

周書二十七

今文尙書二十三

賄息慎命第八十八

周書二十八

亳姑第八十九

周書二十九

君陳第九十

周書三十

顧命第九十一

周書三十一

今文尙書二十四

康王之誥第九十二 周書三十二

今文尙書合顧命爲一篇

畢命第九十三 周書三十三

孔氏逸書二十四

君牙第九十四 周書三十四

弊命第九十五 周書三十五

蔡仲之命第九十六 周書三十六

鮮誓第九十七 周書三十七

今文尙書二十五

目錄 八

甫刑第九十八 周書三十八

今文尙書二十六

文侯之命第九十九 周書三十九

今文尙書二十七

秦誓第一百 周書四十

今文尙書二十八

尙書敘 今文尙書二十九

武帝時得秦誓付博士合入今文尙書中亦稱二十九篇而敘在外

尙書歐陽夏侯遺說攷

侯官陳喬樞學

虞夏書堯典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春秋桓公六年正義引

許慎五經異義今禮戴尙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

卷首 一

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古尙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

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姓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得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舊衍名喪服小記字今刪

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以上見春秋左傳桓六年正義又毛詩葛藟正義小異又見尚書堯典正義及杜佑通典七十三嘉禮十八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案白虎通言母族三與歐陽夏侯微不同其實一也白虎通曰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

卷首

二

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爲一族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程易疇喪服文足徵記云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總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總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總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乎喪服甥總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喪服外孫總麻非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

之子皆總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總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總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然則族之言湊聚也者實乃生相思愛死相哀痛先王因別其親疎貴賤之節而稱情立文爲之制喪服以飾羣焉使人觀於外而有見其心爲隆爲殺弗可損已烏乎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卷首

三

欽若昊天○今尙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旻天冬日上天總爲皇天

案毛詩黍離正義引如此周禮大宗伯疏引作欽若

昊天阮氏元校勘記以爲賈疏所引欽若昊天下當

脫春日昊天四字阮校是也

五經異義天號第六今尙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旻天冬日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古尙書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尙書堯命羲和欽若

卷首

四

昊天總敕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也以上見周禮大宗伯疏又毛詩黍離正義

引小

駁異義云元之闢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

以遠大言之

先大夫曰案遠大當爲遠視尙書堯典正義周禮疏引並無大字秋氣或

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昊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

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子卒稱昊天不弔無可怪耳以上見毛詩正義又爾雅釋天疏引同又周禮大宗

伯疏引小異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案爾雅釋天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正義引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正義又曰爾雅春蒼夏昊歐陽說春昊天蒼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

卷首

五

以春昊天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尙書說卽言爾雅亦然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蒙攷白虎通義四時篇曰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日蒼天夏日昊天秋日旻天冬日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昊天舊仍作蒼字譌天是也白虎通義並載爾雅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昊天蒼者許君異義及鄭駁所據爾雅皆然說文弟七上曰篇旻秋天也從日文聲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此用爾雅與今尙書說也所引虞書卽異義之古尙書說也第十下芥篇昇春爲昇天元氣昇昇從日芥芥亦聲此亦

兼採爾雅今尚書說及古尚書說也其曰春爲昊天與
異義同劉熙釋名釋天曰春日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
也夏日昊天其氣布散顯顯也秋日旻天旻閔也物就
枯落可閔傷也冬日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劉所據
爾雅則與李巡孫郭本合諸家釋蒼旻義同惟李釋旻
天上天爲異耳

卷首

六

宅嵎鐵○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

案尚書正義言鄭注尚書承衛賈馬等後賈逵馬融
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
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是鄭注不同
也今攷尚書釋文云尚書考靈耀作禹鍤案鍤卽古
文鐵字鐵黑金也古音通夷故从夷作鍤鍤鐵字同
今文尚書或作嵎鐵或作禹鍤皆三家之異字禹卽
嵎之消文夷卽鍤之消文也

曰柳谷○夏侯等書昧谷曰柳谷尚書正義

案尚書大傳虞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秋祀柳穀華
山鄭注云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是作
柳穀者實伏生今文如此谷與穀通莊子臧與穀二
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是其明證史記五帝紀
引堯典舊本亦作柳谷徐廣音義可證也史遷時書
惟有歐陽之學然則知歐陽與兩夏侯本皆同矣

卷首

七

肆類于上帝○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
祭之奈何先大夫曰案奈何上當重以事類祭之五字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

之是也

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
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見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七郊類

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

帝舜告攝非常祭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

非常祭從古尚書說禮記王制正義亦見御覽禮儀部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案說文示部禩以事類祭天亦用
今尚書說鄭君周禮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

之同許君義肆師注云依郊祀而為之亦用今尚書說
蓋二說固不相悖也禮記王制正義云鄭於異義無駁
與許同

卷首

八

禮于六宗○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
及地旁不及四方先大夫曰御覽禮儀部居中央恍惚無
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之

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

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

益於人故郊天並祭古尚書說賈逵等云先大夫曰案

義引古尚書說下有賈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

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先大夫曰太平御覽引地宗岱

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

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

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各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
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
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先大夫曰故言三
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周禮大

宗伯疏

駁五經異義曰元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
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禮也望也徧也
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禮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
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星辰以標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
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

卷首

九

至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
曰郊之祭大報天而至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
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
自明矣周禮大宗伯疏又見禮記月

令祭法正義御覽禮儀部七

漢書郊祀志王莽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
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
相應禮記祀典功施于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
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
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諄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

物也日月雷風山澤易者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六宗之屬也

續漢書祭祀志安帝卽位元初六年己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自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大社也○劉昭注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尙書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汾陰天地亦禮六宗孝成之時匡衡

卷首

十

奏立南北郊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上從邵議由是遂祭六宗

案後漢書李邵傳邵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邵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雖不言於尙書習何家然據邵奏請立六宗祀從歐陽家說則知其治

歐陽尙書也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又曰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

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禮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崇祭星也雩祭水旱也禮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子曰昔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爲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案劉歆曰六宗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元曰六宗星辰司

卷首

十一

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爲帝在于類則禮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達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元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

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
又曰龍見而雩如此崇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
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天崇之所禳
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
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卽禮天也望於山川崇所
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
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
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邱陵
能出雲爲風雨見恠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

卷首

三

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卽祭法之所
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
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
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
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
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
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
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禮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
六也何以言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
宜於社造於禩巡狩四方勤諸侯歸格於祖禩用特堯

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
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
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尙書與禮王制同
事一義符契相合禮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
之廟六宗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
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
類于上帝不禋祖禩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
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
於社之於穀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
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卷首

三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
所以儼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
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
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
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者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
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
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
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機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
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並從郊祀故其餘爲六宗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五星此爲不知

卷首

古

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眾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眾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宜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又

不通禮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於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禮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卽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各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更爲帝祭乎

卷首

十五

虞書十九禮志摯虞奏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樂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則周禮祭樂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魏景初二年散騎常侍劉劭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六宗之議諸家聚訟異義僅舉歐陽大小夏侯與賈逵等說今攷尙書大傳漢書王莽傳續漢書祭祀志晉書禮志孔叢子梅賾本尙書傳通典路史諸所稱引則有以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崔靈恩也以爲易卦六子之尊氣水火雷風山澤者孔光王莽劉歆顏師古也以爲月令祈來年於天宗卽六宗之神者盧植摯虞也以爲祭法之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孔叢子僞孔安國王肅也以爲太極冲和之氣六氣之宗者劉劭也以爲天宗地宗四方宗者司馬彪也以爲三昭三穆者幽州秀才張髦也以爲六爲地數

卷首

六

主祭地者虞喜劉昭也以爲天皇帝及五帝之神爲六宗者後魏孝文帝杜佑也以爲六代帝王者張迪也以爲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者羅泌也李邵孟康則從歐陽夏侯者也范甯張融吳商則從鄭康成者也張融從鄭說見周禮疏唯尙書正義周禮疏皆謂魏明帝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六宗與孔傳同而晉書禮志謂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疑其事以問王肅肅亦以爲易六子之卦故不廢此爲互異疑晉志採肅說不詳耳鄭駁異義所據爲周禮未可以解虞書又去日月而取星辰未免分裂既列星辰不應更立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之位皆疑莫能明也

喬樅謹案江聲尙書集注曰馬說六宗之誼本於伏生不可易也故高誘注呂氏春秋孟冬紀引此六宗以解天宗亦謂天地四時說與馬同歐陽及大小夏侯云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其說雖若不同而意實相符合蓋六者之間謂上下四方卽天地四時也陰陽變化卽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其所以覆載生長收藏實有三宰乎其間者總而言之一天之爲也分而言之其功用實各不同故曰實一而名六歐陽及大小夏侯三家之學皆出

卷首

七

於伏生故其六宗之說與大傳合據其說則六宗是明堂六帝六帝者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并北辰耀魄寶也其祀之皆於明堂故曰明堂六帝帝卽天也亦稱六天實一也故今文家言實一而名六也說詳惠氏定宇所著明堂大道錄其餘諸儒說六宗者紛紛不一皆不得實故無取焉

又案金榜禮箋云書禮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方之宗後代不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方明之祀配以受命之王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古文尙書伊訓篇

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後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者如此觀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攷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

卷首

六

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其文次六瑞六贄下六瑞諸侯執以朝六贄諸臣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亦相次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典瑞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是皆六玉有琮與大宗伯文合觀禮不云上璧下琮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誤耳又汪中述學亦曰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玕璆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臣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于

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周公監于前而舉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魯之儒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爲明堂位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郊禘夏后郊縣商人郊其代爲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簠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爲周太祖祭之宗廟以人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於是協之於義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卷首

九

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尙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于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禮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于郊消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墠之堂說文堂从土高省金滕爲三壇同墠馬融注云壇土堂故爲壇得稱曰堂古有明堂之稱故素問云黃帝坐

明堂之上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凡特立廟皆異其名故姜嫄曰閼宮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所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古之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天神不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享於野故雒邑之明堂在國中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堂三星在太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喬樅謂金汪兩君說六宗皆用今文家尙書義以殷周相

卷首

手

沿之典禮推之則知六宗之禮祀在於明堂之地矣茲備錄之以爲互證參觀之助焉

女作司徒○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千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

五經異義今尙書夏侯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傳召公爲保太

卷首

手

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傳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大戴禮保傳篇注今尙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古尙書及周禮與此文同盧氏此注當亦本異義案韓詩外傳卷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周禮司徒序官疏引尙書大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論衡卷十五順致篇引尙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嬖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地不

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太平御覽職官部引
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
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
墾則責之司空然則天公卽司馬公人公卽司徒公地
公卽司空公韓詩說與書傳合以序言之書傳一曰司
徒公當作司馬公二曰司馬公當作司徒公大戴禮保
傳篇盧注引今尚書說以司馬在司徒前可證續漢書
百官志引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司徒官改定三公
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
則漢立三公蓋取今尚書及韓詩說亦以大司馬先大

卷首

三

司徒也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注王置六鄉則公
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
鄉之教鄭志趙商問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
惟三公地官序官疏引鄭書傳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
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
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
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禮記月令正義曰書傳三公領
三卿此夏制也攷工記序官疏又引鄭夏傳注云坐而
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是書三公乃夏制故
與周禮異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

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注攷
工記王公則以爲天子諸侯不作三公解

謹案尚書大傳云三年一使三公紂陟五年親自巡

狩見公羊隱公八年傳何休
解詁徐彥疏云書傳文又辯秩西成傳云天子

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

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辯在朔易傳云天子

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

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見太平御覽時序部是堯之官制有三

公矣又云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皆堯之官也故

使百官事舜知舜之官制亦如堯有三公矣舜陟帝

卷首

三

位後伯禹作司空平水土又誓師以征有苗墨子兼
愛篇載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
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
羣以征有苗與書大傳言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
征不義合是禹任司空公之事也迨後使禹宅百揆
則實任司徒公之事以舜登庸時試之司徒納于百
揆百揆乃天官知禹之宅百揆是領太宰司徒爲司
徒公也舜由百揆進而居攝今使禹升居此職亦欲
使之居攝故耳惟司馬之名不見於經然據論衡吉
驗篇云后稷之母履大人跡妊身怪而棄之知其神

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鄭君魯頌箋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又尙書中候及刑德放皆云稷爲大司馬大司馬卽司馬公也是稷在舜時嘗爲三公矣

卷首

五

虞夏書咎繇謨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風俗通過譽篇引歐陽歙教曰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

案後漢書儒林傳言自歐陽生傳伏生尙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則歙固家世傳業以歐陽尙書教授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皐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又曰顯宗初復旒冕衣裳赤舄絢履以祠天地衣裳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又曰乘輿刺繡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

卷首

五

先大夫曰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注引董巴輿服志曰顯宗初復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采色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然則顯宗更定服章所謂從歐陽夏侯說卽此是也陳氏禮書引尙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績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績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引大傳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次大夫服二次士服

一陳氏辨之曰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固無藻火山龍矣既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土山龍又曰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侯也蒙案書傳所言虞制也固與周禮不同書傳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者言其采色非言其章數前後之文未嘗相戾永平初定冕服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說乘輿服從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仍以十二九為節大小夏侯說冕服章數乃自天子至公侯以九為節卿已下以七為節明矣尚書益稷正義引鄭元書法

卷首

美

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王肅以為舜時三辰即畫於旂旗下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肅雖善賈馬之學而解虞書服與大小夏侯說同蓋亦用今文家誼也大傳五服無日月星辰又無粉米黼黻故知五服是采色非章數也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繪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為五采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旂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

裳重黼黻合重三物以就九章為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衣服用九章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據此虞世基既言近代服依書傳而後周於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之外仍有粉米黼黻此章數也大傳以山龍為青華蟲為黃作繪宗彝四字連讀為黑藻為白火為赤陳祥道引云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分作續宗彝為一合藻火為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誤當從隋志更正又引云子男宗彝藻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核之子男下宗彝亦誤衍宜刪陳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文十三系部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山

卷首

毛

龍華蟲作繪以後漢書明帝紀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攷之則大傳五服亦皆謂繡非畫也鄭康成注尚書始云繪讀為績凡畫者為績與伏許異見尚書正義五年正義文選景福殿賦李注作繪何以為黑也說文十上黑部黼沃黑色十二下女部嬀女黑色也繪之為黑此其義與喬樅謹案論衡量知篇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鏤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又語增篇曰五服五章五服五采服也案舊引作彌成五服此傳寫者舛譌耳章服米也故云五服五采之服也今為訂正五采之服畫日月星辰量知篇以黼黻華蟲山龍日

月爲繡語增篇又以日月星辰爲畫是今文家說木
有二誼也說文糸部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曰山龍
華蟲作繪與論衡量知篇說合又云絲繡文如聚細
米也然則粉米亦爲繡文其宗彝藻火黼黻等皆爲
繡從可知矣唯甫部粉下曰衮衣山龍華蟲粉畫粉
也从甫从粉省衛宏說粉訓畫粉疑是繡事然刺繡
者必先以粉地爲質而後加繡故粉之字从甫从粉
省是仍主繡爲誼也尙書大傳虞書各繡謨作繪凡
三見字皆從糸會聲則大傳五服皆繡也非畫也鄭
君注尙書始云繪讀爲繡凡畫者爲繡此據攷工記

卷首

元

繡畫之事後素功以繡畫義爲長故主衣畫裳繡
說竊意以爲衣畫裳繡者必本于小夏侯解詁建
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
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故援攷工記解尙書
是衣畫而裳繡也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命共工
作繡明五采之彰施卽用咎繇謨語是依鄭君所
從作繡字鄭注周禮司服引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
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希讀爲甫或作絺字之誤也
此所引是據三家今文尙書何以明之說文玉部璅

下引虞書曰璅火粉米此古文也粉字下明稱衛宏
說則璅字粉字確爲壁中古文無疑今鄭君引書但
作藻火粉米則其爲今文亦無疑矣續漢書輿服志
引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皆與鄭君所引書合其作絺繡卽鄭所云希或
作絺字之誤也段玉裁云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希讀
爲甫甫絺也此與周禮注合鄭本尙書作希繡與周
官希冕字同今說文無希字而絺絺絺絺絺希等
字皆以希爲聲以虞夏書希繡周官經希冕斷之則
希者古文甫字也从巾所紕也从彡象繡文也俗借

卷首

元

爲希少字鄭君讀希爲甫是爲以今字易古字希甫
古今字也說文當於甫下補之曰希古文甫字也段
說甚允喬樅又案禮書引鄭注云璅水艸蒼色而以
爲赤赤字當是白之誤大傳明言藻純白說文玉部
云璅玉飾如水藻之文古文尙書璅从玉旁知於衣
上所繡亦爲玉飾如水藻之文玉以白爲貴故璅純
白也禮書所見大傳本由轉寫者既誤藻火爲一遂
并改白字爲赤耳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〇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

五經異義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尙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尙書說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尙書卷之繇謨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

卷首

三

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蠻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又鄭注周禮九畿云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云云皆與許君引古尙書說合又案許君所言漢地黑水在益州東海在會稽非東海郡衡山在長沙湘南東南朔方屬并州漢書地理志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續漢書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

五千六百里會稽郡在雒陽東三千八百里朔方郡志

不言距雒陽里數據元和郡國志關內道夏州東南至

東都一千八百五十里唐之夏州卽漢朔方地唐之東

都卽漢雒陽地自長沙至朔方南北相距不及萬里止

有五千六百五十里然則許君所云衡山之陽當包交

州刺史部之南海等七郡言之矣喬樅漢書卷之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爾雅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郭璞注幽都山名

邢昺疏引山海經云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此

北海非北海郡卽翰海也漢書霍去病傳云封狼居胥

山神於姑衍登臨翰海如窟注曰翰海北海名然則許

君所言朔方當亦包幽州部之代郡上谷及

元菟樂浪諸郡地言之故云經畧萬里也

謹案尙書正義引鄭元云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

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四海此禹所

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

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

界萬國之封焉猶有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

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

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

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

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

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

四百國在圻內與案與以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

卷首

三

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

七下正義誤衍十字今從王制

正義至於圻內則子男而已據鄭此注是亦參用今

引刪尙書說以五服方五千里爲堯之初制以九州方七千里爲禹弼成五服之制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九州者中國是也要服之外及荒服之弼又千五百里是固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今尙書說據其初制言之古尙書說并禹弼五服之殘數言之其說仍不相違又劉逵注吳都賦亦云禹所受地說書曰昆侖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則是古書

卷首

三

實有明文禮記正義引地統書括地象曰地中央曰崑崙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爲九州則堯時之九州是也據正義所引地統記括地象文與鄭言禹所受地記書劉言禹所受地說書同則地記書殆卽河圖括地象與

祖考來假羣后德讓虞賓在位○少府歐陽地餘等議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其不易之道也

案此議見漢書韋元成傳攷儒林傳地餘歐陽高之孫也元成父賢傳言賢兼通禮尙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元成少好學修父業本傳載元成與歐陽地餘議云云然則元成父子當亦習歐陽尙書也

卷首

三

商書盤庚

憂賢揚歷

尙書堯典正義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心腹賢陽爲憂

賢揚

案今正義本作憂賢陽此字之誤也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劉逵注曰尙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左時未經永嘉之亂夏侯歐陽等書尙存無恙也又三國魏志管甯傳太僕陶邱一等薦甯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曰今文尙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裴時夏侯等書已亡裴所引

當卽據魏都賦注故兼引賦語以足之又洪适隸釋載咸陽令唐扶頌曰優賢颺歷揚字作颺或亦三家今文之異字隸釋又載國三老袁良碑有云優取之寵漢碑多用今文尙書優取之語亦是本於盤庚篇說文云取古文以爲賢字或三家尙書有从古文作取者未可知也

卷首

三

周書牧誓

如豺如螭○歐陽尙書說曰螭猛獸也

文選西都賦李善注

說文内部嶺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内从艸歐陽喬說嶺猛獸也

案班固燕然山銘曰螭虎元士杜篤論都賦曰虓怒之旅如虎如螭諸所引用皆今文尙書也歐陽尙書唐初已不存李善注文選蓋於各家注記采得之與說文引歐陽喬說合正牧誓篇解詁也史記周本紀述牧誓云如虎如龍如豺如離徐廣音義曰離音訓竝與螭同班固典引曰虎離其師字亦作離太史公

時止有歐陽尙書也說文作𧈧者正字離螭皆假借字攷工記鄭注云羆者虎豹貌螭爲獸淺毛者之屬左傳服注云螭或曰如虎而噉虎此皆猛獸之說也攷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之曾孫名高字子陽爲博士繇是尙書有歐陽氏學歐陽喬當卽歐陽高高喬字形相似音義又俱相近二字古得通用歐陽章句釋文序錄云歐陽高始爲之則說文所引歐陽喬說卽據歐陽尙書章句也

卷首

三

周書洪範

皇極皇建其有極○夏侯勝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謀上者

漢書夏侯勝傳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謀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謀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

世其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

案夏后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勝從始昌受尙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厥後李尋事張山拊治尙書小夏侯之學獨好洪範災異楊春卿代修儒學以夏侯尙書相傳子統孫厚均習先法善推陰陽及消伏災異朝廷多以訪之自古聖人受命而王莫不承天地法五行修五事而御宇宙養蒼生者也政教之所從出本於五行乃通乎治道明陰陽五行之理所謂尙消息盈虛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也窮經致用之學此其

是矣

卷首

美

今尙書夏侯歐陽說云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蕭吉五行大義

五經異義今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尙書說同

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

卷首

老

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禮記月令正義先大夫異義疏証曰蕭吉五行大義引五經異義與此略同惟無醫病之法以下三十三字首句作尙書夏侯歐陽說云引月令冬祭腎下云皆五時自相得則古尙書是也

鄭元駁云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無言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霤其祭也先心後肺秋祀門其祭也先肝後心肺冬祀行其祭也先肝至其

祭也十一字舊脫去今爲補之先腎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耳以下冬位在後迄故有先後焉文與此同唯云肝腎脾俱在鬲下肝心俱在鬲上與此異不得同五行之氣作此義不與五行氣同也視禮記正義所引較詳正義引鄭駁下有脫字當云月令五祭以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

謹案淮南時則訓云孟冬之月其祀井祭先賢高誘注云井水給人故祀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内故祀腎水自用其藏也是冬時所祀或以爲井或以爲行本有兩說故誘亦兩解之又仲冬之月季冬之

卷首

美

月並云其祀井祭先賢均與孟冬同惟禮記月令皆作其祀行案禮記多言夏殷之制曲禮下云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鄭注云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然則五祀冬祀井當爲虞夏之制矣攷白虎通五祀篇曰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

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曲禮曰天子祭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徧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徧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祭五祀所以歲一遍何順五行也故春卽祭戶戶者人所出入春亦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深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肺

卷首

美

秋言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祀中霤祭先心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主祭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者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豚井以魚喬樅謂白虎通皆主冬祀井爲說其所引月令與淮南時則訓同而與今禮記月令異然據高誘淮南注言井或作行疑禮月令本亦有不同

白虎通所據是作冬祀井鄭君所據是作冬祀行也竊以爲殷以前並立五祀惟周制立七祀則改祀井爲祀行當自周始殷立五祀仍當與虞夏同爲祀井洪範篇作於周禮未制之先則其五祀當從白虎通祀井爲是白虎通皆用今尙書說也袁準正論以爲禮記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高堂生云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列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傳元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

卷首

罕

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於祀則有闕於情則有不類謂之井者是也杜佑曰按漢諸儒戴聖聞人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已行中間廢闕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又攷白虎通情性篇曰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脾肺腎也肝之爲言干也肺之爲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爲言任也任於恩也腎之爲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爲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

目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納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四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爲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爲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

卷首

罕

水陰故腎雙竅爲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尙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包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喬樞謂此所說皆與今

尙書歐陽夏侯說相合古尙書說以爲脾木肺火心
土肝金解殊非是鄭君之駁其義精審矣

卷首

墨

周書甫刑

爰始注爲臙宮劓割脰庶剕

尙書虞書正義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劓則劓黥爲臙
宮劓割脰庶剕

案說文支部云馘去陰之刑也从支獨聲周書曰劓
劓馘黥此所傳書據古文也故與三家文異劓字乃
則之誤尙書疏引鄭云則斷耳劓截鼻桷謂桷破陰
黥謂羈繫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
於皋陶之爲鄭所注書用古文本說文傳書當與之
同故刀部則字云斷耳也訓與鄭合是知則爲則之

譌也又劓字云刑鼻也从刀鼻聲重文劓云劓或从
鼻是知作劓者古文尙書也作劓者今文尙書也桷
者馘之假借毛詩亦以桷爲馘大雅曰昏桷靡其箋
云桷桷毀陰也毛詩古文此用假借字也劓乃黥之
或體庶剕者王鳴盛云庶煮也秋官庶氏注云庶讀
如藥煮之煮司刑注云墨黥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
刻須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剕
也

卷首

墨

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夏侯歐陽說云古以六兩爲率

周禮秋官職金疏引異義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
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尙書說百銖銖者率也一率
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銖爲三斤鄭元以爲
古之率多作銖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尙書釋文引馬云賈逵說俗儒以
銖重六兩周官劓重九銖俗儒近是俗儒謂夏侯歐陽
等也此卽指尙書大傳一銖六兩及夏侯歐陽說古以
六兩爲率之言也賈逵以尙書之銖爲銖者說文弟十
四金部曰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二也从金寺聲

周禮曰重三銖北方以二十兩為三銖又曰銖銖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銖是銖與銖義同也尙書釋文銖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尔疋同然則賈鄭解古尙書皆用今尙書說以銖為六兩矣釋文引尔疋乃小尔疋小尔疋曰二十四銖曰兩有半曰提倍提曰舉倍舉曰銖銖謂之銖此用六兩之說而以銖銖為一亦本說文蓋合古今文家而一之也然說文自為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之說而不用今文家說異義當與說文同又案史記周本紀載書甫刑其罰百率其罰五百率其罰千率此依今文尙書也集解引徐廣曰率音刷索隱云

卷首

罽

率亦作選按漢書蕭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選卽率也是今文尙書有作選者歐陽夏侯三家之不同也史記平準書索隱引尙書大傳死罪罰二千饌路史後紀卷十三引大傳甫刑傳一饌六兩饌卽選也率選饌皆聲近應劭注蕭望之傳選音刷鄭司農注考工記冶氏銖讀為刷是其聲同故古相通用也

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銖銖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舊鈔金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尙書舜典正義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案鄭注尙書大傳云死罪出金鐵三百七十五斤則以一饌六兩計之又與駁異義不同鄭不從古尙書說從今尙書說而以銖為六兩大半兩又微異萬世美云術以斤法十六乘三得兩之數四十有八更以兩法二十有四乘四十八得銖之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為實以百銖為法除之實如法而一得全銖十有一不盡五二以分母二十五乘之得分子十三也大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銖六兩大半兩卽說文所引周禮說北方以二十兩為三銖之說也

謹案此經鄭注已亡王鳴盛云以鄭考工記注及尙

卷首

罽

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文家而於俗儒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銖為證考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銖鄭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銖銖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銖銖重六兩大半兩銖銖似同矣則三銖為一斤四兩又弓人膠三銖鄭彼注云銖銖也彼疏云尙書其罰百銖等言銖此與冶氏言銖銖與銖為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銖卽是銖其數當為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也說文金部鈞字下引周禮曰重三銖銖字下引周書曰罰百銖說文

編字以類相從銑與鍤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之銑見周禮故引周禮為證銑見周書故引周書為證雖分兩經而其義是一故云銑銑也鄭既從之以解考工記馬注尙書又與之同則其義不可易矣想鄭意亦字從古文說不從古文也鄭既不從古文說而於今文說亦必但為近是釋文乃引徐邈云鍤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譌謬殊甚喬樞謂陸德明以為鄭氏同者此鄭注尙書大傳之語據鄭大傳注云死罪罰千鎰出三百七十五斤是鍤六兩也漢人最重經師家法故鄭注大傳各從其家而為之說也今文家

卷首

吳

說雖脫去大半兩但言六兩猶為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鍤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鍤僅為銅三斤者自是於義為長周禮疏又云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為鍤如鄭所云一鍤之重為六兩三分兩之二多於徐邈所云鍤六兩者僅十六銖耳故陸以為鄭亦同而不暇細晰也

今文尙書敘錄

侯自陳喬樞

漢書藝文志尙書經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二家 歐陽

經三十二卷 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

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

解故二十九篇 歐陽說義一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

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議奏四十二篇 宣帝時石渠

各也於此論書 劉向稽疑一篇

又曰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

敘錄

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猶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師古曰壁中書多以考見行世 安國獻之遭坐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

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歟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伏生

史記儒林傳伏生

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

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

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

敘錄

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案漢書儒林傳同顏師古注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顏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師古注又云嘉者賈誼之孫也

伏生女

伏生孫

鼂錯

史記列傳鼂錯者潁川人也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遷御史大夫

案漢書鼂錯傳言錯由門大夫遷博士則錯為學官時

敘錄

當是以所受伏生尚書教授弟子員也

周霸

賈嘉

均見史記漢書儒林傳

歐陽生

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曰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迺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高孫地餘長賓已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

中貴幸至少府地餘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歐陽生子

歐陽高

歐陽地餘

歐陽政以上均見前

孔安國

兒寬

漢書列傳兒寬千乘人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

敘錄

而鋤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

文學卒史曾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廷尉張湯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以寬為奏讞核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

之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

大夫遷左內史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儀拜寬為御史

大夫從東封泰山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麻紀壞廢漢興

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大初曆居位

九歲以官卒

孔延年見漢書孔光傳

司馬遷

案遷嘗從孔安國問尚書孔氏家世傳業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得壁中書後始治古文生實通今文尚書則遷之兼習古今文從可知矣

簡卿見漢書藝文志及夏侯勝傳

林尊

漢書儒林傳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瑯琊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而平當授九江朱普文公上黨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徒眾尤盛

敘錄

知名者也

平當

漢書列傳平當字子思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祭康為順陽長梅邑令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附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遷丞相司直系遷長信少府光祿勳左遷鉅鹿太守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曰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

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平晏

朱普 均見前

鮑宣

漢書列傳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舉孝廉為郎哀帝初大司空何武薦宣為諫大夫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拜宣為司隸坐距閉使者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

敘錄

六

州郡以皇法案誅漢忠直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世祖即位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陳翁生

殷崇 均見前

龔勝

漢書列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各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不仕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皆為諫大夫勝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

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為先還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王莽秉政勝乞骸骨歸老於鄉里王莽拜勝為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徵死時七十九矣

案勝舍同族相友本傳稱舍通五經以魯詩教授雖不言其與勝同受尚書然舍以勝薦曾復徵為博士其於尚書當亦與勝同習歐陽之學也

張生

夏侯都尉

夏侯始昌

敘錄

七

夏侯勝

夏侯建

漢書儒林傳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曰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閭卿閭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漢書列傳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問卿師古曰姓問名卿問音姦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曰大將軍霍光不舉法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

敘錄

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羣臣大議廷中勝獨曰不宜為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大夫劾奏勝非議詔書勝及丞相長史黃霸俱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震咸山崩壞城郭室屋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楊州刺史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年九十卒官太后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言於父昆弟之子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各建字長卿

未問疑義而得之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顧門名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太中大夫孫壽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番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

夏侯兼

夏侯堯

夏侯蕃

敘錄

九

夏侯賞

夏侯定國

夏侯千秋均見前

黃霸

漢書列傳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武帝末以待詔補侍郎謁者已廉稱為河南太守丞宣帝即位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廼出勝出復為諫大夫薦霸於上擢揚州刺史三歲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

第一徵守京兆尹坐劾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前後八年郡中愈治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五年代邴吉為丞相封建成侯

周堪

孔霸

漢書儒林傳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召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竝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

敘錄

十

上愍之廼擢堪為光祿勳堪授平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為博士霸召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平卿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炅欽幼卿為文學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尤盛

孔光

漢書列傳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昂昂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真箕

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廼弗用以是敬之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諡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

敘錄

十一

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轉為僕射尚書令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拜丞相博山侯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年七十元始五年薨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秘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諡曰簡烈侯子放嗣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

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各均

孔福

孔捷

孔喜

孔放

孔永

孔房

孔均

敘錄

案霸有四子傳言光經學尤明則其三兄亦通經可知也漢人最重家法大夏侯尚書有孔許之學則自放及承以下皆世傳尚書又可知也

李卿

許商

唐林

吳章

王吉

炅欽

均見前

張山拊

漢書儒林傳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駒無故善修章句為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增益故至百萬言也為城陽內史倉曰謁者論石渠至

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寬中有儒才已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其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諡曰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章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立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立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敘錄

李尋

漢書列傳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亦善為星麻除尋為吏數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阨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

士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任以大職請徵韓放服虔曰姓擄周啟王各也曉水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尊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極言毋有所諱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與尋曰夏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祚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遂從賀良等議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上遂下賀良等吏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滅死一等徙敦煌郡

敘錄

鄭寬中見漢書儒林傳

張孺即張無故字孺者見前

秦恭

假倉

趙玄

唐尊

馮賓以上均見漢書儒林傳中

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幾盛矣集諸漢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數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初書唯有歐陽至孝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尚書至元帝世復立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世祖光武

許子威

後漢書光武帝紀世祖之長安受尚書畧通大義

東觀記曰世祖受尚書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絕

與同舍生韓子合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

顯宗孝明

後漢書帝紀顯宗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

肅宗孝章

敘錄

後漢書帝紀建初十一年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

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

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今日虎通

案桓郁傳言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數進忠言多

見納錄是章帝於尚書習歐陽氏之學也

孝和

後漢書帝紀永元十三年春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

選藝術之士召充其官

案桓郁傳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欲令少子願

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郁授先帝經行篤備宜令郁入教授由是郁復入侍講教授二帝恩寵甚篤是和帝於尚書亦習歐陽之學也

孝安

後漢書帝紀永初四年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案桓焉傳言永初元年焉入授安帝是安帝於尚書習桓君大小章句也又本紀云元初六年春始立六宗祀於洛城西北續漢志亦云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

敘錄

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非也乃更六宗祠於戌亥之地禮比大社也是亦用歐陽尚書說定六宗之祀

孝順

後漢書帝紀陽嘉元年夏呂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員各十人除郡國者儒九人補郎舍人案桓焉傳言永甯中順帝立為皇太子自焉為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順帝即位拜太傅復入授禁中是順帝於尚書亦習桓君大小章句也

孝桓

案楊秉傳言桓帝即位秉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又黃瓊傳言和平中瓊以選入講禁中延熹二年以師傅之恩封為鄉侯是桓帝於尚書習歐陽學可知也

孝靈

後漢書帝紀熹平四年春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光和元年春始置鴻都門學生

案楊賜傳言建甯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是靈帝於尚書通桓君章句也

後漢書儒林傳敘曰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

敘錄

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於是立五經博士各呂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案今齊魯韓不有毛字攷傳中載前書魯齊韓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光武立五經博士易四家尚書三家詩三家禮二家春秋二家凡十四博士如有毛詩博士則凡十五矣其數不合故知毛是衍字也今刪去之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廼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

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已網羅遺逸博存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嘉平四年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目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歐陽歙

後漢書儒林傳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尙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爲長社宰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世祖卽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

敘錄

推用賢俊政稱異迹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下獄諸生守關爲歙求哀者千餘人平原禮震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廼賜棺木贈卽綬賜縗三千匹子復嗣後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歙受尙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畱陳弁字叔明亦受歐陽尙書於司徒丁鴻仕爲斬長禮震

謝承書曰禮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陵長

曹曾

曹祖

陳弁以上均見儒林傳

司馬彪續漢書曰弁以尙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弁翱翔

桓榮

後漢書列傳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尙書事博士九江朱普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晉卒榮負土成墳因畱教授徒眾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饑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

敘錄

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廼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已尙書授皇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卽命榮令說尙書甚善之拜爲議郎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揚州從事臯宏帝曰俞往汝諸因拜榮爲博士引闕宏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辨明經義每已禮讓相厭不已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恩賞常令止宿太子宮

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
已二十八年拜博士張佚爲太子太傅而已榮爲少傅賜
己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
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曰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太子報
書曰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
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
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
重愛玉體三十年拜爲太常顯宗卽位尊以師禮甚見親
重拜二子爲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
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南設几杖會百官驃騎

敘錄

將軍東平王蒼已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
言輒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
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
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迺封榮爲關內侯
食邑五千戶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坐於首山
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
門徒多至公卿子郁嗣

桓雍

華嶠書曰榮長子雍早卒少子郁嗣

桓郁

後漢書列傳郁字仲恩少已父任爲郎敦厚篤學傳父業
已向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
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
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已政事稍遷侍中
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永平十五年
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肅宗
建武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卽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
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昔五更
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已校尉入
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自首好禮經行篤備

敘錄

宜令郁入教授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爲侍
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爲太常明年病卒郁教授
二帝恩寵甚篤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初榮受朱普學
章句四十萬言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
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子普嗣傳
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孫鸞曾孫彬並知名

桓汎

桓普

桓延

桓焉

桓俊

桓豐

桓良

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焉俊豐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絕
豐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

後漢書列傳焉字叔元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
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永甯中順帝立
爲皇太子已焉爲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已母憂自乞踰
年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順帝即位拜
太傅錄尚書事復入授經禁中因譏見建言宜引三公尙

敘錄

書入省事帝從之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爲吏免復拜
光祿大夫永和五年代王肅爲太尉漢安元年已日食免
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百人黃瓊楊賜最爲顯貴焉
孫典傳其家業

桓衡

桓順

桓典

華嶠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

後漢書列傳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已尙書教授相川門
徒數百人舉孝廉爲郎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

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懼爲
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衆陽典奉使
督軍賊破還日悟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靈帝崩
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獻帝卽
位三公奏典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爲郎從西入關拜御
史中丞賜爵關內侯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於官

桓鸞

桓暉

東觀記曰鸞父良龍舒侯相也鸞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
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

敘錄

已常着大布襦袍糲食醋餐也

後漢書列傳鸞字始春焉弟子也少立操行襦袍糲食不
求盈餘已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
守向苗有名迹廼舉鸞孝廉遷爲膠東令後爲已吾汲二
縣令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辟拜議郎上陳五事舉賢
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悟內豎故不省
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卒於家子暉

暉字文林一名嚴

東觀記

嚴作暉尤修志介賓客從者皆祇其志

行一餐不受於人仕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
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

耻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

桓麟

桓彬

華嶠書曰鄼生麟

後漢書列傳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桓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中曰直道倍左右出為許令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二篇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歆曰為彬有過人者四風習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眾絜操也廼共樹碑而頌焉

敘錄

孟

案後漢書傳論言伏生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謂伏生以後至也伏湛已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足見桓氏一門皆世傳家學習歐陽尚書桓君大小章句之業也

彭閔

續漢書曰彭閔字作明

臯宏

臯徽

謝承書曰臯宏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為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徽至司徒長史

何湯

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桓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為高弟以才明知名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建武十六年拜虎賁中郎將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

胡憲

均見前

丁鴻

敘錄

孟

後漢書列傳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緄字幼春世祖時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二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及緄卒鴻當襲封讓國於盛不報既葬廼挂纓經於冢廬而逃去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廼止而讓之鴻感泣廼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

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美明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上帝親稱制臨決鴻臚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遂代成封為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伥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為司徒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六年鴻臚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淳嗣淳卒子夏嗣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夔

敘錄

華嶠書曰榮弟子丁鴻學最高

丁湛

丁淳

丁夏

鮑駿

劉愷

巴茂

朱伥

均見前

楊寶

楊震

後漢書列傳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將詔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徵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蒼州郡禮命數十年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召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畱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甯元年代劉愷為司徒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奇子亮追封為陽成亭侯

敘錄

楊波

楊奇

楊亮

楊秉

震中子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已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已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

遷留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延熹三年免官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楊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嘗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召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甯初靈常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尙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遷少府光祿勳熹平二年代唐珍爲司空以災異免復

敘錄

氏

拜光祿大夫五年代袁隗爲司徒光和元年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四年已病罷居五年冬復拜太尉封臨晉侯邑千五百戶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並入侍講自曰不宜獨受封賞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尙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代非法家遂固辭已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爲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賜東園梓器襚服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諡文烈侯子彪嗣

楊彪

楊修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已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徵還爲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冬代黃琬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使司隸校尉宣播已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興平元年代朱雋爲大尉錄尙書事建安元年已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奏收下獄將作大匠孔融往見操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

敘錄

氏

子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操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遂固辭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於家

黃瓊

黃琬

後漢書列傳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即拜議郎稍遷尙書僕射尙書令出爲魏郡太守和平中以選入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延熹元年已日食免

復爲大司農明年拜爲太尉呂師傳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郿鄉侯邑千戶瓊辭及讓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七年疾篤卒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託病不就知名京師稍遷五官中郎將光和末太尉楊賜薦琬有撥亂之才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爲豫州牧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董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

敘錄

三

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牟長

牟紆

後漢書儒林傳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長少習歐陽尙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司空宋宏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自爲博士及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尙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子紆又自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召爲博士道物故

宋登

後漢書儒林傳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尙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尙書僕射順帝曰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尹敏

後漢書儒林傳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

敘錄

三

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免官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張馴

後漢書儒林傳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曰大夏侯尙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初七年徵拜尙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牟融

後漢書儒林傳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

又本傳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融經明才高善議論朝廷皆服其能十二年代伏恭為司空肅宗即位以融為太尉建初四年薨

王良

後漢書儒林傳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

敘錄

又本傳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徵拜大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後以病歸詔以元纁聘之遂不應光武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吳良

後漢書列傳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東平王蒼辟署為西曹上疏薦良曰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補聖政顯宗以示公卿以

良為議郎後遷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自偶俗以傲時譽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

東觀記曰吳良習大夏侯尚書

伏孺

伏理

伏湛

伏隆

伏瑗

伏翕

伏光

敘錄

伏晨

伏無忌

伏質

伏完

後漢書列傳伏湛字惠公瑯琊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也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郡內以安光

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尙書使典定舊制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徙封不其侯二子隆翁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卒子完嗣初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嗣云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建武二年拜爲大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帝嘉其功比之酈生使於張步步欲畱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步遂殺之五年張步平詔隆中

敘錄

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歛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郡郡作冢以子瑗爲郎中

朱寵

後漢書鄧騭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兄榮受尙書位至太尉

張禹

後漢書列傳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性篤厚節儉永平八年舉孝廉建初中拜揚州刺史永元六年入爲大司農拜太尉和帝其禮之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七年卒於家

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尙書事太常桓榮

張充

張酺

後漢書列傳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也少從祖父充受尙書能傳其業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爲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尙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酺爲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問酺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及肅宗卽位擢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爲東郡太守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傳嘗言張酺

敘錄

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間閭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吏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尙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和帝初遷魏郡太守徵入爲河南尹永元五年遷酺爲太僕數月代尹睦爲太尉數上疏以疾乞身十五年代魯恭爲司空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贈恩寵異於他相子蕃以郎侍講曾孫濟好儒學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爲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爲司空

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

張蕃

張磐

張濟

華嶠書曰蕃生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楊賜薦濟明

習典訓爲侍講

張喜

張根

鄧宏

鄧廣德

敘錄

異

鄧甫德

後漢書列傳鄧訓子宏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諸儒多
歸附之女弟貴人立是爲和熹皇后宏爲黃門侍郎安帝
立遷虎賁中郎將永初元年封西平侯元初二年卒太后
服齊衰帝絲麻封子廣德爲西平侯後曰帝師之重分西
平之郡鄉封廣德弟甫德爲都鄉侯建光元年太后崩宏
廢爲庶人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甫德更召徵爲開封
令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

劉寬

後漢書列傳劉寬字文饒宏農華陰人也桓帝時大將軍

辟五遷司徒長史再遷出爲東海相延熹八年徵拜尚書

令遷南陽太守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

諸生執經對講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

大夫侍講華光殿嘉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靈帝頗好學

祇每引見常令講經以先策黃巾逆謀曰事上聞封遂鄉

侯中平二年卒諡曰昭烈侯

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九明韓詩外傳星官
風隅算麻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事
也

鮑永

敘錄

異

後漢書列傳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少有志操習歐
陽尚書事後母至孝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
僕射行大將軍事特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光武即
位徵永詣行在并諫議大夫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
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拜兗州牧視事二年
病卒子昱

鮑昱

鮑德

後漢書列傳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後爲泚陽
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在職奉法

守正有父風後拜汝南太守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建初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薨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爲南陽太守吏人愛悅號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廼修起黌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悅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

杜喬

後漢書列傳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累遷大鴻臚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於帝梁冀遂諷有司劾

敘錄

喬及李固請逮案罪繫死獄中喬故掾陳畱楊匡詣闕上書竝乞李杜二公骸骨成禮殯殮送喬喪還

續漢書曰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擔步求師

楊仲續

楊春卿

楊統

楊厚

陳壽益都耆德傳楊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爲立祠樂益都風俗因畱家新都代

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

後漢書列傳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 識學臨命戒子統曰吾緇表中有先祖所傳秘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建初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年九十卒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永初二年除爲中郎免歸復習業犍爲永建二年順帝特徵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宜蠲法改憲之道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拜議郎三遷爲侍

敘錄

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稱病求退歸家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年八十二卒於家門人爲立廟祠之

賈逵

後漢書列傳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曰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永平中臨邑侯劉復薦逵博物多識帝廼召見拜爲郎與班固竝校秘書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

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詁遷達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永元三年以達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十三年卒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爲太子舍人

朱京

朱意

後漢書列傳朱意字伯意南陽安衆人也父京以大夏侯尙書教授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

敘錄

四

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建初中徵爲尙書遷司隸校尉

何比干

何倣

後漢書何倣傳倣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於汝陰六世祖比干學尙書於晁錯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倣通經傳以高第拜侍御史後拜爲尙書遷汝南太守

徐穉

徐肩

後漢書列傳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延嘉二年尙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桓帝乃以安車元纁備禮徵之不至靈帝初徵補輪囷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肩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

謝承書曰穉少爲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尙書兼綜風角星官算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肩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瘁嘔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

敘錄

五

惠於人也

傳變

後漢書列傳傳變字南谷北地靈州人也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俱討賊張角變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譖之以爲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出爲漢陽太守變善邨人叛羗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中平四年金城賊王國韓遂等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

張奐

後漢書列傳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爲博士故有牟氏章句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正身絜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延嘉元年徵拜大司農秋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建甯元年振旅而還又拜大司農轉太常司隸校尉王寓出於

敘錄

聖

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奐獨拒之寓怒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者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

張芝

宗資

謝承書曰宗資字叔都南陽安眾人也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爲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

廖扶

謁煥

後漢書方術傳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年八十終於家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廖孟舉

廖偉舉

孔昱

敘錄

聖

後漢書列傳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年侯七人昱少習家學自漢注云家學尚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

案章懷注云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卽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卽位霸以帝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諡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喬樅謂孔霸與周堪均師事大夏侯勝受尚書子光亦事平卿卿者周

堪弟子也事具見漢書儒林傳大夏侯尚書有孔許之學則孔氏世習家學皆為大夏侯今文尚書可知矣又攷孔融傳云七世祖霸為元帝師位至侍中則豈傳言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成字自是傳寫之譌當據孔融傳訂正之

劉恭

後漢書劉盆子傳盆子兄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更始封為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

劉嘉

後漢書宗室列傳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與伯

敘錄

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建武三年拜為千乘太守十三年封為順陽侯

李生

賈復

後漢書列傳賈復字公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因鄧禹得召見光武署復破虜將軍遷都護將軍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建武十三年定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剋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曰

列侯就第加位特進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三十一年卒諡曰剛侯

馬續

後漢書馬嚴傳嚴七子唯續融最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覽羣籍善九章算術

魯丕

後漢書列傳魯丕字叔陵性深沉好學率不倦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餘人唯丕

敘錄

在高第除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期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元和元年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與魯叔陵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十三年遷為侍中再為三老年七十五卒於官

桓譚

後漢書列傳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為章句世祖即位徵待詔大司空宋宏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書奏不省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元和中肅宗行東巡

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家鄉里以爲榮

馮允

後漢書馮緄傳曰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弟允清白有

孝行能理尙書善推步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拜降虜

校尉終於家

周磐

後漢書列傳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變之宗也少

游京師學古文尙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學有行非典謨

不言諸儒宗之

案洪範五行是今文尙書之學則磐於尙書兼通今文

敘錄

可知也

寒朗

後漢書列傳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好經學博通書傳

以尙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建初中拜

爲易長遷濟陽令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永初三年卒

蔡邕

後漢書列傳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性篤孝少博學師

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建寧二年召拜

郎中校書東觀漢記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

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

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

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

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

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

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

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元和

荀爽

後漢書列傳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也幼而好學年十

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

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

敘錄

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奏聞即弃官去以著述爲事遂

稱爲碩儒獻帝即位徵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

自被徵命及登台事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會病薨年

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尙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

敗可爲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辯議并它所論

敘題爲新書凡百餘篇兄子悅或竝知名

荀彧

荀彧

索盧放

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尙書教授千

餘人建武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各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卒於家

高獲

後漢書方術傳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光武引見之欲用爲吏獲辭去三公爭辟不應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太守鮑昱每行縣輒式其閭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

李頡

李邵

後漢書方術傳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

敘錄

四十九

官至博士邵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樸人莫之識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順帝封邵爲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

樊英

後漢書方術傳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初徵爲博士順帝爲英設壇席賜凡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

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年七十餘卒於家

韓說

後漢書方術傳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遷侍中爲江夏太守年七十卒於家

井丹

後漢書逸民傳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論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敘錄

五十五

劉陶

後漢書列傳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定陰人游太學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古文尚書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詔陶次第春秋條例三遷尚書令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稱疾不聽政徵拜諫議大夫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譏陶下黃門北寺獄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虞詡

後漢書列傳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年十二能通尚

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詔辭曰
祖母九十非詔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
府拜郎中爲朝歌長咸稱神明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畧
遷武都太守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校尉遷尙書僕射
永和初遷尙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
盧植

後漢書列傳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元俱事馬
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建甯中徵爲博士熹
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以疾
去官作尙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文字

敘錄

五十一

植上書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尙書
章句考禮記得失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徵拜議郎與諫
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
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轉爲侍中遷尙書光和元年植上封
事陳八事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
郎將持節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
帥張角斬獲萬餘人復爲尙書董卓議欲廢立植獨抗議
不同卓怒免植官植以老病求歸初平二年卒百姓追思
爲之立祠

王渙

後漢書列傳王渙字稚子廣漢郫人也敦儒學習尙書讀
律令畧舉大義州舉茂才除溫令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
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
五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元
興元年病卒

劉珍

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
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騶馬融及
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
是正文字永甯元年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

敘錄

五十二

明年轉衛尉卒官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云
案章懷注云諸本時有作秘孫者其人名珍與秘義相
扶而作秋者多也喬樅謂今世所傳釋名題爲劉熙作
而珍之釋名亡佚無傳案熙字成國北海人漢末公車
徵士著有孟子注見隋志而釋名一書不著錄隋志惟
韋昭所上辯釋名一卷有云伏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
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因作辨釋名
一卷豈劉熙爲劉珍之譌歟存疑焉可也

徐防

後漢書列傳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也永元十四年拜司

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分析
各有異說漢承秦亂經典廢絕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
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
故立博士十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勸勵學者所以示人好
惡改敝就善者也專精務本儒學所先博士及甲乙科宜
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
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
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有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
下公卿皆從防言

敘錄

五

韓宗

張紘

三國志吳張紘傳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師還本郡
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表爲正議校尉後
權以紘爲長史年六十卒○注引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
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
及禮記左氏春秋

王朗

三國志列傳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
菑邛長師太尉楊賜賜薨弃官行服除孝廉辟公府不應

徐州刺史陶謙舉朗茂才爲治中孫策渡江畧地朗浮海
至東治魏太祖表徵之拜議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遷少府
奉常大理文帝卽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改司空明
帝卽位進封蘭陵侯

景君

洪适隸釋刻令景君闕銘君治歐陽尚書傳祖父河南尹
父步兵校尉業門徒上錄三千餘人

案景君三世傳歐陽尚書之學高弟編牒三千餘人公
卿皆以爲明經舉首亦顯門之耆儒也碑既不載其名
惜哉

敘錄

五

鄭固

隸釋郎中鄭固碑固字伯堅著君元子也初受業於歐陽
遂窮究於典籍

楊君

隸釋繁陽令楊君碑君少傳祖業兼苞載籍靡不周覽
案碑逸其名楊君者太尉震之孫富波相牧之子太尉
秉之猶子沛相統之親昆弟高陽令著之從昆弟也

熊範

隸釋綏民校尉熊君碑高祖父籌缺祖父曼曾祖父範治
歐陽尚書六日七分祖父師缺君缺裔字漢舉

案喬上缺一字必父也高曾之間又有祖父見其上闕文蓋伯叔祖惜熊君名字皆殘闕歐陽永叔以喬爲卽綏民非也

董扶

陳壽益部耆舊傳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尙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遊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方而來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大將軍何進表薦於是靈帝徵扶卽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爲器重求爲蜀郡屬國都尉後去官年八十一卒於家

敘錄

五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一 一之上

侯官陳喬樞學

虞夏書一 唐書

案孔穎達尙書正義云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元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

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鄭元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先大夫尙書大傳定本曰困學紀聞卷二云大傳說堯典謂

卷一上

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爲虞書也段玉裁云五家之教是今文尙書例也三科之條是古文尙書例也三科謂作三書之時代堯典皋陶謨禹貢是三篇者或曰虞史記之或曰夏史記之莫能別異故相承謂之虞夏書合商書周書而有二科之說喬樞謂段說未允說文心部引唐書曰五品不慈此古文尙書也與今文三家作訓者異又禾部引唐書曰稂三百有六旬此據徐鍇本也亦據古文尙書也與今文三家作期者異然則謂古文尙書無唐書之目今文尙書無虞夏書之稱豈其然與

堯典第一 一之上

案堯典稱唐書據尙書大傳堯典之前題曰唐傳以後題曰虞傳咎繇謨之前題曰虞夏傳禹貢之前題曰夏傳有書而後有傳伏生說堯典而作唐傳則伏生所治尙書以堯典爲唐書以舜典爲虞書明矣說文禾部引唐書曰稂三百有六句心部引唐書曰五品不慙則古者稱堯典爲唐書此其稿證歐陽生爲伏生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博士高者伏生六傳弟子夏侯勝爲伏生五傳弟子夏侯建卽勝之從兄子三家經文皆出於伏生宜無不同也鄭君尙書

卷一上

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蓋以虞夏同科堯典亦虞史所錄多言舜登庸事故統稱虞夏書此三科之條也虞夏書中實兼有二帝之典故又分爲唐書虞書夏書以三者并商書周書數之此所謂五家之教也觀論衡亦以唐虞夏殷周爲五家是其明驗矣

王充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尙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

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尙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案論衡書解篇云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迹不傳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傳喬樅謂仲任著書立說於詩三家獨稱魯申公書三家

卷一上

獨稱千乘歐陽氏此其習魯詩及歐陽尙書之明徵也

今文尙書一

班固漢書藝文志尙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卷 歐陽說義二篇

案顏師古注云此二十九篇伏生傳授者據志言兩夏侯卷同而歐陽經獨三十二卷者蓋以後得之大誓三篇增益之也伏生經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

其一卷百篇之序也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矣歐陽經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經亦從而增入特并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數故仍爲二十九卷以合伏生篇數之舊與歐陽小異尙書正義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此據漢石經拓本言之要是夏侯之本也

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尙書旋機鈴云因而謂之書加尙以尊之

卷一上

四

又云書務以天言之

鄭元尙書贊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尙書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尙書

案書緯皆用今文鄭君贊從書緯說亦用今文家之言也

論衡須頌篇或說尙書曰尙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又正說篇尙書者以爲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尙書者得經之實矣

又曰尙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求尙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使鼂錯往從受尙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又曰傳者或知尙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尙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

卷一上

五

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案漢書儒林傳注引衛宏尙書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教鼂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十二三略以意讀之而已

又曰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與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篇夫尙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尙書及易禮各一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

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案文選王文考魯靈光賦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李善注引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又東都賦注引尚書文同尚書正義本作曰若後漢書班固傳李賢注亦作曰

卷一上

六

與正義本同粵曰古今文之異今文曰若稽古古文皆作粵若無作曰者逸周書武穆解粵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熙帝之載逸周書本古文也據武穆解亦作粵若是古文作粵之證白虎通義聖人篇云何以言咎繇聖人以目篇曰若稽古咎繇故云據白虎通引咎繇謨作曰若是今文作曰之證又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攷秦延君傳小夏侯尚書見漢書儒林傳尤足為今文尚書作曰之明驗也

鄭元尚書注稽同也古天也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

功

案陳壽三國志高貴鄉公幸太學講尚書帝問曰鄭元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王肅云堯順攷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攷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攷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喬樞謂正義言鄭君解稽古為同天用尚書緯說此今文誼也故與

卷一上

七

賈馬古文說異高貴鄉公之言誠為篤論矣

後漢書范升傳升遷博士奏光武曰臣聞王不稽古無以承天

又李固傳固所奏免百餘人共作飛章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

案李固傳解說稽古之義亦以承天言之與范博士同是皆以古為天用今文尚書家之訓故皆述所聞言之也升為建武博士時尚書令韓歆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帝朝公卿大夫博士士見於雲臺令范博士可前平說升獨持不可退而奏言云云則升

非好古學者故知於尚書必習三家今文也

尚書大傳略說曰堯者高也饒也言其興隆炳煥最高明也○又曰堯八眉八眉者如八字者也

案鄭元注大傳敘曰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元始詮次爲八十三篇攷唐書藝文志有伏生大傳三卷暢訓一卷隋志則無大傳而有暢訓先

卷一上

大夫尚書大傳定本云案尚書大傳有略說一篇諸經義疏每引之暢訓當爲略說蓋形近之譌也

大戴禮五帝德篇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王禮夔龍教舞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說夷

案漢書儒林傳云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攷張生與歐陽生俱伏生所教弟子

見史記儒林傳始昌爲伏生三傳弟子兼通五經后蒼事始昌亦通詩禮爲博士戴德戴聖皆其弟子大小戴禮記與大小夏侯尚書並出自始昌師傳既同則其所述師說宜無不同矣茲故備錄之以爲參觀互證之助焉

淮南子詮言訓曰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攝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焉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雖無能必使能者爲之用不得其道

卷一上

九

伎藝雖多未有益也

案詮言訓以天况堯卽孔子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之意與鄭君所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天同功其誼正合然則今文家以稽古爲同天之訓夫有所受之矣是蓋孔氏之微言大義而秦漢以來經師相承舊說也

應劭風俗通義皇霸篇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說伏羲燧人神農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

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感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謹案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又稱伏羲氏沒神農氏作唯獨敘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謹案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也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

卷一上

十

厚也中和之色德施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文易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醕美馨然如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炳煥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

案劉熙釋名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義卽本之尚書大傳又尚書正義引譙周亦以堯爲號皆從今文尚書說

曰放勛

史記三代世表高辛生放勛放勛爲堯帝堯起黃帝至

侁子五世號唐堯

又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

案漢書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邇巫蠱未立於學官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攷史記五帝紀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

卷一上

十一

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未易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遷之言如此然則遷所采取軼說皆擇其與古文尚書有合者乃載之史記誠以尚書百篇伏生所傳僅二十九篇而古文逸書得多十六篇較伏生爲稍備耳如堯本紀言堯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至踐天子位焉云云

舜本紀言堯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及簪
屨使舜塗廩穿井至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云云又
言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至於是四門關云云皆今文
尙書所缺時或散見於書傳而於古文逸書有合者
故云遷所載尙書多古文說也至其所錄尙書文字
則悉依今文段氏王裁謂漢人援引尙書皆用見立
學官今文其說甚確喬樅聞諸先大夫曰五帝紀之
載堯典居郁夷曰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
訓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夏本紀之載禹貢維箇箝楮
榮播旣都周本紀之載洪範毋侮鰥寡皆與今文胞

卷一上

合司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其大小夏侯二家未立
學官是則史記所據尙書乃歐陽本所述訓義亦今
文家之言也

又案段玉裁云曰若稽古四字爲句不獨臯陶謨也
蓋堯典亦然帝堯曰放勛五字爲句逸周書武穆解
曰若稽古昭天之道此可證也漢策文亦多云惟稽
古喬樅謂此不盡然也據白虎通引咎繇謨以曰若
稽古咎繇六字連文則知今文家讀堯典亦以曰若
稽古帝堯六字爲句曰放勛三字爲句矣

劉向說苑君道篇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

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
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
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
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

漢書律歷志唐帝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
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曰
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卽位七
十載

白虎通諡篇曰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諡顧上世質直
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諡之爲堯何爲諡有七十二

卷一上

十三

品禮記諡法曰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

案陸德明尙書釋文引馬融云堯諡也翼善傳聖曰
堯放勳堯名皇甫謐同一云堯字喬樅謂堯非諡乃
號也史記明言號唐堯安得以此爲諡檀弓曰死諡
周道也自殷以前未有諡法但以生前之號仍爲死
後之稱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皆是也尙書大傳說
五帝之稱皆與堯爲一例是伏生以堯爲號史記從
尙書大傳說故云號唐堯也尙書正義云周書諡法
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因上世之生號陳之
爲死諡明上代質樸生死同稱以此堯舜或云號或

云謚也

白虎通號篇書曰帝堯帝舜謂之堯者何堯猶耄耄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達厥聖之至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儻儻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

案白虎通此文即述尚書今文家之說所云推信堯道及風俗通所引尚書大傳舜者推也言其推行道德三推字皆當作推疑是傳寫之譌當据太平御覽引訂正為推字

卷一上

十四

白虎通爵篇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共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勛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

案據尚書中候則放勛乃堯之名此今文尚書說也陸德明釋文引一云放勛堯字其說非是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鄭知是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也許慎說文解字力部云勳古文作勛从員攷周禮司勳注故書勳作勛鄭司農曰勛讀為勳勳功也今以說文殂字下引虞書曰

放勛乃殂落證之則尚書古文作勛矣勳古勳字三家尚書雖皆今文而亦時存古字此類是也

王符潜夫論五德志篇慶都與龍合婚生伊堯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號唐作樂大章始禪位

論衡恢國篇堯以唐侯入嗣帝位

又古驗篇堯體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

又須頌篇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宜无妄之灾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

卷一上

十五

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考也

又藝增篇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

欽明文憲晏晏

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思唐虞之晏晏○唐章懷太子賢注引尚書考靈耀曰放勛欽明文思晏晏又和熹鄧后紀劉毅上書曰崇晏晏之政○注引尚書

考靈耀曰文憲晏晏

又第五倫傳曰體晏晏之姿以寬宏羣下○注引尙書

考靈耀曰堯文憲晏晏

又陳寵傳曰宏崇晏晏○注引尙書考靈耀曰堯聰明

文憲晏晏

案章懷注數引攷靈耀皆作文憲則馮衍傳注所引

亦當作文憲

又邳惲子壽附傳何敞上疏曰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

誅呂傷憲晏之化○注引鄭元注尙書考靈耀云道德

純備謂之憲寬容覆載謂之晏

卷一上

十六

案據何敞言憲晏之化益足證今文尙書之作文憲

晏晏矣其作文思安安者乃古文尙書堯典正義引

鄭尙書注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

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此古文尙書說也

鄭爲古文尙書注各如其字釋之故解思字與考靈

耀注文異義別尙書考靈耀本是今文故鄭君作注

皆用今文家說也尙書釋文引馬融云威儀表備謂

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

謂之思解欽字思字又與鄭注不同蓋讀思字爲憲

參用今文家說也

崔瑗司隸校尉箴曰昔唐虞晏晏庶績以熙

蔡邕司空袁逢碑其惠和也晏晏然

論衡恢國篇唐之晏晏

案晏字古通用安漢書古今人表有晏孺子卽左傳

之安孺子也

徐幹中論智行篇書美唐堯欽明爲先

三國志曹植傳植上疏曰資帝唐欽明之德

隸釋魏受禪表欽明文憲

案塞憲古相通用憲卽从塞省聲也思憲同部雙聲

故古文作思今文作憲或作塞也

卷一

十七

允恭克讓

說苑敬慎篇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

待下故百載以逾甚迄今而益章

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

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師古曰讓古讓字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尙善曰

讓其訓讓字與班固義亦相近

允恭克讓

韋昭國語注書曰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假于上下

漢書蕭望之傳黃霸于定國等議曰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

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詔曰不顯之德假于上下

中論法象篇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

三國志曹植傳植上疏曰崇光被時雍之美

橫被四表

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曰化溢四表橫被無窮

又王莽傳莽奏曰昔唐虞橫被四表

後漢書馮異傳永初六年安帝詔曰昔我光武受命橫被四表昭假上下

卷一上

夫

案後漢書桓焉傳云焉傳歐陽尚書永初元年入授安帝又鄧宏傳云宏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是安帝於尚書習歐陽氏之學也作橫被者當爲歐陽今文本其作光被者乃大小夏侯之異文黃霸從夏侯勝學尚書故引堯典文作光被也

又班固傳西都賦曰橫被六合

又崔駰傳崔篆慰志賦曰聖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

又陳寵傳寵上疏曰聖德充塞假于上下

案說文人部云假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是古文今

文並同隸古定本尚書假字衛包皆改作格非是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國黎民於蕃時雍

史記五帝紀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徐廣曰馴古訓字下云便程東作然則訓平爲便也○司馬貞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言聖人能順人也平既訓便因作便章其今文作辯章便則訓辯遂爲辯章鄒誕生本亦同也

又高祖功臣侯年表敘書曰協和萬國○又曰尚書有

卷一上

九

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歲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而奉上法哉

案史記述尚書多以訓詁代經文如此紀所引作能明馴德合和萬國之類是也

禮記大學帝典曰克明峻德

許慎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

案詳見歐陽夏侯經說攷

白虎通宗族篇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

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一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尙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

案許叔重五經異義言今禮戴尙書歐陽說九族皆據異姓有服孔穎達春秋桓六年正義引尙書歐陽

卷一上

二十

夏侯說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云云與白虎通宗族篇文同是大小戴禮與大小夏侯尙書同一師承所述師說亦皆相合於此又獲一左驗矣

漢書平當傳當上書曰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

案平當習歐陽尙書見於儒林傳是歐陽經作峻德與大學所引文同

又王莽傳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又地理志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國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

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此之謂也

又敘傳述地理志自昔黃帝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

又高惠文功臣表敘杜業說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

又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應劭曰黎衆也時是也雍和也言衆民于是變化用是大和也○韋昭曰蕃多也○師古曰尙書作變而此紀作蕃兩說並通

案易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應

卷一上

二十一

劭以變化說蕃字之義也古文尙書作於變今文尙書作於蕃韋昭以蕃訓爲多如其字釋之從今文家說也

論衡藝增篇尙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僂跛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尙書云萬國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夫千與萬數之大名

也故尙書言萬國

又儒增篇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國詩言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克明俊德

論衡程材篇堯以俊德致黎民雍

叶和萬國

論衡齊世篇經言叶和萬國

案此亦今文尙書之存有古字者說文叶字云古文協从日十叶或从口協衆之同和也从彳从十

辦章百姓

卷一上

詩小雅采菽正義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辦章

癸辛雜識前集引尙書大傳曰辦章百姓百姓昭明

班固典引曰愼睦辦章之化洽

辦章百姓

後漢書劉愷傳愷議曰職在辦章百姓○注引尙書曰

九族既睦辦章百姓鄭元注云辦別也章明也

采章百姓

白虎通姓名篇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尙書曰采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身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

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皆殊百也

案說文采部云采辦別也讀若辦又升部弄字云采古文辦據此則尙書古文當作采章今文當作辦章辦辦古書通用其作便者音同假借字爾雅釋訓便便辯也是義亦與辯通伏生尙書雖用今文間亦存有古字如九其傳使民采采卽辦別之辦今本皆改爲平平白虎通所引尙書采章百姓之改作平章亦猶是也史記作便章蓋本之歐陽尙書他所引作采章辦章者殆大小夏侯之異文與

卷一上

協和萬邦

後漢書明帝紀中元二年詔曰協和萬邦假于上下

案桓榮習歐陽尙書授明帝經見後漢書榮本傳則

明帝所受尙書乃歐陽之學也

於元時雍

洪适隸釋漢孔宙碑於元時雍

案段氏古文尙書撰異云元卽今之下字弁之變體弁蓋蕃之假借古音弁讀如盤喬樅謂作示者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示樂也義見爾雅釋詁弁樂也義見詩小弁毛傳

三國志曹植傳植上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曹罔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迺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史記五帝紀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

卷一上

三

民時○索隱曰尙書言厯象則此言數法是訓厯象二字謂命羲和以厯數之法觀察日月星辰之早晚以敬授人時也

又厯書曰堯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厯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繇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漢書律厯志厯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案尙書正義引鄭志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爲北詩檜風正義引尙書鄭志答趙商云火當爲北則黎爲北正也韋昭引唐固說亦以火當爲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爲文則爲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

又藝文志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又食貨志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是爲政首

又百官公卿表敘書稱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

卷一上

三

授民時○應劭曰堯命四子分掌四時之教也

又魏相傳相上書曰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

又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曰厯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又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桴鼓之相應也

案李尋事張山拊受小夏侯尙書見漢書儒林傳則尋所說尙書是小夏侯之學也

又王莽傳莽下書曰欽若昊天敬授民時

續漢書律厯志元和二年制書昔堯命羲和厯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厯明時可謂正矣

案後漢書章帝紀言肅宗於永平三年立爲皇太子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又桓郁傳言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是章帝於尙書習歐陽桓君大小章句之學也

律厯志又曰若夫祐術開業鴻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厯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厯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

卷一上

後漢書質帝紀本初元年詔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

又魯恭傳恭上疏曰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

又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又曰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

又襄楷傳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厯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

爲萬世之法

又劉陶傳陶議曰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

許慎五經異義天號第六今尙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旻天冬日上天總爲皇天

案詳見歐陽夏侯經說攷

說文解字亦部昊字云春爲昊天元氣昊昊从日介介亦聲

案此亦用今尙書說也許君異義以古尙書說爲長而於說文仍从今尙書家爲訓蓋以經師相傳如是且與爾雅相應也

卷一上

王符潛夫論愛日篇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有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窮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分度損滅乃上闇下亂而力不足也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繇役而爲民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

又班祿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平民無姦慝機衡不傾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

徐幹中論厯數篇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灾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康樂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無失也

三國志魏武紀注引王沈魏書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

分命羲仲度嵎鐵

卷一上

天

尙書正義云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

案江聲尙書集注音疏云今文宅皆爲度宅度字同讀當從度蔡邕石經本作度蔡石經是今文也又鄭注周禮縫人引此下經度西曰柳谷賈公彥以爲伏生大傳是伏生本作度也由此以推則下文宅南交宅朔方今文亦皆作度也段玉裁云正義引夏侯歐陽等書宅嵎鐵字作宅蓋誤依古文尙書耳楊雄方言度尻也東濟海岱之間或曰度與今文尙書合

度郁夷

史記五帝紀分命羲仲尻郁夷○裴駰集解曰尙書作

嵎夷○索隱曰蓋郁夷亦地之別名也

案此引作尻者子長以訓詁代經文也嵎郁一聲之轉據尙書釋文則史記亦有一本作禺鉞也

度禺鉞

尙書釋文云尙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鉞

案鉞卽古文鐵字鐵黑金也古音通夷故從夷作鉞鉞鐵字同禺夷卽嵎鉞之消文今文尙書或作嵎鐵或作禺鉞讀皆同夷皆三家之異文也說文土部云嵎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直之而出从土禺聲尙書曰宅嵎夷許所據作嵎夷及陽谷者皆古文尙

卷一上

天

書也江聲以爲冀字蓋誤也當爲青州禹貢云嵎夷既略青州分也

曰湯谷

曰湯谷

史記五帝紀曰湯谷○索隱曰史記舊本作湯谷今竝依尙書字按淮南子日出湯谷浴于咸池則湯谷亦有他證明矣

案說文爻部云爻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爻木是湯谷爲日出之所故淮南子云日出于湯谷又攷說文日部云暘日出也唐書曰曰暘谷山部云暘山

在遼西一曰嵎鍬陽谷也據許引古文作陽谷疑陽
谷陽谷湯谷皆三家尚書之異文

後漢書東夷列傳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
所出也○又贊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

論衡說日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
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
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
亦謂之日中儒者論日且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
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
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

卷一上

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於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
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
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
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
十日沐浴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
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竝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
以故不竝一日見也誠實論之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
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大小前後若一天安得十日然
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
水時緣據扶桑禹貢見之則紀十日天地之間物氣相

類其實非者多十日似日非實日也

寅賓出日

尚書大傳略說曰春迎日於東郊謂春分迎日也堯典
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放馬
融注周官韋昭注國語皆云天子以春分朝日均用
伏生大傳說

史記五帝紀敬道日出

案史記言敬道日出者此以訓詁代經文也攷說文
寅辰名寅敬惕也則此寅字當作寅故史記以敬代

卷一上

之李璇孔子廟碑作寅賓集韻亦引寅淺納日皆其
證也爾雅釋故寅敬也李善文選注引爾雅云寅敬
也是爾雅字亦作寅矣賓尚書釋文云賓如字徐音
儼說文人部曰儼導也據史記以道字代賓字則知
尚書蓋假賓爲儼導之儼也

蔡邕獨斷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
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民人事君之道也
秋分夕月于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

辨秩東作

辨秩東作

周禮馮相氏注辨其敘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譌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賈公彥疏曰按尙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案鄭君注周禮用今文尙書故皆作辨秩史記索隱引尙書大傳作辨秩其文微異尙書大傳唐傳曰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萬物之出也故謂東方春也

便程東作

便秩東作

史記五帝紀便程東作○索隱曰劉伯莊傳皆依古文

卷一上

三

作平秩音然尙書大傳曰辨秩東作則是訓秩爲程言便課其作程者也○張守節正義曰便程竝如字後同耕作在春故言東作命羲仲訓萬民東作之事使有程期

案史記集解引尙書傳亦作便秩東作然則作便程者蓋歐陽家之異文也古文秩作𠂔說文豐部云𠂔爵之次弟也从豐从弟虞書曰平𠂔東作此據古文經也尙書釋文云平馬作萃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攷爾雅釋故舛使也馬融蓋讀萃爲舛段玉裁云古者平辨皆訓使如維詰侔來以圖漢書劉向傳作

平來以圖又侔來示予漢人所引亦作辨來示予書序王俾榮伯馬本俾作辨詩桑柔傳云并使也爾雅釋故云俾并舛使也集韻十三耕曰并舛侔進平萃六字同王裁謂平與辨清眞之合平與俾清支之合也詩書作從草之并萃皆字之假借也說文引虞書作平馬作萃鄭作辨此均古文尙書而因音近不同也尙書大傳辨秩辯在皆作辨史記五帝紀皆作便此皆今文尙書辨辯便古皆通用不得云今文與古文異也

平秩東作

卷一上

三

孟子萬章篇趙岐注曰東野人東作田野之人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

案趙邠卿注孟子所引書皆三家今文尙書而字作平或三家今文亦有作平者或後人改之皆未可定也

日中星鳥以殷中春

史記五帝紀日中星鳥以殷中春

尙書大傳曰王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王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王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王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田獵斷伐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故天子

南面而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故曰敬授人時此之謂也○注云虛北方元武之宿八月昏中見於南方籍公家之常徭

禮記月令正義引尚書考靈耀曰王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立視四星之中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

案考靈耀之言與伏生書傳同大傳於主冬者昴云云下有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十一字義更完

卷一上

備

宋李昉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尚書考靈耀曰鳥星為春候火星為夏期專陽相助同精感符虛星為秋候昴星為冬期陰氣相佐德乃弗邪○鄭康成注云虛星北方宿也昴星西方宿也陰指母也

淮南子主術訓曰張昏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

案淮南王時尚書唯有歐陽氏傳伏生之學初立博士主術訓云云皆用今文家尚書說也

說苑雜言篇古者有三王四時者王春者張昏而中可以

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案說苑此節全據尚書大傳之文古者聖帝明王恒以民事為重民之大事在農故尤以農時為先務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每屆一時必以所當務者上告

卷一上

于天子下布之民民無廢事農無失時而萬物得以各遂其生矣厥後夏小正時則月令諸書皆本之堯典孔子刪定百篇以堯典為首尊而重之若天書然謂之曰尚書蓋以此也

厥民析鳥獸字微

史記五帝紀其民析鳥獸字微○集解曰乳化曰字尚書微作尾字說文云尾交接也

案說文解字敘云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解字云尾微也劉熙釋名云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汗簡云古文尚書字作孳則作字微者是三家今文矣戰

國策尾生高高誘注以爲卽論語之微生高是尾與微通也

高誘呂覽仲春紀耕者少舍注云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尙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

申命義叔度南交

史記五帝紀申命義叔尻南交

案尙書正義云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旣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竝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卽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

卷一上

言義可通矣

尙書大傳曰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某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注云吁茶讀曰噓舒

辨秩南譌

尙書大傳曰中夏辨秩南譌

便程南譌

便程南爲

史記五帝紀便程南譌○索隱本作便程南爲云爲依字讀言東作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勤農之事

辨秩南爲

漢書王莽傳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耨以勸南爲予之西巡必躬載鉏每縣則耨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藏案據此足證三家今文有作南爲者僞卽古爲字也淮南天文訓曰歲旱禾不爲高誘注云爲成也禾成於夏故曰南爲古僞字多消文作爲說文解字爲母猴也作爲之爲當從人作僞字引申之爲詐譌爾雅釋詁載謨食詐僞也載謨者謀爲之爲食詐者虛僞

卷一上

之僞兼二義也索隱本史記作南爲爲僞古書通用以南爲訓作耘耨蓋亦三家今文之說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

史記五帝紀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

案周禮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鄭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二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鬱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于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與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敘正矣鄭君注周禮多據今文尙書其釋致日致月云云卽此經敬

致之義經獨於夏言敬致者蓋舉一以例三時也

厥民因鳥獸希革

史記五帝紀其民因鳥獸希革

漢書鼂錯傳錯言守邊備塞事日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耐暑

案詩斯于正義引鄭尚書注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與鼂錯言鳥獸希毛說同希字即稀之消借攷漢書鼂錯傳云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顏

卷一上

三

師古注云謂稱師法而說其義則此所稱即述伏生尚書之說也儒林傳注師古又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顏川異錯所不能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王充論衡又言景帝使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兒寬攷史記及漢書儒林傳皆云寬受尚書於歐陽生不云鼂錯所傳仲任之語未詳何據然寬本傳言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則寬治尚書實不一師蓋先受業於歐陽生後又從鼂錯傳伏生所授尚書最後又受

業於孔安國故其業最精厥後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於寬也

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

周禮天官縫人饔飩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賈疏云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傳文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

案尚書大傳虞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秋祀柳穀華山鄭注云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是作柳穀者伏生今文也史記舊本亦作柳谷徐廣音義

卷一上

一

可證谷與穀通莊子云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亦其證也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言古大篆亦字讀當爲柳古柳亦同字而以爲昧案作昧谷者古文也鄭注古文尚書依賈逵所奏定爲昧谷爾雅曰西至日所入爲大蒙淮南子云日淪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即昧谷日之將入有蒙昧之象也

申命和仲度西土曰柳谷

史記五帝紀申命和仲亢西土曰昧谷○集解曰徐廣云一無土字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駟案鄭元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索隱曰徐廣曰昧一作柳

柳亦曰入處地名

案据鄭君周禮注引書作分命與上文義仲同申字疑傳寫之誤論衡云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故曰柳谷也

尙書正義曰夏侯等書昧谷曰柳谷

案作昧谷者鄭注古文尙書所改讀之字也仲翔言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又言古大篆卯字反以為昧此乃仲翔考之不審誤卯卯字為卯耳古文尙書蓋本作卯谷卯卯二字形似易溷故裴松之注亦以為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也段玉裁云周禮娶柳注云

卷一上

早

故書柳作檟鄭司農讀為柳檟從木賀聲質從貝卯聲而先鄭讀檟為柳此於疊韻求之也後鄭注尙書讀卯為昧此於雙聲求之也正與詩箋茅蒐雙聲茅蒐雙聲一例若尙書古文是卯字則鄭豈不能比合今文柳穀為說虞不細考謂壁中與伏生合而妄譏鄭君非是

寅饒入曰辯秩西成

尙書大傳寅饒入曰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歛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案尙書釋文引馬云饒滅也滅猶沒也丁度集韻一

十八獍云淺滅也書黃淺納曰馬融讀通作饒馬讀饒為淺蓋据古文家說今文作饒字則有大傳確然可據也段玉裁云古文尙書當作淺今文尙書當作踐尙書大傳饒字恐後人用今本尙書改之五帝本紀曰敬道日入與上文寅賓同訓尙經文作饒不得釋為道也說文曰踐履也蹈踐也道與蹈音同春之敬道道與導同秋之敬道道與蹈同謂蹈履日入之路也蓋今文尙書作踐故馬從之讀古文尙書之淺為踐釋之曰滅也喬樅謂段云道與蹈同謂蹈履日

卷一上

聖

入之路訓義未晰以大傳饒字為後人所改此不然也史記載此經於寅賓寅饒皆以敬道為訓詁道卽導字導猶引也兼有迎送二誼周語候人為導注云謂賓至為先導也此迎來而導之使至者也孟子曰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此送往而導之使去者也寅賓者迎日所出之意故曰敬道日出寅饒者送日所入之意故曰敬道日入如是訓釋經文誼實明順不煩辭費何必分別春言敬道為導引之導秋言敬道為蹈履之蹈哉至謂古文尙書作淺馬讀為踐亦恐不然据釋文云饒賤衍反馬云滅也不言馬

本作淺也集韻云淺滅也書賁淺納日馬融讀据丁度語則是馬融讀賁爲淺非讀淺爲踐也踐與殘字通踐之訓滅乃六書假借之義淺與沒義近淺之訓滅亦六書轉注之意段必以爲古文作淺今文作踐未免勇於自信矣

又曰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貌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注云秋收斂貌

案愁字先大夫云當如禮記作孳字之誤也注秋字亦當作孳爲正

卷一上

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殷中秋厥民夷鳥獸毛毼

史記五帝紀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毼

案史記其民夷易臧氏琳云當是以易代夷轉寫誤兩存之易平也以豉切又案說文毛部毼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从毛先聲讀若選訓義與僞孔傳異攷僞傳多與王肅注同三國魏志王肅傳言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注是肅所注多用古文家說然則說文毼字之訓蓋采今文尙書說也

申命和叔度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

史記五帝紀申命和叔圻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索隱曰案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蓋是也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尙書作平在朔易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

尙書大傳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故曰吁荼也者陰陽

卷一上

之交接萬物之終始也○注云吁荼氣出而溫呼吸氣入而寒溫則生寒則殺也

案大傳於朔易云朔始也於朔方朔字無訓是伏生尙書本作北方與史記所錄堯典文同也

淮南墜形訓西北方曰幽都之門○高誘注云幽闔都聚元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

辯在朔易日短

尙書大傳辯在朔易日短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

案此據太平御覽時序部所引作朔易與周禮馮相氏注引中冬辯在朔易賈疏以為據書傳而言文正相合又攷說文月部云朔月一日始蘇也與伏生訓朔為始亦合江聲據索隱所引大傳謂今大傳作朔易者乃後人所改伏生本實作伏物推之尚書亦作伏物大傳云北方伏方也萬物伏藏之方是伏物之誼也喬樅謂江說未允據太平御覽引伏生大傳辯在朔易明云朔始也則不得以辯在朔易為非伏生本尚書其又作便在伏物者當是伏生兼載異文如下文所傳傳曰天子命三公以冬謹蓋藏云云亦兼

卷一上

採舊傳之例耳

星昴以正中冬厥民燠鳥獸氄毛

史記五帝紀曰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徐廣曰氄音茸○集解曰駟案孔安國曰民入室處鳥獸皆生氄氄細毛以自溫也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奧煖也文選赭白馬賦李善注引鄭元尚書注曰奧內也馬鄭訓各不同馬從今文家說故訓為煖與史記其民燠誼合鄭君奧內之訓蓋用古文說

鳥獸毳毛

漢書趙主錯傳錯言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八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

案趙錯親受尚書於伏生疑鳥獸毳毛即本堯典之訓

鳥獸毳毛

說文毳部毳字重文毳云或从朕虞書曰鳥獸毳毛

案說文毛部云毳毛盛也虞書曰鳥獸毳毛此古文也則毳下引虞書當為今文矣鄭君注既夕記馬不齊髦云今文髦為毛足證許所引毳毛亦據尚書今文也但未詳為何家異字耳隸古定本尚書作氄毛

卷一上

與史記文同釋文引馬融云氄溫柔貌段玉裁云隼聲在古音十三部商聲在古音十五部而商可讀如述如詩傳適述是也述可讀如允如仲允膳夫漢書作仲術是也故隼聲亦作商聲釋文氄如勇反徐而允反又如充反仙民而允一切是此字本音其他如勇如充皆轉音也

帝曰咨女羲暨和椿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史記五帝紀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興○索隱曰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是天度數也而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彊月行天一匝又逐及日而與會一年十二會是為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過半年分出小月六是每歲餘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六十五日舉全數云六十六日其實一歲唯餘十一日若未滿三歲已成一月則置閏若三年不置閏則正月為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為夏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皆反以此四時不正歲不成矣故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

卷一上

四

案說文禾部云稭復其時也从禾其聲虞書曰稭三百有六旬此古文尙書也江聲云稭則禾一熟故字从禾與率同意復其時者謂二十四氣復其始之時是也說文又云百古文期从日刀隸古定本用今文作𠂔字史記多以訓詁代經文信飭百官即允釐百工之訓徐廣音義曰飭古勅字勅本音資與釐聲相近釐功皆興即庶績咸熙之訓庶衆績功咸皆熙興竝見爾雅釋詁文

漢書律厯志書曰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衆功皆美

案此引書作定四時白虎通四時引尙書亦作定與史記述堯典文不同此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之異文也江聲云正字是也隸古定本尙書作定定古文正字開元本改作定誤矣

白虎通四時篇所以名為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為一歲也尙書曰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日夏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為昊天等是也

卷一上

四

案許叔重五經異義稱尙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即白虎通所載後一說是也白虎通多主大小夏侯說然則以春為蒼天夏為昊天者蓋夏侯氏之說也

何休公羊傳注曰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歲者揜號其成功之稱尙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

蔡邕獨斷曰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正歲數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

後漢書朱浮傳浮上疏曰傳曰五歲再閏天道迺備夫



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

又張衡傳衡上疏曰百揆允當庶績咸熙

庶績咸熹

揚雄劇秦美新曰百工伊凝庶績咸熹

案熹與熙古通見文選注引李登聲類作熹字蓋亦

三家尙書之異文今美新文熹字誤爲喜非是段玉

裁云賈魴作滂熹篇言滂沱太盛或誤作滂喜匡謬

正俗亦言熹誤爲喜字誤讀喜音然則揚雄文喜字

熹之誤也又釋文熙許其反興也玉裁按興也之上

有脫文陸氏音義之例舉馬鄭之異孔者附之音後

卷一上

吳

偽孔訓廣興非孔義當有馬云鄭云字蓋用今文家

說與史記合熙亦訓美者釋詁云熙光也美卽光之

意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嗣子朱啓明帝曰吁嚚庸可

乎

史記五帝紀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

堯曰吁嚚凶不用○正義曰言將登用之嗣位也帝王

世紀云堯娶散宜氏女皇生丹朱

案說文曰部云嚚詞也从口嚚聲嚚與疇同虞書帝

曰嚚咨又糸部云綖純赤也虞書丹綖字如此此皆

古文也庸字隸古定本尙書作訟釋文云馬本作庸

按作庸則與上文登庸相應言丹朱嚚如用之其可

乎史記云吁凶頑不用是遷所据今文尙書亦作庸

字故以用爲訓誼也

又案疇咨或作訓咨疑亦三家尙書之異文後漢書

崔駰傳崔篆作慰志賦曰思輔弼以媿存兮亦號咷

以訓咨漢劉寬碑開學稽古訓咨儒林訓咨二字蓋

皆本於堯典錢大昕云說文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

之春秋晉侯州滿史記作壽曼古書酬酢字亦作醕

醋皆其通用之驗

卷一上

吳

三國魏志文帝令曰軒轅有明堂之議放勳有衢室之

問皆所以廣詢于下也

又蜀志譙周上疏曰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

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尙未萌而迎

授與人况禍以至乎

帝曰咨疇咨若予采謹兜曰都其工方鳩僝功

史記五帝紀堯又曰誰可者謹兜曰其工旁聚布功可

用○集解曰鄭元曰其工水官名

案史記上文云堯曰誰可順此事卽此疇咨若予采

之訓疇誰也若順也采事也竝見爾雅釋詁釋言謹

兜隸古定本作鵬咬郭忠恕汗簡云古文尙書兜作
咬江聲以爲鵬字不見說文則咬字可從鵬字不可
從也喬樅攷說文是部云逌欽聚也从逌求聲虞書
曰旁逌屨功此古文尙書也人部云僇具也从人屨
聲讀若汝南潏水虞書曰方鳩僇功此所引書當爲
今文尙書鄭君注士喪禮云今文旁爲方是其證已
鳩字或作救見徐鍇說文繫傳

又案段玉裁云凡古文尙書作方凡今文尙書作旁
如方施象刑白虎通作旁施方告無辜論衡作旁告
皆可證士喪禮注曰今文旁爲方竊謂儀禮則今文

卷一上

辛

爲方古文爲旁尙書則今文爲旁古文爲方廣雅釋
詁曰方大也此古文家說也又曰旁大也此今文家
說也喬樅謂段說非是三家今文間亦存有古文如
放勳作放勛協和作叶和容川作濬川之類皆古文
也必執一以概例之未免近於固矣

淮南本經訓堯舜之時其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
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邱陵赴樹
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
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甯其性是以稱堯舜以
爲聖○注云振動也滔薄也壅防百川滔高陘卑以害

天下薄迫也空桑地名龍門河之隘在左馮翊夏陽北
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
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
四海溟滓無涯畔也伊闕山名禹所開以通伊水廛澗
水名

後漢書張衡傳衡上疏曰尙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
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識云其工理水

案張衡不信識學故援尙書鯀理洪水之文以春秋
識爲疑然據鄭君尙書注以其工爲水官名則堯典
驩兜云其工方鳩僇功當爲指理水言之謂其廣聚

卷一上

壬

人徒而具功事也國語周語言其工壅防百川墮高陘
卑以害天下韋昭注引賈侍中云其工諸侯炎帝之後
姜姓也與高辛氏爭王或曰其工堯時諸侯今證以淮
南子所載其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云云足見堯時其
工實有理水之事惟其治水不能疏流導滯務在壅防
百川滔高陘卑而天下仍受橫流之害故堯屏而不用
而謹與之徒乃復舉鯀使理洪水迨後鯀殛禹興其之
從孫四嶽復佐禹治水有功昨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
曰姜氏曰有呂具見國語則是亦有幹蠱之人矣
帝曰吁靖言庸違象恭滔天

史記五帝紀堯曰其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

案史記述堯典文如此亦以訓詁代經文也

漢書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曰靖言庸違象恭
滔天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

後漢書楊賜傳曰驩兜其工更相薦說

中論考偽篇曰萬事錯雜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
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

靖言庸回

論衡恢國篇曰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其工私之稱薦於
堯

卷一上

至

案此即指堯典驩兜薦其工之事傳寫者錯誤耳當
作其工之行靖言庸回謹兜私之稱薦於堯於文始
順左傳文公十八年云靖諧庸回是謂其工即此經
之靖言庸違也回違古書通用驩與謹亦相通蓋皆
三家尚書之異文靖隸古定本尚書作靜中論引亦
作靜或亦三家之異文抑後人依今本尚書改之未
可知也攷韓詩鄭風有靖家室章句云靖善也歐陽
詢藝文類聚引作有靜家室靜善也是靖靜古字通
史記云其工善言是亦訓靖言為善言偽孔傳乃云
靜謀也其義與今文家異毛詩大明篇厥德不回傳

云回違也常武篇徐方不回箋云回猶違也山海經
驩頭國亦作謹頭皆古書通用之驗

帝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
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

史記五帝紀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
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

又夏本紀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
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

案說文山部云岳古文嶽則尚書今文皆作嶽字又
辟部云壁治也从辟又聲虞書曰有能俾釐此古文

卷一上

至

也据漢書地理志引禹貢蒙羽其乂雲土夢作乂均
為乂字知此俾釐今文亦皆消借作乂也證以後漢
書福衡傳孔融薦衡表益信洪與鴻古書通用故洪
範亦作鴻範皆三家尚書之異文也

諮四嶽

白虎通爵篇曰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為接上稱天
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
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帝曰諮四嶽

論衡感虛篇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
求賢者

後漢書禰衡傳孔融薦衡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帝曰吁咈哉放命圯族嶽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
九載績用不成

史記五帝紀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嶽曰異哉試不可
用而已堯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功用不成○正義曰爾
雅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
各自紀事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
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復
始也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爲年也按功用不成水害
不息故放退也

卷一上

至

又夏本紀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嶽曰等之未有
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
水不息功用不成

漢書傳喜傳太后詔曰放命圯族○應劭曰放棄教
令毀其族類

又朱博傳龔勝等議曰今博曼放命圯族

案儒林傳林尊事歐陽高爲博士授梁陳翁生翁生

家世傳業授楚龔勝是勝習歐陽尚書也

又漢書敘傳注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圯族言鯀之惡壞
其族類

案隸古定本尚書亦作方命正義引鄭注云方讀爲
放謂放棄教命與應劭解同釋文引馬云方放也徐
云鄭王音放皆從今文家說蓋古字方與放通僞孔
傳讀方如字訓爲方直其義非是

後漢書鄭興傳興上疏曰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
己之明因人之愷也

又郅顯傳顯條便宜四事曰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
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
遭洪水人無菜色

卷一上

至

案後漢書楊震父寶習歐陽尚書震少好學受歐陽
尚書於桓郁子秉孫賜曾孫彪均傳家學固世習歐
陽氏及桓君大小章句也

趙睦吳越春秋帝堯之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漬九州
闕塞四瀆壅閉帝乃憂中國之不安悼黎元之罹咎乃
命四嶽乃舉賢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薦人
帝靡所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
不可四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
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攝行
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於羽山

鯀投于水化為黃龍因爲羽淵之神

中論智行篇書美帝堯欽明爲先驩兜之舉其工四嶽之薦鯀堯知其行衆尙未之信也若非堯則四裔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

又審大臣篇苟以衆譽爲賢能則伯鯀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

三國魏志三少帝紀高貴鄉公幸太學講尙書次及四嶽舉鯀帝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宏猶有

卷一上

美

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尙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

又高堂隆傳隆曰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續用不成

案江聲云尙書正義引馬融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思憂勞詘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時運當然者謂无妄之氣也王充論衡寒溫篇云易无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劉逵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厄五陰厄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漢書律麻志云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

卷一上

五

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案易九厄者孟康以爲易傳蓋卽易无妄也陽九謂旱九年陰九謂水九年其七五三亦皆以水旱年數也計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加災歲五十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堯時鴻水是陰九之厄故云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云詘已之是因人之非者卽後漢書鄭興傳興疏所云堯知鯀之不可用而用之者詘已之明因人之心也則馬說固有所本矣又正義引李禹注云堯

雖獨明于上歟多不達于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此說亦同馬誼喬樞謂據禮記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史記夏本紀云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績吳越春秋云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績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任而已觀其曰修曰續曰嗣皆承鯀而言之則鯀之治水非全無益但不能成功耳鄭興及馬融之言夫固有所受之也與雖長於古學然當西漢之時古文師說多本之今文故孔氏壁中書增多之十六篇

卷一上

辛八

以今文所無遂亦絕無師說然則與之此言必與今文家說大指相同從可知也東漢經師治古文尙書者皆先通今文如賈逵爲古文尙書作訓而逵本傳言其以大夏侯尙書教授又尹敏少爲諸生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丁鴻從桓榮受歐陽尙書而楊倫傳言倫師事丁鴻習古文尙書劉陶明尙書爲之訓詁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古文皆見於後漢書章章可考者也融與兄續俱馬嚴之子續明尙書非治古文者故融爲古文尙書作傳亦兼用今文家說

蔡邕獨斷曰三代年歲之別名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故曰載也夏曰歲一曰稔也商曰祀周曰

季

案說文禾部季字稔字粒訓穀熟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云鮮不五稔杜注曰稔季也熟也穀一熟爲一季是歲之曰稔亦與季同意也

帝曰咨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與朕位嶽曰鄙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

史記五帝紀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

卷一上

壬九

者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否德否鄙古字通用論語予所否者論衡問孔篇引作所鄙者江聲云依字當作否曷者曷陋加邑傍則爲都鄙今則廢曷字通作鄙矣漢書百官公卿表敘曰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

明明揚仄陋

後漢書劉毅傳毅上書曰顯揚仄陋

又邊讓傳讓章華賦曰舉英奇於仄陋

師錫帝曰有矜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

史記五帝紀厥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

有鰥在下曰虞舜

尙書大傳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有鰥在下曰

虞舜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案矜鰥古多通用如詩小雅何人不矜韓詩作鰥是也

又曰昔舜耕于歷山漁于雷澤之中陶于河濱販于頓

卽就時負夏

又略說曰舜者准也循也言其准道德以循堯緒也

卷一上

卒

論衡定賢篇聖人難知賢人比於聖人爲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知之如何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而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獄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

潛夫論潛歎篇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堯爲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其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

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故堯參鄉黨以得舜

風俗通皇霸篇舜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又山澤篇墟謹案尙書舜生姚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

三國魏志明帝紀漢獻帝禪位冊曰師錫帝命

又三少帝紀高貴鄉公幸太學講尙書堯典次及有鰥

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

速登進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

久不進用何也庾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獄曰

卷一上

六上

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舜非

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

史記五帝紀舜冀州之人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

什器於壽卽就時於負夏○集解鄭元曰歷山在河東

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曰濟陰定陶

而南陶卽亭是也壽卽在魯東門之北

又曰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

成邑三年成都

淮南原道訓昔舜耕于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境墻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元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惟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說苑雜言篇曰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陶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

卷一上

空

又反質篇曰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竅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

嶽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假姦

史記五帝紀嶽曰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烝烝乂不格姦惠棟曰楊孟文石門頌云烝烝艾是本諸尙書然則古文尙書作艾也又乃今文耳喬樅又攷說文女部云慧古文姦从心旱聲則古文尙書當作慧爲正其假字作格皆唐

衛包奉敕所改也

又曰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于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

又曰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卽求常在側

劉向新序雜事一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瞍瞍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

卷一上

空

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竅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舜之謂也

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昔者虞舜孝之至而不中於瞽叟

又鄒陽傳陽上書曰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皐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

又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

親析而不殊○應劭曰象者舜弟也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猶封之於有鼻之國

案此詔又見昌邑王賀傳

後漢書隗囂傳囂上疏曰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

又第五種傳臧臧上書曰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

又崔實傳崔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

又袁紹傳劉表以書諫譚曰象傲終受有鼻之封

又章帝紀永平十八年詔曰至孝烝烝

卷一上

李四

又宋意傳意上疏曰至孝烝烝

案顯宗從桓榮受尚書則所習歐陽今文也宋意本傳言意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意少傳父業則意所稱是大夏侯今文也

又謝弼傳弼上封事曰仰慕有虞烝烝之化

論衡恢國篇舜之烝烝

三國魏志樂陵王茂傳太和元年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

帝曰我其試哉

史記五帝紀堯曰吾其試哉

案尚書正義云馬鄭王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今據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有堯曰二字則知今文尚書此經實有帝曰也

後漢書章帝紀永平五年詔引建武詔書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

女子時觀厥型于二女

史記五帝紀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正義曰二女娥皇女英也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視其爲德行於二女以理家而觀國也

舊降二女於嬀汭嬀于虞

卷一上

崔

史記五帝紀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正義曰舜能整齊二女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汭使行婦道於虞氏也

又曰堯於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

又曰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正義曰括地志云嬀源汭水出潯州河東南山按地記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一泉下南流者爲嬀水北流者爲汭水二水異源合流出谷西注河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曰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嬀于虞降者下也嬀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

又荀悅傳悅申鑒曰釐降二女陶唐之典

三國志注引獻帝禪魏王冊詔曰釐降二女以嬀于魏又魏志后妃傳敘曰二妃嬀嬀虞道克隆

帝曰欽哉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

卷一上

李

史記五帝紀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

案江聲云帝曰欽哉此是飭舜之詞將試舜而飭使敬其職也偽孔氏分此以上為堯典以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姚方輿又增益曰若稽古云云亂經蔑典皆尚書之卑人也

淮南齊俗訓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

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器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阜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眾也

說苑君道篇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倭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陂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卷一上

李

案史記集解引鄭君注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其說與淮南子及說苑合

論衡恢國篇舜以司徒因堯授禪

三國志注引獻帝傳載魏明帝贈冊曰昔帝堯元愷既舉四凶未流登舜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外平成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德冠百王功高嵩嶽

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譙周古史攷曰舜居百揆總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斯其然矣

又引荀綽晉百官表注載漢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尊

官所以試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

案尙義正義引鄭注云賓讀爲賓舜爲上賓以迎諸侯據鄭說與史記所言諸侯遠方賓客皆敬訓義亦合攷明帝習歐陽尙書者詔所云云蓋用歐陽氏說也

後漢書禰衡傳孔融薦衡疏曰增四門之穆穆

納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太平御覽皇親部引尙書大傳曰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致天

卷一上

突

下於大麓之野○注云肖似也堯受運衡知天命之所

在而授又深知朱之不似不欲命於天誅如桀紂也

又珍寶部引尙書大傳曰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

案吳淑事類賦九引尙書大傳同

徐堅初學記帝王部引尙書大傳曰舜耕于歷山堯妻

之以二女屬其九子也贈以昭華之玉

案文選李善注引大傳云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

華之玉

路史發揮引大傳曰堯推尊舜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

麓之野○鄭注云山足曰麓麓者祿也古者天子命大

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

天下之事使大錄之

淮南脩務訓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

又本經訓堯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棗食不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

卷一上

完

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舉

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

說苑至公篇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

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得舜而傳之

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者乎非

帝堯其孰能行之

史記五帝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

堯以爲聖

又曰舜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

下

又曰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爲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索隱曰言以笠自扞已身有似鳥張翅而輕下得不損傷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

卷一上

七

工上廩是也空音孔列女傳所謂龍工入井是也○正義曰通史云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也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衣裳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媯州懷戎縣西外城中又有一井耆舊傳云並舜井也舜自中出論衡吉驗篇舜未逢堯鰥在側瞽叟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故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

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天命踐天子祚

案論衡吉驗篇之言與史記五帝紀合此蓋亦歐陽尙書說也惟塗廩浚井論衡以爲在未逢堯時爲有小異耳攷論衡書解篇於書家獨舉歐陽公孫是其治歐陽尙書之明證太史公時尙書獨有歐陽博士知史記所據尙書是歐陽氏學故充述書家說與史記所載同也又攷孟子萬章篇云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

卷一上

七

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唯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趙岐注云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卽旋從階下瞽叟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卽出瞽叟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拚其井以爲舜死矣象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爲已之功也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張彤弓也天子

曰彤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彤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庶汝故助我治事與史記所言正同亦惟史記以爲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爲有小異耳趙岐於前章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注云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

卷一上

圭

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然則據邠卿言可知史記及論衡所述亦皆在逸書舜典篇中也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尙書故得有古文說其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伏生所傳今文而亦有古文說者伏生爲秦時博士在未焚書以前尙書百二十篇皆伏生所肄業者特其後求所藏壁中書僅存二十九篇耳生既年老不復記其全帙然其殘章剩句時見於大傳中皆與古文有合者又見寬事歐

陽生受尙書又從孔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夏侯勝從始昌受尙書又事兒寬門人簡卿又從歐陽氏問以傳夏侯建故三家尙書章句時有逸書所載者具採入其中也此浚井一節以當時情事言之舜既從匿空出去自應先反其宮象於揜井後方與父母議所分然後往豈能先止舜宮居而鼓其琴太史公所述在尙書殘闕之餘不如孟子所見完書爲得其實矣

卷一上

圭

又知實篇曰聖人不能神而先知虞舜大聖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弟與父得成殺已之惡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也

後漢書寇榮傳榮上疏曰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

水經濁漳水篇酈道元注引尙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

案此所引亦尙書說非經文也據淮南子說堯典亦云贈以昭華之玉又初學記及李善文選注引大傳均有堯贈舜以昭華之玉語是今文家說如此水經注或引尙書中候文也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予前在大麓至於攝假

又張竦草奏莽曰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輯滌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

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新論曰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尙書事如今尙書官矣

後漢書和熹鄧后紀劉毅上書曰總覽大麓經營天物又竇憲傳班固燕然山銘納于大麓

又劉愷傳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和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

卷一上

風俗通山澤篇麓謹案尙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

三國志文帝紀注引魏王上書曰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元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又曰舜有賓于四門之勳乃受禪於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于有虞

論衡正說篇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尙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又曰女于時觀厥型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

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不須觀試精耀相照曠

然相信又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告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使使皐陶陳知人之法使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使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入大麓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

卷一上

爲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皆失實之說也

案論衡所駁尙書說疑指大小夏侯之學何以明之漢書于定國傳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攷儒林傳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譚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大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卽位堪爲光祿大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據元帝報定國書有萬方之事大錄於君語是用大夏侯說可知時定國爲丞相凡三公丞相皆可云大錄不必居攝也又據桓譚新論言試於大麓爲領錄尙書事則亦守小夏侯之說者

何以驗之新論稱秦延君能說堯典延君固從張山
拊受小夏侯尚書者也或曰麓古文从录作禁禁录
皆从录聲同聲者多同義訓詁多通於聲疑以大麓
爲大錄是古文家說喬樅謂此不然也論衡感類篇
說金騰風雷之變古文今文解各不同仲任則明稱
古文家以別之今正說篇但言說尚書者是乃博士
之說亦今文家言也仲任守歐陽氏師說故駁大小
夏侯大錄之解而不從其義耳

又案大麓之解歐陽夏侯說各不同尚書釋文言馬
鄭注尚書皆云麓山足也古文尚書注馬鄭義雖缺

卷一上

美

佚不完然皆不爲大錄萬機之解知古尚書與歐陽
說同据鄭注書序於舜典云入麓伐木此語當必在
舜典逸篇中也漢書王莽傳張竦稱莽功德引書納
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又莽自言予前在大麓至于
攝假及班孟堅封燕然山銘納于大麓維清緝熙皆
當爲大小夏侯尚書說魏公卿上尊號奏曰循唐典
之明憲遵大麓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
天子之籍與鄭大傳注說合又魏受禪表曰義莫顯
于禪德美莫盛於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麓傳稱麻數
在躬皆以大麓及受終爲居攝卽眞事亦皆用大小

夏侯說王肅注古文尚書云麓錄也肅好與鄭立異
故不從鄭君書注入山伐木之說而訓爲大錄也
帝曰假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
于德不怡

史記五帝紀堯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
登帝位舜讓于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
懌也

舜讓于德不台

史記自敘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
也

卷一上

毛

案史記自敘又曰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徐廣音義曰
怡懌也不爲百姓所說又漢書司馬遷傳遷報任少
卿書曰王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皆用今文尚
書堯典字台卽怡之消文史遷台怡通用段玉裁云
禹貢祗台德先鄭注訓祗台爲敬悅然則台悅古訓
也太史公以故訓之字更之作不懌索隱曰懌一作
澤懌字說文無之澤卽今懌字徐廣在晉末宋初其
時今文久亡而不台謚哉祖飢猶能數典者或其書
僅存或雖亡而佚見於他說且蔡邕所勒石經文固
未亡也台古文尚書作嗣此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之

一也魏晉時古文尙書發盛今文尙書漸亡隸釋載魏公卿上尊號云讓德不嗣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甲子魏王上書亦云猶執謙讓于德不嗣皆據古文尙書也台聲司聲古音同在弟一之哈部是以公羊治兵作祠兵韓詩嗣音作詒音今文秦誓倬君子易嗣作倬君子怠與此嗣作台正同此駁異之因乎音韻者也

後漢書班固傳固典引曰有于德不台淵穆之攘○章懷注引前書曰舜攘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

案文選典引篇李善注引尙書曰舜攘于德不台漢

卷一上

七十八

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然則章懷注所云前書音義台讀曰嗣卽韋昭之說也攷漢書王莽傳張竦草奏稱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此嗣字乃後人所改漢書原文實作不台證以後漢書注引前書曰舜攘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如原文作嗣則音義何煩改讀乎又證以文選注引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如原文作嗣則韋昭當直引古文尙書曰舜攘于德不嗣否或列古今文之異同曰今文嗣爲台不當引古文台爲嗣又於音義言台讀曰嗣也或以爲張竦好古文草奏所稱是古文尙書此殆不然前漢

時古文藏在中秘世所不習竦奏欲以宣示朝野豈有引世所不習之書而以曉人耶况竦草奏中引堯典納于大麓爲秉冢宰職用今尙書大小夏侯解詁又確有明微知其據今文尙書斷然無復可疑也江聲則謂古尙書亦實作不台其作弗嗣者乃偽孔氏之亂經抑又過矣喬樅按古文台爲嗣顯有漢書音義韋昭說可據其作台作怡者皆三家之今文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尙書大傳曰上日元日受謂舜也

案鄭君尙書注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

卷一上

七十九

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此亦今文家說也白虎通三正篇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是可證今文尙書說舜禹受命皆改正朔矣史記五帝紀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正○集解曰鄭元云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正義曰舜受堯終帝之事於文祖也尙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鄭注云唐

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燦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微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主周曰太室顯紀者白帝招拒之府名曰顯紀紀法也金精斷割萬物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元架者黑帝叶光紀之府名曰元架架法也水精元昧能權輕重故謂之元架周曰元堂靈府者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

案鄭君尙書注以文祖爲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卷一上

全

江聲云帝堯火德赤帝之所感生故以文祖爲五府之大名受終于文祖告感生之帝卽告天也喬樅謂鄭以唐虞五府猶周之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左傳文公二年正義云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是漢儒經師說皆如此故史記以文祖爲堯大祖也

漢書律歷志虞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至瞽叟瞽叟生帝舜處虞之鴻汭堯嬪以天下火生土故爲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

大戴禮五帝德篇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犛牛之孫

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於四海陶漁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於倪皇啟明通知爲天下王

潛夫論五德志篇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華舜虞其目重瞳事堯堯乃禪位曰格爾舜天之庥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受終于文祖也號有虞作樂九韶禪位於禹

論衡譴告篇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

卷一上

全

論衡自紀篇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中論爵祿篇舜爲匹夫猶民也及其受終于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曰環

三國魏志文帝紀引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舜以土德承堯之火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怪色舜發畎畝而君天下若固有之

又引桓階等奏曰舜受大麓桑陰未移而已陟帝位所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

又引華歆虞翻王朗及九卿奏曰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神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

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知祿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

又引獻帝冊詔曰昔堯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猶觀祿運之數移于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

又引獻帝傳載魏明帝詔曰蓋五帝之事尙矣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三國蜀志許靖傳注引魏略王朗與靖書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尙書又過聞祿數在躬允執其中之言於論語

案魏志王朗傳言朗以通經拜郎中師太尉楊賜放

卷一上

全

賜通尙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楊氏世傳歐陽尙書則朗師賜亦習歐陽之學矣

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

尙書大傳曰齊中也七政者謂春夏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

案惠棟曰京房易略例云故處旋機以觀大運周公禮殿記云旋機離常孟郁修堯廟碑云據旋機之政皆與伏生大傳合段玉裁曰尙書釋文璿音旋並無

璿音機之文而禹貢璿字則詳釋之可知陸德明本作機故不爲音唐石經以下皆作璿此因上文璿從玉旁而誤也又爾雅釋故郭注書曰在璿璿玉衡釋文云璿音旋又作璇璿字無音知陸本亦作機也文選顏延年宋皇后哀策曰仰陟天璿李善注云天璿喻帝位也尙書攷靈耀曰璿璿玉衡尙書爲此璿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璿然璿與機同也按此正當云尙書爲此機以別於考靈耀之從玉曹植秋胡行亦作機其下總申之曰璿與機同也其訓釋則或以在璿璿爲在帝位或云觀於機衡而陟帝

卷一上

全

位或專指儀器觀天言之今古家說之異也喬樅謂伏生今文祇作旋機歐陽尙書同大夏侯尙書亦同今本史記漢書之作璿璿乃後人轉寫者改之其以璇機玉衡專指儀器觀天言之則小夏侯之說也

史記五帝紀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璿玉衡以齊七政

又封禪書尙書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

又律書曰故璇璿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

又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璿玉衡以齊七政杓攜

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

春秋運斗樞曰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

又文耀鉤曰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旋機又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璇衡齊七政

案江聲云諸說皆以旋機玉衡爲北斗雖與大傳不

卷一上

全書

同其誼實皆是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論語爲政篇云譬如北辰居其所是天體運轉而北辰乃其運轉之中央常居其處運而不移者故謂之旋機故曰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也蓋北極者天體左旋之機斗之言主北斗爲恒星之主恒星隨之而運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一年有餘而右旋一周者也則斗魁爲恒星右旋之機故北極斗魁皆爲旋機也斗柄則回轉于天如稱之衡故謂之玉衡言玉者蓋取其色白而晶瑩也斗柄所建可以審時王者順天時以出政必察視之故曰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孟子云周公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大傳則云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據此則孟子所言三王謂天地人三統四時謂四時之事是帝王出政必參乎三才合乎四時故云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乃俗儒謬解以旋機爲渾天儀以玉衡爲其中橫管所以闕儀者夫天垂象以示人昭然易見豈以聖人之明睿猶不能審而必假機械之器以爲智乎甚者改旋機爲璇璣謂璇衡皆以美玉爲之馬季長亦爲是說與大傳乖異喬樞謂以旋機玉衡爲渾天儀者蓋小夏侯之說蔡邕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

卷一上

全書

曰宣夜三曰渾天惟渾天近得其情又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並縣璣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璣徑八尺圓周二寸而強蔡邕書石經用小夏侯今文則其說璇璣玉衡當亦本之小夏侯也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闳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攷闳與妄人皆武帝時人其時渾天儀象尙未鑄作歐陽尙書已立學官張生亦爲博士大夏侯之學傳自先世都尉及始昌隨家法而守師說當亦無變惟小夏侯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

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故立說時有不同耳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篇堯謂舜曰天之厯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

說苑辨物篇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之律厯攷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

漢書王莽傳虞帝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

卷一

矣

據璇機玉衡以齊七政

又郎顗傳顗條便宜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旋機動作與天相應

續漢書律厯志元和二年詔曰考在機衡以正厯象庶乎有益

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劉廙等言曰堯稱厯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又引魏王上書曰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又管甯傳正始太僕陶邛一等薦甯曰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

又吳志步騭傳騭上疏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

尙書大傳注經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

禮記王制正義引尙書大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注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

案此卽釋秩字之義也又風俗通山澤篇引其餘山

卷一

七

川下作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

說苑辨物篇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

遂類于上帝

史記封禪書尚書曰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

羣神

案說文帛部云禘禘屬也从二帛禘古文禘虞書曰
禘類于上帝據許言禘爲古文則禘爲今文矣史記
漢書引皆作遂者以詁訓代之也肆遂也見大戴禮
夏小正傳此古訓也周禮鍾師職杜子春注引呂叔
玉國語注亦云肆遂也是肆有遂義或今文尚書有
逕作遂字者未可知也

漢書郊祀志虞書曰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

卷一上

全

川徧于羣神

又敘傳述郊祀志云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
秩山川

案王莽傳云虞帝受終文祖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所引與郊祀志同據漢書及
說苑辨物篇與大傳注則經本作望秩于山川而史
記所引今文尚書皆無秩字論衡祭意篇引尚書文
亦同蓋歐陽經作望于山川無秩字與古文尚書合
後漢書光武紀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羣神
詩皇矣正義引尚書夏侯歐陽說類以事類祭之在南

方就南郊祭之

禮記王制正義引五經異詁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
以事類祭之

案許君異詁又引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謹案
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是從古尚書說說
文解字示部云禴以事類祭天神是用今尚書說詳
見歐陽夏侯經說攷

禋于六宗

尚書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
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卷一上

全

○注云煙祭也字當爲禋馬氏以爲六宗謂日月星辰
泰山河海也月令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如此則六宗近
謂天神也以周禮差之則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也

洪适隸釋魏受禪碑煙于六宗

案大傳煙字舊作湮先大夫曰路史餘論五云禋于
六宗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據此是大傳字从火旁
聖作煙故鄭注直釋之曰祭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
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
是鄭據堯典禋于六宗之文以解禮也他書誤爲湮

字則注語不可通矣史晨祀孔子廟碑以供煙祀樊
穀修西嶽廟記奠柴燎煙西京賦升高煙于太乙皆
作煙字與大傳合

禮記祭法正義引異誼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
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
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之

論衡祭意篇尙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徧于羣神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
之故曰六宗

案仲任釋六宗正用歐陽家說段玉裁云六宗諸家

卷一上

平

說各不同詳司馬彪祭祀志注劉昭有取於虞喜地
祭之說其言曰堊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
非同禋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卽
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
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加土正合祭義此
焉非疑以爲可了按曰虞書不同曰虞書加土則梁
時尙書其字作堊或從俗作壇不作禋也謂堊卽爾
雅之祭地曰瘞埋故曰正合祭義劉昭在梁時所據
者不同如此喬樅按古文尙書當是作堊字故虞喜
說以瘞埋爲解其作壇作禋者三家尙書之異文也

馬鄭王古文尙書注皆讀從今文禋字餘詳歐陽夏
侯經說攷

何休公羊傳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
天牲角爾果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
山川視卿大夫

案邵公以祭天社稷宗廟六宗五嶽四瀆並稱知其
解六宗當亦用歐陽夏侯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
及四方在六合之中爲說也

望于山川辯于羣神

史記五帝紀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辯于羣

卷一上

平

神○徐廣曰辯音班○正義曰辯音遍謂遍祭羣神也
案惠棟云樊穀修西嶽廟記云辯于羣神辯亦音班
也後漢建武石刻及黃圖元始儀皆云班于羣神江
聲曰鄭注儀禮土虞記云古文班或爲辦辦辯字同
然則古或以辯爲徧或以辯爲班矣喬樅攷儀禮鄉
飲酒鄭注云今文辯皆爲徧大射儀注同是辯爲古
字徧乃今字也伏生爲秦博士其所傳尙書時亦兼
存古文小篆惟龜錯所受則寫以隸故歐陽大小夏
侯三家今文各有同異或用古字或用今字如此經
辯于羣神或作徧或作班之類是也

班于羣神

揚雄太常箴曰稱秩元祀班于羣神

續漢書祭祀志注引黃圖載元始儀曰孟春正月上辛

上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班于羣神

揖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嶽羣牧班瑞于羣后

史記五帝紀揖五瑞擇吉日見四嶽諸牧班瑞○集

解曰馬融云揖欽也

又封禪書尚書曰揖五瑞擇吉日見四岳諸牧還瑞

○徐廣音義曰還一作班

漢書郊祀志虞書曰揖五瑞擇吉日見四嶽諸牧班

卷一上

奎

瑞○師古曰揖與輯同合也

案揖尚書正義本作輯惠棟云史記作揖五瑞魏修

孔子廟碑亦云揖五瑞蓋古字皆以揖爲輯王鳴盛

云國語晉語君輯大夫就車是揖輯字通江聲曰馬

融注又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

禪舜使羣牧欽之使舜親往班之聲謂羣后卽四嶽

羣牧堯命欽其瑞既乃擇月日使舜見之而還反其

瑞焉使若舜特班之者故言班瑞非謂舜親往班之

也喬樅謂史記五帝紀述堯典文作揖五瑞見四嶽

諸牧則封禪書所引虞書當亦同其作輯作岳者疑

後人依今本尚書改之耳或曰白虎通引尚書亦作
輯五瑞蓋三家今又有作輯者以古字揖輯通用也

輯五瑞

白虎通文質篇曰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
教也尚書輯五瑞覲四嶽謂舜始卽位見四方諸侯合
符信何謂五瑞謂珪璧琬琰璋也合符信者謂天子執
珪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琬之爲言言也上有
所覆下有所冒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琬以朝諸侯又曰
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于天子無過者復得其圭以歸
其國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其圭三年圭不復

卷一上

奎

少絀以爵

周禮玉人疏引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
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云君恩
覆之臣敢進

陳祥道禮書引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
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
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
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
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
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

義則不見屬

卷一上

九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一 一之下

侯官陳喬樞學

虞夏書一 唐書



堯典第一

今文尚書一 一之下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一死一活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如初禮歸假於禰祖用特

卷一下

史記五帝紀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一死一活為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於祖禰廟用特牛禮○集解曰馬融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三帛三孤所執也一死雉士所執也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鄭立曰歲二月建卯之月也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五玉卽五瑞也執之曰瑞陳列曰玉帛所以薦玉也必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正義曰望秩於

山川乃以秩望祭東方境內之名山大川也言秩者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既見東方君長乃合同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正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因巡狩合正之二生羔鴈也鄭玄注周禮大宗伯云羔小羊也取其羣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卿執羔大夫執鴈按羔鴈性馴可生爲摯雉不可生爲摯故死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摯音至執也鄭玄曰摯之言至所以自致也

案公羊傳隱公八年徐彥疏引鄭尙書注曰歲二月

卷一下

者正歲建卯之月也攷上文正月上日爲堯正建丑之月則建卯當爲三月經於二月上特加歲字明其爲正歲之二月故知此爲正歲建卯之月也鄭注周禮小宰職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是知巡狩必以寅正之仲月矣段玉裁云周禮之書凡言正月之吉者皆謂周之正月凡言正歲言歲終言歲皆謂夏正之寅月丑月上推唐虞早創斯例曰正月者唐正月也曰歲二月者建寅之二月也鄭以經文此云歲二月則知上文正月之上不言歲者非建寅也二月系諸歲則建卯之月也惟寅

數得天稱歲自唐虞以來已無異說作堯典者夏之史官也書法精嚴如是

二生一死摯

史記封禪書尙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於山川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摯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泰山一名岱宗東岳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衡山一名岫嶺山在衡州

卷一下

湘潭縣西四十里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恆山在定州恆陽縣西北四十里嵩山亦名曰大室亦名曰外方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索隱曰中岳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

案說文示部云紫燒柴燎以祭天神从示此聲虞書曰至于岱宗紫禱古文紫又火部云燎紫祭天也據古文作禱則紫乃今文也尙書釋文引馬融注云紫者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今經典通用作柴而紫字廢矣又二牲五帝紀作生惟漢書郊祀志及風俗通並續漢書祭祀志所載光武封禪刻石文作牲

與封禪書合然則作牲者蓋歐陽尚書本也五帝紀生字或後人依今本尚書改之尚書校勘記云宋單疏本作牲是經文古本如此今經注及疏俱作生古本遂湮矣贊尚書釋文云本或作摯按摯贊古書通用禮記摯字本亦作贊

二月東巡狩脩五禮五樂五月巡守至南嶽八月巡守至西嶽十一月巡守至北嶽

漢書郊祀志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岱宗者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樂三帛二牲一死爲贊五

卷一下

四

月巡守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守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守至北嶽北嶽者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師古曰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尚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王者五玉卽五瑞二牲羔鴈也

案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廟用特此用今

文尚書也故作假于祖廟與今文尚書作禰祖者同與古文尚書作藝祖者異據禮記東巡守文下言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則是其所據尚書堯典亦有脩五禮五樂之文尤足與郊祀志互相證明班固漢書多用夏侯尚書禮記本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故昭合也迨後歐陽大小夏侯學亡於永嘉之亂今文遂無可考後人傳寫史漢疑文與東晉晚出本尚書不同故或存五樂而去五玉或存五玉而去五樂此志所以有作玉作樂之不同耳師古之解五樂謂春則琴瑟云云實襲漢書音義舊說以爲之注也又巡狩漢書引作巡守按巡狩本取巡所守之義則當以作守者爲正禮記王制正作巡守與郊祀志同是夏侯尚書本作守字也

卷一下

五

還至嵩如初禮

何休公羊傳隱公八年解詁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假于禰祖用特

案隸古定本尙書無還至嵩如初禮六字釋文引姚方興本云至于北嶽如西禮馬融本作如初禮攷史記封禪書於皆如岱宗之禮下又云中嶽嵩高也漢書郊祀志亦同則如初禮之上明有脫文邵公解詁所引尙書曰云云眞今文家之本也但其引經文亦無五樂二字者或亦後人轉寫据梅賾本尙書以爲衍文而去之如假改從格禰祖改從藝祖之類乎公羊釋文云格本又作假同古百反禰乃禮反本又作藝案格字作假者是也禰字作藝者非也段玉裁云何所据者今文尙書其說六宗用今文說可證也淺

卷一下

六

人改禰作藝非何意矣

又案段玉裁云史記漢書言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應劭風俗通義曰中嶽嵩高也王者所都故不巡焉按應氏說可證今文古文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邵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書郊祀志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亦可以證今文本無中嶽喬樞謂此不然也應劭所云中嶽王者所居故不巡焉者蓋指

觀諸侯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樂諸事以諸侯各朝于方嶽之下於此中嶽無事又王者所居爲首善之區政教所頒先自近始無煩重申異命其柴祭及望山川班羣神之禮中嶽自當與四嶽同豈有祀典大事獨闕中嶽之理惠棟亦云今文尙書不可考然何邵公所引不爲無據也

尙書大傳虞夏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一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株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儀伯之樂舞襲哉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

卷一下

七

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謖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秋祀桺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儗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和伯之樂舞丹鳳歌曰齊樂案和伯樂舊有外并論八音四會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

始著其素族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注云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也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堯始得羲和命爲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故爲四嶽其後稍死鵠咬共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奧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爲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祭水曰沈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爲之名樂正樂官之長元始也歲二月東巡守始

卷一下

八

祭代氣於泰山也東稱代書曰至于岱宗柴陽伯猶言春伯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育離根株也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如余謠然後應律也哲當爲析春厥民析哲陽樂正所定名也是時契爲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儀當爲義義仲之後也龔動貌哉始也言象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守仲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是也夏伯夏官司馬也棄掌之謾猶曼也或長貌言象物之滋曼或然也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義伯義叔之後也將陽言象

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秋官士也臯陶掌之蔡猶衰也倂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和伯和仲之後也元鶴言象陽鳥之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宏山恆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祭幽都之氣於恆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冬伯冬官司空也垂掌之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爲聚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關猶八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箎祝敔琴也七始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族

卷一下

九

猶聚也樂音多聚以爲八也五謂塤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天所以理陰陽也

案伏生此傳說脩五樂事至詳且悉皆巡守時之事則其所傳尚書經脩五禮之下五玉之上有五樂二字明甚今文三家尚書皆出自伏生亦必有五樂二字故漢書郊祀志引虞書猶載其文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齋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

案段玉裁云此與禮記曾子問白虎通巡狩篇相合

正釋經歸假于祖禰也淺人乃刪去大傳禰字攷古文尙書作藝祖鄭訓爲文祖馬王皆云藝禰也此據今文以釋古文也許叔重說文不收禰字故呂伯雎錄之於字林以補叔重闕遺何休注公羊曰父死稱考入廟稱禰徐疏引舊說云禰字示旁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已故曰禰小徐本說文示部有禰字云秋畋也从示爾聲然則禰廟字本當作邇廟而假秋畋之字也

禮含文嘉曰天子三公諸侯皆用三帛以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

卷一下

十

案公羊傳疏引鄭尙書注云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也攷史記正義先引馬融曰三帛三孤所執也又引鄭立云云與公羊疏同馬以三帛爲三孤所執此蓋古文尙書說也鄭君解三帛與含文嘉誼同是用今文家尙書說

叶時月正日

白虎通巡狩篇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

也爲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麻叶時月皆爲民也尙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

案叶者叶之或體說文云協眾之同和也从彳从十叶古文協从日十叶或从口

又曰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尙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又曰巡守祭天何本巡守爲祭天告至尙書

卷一下

十二

曰東巡守至于岱宗柴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尙書曰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復畱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卽祭告天爲告事也祖爲出辭也義異告于尊然後乃辭出王者諸侯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孔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示有尊也無遷廟主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

者明廟不可空也

又曰嶽者何謂也嶽之言猶猶功德也東方爲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之爲言護也言萬物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嶽爲華山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北方爲恆山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山言其高大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又三軍篇曰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尚書曰歸假于禰祖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專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

卷一下

十三

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

案此篇引尚書曰歸假于禰祖今本作藝祖段玉裁云此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攷巡守篇亦引歸假于祖禰不應此獨同古文尚書作藝祖且上文云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於祖禰下引王制證辭於禰引尚書證還格於祖禰則斷非藝祖字況下文又云尚書言歸假於祖禰可證乎

說苑修文篇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

望祀山川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論衡超奇篇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爲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

風俗通正失篇謹案尚書天子巡狩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者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唯泰山乎

卷一下

十三

又山澤篇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山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聞天道大備嶽者猶也猶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又曰謹案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

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使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播爲九流出龍圖也准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漢書律厯志虞書曰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六此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以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

卷一下

十四

氣正十二律定矣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槃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平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

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又曰假于祖廟

又安帝紀延光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假于祖廟

又張純傳純奏曰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

續漢書律厯志元和二年詔曰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

卷一下

十五

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還觀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以正厯象庶乎有益

徧于羣神

詩周頌鄭箋曰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

于山川徧于羣神

班于羣神

續漢書祭祀志載泰山刻石文曰惟建武三十有二年

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觀東后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費

案周頌正義云書二月不言徧于羣神此一句衍文

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喬樅謂據光武泰山刻石亦有班于羣神四字與鄭所引尚書文合是今文尚書本有此一句也今附錄之於此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史記五帝紀五歲一巡守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尚書大傳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

卷一下

十六

又曰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又曰見諸侯問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又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

又曰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利而興義說苑修文篇古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士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駟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

案說苑所傳卽錄尚書大傳之文也攷韓詩外傳卷六載古者有命民云云至而亂斯止矣與說苑修文篇同亦採尚書大傳語皆今文家之言也

卷一下

十七

白虎通巡狩篇曰巡狩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狩何爲太煩過五年爲其大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案白虎通說與尚書大傳誼同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載一巡狩皆今文家經師之說也

又曰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

韋昭國語注引唐固曰五載一巡狩諸侯四朝

公羊傳解詁曰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案馬融解四朝爲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鄭立解四朝爲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馬鄭皆治古文尙書而鄭與馬說又不同也攷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孝經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朝乃

卷一下

六

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孝經與注尙書異孝經注當是用今文尙書說故與何休說略同漢書藝文志載孝經有后氏說后氏爲夏侯始昌弟子與夏侯勝同師故孝經說有與尙書說合者以其同一師授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是許君亦以五年一朝爲虞夏之制也但鄭孝經注與何公羊傳注又同

中有異者而何說較鄭爲允鄭言四方諸侯分爲四部四年乃徧則是巡守之年諸侯不朝于京師也據何云五年一朝者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所重者不僅述職而已兼重在助祭京師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分四輩輩主一時則五年之中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時朝于方嶽之下而所分之第五部於是年亦分四輩以四時朝於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乃徧也若如鄭說止分四部四年而徧則巡守之年四方諸侯無一來京師助祭者於大典有缺是不

卷一下

九

如從邵公之說爲長也

又案虞書九共傳云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然則述職之事卽此經所謂敷奏以言蓋攷績以觀其治否而定功罪也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巡狩四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詔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

又建初元年詔曰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

政有異迹

傳奏以言

漢書宣帝紀傳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傳讀曰敷

案傳敷古相通用禹貢禹敷土大戴禮作傳土史記夏本紀亦作傳土可證也宣帝紀敷奏作傳奏蓋三家尚書之異文

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

卷一下

三

所以爲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

說文言部曰試用也从言式聲虞書曰明試以功

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

尚書大傳曰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鄭注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

案據大傳則封十有二山文在兆十二州之前與隸古定本尚書不同

肇十有二州

史記五帝紀肇十有二州決川○集解曰馬融曰禹平

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

案兆肇古書通用詩生民后稷肇祀禮記表記引作后稷兆祀又元鳥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與此大傳注解同說文作兆引周禮曰兆五帝于四郊然則兆者兆之古文兆其省借字肇乃通假字也

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又谷永傳永對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

卷一下

三

又王莽傳曰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

案地理志又曰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王莽傳亦云堯典十二州後定爲九州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爲十有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爾雅釋文引鄭尚書注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爲十二州也馬鄭皆治古文尚書均以舜分十二州在平水土置九州之後其說非是十二州自是唐堯之制此時帝堯尙在舜但攝位而已豈遽改制而分九州爲十二

州乎谷永云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服虔注云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三千里漢地南北廣萬三千里也是帝王受命創制改物有更定州界之事舜之更制九州當在堯崩之後觀三年喪畢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尙是咨十有二牧則踐位之初猶未改制也其後乃始定爲九州耳江聲曰先儒以肇之言始解爲始分十二州殊未安也聲竊謂十二州蓋自古有之此當如大傳作兆十有二州謂爲兆域以祭分星於義允愿十二州上繫十二次者天有十

卷一下

主

二次實爲十二州之分野天象見于某次則災祥應于某州是相繫屬者也江說良允喬樸謂十二州九州皆取象於天蔡邕月令章句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史記天官書曰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然則九州之制乃取象于北斗九星也史記正義引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昂趙之

分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與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翼軫楚之分野荊州也續漢書天文志劉昭注引星經曰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琅邪戊子爲彭城庚子爲下邳壬子爲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爲漢中丁亥爲永昌己亥爲巴郡蜀郡牂牁辛亥爲廣漢癸亥爲犍爲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爲魏郡勃海丙戌爲安平戊戌爲鉅鹿河間庚戌爲清河趙國壬戌爲

卷一下

主

恆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爲南陽丁卯爲武陵己卯爲零陵辛卯爲桂陽癸卯爲長沙凡五郡第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爲東郡陳留丙辰爲濟北戊辰爲山陽泰山庚辰爲濟陰壬辰爲東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爲豫章丁巳爲吳郡會稽己巳爲廬江辛巳爲丹陽癸巳爲九江凡六郡第七星主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州丙午爲汝南戊午爲沛國庚午爲魯國壬午爲梁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元菟丙寅爲遼東

遼西漁陽戊寅爲涿郡庚寅爲上谷代郡壬寅爲廣陽凡八郡弟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爲五原鴈門丙申爲朔方雲中戊申爲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申爲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張衡靈憲亦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有象可效有形可度則是聖王制州或九或十有二皆取法於天象也徐整長祿云北斗七星星閒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攷鄭君注

卷一下

五

尙書雖從古文說而大傳之注實據今文家言固於今文古文各隨家法而爲之解此鄭學之所以爲宏通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青荄肆赦怙終賊刑

史記五帝紀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金作贖刑青荄過赦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眾

案終眾古者通用以音同故也春秋桓五年螽公羊

作螽說文螽或從虫眾聲螽古文作螽是其證也

尙書大傳唐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

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於禮○注云純緣也時人尙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屨屨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飾

又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膺者以墨幪其臍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史記孝文本紀除肉刑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僂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鉗鎖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鞭作官刑豈云若此

又陳寵傳寵上疏曰唐堯著典青荄肆赦周公作戒勿

卷一下

五

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

潛夫論述赦篇曰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韋昭國語注曰小罪不入于五刑者以金贖之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

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二年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

又青龍五年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勿犯

欽哉欽哉惟刑之謚哉

史記五帝紀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爾雅曰謚靜也○索隱曰按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誦卹謚聲近遂作謚也

案恤卹古相通用文選潘岳藉田賦欽哉欽哉惟殷之卹李善註引尙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尙書釋文恤下不言馬鄭本異同知古文尙書作恤字恤讀與恤同詩魯頌閟宮有恤毛傳引孟仲子曰恤清靜也恤與溢通溢字釋詁訓慎又與謚通謚字釋詁與慎同訓爲靜然則謚皆靜慎之謂也

漢書刑法志成帝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

卷一

三

案漢書儒林傳言鄭寬中習小夏侯尙書以博士授成帝經是作恤者小夏侯之本也恤得與謚通者詩周頌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誠以溢我廣韻引云誠以謚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云何以恤我是謚與恤相通之驗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作靜字也段玉裁據史記音義謂漢書刑法志當作謚此恤字乃後人改之然無左驗未可輕議竊謂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固不必盡同而古文與三家今文亦不必盡異也作謚作恤皆三家今文之異字馬鄭古文尙書與三家今文之作恤者同與作謚者異段說未免近

泥耳

流共工于幽州放讎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皇而天下咸服

史記五帝紀讎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讎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皇而天下咸服

案說文山部云竄塞也从山歟聲讀若虞書竄三苗

卷一

三

之竄段玉裁云用本字爲音說文全書內無此例二竄字皆竄之誤孟子萬章篇竄作殺殺非殺戮卽竄之假借字也左傳蔡叔陸德明釋文云說文作蔡按說文蔡蔡散之也古無去聲竄讀如鑑經典竄蔡殺蔡四字同音通用皆謂放流之也喬樅謂段說未審作竄者今文尙書也說文竄字下如果引虞書作竄無絲兩竄字竝誤爲竄蓋竄字古文作竄許所引虞書據古文也後人轉寫不能分別竄竄二字故二竄字譌作竄與上文竄本字同耳集韻云竄古作竄是丁度所見說文正作竄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故

知竅爲竅古字也大戴禮作數數字當亦竅之譌耳
又罪字史記作皋段玉裁云此周字也尙書作罪者
秦文也蓋漢人以俗行字改之故漢以後經典本無
皋字

漢書刑法志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
三苗殛鯀然後天下大服

又鮑宣傳宣上書曰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

又劉向傳昔者共工驩兜與舜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
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
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曰大治榮華

卷一下

天

至今○又曰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
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又息夫躬傳贊曰書放四罪

後漢書侯霸傳光武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
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

又朱浮傳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尙優游
四凶厭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

又梁統傳統上疏曰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
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
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數之誅三王有大

辟刻肌之法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唐虞後久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
服

又傅燮傳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
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
去則善人無由進也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
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

大戴禮五帝德篇曰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
於崇山以變南蠻數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
山以變東夷

卷一下

天

淮南脩務訓曰堯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
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
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鯀于羽山

桓寬鹽鐵論論誅篇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
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又周秦篇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
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
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
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

論衡率性篇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

不聽怒甚猛獸欲以爲亂

又儒增篇舜征有苗四子服罪

又恢國篇共工之行靖言庸回驩兜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縣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

越絕書舜之時縣不從令堯遭帝嚳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縣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知縣不能治敷諫不去堯極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縣不從令

吳越春秋堯得舜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縣之治水

卷一下

無有形狀乃殛縣于羽山

楚詞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于逸注曰言堯長放縣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

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案江聲云三年僞孔本作三載正義本改作三載按孟子所引上言二十八載下云三年則堯典之文可載年皆有三年是喪考妣之期當上屬爲句不可改作載而下屬也喬樅謂古文尙書作三載見帝王世紀今文尙書或作載或作年蓋三家本間有不同耳

攷白虎通引尙書是作三載此正据今文尙書之經也三載兩字爲句不必強分屬上屬下致生枝節

史記五帝紀堯立七十季得舜二十季而老令舜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集解曰徐廣云堯在位九十八年駟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鄆向日堯葬濟陰邱壠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卽成陽

春秋繁露煖煥孰多篇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母尙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三

卷一下

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

案說文攷部殛往死也从攷且聲虞書曰放勳乃殛此据古文尙書也今大徐本多一落字小徐本少一放字皆非許氏之舊師古註漢書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殛無落字與說文合所据當是馬鄭王古文尙書本也孟子書春秋繁露白虎通引書皆作殛落與今文尙書本同爾雅釋詁亦云殛落死也段玉裁曰堯典之紀堯也始言曰放勳終言放勳乃殛其書舜之卽眞也始言舜格於文祖舜曰咨四岳終言舜生古史文法精嚴如自僞孔傳不謂放勳爲堯名而

云堯放上世之功化則放勳乃殂不可通矣於是易
爲帝字推見至隱其在斯乎段說是也又案師古注
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殂字从彳作徂與孟子萬章
篇論衡氣壽篇文同疑作徂者是今文尙書之異字
據說文云殂往死也徂有往義故以往死爲訓此亦
以今文申釋古文也帝王世紀言堯與方回遊於陽
城而崩其說當亦本之今文尙書說馬鄭王本或亦
有從今文作徂者故師古引之如此

白虎通四時篇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
氣物帝王共之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

卷一下

三

帝爲載三王爲平尙書曰三載四海邊密八音謂二帝
也又曰諒闇三季謂三王也

案段玉裁曰白虎四時篇引尙書三載云云此載字
或後人以今本尙書改之者喬樅謂此段氏攷之不
審也白虎通明言二帝爲載三王爲平故先引堯典
以證載字又引無逸以證年字非出後人所改之也
又崩薨篇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
書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憐痛之舜見終各一也
昭云各字
疑是衍文
喪者亾人死謂之喪言其亾不可復得見也
不直言喪何爲孝子不忍言尙書曰武王既喪知據死

者稱喪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孝經曰君子之喪親也
是施生者也天子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
受之父母其痛一也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
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七月之閒諸
侯有在京師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
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
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過密之義迄于季冬正月郊祀
八音當奏○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
載四海邊密八音過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故莽引

卷一下

三

之

後漢書李固傳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
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
則見堯於羹斯所謂事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

案此所言正是舜居堯喪之事蓋本於今文家尙書
說也稽古承天之語與王莽傳載博士諸儒議所云
則天稽古而損益焉正合皆以古爲天也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傳載魏明帝詔曰昔放勳殂落四
海如喪考妣過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
放勳乃徂落

趙岐孟子注曰放勳堯名祖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論衡氣壽篇曰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祖落九十八歲未

在位之時必已成人計數百有餘矣

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
案薛綜東京賦注引尚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二字誤倒作正月非是

史記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

卷一下

三

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集解曰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

案此所引劉熙說卽熙孟子注中語也孫奭孟子疏引劉熙云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攷趙岐孟子注云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訓義與熙微異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舜禹稷禹各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

又曰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

卷一下

三

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

尚書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也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芽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統者所以厚生也三正者所以統天下也三統若循環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尙微王者受命扶微章成此正使其道重大正始也○注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

色此謂通天三統

案書傳解正朔二字義最明晰先大夫曰漢書成帝紀綏和元年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本此

白虎通三正篇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也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

卷一下

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示事先祖王者必一質一文何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矣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

養而成之故爲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文一質據天地之道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物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案三志魏志辛毗傳云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于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江聲曰如其說則舜禹皆未改朔自唐至夏皆建寅者蓋篡逆之世經術道消衰說競偏故有是說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白虎通云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若舜禹皆未改正則一統相襲當夏之世何以通三統乎必不然矣且經於上文言正月而此特變言月正正月者猶是正月也月正者改月之正也不然曷爲異其文哉是知鄭注言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其說精確不可以易也

卷一下

蔡邕獨斷曰三代建正之別名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爲正也殷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鐘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爲正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鐘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爲正也

案漢儒說三正多舉夏殷周爲言者示人以易曉也

其實三正之統唐虞以前皆承用之故三統紀推伏羲爲天統色尙赤神農爲地統色尙黑黃帝爲人統色尙白少昊黃帝子亦尙白故高陽氏又天統亦尙赤堯爲人統故用白三統歷云天統之正始生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于寅初日榮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是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爲人統也由堯遞推之舜用天統色尙赤夏爲地統色尙黑殷用人統色尙白周用天統色尙赤正色三而復者也三統若循環環周而復始從可知矣

卷一下

詢于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史記五帝紀禹臯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于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

尙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

漢書王莽傳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達四聰

又梅福傳福上書曰博覽衆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達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又邳壽傳何敞上疏理壽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

延直言之路立敢諫之旗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謬謬以昌不以誹謗爲罪

又班昭傳昭上疏曰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潛夫論明闇篇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靖言庸回弗能惑也

達四窓

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闢門開窓號咷博求

左傳文十八年杜預注曰闢四門達四窓以賓禮取賢

卷一下

案段玉裁云蓋尙書本作窓窓之或字窓又窓之俗體聰又窓之同音字作窓而或如字或讀爲聰猶之台可讀爲怡尼可讀爲昵庸可讀爲鏞也作窓正合惠定宇明堂之說喬松謂尙書釋文無聰字音義亦不言馬鄭本同異則古文尙書作聰可知也史記五帝紀言明通四方耳目則歐陽尙書作聰又可知也然則作窓者當是大小夏侯尙書之文矣據邳壽傳何敞以闢四門開四聰彙舉班昭傳昭上疏云闢四門而開四聰蓋亦讀聰字爲窓者歟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同一今文尙書皆出伏生所傳授而其闢文字

讀之者各異故治三家尙書者所從爲之訓義亦各異

容十有二牧曰欽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食哉惟時僞孔傳云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許宗彥曰食哉惟時四字不辭攷此經下文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文法正與此同食哉當爲欽哉之譌篆文欽字偏旁與食字形近文蝕其半故譌作食耳許說以經證經極爲精確孔傳之爲廣作此其顯然者矣

卷一下

四

史紀五帝紀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達佞人則蠻夷率服

漢書朱博傳何武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

又百官公卿表敘曰十有二牧柔遠能邇○應劭曰牧州牧也

案禮記王制州有伯鄭彼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是知此牧卽州伯十有二牧者十有二州之伯也鄭君之說與何武及應劭同皆用今文尙書之訓

又敘傳述宣紀曰柔遠能邇輝耀威靈

案江聲云詩民勞篇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仰也宏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詩釋文引鄭注尙書云能恣也詩正義云尙書柔遠能邇注以能爲恣則此云仰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喬樅攷詩釋文引徐云能毛如字鄭奴代反是知鄭訓能爲仰從三家今文故與毛古文異也此經王肅注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亦以能讀如字肅好馬融而與鄭爲難故訓能如字從古尙書說今據鄭君箋詩用今文說則其注尙書亦用今文說可知矣

卷一下

四

蠻夷帥服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諸夏也

案帥率古者通用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詩周頌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是其古通之驗

白虎通封公侯篇唐虞謂之牧何尙質使大夫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有二人尙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十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

案旁方古書通用旁立三人者謂方立三人也四方凡十有二人此唐堯之制也

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攷方三人者何所以使窺遠牧
眾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冤失職賢
而不舉者入告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
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如有飢寒而不得衣食
獄訟而冤失職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卿大夫謀
之遠方之民間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辟見我之
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何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
四目通四聰

舜曰咨四獄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度百揆亮采惠疇
食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維時懋哉禹拜稽

卷一下

首讓于稷契皋陶帝曰兪汝往哉

史記五帝紀舜謂四獄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
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然嗟禹汝平
水土惟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
矣

案說文心部云懋勉也从心棼聲虞書曰惟時懋哉
悉或省作忝者蓋三家之異文也又竹部云棼與
詞也从竹自聲虞書曰棼咎繇皋古文皋据許書則
三家今文皆當作皋字今正義本尙書作暨乃世俗
通用之字史記以詁訓代經文故作與也

又夏本紀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繇之治水
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
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獄曰有能
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舜曰嗟然命
女禹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于稷契皋陶舜曰
女其往視事矣

又六國表敘禹興於西羌○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於
石紐西夷之人矣

大戴禮主言篇孔子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
而天下治

卷一下

又曾子制言篇昔者舜見耕者五耨而式過十室之邑
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又五帝德篇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
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
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臺臺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
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
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皋陶
與益以贊其身舉于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
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

淮南原道訓昔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

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內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又脩務訓禹沐浴溼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乘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

又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

又曰禹之治水以身解于陽昡之河○注云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陽昡河在秦地

又精神訓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師舟中之人

卷一下

禹

五色無主禹乃熙然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揮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故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

衆論衡與虛篇所載與淮南同

又要略訓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殳垂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歧鑿江而通九路辟江湖而定東海

又秦族訓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因水之流也

說苑君道篇河閒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

利歸於民也

又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鹽鐵論論鄒篇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

潛夫論五德志篇脩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夏禹其耳參漏爲堯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元圭以告勳于天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卽

卷一下

禹

位作樂大夏世號夏后

論衡順鼓篇舜遭洪水使禹治之百川東流

又恢國篇禹以司空緣功代舜

越絕書八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種播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烏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章柳桐棺穿壙七尺上無

漏洩下無卽水增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尙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爲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時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法也以爲禹葬以法度不煩人眾

吳越春秋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孕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若爲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胷而產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鯀受命治水九載功不成殛于羽山舜

卷一下

吳

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績禹曰兪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任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暨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蹶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經麻中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

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東嶽乘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徘徊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川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曰山海經禹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小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

卷一下

吳

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爲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徧崑崙察六厓脈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漠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疎九河於潛淵開五水

於東北鑿龍山開伊闕平易水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夜哭泣氣不屬聲堯禪位于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

卷一下

吳

四方羣臣一示中外諸侯防風氏後至斬以示眾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鎮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天下喁喁思母子歸父而留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爲邑畫作印橫木爲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爲法度鳳皇棲於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嘆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

絕於斯矣命羣臣曰五百世之後葬我於會稽之山葦榔桐棺穿壤七尺下不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禹崩之後眾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爲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

風俗通皇霸篇曰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

卷一下

吳

漢書律厯志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虞舜嬪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又敘傳述武紀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又百官公卿表序禹作司空平水土又司馬相如傳相如難蜀父老曰昔在洪水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威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甯當斯之時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胼胝無胼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來茲又公孫宏傳宏對策曰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

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

案策問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之語故宏對云然喬縱攷董仲舒春秋繁露煥煥孰多篇引尙書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云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是堯崩之後復有水災但與堯時洪水不同耳仲舒之言蓋亦本於尙書說武帝時尙書之學初立歐陽博士尙未盛行宏於經非治尙書故言未聞禹之有水耳

後漢書許揚傳昔大禹決江疎河以利天下

卷一下

辛

又陳蕃傳蕃上疏曰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

三國志高堂隆傳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

泉咎繇

說文竹部泉歟與詞也从竹自聲虞書曰泉咎繇累古文泉

案據說文云累古文泉則知所稱虞書泉咎繇乃今

文尙書也段玉裁云各本皆作歟詞與也惟廣韻六至作歟與詞也不誤歟與猶言多與以其字从从故言歟與此字書說字之法也施之於用卽少與亦謂之泉

帝曰棄黎民祖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史記五帝紀帝曰棄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又周本紀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弃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帝舜曰弃

卷一下

辛

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徐廣曰今文尙書云祖饑故此作始饑祖始也邰今獫狁在扶風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棄作后稷○應劭曰棄臣名也后主也爲此稷官之主也

又食貨志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是爲政首○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爲稷官也古文言阻

案詩思文正義引鄭注云祖讀曰阻阻兀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黎民兀于飢女居稷官播蒔五穀以

救活之詩釋文引馬云祖始也馬鄭皆治古文尙書
鄭從古文家故讀祖爲阻馬參用今文家故與史記
訓合

又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
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
其所長也

淮南泰族訓后稷墾草發苗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
宜用地之勢也

論衡率性篇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
息帝嚳之處妊身怪而棄之隘巷牛羊不敢踐之實之

卷一下

水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
大佐堯位至司馬

又初稟篇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

又本性篇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
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

周聖師

潛夫論五德志篇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厥相披頤爲
堯司馬又主播種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舜
命曰后稷

吳越春秋棄爲兒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

青赤黃黑陵水高下桑稷黍禾粟麥豆稻各得其理堯
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
造區畝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爲農
師封之台號爲后稷妣姬氏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

史記五帝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
敬敷五教在寬○正義曰馴音訓○索隱曰史記馴字
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

卷一下

三

又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契

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
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
契興於唐虞大夏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案說文心部遜順也从心孫聲唐書曰五品不遜許
所引書據古文也今文皆作訓字史記殷本紀從今
文作五品不訓而五帝紀作馴者五帝紀以詰訓代
經文也漢書孝文本紀云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教
馴卽教訓古書通用此其驗已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禹作司徒敷五教○應劭曰五教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案漢書東方朔傳契爲鴻臚注引應劭曰商作司徒敬敷五教師古曰契讀與尙同字本作契蓋後從省耳喬樅攷說文米部云尙古文僕內部云尙蟲也尙从內象形讀與僕同尙古文尙人部云僕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从人契聲是僕爲正字爲尙爲古文假借字尙書古文用假借作尙今文當作僕其作契者乃僕之消文耳

又韋元成傳元成作詩曰五品以訓

又王莽傳莽下書曰司徒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

卷一下

雷

潛夫論五德志篇娥簡荻吞燕卵生子契爲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

又志姓氏篇昔堯賜契姓子賜棄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賜伯夷姓姜氏曰有呂

說苑貴德篇聖王佈德施惠非求教於百姓也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古者溝防不脩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畝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是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

案復思篇云邠古有陰德於孝宣帝宣帝將封之會吉病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夏侯勝之言與此篇正合知此爲大夏侯尙書說也遜字疑後人依尙書正義本所改古文作遜見說文今文作訓見史記漢書正義本改作遜非其誼矣又周禮地官序官注云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此亦鄭君注禮用今文尙書之明證也

論衡非韓篇曰王良登車馬無罷驚堯舜治世民無狂

卷一下

雷

悖王良馴馬之心而堯舜順民之意治國猶治身也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

案訓字之義爲馴爲順故仲任之語云然其義卽本之今文尙書也

後漢書明帝紀建初元年詔曰五教在寬帝典所美

又和帝紀永和七年詔曰深惟庶事五教在寬

案明帝從桓榮受尙書和帝從桓郁受尙書皆習歐陽氏之學也

又鄧禹傳拜禹大司徒策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案鄧禹傳言孫宏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諸儒多歸附之帝者安帝也然則鄧氏家世亦習歐陽尚書矣

又王暢傳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又陳蕃傳蕃上疏曰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又周舉傳陽嘉三年策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

又謝夷吾傳班固見夷吾曰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

卷一下

異

又劉愷傳陳忠疏曰調訓五品

又寇榮傳曰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

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往率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案史記殷本紀述帝命契之辭曰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疊五教二字後漢書載鄧禹策文續漢志注引夏勤策文皆疊五教二字與殷本紀合袁宏後漢紀三十引書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亦與殷本紀文同皆用今文尚書也段玉裁云唐石經五教之下疊五教二字字形隱隱可辨後乃摩去重刻然則

唐時本有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者是古文今文並同也

三國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書曹義表曰臣聞唐虞序賢以稷契爲先成湯褒功以伊尹爲首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冠賊姦軌女作士

史記五帝紀舜曰臯陶蠻夷猾夏冠賊姦軌汝作士

冠賊奸宄

尚書大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一曰司馬公一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冠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

卷一下

是

責之司空

又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墜水爲民害責於地公

大戴禮保傳篇盧辯注今尚書說三公司徒司馬司空也

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徒司馬司空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粒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

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辨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

案尚書大傳鄭注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此倣周制而言之也大傳又云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則唐虞皆有三公明矣鄭注大傳又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此說唐虞之官制也然則九卿者蓋益以虞及典樂納言其司空一官卽

卷一下

堯

共工所改名周禮疏敘引鄭尚書注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爲共工是知舜所命之九官卽所謂九卿矣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或說當卽指韓詩外傳也據尚書大傳有天公地公人公之稱則韓詩亦用今文尚書說也堯居稷爲天官又兼司馬故云司馬主天禹作司空主平水土左傳文公二十八年云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服虔注亦以八愷爲禹垂之屬故云司空主土契爲

司徒主布五教皆所以明人倫之事故云司徒主人三公者通職名無正官且不必備舜以司徒因堯授禪則司徒公是也禹以司空緣功代舜則司空公是也

許慎五經異議曰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

咎繇

漢書刑法志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

卷一下

堯

又食貨志莽下詔曰蠻夷猾夏寇賊姦軌

又百官公卿表敘咎繇作士正五刑○應劭曰士獄官之長

又王莽傳曰莽下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又策嚴尤曰蠻夷猾夷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

又敘傳述匈奴傳曰於惟帝興戎夷猾夏○又匈奴傳贊曰書戒蠻夷猾夏久矣夷狄之爲患也

案臯陶漢書作咎繇者三家之異文也姦軌或作奸宄古書多相通用以軌爲宄猶以治爲亂也周禮秋官司刑疏及史記五帝紀集解引鄭注尚書云由外

爲姦起內爲軌是古文亦作軌字史記正義云軌或作允

潛夫論志姓氏篇高陽氏後嗣有皋陶事舜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允女作士

後漢書馮衍傳衍顯志賦曰皋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

又李固傳曰寇賊姦軌

又馮緄傳延熹五年詔策緄曰蠻夷猾夏

呂氏春秋君守篇高誘注曰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允女作士師五刑有服

卷一下

六

案段玉裁云唐石經通體每行十字惟自哉帝曰弃以下六行每行九字諦視初刻則此行皆十字也一行曰哉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二行曰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三行曰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四行曰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帝曰五行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允六行曰口口口口口口五刑有字形皆隱隱可辨第六行石殘毀首七字新舊刻皆漫滅五刑有之上疑其同僞大禹謨文云汝作士明于五刑疊五刑二字與上節疊五教文法同非此則第六行祇有汝作士五刑有六字不能成行覆定石經者刪

去在寬上疊五教二字又刪去五刑有上四字共刪六字因改此六行爲每行九字摩去重刻亦可證初刻時所據之本不同今本也喬樅攷高誘呂覽注引虞書女作士師即接五刑有服知今文尙書女作士之下實無此四字此今文古文之本有不同也古文尙書有此四字或鄭注本載有古今文異同如詩都人士首章禮記注言毛詩有之三家則以之例或漢所勒石經無之故覆定石經者據以刪去作士下四字其上文五教二字或亦據他本尙書無疊五教二字者故併刪去之不然覆定石經者何緣憑空妄刪

卷一下

六

耶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克允史記五帝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能信○集解曰馬融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五流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正義曰度尙書作宅案尙書正義謂馬鄭王三家解同此古文家說也攷國語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

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鑕笮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賈逵注云用甲兵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韋昭注云大者陳之原野甲兵斧鉞也是韋昭解三次與賈侍中同賈韋二注當是今尙書說後漢書賈逵傳言逵以大夏侯尙書教授建初四年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著白虎通義逵以校書郎與議白虎通所稱尙書皆今文家說其後始受詔撰集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及古文同異故諸所引賈侍中說多大夏侯尙書之義也

卷一下

三

韋昭國語注曰五刑大者陳之原野甲兵斧鉞也書曰後至者斬割剗用刀斷絕用鋸亦有辟鑕臙刑笮黥刑也鞭官刑扑教刑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鑕笮鞭扑也次處也三次野朝市

淮南兵略訓兵之從來者遠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伐亂也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

又脩務訓舉陶馬喙是爲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清案江聲云此五刑實不同前文五刑當以賈韋說甲兵斧鉞刀鋸鑕笮鞭扑爲當或據孝經說言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疑唐虞之世無肉刑此不然也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豈象刑足以威之乎則五刑自當有甲兵斧鉞矣至於刀鋸鑕笮則是墨劓腓宮大辟也象刑則墨劓腓宮大辟之象也蓋制是刑而復設是象有犯者則用象刑乃可無用肉刑也然其時之民重恥其畏象刑尤甚於畏肉刑罕有犯者則雖有象刑用之蓋尠況肉刑乎然刑制固不可廢也時咎繇見爲刑官安得謂唐虞無刑制哉喬樞謂江說甚允此命咎繇之詞以蠻夷猾夏爲言則非用甲兵征討不可三就自當以原野朝市爲是同族之適甸師乃係周制未可以證唐虞之典也

卷一下

三

潛夫論德化篇舜先教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荀悅申鑒曰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

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

後漢書張敏傳敏駁議曰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

又謝夷吾傳班固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光崇其業允協大中

三國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彧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

又陶謙傳注引吳書謙上書孫權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

卷一下

否

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朱圻泉伯譽帝曰俞往哉汝諧

史記五帝紀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垂爲共工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垂作共工利器用○應劭曰垂臣名也爲共工理百工之事也

又古今人表朱圻伯譽列垂與伯益之間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父斯伯與父朱聲近伯柏與譽古相通假此古文今文之不同也

又案漢書古今人表朱圻伯譽爲一人列上中尙書

正義釋二十有二人云鄭以爲二十二人數父斯伯

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嶽是鄭亦以父斯伯與爲二臣

也王夫之書經稗疏云山海經言逢伯陵生鼓延父

父始爲侯鼓延是始爲鍾而世本云倕作鍾是則鼓

延二人或佐垂作之也則爲侯之父或卽此父旣以

父爲一人則斯自是別人矣父以積竹爲兵建於兵

車者斯方鑒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父斯豈能

爲二器者與若然則世本云伯與始作衣或卽此伯

與之祖而孫蒙祖號不則若古之善射者皆名羿而

卷一下

否

善縫紉者皆名伯與歟喬樅謂王說亦確據王說則

父也斯也伯與也實爲三臣皆垂之佐也下節命益

有讓於朱虎熊羆之文書正義引鄭注亦以爲二臣

然考古今人表所載有伯虎有仲熊有季熊伯虎卽

益所讓之朱虎仲熊季熊卽益所讓之熊羆季熊疑

爲季熊之譌是孟堅明以朱虎熊羆爲三人矣證以

左傳高辛氏才子八人有伯虎仲熊叔豹季狸狸音

近罷或季狸卽季熊歟父斯伯與爲垂之佐者三臣

朱虎熊羆爲益之佐者亦三臣也惜書缺有闕他無

左證姑存之以備一解云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史記五帝紀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於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集解曰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虞掌山澤之官者○索隱曰卽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正義曰爲佐爲益之佐也

案尙書正義謂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江聲曰揚雄羽獵賦云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實本此經則古本皆作禹曰咎繇謨言皋益奏庶鮮食蓋

卷一下

奎

禹治水與益同事故知其能而特舉之僞傳本改作僉曰非也喬樅謂馬鄭王本皆古文故作禹曰揚雄亦好古文者故以爲禹任益虞今文尙書則但作僉曰益哉與上下文僉曰伯禹僉曰垂哉僉曰伯夷爲一例據史記五帝紀云皆曰益可是今文尙書作僉曰之確證僞作孔傳者反從今文之本戾矣

又秦本紀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墮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游爾後嗣將

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索隱曰此卽秦趙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尙書謂之益系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女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敘伯翳與伯益爲二未知大史公疑而未決邪抑亦謬誤爾○正義曰列女傳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皐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卽知大業是皐陶矣

卷一下

奎

案秦風詩譜云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鄭君亦以伯翳爲皐陶之子是用今文尙書說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赫作朕虞育草木鳥獸○應劭曰赫伯益也虞掌山澤鳥獸官名也○師古曰赫古益字也

案說文口部云赫籀文噍字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敘蓋假赫爲益字耳尙書正義引鄭注云言朕虞重鳥獸艸木虞者掌山澤之官名不直稱虞而稱朕虞是爲重鳥獸艸木故也據史記云於是以益爲朕虞可知以朕虞二字名官矣漢書王莽傳云水衡都尉曰予虞莽改官制卽仿堯典朕虞

之稱也

趙絕書三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
舜傳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
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獻犧
於益此之謂也

往才女諧

古文苑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銘曰往才女諧

案才哉古相通用章樵注云古文尙書哉作才段玉
裁云此謂宋次道家之古文尙書晁公武刊石於蜀
者也薛季宣書古文訓正是此本故哉皆作才溯厥

卷一下

由來乃僞作古文尙書者竊取張平子碑耳

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
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於夔龍帝曰兪往
欽哉

史記五帝紀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
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惟敬直哉惟靜潔○集
解曰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元曰秩宗
主秩尊卑○正義曰秩宗若太常也漢書百官表云
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伯夷作秩宗典三禮○應劭曰伯

夷臣名也典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

案應劭釋三禮與馬融訓義合知古文今文說並相
同也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臣有不名者先王老臣不名
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尙
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
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

潛夫論志姓氏篇炎帝苗裔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
惟刑以封申呂

案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

卷一下

矣

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又陳杞世家
云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是四嶽
卽伯夷也王符潛夫論言四嶽伯夷爲堯典禮與太
史公史記合皆本尙書今文家說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毋相奪倫
神人以和

史記五帝紀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胄子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長言聲
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集解曰

馬融曰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鄭元曰胄子國子也案
尚書作胄子釋胄聲相近鄭元曰聲依永聲之曲折又
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也神人以和者祖考來格羣后
德讓其一隅也

案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馬

融尚書注云育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釋文引馬云

雅育皆訓長則作胄字亦通鄭注尚書云胄子國子也王肅與鄭

同又鄭周禮大司樂注云舜命夔教胄子釋文本爲

教育子云育音胄本亦作胄周書王子晉曰人生而

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此胄

卷一下

充

子之義也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言教釋子物穉不
可以不養也教養天下之子弟卽馬所云教長天下
之子弟也爾雅釋詁育訓長又訓養胄亦訓長育胄
訓同長養誼通卽許所云養之使作善也然則今文
與古文字異而誼皆同也又漢書引此經作歌咏言
聲依咏攷尚書釋文云永徐音詠又如字今據史記
以長言爲訓則字當作永永長也禮記樂記云歌之
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
馬鄭並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鄭又云聲之曲折
又依長言而爲之則依咏亦當從史記作永爲正矣

教育子○歌咏言聲依咏

漢書禮樂志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
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
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
女典樂教育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
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師
古曰咏古詠字也

案段玉裁云古文尚書作胄子今文尚書則作育子

五帝本紀曰教釋子爾雅釋言育稚也邶風鄭箋云

昔育之育稚也幽風鸛子之閔斯毛傳云鸛子稚子

卷一下

字

也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此穉子卽經之育子揚雄宗
正箴曰各有育子世以不錯然則今文尚書作育子
可證也知古文尚書作胄子者釋文云胄直又反王
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陸用
王本爲音義馬本王本作胄則鄭本亦作胄可知史
記集解引鄭元曰國子也然則王注卽襲鄭注王制
注云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育子是鄭本同王本也
說文十四篇去部曰育養子使從依玉篇及善也从
去肉聲虞書曰教育子此引今文尚書也大司樂注
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此亦引今文尚書也

攷育育二字音義皆通育從肉聲育從由聲肉由同部爾雅猶如鹿舍人猶作鬻即鬻字郭音育育亦可讀余六育亦可讀直又也爾雅釋故育長也又曰育養也毛公詩傳育長也馬注尙書育長也長養義通而育育訓同喬樅謂作育子者歐陽尙書也作育子者大小夏侯尙書也皆三家今文也何以明之漢書禮樂志言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育子是以育子訓爲國子與史記不同馬鄭王本尙書皆作育子此古文經之同於夏侯尙書者也鄭君國子之訓當卽本夏侯說歐陽尙書作育子

卷一下

主

而史記以訓詁字代之故言教釋子物釋不可以不養也許所云養之使作善卽馬所云教養天下之子弟長養義通則叔重所稱尙書當爲歐陽說季長之訓亦用尙書歐陽說也育育皆三家今文所有之字故鄭君注王制引虞書作教育子注大司馬引虞書作教育子不言其爲今文古文以三家並立學官人所共肄業不待辭費若緇衣篇之引君奭周田觀則古文與今文異故必分別言之古文爲割申勸今博士讀爲厥亂勸也

又藝文志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

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

案說文咏或詠字也是咏詠字同哥者歌之省文

又百官公卿表敘夔典樂和神人○應劭曰夔臣名也

無相奪倫

春秋繁露正貫篇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訟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

淮南泰族訓夔之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注云夔堯典樂官也

論衡射短篇尙書曰詩言志歌咏言此時已有詩也

卷一下

主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詩言志

續漢書律厤志曰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攷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

風俗通聲音篇曰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又正矢篇曰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暢於音樂謹案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

節故惟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歸命汝典樂

水經注江水篇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尙書中候讓于益歸注云歸讀曰夔据中候及樂說則歸字當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史記五帝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集解曰鄭元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

卷一下

佳

漢書禮樂志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

案尙書虞夏傳言蕤賓聲狗吠蠃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是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茲其驗也

論衡感虛篇尙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又驗符篇唐虞之時百獸率舞

風俗通聲音篇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感天地

通神明按萬民成性類者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填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帝曰龍朕姿讒說殄行振驚朕師命汝作納言風夜出入朕命惟允

史記五帝紀舜曰龍朕忌讒說殄行爲振驚朕朕命汝爲

卷一下

佳

納言風夜出入朕命惟信○徐廣音義曰一云齊說殄行振驚眾

案說文土部云塗以土增大道上从土次聲重文塼云古文塗从土卽虞書曰朕塼讒說殄行塼疾惡也据說文言塼爲古文則今文尙書皆作塗矣段玉裁云說文卽下當有聲字古文以卽爲聲小篆改從次聲者古音次讀如漆潛夫論次室倚立而歎嘯卽列女傳漆室之女康誥以次女封孫卿書兩引次皆爲卽也引虞書者明假借之法此塼字不訓以土增大道上乃疾惡字之假借古次聲卽聲疾聲皆在弟十

二部許君恐人不曉故又箋之曰聖疾惡也惡當依俗讀去聲

又案段玉裁云畏忌者聖之訓詰齊者讒之駁文齊疾也謂利口捷給也偽玩張氏正義本止作為張音危睡反耳殄為振驚朕眾六字連讀言盡為振驚朕眾之事也以爲代行則行讀如字據賈捐之傳今文尙書亦作殄行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曰龍臣名也納言如今尙書管王之喉舌也

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五十九卷引尙書注云納言如

卷一下

主

今尙書管主喉舌也與應劭說同後漢書李固傳固言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尙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尙書出納王命李固舉漢法以況蓋皆今文家之言也

又谷永傳永對曰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箴納言而帝命惟允

震驚朕師

漢書賈捐之傳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潛夫論斷訟篇舜敕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已惟舌以示小民

案振震古書通用賈王引書並作震驚此亦三家尙書之異文也入納古亦相通隸古定本作震驚朕師與漢書及潛夫論同作出納朕命與史記及漢書異帝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史記五帝紀舜曰嗟女二十有一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眾功咸興○集解曰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鄭元曰皆格於文祖時所敕命也

卷一下

主

黜陟幽明

尙書太傅曰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尤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鬯於天子之國然後祭

又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

白虎通考黜篇諸侯所以考黜者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又曰所以三載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上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也公一削爲七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再削爲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地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尚書曰三

卷一下

七

考黜陟先削地而後黜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眾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黜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上不相隨也又曰二王後不貶黜者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絕之卽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潛夫論考績篇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者也

論衡治期篇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按

無功而施罰

漢書食貨志曰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

又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又李尋傳尋說王根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後漢書朱浮傳浮上疏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

三國志杜恕傳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

卷一下

七

帝之盛制

又曰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

大戴禮五帝德篇舜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麻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愚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西鮮支渠搜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夷烏夷羽民

又少閒篇子曰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史記五帝紀曰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臯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

卷一下

羌

析枝渠搜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島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集解曰鄭元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索隱曰此言帝舜之德皆撫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撫字摠之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又案漢書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以北發爲南方之國誤也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錯亂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長字下少一夷字今案大戴禮亦云長夷則長是夷號又云鮮支渠搜則鮮支當此析枝也鮮析音相近招音韶卽舜樂簫韶九成故曰九招也○正義曰

披謂傍其山邊以通鳥或作鳥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置邑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西南大海中島居凡百餘小國在京師南萬三千五百里按武后改倭國爲日本國

說苑修文篇是故臯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僉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氏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

卷一下

今

鳥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
新序雜事二昔者唐虞崇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由任賢之功也
三國志步騭傳騭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席堂而天下治也

分火三苗

史記五帝紀分火三苗○集解曰鄭元曰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

韓詩外傳三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左彭蠡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為君舜為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為人臣之大體也

鹽鐵論論功篇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不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

卷一下

全

民古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

論衡率性篇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

案論衡此語蓋申釋虞舜所以分火三苗之意也其賢者撫之以恩其不肖者施之以教如此而有不遷善改過以化其惡者乎此堯舜之德所以無思不服也

分別三苗

三國志孫權傳權遣為漢吳盟曰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

案三國志虞翻傳注引翻奏尚書鄭注違失事曰尚書分火三苗火古別字鄭注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今攷說文八部云火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又卽部云焚戾也从卽而火火古文別據許言火為古文別知今文尚書或但作別字鄭云火猶別也此乃以今文釋古文本無違失虞仲翔駁之非是

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記五帝紀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

卷一下

全

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

又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集解曰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皇甫謐曰或云二妃葬衡山○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潘今媯州城是也蒲坂今蒲州南二

里河東縣界蒲坂故城是也

大戴禮五帝德篇舜之少也惡頸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

案史記言舜三十堯舉之是三十登庸也言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是二十在位也攝政八年居堯喪三年終堯喪後又讓丹朱而後假于文祖前後凡十一年始踐帝位三十九年巡守而崩年適百歲是五十載陟方乃死也故論衡氣壽篇亦引此經而統計之曰適百歲矣

孟子萬章篇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趙岐注曰

卷一下

全

書曰舜生三十登庸二十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

案隸古定本尙書二十在位二字作三傳云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又云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其說特異辨詳見後

論衡氣壽篇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何以明人年以百爲壽也世閒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

案古文尙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

乃死段玉裁云三十在位今文尙書作二十鄭君用

今文注古文讀三十爲二十可攷而知也司馬子長据今文尙書作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是徵庸二十而在位此今文尙書之一證也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此又今文尙書之一證也趙岐孟子注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孔刻孟子注誤作三十尙同古文尙書作三十在位則不得爲五十而慕之證矣尙書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

卷一下

全

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王伯厚以來皆以此爲尙書鄭本鄭說今按鄭本果如此則不當言鄭某讀此經云正義全書引鄭注皆言鄭某云鄭云無有言鄭某讀此經云者然則古文作三十登庸鄭注云三十當作二十以今文正古文故孔冲遠謂之讀此經也假今鄭本作二十登庸與方輿所据馬王本不同則釋文正義皆必顯別之云三十鄭本作二十不若是墨墨而已史記集解引皇甫謐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卽眞百歲癸卯崩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帝王

世紀曰舜年八十卽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皇甫亦用今文尙書說爲韓退之佛骨表所本而云甲午徵用壬午卽眞則自甲午至辛巳共四十八年與其紀堯者合而與堯典孟子不合由誤讀史記凡二十八五年字也堯之二十八載合舜之徵庸二十攝位八年言之孟子所謂相堯二十有八載也舜之在位五十載合攝位八年如喪三年卽眞四十年言之堯典自慎微五典已下乃徵庸二十年之實乃言底可績三載此三載在二十年內也自正月上日受終

卷一下

全

于文祖已下乃攝位八年之實合二十年爲二十有八載自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至分火三苗乃卽眞四十年之實併前攝位八年如喪三年爲在位五十載此今文家說也姚方輿注則云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此非方輿之說採馬王之說爲之也然則鄭以今文讀古文馬王則墨守古文不讀徵庸三十爲二十亦不牽合前文二十有八載不謂攝位爲在位似較今文家說爲易了錢氏曉微以爲登庸二十的是古文所云鄭某讀此經云者謂他家於庸字

位字句絕鄭於三十二十句絕爲異也玉裁案劉恕通鑑外紀引王肅注云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然則王本作三十在位甚顯白馬鄭本當同也大戴禮五帝德云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與今文尙書合此鄭之所以讀從今文也二十以孝聞之後又十年堯舉之又二十年乃攝行天子事是爲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合上文二十言之今文尙書之二十在位合上文舜生三十言之皆是五十歲合下文五十乃死則皆百歲也故曰

卷一下

全

大戴與今文尙書合鄭君云登庸二十是古文尙書作登庸今文尙書作徵庸方輿本作徵未是中庸鄭注曰徵或爲登徵登今古文之異耳陸德明敘錄曰江左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微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又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輿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舩頭買得上之是則正義本舜典一篇孔傳正姚方輿所採馬王之注僞爲之者容徵五典已下經文卽馬王本更無疑矣舜年百一十二歲之云非馬季長語則

王子雍語也

淮南脩務訓葬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
巖穴各有室家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白虎通巡狩篇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爲
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卽如是舜葬蒼
梧禹葬會稽于時尙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
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國語魯語舜勤民事而野死韋昭注曰野死謂征有苗
死於蒼梧之野

卷一下

金

三國志薛綜傳綜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

又呂凱傳凱答雍闓曰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
之流聲無窮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二

侯官陳喬樞學

虞夏書十五 虞書十四

皋陶謨第十五

今文尙書二

日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

史記夏本紀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
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謨明輔和禹曰然
如何

案段玉裁云信道其德謨明輔和卽允迪厥德謨明

卷二

弼諧之詰訓也各本作信其道德蓋誤倒之宜爲訂

正

白虎通聖人篇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
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
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目篇曰
若稽古皋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
施象刑維明

案尙書正義引鄭康成云以皋陶下屬爲句江聲曰
稽古之義爲同天惟天子爲有是稱皋陶雖聖人不
可以同天目之故鄭讀古字絕句蓋古書或以畧若

稽古發篇逸周書武穆解然也賈馬順考古道之訓於此乃爲克當也然則此曰若稽古雖與堯典同而鄭君句讀固與堯典文異矣喬樞謂鄭以皋陶下屬爲句此古文尙書說也今据白虎通引書曰若稽古皋陶是今文家說不以皋陶下屬爲句此今文古文之句讀不同也詩周頌譜正義引中候適維貳云曰若稽古周公旦亦此之類尙書中候十八篇皆今文尙書家說也

又曰聖人皆有表異皋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觀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

生也

卷二

淮南修務訓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案据淮南子云皋陶馬喙則白虎通鳥喙當是馬喙之譌又据論衡骨相篇云皋陶馬口在經傳者較著可信益足證此鳥字之當作馬也史記載范蠡言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安樂則鳥喙非聖人之異表矣

論衡問孔篇皋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言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

後漢書崔駰傳駰達旨曰昔堯含感而皋陶謨又崔寔傳寔政論曰自古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

皋陶曰於慎厥身修思永敦序九族庶民亮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史記夏本紀皋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庶民高翼近可遠在已禹拜美言曰然

案高字疑爲亮之譌堯典曰惟時亮天工史記作相天事亮之訓相本爾雅釋詁庶民亮翼卽庶賢輔相

卷二

之誼亮字戴逵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云亮明也从儿从高省亮从高省轉寫者譌爲高字以形近故耳今又亮翼訓爲相翼古文厲翼訓爲作翼誼竝相近厲作之訓亦本爾雅釋詁也

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說苑君道篇夫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王恩不流化澤不行昔者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漢書蕭何傳錯對策曰古之賢王莫不求賢以爲輔翼

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皋陶而爲百王祖
惇敘九族

漢書王莽傳書不云乎惇敘九族

國語楚語教之訓典使知族類韋昭注曰訓典五帝之
書也族類謂若惇敘九族

案敦與惇古通爾雅釋詁云惇厚也禮記樂記注云
敦厚也訓誼竝同內則惇史鄭君詩箋引作敦史樂
記敦和釋文本作惇和是其驗已序敘古書竝通
中論貴驗篇禹拜昌言

三國吳志三嗣王傳評曰昔舜禹之德猶或矢誓厥臣

卷二

予違汝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

禹拜讜言

孟子公孫丑篇禹聞善言則拜趙岐注云尙書曰禹拜
讜言

案此所引尙書據三家今文也段玉裁曰古文尙書
作昌今文尙書作黨僞孔傳釋昌爲當益稷釋文當
丁浪反本亦作讜當蕩反引李登聲類曰讜言善言
也孟子趙注引尙書曰禹拜讜言此今文尙書作讜
之證也班固西都賦云讜言宏說李善注引字林讜
言美言也音黨孟堅亦用今文尙書耳讜逸周書作

黨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盧氏召弓曰黨讜古字通
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註謂直言也又見張平子劉
寬二碑玉裁謂平子碑黨言允諧劉寬碑前云朝廷
忠讜後云對策嘉讜可見漢人黨讜通用蓋古只作
黨後人或加言旁是以許君不收而李登昌忱乃收
之古昌黨音同如閭闔子雲賦作闐闐鼓聲不過閭
閭卽鑿字可證此古文作昌今文作黨音同義同也
說文曰昌美言也从日从目與字林讜字訓同然則
昌本字黨假借字也喬樅謂段說甚允以愚攷之作
讜作黨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其歐陽尙書但作昌

卷二

字觀史記夏本紀云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作昌字
可證此歐陽尙書之同於古文者也

敦敘九族庶明厲翼

三國蜀志先王傳先王上言漢帝曰在昔虞書敦敘九
族庶明厲翼○裴松之注引鄭元曰庶衆也厲作也敘
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也
又先王表於漢帝曰昔在虞書敦敘九族周監二代封
建同姓

案尙書正義本作勵翼僞孔傳以勉勵爲訓正義引
王肅云以衆賢明爲砥礪鄭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

輔翼之臣與孔王不同三說分爲三體非是古者勉厲砥厲皆作厲字無作勵礪者故說文厲訓旱石此砥厲字也引申之爲勉厲誼鄭王皆治古文尙書鄭之解詁異於王肅蓋參用今文家說也觀先王傳虞書作敦敘九族庶明厲翼知三家今文尙書亦有作厲字者與昌言之或作礪或作昌同也又攷國語楚語云武丁得傳說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是以賢臣爲砥厲之義也賈逵嘗注國語其作古文尙書訓當卽用國語作礪爲訓王肅之註解殆亦本諸賈逵知鄭君訓厲爲作是用今文家說者攷爾雅釋

卷二

六

詁厲作也鄭注引穀梁傳曰始厲樂矣穀梁亦今文之學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

史記夏本紀臯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智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集解鄭元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

案江聲云而當爲耐據史記作能智能惠則此而實

是能字依古文當爲耐也鄭注禮運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正義云亦有今誤矣者今書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易屯豕云利建侯而不甯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是亦有今誤矣喬樅謂尙書正義引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與鄭注同皆以佞人爲指其工此古文說也論衡答佞篇云驩兜大佞恢國篇云三苗巧佞之人据此則今文說以巧言令色孔王卽指驩兜有苗言之不以佞人爲其工也論語學而篇巧言令色鮮矣仁包咸注云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

卷二

七

顏色與史記訓合孔王猶言其佞莊十七年經鄭瞻自齊逃來公羊傳曰何以書書其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是其義已

淮南修務訓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驩兜何遷有苗故仁莫大于愛人知莫大于知人

又繆稱訓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應動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

鹽鐵論論誹篇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灾堯猶憔悴而不能治得舜而九州甯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

說苑君道篇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事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

論衡定賢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者誤也

卷二

又是應篇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又答佞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驪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何易之有

白虎通封公侯篇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尙書曰惟帝其難之

風俗通過譽篇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漢書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又王莽傳書曰知人則哲

後漢書虞延傳顯宗曰知人則知惟帝難之信哉斯言

案桓榮傳言榮授明帝尙書是顯宗習歐陽氏學此引知人則知與史記文同皆據歐陽尙書經也

又楊秉傳秉上疏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臯陶誠虞在於官人

又順帝紀永定六年詔曰書稱安民則惠

又左雄傳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甯人甯人之道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又邊讓傳讓章華賦曰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百揆時序庶績咸熙

卷二

九

臯陶曰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如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其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憲疆而義章厥有常吉哉

史記夏本紀臯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其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疆而義章其有常吉哉

案段玉裁云夏本紀臯陶曰然於按於卽都也都上有然則今文尙書多一俞字也江聲曰亦古掖字扶持也見說文亦卽顧野王玉篇云言人掖扶其行有九德者此說其精蓋本諸漢經師舊說與喬樅謂亂

史記作治憲史記作實者攷說文亂从簡从乚簡治也乚治之也又心部云憲實也从心憲省聲虞書曰剛而憲史記以詰訓代經文故亂字作治憲字作實也攷徐廣音義曰一音柔今本音字誤爲作非是應劭注擾龍云擾音柔馴也可証擾音如手反故徐廣云一音柔玉篇牛部云擾馴也尙書擾而毅如此据玉篇則此字本作擾說文云擾牛柔謹也从牛擾聲又云瓊玉也从玉璽聲讀若柔是知擾之音柔乃古音矣張參五經文字上曰擾說文也擾經典相承隸省也段玉裁云此非隸省乃隸變也璽聲憂聲古音

卷二

在第三尤幽部是以璽之俗體亦作擾耳

又案史記引此經文亦言其有德今本尙書注疏作亦言其人有德惠棟曰唐石經尙書初刻有人字後刪去段玉裁云据夏本紀云亦言其有德則今文尙書無人字也

又案愿而其古文尙書作愿而恭段玉裁云夏本紀引作其疑本紀是也其讀爲供謹愿人多不能供辦能治人多不能敬慎德與才不能互兼也史記恭敬字不作其卽堯典允恭象恭可證今文尙書作愿而其勝於古文尙書矣

後漢書鄭均傳元和元年詔曰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史記夏本紀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

案古文尙書作浚明釋文引馬云浚大也是古文與今文字異義異又日嚴釋文云嚴如字馬讀魚檢反是馬融讀此嚴字爲儼也

卷二

尙書大傳曰翊輔也

案江聲云翊假借字也當爲翼翼敬也喬樅攷爾雅釋言翊明也郭璞注引書曰翊日乃瘳而尙書作翼日是翊翼古相通假故大傳以翊訓輔知翊卽翼之假借字也

又案振敬古文尙書作祗敬振祗古書通用無逸治民祗懼棗誓祗復之史記魯世家並作振懼振復殷庚震動萬民熹平石經作祗動禮記內則祗見孺子鄭注云祗或作振皆其驗也

今尙書中候曰俊乂在官則醴泉出也

鹽鐵論刺復篇治大者不可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其政恢卓可為卿相其政察察可為匹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是也論衡恢國篇曰皇帝敦德俊乂在官中論譴交篇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

卷二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案父字從艸作艾當亦三家尚書之異文

後漢書張衡傳衡思元賦曰臯陶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章譬倖通庭

又楊賜傳賜上封事曰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

又謝夷吾傳班固薦夷吾曰行包九德

三國志鍾繇傳文帝賜繇五熟釜銘曰百僚師師毋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史記夏本紀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

事 尚書大傳曰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

亡教佚欲有邦 一日二日萬幾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

卷二

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讀曰傲

案亡無毋三者古通佚與逸同幾者機之消文機謂發動所由也工者功之消文功事也此皆三家今文之異字也王嘉傳引教字作敖當亦三家尚書之異文故與史記夏本紀及後漢書陳蕃傳所引不同師古集注讀敖為傲以傲慢解之疑亦襲漢書舊注之音義也

毋曠庶官

漢書孔光傳策免光曰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

天功人其代之

漢書律厯志曰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以終天地之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

又王莽傳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論衡藝增篇尙書曰無曠庶官曠空庶官也毋空眾官實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尙書庶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潛夫論貴忠篇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

卷二

自公卿至于小司莫非天官也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真代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

又本訓篇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爲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天呈其兆人序其勳書故曰天工人其代之

風俗通過譽篇曰尙書無曠庶官

中論爵祿篇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後漢書劉元傳李淑上書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

又陳蕃傳蕃上疏曰臣聞人君有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欲周公戒成王無樂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王者乎

案袁宏孝桓帝紀陳蕃上書云臯陶誠舜曰無敢遊佚敢字疑卽教之誤

又馬嚴傳嚴上封事曰書稱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

卷二

案漢儒說此經皆以王者代天官人爲義此今文家說也書正義引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王注亦用今文尙書說

三國志陳思王傳植上疏曰書稱無曠庶官

矜矜業業

三國志王基傳基戒司馬景王曰天下至廣萬幾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

案兢矜聲同此作矜矜業業疑亦三家之異文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同寅協其和衷哉

案尚書釋文云有典馬本作五典有庸馬本作五庸江聲以隸古本爲偽孔所改當從馬融本喬樅謂馬本有庸作五庸是也天敘有典有字作五非是何以明之此經下文云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文法與上典禮二節一例則此句宜作天敘有典矣典常也敕我五典謂五常也五常卽五性白虎情性篇曰五常者何仁義禮智信也人生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禮記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卽此經所云天敘有典者也鄭君中庸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

卷二

六

則智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是其誼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尚書大傳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史記夏本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又刑法志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

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張晏曰用甲兵以師誅暴亂也○韋昭曰斧鉞斬刑也刀割刑鋸剔刑也鑕

鑕刑鑿黥刑也

白虎通放黜篇言成章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潛夫論述赦篇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其行賞罰故書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王者承天順地典爵王刑不敢曰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

卷二

七

又梁統傳統對曰臣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

又胡廣傳史儆薦廣曰五服五章天秩所作

又應劭傳劭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

政事茂哉茂哉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勉彊學問則見聞博而知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還至而立有

效者也書云茂哉茂哉勉彊之謂也

案爾疋釋詁茂勉也郭注書曰茂哉茂哉釋文云茂本又作懋亦作忝同注茂哉或作茂才攷堯典惟時懋哉釋文云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懋茂以音同通用故兼勉美二誼古文尙書作懋則郭注引書曰茂哉茂哉當是漢人爾疋舊注所引今文尙書之語而郭璞襲用之忝卽懋字之省見說文解字茂哉或作茂才疑亦三家尙書之異文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卷二

十八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大微四門廣開大道

周禮鄉大夫職鄭注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

案隸古定本尙書威皆爲畏釋文云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鄭注周禮引書曰云云賈疏申釋其義曰言天雖聰明視聽既遠不用自己之聰明用民之聰明民之歸者則授之以天位天雖明察可畏不用己之明威用我民之明威民所叛者則討之又詩蒸民箋引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正義引鄭尙書注云

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好惡與民同引之者證天從民意也鄭君注禮在贊書之前所引尙書自是當時所立學官之本据此知今文亦與古文同皆作明威也

三國志高堂隆傳隆言書曰天聰明白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興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

案此引作明畏疑是後人依今本尙書改之也

卷二

十九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余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史記夏本紀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績皐陶曰余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白虎通聖人篇皐陶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也

案尙書釋文引馬云襄因也正義引鄭云贊明也襄

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鄭注古文尙書與馬融訓異蓋參用今文家說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

史記夏本紀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

案帝曰以下馬鄭王本合於臯陶謨謂別有棄稷之篇偽孔本改棄稷爲益稷偽孔傳敘云伏生以益稷合爲臯陶謨復出此篇按孔氏逸書十六篇中有棄稷一篇馬鄭親見之其帝曰以下合於臯陶謨此古

卷二

文與今文同者也偽孔妄於帝曰下分篇名之曰益稷變亂經文荒謬甚矣

中論貴驗篇曰帝舜屢省禹拜昌言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鴻水滔天浩浩襄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栞木

史記夏本紀臯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浩襄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橈山行乘樁行山栞木

又曰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

費於溝洫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樁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徐廣音義曰橈他書或作繩樁一作橋音邱遙反

又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集解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樁樁直輶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橈音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楫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索隱曰抑音意抑者遏也洪水滔天故禹遏之不令害人也漢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也毳字亦作橈音昌芮反注以楫子芮

卷二

反又子絕反與繩音同

漢書溝洫志夏書曰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楫以別九州○孟康曰毳形如箕擲行泥上如瀉曰毳音茅繩之繩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楫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楫木器如今輿牀人舉以行也

案四載之說水陸舟車無異山行澤行說多不同史記夏本紀兩言泥行乘橈山行乘樁河渠書云泥行蹈毳山行卽橋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楫

尙書釋文引服虔云木橈形如木箕擣行泥上孟康說同服虔尙書正義引慎子云爲橈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橈或作橈爲人所牽引也今攷說文木部云橈山行所乘者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橈泥行乘輶據說文則應劭所云橈或作橈卽橈字之消文也江聲曰徐廣史記音義引尸子曰山行乘橈又引曰行涂以輶行涂卽泥行輶則輶之假借也說文與尸子合乃古文說也輶說文云車約輶也蓋是車之有約者可以行涂泥中故澤行乘之段玉裁曰輶橈同字橈者輶之轉語橈與輶異

卷二

三

字同義一物而異名也輶自其乘載而言橈自其輶引而言輶大索也此聲義之皆相倚者也章訓輶云人舉以行應訓橈云人所牽引者皆得其正解孟子滕文公篇輶輶而掄之趙注輶輶龍雷之屬今按說文木部曰輶徙土輶然則輶亦輶引之稱趙注未了如氏如錐長半寸之說是其物如齒展豈得稱四載之一乎輶史記作輶亦作輶漢書作輶尙書正義引尸子作輶徐廣注史記引尸子作輶僞孔傳作輶許說文作輶輶輶輶輶一聲之轉輶輶倫反本訓車約輶此借爲版行泥上之字耳喬樅謂說文所稱爲

古文說若服虔應劭章昭孟康如消諸注皆本今文尙書三家之說也

又案說文木部云橈橈識也从木𠂔𠂔夏書曰隨山橈木讀若刊橈篆文从𠂔又云橈橈斫也然則橈識謂斫其木以爲表識也故史記錄禹貢隨山橈木作行山表木以訓詁代經文也橈篆文从𠂔則橈乃古文橈爲今文矣唐衛包奏敕改橈爲刊非是橈之與刊音雖同而義微異也段玉裁云假令橈刊同字則刊當傳木部史記以表訓橈是橈識爲尙書古訓可知刊斫也字不從木非謂斫木卽謂左氏有井堙

卷二

三

木刊之語然不可用左氏改虞夏書又明矣說文稱隨山橈木云夏書不云虞夏書者稱禹貢非傳臯陶謨也喬樅謂說文引經先後固不必拘然史記以臯陶謨載之夏本紀則臯陶謨亦未嘗不可稱夏書蓋虞夏同科也段既以虞夏爲一科是古文家說而於說文引隨山橈木又以爲稱禹貢非傳臯陶謨泥矣故喬樅以爲三科之條五家之教古文今文各家之說蓋皆同也

漢書敘傳述溝洫志曰夏乘四載百川是導

暨益奏庶稻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浚明澮距川暨稷播

奏庶艱食鮮食貿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立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史記夏本紀與益予畝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剛涓致之川與稷予畝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畝民乃定萬國爲治皐陶曰然此而美也

又曰令益予畝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畝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

案尙書釋文鮮徐音仙馬云鮮生也艱工間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詩思文正義引鄭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阨之食授以水之畝

卷二

三

食謂魚鱉也馬鄭皆治古文尙書者而說各不同蓋參用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古以菜蔬爲艱食白虎通引伏生大傳云神農種穀蔬蔬古蔬字鄭以此艱食獨爲蔬者是時水患未平故先食鳥獸菜蔬魚鱉上文與益奏庶鮮食是隨菜所得鳥獸此與稷奏庶艱食鱣食是決川所得菜蔬及魚鱉也至播種百穀則于下蒸民乃粒句見之此鄭義也江聲云豳鮮鮮三字誼別今俗混用一鮮字非也據史記云食少依少誼則字當作豳說文是部豳是少也段玉裁云夏本紀令益予畝庶稻可種卑濕此經之暨益奏庶鮮

食也命后稷予畝庶難得之食此經之暨稷播奏庶艱食也又云與益予畝庶稻鮮食與稷予畝庶難得之食蓋此經鮮食今文尙書作稻食而稻鮮食之鮮字誤多如大誥民獻儀之比喬樅謂五土物生稻宜下地周官有稻人職掌稼下地以稻性宜水也此時益佐禹治水烈山澤而焚之草萊既闢卑濕之地可以種菽至隨稷所得鳥獸又可以助資民食故史記云與益予畝庶稻鮮食此鮮食謂鳥獸也則經鮮字非贍文矣下文經云暨稷播播謂播穀也水患漸平可以樹藝五穀矣又云奏庶艱食鮮食艱通作根謂

卷二

三

菜蔬根生之屬鮮通作鱣謂魚鱉水族之屬皆所以濟艱阨而助穀食者故史記云與稷予畝庶難得之食也其云食少調有餘以均諸侯又云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皆即貿遷有無化居之訓耳艱食馬作根食此馬本古文之異於鄭者鮮食鄭作鱣食此鄭本古文之異於馬者今文尙書艱食與鄭本同鮮食與馬本同江以鮮食屬下貿遷有無爲誼謂當作豳食殆不然也

釋名釋水曰水注谷曰溝田間之水亦曰溝溝溝也從橫相交構也注溝曰澮澮會也水清所聚會也川穿也

穿地而流也

案說文《部》云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部》川言深《部》之水會爲川也又谷部云容深通川也从谷从𠂔𠂔殘地阡意也虞書曰容畎澮距川重文濬云容或从水濬云古文濬許君兩引虞書川部所傳據孔氏古文也谷部所傳據三家今文也史記作浚同聲假借字也井田溝洫之制創于禹而三代因之不變故詩小雅咏之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論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浚畎澮距川卽盡力溝洫之事

卷二

三

也

又案詩思文正義引鄭尙書注云粒米也艾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是鄭本古文作烝民乃粒萬國作艾今據史記云衆民乃定萬國爲治以定字爲立之訓以治字爲父之訓則今文尙書不作粒字艾字也詩周頌思文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毛傳讀立如字與今文尙書合漢書食貨志云萬國作父父卽嬖之消文嬖治也與史記訓誼亦合鄭君箋詩讀立爲粒贊書以粒訓米以艾訓養皆據古文尙書家說故不同也又經師汝昌言史記云此而美也

江聲曰史記輒以訓詁代經文然則師當爲斯聲之誤與喬樅謂江據史記以師爲斯之聲誤於義良允淮南泰族訓曰禹鑿龍門闢草萊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舉章發留冀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

赫遷有無 茂遷有無

漢書食貨志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入貢萊赫遷有無萬國作父

又敘傳述食貨志云商以足用茂遷有無

卷二

三

案江聲云賈漢書作赫尙書正義本赫下加心皆非本字說文貝部云貿易財也史記言調有餘補不足卽貿遷有無徙居卽貿遷化居化古貨字謂遷徙其居積之貨也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善注引尙書曰貿遷有無化居又宋王天與尙書纂傳元吳澄尙書纂言皆云伏生大傳作貿遷今大傳未見引此經蓋明闕逸耳宋元人尙及見故得稱之正與李善文選注合是可據矣喬樅謂漢書兩引此經一作赫遷一作茂遷皆貿之同聲假借字也師古注云赫與茂通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

皆治其誼亦通史記用歐陽尚書漢書用夏侯尚書
文字既異誼或不同師古集注疑是襲漢魏舊注之
語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其弼
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史記夏本紀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
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集解鄭元曰
安女之所止毋妄動動則擾民天其申命用休者天將
重命以美應謂符瑞也

案江聲云直當爲德壞字也据史記作輔德推此文

卷二

三

當爲其弼德而惠字从直下心或心字摩滅不見而
爲直字猶鄭注檀弓云衣當爲齋壞字也按史記云
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若依史記以說此經
當云動則天下大應之清其志意以待受上帝命惟
與經後志二字文倒茲順經文爲說宜云動則天下
大應之待志於下于是可以明受上帝之命言當乎
民心乃能受天命也喬樅謂惠直古蓋通用易有功
而不置鄭注讀置爲德禮記立容德釋文云徐音置
惠置皆从直聲故古書多相通假說文道惠之惠从
直从心德升之德从彳从惠今皆用一德字而惠惡

幾廢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史記夏本紀帝曰吁臣哉臣哉

三國志魏少帝紀何晏奏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
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宣力四
方女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希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女明

史記夏本紀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明女輔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集

卷二

三

解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女當翼成我也

作績 作會

尚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績宗彝藻火山龍
諸侯作績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
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陳氏禮書卷三

又曰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

赤

隋書禮儀志七

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
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一士服一

卷二又
卷三

案隋書禮儀志引鄭元議已非之云五采相錯非一色也又陳氏禮書引鄭注云華蟲五色之蟲而以為黃燥水艸蒼色而以為赤元或疑焉鄭於此經用古尙書說故不從大傳也先大夫曰禮書引尙書大傳而辨之曰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固無藻火山龍矣既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土山龍又曰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侯也蒙案書傳所言虞制也固與周禮不同書傳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者言其采色非言其章數前後之文未嘗相戾大傳五服無日月星辰又無粉米黼黻故知

卷一

三

五服是采色非章數也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尙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繪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閒而為五采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三物以就九章為十二等但每物上下重行袞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据此虞世基既言近代服依書傳而後周於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之外仍有粉米黼黻此章數也禮書引云子男宗彝藻

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核之子男下宗彝二字誤衍大傳以作繪宗彝四字連讀藻為白火為赤陳祥道引云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分作績宗彝為二合藻火為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誤當從隋志更正陳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文糸部云繪五采繡也引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以後漢書明帝紀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放之則大傳五服亦皆繡非畫也鄭康成注尙書始云繪讀為績凡畫者為績與伏許異作繪何以為黑也說文黑部云黼沃黑色又女部云嬀女黑色也繪之為黑此其義已

卷一

三

喬樅謂禮書引鄭注云藻水草蒼色而以為赤赤字當是白之誤大傳明言藻純白說文玉部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曰璪火粉黼此據古文也古文作璪从玉旁知此衣所繡亦為玉飾如水藻之文玉以白為貴故璪純白也禮書所見大傳本由轉寫者既誤合藻火為一遂并改白字為赤耳

論衡量知篇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絛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

又語增篇經曰五服五章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

畫日月星辰

案舊引作彌成五服此傳寫者舛譌耳章采也故云五服五采之服也今爲訂正

作績

周禮司服注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示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希讀爲希或作希字之誤也

案鄭君周禮注所稱書是據今文尙書亦三家之異文也何以明之說文糸部繡字下引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玉部璫下引虞書曰璫火粉米黼部粉下曰

卷二

衮衣山龍華蟲粉畫粉也从甫从粉省衛宏說又糸部繡下曰繡文如聚細米也今細攷之尙書大傳虞書咎繇謨作繪二見字皆从糸會聲璫火亦三見字皆从玉臬聲此伏生今文之同於古文者也粉字許君明稱衛宏說確爲壁中古文今鄭君引書但作粉米則爲今文尙書無疑矣而繪字作績與伏生大傳異與壁中古文亦異則是三家之異文也觀論衡量知篇以黼黻華蟲山龍日月爲語增篇又以日月星辰爲畫是今文家說本有二誼鄭君據攷工記績畫之事後素功以三家異文作績者爲長故王衣

畫裳繡之說其注古文尙書亦云繪讀爲績凡畫者爲績也

續漢書輿服志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又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上衣元下裳黃天子備章公侯自山以下侯伯自華蟲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冕皆廣七寸

卷二

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緣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爲組纓旁垂蕤纓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繡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畱襄邑獻之云

又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絢履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服約元以從

文選景福殿賦曰命其工使作續明五采之彰施

案何平叔賦用咎繇謨語是依鄭君所讀從三家今文之本與服志本於董巴所据尙書亦與鄭君同其希字作希則鄭君所云字之誤也段玉裁云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希讀爲希希紱也此與周禮注合鄭本尙書作希希與周官希希字同今本周禮注希希字互譌學者多不能辨正尙書正義依附偽孔本不分別之曰鄭本作希云希讀爲希輒改希爲希使從孔本此大非也又按今說文無希字而希希希希希希希等字皆以希爲聲以虞夏書希希周官經希希斷

卷二

三

之則希者古文希字也从巾所紱也从彡象繡文也俗借爲稀少字鄭君讀希爲希是爲以今字易古文希希古今字也說文當於希下補之曰希古文希字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納五言女聽

史記夏本紀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之○集解曰駟案尙書滑字作留音忽鄭元曰留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于五官○索隱曰古文尙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

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當依今文爲采政忽三字

案段玉裁云留忽古今字小篆作留隸變作留說文曰部留出氣留也从日上象形籀文作留一日佩也裴駰所据鄭本尙書作留鄭以笏訓之與說文訓佩正合至司馬貞所見古文尙書則作忽矣古留忽通用如春秋鄭太子忽說文作太子留論語仲忽漢表作中留羽獵賦留留如神傳毅舞賦靈轉飄留漢樊敏碑奄留滅形揚雄傳於時人皆留之是已

七始詠以出內五言

卷二

三

漢書律厯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

案惠棟云虞羲衍天地之數而作八卦三才五行備焉三五相包播五行于四時故爲七始治厯律官行政皆從此出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二王天地人三統也四事四時所行之政也尙書大傳曰

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夏秋冬是也江聲云
尙書大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鄭注
云七始黃鍾太族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蓋黃
鍾子之氣天統也大族人之氣人統也大呂丑之氣
地統也南呂酉之氣秋也姑洗辰之氣春也應鍾亥
之氣冬也蕤賓午之氣夏也春用季月冬用孟月者
春陽宜陽律孟則人統仲則陰律冬陰宜陰律仲則
陽律且天統也季則地統故也則是七者亦爲三才
四時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者謂仁義禮智信五者
人之常性也易緯通卦驗注云凡黃鍾六律之聲五

卷二

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己之得失
而知羣臣賢否故此言其效有如此也女聽者女爲
我審聽之也謂審其六律五聲八音順乎七始與否
也

又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
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
華之始也以爲樂名如六英也

又敘傳述律麻志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麻
算迺出○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今本漢書
時字作方
七始訓以出納五言

隋書律麻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
納五言

案漢書律麻志引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
詠字乃訓之誤也段玉裁云隋書律麻志曰書稱叶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此用漢志所引書也惟此作訓
不誤孟堅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
詠釋詠也且訓與忽於音韻同類文物相爲平入若
作詠則無關涉矣藝文志考因學紀聞皆引作七始
詠是宋時漢書已無善本也尋七始卽七政尙書大

卷二

傳唐傳曰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謂春秋冬夏
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蓋泛
言之爲七政在樂則爲七始昭二十一年左傳謂之七
音周語謂之七律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
謂七器音也當作爲七音器也韋云
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大族
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
賓爲變徵韋昭注略同皆與鄭君大傳七始注合而
班固孟康劉德又皆以七政釋七始本於今文尙書
而高帝姬唐山夫人在漢初不必曾受書於伏生是
七始之說傳之有自放楚語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

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錄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天地民及四時之務謂之七事韋注云八種八音也玉裁按六律七事八種卽六律八音七始尙書言七政七始傳言七事七音七律實一物也七字古多假黍爲之如大元經元攤曰運諸黍政元規曰規擬之二黍方言曰秦有黍俗本作榛娥之臺廣韻曰秦有黍娥臺今本方言脫秦有二字王莽侯鉦銘重五十黍斤楊子黍政字蓋用今文尙書史漢同引今文而漢志作七夏紀作來來者黍之字誤漢隸黍作來與來之變體作來不甚別轉寫竟作來字楊氏用修曰史記來

卷二

三

字乃黍字之誤此語殊可信國語防風氏漆姓史記作釐姓此當由釐來古通用來誤爲黍也或問小司馬云史記作來今文作采何以不云今文作黍且小司馬何以得見今文尙書也應之曰永嘉之亂夏侯歐陽書說已亡其經文尙存以漢石經尙存也尙書正義卷二所引夏侯等書四條蓋據漢石經而言其上文云伏生所傳二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匡謬正俗云古文尙書作烏呼今文尙書作於戲古文尙書作惟今文尙書作維亦是親見石

經拓本如此至司馬氏史記索隱曰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峒夷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當是作鐵明都爾疋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爲然古文尙書作熒波此及今文並云熒播古文尙書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此所引今文數條非能憑臆說者蓋亦石經拓本有散在人間者小司馬曾略見之然則豈漢石經作采歟曰非也蓋石經作采與新莽侯鉦銘字同韓勣碑作漆小司馬不辨爲七字直以爲采字又以采與古文尙書在字聲相近此其原委之可知者也七始卽七政故史漢曰黍始曰七始石經則曰黍政此小

卷二

三

司馬所引今文始作政之原委也至若史作滑漢作訓小司馬所引石經今文作忽此同一今文而所傳乖異如此滑音骨亂也與忽同部班作訓順也訓與忽滑文物相爲平入但其義絕殊矣馬班蔡同用今文而字殊義殊兩夏侯歐陽說不同所主不一也嘗謂蔡氏伯喈於魯詩有齊韓字於公羊載顏氏與嚴氏之異於論語載益毛包周之異猶見於隸釋殘碑則尙書必載兩夏侯歐陽之異同但無由知其於三家中所主誰氏所記乖異今一無可攷耳大抵同一今文而不能無異正不獨今與古之異也至若今文

作七古文作在此不關乎音聲者今文作始古文作治今文作滑古文作忽此關乎音聲者古文在治忽則與今文七一作始一作滑一作訓義絕殊鄭本忽作習則又同一古文而字異也

尙書大傳曰六律者何黃鍾蕤賓無射太簇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鍾皆應以治容貌容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蕤賓聲

卷二

狗吠堯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

案韓詩外傳亦載此節與尙書大傳同惟狗吠堯鳴作鵠震馬鳴疑當從外傳文爲允

淮南天文訓曰一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爲音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

樂說曰聖人作樂不以自娛以觀得失之效故不取備於一人必須八能之士故八音或調陰陽或調五行或調盛衰或調律麻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者則七

始八氣終各得其宜也○宋均注曰七始謂四方天地人也

案四方卽四時也東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者冬見尙書大傳故漢儒每以四方爲四時宋均此說與劉德孟康說同

白虎通禮樂篇尙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所以名之何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合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

卷二

樂記曰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者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卽思其形如此蜎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埴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笙巽音也磬坤音也一說笙柷鼓簫瑟埴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簫在東南方瑟在南方埴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方又曰埴在十一月埴之爲言勸陽氣於黃泉之下默

蒸而萌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令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溫以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德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簫者仲呂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侈也簫也簫者以祿為本言承天繼物為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戮也故謂之簫也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宮商角則宜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

卷二

四三

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鐘之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為氣用金聲也祝故者始終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祝故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祝故祝始也故終也聲五音八何聲為本出於五行音為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問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受而已風俗通聲音篇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

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史記夏本紀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

潛夫論明闇篇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為國之道勸之使諫宜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

後漢書章帝紀永平十八年詔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股肱之義也

三國魏志注引王沈魏書乙亥令曰夫治世御眾建立

卷二

四

輔弼誠在面從

三國吳志孫權傳權報陸遜書曰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

欽四鄰庶頑譏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內言時而颺之假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僞視其

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

又曰天子必有四鄰前儀後丞左輔右弼直立而敢斷廣心而從欲輔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

案儀卽疑也丞卽承也直立而敢斷當脫謂之儀三字廣心而從欲當脫謂之丞三字以下文輔弼二句文法例之可知矣書正義引鄭注云四鄰左輔右弼前疑後承鄭用大傳爲訓是從今文說也

史記夏本紀敬輔四臣諸眾譏變臣君德誠施皆清矣

卷十一

○徐廣曰臣一作吾○索隱曰諸眾譏變臣爲一句君字宜屬下文

後漢書鄧曄傳曄謝歐陽歆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

說文手部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从手達聲重文達云古文撻虞書曰達以記之

虞書舊作周書非是今爲訂正

案據說文引虞書作達此古文也然則撻乃今文矣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夏稻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也此撻以記卽堯典所謂扑作教刑也江聲曰庶頑以下言教國子之事人材出於學

校故因論用人而及教國子之事也惠棟云庶頑譏

說若不在時大司徒大樂正之簡不率教也侯以明之辟雍之大射也虞以記之大學之夏楚也工以內言大司樂之以樂語教國子也假則承之庸之大樂正之造士也否則威之遠方之寄棘也則是皆教國子之事也喬樅案王制多記虞夏商之制文王世子雖周時書其所言亦多有周因前代之禮據稱虞夏商周可見又其學世子及學士皆以樂官與舜之命夔教胄子同是可以證此經矣

又案段玉裁云古文撻从虎未詳唐貞觀時釋元應

卷十一

眾經音義引古文最多而有邀教無達疑虎卽文之誤字本作達譌爲達段說良確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賦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誰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史記夏本紀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無功

案說文寸部云敷布也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云布同也

尙書大傳皋陶謨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土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其治示不獨

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一人小國舉一人一
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
天子賜以車服再賜以鉅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
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者
雖弗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有不
貢土謂之不平正者天子黜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
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少黜以爵
再黜少黜以地三黜而爵地畢○注云適猶得也孽支
子也宗適子也征伐也率循也正由也一不適謂三年
時也再不適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九年時言少黜明

卷二

一

以漸也凡十五年

案經先言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是貢士舉
賢之事其下卽言賦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
進賢受賞之事故大傳詳言古者諸侯貢士之制以
明之史記此節隱括大意其詞甚略大傳所述足以
補史記之不備也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者謂充
天之下至於四海之隅草木所生之地極言其廣遠
也萬國獻賢皆帝之臣惟帝是舉用之爾

說苑修文篇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
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

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
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
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
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
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土謂之不平正不
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
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
代之

卷二

一

鉞弓矢玉璫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

春秋繁露度制篇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
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車
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漢書鼂錯傳孝文策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
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
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勳力以翼天子是以
大禹能無失德夏以長慤

後漢書胡廣傳史倣薦廣曰明試以功典謨所美
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

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

賦內以言○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

潛夫論考績篇曰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澤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懈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曰賦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卷二

異

案潛夫論引書云云似此經本有兩誰字於誼實爲允當又敢字引皆作能當亦今文尚書與古文之不同也

杜預左傳注曰賦猶取也取內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攷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

案敷賦一聲之轉左傳引夏書作賦內作明試潛夫論引書亦與之合足見古今文皆同僞孔傳本改賦內爲敷納又改明試爲明庶謬矣

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遊是好敖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

史記夏本紀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遊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集解鄭元曰朋淫淫門內○正義曰此帝曰二字及下禹曰二字尚書並無太史公有四字帝及禹相答極爲次序當應別見書案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以此爲帝舜戒伯禹論衡問孔篇引此文亦以爲舜戒禹又引下文禹曰予娶塗山云云又譴告篇亦言舜戒伯禹劉向王充引書均與史記合然則漢人傳習尚書之本皆有此帝曰及下禹曰字僞孔氏削去之而以此文爲禹戒舜之言淆亂經文甚矣其謬妄也

卷二

異

毋若丹朱敖

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師古曰敖讀曰傲

論衡譴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若紂之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案說文夨部云寡嫗也虞書曰毋若丹朱寡讀若傲又糸部云絀純赤也虞書丹絀如此此皆据古文也史記漢書及論衡皆據今文故作丹朱傲也又土部

云塋喪葬下土也春秋傳曰朝而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虞書曰塋于家亦如是此古文假借字也段玉裁云亦如是者謂虞書塋字亦如是誼則不如是也許君先引春秋傳并及禮周官同誼異文之封窆而後引虞書明是借塋爲朋不取塋誼也古書多假借借塋爲朋如假狃狃爲桓桓假莫爲蔑假致爲好一例喬樅謂鄭所注是古文尙書本而其訓乃從今文則鄭讀塋字爲朋也又案書正義引鄭注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維維使人推行之此亦從今文說何以明之論語寡盪舟孔

卷二

平

安國注以爲陸地行舟此丹朱之罔水行舟孔亦必以爲陸地行之鄭注則以丹朱爲從流忘反與孔義異故知爲今文家說也

又案段玉裁云傲蓋本作敖敖虐正承此不當有二字尙書釋文云傲字又作寡此本與說文合敖虐陸讀五羔反則上文敖亦可讀五羔反不得因說文及別本作寡而定爲去聲古音寡亦平聲也說文引虞書毋若丹朱寡讀若傲當亦作敖寡蓋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敖字管子宙合篇云若敖之在堯也房注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引書無若丹朱敖此

天寶以前本不作傲之證衛包乃改作傲字也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曰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孟子梁惠王篇趙注書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禹曰予娶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不子維荒度土

功史記夏本紀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索隱曰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系本日

卷二

平

塗山氏女名女嬀是禹娶塗山氏女號女嬀也○正義曰予不子此三字爲一句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理水及生啟不入門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水土之功又一云過門不入不得有子愛之心帝繫云禹娶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嬀是生啟也

案小司馬索隱又云尙書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今此云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蓋今文尙書脫漏太史公取其言亦不稽其本意豈有辛壬娶妻經二日生子不經之甚喬樅謂小司馬所據史記本蓋傳寫有舛錯耳宜爲訂正之觀裴駰集

解引偽孔傳曰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則知裴所見史記本實作予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啟也正義亦云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治水是正義所見史記本皆與裴同小司馬蓋偶未校讐他善本耳竊謂史記原文當讀予娶塗山辛壬癸甲爲句生啟予不子爲句如使史記果作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則徐廣裴駰等必早有辨駁之語豈待小司馬時始覺其不經耶

論衡問孔篇尙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敕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

卷二

聖

敕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案說文屾部云龠會稽山一曰九江窰龠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从屾余聲虞書曰予娶龠山此据古文也史記作塗山據今文也大戴禮帝繫篇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僑氏生啟字亦作塗與史記合皆据今文也江聲曰偽孔本刪去禹曰字則予創若時下卽接予娶之文嫌予字重疊乃遂改爲娶于塗山意謂後人可盡欺也賴有說文猶存其真茲特據以刊正喬樅謂据論衡所引亦作予娶足

証古文今文皆有予字矣許君龠山備存兩說蓋兼採今古文攷左傳哀七年云禹會諸侯于龠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晉語云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執而戮之卽禹合諸侯之事故古文家以龠山爲會稽也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當塗侯國應劭注云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墟杜預左傳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壽春卽九江郡治此皆今文家說也時代久遠傳聞異辭故兩存之水經曰淮水又東過當塗縣北注云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之日也禹墟在山西南縣卽其地然則今文家之說夫有所受矣正義引鄭注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此亦用今文家說

卷二

聖

白虎通姓名篇曰人生所以泣何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尙書曰啟呱呱泣也

砌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功帝其念哉

史記夏本紀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外薄

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卽功帝其念哉○正義曰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名云海晦也按夷蠻晦昧無知故云四海也

說文下部卽輔信也从卩比聲虞書曰卽成五服

案段玉裁云言輔信者以其字从卩卩瑞信也从比則有輔義比亦聲也卽成五服蓋壁中本如是弼成五服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者也商頌殷武箋曰禹平水土弼成五服喬樅謂史記每以詰訓字代經文夏本紀云輔成五服輔卽卽之詰訓也今文尙書當亦作卽字卽弼古通漢以後少用卽字遂多作弼耳

卷二

書

五經異義曰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尙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于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尙書說

案鄭注尙書云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爲九州其外荒服爲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鄭所云堯之初制從今尙書說也劉淵林吳都賦注亦云禹所受地說書曰昆侖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是則古書實有此文今文家之說不爲無據也

鄭又云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訖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爲方七千里要服之弼及荒服荒服之弼去王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此參用古尙書說也周書立政云其克詰爾戒兵以陟禹之迹旁行天下至于海表罔不率服是周之幅員皆禹迹所至職方九服實有萬里故鄭以禹所輔成五服之殘數爲有萬里之訖也攷之堯典協和萬邦其幅員本萬里以洪水爲災汜濫者半故有減削水土旣平則亦遂復其舊矣至夏之衰疆域復減故鄭言殷湯承之更制天下方五千里

卷二

書

中國方三千里及周武王定天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乃斥大九州之訖也漢書汪引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三千里說亦與鄭同又案鄭注云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五長使各守其職此古文說也僞孔傳則以二千五百人爲師州十有二師謂一州用三萬人功摠記九州二十七萬庸與鄭義異然據史記云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與人徒以傳土則當禹治水之時所役人功大率州用三萬人今文家必有此說故作僞傳者

取其語耳下文苗頑弗卽功謂不受所役之人功如左傳言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宋仲幾不受功是其類也

鹽鐵論地廣篇古者天子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昔大禹將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案朗本傳言朗以通經拜郎中師事太尉楊賜賜通尚書桓君章句者則朗亦習歐陽之學可知也

卷二

庚

淮南齊俗訓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乃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維敘皋陶旁祇厥緒旁施象刑維明史記夏本紀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索隱曰謂不用命之人則亦以刑罰而從之

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相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注純緣也屨屨也幪巾也使不

得冠飾時人尙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

案漢書刑法志云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非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非履赭衣者矣據孫卿言云云是以象刑爲象天道而作刑與尚書大傳說異蓋伏生以前講尚書者已有此一說也

白虎通聖人篇曰皋陶爲舜陳道又旁施象刑維明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丁字漢儀有夏勤策文曰旁祇厥緒時亮天工

卷二

辛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旁祇厥緒時亮庶功

漢崔駰大理箴曰旁施作明

案隸古定本尚書旁字作方今據白虎通及續漢書三國志注所引則是今文尚書作旁祇厥緒旁施象刑矣又崔駰箴所云旁施作明卽此旁施象刑維明也

後漢書張敏傳敏駁議曰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

又曹褒傳褒敕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皋陶不爲

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如得全人命而身坐之
吾所願也

說苑節士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爲諸侯焉堯授舜舜
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
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焉
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
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
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
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
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

卷二

美

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
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畱吾事耕而不顧書
曰旁施象刑惟明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夔曰拈隔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漢書揚雄傳雄長楊賦曰拈隔鳴球○韋昭注曰拈
也鳴球玉磬古文隔爲擊

案後漢書馬融傳融廣成頌曰憂擊鳴球載於虞謨
馬據古文尙書故與揚雄所用尙書字異此古文今
文之不同也段玉裁曰拈搏也古說皆謂憂擊爲祝
敵拈卽憂字搏謂搏敵也隔卽擊字隔謂擊祝也韋

云古文隔爲擊者謂今文尙書隔字古文尙書作擊
也隔擊古音同在第十六支佳陌麥昔錫部隔者擊
之假借字也子雲孟堅皆用今文尙書韋以隔字難
曉故援古釋今不言今文尙書作隔者漢今文在學
官韋時尙夫人誦習不待言也不言古文拈爲憂或
當韋時今古文皆作拈或略之今難定也明堂位曰
拈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拈搏卽虞書之搏拊玉磬卽鳴球指擊卽憂擊大琴
大瑟中琴小瑟卽琴瑟憂字又作指亦如拈拈拊三
形之比馬鄭注書云憂搏也鄭注禮記云指擊謂祝

卷二

美

敵古說不可易而師古注漢書宋人注書乃騁異說
矣白虎通所據多今文尙書而禮樂篇引書曰憂擊
鳴球不云拈隔蓋如史記以訓釋改易其字或後人
援古文改之耳

尙書大傳曰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
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琴瑟之聲
亂人聲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
注云練弦朱弦互文也越下孔也凡練弦達越搏拊者
象其德寬和

白虎通禮樂篇曰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

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間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故書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靜賤鏗鏘也故尙書大傳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弦鳴者貴玉聲也

案周禮太師疏載白虎通引尙書大傳曰拊革裝之以稊又禮記正義引同先大夫曰案白虎通今無此文疑鼓振以秉卽革裝以稊之譌喬樅謂大傳鐘鼓竿瑟之聲瑟當作笙亦字之譌也琴瑟皆堂上之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儀禮席工于西階上

卷二

工六人四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是瑟工與歌工皆在堂上故知竿瑟當爲竿笙之譌也鳴者貴玉聲也當作鳴球者貴玉聲也傳寫脫去球字耳爾雅釋器云球玉也經言鳴球是以球爲樂器而有聲者故鄭注云憂擊也憂擊鳴球以下數器鳴球卽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皆用尙書大傳義又鄭君注周禮太師及禮記明堂位皆云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稊形如小鼓所以節樂者亦皆本於大傳也尙書正義云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

也椎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憂敔以止之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蠲郭璞注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氏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七十二鉏鋸刻以木長一尺攔之蠲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爲止憂敔之木名爲蠲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元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據正義所云則知今文古文說竝相同矣

卷二

又案段玉裁云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周官太師禮記樂記謂之拊亦謂之相或倒呼或單呼其制一也荀子樂論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竿笙簫和箏簫似星辰日月鞀柷拊鼙控柅似萬物拊鼙卽拊搏也史記禮書尙拊拊索隱本作隔徐廣曰一作搏拊按拊拊蓋卽明堂位禮三本之拊搏尙書大傳謂之拊革史記謂之拊拊荀卿子謂之拊鼙鼙卽拊字也當是从革鼙聲拊革拊拊拊搏三者異字異名各如字讀實一物也依漢人所引尙書大傳則今文尙書搏拊二字作拊革矣

淮南泰族訓曰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詩南風之詩而

天下治

後漢書肅宗紀建初七年詔曰書云祖考來假

案据此則知白虎通所引祖考來格格字乃後人所改也當本作假

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蔡邕禮樂志曰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釋名釋樂器曰搏拊也以韋盛糠形如鼓以手附拍之也瑟施弦張之瑟瑟然也人聲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故充冀言歌聲如柯也

卷二十一

空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尙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

後漢書禰衡傳曹操與融書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

下管鞀鼓合止祝敔笙庸以間鳥獸踟躕籥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史記夏本紀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籥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諸

下琯鞀鼓

尙書大傳曰舜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

說文竹部曰管如篴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重文琯云古者以玉爲之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前零陵文學姓奚於伶道舜祠下得笙玉琯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也

風俗通音聲篇禮樂記云管泰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芽故謂之管尙書大傳曰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爲管後世乃易之以竹

卷二十一

空

耳天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案風俗通說管六孔十二月之音及引尙書大傳皆與說文合知說文此條據今文尙書說也鄭仲師注周禮小師職亦云管如篴六孔而鄭康成云管如笛而小併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其說特異鄭之所言蓋古文說歟

風俗通音聲篇曰祝謹案禮樂記祝漆桐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止用祝之音爲節書曰合止祝敔笙鏞以間

又曰籥謹案尙書舜作籥韶九成鳳皇來儀其形參差

象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案笙庸白虎通及風俗通皆從金旁作鏞此俗間所改也又簫長一尺藝文類聚引作長三尺

釋名釋樂器曰鞀導也所以導樂作也鼓郭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所以懸鼓者橫曰簨簞峻也在上高峻也從曰虞虞舉也在旁舉簞也簞上之版曰業刻爲牙捷業如鋸齒也祝狀如伏虎如見祝祝然也故訓爲始以作樂也鼓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

卷二

畜

白虎通禮樂篇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

又曰韶者震之氣也上應昂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韶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有尊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

案陳氏陽樂書曰古人論磬云云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在閭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在族黨聞

之長功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如此則磬之所尙夫豈在石哉存乎聲而已

鳥獸鷕鷕

說苑辨物篇書曰鳥獸鷕鷕鳳皇來儀

案說文倉部云鷕鳥獸來食聲也从倉斗聲虞書曰鳥獸鷕鷕此據古文也攷尙書大傳虞傳云鷕鷕相從則是今文尙書作鷕鷕矣王鳴盛曰鄭注周禮大司樂引虞書鳥獸鷕鷕釋文云本亦作鷕是二字音義同鄭云謂飛鳥走獸鷕鷕而舞也鄭以鷕鷕爲舞者說文云鷕動也動有舞義也段玉裁云鷕者壁中

卷二

畜

故書鷕者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也說文乃言字形之書其字既爲倉之屬則訓之曰鳥獸來食聲也此許之釋字形也說苑辨物篇引作鷕鷕與鷕鷕同論衡講瑞篇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

又感虛篇尙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耳與人耳同聞人之樂何爲不樂百獸率舞蓋其實也

公羊春秋哀十四年注尙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徐彥疏云咎繇謨之文也彼鄭注云簫韶舜所制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

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舞者其秉簫乎

王逸離騷經注曰尚書簫韶九成是也

說文音部韶虞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案說文竹部云簫以竿擊人也从竹削聲虞舜樂曰簫韶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从竹肅聲攷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韶簫者杜預注云舜樂賈疏云簫簫也尚書簫韶九成此韶簫即彼韶簫也喬樞謂簫之本義非爲樂名則許所引作簫韶乃簫之假借字耳白虎通及樂說並作簫韶公羊疏引鄭注云

卷一

六

簫韶舜所制樂亦作簫字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簫勺羣慝晉灼注曰簫舜樂也勺周樂也言以樂征伐也皆据今文尚書作簫字段玉裁云簫韶即韶簫猶拊搏即搏拊也許叔重音部引書作簫竹部則取左氏作簫古經傳異字顯然淺人必欲改尚書從左氏非也因學紀聞曰古文作簫韶乃宋次道家之古文也其不足信可見矣左氏一曰象簫南簫再曰韶簫釋文前音朔後音簫正義曰賈逵注象簫云簫舞曲各言天下樂削去無道以削訓簫其於韶簫不知何解竊以爲左氏無簫字簫即其假借之簫字古簫

宵尤幽二部合音最近肅聲宵聲得相通借尚書古文今文皆作簫韶宋均之說當可信也

樂叶圖徵曰擊石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

案呂氏春秋云堯命夔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論衡云鳥獸之耳與人耳同聞人之樂何爲不樂誠以鐘磬能動千里故感於物而物動况感於人心乎尚書堯典臯陶謨兩篇夔於擊石拊石特重言之蓋猶詩商頌所云依依我磬聲終和且平之意也

卷一

七

漢書宣帝紀元康元年詔曰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允諧

後漢書章帝紀章和元年詔曰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

又崔寔傳寔政論曰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又班固傳固典引曰是以鳳皇來儀

帝庸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史記夏本紀帝用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案偽孔傳本改陟爲敕訓敕爲正非是江聲曰据史記述此經曰陟天之命謂陟帝位而膺天命也帝位者天命所在故曰陟天之命斯爲允當矣

史記樂書太史公曰余每讀書至于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夏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

案偽孔傳本改陟爲敕字蓋本於此不知太史公所謂君臣相敕者敕猶戒也指帝用作歌及臯陶颺言皆君臣相戒之意非此陟天之命之異文也

臯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卷二

六

史記夏本紀臯陶拜手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慎乃憲敬哉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集解鄭元曰念哉使羣臣念帝之戒

案揚言隸古定本尙書作颺言颺揚古書通用揚大聲也

尙書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封禪文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元帝紀初元元年詔曰書不云虞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魏相丙吉傳贊曰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

體相待而成也

又循吏黃霸傳宣帝下詔稱揚曰書不云乎股肱良哉論衡驗符篇君明臣良庶事以康

又須頌篇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

後漢書伏湛傳杜詩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甯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

又郎顗傳顗拜章曰三公上應三台下同元首肱肱良哉著於虞典

又順帝紀陽嘉元年詔曰書歌股肱

卷二

六

又邳惲傳惲謝歐陽歙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作歌

又劉愷傳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三台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言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

又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東觀書詔曰盛歌元首之德股肱明良庶事甯康

三國志溫恢傳太祖曰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杜恕傳恕上疏曰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理相須而成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史記夏本紀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天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乃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

中論審大臣篇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

卷二

年

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庶事致其治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邪說行矣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識也叔世之君求大賢舉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欲與與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

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

體得失同之

尚書大傳曰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淳然興招樂於大鹿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樂曰舟張辟雍鵠鴈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注定鐘石論人聲舜始欲改堯樂鳥獸咸變於前謂百獸率舞之屬詢均也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者也興成也樂以致天神出地祇致人鬼爲成也譏猶灼也大唐之歌美堯之

卷二

主

禪也

案路史後紀十二云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鳥獸咸變乃更著四時推律呂均有十二變而道宏廣于是勃然興韶于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絃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鵠鴈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皆本大傳之文也先大夫曰執事太平御覽引作報事謗字乃譏之誤耳

歌者三年昭然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

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注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知當以丹朱爲王者後使祭其郊也祖或爲體

案大傳此文散見諸書所引闕佚不全前後多失次先大夫參訂羣書更訂定之曰御覽樂部引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十七字宜綴於樂曰四句之下蓋所謂歌者卽歌大唐之歌也所謂

卷二

主

明有不世之義卽指堯禪舜而言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二引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正說舜受禪事下言百執事咸知王世不絕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與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正相對照是此段宜與歌者三年三句相屬也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箎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拔木天大雷雨梓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帝乃擁璫持衡抗首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見於鐘石笙箎乎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樂正重贊舞人復綴乃更容貳節備十有二變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

始奏肆夏納以孝成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招雍皆樂章名也賓入奏招王人入奏雍也始謂尸入時也納謂薦獻時也肆夏孝成皆樂章名大化以下四章皆歌禹之功

案宋書符瑞志云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又云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鐘石笙箎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梓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璫持衡而笑曰明哉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鐘石笙箎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先大夫曰宋書說舜十四年奏樂事甚詳

卷二

主

與北堂書鈔所引大傳合則符瑞志之爲全採大傳無疑書鈔所引有不備者當據宋書補之又路史後紀十二敘舜咨禹而遜位下云鐘石淪笙箎變未及終天大雷雨烈風大木盡拔大屋盡發宮羽盡革二工伏祝以操雅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樂人重贊舞人復綴乃更容貳節備十有二變奏肆夏而納以孝成四岳三公暨百執事咸贊于帝者尙稽大室唐爲虞始而狂然訖茲羨于四海誠禹之命敷于四海詔爲賓而雍爲主人矣尊路史此段多本大傳其次第略可見帝乃雍而歌者重篇在鐘石笙箎變之下尙有

樂正重贊舞人復綴數語而始奏肆夏納以孝成尙稽大室唐爲虞賓一節據文巡曲水詩序注乃十有五祀事路史乃與歌雍重篇聯爲一時今詳審文義納以孝成以上當爲十四祀事下當接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舜爲賓客以下當從選注爲十五祀事其上當據通鑑前篇所引虞夏傳增祀者貳尸一語如此則文從而不紊矣又北堂書鈔引大傳沈首而笑徐陵梁禪陳文作抗首而笑通鑑外紀作枕首而笑尋其文義抗首是也

卷二

七

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尙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於時卿雲聚俊又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爰予一人帝乃再歌擁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今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成聽馨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于時八風循通卿雲蕤蕤蟠龍貢信於其藏蛟魚踊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注云舜既使禹

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尙者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衍猶溢也言舜之禪天下至於今其德業滿四海也卿雲爛兮和氣之明者也糺縵縵兮教化廣遠或以爲雲出岫回薄而難名狀也旦復旦兮言明明相代歟或爲淑言和氣應也蟠屈也

案聖賢羣輔錄於十有五祀後又有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見先大夫曰據此是卿雲之歌在十五祀後也通鑑前編引虞夏傳維十有四祀帝

卷二

七

乃雍而歌者重篇即接云于時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云云亦失次今參訂諸書所徵更定之如此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三 三之上

侯官陳喬樞學

虞夏書十七 夏書一

禹貢第十七

今文尚書三

禹傳土

史記夏本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傳土○裴駰集解曰尚書傳字作敷馬融曰敷分也○司馬貞索隱曰大戴禮作傳土故此紀依之傳卽付也謂付工屬役之事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也

卷三上

禹敷土

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曰禹敷土

案作傳者今文尚書也作敷者古文尚書也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於倪寬寬事歐陽生受今文尚書又受業孔安國故今尚書三家文字間有不同時亦兼存古字史據歐陽本班據夏侯本故與史記文字偶或有異也鄭君周禮大司樂注云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詩商頌長發禹敷下土方箋云禹

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境畝義與周禮注同是傳敷古今字之異耳僞孔傳於州十有二師云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卽襲取史記興人徒語以爲之說也

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

夏本紀隨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集解曰馬融云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駰案尚書大傳曰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索隱曰表木謂刊木立爲表記尚書作隨山刊木

卷三上

地理志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師古曰栞古刊字奠定也言禹隨行山之形狀而刊斫其木以爲表記決水通道故高山大川各得安定也

案說文木部栞槎識从木夙闕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篆文从开許所引書作栞據古文也漢書引作栞栞卽栞之篆文三家今文用栞而訓義並同史記以故訓代經文故云行山表木表卽槎識之義謂槎其木爲表識以表其道也尚書正義引鄭注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訓誼與史記畧同是古文今文師家竝無異說莫史記作定亦以故訓代經文也馬融

云定其差秩卽據史記故訓之字爲說

尙書大傳曰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高也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江河淮濟爲四瀆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四指爲扶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

釋名釋地曰山產也產生物也川穿也穿地而流也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夏本紀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集

卷三十一

三

解曰鄭元云兩河間曰冀州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梁山西南○張守節正義曰括地志云壺口山在慈州吉常縣西南五十里冀州境也梁山在同州韓城縣東南十九里岐山在岐州岐山縣東北十里二山雍州境也

地理志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師古曰載始也冀州堯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始也壺口山在河東梁山在夏陽岐山在左馮翊今之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禹循山而西治梁

案尙書正義引鄭君注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之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鄭君訓載爲作徒役之事卽史記所謂命諸侯百姓與人徒是也師古以載爲始非尙書本義陸氏釋文云載如字謂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知古文今文家說略同正義又引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河從雍州經梁岐間而流於冀疏其下流乃能承受上流之水故云治水從下起易爲功也

河東郡北屈云禹貢壺口在東南○應劭曰有南故稱

卷三十一

四

北○臣瓚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鄭至于南屈

左馮翊夏陽云禹貢梁山在西北

右扶風美陽云禹貢岐山在西北

案江聲云史記集解載鄭尙書注多引地理志鄭君所引之志今不可見其語與班史時有不合而覈諸後漢書郡國志則無不合後漢書志敘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則東漢別有地理志矣鄭君當東漢之末據其當代之書故不盡同班史之志司馬彪撰東漢之史必從東漢之志故郡國志郡縣之名悉與鄭注所引地理志合也

淮南子曰正中冀州曰中土

案楊士勛穀梁疏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唐虞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今攷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平陽注應劭曰堯都也

爾雅釋地兩河間曰冀州李巡注曰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

案徐彥公羊疏引鄭尚書注云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畋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王鳴盛曰以今輿地約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蒲州澤州大同甯武朔平等府平定忻代保德解絳吉陽遼沁等州河南

卷三上

五

則懷慶彰德衛輝等府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等府及真定河間之西北境東北則奉天錦州等府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冀州域也

曾敞曰按呂氏春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湓逆流無有叩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而通之謂之孟門按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水經注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

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

胡渭禹貢錐指曰水經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有孟門山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水流交衝鼓若山騰濤波頽疊於下口又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注云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

卷三上

六

步巖際鐫迹遺功尙存水經又云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山在夏陽縣西臨於河上謂按梁山之崩壅河則俯瞰河流可知信為禹鑿之餘所稱呂梁即此山之別名矣詩大雅云弈弈梁山惟禹甸之傳曰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害箋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渭按此言正可以發治梁及岐之故蓋洪水方割自孟門大湓而西入酈延之境汜濫而南注于渭勢若建瓴平田皆為巨浸其受患者梁西岐東數百里之地故壺口事畢遂西治梁蓋自龍門治西河南至於華陰

所謂決川距海也沿梁之餘因而及岐蓋決渭之下流入於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所謂濬畎澮距川也

劉熙釋名釋州國曰冀州亦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也州注也郡國所仰注也

案釋名釋冀州之取義蓋本於尚書今文家解詁也水經山澤篇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既修太原至于嶽陽

卷三上

七

夏本紀既修太原至于嶽陽○索隱曰嶽太嶽卽冀州之鎮霍大山也按地理志霍太山在河東猗縣東○正義曰括地志云霍山在沁州沁原縣西七八十里地理志既脩太原至于嶽陽○師古曰太原卽今之晉陽是也嶽陽在太原西南

太原郡云在晉陽屬并州晉陽故詩唐國○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

河東郡猗云霍大山在東冀州山○應劭曰猗順帝改曰永安

案尚書釋文云岳字又作嶽今據史記漢書皆作嶽

字從今文也岳古文嶽見說文水經汾水注云汾水南過永安縣西故猗縣也又東與猗水合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卽霍太山矣山有岳廟

又案此禹道汾水入河之事也地理志太原郡汾陽云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寢水經注云汾水出太原汾陽縣管涔山東南流逕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地理志晉陽云晉水所出東入汾是也山海經曰管涔山汾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淮南子曰汾出燕京燕京亦管涔之異名也汾水又南逕大陸縣東迤左爲鄆澤地理志鄆縣云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

卷三上

八

并州數是也汾水又南逕永安縣西與猗水合又南逕霍城東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西南流注于汾又南逕臨汾縣東屈從縣南西流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此汾水所經之道也史記云禹鑿龍門通大夏大夏卽太原也杜預春秋釋例曰晉大鹵太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六名晉岐曰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修太原至岳陽道汾水也葉夢得曰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功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知治太原而不知道壺口以及梁岐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鯀之舊

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胡渭曰左傳子產曰昔金天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洺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然則汾洺之待治自古有然矣

楊雄冀州箴曰岳陽是都

案岳陽就霍大山之南言之據揚雄箴則堯都平陽亦岳陽也閻若璩云陽字所包者廣蓋既修太原二句直舉一千餘里用功而言也

劉熙釋名釋地曰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

案此卽禹貢大原之訓誼當本於三家尚書章句也

卷三上

九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夏本紀覃懷致功至于衡漳○集解曰鄭元云懷縣屬河內○索隱曰按河內有懷縣今驗地無名覃者蓋覃懷二字或當時共爲一地之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懷城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衡漳水在瀛州東北百二十五里平舒縣界也

地理志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師古曰覃懷近河地名也底致也績功也衡漳謂漳水橫流而入河也言禹於覃懷致功以至衡漳也

上黨郡長子云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

沾云大鵬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城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里冀州川

案周禮職方氏疏引鄭注云衡漳漳水橫流入河覃懷爲縣名屬河內漳水出上黨沾大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王鳴盛曰說文水部云清漳水出沾大要谷甗字乃要之誤古要字作與與甗相似故誤爾邑成當作昌成郡國志云安平國故信都阜成故昌成攷班志信都國集注引應劭曰安帝改爲安平其屬縣有昌成然則云邑成者誤也王說良確漳漢志作章文消耳王肅云衡漳二水各鄆元水經注以濁

卷三上

十

漳爲衡水又謂之橫水續漢志劉昭注補引上黨記云潞濁漳也皆以衡漳爲二水與鄭注異

又案水經注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逕屯留縣南屈逕其城東絳水注之

又東逕壺關縣北又東北逕潞縣北

關縣曰有潞水爲冀州浸卽漳水也故世人亦謂濁漳水爲潞水

又東逕武安縣南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謂之交漳口又東出山逕鄴縣西又東

逕三戶津又東逕武城南又東逕梁期城南又東逕平陽城北又東逕斥丘縣北卽襄縣南又東北逕列

人縣故城南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又東逕斥漳縣

南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胡渭曰按漢志鄴縣東有故大河北入海又廣平斥章縣注應劭曰漳水出治北入河通典云衡漳入河在肥鄉縣界蓋河由鄴東而北漳從鄴北橫流至肥鄉斥章二縣界入河故酈氏以爲禹貢之衡漳也禹治河之餘汜濫雖除而田間積潦不可不疏洩况漳南河北五百里間有沈水沁水清水淇水蕩水洹水諸川左右翼帶禹時並注于河亦猶河汾之間包有洹澮等水無論大小皆當盡力此潛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滌源者也

卷三十一

又案衡漳釋文引馬融云衡水各正義引王肅亦以衡漳爲一水名惟鄭君讀衡爲橫謂漳水橫流入河引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大要谷攷漢志漳有二源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清漳出沾大要谷則衡漳當是清濁二水於義始備鄭以濁漳入清漳雖異源而合流故祇舉清漳爲主酈道元水經注則以清漳爲入于濁漳與鄭不同然據漢志言清漳發源注河濁漳至鄴入清漳則宜以清漳爲主也

淮南墜形訓曰清漳出楊泉濁漳出發○注云楊泉山在上黨發包山一名鹿谷山亦在上黨長子二漳合流

經魏郡入清河

水經曰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之漳水焉東過其縣南屈從縣東北流注過平舒縣南東入海○又曰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阻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委畚邑入于濁漳

厥土惟白壤

夏本紀其土白壤

地理志厥土惟白壤

白虎通曰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

卷三十一

劉熙釋名曰壤讓也肥濡意也

案說文土部云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壤柔土也尙

書釋文引馬融曰壤天性和美也訓義竝相近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三年詔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注曰周禮曰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也色謂其青黃白黑之類

厥賦惟上上錯

夏本紀賦上上錯

地理志厥賦上上錯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此州入穀不貢禮記王制正義

引鄭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鄭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江聲曰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一井之中九夫各以所收之什一爲稅上中出八夫稅謂通九夫共出八夫所收之什一爲稅以下至

卷三上

一夫皆謂通出其什一也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有九夫稅有一夫稅合之共十夫均分之則各五夫其八夫通二夫七夫通三夫六夫通四夫均之則皆然是率一井稅五夫也通而計之則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熊安生禮疏曰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是也喬樅謂如鄭說則此州賦上上第一等雜出第二等之賦而尙書釋文引馬云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馬蓋用古文說故與鄭義異五經異義田稅云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天下之中正是鄭釋禹貢所言亦從今文家說也

厥田惟中中

夏本紀田中中

地理志厥田中中

案尙書正義引鄭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著高下之等當爲水害備也鄭解土字與白虎通合此今文說也說文云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此古文說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夏本紀常衛既從大陸既爲○集解鄭元曰地理志恒

卷三上

十四

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索隱曰此文改恒山恒水皆作常避漢文諱改也常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滹沱地理志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師古曰恒衛二水各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名在鉅鹿此言恒衛之水各從故道大陸之澤已可耕作也常山郡上曲陽云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滹○又代郡靈邱云滹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靈壽云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滹沱○又代郡幽城云

虜沱河東至參合入虜沱別過郡九行千三百七十里
鉅鹿郡鉅鹿去禹貢大陸澤在北○應劭曰鹿林之大
者也

案胡渭禹貢錐指以恒卽滌水衛卽虜沱古今異名
耳王鳴盛曰據漢志恒入滌衛入虜沱四水截然不
相假借史記集解載鄭引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
在靈壽續志云中山國上的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
北劉昭注云有泉水泉水卽恒水其衛水出常山靈
壽則與前志同也惟因水經滌水篇云滌水東過中
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鄭注言自下滌水

卷三上

兼納恒川之通稱卽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如其說
則滌水皆恒水矣然鄭亦祇就恒水言之耳近儒因
此遂謂衛水亦卽虜沱憑臆衍說皆非也王說爲長
又地理志鹵城下云虜沱河東至參合入虜沱別案
參合當作參戶蓋轉寫因郡有參合而誤水經注云
虜沱別河逕參戶亭北又東北逕平舒縣注虜沱是
也

又案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大陸澤名在鉅鹿北尙書
正義云爾雅釋地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
北廣阿澤也續漢志鉅鹿郡云鉅鹿故大鹿有大陸

澤劉昭注云有廣阿澤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
誘注云廣阿澤也山海經曰大陸之水史記紂盈鉅
橋之粟許慎云鉅鹿之大橋也王鳴盛曰此郡所屬
又有廣阿縣始因此澤綿亘二縣境故名之尙書正
義既引爾雅孫郭注又綴以魏獻子所田大陸此則
與禹貢無涉呂氏春秋九藪既言晉之大陸又言趙
之鉅鹿決非一澤而兩見故劉昭專引趙之鉅鹿以
當禹貢大陸鉅鹿在戰國實趙地非晉也若晉之大
陸在太原縣班固云晉大夫司馬彌牟邑九澤在縣
北是爲昭餘祁并州數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與

卷三上

禹貢無涉王說是也既作禹貢作既爲詁訓字也
釋名釋地曰高平曰陸陸澆也水流澆而去也

案高平之地水患去則可耕作矣故曰大陸既作

鳥夷皮服

夏本紀鳥夷皮服○集解鄭元曰鳥夷東北之民賦食
鳥獸者○正義曰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慎也在京東
北萬里巴下東及北各抵大海其國南有白山鳥獸草
木皆白其人處山林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
至接九梯象豕食肉衣其皮冬以猪膏塗身厚數分以
禦風寒貴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園之而居多勇力善射

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楮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葬則交木爲槨殺猪積槨上富者至數百貧者數十以爲死人之糧以土上覆之以繩繫於槨頭出土上以酒灌酌糲腐而止無祭祀也

地理志鳥夷皮服○師古曰此東北之夷搏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也案師古此注前一說讀鳥如字與鄭君合後一說讀鳥爲鳥與僞孔合尙書正義云孔讀鳥爲鳥鳥是海中之山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據此知鄭王本皆

卷三上

七

作鳥字僞孔本亦同作鳥但僞傳讀鳥字爲鳥耳尙書釋文云鳥當者反馬云鳥夷北夷國當者反卽鳥字之音此從僞傳讀鳥爲鳥也又引馬云云者謂馬讀鳥如字也改經文爲鳥乃衛包之失非陸氏之舊也集韻三十二皓云鳥古作鳥可證

夾右碣石入于海

夏本紀夾右碣石入于海○集解徐廣曰海一作河○索隱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成縣西南太康地理志云樂浪遂成縣有碣石山長城所起又水經云在遼西臨遼縣南水中蓋碣石山有二此云夾右碣石入

于海當非北平之碣石

夾右碣石入于河

地理志夾右碣石入于河○師古曰碣石海邊山名也右北平驪成云大碣石山在縣西南莽曰碣石

遼西郡桑云有碣石水南入官

案尙書正義云鄭元曰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夾右者鄭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東南行入河治水旣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則西爲右故夾山兩傍

卷三上

七

山常在右也攷鄭君所引戰國策今無此文則亡佚矣惟續漢志常山國九門縣劉昭注曰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史記蘇秦傳燕南有碣石雁門之饒索隱云戰國策碣石在常山九門縣所引竝同若驪成碣石在今永平府撫甯昌黎二縣界是也

王鳴盛曰漢志右北平驪成縣云大碣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桑縣云有碣石水南入官不言有山蓋驪成有大碣石則桑縣有小碣石可知後漢省驪成縣說者遂不數大碣石專以小碣石言之故文類注武紀曰碣石在遼西桑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

芳續漢志遼西郡臨渝下劉昭注曰碣石山在縣南
晉省臨渝入肥如後魏地形志曰肥如縣有碣石山
隋唐省肥如入新昌爲盧龍故隋志曰盧龍縣有碣
石山括地志曰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通典曰
平州盧龍縣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龍
後僑置營州柳城縣遼改曰廣甯金又改曰昌黎自後漢至隋唐曰索縣曰
臨渝曰肥如曰盧龍名四變而山則一皆據小碣石
言之至唐志及寰宇記則云石城縣有碣石山而歐
陽忞輿地廣記曰石城故驪成也是又據大碣石言
之按唐志于平州盧龍縣則注云本肥如武德二年

卷三十一

十九

更名又置撫甯縣七年省于石城縣則注云本臨渝
萬歲通天二年更名今直隸永平府撫甯縣之東南
昌黎縣之東皆濱大海撫甯之南境西南境與昌黎
界自漢以來縣名經屢改屢省之後壤地交錯不可
得詳而漢驪成故城大約在今撫甯縣界索縣故城
大約在今昌黎縣界漢書于驪成言碣石山于索縣
言碣石水則小大碣石並舉自文穎以下諸說偏舉
一處者皆不免罣漏惟郭璞山海經注曰碣石在臨
渝或云在驪成兩存其說而酈元水經注亦兼舉二
說按水經第四十卷禹貢山水條曰碣石山在遼西

臨渝縣南水中注曰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又第
五卷河水條注曰漢司空掾王瓚漢書儒林傳瓚那
王瓚平仲傳古文
尚書講誦志作言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
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于海水也又
第十四卷濡水條注云濡水自樂安亭南與新河故
瀆合又東南至索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山在遼西
索縣并屬臨渝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
縣西南漢武帝亦嘗以望海而勒石於此今枕海有
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在海中潮
水大至不動不沒世名天橋柱韋昭亦指此爲碣石

卷三十一

二十

濡水於此南入海按酈氏既兼舉漢志驪成文穎索
縣二說而今昌黎撫甯乃漢驪成索縣境則其爲碣
石者自昌黎北撫甯南諸山皆是矣而所謂枕海有
石如甬道者今在昌黎東南又仙人臺碣石之頂也
在昌黎縣治北十里撫甯之西其臺崇廣絕壁萬仞
頂石爲天橋柱人罕能至此山距海三十里今現在
而酈云淪海者蓋海水偶潮及山下非眞泯沒蕩然
焉也碣石當以今在昌黎北及撫甯西南者爲正
釋名釋地曰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

濟河惟沈州

夏本紀濟河惟沅州○集解鄭元曰言沅州之界在此
兩水之間

沅河惟沅州

地理志沅河惟沅州○師古曰沅本濟水之字从水
言此州東南據濟水西北距河

河東郡垣云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沅水所出東南至武
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
千八百四十里

案地理志常山郡房子云贊皇山濟水所出東至廩
陶入沅沅濟二字音同義別班書明列爲二水出贊

卷三上

皇者不得爲四瀆之水禹貢所言皆沅也說文水部
云沅沅也東入于海从水弟聲沅水出河東垣王屋
山東爲沅从水允聲重文沿云沿古文沅又云濟水
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沅从水齊聲分別二水與
漢志合後人混沅與濟爲一非是續漢書郡國志云
河東郡垣縣有王屋山沅水出又云常山國房子贊
皇山濟水所出皆與班志合言沅水不言沅水充卽
沅也亦以別于房子之濟耳然沅濟古以音近得相
假借故史記夏本紀作濟河漢書地理志作沅河是
其假借通用之證應劭風俗通義山澤篇以濟水出

常山房子贊皇山者當四瀆之一因載其說曰濟者
齊也齊其度量也此必三家今文尙書有作濟者故
爲之說如此非應仲遠所能臆造也漢人書濟瀆字
不皆作沅恒假濟字用之而應氏遂誤仍爲房子之
濟水將沅濟二水淆亂不分斯乃失之不審矣

又案錢大昕云沅州本以沅水得名尙書作沅州由
隸變立水爲橫水又誤三爲六耳段玉裁曰說文口
部云沅山間陷泥地从口从水敗兒讀若沅州之沅
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沅名焉今本譌舛文義不通水
部曰沅古文沅亦謂此也故臣鉉等云口部已有此

卷三上

重出今本水部譌作沿與緣水而下之沿相複口部
又云南古文沅蓋古文尙書作南州今文尙書作沅
州沅卽南之字故水部又謂沅爲古文沅口部謂古
文以沅爲沅州之沅而南字轉寫既久漢碑皆作沅
則參合南沅二體成此一字今隸又省作究非立水
改橫水又誤作六之謂叔重云九州之渥地故以沅
爲名此比傳山間陷泥地爲說此古文家說也古文
尙書蓋沅水字作沅南州字作南不以水名爲州名
也喬樅謂釋名釋沅州實云取沅水爲名當是本今
文家尙書說

爾雅釋地濟河間曰兖州李巡注曰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謙故曰兖信也

案李巡此注與說文所傳古文誼異當亦本今文家尙書說也王鳴盛曰沛自滎至沛此沅州之西南與豫分畛處自沛至會汶則南與徐分畛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畛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沅州之西北與冀分畛處也喬樞謂鄭言沅州之畛在此兩水之間王氏此說實足以證明其義王氏又云以今輿地約之河南衛輝府東南境直隸大名府及真定河

卷三上

間二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兖州曹州濟南青州四府之西北境皆兖州畛也

釋名釋州國曰兖州取兖水以爲名也

釋名釋水曰天下大水謂之四瀆江河淮濟是也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

九河既道

夏本紀九河既道

地理志九河既道○師古曰九河河水分爲九各從其道一說道讀爲導導治也

溝洫志河隄都尉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

地理志勃海郡成平云庖沱河民曰徒駭河○東光云有胡蘇亭○平原郡鬲云平當以爲鬲津

案此與許商所言皆九河之三也許商事周堪治大夏侯尙書平當事林尊治歐陽尙書歐陽有平陳之學大夏侯有孔許之學皆今文家尙書說也

爾雅釋水九河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鈎盤鬲津李巡注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駭起故云徒駭大史

卷三上

禹大使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大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鈎盤言河水曲如鈎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與李巡同

案爾雅本今文之學李巡孫炎所解九河各義蓋皆本今文家尙書說也

春秋寶乾圖曰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

案此見尙書正義引春秋緯又尙書中候說同攷詩周頌正義引鄭注禹貢云河水自上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而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迹焉鄭君蓋卽據春秋緯及中候文以爲齊桓公塞之言闕八流拓境則塞東流八枝使歸於徒駭也

鄭志趙商問曰禹貢道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有未播也在于沈州安得有九至於何

卷三上

三

時復得合而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鄭君荅曰沈州以沛河爲泇河流分沈州泇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河所求平觀子所云似徒見沈州之泇不及九河而青冀分之故疑之爾旣知今亦當知古

案江聲云據郡國志則東漢時河間勃海皆屬冀州平原屬青州故鄭以爲青冀分之其初本沈州之城故云亦當知古是則九河之故迹實有可據者矣王鳴盛曰酈道元於水經河水注云自鬲津盤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又於漳水注云九

河旣播八枝伏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迺唐以下諸家紛紛訪求各自立說皆不如許商所言約略在三百里間者爲可信也喬樞謂許商言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在北鬲津最在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大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故李尋解光皆云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攷漢書溝洫志云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填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宜博求能

卷三上

三

浚川疏河者又王莽時徵能治河者御史臨淮韓牧曰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然則九河故道漢時雖皆填滅而其迹尙略可尋也于欽齊乘曰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旣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大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陂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陂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潁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

枕無棣溝茲非簡絜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關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鈎盤河歟濱州北有土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土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于氏之論可謂博而篤矣風俗通山澤篇曰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厖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雷夏既澤雍沮會同

夏本紀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集解鄭元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成陽○正

卷三上

七

義曰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雍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也

地理志雷夏既澤雍沮會同

濟陰郡成陽云禹貢雷澤在西北

風俗通山澤篇尙書雷夏既澤

案水經注云雷澤在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所漁也又云雷澤西南十里許有厯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其北卽廩丘縣瓠河濮水俱東流水經所謂瓠子河過廩丘爲

濮水者也胡渭曰據鄭言則雷澤在瓠河之南城陽故城之西北陶邱之西南厯山之東北矣喬樞案雍沮二水漢志不載攷周禮職方氏兗州其浸盧維鄭君注云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城陽賈疏云地理志禹貢無盧維又字類雷雍故破從之引禹貢爲證也史記集解引鄭尙書注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閭若璩以爲下一觸字鄭蓋以目驗知之殆無可疑今攷元和郡縣志云澠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云雷夏澤在縣北郭外澠沮二水會

卷三上

七

同此澤元豐九域志云濮州有沮溝卽禹貢澠沮會同者按雍沮字本作澠雍者澠之隸變尙書古文作澠字今文作雍字皆不從水作澠也晉人始改爲澠遂與蒙縣之澠水相混說文水部汧下云汧水受陳畱浚儀陰溝至蒙爲澠水東入于泗澠下云河澠水在宋从水雍聲與沅州之雍水無涉段玉裁云尙書釋文曰雍王於用反蓋王肅以壅塞釋之故云爾也水經山澤篇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釋名釋地曰下而有水曰澤言潤澤也桑土既蠶民乃降卽度土

夏本紀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卽居士

地理志桑土既蠶是降卽宅土○師古曰降下也宅居也言此地宜桑先時人衆避水皆上卽陵今水害除得以蠶織故皆下卽居平土也

風俗通山澤篇卽謹案尙書民乃降卽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卽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卽之字一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

案詩譜正義引鄭尙書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尙書正義引鄭注云此

卷三上

无

州寡于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于是下卽居士以其免于厄尤喜故記之是鄭釋降卽宅土句卽取史記語爲解用今文家說也應劭亦從今文說故與鄭誼同宅土訓爲居士者古宅度字同故宅亦通作度今尙書說亦有以營度爲解者故應劭云爾然居訓已包營度之義義典云五度三居是其驗也段玉裁曰風俗通所引今文尙書也是字作民乃二字宅作度此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之目也凡古文尙書宅字今文皆作度楊子方言云度居也夏本紀云於是民得下卽居士司馬所據今

文尙書亦當作民乃降卽度土度土訓作居士亦如度西曰柳谷作居西也地理志云是降卽宅土蓋或後人轉寫依古文尙書改之耳胡渭曰兗州少山而卽頗多其見於經傳者曰楚卽帝卽鹿卽鐵卽琅卽清卽廩卽郭卽皆在濮水之濱桑土之野故經繫降卽宅土於桑土既蠶之下說文云卽土之高者廣雅小陵曰卽究地最卑卽非山比當氾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益信襄山襄陵謂孟門之洪水而非泛言九州之災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卷三上

三

夏本紀其土黑墳草繇木條

厥土惟繇

地理志厥土黑墳中繇木條○師古曰中古文草字也繇悅茂也條脩暢也

案段玉裁云夏本紀草繇木條皆無其惟字而揚州有之地理志則二州皆無厥惟疑今文尙書本皆無厥惟字史記揚州有之者後人增之又云草說文作艸地理志作艸說文一篇曰中艸木初生也讀若徹古文或以爲艸字按班書多以中爲艸說文艸部曰蘇艸盛貌从艸蘇聲夏書曰厥艸惟繇小徐本艸作蘇

作蘇按陸德明王伯厚皆不引說文厥州惟蘇爲異字
今攷楚金本作繇說文有繇無繇繇即今繇字也繇隨從也此引書
以証蘇字从艸從會意繇古音讀如由馬注尙書云
繇抽也說文當云从艸繇亦聲或當日從略或後
人轉寫脫誤未可知也喬樅謂史記以詁訓代經文
故厥字作其又引草繇木條二句無其惟字地理志
亦無厥惟字蓋皆文省耳又尙書釋文云墳章音勃
債反起也馬云有膏肥也馬韋訓各不同馬從古文
家說韋當是從今文家說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年迺同

卷三上

五

夏本紀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迺同○集解鄭元曰
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
功難也其賦下下

地理志厥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迺同○師古曰貞
正也州第九賦亦正當也

案九州之賦唯缺下下充賦至少固當第九集解引
鄭注云其賦中下中下當爲下下之誤胡渭曰韓康
伯注易貞勝曰貞正也一也貞訓正兼有一義厥賦
貞謂十二歲之中賦法始終如一也蓋禹制五畝之
稅視歲之豐凶以爲多寡而沈獨有異受患最深墾

闕不易萬立一至少之則歲以爲常雖遇豐年亦不
多取而寬以待之至一紀之後第十三載然後賦法
同於他州亦視其豐凶以爲多寡故不曰厥賦惟下
下而曰厥賦貞也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亦
兼有固義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本卦爲貞之卦爲悔
皆其不動不變者厥賦貞當作此解

又案年梅賾本作載釋文曰馬鄭本載作年王鳴盛
曰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僞古文斤
斤守之不失豈知古人臨文正不拘堯典百姓如喪
考妣三載孟子作三年洪範云惟十有三祀劉歆引

卷三上

五

伊訓云維太甲元年是皆通稱此載字當從馬鄭本
作年段玉裁云按夏本紀地理志皆作十有三年則
今文尙書同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夏本紀其貢漆絲其篚織文

厥棐織文

地理志厥貢漆絲厥棐織文○師古曰棐與篚同篚竹
器篚屬也

食貨志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
貢棐

案段玉裁云依說文漆爲木汁漆爲水名周禮漆林之征故書漆林爲漆林杜子春云當爲漆林然則自古通用也僅依說文當作匪今俗匪字皆加竹地理志作棐下皆同喬樅謂據班志則今文尙書本作棐字卽匪同音之假借史記引書或存古文作匪字其作篚者後人轉寫從俗改之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篚篚別之又詩甫田正義引鄭志云凡所貢匪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者鄭以冀州入穀不貢他州有貢皆卽穀稅市所貢匪之物以

卷三上

當邦賦也

浮於濟漯通於河

夏本紀浮於濟漯通於河○集解鄭元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索隱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其流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漯陰縣東漯水出東郡東武陽北至千乘縣而入于海

浮于沛漯通于河

地理志浮于沛漯通于河○師古曰浮以舟渡也因水入水曰通

東郡東武陽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二行

千二十里○應劭曰武水之陽也

案地理志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胡渭曰水經亦云委粟津河北卽東武陽也漯水出焉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按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丁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厯逕趣不得近出高唐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於所間也俗以是水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矣源河乃漯之再出者桑欽唯知此而不知起東武陽則疎矣河既與漯合復分爲二漯由漯陰故城河由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唐以西至武

卷三上

陽河在南而漯在北自高唐以東則漯在南而河在北矣濟漯之漯說文本作濕云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鼻聲桑欽云出千乘高唐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漯水之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說爲潒司馬彪魏收皆承其誤惟水經注作漯沃當從之禹時濟實通漯書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所次水道與經文不合朱長孺禹貢長箋以爲當是從濟入漯從漯入河其濟與漯通之處按水經鄧里渠與將渠合北逕茌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四瀆津注云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自河入濟

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蓋其時濟漯之間爲河所隔故云河分濟亦云濟受河在禹時則固漯分濟或濟受漯也漢臨邑在今在平縣東四瀆津在臨邑故城東北當爲古濟漯通波處也又案王鳴盛曰禹貢山水見前志者或言古文則是孔安國壁中真古文或言禹貢或言禹則是周漢相承舊訓卽不言禹貢但稱某縣有某山某縣有某水要亦目驗而知的確鄭所引地理志間有異者特因據當代書郡縣時有更改耳實亦同也至續漢志則多與鄭合尤爲可據故今日說禹貢鄭注外以兩漢

卷三上

志爲正此條濕水鄭與兩志並合確不可易者也東武陽在今曹州府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元謂武水卽濕水其故城在今縣西至漢志言濕水所經除東武陽尙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濕水所出二濕陰應劭曰濕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三千乘郡千乘四濕沃所謂過郡三者謂東郡平原千乘也鄭專舉東武陽者高唐之水當爲濕水別支此州在沛河之間州本言禹巡行所屆東南浮沛西北達河則濕是首受河者故不及別源餘三處皆濕經行之地非其本派故亦不數也水經注無濕水惟弟

五卷敘畢河事更說河之支流其文云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河北卽東武陽縣也濕水出焉又云濕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濕陰縣故城北又云東北逕千乘二城間又東北爲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此皆古濕水所經也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伾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數爲敗迺厥二渠以引其河溝洫志同厥作醴孟康曰醴分也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卽河之經流也其一則濕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濕耳酈道元亦云二

卷三上

渠引河一則濕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也然攷之王莽時河之北瀆已空固已若武陽以下河濕仍自別行應劭謂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謂濕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爲盈涸非謂河奪濕以入海也故道元又云河于沛濕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濕水耳見水經第八卷然則濕入海處後魏時雖已輟流故道尙存未嘗爲河所占況漢世乎孟康言未可泥要之孟康言河徙惟用濕雖似小誤其以禹醴二渠一爲濕川則與地理志及鄭注合此周漢古義不可易也自宋

時河決濬滑東之商胡朝城流絕舊迹不可復見惟指唐宋以後所行之大清河爲故濕小清河爲故洧今日求禹迹誠有難者自應以鄭注漢志爲正蓋河之經流自是北瀆河南折而稱北瀆者對濕在南故稱北濕是河之支流委粟以下自是禹所疏濬故漢經師說如此河形多曲大伾降水之下折而南再折而北以至于大陸無不可者故班鄭皆以濕受河于武陽在委粟以下其委粟以上則是河非濕也以今輿地言之朝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禹城臨邑濟陽漳卽鄒平齊東青城高苑諸州縣界中皆古濕水所經也

卷三上

三

又案段玉裁曰史記兗州作通于河青州作通于濟徐州作通于河楊州作通淮泗惟豫州作達于河達者通之誤也漢書兗州作通于河楊州作通于淮泗而青徐皆作達達亦通之誤也凡古文尙書皆作達凡今文尙書皆作通顧命用克達殷漢石經作通殷是可以得其例史記多以故訓之字易其本字而通字則仍今文之舊非易字也漢書述禹貢不易字而皆作通此可證今文尙書本如是論語天下之通喪三年問曰天下之達喪古音達讀如撻與通雙聲

海岱惟青州

夏本紀海岱惟青州○集解鄭元曰東至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正義曰按舜分青州爲營州遼西及遼東地理志海岱惟青州

泰山郡博云有泰山厖岱山在西北

風俗通山澤篇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岱始也

案續漢書郡國志泰山郡下與前志同三國志云公孫度爲遼東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攷爾雅九州無青州而曰齊有營州詩齊風釋文云齊地在禹貢青州班志云齊地皆屬青州知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越海東北

卷三上

三

地遼東爲營州漢末遼東卽越海西南收東萊諸縣置營州足見兩州實一州也太康地記云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之始故以青爲名焉王鳴盛曰以今輿地約之山東登州萊州青州等府及濟南泰安二府之北境東北跨海爲今奉天錦州等府及朝鮮國皆青州域也

釋名釋州國曰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

嶠夷既略

夏本紀嶠夷既略○集解馬融曰嶠夷地名用功少曰略○索隱曰嶠夷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在遼

西鐵古夷字也

地理志嶠夷既略○師古曰嶠夷即陽谷所在

案胡渭云索隱引鐵當作鍤鍤字見說文金部云古文鐵从夷从夷則可讀爲夷矣不當作鐵其作鐵者後人傳寫之誤段玉裁曰司馬貞所云今文尙書蓋漢一字石經拓本在於秘府及民間者也堯典釋文亦云尙書攷靈耀及史記作禹鍤凡緯書出於漢故攷靈耀帝命驗皆今文尙書也喬樅攷說文田部云略經略土地也許以略爲經略與馬融古文尙書注異當是據今文家說左氏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

卷三上

三

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又曰封畛土略又曰侵敗王略略皆訓界經略猶言經畛也孟子書云夫仁政必自經畛始經畛既正井地既均穀祿既平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田土如是封域亦然故特紀之後漢書東夷傳東夷有九種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昔堯命羲和宅嶠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贊曰宅是嶠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

案漢書地理志云元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貊句驪蠻夷應劭曰元菟故真番國樂浪故朝鮮國也

後漢書東夷傳云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漢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領真番以并樂浪元菟元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屯以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胡渭曰此元菟樂浪二郡之地東窮大海皆古嶠夷地也元菟北與夫餘挹婁連壤故爲之封畛使北國不得南侵樂浪南與三韓分海故爲之封畛使島夷不得北侵而中外之防峻矣蓋碣石之功畢禹即東行遠東經略嶠夷然後渡海而南治濊淄二水也

濊淄既道

卷三上

四

夏本紀濊淄既道○集解鄭元曰濊水出琅邪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山濊水所出淄水淄川縣東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治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惟留其道

地理志惟留其道○師古曰惟留二水名皆復故道也惟水出琅邪箕屋山留水出泰山萊蕪縣惟字今作維留字或作淄古文通用也一日道讀曰導導治也琅邪郡箕云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兗州寢也

泰山郡萊蕪云原山留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幽州寢案尙書釋文濰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濰側其反顧炎武曰地理志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又作淮王子侯表城陽項王子東淮侯類封北海北海郡別無淮水亦濰之異文通鑑梁武紀魏李仁叔擊邢杲於惟水胡三省注惟當作濰其字消水作維或省系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也喬樅攷說文有留字無濰字留或省作留周禮夏官職方氏云幽州其浸留時是以留爲濰也然說文水部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曰濰濰其道

卷三上

聖

从水維聲許於濰字下既引夏書作濰則濰字不見水部者當是傳寫脫佚也其既古字通用此三家尙書之異文江聲曰京氏易中孚六四月望荀爽本作既詩嵩高往迺王舅鄭箋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而今詩作彼其之子然則迺既記其四字古書皆相通用也

又案王鳴盛曰今刻漢志箕縣下與北海縣俱作昌都此誤倒耳續漢志琅邪國無箕縣併改也酈道元云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吕忱云出屋山淮南子云出覆舟山廣異名也箕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莒州

東山在州西北九十里尙書正義引班志濰水至博昌入海海當作沛傳寫誤也續志與班志略同但云濰水出亦傳寫誤也原山淮南作飴山齊乘作岳陽山萊蕪故城在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近分置博山縣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水經云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過東武城縣西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濰于縣東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留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留縣東又東過利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案漢志留水東至博昌入沛則水經言入海者乃魏以後語與漢志且不合况禹貢哉禹貢

卷三上

聖

留水當自利縣東至博昌入沛而止此所謂其道也河渠書于齊通濰沛之間故濰得由博昌入沛入沛之後乃復由馬車瀆以下至琅槐與沛同入海琅邪今壽光縣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瀉

夏本紀其土白墳海濱廣瀉厥田斥鹵○集解徐廣曰瀉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鹵○索隱曰鹵音魯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地理志厥土白墳海濱廣瀉○師古曰瀉水厓也瀉鹵鹹之地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海濱廣斥放說文鹵部云鹵西方鹹地从鹵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廣西方謂之鹵青州東方故以斥言之廣韻云渴鹹土也周禮草人鹹潟疏云逆水之處水寫去其地爲鹹鹵通作鳥溝洫志民歌史起曰終古鳥鹵兮生稻梁注云鳥鹵卽斥鹵呂氏春秋鳥作斥蓋古字斥與潟通也段玉裁曰史記河渠書云溉澤鹵之地索隱云澤一作鳥本或作斥按斥依說文當作所隸省作斥俗寫作斥殊不可通作斥者古文尙書也作潟者今文尙書也夏本紀有厥田斥鹵誤贗史記述禹貢厥皆

卷三上

星

作其不應此獨云厥蓋斥鹵係潟字之注厥田本下屬以厥田上下爲句厥乃其字之誤斥聲鳥聲古音同在第五魚模部蓋二字同音集解引鄭注曰斥謂地鹹鹵而讀者疑正文無斥字乃增之曰厥田斥鹵此其原委也索隱鹵音魯乃爲鄭注作音耳胡渭云鄭康成周禮注云東西曰廣南北曰輪廣者東西之地形也合登萊二府東西長八九百里三面濱海皆可以煮鹽海濱廣斥蓋謂此也昔太公以齊地負海鳥鹵少五穀邇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桓公管仲復修其業通魚鹽之利於東萊及靈公滅萊而有其

地爲利益溥東萊之地斗入大海中以三面計之鹹土不下二千里是一州而兼數州之斥故特書之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夏本紀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集解鄭元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

地理志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海物惟錯○師古曰葛之精者曰絺海中物產旣多故雜獻

案史記引田賦二句均無厥字惟字蓋文省耳又班引貢上無厥字亦文省也後仿此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卷三上

星

夏本紀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地理志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案尙書釋文云徐本作畎谷蓋畎上無岱字畎下有

谷字也段玉裁云按畎當是古文剛當是籀文畎則

篆文也壁中本當作岱

釋名釋山篇曰山下根之受雷處曰畎畎吮也吮得山之肥潤也

按此條專爲禹貢岱畎羽畎釋訓若今四川貴州於山足下受雷處層遞爲田豬水以種稻是其名畎宜矣

萊夷作牧厥篚會絲

夏本紀萊夷爲牧其篚會絲○索隱曰按左傳云萊人劫孔子孔子稱夷不亂華又云齊侯伐萊服虔以爲東萊黃縣是今按地理志黃縣有萊山恐卽此地之夷爾雅云廩山桑是蠶食廩之絲也

厥斐廩絲

地理志萊夷作牧厥斐廩絲○師古曰萊山之夷地宜畜牧廩廩桑也食廩之蠶絲可以弦琴瑟

案段玉裁云夏本紀廩作會廩者古文尙書會者今文尙書也二字古音同讀如音毛詩慇懃夜飲韓詩

卷三上

墨

作愔愔古音同也蓋今文尙書作會而太史公仍之斷非太史公好爲改易矣其義則當爲六書之假借班志不作會或班用正體或後人改易之汗簡西部云會古文廩出尙書此乃依傳史記說文等爲廩書非眞見壁中本如是也集韻曰廩通作會亦因史記云然尙書釋文及正義中絕無廩讀爲會之說是無惑於汗簡等之作僞可也

浮於汶通於濟

夏本紀浮於汶通於濟○集解鄭元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

浮于汶達于沛

地理志浮于汶達于沛

泰山郡萊蕪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欽所言也

琅邪郡朱虛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卽入維有三山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朱虛入維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一汶水乎五帝祠在汶水之上

案王鳴盛曰班志泰山萊蕪縣下旣云原山留水出云云其下卽云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欽

卷三上

吳

所言是汶與淄同出一山而異流也班氏於淄水不冠禹貢不指誰說蓋目驗而知汶水則冠以禹貢系以桑欽其分析慎重如此鄭與桑俱傳古文尙書故采其說比上文淄水一條獨詳也續志萊蕪縣下劉昭注引杜預曰汶水出杜劉與桑鄭合水經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訖從縣西南流過博縣西北又西南過蛇邱縣南又西南過岡縣北又西南過東平章縣南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沛之處卽禹貢浮汶達沛之道也喬樅謂班志萊蕪下汶水引桑欽言

此據古文尙書說也朱虛下東泰山汶水所出云云此據今文尙書說也何以明之說文水部曰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入濰又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沛許以今文古文尙書一說不同故兩存之前說據今文家言後說據古文家言故以桑欽說別之班志之兼存兩說意亦猶是也淮南子云汶出弗其西流入沛高誘注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卽入濰之汶水後人以別於萊蕪之汶遂謂出朱虛者爲東汶淮南高誘皆據今文尙書爲說也蓋汶水有二出萊蕪入沛徐州之汶也出朱虛入濰者青州

卷三上

聖七

之汶也原山延袤實跨青徐二州之境汶雖徐水其導源處猶爲青城故青州之貢道言浮于汶達于沛古文說以出萊蕪者當之若東汶之出朱虛入濰者實爲青州之水故今文家解禹貢青州下浮於汶卽以出朱虛者當之漢去禹迹久遠經師既有兩說故班許並兩存之蓋其慎也

淮南地形訓曰汶出弗其西流合于濟○注云弗其山名在北海朱虛縣東

海岱及淮惟徐州

夏本紀海岱及淮惟徐州

地理志海岱及淮惟徐州

李巡爾雅注云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案公羊傳莊十年疏引鄭尙書注云徐州界又南至淮水蓋鄭君于海岱惟青州旣言東至海西至岱則此徐州之海岱卽蒙上青州之文故但言又南至淮水也王鳴盛曰以今輿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沂州二府濟甯州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徐州域也

卷三上

聖八

風俗通山澤篇曰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厖在平氏縣

釋名釋州國曰徐州徐舒也土氣舒緩也

淮沂其乂

夏本紀淮沂其治○集解鄭元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索隱曰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北過桐柏山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下邳縣入泗地理志淮沂其乂

南陽郡平氏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

泰山郡蓋云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寢

案說文水部云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从水斤聲
一曰沂水出泰山蓋青州浸許君兼存兩說後一說
與班志合是據今文尙書說然則前一說蓋據古文
家言也鄭君注尙書與班志同亦用今文家說續漢
志云泰山蓋沂水出與班志鄭注均合而皆不言山
惟周官職方氏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浸沂沭鄭彼
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王鳴盛曰此經注據伏
無忌等書但不言山其實則與彼注同也班志臨樂

卷三上

卑九

山疑山本名沂山則以水名山其實是一山但班志
於臨樂山下先言洙水出西北至蓋入泗水然後云
又沂水南至下邳云云當亦如萊蕪原山淄汶同出
一山之比水經則別出艾山又分別沂水出蓋縣艾
山洙水出蓋縣臨樂山而酈氏于艾山下仍云鄭曰
沂山且云亦或曰臨樂山酈以異名實一山水經疑
非也今沂山在沂水縣北一百十里接臨朐縣界隋
唐祀爲東鎮寰宇記云卽東泰山也今此山無沂源
臨樂山卽艾山一名雕崖山在縣西北一百七十里
蒙陰縣東北一百三十里今沂水出此山二山相去

五十里非一山元于欽疑沂山水源今竭而移于雕
崖山常熟黃儀則云古蓋以雕崖山爲沂山康成所
云正指此隋唐始移沂山之名于東泰山因山名移
易有異非康成與漢志異黃氏此言是也段玉裁云
父今文尙書作艾於漢石經鴻範殘字知之也夏本
紀引作治故訓字也

蒙羽其藝

夏本紀蒙羽其藝○集解鄭元曰蒙羽二山名○索隱
曰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廼蘇
之地

卷三上

平

地理志蒙羽其藝

泰山郡蒙陰云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與國在蒙山
東海郡祝其云禹貢羽山在南縣所廼

案論語季氏將伐顓與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爲東蒙
主邢昺疏云山在魯東故曰東蒙是東蒙卽禹貢之
蒙山也後魏以蒙陰地改置新泰縣故後魏地形志
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云蒙山高四十里長六
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而元和郡縣志乃云蒙山
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在費
縣西北七十五里分蒙與東蒙爲二山誤矣于欽齊

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
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正此蒙
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以龜山爲蒙山蒙山爲
東蒙非是羽山有二處胡渭云舜典之羽山在青城
禹貢之羽山在徐域此祝其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
宅今登州有蓬萊縣有羽山寰宇記云在縣東十五
里卽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之地
而名也喬樅謂班志於祝其羽山云縣所殛必今文
尙書家有此說故志據之爲言攷左傳昭七年載晉
侯夢黃熊入于寢門鄭子產對韓宣子曰昔堯殛鯀

卷三上

辛

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
祀之杜預注亦云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續漢志
東海郡祝其有羽山劉昭注引博物志曰縣東北獨
居山西南有淵水卽羽淵也俗謂此山爲懲父山是
漢以來舊說相傳有如此矣

水經山澤篇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
其縣南也

大野既都

夏本紀大野既都○集解鄭元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
名鉅野澤

大壑既豬

地理志大壑既豬

山陽郡鉅野云大壑澤在北兗州藪

案爾雅十藪魯有大野左傳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
獲麟杜注云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史記彭
越漁於鉅野澤中卽此地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
子注鉅野通淮泗後二十餘年始塞水經注云濟水
東北出巨澤引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淮泗
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是皆大野矣蓋自漢
以來河水衝決壅淤高下易形久已禹迹之舊不可

卷三上

壬

復識矣

又案說文里部云野古文作壘此壘字蓋三家今文
尙書之存有古文者都豬聲同亦三家尙書之異文
也禮記檀弓滂其宮而豬焉鄭注云豬都也南方謂
都爲豬段玉裁曰都音同豬一字皆者聲也堯典作
都禹貢作豬實是一字古文尙書作豬而鄭注周禮
引禹貢熒播既都又曰望諸明都此鄭以正字易其
假借也若夏本紀凡豬皆作都蓋今文尙書然也

水經山澤篇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

東原底平

夏本紀東原底平○集解鄭元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
卽東原○索隱曰張華博物志兖州東平郡卽尙書之
東原也

地理志東原底平

案地理志東平國云景帝十六年別爲濟東國武帝
元鼎元年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屬兖
州攷東原在州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其在沛東故也
其地卽今之東平州及泰安之西南境是也江聲曰
知東平卽東原者地理志東平在沛東爾雅云沛東
曰徐州則東平固在徐州矣爾雅曰廣平曰原楚大

卷三上

辛三

夫屈平字原則原以平爲誼也喬樞謂東原地蓋在
岱之西南沛之東汶之北左傳僖元年公賜季友汶
陽之田杜注云汶水北地水經汶水篇云自汶之北
平暢極目蓋東原乃汶濟之下流禹陂大野使水有
所豬又浚東原之畎澮注之汶濟然後其地底平始
可以耕作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夏本紀其土赤埴墳草木漸包○集解徐廣曰埴黏土
也

地理志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師古曰漸包言相漸

及包裹而生

釋名釋地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賦也黏昵如脂之膩
也

案尙書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
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斬字林才冉反章之相包裹
也包必茅反或作苞非叢生也今據劉熙解埴字與
鄭王古文尙書訓異劉蓋從今文家說也埴或作戠
者直聲戠聲古音皆在之哈職德弟一部釋文所引
韋音當是據漢書音義漢書時存古字或三家尙書
異文有作戠者故漢書亦作戠字而韋昭音試也集

卷三上

辛四

韻七志戠式吏反本此晉成公綏天地賦云海岱赤
埴華梁青黎此用鄭本古文尙書加土于戠旁也玉
篇土部埴黏土也戠赤土也此分採今文古文之訓
廣韻亦同集韻類篇則合埴壑戠爲一字疑戠既通
埴當亦有黏義易豫九四朋盍簪簪虞翻作戠訓爲
叢合其義與黏近又攷工記凡昵之類不能方故書
昵作戠鄭君謂戠讀如脂膏敗埴之埴埴亦黏也埴
與埴通戠與戠通是戠得與埴訓誼同也漸包斬聲
亦古今文之異說文艸部斬艸相斬苞也从艸斬聲
書曰艸木斬苞段玉裁曰漸當依別本作斬字林卽

本說文也至於苞字說文引禹貢正從艸爾雅釋故曰苞森茂豐也釋言曰苞積也釋木曰如竹箭曰苞馬以相包裹訓經之苞古六書假借之法如是說文解字繫傳苞字下曰尙書草木漸苞詩如竹苞矣皆當作包不從艸徐說甚誤亦正可以證南唐時尙書作從艸之苞合於說文解字史記漢書作包皆非善本其蕝字紀志皆作漸疑今文尙書作漸僞孔傳以漸長釋漸字依今文爲說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貢惟土五色

夏本紀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集解鄭元曰

卷三上

丑

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也太康地記云城陽姑幕有五色土封諸侯錫之茅土用爲社此土卽禹貢徐州土也今屬密州莒縣地理志田中上賦中中貢土五色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大社之士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立社謂之茅社

釋名釋地曰徐州貢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

案逸周書作雒解曰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黑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包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此貢土五色當亦以爲是用也漢書武帝賜齊王閼策曰受茲青社燕王旦曰元社廣陵王胥曰赤社是古之遺制至漢猶存故郊祀志曰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也

羽畎夏翟陽孤桐

夏本紀羽畎夏翟陽孤桐○集解鄭元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今下邳西葛嶧山也

卷三上

丑

羽畎夏秋

地理志羽畎夏秋嶧陽孤桐○師古曰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秋秋雉之羽可爲旌旄者也羽山之谷出焉嶧陽嶧山之陽也山南曰陽孤桐特生之桐也嶧山之南生焉

案周官夏采鄭注云夏翟羽也禹貢徐州貢此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翟漢書作秋古字通用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又東海郡下邳云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

案說文山部嶧字云葛嶧山在東海下邳从山睪聲

夏書曰嶧陽孤桐續漢志云下邳國本屬東海嶧山本嶧陽山劉昭注云山出各相伏迨北征記曰今桀根往往而存諸說竝與班志及許鄭合是古文今文尙書說同也水經注云泗水厯下邳縣逕葛嶧山東秦刻嶧山以頌德曰刻此樂石蓋嶧山近泗水樂石卽磬石下文所云泗濱浮磬指此磬石也

水經山澤篇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

風俗通義曰梧桐出嶧陽山採東南孫枝以爲琴聲甚清雅

泗濱浮磬

卷三上

堯

夏本紀泗濱浮磬○集解鄭元曰泗水出濟陰乘氏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石磬

泗濱浮磬

地理志泗濱浮磬○師古曰泗水之涯浮出好石可爲

磬也泗水出濟陰乘氏縣

又魯國下縣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

里青州川○師古曰卽春秋僖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下者也

又沛陰郡乘氏云泗水東南至睢陰入淮過郡六行一

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邱是也

案王鳴盛曰班志有兩泗水攷水經泗水出魯下縣

北山鄆注則云出下縣故城東南然則前志下縣一

條正敘泗水之源而鄆偏不引又下縣泗水至方與

入沛其實入沛所謂沛水也水經無沛水一目沛

是沛水所苞注以成澤在定陶縣東北其支流說文

目爲沛澤水至魚臺縣北方與故城東又入沛若前

志乘氏之水則本是沛水水經謂沛水至乘氏縣西

分爲二其經流自是東北流合汶而獨入海者其支

流則東南流至方與會沛澤水遂爲沛水自是至魚

臺縣南湖陵故城南而入泗自是而過呂梁以至淮

卷三上

堯

陰而入淮則皆泗水之正流矣若然自汴縣至方與

泗也非沛水也自乘氏至方與沛也卽目爲沛已太

早况可目爲泗乎而漢志目以泗者方與至湖陵沛

沛泗三水合流不過幾十里湖陵以南自是泗之正

流而沛沛反假泗以入淮矣何不可因下流而并目

爲泗况沛之列四瀆而獨入海者與此無涉此是沛

支流故以泗目之而於下縣仍存泗本源乃若康成

之引乘氏不引下縣者水經注云泗水自彭城又東

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晉太康記曰水出

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呂梁當湖陵之下流乃

泗水正流浩沕皆因泗入淮浮磬實產其地若引下縣則泛而不切故引乘氏此康成經學之精也

淮夷蠙珠泉魚 淮夷玼珠泉魚

夏本紀淮夷蠙珠泉魚○集解鄭元曰淮夷淮水之上民也○索隱曰蠙一作玼泉古暨字泉與也言夷人所居淮水之處有此蠙珠與魚也又作濱濱畔也地理志淮夷蠙珠泉魚○師古曰蠙或作玼

案尚書釋文云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夷二水名蠙音蒲邊反字又作玼章昭薄迷反蚌也今攷經所云淮夷皆謂淮上之夷馬獨以淮夷爲二水

卷三上

堯

者蓋古文象說與今文異鄭從今文說王肅則從馬古文說故亦以淮夷爲水名與鄭異解也又攷說文玉部玼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生玼珠玼玼之有聲者又出蠙字云夏書玼从虫賓是蠙與玼實一字也段玉裁曰大戴禮保傅篇玼珠以納其間盧氏注云玼亦作蠙蓋今文尚書作玼古文尚書作蠙宋仲子說淮水中出玼珠玼蚌之有聲者此今文尚書淮夷玼珠訓故也釋文引章氏之音及義系諸玼字下其義用仲子說此章本漢志作玼之明證漢志用今文尚書之明證也用此知史記漢志之一作玼

者皆是原本其作蠙者乃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古文尚書作蠙是原本其一作玼者乃或用今文尚書改之蠙入真先韻玼入齊韻各以其諧聲爲之其得爲古今字雙聲語轉也索隱云蠙又作濱濱畔也此恐是蠙之譌字毛詩泮水正義引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泊魚此可證唐初本暨有作泊者以泉臯陶例之壁中本暨皆作泉後有改易耳夏本紀地理志皆作泉魚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段說甚確胡渭曰嘗攷水中之獸有名魚者詩小雅采芣曰象弭魚服采芣曰簞第魚服毛傳云魚服魚皮也正義云以

卷三上

本

魚皮爲矢服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曰魚獸名陸璣疏曰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韃步义其皮雖乾燥爲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海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周書王會解言禹四海異物有海南魚革注云今以飾小車纏兵室之口魚之名見於毛詩左傳其皮可以飾器物故貢之喬縱謂服虔陸璣皆以魚爲水中之獸胡氏據以解禹貢亦足以備一說

厥篚元纁編

夏本紀其篚元纖縞○集解鄭元曰纖細也祭祀之材
尙細

厥斐元纖縞

地理志厥斐元纖縞○師古曰元黑也纖細縞也縞鮮
支也卽今所謂素也言獻黑細縞及鮮支也

浮于淮泗通于潁

夏本紀浮于淮泗通于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泗水源
在兗州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道因以爲名

地理志浮于淮泗通于河

又山陽郡湖陵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應

卷三上

奎

劭曰尙書一名湖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爲湖陵侯更名
湖陵

案淮泗山陽郡下作泗淮誤倒之非是達紀志皆作
通今本漢書作達誤也山陽郡下作通仍不誤河字
皆潁之譌說文水部潁字下云潁澤水在山陽湖陵
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潁从水苛聲許說文卽本之班
志此志敘首述禹貢既譌作河于此亦譌史記夏本
紀譌字同皆當依說文作潁字爲正王鳴盛曰漢湖
陵在今魚臺縣之東南安得有黃河乎水在南謂潁
水在縣南潁本澤名沛水所緒在今曹州府定陶縣

東北爲豫之東北徐之西北境導沔水之東至于潁
是王澤言卽豫州之潁澤也此達于潁則是自乘氏
以至湖陵乃潁澤之支流說文名曰潁澤水者也水
經卷二十五云泗水南過方與縣東潁水從西來注
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又東南入淮又卷八沛水
篇云沛水東過方與縣北爲潁水潁水又東過湖陸
縣南東入于泗水酈注云潁水卽沛水之所苞注以
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
城下湖陵卽湖陸也水經歷敘泗水潁水原委其泗
水從淮陰入淮卽禹貢浮淮達泗之道潁水從湖陵

卷三上

奎

入泗卽禹貢浮泗達潁之道也

又案段玉裁曰水經注泗水篇湖陸地理志故湖陵
縣也潁水在南王莽改曰湖陸應劭曰尙書一名湖
陵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爲湖陸侯更名湖陸也酈注
引應劭語湖下衍陵字仲達謂尙書潁水一名湖潁
湖語之轉漢人潁讀如荷故書經古本水經注舊本
亦或作荷漢之湖陵縣以潁水得名潁者古經湖者
方言也韋昭注漢書曰潁胡阿反韋讀如荷雙聲則
爲湖也郡國志山陽郡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昭
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按此謂王

莽改陵爲陸至光武時則仍稱湖陵而章帝因封侯國仍避陵呼陸今本地理志應劭語二陸字皆譌爲陵今本說文潁字下山陽湖陵據太平御覽所引正作湖陸許時不得名湖陵猶前書不得名湖陸御覽本是也劉注又引博物記曰苟水出苟正潁字之誤蓋潁誤爲荷復誤爲苟此亦如尙書執柯之爲執拘苛之字止句其繆相埒又按班志之例凡已見於禹貢經文則曰禹貢某山在某禹貢某水在某此正例也此條乃變例別潁水潁澤之不同故於沛陰郡下曰禹貢潁澤在定陶東於山陽郡湖陵下曰禹貢浮

卷三上

三

于淮泗通于潁潁水在南必複舉禹貢文者謂此經文之通于潁乃潁水而非潁澤也若但云禹貢潁水在南則恐混於潁澤矣孟堅分別潁水潁澤而叔重潁字下云潁澤水表其上游爲澤下游則爲水而在湖陸孟堅分中有合叔重合中有分也作水經者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潁澤在定陶縣東潁水在山陽湖陸縣南全依漢志以說經後人鮮有分析如此者王氏尙書後案謂禹貢三言潁惟徐州達于潁在湖陵其餘豫州及導水皆王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其言至爲明哲矣

淮海維揚州

夏本紀淮海維揚州

地理志淮海維揚州

爾雅釋地江南曰揚州李巡注曰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

案公羊傳莊十年疏引鄭注云揚州畋自淮而南至海以東攷禹貢篇末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楊之海皆主東言之故鄭云至海以東也楊字今人多从才作揚江聲曰曾全碑云沈豫荆楊郭忠恕佩觿云揚柳也亦州各據此楊當从木段玉裁曰廣雅云楊揚也

卷三上

三

攷毛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或作楊然則毛傳楊激揚也正廣雅之所本古人字多假借所重惟音則州名當依古從木也王鳴盛曰以今輿地約之江南江淮蘇松安徽三布政司所轄及江西浙江則河南之汝甯湖北之黃州等府皆揚州域也

釋名揚州國曰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

又釋水曰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

彭蠡既都陽鳥追居

夏本紀彭蠡既都陽鳥所居○集解鄭元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索隱曰都古文尙書作豬鄭元

曰南方謂都爲豬則是水聚會之義○正義曰蠡音禮
括地志云彭蠡湖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

彭蠡既豬

地理志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又豫章郡彭澤云禹貢彭蠡澤在西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論衡書虛篇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水經山澤篇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北

案尚書釋文蠡音禮張勃吳錄云今名洞庭湖按今
在九江郡界攸彭蠡地理志明係之豫章郡張勃吳

卷三上

空

錄豈得名以洞庭疑洞庭二字是宮亭之誤劉昭續
漢志注引釋慧遠廬山記曰山在尋陽南南濱宮亭
湖北對小江山又曰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水
經注云廬山南嶺下有神廟號曰宮亭故彭蠡湖亦
有宮亭湖之稱也都豬古字通用古文作豬是假借
字疑漢志亦當作豬與論衡所引文同道讀若攸見
說文乃部爾疋釋言攸所也故史記云陽鳥所居以
故訓字代經文也詩匏有苦葉正義引鄭注云陽鳥
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攸呂氏春秋孟春紀候雁北
高誘注云候時之雁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

仲秋紀候雁來注云從北漠中來過周洛之彭蠡季
秋紀注亦云候時之雁從北方來南之彭蠡八月來
者其父母是月來者其子羽翼稚弱故在後也季冬
紀雁北鄉注云雁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
北漠也是則彭蠡爲鴻雁之所常居處故云陽鳥攸
居也

又案王鳴盛曰漢彭澤縣今江西九江府之湖口彭
澤南康府之都昌三縣地澤周四百五十里浸南昌
饒州南康九江四府境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
名是湖受江南徽州及江西各府之水其下流北過

卷三上

空

星子都昌德化至湖口入江彭蠡所豬有九水劉歆
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也前志豫章郡贛縣豫章
水出西南入大江雩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又
鄱陽縣有鄱水餘汗縣有餘水艾縣有脩水南城縣
有盱水建成縣有蜀水宜春縣有南水南壠縣有彭
水又長沙國安成縣有廬水皆入湖漢水湖漢豫章
源異流同諸書每互稱彭水卽豫章上源亦非有二
水是湖漢豫章與鄱餘脩盱蜀南廬爲九水也水經
則總稱贛水卷三十九云贛水出豫章南壠縣西北
過贛縣東又西北過廬陵縣西又東北過新淦縣西

又北過南昌縣西又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酈注云贛水摠納十川同湊一瀆俱注彭蠡按劉歆云九水酈云十川者除去經流豫章水不計外又加淦水僚水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夏本紀三江既入震澤致定○索隱曰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今按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為三江其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由江從丹陽蕪湖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故下文東為中江又東為北江孔安國云有北有

卷三上

迄

中南可知也震一作振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太伯所封國具區在其西古文以為震澤又左傳稱笠澤亦謂國此也

地理志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師古曰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震澤在吳西即具區也底致也言三江既入則震澤致定

又會稽郡吳縣云具區澤在西楊州蔽古文以為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楊州川

又毗陵云北江在北東入海楊州川

又丹陽郡蕪湖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楊州川

案徐堅初學記地部引鄭注云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三江分于彭蠡為三孔東入海江聲云下經道漾東流為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故云左合漢為北江從西向東故以北為左也彭蠡經漢入江而匯為澤其澤則匯于江之南故云會彭蠡為南江下道江云東迤北會于淮鄭注以東迤為南江也漢在北彭蠡在南則江在中矣故云岷江在其中則為中江下道江云東為中江

卷三上

突

入于海是也據下經北江中江皆言入于海而南江未見於經漢書地理志云南江在會稽吳南東入海是亦一證也則三江皆入海也喬樅謂禹貢揚州言三江既入故地理志每於北江中江南江下特言揚州川江之分為三孔而皆入于海猶河之分為九派而同入于海也九河之實一河猶三江之實一江也以經證經最為明晰鄭注與班志解亦相同知鄭君所述是尙書今文家說也其餘各家紛紛異說俱無取焉又周官職方氏揚州其澤數曰具區鄭君注云具區在吳南江聲以為鄭不云會稽者蓋東漢分置

吳郡吳屬吳郡也鄭言吳南班云吳西者蓋具區廣袤八百里在吳西而又經其南也今攷後漢書郡國志丹陽蕪湖云中江在西又吳郡云吳本國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又毗陵云季札所居北江在北皆與前志合鄭云會彭蠡者爲南江卽指豫章水而言南史王僧辨傳云陳霸先自嶺南起兵討侯景出南江行至湓水胡三省云贛水謂之南江是豫章水自昔有南江之稱矣蘇軾書傳云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山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

卷三上

充

宅之士而水所鍾者獨震澤而已其說是也振震古書通用廣雅釋地作振澤當是三家尙書之異文底史記作致致者底之故訓字也

釋名釋水曰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

水經山澤篇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

篠簜旣敷厥草維天厥木維喬

夏本紀竹箭旣布其草維天其木維喬

地理志篠簜旣敷出天木喬○師古曰篠小竹也簜大竹也敷謂布地而生也

案爾雅釋草篠竹箭郭璞注云別二名也又簜竹李

巡注云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注云竹關節者曰簜史記以故訓字代經文故作竹箭旣布也尙書釋文簜或作簞卽簜之消文篠說文作筱竹部云筱箭屬小竹也簜大竹也夏書曰璫琨筱簜又寸部云專布也儀禮大射儀疏及戴凱之竹譜注引鄭云簜箭簜大竹也是古文今文說同天尙書釋文引馬云天長也

厥土維塗泥厥田維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夏本紀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集解馬融曰漸澤也

卷三上

牛

地理志厥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錯○師古曰塗泥澱洳濕也田第九賦第七又雜出諸品

案漢書東方朔傳朔對郭舍人隱語云涂者漸洳徑也江聲云涂下或加土非洳卽澤之消文易睽上九見豕負涂虞翻注云坎爲豕爲雨坤爲土土得雨爲泥涂則泥涂爲濕土故云漸澤也

厥貢維金三品璫琨篠簜齒革羽旄

夏本紀貢金三品璫琨竹箭齒革羽毛○集解鄭元曰銅三色也○正義曰周禮考工記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郭云犀似水牛猪頭大腹庠脚脣角好食棘也亦有

一角者按西南夷常貢旄牛尾以爲旌旗之飾書詩通謂之旌故尙書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旌皆此牛也瑤瑣篠簜

地理志貢金三品瑤瑣篠簜齒革羽毛○師古曰三品金銀銅瑤瑣皆美玉名也齒象齒也革犀革也羽旄謂衆鳥之羽可爲旄者也瑣音昆

案師古以三品爲金銀銅者用王肅注說也王注見詩魯頌泮水疏鄭以金三品爲銅三色當是今文家說攷史記貨殖傳云吳東有章山之銅漢書吳王濞傳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注云此有豫字誤也但

卷三上

圭

當言章郡卽今故章也漢書地理志云丹陽郡故鄣郡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有銅官其屬縣有故鄣桓寬鹽鐵論曰丹章有金銅之山孟康注食貨志云赤金丹陽銅也江聲曰章山之銅蓋卽章郡銅山所產然則楊州有銅山矣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銀鏤鉛錫惟獨無銅故知金卽銅也金三色者蓋青白赤也其中不得有金銀王肅以爲金銀銅非也現尙書釋文云馬本作瑣韋昭音貫案說文現字重文作瑣則現瑣實一字也段玉裁云凡釋文引韋昭者皆本漢書音義此蓋今文尙書作瑣古文尙書作

琕故說文竝列之如玼璚之例馬本則同今文者也喬樅攷說文玉部云瑤玉之美者現石之美者虞書曰揚州貢瑤琕王鳴盛據詩衛風木瓜釋文云瑤美玉也說文云美石謂今本作玉之美者乃傳寫之誤王逸注九歌云瑤石之次玉者亦以瑤爲美石也羽毛史漢皆當作旄據史記正義云西南夷常貢旄牛尾詩書通謂之旌知正文本作旄字再證以下文荊州羽旄齒革尙作旄字益可見矣漢書亦揚州作毛荊州作旄然揚州注內仍作羽旄此足證正文之本作旄也又篠簜下隸古定本尙書有惟木二字今攷

卷三上

圭

史記漢書皆全載此文皆無惟木字可知今文尙書本無此二字或古文尙書有之或僞孔氏妄增之不足爲據故江聲集注音疏以爲衍文也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夏本紀島夷卉服其篚織貝其包橘柚錫貢○集解鄭元曰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織之卽成文矣錫貢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地理志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師古曰

鳥夷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卉服絺葛之屬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錫貢者須錫命而獻之言不常來也

案錫貢尙書正義引王肅曰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下荊州包匭菁茅正義引王肅云楊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王鳴盛曰包匭連文自屬一事截包作句以爲橘柚割裂穿鑿之甚且揚州明言橘柚荊州則並無橘柚字反謂荊州常貢而揚州特繼其乏亦殊違反江聲曰說文木部引厥包橘柚之文不聯引錫貢則錫貢自是別爲

卷三上

圭

一句且金銀銅鐵鉛皆入貢錫亦器用所需不應獨缺而他州無文惟見於此又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則揚州實產錫不應不貢足證鄭誼精確王肅說非也

釋名釋水曰海中可居者曰島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也物所赴如鳥之下也

案鳥夷史記作鳥夷江聲以爲此是裴駰據偽孔書改之其實史記亦作鳥也喬樅謂據釋名訓誼是鳥字本取義於鳥之赴下疑三家今文尙書揚州之鳥夷卉服本亦有作鳥字者史記用歐陽今文故作鳥

字與漢書用夏侯今文者異劉熙釋名語當是本於歐陽家章句必以史記鳥字爲裴駰據偽孔書所改殆未必然也

均于江海通于淮泗

夏本紀均江海通淮泗○集解鄭元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

地理志均江海通于淮泗○師古曰均平也通淮泗而入江海故云平

案尙書釋文云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均平段玉裁曰按今文尙書作均夏本紀地

卷三上

圭

理志皆云均江海可證馬本依今文尙書也鄭本作松松者沿之字誤故云當爲沿此蓋壁中文轉寫以木水混淆公谷不分而鄭正之若裴駰集解引鄭曰均讀曰沿或疑裴所據何以與陸所據異答曰裴依史記正文作均耳裴此條當云均鄭本作松松讀曰沿乃合也禮記正義終始相巡鄭注巡讀如沿漢之沿三年間反巡過其故鄉孫卿禮論篇巡作鉛楊倞注鉛與沿同循也按均之與沿猶巡之與鉛也巡徐仙民義純反均古音同勻均巡循沿鉛六字一聲之轉今文尙書假均爲沿孫卿子假鉛爲巡也馬季

長釋均爲平殊未安喬樅謂今文尙書均字當是鈞之譌鈞循音同鈞者循之假借字說文循行順也與沿字訓順水行也義亦相近

荆及衡陽維荊州

夏本紀荆及衡陽維荊州

地理志荆及衡陽維荊州

又南郡臨沮云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應劭曰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師古曰沮水卽左傳所云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三上

圭

又長沙國湘南云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

爾雅釋地漢南曰荊州李巡注曰漢南其氣慘剛稟性

強梁故曰荊荆強也

揚雄荊州牧箴曰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漂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疆

案公羊傳莊十年疏引鄭云荊州畛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荊山卽漢臨沮地湖北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卽漢湘南地釋名釋州名云荊州者取荊山之名也李巡解州名則與揚雄荊州牧箴合蓋皆本今文尙書說也王鳴盛曰以今

輿地約之湖北武昌漢陽安陸黃州德安荊州宜昌施南等府及襄陽之南境湖南全省及四川敘州重慶夔州等府之江南地廣西桂林貴州遵義等府皆荊州域也

釋名釋州國曰荊州取名於荊山也必取荊爲名者荊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疆常警備之也

江漢朝宗于海

夏本紀江漢朝宗于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江水源出岷州岷山南流至益州卽東南流入蜀至瀘州東流經

卷三上

庚

三峽過荊州與漢水合又云漢水源出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嶓冢山

地理志江漢朝宗于海○師古曰江漢二水歸入于海有似諸侯朝于天子故曰朝宗宗尊也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江水漢水其流過疾又合爲一其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家說故與揚雄語合

風俗通山澤篇曰江出蜀郡渝流互微外嶓冢入海詩

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
論衡書虛篇曰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
脈流行汎揚動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
之呼吸氣出入也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其發海中之時
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而為
濤

虞翻注易習坎有孚曰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
如月行天

案此皆用今文家說也段玉裁云說文水部曰淖水
朝宗于海从水朝省聲衍水朝宗于海見也从水行

卷三上

七

按淖者今之潮字以淖釋朝宗于海此今文尚書說
也淖水之時江漢不順軌不與海通海淖不上至禹
治之江漢始與海通於揚州曰三江既入三江北江
中江南江也北江者漢也既入者入于海也於荊州
曰江漢朝宗于海言海淖上達直至荊州也今海潮上至安
慶而海淖上迎江漢之水下赴如君臣一德一心呼
吸相通與前此壅閼者異矣二州之交相為表裏也
又案胡渭曰郭璞江賦云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
萬丈壁立赧駭水經江水東逕廣谿峽注云三峽之
首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

鑿者又江水東逕西陵峽歷禹斷江注云南峽北有
北谷村而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者舊傳言昔是
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
勢并衝此江遂絕謂之斷江今夷陵州西南有斷江
山是其遺迹蓋江之有三峽猶河之有龍門也禹治
冀之河自龍門始則治荆之江亦必自三峽始矣

九江孔殷

夏本紀九江其中○集解鄭元曰地理志九江在潯陽
南皆東合為大江○索隱曰按潯陽記九江者烏江蚌
江烏白江嘉靡江沙江吹江廩江隄江箇江又張鎮九

卷三上

夫

江圖所載有三里江五州烏土白蚌九江之名不同
地理志九江孔殷○師古曰孔甚也殷中也言江水於
此州分為九道甚得地形之中

又廬江郡尋陽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

案尚書釋文九江下引潯陽記云云又引張須元緣
江記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
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
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落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
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州太康記曰九江劉歆以為
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殷猶多

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喬樅謂劉歆以此九江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者當是據古文尙書說王鳴盛曰案湖漢水亦得名九江莽改豫章曰九江以此但九水注于彭蠡前言彭蠡既滿盡之矣與大江經流無涉且導水云過九江而後云東迤北會于淮如湖漢九水爲九江則是九江卽淮矣劉歆說非是鄭引地理志云云者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秦滅楚以其都置九江郡酈道元淮水注云秦九江郡治壽春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

卷三上

堯

按江北廬江有尋陽九江江南豫章有湖漢九水二處皆可稱九江然郡治在江北究以尋陽九江得名漢尋陽在江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一名蘭池城是故云九江在南東晉咸和中溫嶠始移于江南則九江在縣北矣今德化縣西十五里是非漢之尋陽也又江圖云始郢陵終江口會桑落州者今桑落洲在九江府城東北五十里江中鄂陵今黃州府武昌縣又水經注云江水東逕軹縣故城南城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爲名漢軹縣今蘄水縣五洲江在此縣界寰宇記云岷江五阜洲在黃梅縣南一

百十里是潯陽九江遺迹唐宋猶存也江聲曰郡國志亦云廬江郡潯陽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杜預志廬江郡皆屬揚州又別九江郡亦屬揚州經於荊州記九江者蓋九江至潯陽東而合九江郡與潯陽相近當九江始合之處故郡取名爾其東合于江之時則在尋陽之上固是荊州地也故經於此言之乃應劭注地理志謂江自廬江潯陽分爲九派如其說則九江不在荊州矣恐非是鄭說爲正史記云九江甚中謂水由地中行也孟子云禹掘地而注之海驅龍蛇而放之淮水由地中行是其誼也喬樅案王江兩

卷三上

平

說皆王鄭注鄭君之解是據今文家說較古文家爲近是竊嘗反覆攷之史記集解所引鄭注與尙書正義所引文各不同疑裴駰所採非此荊州下九江孔殷之注也觀鄭釋殷爲多云九江自山谿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似是指澧沅瀟湘等九水皆出自山谿注川者故云其孔眾多治之實難若尋陽之九江乃禹因江漢合流水勢澎湃故鑿分九派以疏其流非治山谿之水也惜尙書鄭注已亡無以證明之矣

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曰竭度九江越五河○張揖

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者

案胡朏明禹貢錐指曰九江諸家皆謂在潯陽其以

洞庭爲九江者自宋初胡旦始而晁以道曾彥和皆

從之曾氏曰沅漸元辰敘西湘資醴水元當作無蓋無訛爲元又

轉作元也漢志武陵無陽縣無水首受故皆合洞庭

中東入于江是爲九江道江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陵今之巴陵巴陵之上卽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

九江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楚地記云巴陵

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是也渭案今岳州府巴陵縣

本漢下雋縣地縣西南有洞庭湖山海經云洞庭之

卷三上

全

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

之浦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楚地記本

此朱子九江辨亦云經言九江孔殷而後及夫沱潛

雲夢則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然則九江

卽洞庭既有山水二經爲根據而又得朱子此辨其

不在潯陽亦明矣九江至春秋時爲江南之夢戰國

時稱洞庭五渚韓非子謂之五湖而九江之名遂隱

水經湘水注云湘水會資沅微澧四水同注洞庭而

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取

洞庭五渚也按周禮荊州無九江蓋已包在雲夢叢

澤之中矣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經然其中亦有可信

者如謂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賴此一語而九江遺

跡猶可推尋其有造於禹貢不小也喬樞案禹貢九

江凡三見於荊州曰九江孔殷於道山曰過九江至

于傳淺原於道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自漢以來說

者紛紛不一以愚攷之山海經所云澧沅瀟湘是在

九江之間此洞庭之九江也楚地記亦云巴陵瀟湘

之淵在九江之間是禹貢荊州之九江孔殷當指此

言之故其文在沱潛既道雲土夢作父之前如以尋

陽之九江當之則文當繫之揚州不當繫之荊州矣

卷三上

全

江氏叔隱謂九江東合于江之時在潯陽上固是荆

州之地不知江圖明云九江始鄂陵終江口會于桑

落洲桑落洲在今德化縣界合于大江實在此地是

禹貢揚州之域而非荊州之域也道江云過九江至

于東陵東陵在廬江郡金蘭縣西北今爲湖北蕪州

之東興國州之西地過九江始至東陵則九江皆在

東陵以上可知若尋陽之九江則亦有在東陵以下

者不得云過九江至于東陵也以此言之荊州之九

江孔殷其爲洞庭中澧沅瀟湘等之九水殆無疑義

惟道山之過九江至于敷淺原當以尋陽之九江實

之地理志豫章郡歷陵下云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水經云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敷淺原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攷下雋故城在今武昌府蒲圻縣歷歷陵縣地在今南康府星子縣則道山之過九江指尋陽南禹所疏鑿者而言亦無疑義矣

沱潛既道

夏本記沱潛已道○集解鄭元曰水出江爲沱漢爲潛○索隱曰沱亦作潛沱出蜀郡郫縣西東入江潛出漢中安陽縣西北入漢故爾正云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

卷三上

全

○正義曰括地志云繁江受郫江禹貢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源出益州新繁縣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源出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也

水經山澤篇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沱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于沔

沱潛既道

地理志沱潛既道○師古曰沱潛二水名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潛音潛一曰道讀曰導導治也

又南郡枝江云江沱出西東入江○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

又漢中郡安陽云鬻谷水出西南北入漢

案水經云江水過夷道縣北又東過枝江縣南鄭注引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是也水經又云又南過江陵縣南注云縣江有洲曰枚回州江水自此兩分爲南北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爾正釋水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荊州之沱潛發源此州也喬樅案釋文沱潛下引馬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如馬此解則荊州之沱潛非爾正

卷三上

全

所云出自江漢之沱潛也馬義與鄭異馬治古文尙書則鄭注蓋從今文家說班志以枝江爲沱據今文家說而鄭又與班氏異者蓋三家說有不同耳攷地理志南郡華容云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班於夏水言首受江則是水自江出矣是志兼存兩說也又江夏郡云屬荊州應劭音義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夏水卽沔水言水自江別則是江之沱矣仲達所稱當亦今文家說然則鄭君以夏水爲沱蓋非無徵也水經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

夏雲杜縣入于沔鄭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閭若璩云江之沱也今本誤作江之沱也水自江出為沱此正夏水初分出江處也於沱為合水決復入為沱此非夏水至雲杜入沔處也于沱不合道元水經注亦以夏水為沱與鄭說同知其為今文尚書家相傳有此說也潛史記作沔漢書作潛古字相通此三家尚書之異文也胡渭禹貢錐指曰左思蜀都賦云演以潛沫劉逵注云水潛行曰演此二水伏流故曰演以潛沫荆州之潛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故謂之潛承天府志云漢水自鍾祥縣北三十里伏流為蘆伏河經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即古潛水也按潛江縣本竟陵江陵二縣地唐大中十一年置徵科巡院於白泚見實字記宋乾德三年升為潛江縣韻會漢伏流也或作泚今漢水之分流者名蘆伏而其地又各白泚皆取伏流之義此水起鍾祥縣北訖潛江縣東南行可三百里以為古之潛水庶幾得之蓋禹時本自伏流湧出復入于漢及乎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際見河渠書則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迹遂不可考耳

雲土夢作义

夏本紀雲土夢為治○索隱曰夢一作曹鄒誕生又音蒙按雲土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知者據左傳云昭王寢于雲中又楚子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是二澤各別也韋昭曰雲土今為縣屬江夏南郡華容今按地理志云江夏有雲杜縣是

雲夢土作义

地理志雲夢土作义○師古曰言沱潛二水既從其道則雲夢之土可為畋漁之治也

又南郡華容云雲夢澤在南荆州數

水經山澤篇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

案尚書釋文雲徐本作云云即雲之省文段玉裁曰作雲夢上者古文尚書也作雲土夢者今文尚書也史記漢書作雲夢土者史記漢書之誤者也今本古文尚書之誤始于唐石經而宋太宗復揚其波偽孔傳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即水去可為耕作畝畝之治據孔傳則經作雲夢土故釋土于雲夢之下平土即謂平土之虛說文虛大即也偽孔本多襲馬鄭王之舊此雲夢土作义必馬鄭王本固然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曰左傳邲子之女棄于文于夢中無雲字楚子濟江入雲中復無夢字以此推之則雲

夢一澤本自別矣而禹貢及爾足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一澤而言之此李氏所據禹貢尙作雲夢不作雲土夢也何以知今文尙書作雲土夢也今史記各本皆作雲夢土而史記索隱單行本大書雲土夢三字小注云雲土夢一澤名引韋昭云雲土今爲縣屬江夏解之曰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是其地也然則史記作雲土夢確然可證而小司馬所引韋昭語乃漢書音義也則漢書作雲土夢又確然可證今本地志作雲夢土小顏注雲夢之土可爲畋漁之治皆用尙書妄改之本耳小顏漢書本誤字最多卽如韋作

卷三上

全

玼而顏作蠙章作載而顏作埴章作雲土夢而顏作雲夢土其顯然者蓋古文尙書別本作雲土夢者此用史漢改尙書是爲以今文尙書改古文尙書也史漢之或作雲夢土者此用尙書改史漢是爲以古文尙書改今文尙書也儀禮士虞禮記曰浴沐不櫛注云今文曰沐浴櫛此亦如土夢夢土之不同今本經文作沐浴則注今文曰沐浴不可通矣幸正義中猶有改之未盡者耳古土杜通用如韓詩桑杜毛傳作桑土毛詩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是也本呼雲土單呼之爲雲此類甚多又按楚語云有數曰雲連徒州卽雲土也此如穀於菽之類皆方俗語言徒土杜一字也

雲土長言之爲雲連徒州猶恂贅二字荀卿書則曰僂猶贅儒今文尙書未必全非伏生執其舊業非有所改易也段說誠然喬樅又攷地理志南郡編縣云有雲夢宮江夏郡西陵縣云有雲夢宮編卽今之荊門州西陵卽今之蘄州黃岡麻城皆在江北華容今之監利石首一縣地監利在江北石首在江南雲杜今之京山縣地水經沔水注云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又夏水注云夏水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陲西南自州陵東階逕于雲杜沔陽爲雲夢之數州陵今沔陽州沔陽今漢陽地皆江北也又引郭景

卷三上

全

純言華容縣東南巴邱湖是江南之夢又引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踰川且隔兼苞勢廣矣以今輿地約之江北之荊門京山沔陽監利安陸漢陽黃岡麻城蘄州江南之枝江石首巴陵皆古雲夢所在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旄齒革惟金三品

夏本紀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革金三品地理志厥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革金三品秬稌栝柏

夏本紀純幹枯柏○集解鄭元曰四木名

地理志純幹枯柏○師古曰純木似樗而實幹枯也枯木柏葉而松身

案尙書釋文純木名又作樗幹本又作幹枯馬云曰枯也攷說文木部純木也夏書曰純幹枯柏或从熏作樗鄭注周禮攷工記亦引作樗幹枯柏當是三家之異文枯爾疋釋本作樗枯樗一聲之轉集韻樗或作樗通作枯

厲砥磐丹

夏本紀厲砥磐丹

卷三上

允

地理志厲砥磐丹

案史記厲字當從漢書作厲爲正詩公劉取厲取鍛禮記儒行砥厲廉隅左傳哀十六年勝自厲劍皆不從石作礪又釋元應衆經音義引尙書砥礪磐丹此必據馬鄭本古文古文假礪爲厲字然則史記漢書作厲皆三家今文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此順僞孔本之文故作礪耳說文厂部厲旱石也底柔石也重文砥云底或從石高樅謂旱者悍之消文猶言粗石也底石比厲爲精故云柔石司馬相如子虛賦言雲夢之石曰城功元厲張揖

云元厲黑石可用磨也穀梁傳曰天子之桷斷之鑿之加密石焉密石卽厲貢所謂砥者也磬說文石部云磬石可以爲矢鏃夏書曰梁州貢磬丹攷禹貢梁州下貢磬磬荊州下貢磬丹說文引書梁州當爲荊州之誤也丹說文云巴越之赤石也外象采丹象井中丹形胡渭曰按周書王會解卜人以丹砂孔晁注云卜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王應麟補注云太平御覽卜人蓋今之濮人也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牧誓注濮在江漢之南左氏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然則卜人實荊城故貢丹砂也

卷三上

卒

維箒箒栝三邦底貢厥名

夏本紀維箒箒栝三邦致貢其名○集解徐廣曰一作箭足杆杆卽栝也音怙箭足者矢鏃也或以箭足訓釋箒箒乎駟案鄭元曰箒箒聆風也馬融曰言箒箒栝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

地理志惟箒箒栝三國底貢厥名○師古曰箒箒竹名栝木名也皆可爲矢言此州界本有三國致貢斯物其名稱美也

案尙書釋文箒韋昭一名聆風栝馬云木名可以爲箭毛詩艸木疏云葉如荆而赤莖似蒼說文竹部云

箒箒箒也从竹路聲夏書曰惟箒箒枯又重文箒云古文箒从箒木部云枯槩也从木古聲夏書曰惟箒箒枯木名也喬樅謂許君箒字下所引夏書作惟箒箒枯據今文尚書也枯字下所引夏書作惟箒箒枯據古文尚書也說文箒下明言古文从箒作箒則枯下引夏書當本作箒其作箒者傳寫脫去竹耳枯木訓槩其訓木名者別爲一義說文又引箒字云木也引詩榛榛濟濟爲證以古文尚書既引於枯字下故不復引耳鄭與馬均治古文字皆當作箒作枯爲正史記漢書均用今文字皆當作箒作枯爲正鄭云木

卷三上

左

類馬云木名所以別於竹也又案徐廣史記音義云一作箭足杆段玉裁以爲箭足非矢鏃正謂矢槩疑今文尚書箒箒作箭足喬樅謂箭足二字蓋以故訓代經文非今文之異字又杆卽箒者杆于聲枯古聲同在古音第五部今史記集解杆字作杆非也

包匭菁茅

夏本紀包匭菁茅○集解鄭元曰匭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辰州盧溪縣西南二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陽記云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因各包茅山

地理志包匭菁茅

案尚書正義云鄭元以厥各下屬苞匭菁茅今據史記集解引馬融云言箒箒枯三國所致貢其名菁也是以厥各連上三邦底貢爲句與鄭讀異馬從古文尚書則鄭讀當是從今文尚書也王鳴盛曰鄭以厥各下連包匭菁茅爲句則句法與厥土厥田厥賦厥貢厥篚一例當從之馬讀非也

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夏本紀其篚元纁璣組九江入賜大龜

厥采元纁璣組

卷三上

左

地理志厥采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師古曰元黑色纁絳璣珠之不圓者組綬類也大龜尺有二寸錫命而納不常貢也

案錫納夏本紀作入賜尚書釋文引馬云納入也攷堯典出內朕命史記亦作出入又寅饒納曰伏生大傳引作入日則入納內三字古通下文錫土姓史記亦作賜土姓則錫賜字通段玉裁曰古以錫爲賜假借之法也說文云贛賜也賜予也古者下之予上亦得云賜堯典云師錫帝曰禹貢云九江納錫大龜洪範云惟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皆是也此義不

尚書有作沿于江海者故鄭君注尚書讀松字為沿
從大傳文也

原陞底績

尚書大傳曰下而平者謂之陞陞之言陞也

案此見太平御覽五十七地部引又毛詩陞桑正義
引夏傳曰下陞曰陞

嶓冢道養

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為漢
案杜佑通典曰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
中金牛衡陽王夫之書經稗疏云以地考之無有確

卷三上

九三

於此者在上邽者今秦州西南六十里之嶓冢西漢
水所出也地理志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
出郡國志曰漢陽郡西故屬隴西有嶓冢山西漢水
水經注曰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凡此皆秦
州之嶓冢在金牛者今甯羗北九十里之嶓冢東漢
水所出也水經曰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
武都沮縣為漢水水經之意以東漢水至獻口循通
谷水合西漢水入江為西漢水不
依班固以西縣嶓冢為西漢源也觀注引劉澄之郭
璞庾仲雍之說而曰經云漾水出氐道縣東至沮縣
為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診其沿注似與三說符而
木極西漢之源矣則經敘氐道縣是獻口以上之津
逕曉然無疑矣注又云班固司馬彪袁崧並言漢有
二源東出氐道西出西縣嶓冢愈可見自來無有言

西漢出氐道者而水經斷不得以其道為西漢源矣
其連東漢獻口言之者蓋當時經說以西漢為潛自
獻口分漢循通谷而西南郭璞曰嶓冢山在武都氐
又東南入江也說見下

道南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

西流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引見水經地形志曰華

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凡此皆甯羗之嶓

冢兩嶓冢相去數百里中隔故道水似不可相通然

以山海經考之又有不然者大時之山潒水出焉北

流注於渭清水出焉南流注於漢水當是大白山也

潒清即褒斜也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漢水

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沔水出焉北流注於湯水張

卷三上

九四

衡曰終南大一連岡乎嶓冢山海經南山西百八十
里大時之山又西三百
二十里嶓冢之山三
山相連即平子所本甯羗嶓冢無北流之水又不連
大一似嶓冢乃故道水之源山在今寶雞鳳縣之間
其水三分西南為故道水東南入沔水而今無復嶓
冢之名矣惟故道水之源為嶓冢故循故道之西南
至秦州為西漢之源又循西漢之東北盡於沔漢之
交皆嶓冢又循故道之東南至甯羗為東漢源又循
東漢之南而東至巴嶺皆嶓冢蓋古人命名廣遠後
人或舉其峯巒而忘其聯絡兼包之勢故多閼隔也
由是言之則經中岷嶓之嶓故兼二漢之原隰而孟

云出獲驍護舉卽獲輿是也江聲曰逾雒至南河將治豫州也禹施功之敘於此可見九州先後之次是禹施功之次鴻水之害大河尤甚禹治水先治河而河所經之地冀沈最下沈既淪沒冀爲帝都故先治冀而次及沈次則由青而徐而揚東方三州皆濱於海水之委也循揚而上故及荊州梁州之地於江南爲最高雖卑於江北而江北之水不能及焉其功可緩故荊州既治次及豫州及後乃治梁也雍州田上上故治之最後經亦治之於末是經所記九州依禹施功之先後而敘之也茲於荊州之後折旋越江而

卷三上

全

北特言逾雒至南河以見治荆之次卽治豫也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三

二之中

侯官陳喬樞學

虞夏書十七 夏書一

禹貢第十七

今文尙書三

荊河維豫州

夏本紀荊河維豫州○正義曰括地志云荊山在襄州荊山縣西八十里韓子云下和得玉璞於楚之荊山卽此也河洛州北河也

地理志荊河惟豫州

卷三中

一

又南郡臨沮縣云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春秋元命包曰豫之言序也言陽氣分布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

爾雅釋地河南曰豫州李巡注曰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

案荊豫二州禹以荊山爲畋南條荊山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荊州公羊傳莊十年疏引鄭注云豫州畋自荊而北至于河攷周禮爾疋皆云河南曰豫州則豫州之北畋至于河矣王鳴盛曰以今輿地約之河南之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甯六府許陝汝光四

州及直隸大名府山東曹州府江南潁州府之西境
湖廣襄陽府德安府之北境鄭陽府之東境皆古豫
州域也

釋名釋州國曰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
安豫也

案以豫州爲京師東都所在此據周代言之禹貢之
豫州其取誼當以元命包及爾雅李巡注爲允

伊雒漚澗既入于河

夏本紀伊雒漚澗既入於河○索隱曰伊水出宏農盧
氏縣雒水出宏農上雒縣冢嶺山漚水出河南穀城縣

卷三中

二

潛亭北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東皆入于河○正義曰括
地志云伊水出虢州盧氏縣東轡山東北流入雒雒水
出商州雒南縣冢嶺山東流經雒州郭內又各合伊水
漚水出雒州新安縣東南流至雒州郭內南入雒澗水
源出雒州新安縣東白石山東北與穀水合流經雒州
郭內東流入雒也

地理志伊雒漚澗既入于河

又宏農郡盧氏縣云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
郡一行四百五十里

又上雒云禹貢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

行千七十里豫州川熊耳山獲輿山在東北

又河南郡穀城云禹貢漚水出潛亭北東南入雒

淮南墜形訓曰伊出上魏注云上魏山名

水經曰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郭落山又東
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入于洛洛水出京兆
上洛縣謹舉山又東逕熊耳山北東北過盧氏縣南東
北流入于河漚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
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澗水出
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

案王鳴盛曰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

卷三中

三

伊闕中至雒陽縣南北入于洛鄭注曰山海經云蔓
渠地志云熊耳山卽麓大同陵巒互別耳伊水自熊
耳東北逕東亭城南按東亭故城在今嵩縣西南七
十里以今輿地言之盧氏嵩縣伊陽雒陽中皆伊
水所經也水經雒水出京兆上雒縣謹舉山東過雒
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
于河以今輿地言之商州盧氏永甯雒陽偃師鞏縣
中皆雒水所經也漚水澗水見周書洛誥周公曰
我乃卜澗水東漚水西惟雒食謂王城也我又卜漚
水東亦惟雒食謂下都也案漚澗始見禹貢繼見雒

詰而澗與穀異源同流故書有澗水無穀水也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而南入雒澗水經河南故城東而南入雒一水各自入洛故澗水東澗水西爲王城而澗水東爲下都雒詰之文甚明也自周靈王時穀雒門將毀王宮於是壅穀水使東出於王城之北則其勢必入於澗水於是澗澗合流皆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雒而所謂澗水東澗水西大非其舊爲水道之一變矣水經澗水條云澗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雒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雒澗水條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雒其前言澗澗所出之源皆禹迹也自千金渠以下則皆言東漢後改流之道並非古迹特有洛詰數語猶可得其大略而已

卷三

四

釋名釋水曰山夾水曰澗澗間也言在兩山之間也

榮播既都

夏本紀榮播既都○索隱曰古文尙書作榮波此及今文並云榮播播是水播溢之義榮是澤名故左傳云秋及衛戰於榮澤鄭元云今塞爲平地榮陽人猶謂其處爲榮播榮波既豬

地理志榮波既豬○師古曰榮沘水溢出所爲也即今榮澤是也波亦水名言其水並已過聚矣一說謂榮水之波

案尙書釋文榮尸局反榮澤也波如字馬本作播榮播澤名正義曰馬鄭王本皆作榮播謂此澤名榮播段玉裁曰榮說文以爲絕小水則非沘水溢出之澤矣此經榮字當从火不从水周禮職方氏榮雒左傳閔二年宣十二年及後敘諸文榮澤字皆从火陸氏左傳隱元年釋文且云榮陽或作榮非玉篇焱部榮字下云亦榮陽縣漢韓勅後碑河南榮陽劉寬碑陰

卷三

五

河南榮陽鄭烈碑榮陽將封人唐盧藏用俱書紀信碑因高祖于榮陽字無不从火皆明證也尙書正義本作榮波衛包所改也史記及馬鄭王本皆作播江聲尙書集注據說文謂當作播說文水部云播水名在河南榮陽从水番聲言在榮陽則與榮澤同處故知此經之當作播字今案水經注濟水篇云晉書地道志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門南決爲榮澤尙書曰榮波既豬闕駟曰榮播澤名也故呂忱曰播水在榮陽謂是水也昔大禹遏其淫水而於榮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所引呂忱謂字林也字林多本說文然

則知字林正作潘水在熒陽與說文合轍鄭氏引闕作播呂作潘不暇分別字體所由異且馬鄭王謂熒播卽熒澤是一物許呂則潘別爲一水與熒爲二鄭注周禮熒雒波滄爲四云波讀爲播引禹貢熒播旣都則注書一之注周禮二之矣鄭云大禹塞其注水卽釋經文旣緒也江氏以爲潘播波三字同故非無證喬樅謂漢書作波卽潘之假借詩番惟司徒古今人表作司徒皮儀禮旣夕篇設披鄭注云今文披皆爲潘是其證也說文作潘史記作播漢書作波疑皆尙書三家之異文據正義云馬鄭皆作播馬鄭治古

卷三中

文尙書者然則知古文當是同作播字播又潘之同聲假借字也熒者熒澤潘者潘水師古以波爲水名蓋襲漢人音義之語當本於今文家尙書說也經於豫言熒潘旣都猶上文於荆言沱潛旣道於徐言淮沂其父於青言濰淄其道文法皆一例也鄭注尙書以熒播爲熒澤與注周禮不同者注禮用今文說注書則從古文說也攷禹貢豫州之域北濱冀之南河其西與華陰接華陰雍城也南判自荆山抵隴之北境與荆接界東及淮南北與徐揚接界西及鄖之東境與雍梁接界觀職方所載豫州鎮曰華山藪曰圃

田其川熒雒其浸波滄波在熒陽滄則隨北水也或以職方波滄二水相距太遠疑波滄之波非卽熒波之波當別爲一水然惟留二水漢志一爲青州寢一爲幽州寢而禹貢合言惟留其道何獨於職方波滄而疑之或又以豫州之波水出歇馬嶺在汝州魯山縣西北不得在熒陽不知此經波水本名潘水波其假借字耳非卽入汝之波水也古者每多假借水道亦屢變易說文云潘水在熒陽鄭注云熒澤塞爲平地熒陽人猶謂其處爲熒播安知禹時潘水所注不與熒澤相近耶

卷三中

楊雄豫州牧箴熒播泉絲

案段玉裁云此亦今文尙書作播之明證章樵注云播一作波

道荷澤被明都

夏本紀導荷澤被明都○索隱曰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明都音孟豬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爾雅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爲然惟周禮稱望諸皆此地之一名○正義曰括地志云荷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定陶城東今名龍池亦名九卿陂水經山澤篇荷澤在定陶縣東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

東北

被盟豬

地理志道荷澤被盟豬○師古曰荷澤在湖陵盟豬亦澤名在荷之東北言治荷澤之水衍溢則使被及盟豬不常入也道讀曰導荷音歌盟音孟

又濟陰郡云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屬兗州○師古曰荷

音柯

又梁國睢陽云禹貢盟豬澤在東北

案尚書釋文云荷徐音柯章胡阿反豬音諸左傳爾

雅皆作孟諸宋戴澤也正義云於此作孟豬左傳爾

卷三

八

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段玉裁曰清紀志皆作荷五經文字水部亦曰荷見夏書古本亦作荷孟諸古文尚書作孟豬左傳正義詩曹譜商譜正義皆引尚書作孟豬惟陳譜正義引尚書孟誤作盟轉寫失之耳今文尚書則作明都夏本紀及水經作明都是也今文尚書亦作孟諸司馬貞索隱曰明都爾疋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為然凡小司馬所謂今文者皆謂蔡邕石經拓本也尚書大傳夏傳孟諸靈龜則今文尚書作孟諸不誣矣鄭治古文尚書者也而注周禮曰望諸明都也毛詩陳譜曰東

不及明豬班治今文尚書者也而地理志述禹貢作盟豬梁國下又作盟諸蓋明盟孟望古音皆讀如芒在第十部諸豬都古音皆在今之九魚在第五部皆同音通用古有不拘非可以今古文截然分別之例例之也

又案王鳴盛曰此一節紀禹陶卽復出之沛也荷澤在定陶之東盟豬在睢陽之東北相距僅一百四十里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貢因而疏之以殺濟潰之勢水經云尚書導荷澤被孟諸孟諸在睢陽音關駟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

卷三

九

乃被覆矣漢志胡陵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水在南此言達于荷之荷在湖陵南荷水與荷澤水有別說文云荷澤水在山陽胡陵水經沛水東過方與縣北為荷水注云荷沛別名也班志說沛縣不在胡陵而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合泗以注淮與孟豬全無關涉說文言荷澤多一水字與班說殊塗同歸禹道澤之在定陶者以入孟豬與下流支派之在胡陵者毫不相及也偽孔傳及正義以荷澤為在胡陵說並舛誤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夏本紀其土壤下土墳墟田中上賦雜上中○集解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墟也

地理志厥土惟壤下土墳墟田中上賦錯上中○師古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墳墟謂土之剛黑者也音盧

案尙書釋文墟音盧說文黑剛土也攷陳祥道禮書引鄭注云墟疏也江聲曰說文以黑剛土訓墟剛則不黏矣釋名云土黑曰墟盧然解散也解散則其性疏可知鄭注周禮草人云墟墟黏疏者以黏訓墟則亦以疏訓墟矣喬樅謂偽孔傳云墟疏也此襲用鄭注語師古漢書注當是襲舊注音義本今文尙書爲

卷三

說也馬以豫州地有三等則壤也墳也墟也各爲一等若以墳墟爲一則與兗州之黑墳無別矣段玉裁云揚州賦下上上錯及此錯字夏本紀皆作襍故訓字也他錯字又不爾

釋名釋地曰土黑曰廬廬然解散也

厥貢漆絲絺紵厥斐織纊錫貢磬錯

夏本紀貢漆絲絺紵其篚織絮錫貢磬錯

厥貢漆臬絺紵厥斐織纊

地理志貢漆臬絺紵斐織纊錫貢磬錯

案段玉裁云臬夏本紀作絲蓋今文尙書也二字同

在古音弟一部續夏本紀作絮故訓字也江聲曰磬錯說者以爲治磬之錯然則錯當爲厝說文厂部厝厝石也引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厝今毛詩作錯錯厝皆音聲聲同則自通矣

浮于雒通于河

夏本紀浮于雒達于河

地理志浮于洛入于河○師古曰因洛入河也

案段玉裁云唐石經作浮于洛河無達于二字夏本紀通于河今本通誤爲達地理志入于河入蓋亦通之誤也

卷三

華陽黑水惟梁州

夏本紀華陽黑水惟梁州○正義曰括地志云黑水源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大山

地理志華陽黑水惟梁州

案公羊傳莊十年疏引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胡渭曰華卽西嶽華山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南有太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八里華陽今商州之地是也武成云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樂記周本紀並有此文華山之陽卽禹貢之華陽也水經注曰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

廣員三百伋武王代紂天下既定王及嶽濱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卽此處也渭按周禮豫州鎮曰華山杜氏謂其山連延東出故屬豫州夸父正所謂連延東出者乃西嶽支峰古通謂之華山桃林在夸父北實華山之陰山海經曰夸父山其北有桃林杜預而陽注左傳云桃林在華陰卽潼關縣華在夸父西南今洛南縣東北故以爲華山之陽秦魏冉同父弟芊戎封華陽君昭王立太子愛姬爲華陽夫人皆此地又按呂氏春秋九藪有秦之陽華在今華陰縣與洛南接畛蓋藪因山而得名並在華山之陽正禹貢之華陽也黑水卽若水亦卽瀘江也漢

卷三

三

志若水出蜀郡旄牛縣徼外南至大雅入繩繩水出越嶲郡遂久縣徼外東至犍道入江行千四百里水經注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降居斯水爲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又南逕越嶲郡都縣西又南逕大雅縣入繩又南逕會無縣與孫水合繩水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蜻蛉水入焉又逕三絳縣西又逕姑復北淹水注之又東與毋血水合又東涂水注

之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瀘本作盧如盧弓盧矢皆訓黑劉熙釋名土黑曰盧沈括筆談云夷人謂黑曰盧漢中如盧奴縣有盧水酈元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尤盧水爲黑水之切證攷晉八國有盧人疑卽居盧水上者其字後加水作瀘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瀘水一名若水則瀘若似非異源而酈元引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舊下三百里曰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據此則瀘水自出曲羅舊其地當在若水之東下流合若水故若水兼有瀘水之目所謂隨決入而納通稱者也漢志滇池澤在滇

卷三

三

池縣西北有黑水祠後漢書郡國志縣北有黑水祠或以爲武帝開置益州郡始立之非也使帝知郡界有黑水而立此祠則班史必知其所在而能言之竊謂此祠蓋彼中相承已久黑水卽金沙江東經會無縣南南直滇池縣縣故滇王國於其北立祠祭之宜矣自周衰以迄漢初聲教阻絕故尙書家莫能言梁州黑水之所在千載而下尙賴有此祠可以推測而得之梁南自宜賓以西至會川諸州縣凡在瀘水馬湖江之北者皆梁域蓋大江既合瀘水亦得互受通

稱故隋改江陽縣爲瀘川置瀘川治焉其縣南大江
寘宇記謂之瀘江瀘水卽黑水則梁左之南部亦當
以此水表畛也或曰梁州之水莫大於江經曷不畛
以江曰江自岷山導源大勢皆南行至敘州始折而
東苟畛以江則江右之地悉遺之域外矣故言黑水
可以見左畛而言江則不可以該右畛也以今輿地
言之陝西漢中府興安州大西安府之商州洛南山
陽鎮安商南鞏昌之鳳縣兩當徽州成縣階州文縣
湖廣鄖陽府之房縣竹山竹溪及鄖西縣之西境四
川則成都保寧順慶龍安馬湖五府瀘川嘉定邛眉

卷三

十四

雅五州及敘州瀘州重慶夔州之江北諸州縣松藩
衛疊溪營天全六番招討司黎大所建昌衛皆古梁
州域也

汶嶓既藝

夏本紀汶嶓既藝○集解鄭元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
湔氏道嶓冢山在漢陽西○索隱曰汶一作嶓又作岐
岐山封禪書一云瀆山在蜀郡湔氏道西徼江水所出
嶓冢山在隴西縣漢水所出也

地理志岷嶓既藝

案據史記索隱云汶一作嶓而集解引鄭元注正作

嶓則知裴所見史記本作嶓字也岷乃嶓之俗體段
玉裁曰當依說文作嶓或省作嶓魏大饗碑作岷俗
字也夏本紀作汶又曰汶山之陽又曰汶山道江按
此蓋古文尙書作嶓今文尙書作汶也史記封禪書
說秦并天下所奉名山大川自華以西有瀆山釋之
曰瀆山蜀之汶山也凡訓詁之法以今釋古謂今之
汶山卽秦之瀆山也是則漢人呼爲汶山字作汶確
然可證貨殖傳曰吾聞汶山之下沃野字作汶此古
本也河渠書蜀之岷山字作岷此改竄本也地理志
蜀郡有汶江道史記西南夷傳曰以冉駹爲汶山郡

卷三

十五

漢書孝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牁
越嶲沈黎文山郡西南夷傳亦曰以冉駹置文山郡
此亦漢時字正作汶或作文之證也漢人字正作汶
者必以伏生尙書字正作汶屈賦悲回風曰隱岐山
以清江王注引尙書曰岐山導江岐一作岷一作汶
按汶字是又省體岐岷皆或體也叔師所引今文尙
書也若古文尙書則作嶓許君造說文十一篇水部
曰江水出蜀湔氏徼外嶓山入海九篇山部曰嶓山
在蜀郡湔氏西徼外从山敬聲此用古文尙書也嶓
字繁重一變爲嶓再變爲岷昏聲敬聲文聲同在上

音弟十三部民聲乃在古音弟十二部昏不從民聲也夏本紀作汶今文尙書也地理志作嶧此用古文尙書改竄之本也中山經曰岷嶧之山江水出焉此與古文尙書合者也海內東經曰大江出汶山此與今文尙書合者也嶧字不見於說文蓋其文但作沓字或加山旁也廣雅云播冢也然則播與冢正是一物以其形名之山海經海內東經曰漢水出鮒鮒之山大荒北經曰鮒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鮒讀如步禺讀如鮒鮒與嶧禺與冢皆語之轉耳

又蜀郡湔氐道云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

卷三中

六

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

又隴西郡西縣云禹貢嶧山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

案郡國志蜀郡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又漢陽郡西縣故屬隴西有番冢山西漢水江聲曰漢志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郡郡國志漢陽郡武帝置爲天水郡永平十七年更名鄭據漢之地理志故不與班同王鳴盛曰漢有東西下文導水厯敘東漢源流絕與西漢無涉而其首則言嶧冢導漾東流爲漢似東漢亦出嶧冢然漢志于隴西氐道言漾水所出至武都爲

漢于武都言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又沔陽縣應劭注言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如淳注言此方人謂漢水爲沔水皆言東漢而皆不言有嶧冢續志亦惟于西縣言有嶧冢山西漢水他縣皆不言鄭于此注亦但舉西縣之嶧冢者漢志既專于西縣言嶧冢并冠以禹貢則必古經師相承舊說鄭亦據古義云然也至導水以西漢之嶧冢爲東漢源者東漢自氐道而武都而沔陽自是而東直至江夏入江流甚長西漢自西縣而廣漢而江州卽入江流頗短東漢自西而東流西漢則自北而東南流西漢流至通谷與東

卷三中

七

漢會然後東漢自東西漢自南而西漢至葭萌縣又有一水從沔陽東漢分支從漢壽西南流來穿石穴出至此又與西漢合然後西漢再西南行至江州入江漢別爲潛西漢自出西縣嶧冢山似非東漢之別但既與東漢合而後分且葭萌流出之水係從沔陽東漢分出的是漢別之潛而西漢又與之合故鄭于下節以此二水皆爲潛論水則西漢是別東漢是主故經詳東漢而卽以嶧冢冠之者因下流潛源以目漢源也若郭璞注山海經以氐道亦有嶧冢山則恐傳會稽從謂漢志武都下但言東漢水受氐道水則

東漢水之上源更遠在氏道以外禹之導水見東漢從氏道來逐路納眾流以成川氏道亦非東漢始出之源故不著山名若西縣之嶓冢山實西漢始出之源下流又與東漢合而為一導水之功實自嶓冢始故特著之也

沱沱既道

夏本紀沱沱既道

沱沱既道

地理志沱沱既道

又蜀郡郫縣云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

卷三中

九

又汶江縣云江沱在西南東入江

又巴郡宕渠云潛水西南入江

水經山澤篇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又南入于江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文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歟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又水經注引鄭說云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

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沱既道胡渭曰按地理志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此卽今之郫江郭璞所謂沱也史記河渠書蜀守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漢書溝洫志同應劭風俗通曰李冰開成都兩江灌田萬頃常璩華陽國志李冰穿郫江檢江卽流別交流雙過郡下自漢以來皆以郫江爲沱水李冰所穿之二江一是流江乃冰所創造一是郫江卽禹貢之沱時必淤淺冰復從而濬深之遂并數爲二江世皆以灌縣至廣都北岸合流江者爲郫江之起止則所行不過三百餘里今按漢志縣屬虎王

卷三中

九

壘山浦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行千八百九十里郭璞江賦云玉壘作東別之標水經注云縣洛二水與渝水合亦謂之郫江郫江沱水也既與渝水合則直至瀘州入江矣江陽今瀘州自灌縣至瀘州行千五百餘里安得以五城水口之枝津爲沱水西合大江之正道哉水經注云渝水東絕縣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漢志蜀郡汶江縣又有江沱在西南東入江蓋卽縣屬縣界開明之所鑿前古所未有故蜀郡二江沱於郫縣繫禹貢而於汶江不言禹貢也江聲曰潛漢書作潛說文云潛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其卽此經之潛

水歟喬樅攷漢志巴郡宕渠縣有潛水西南入江潛水卽禹貢梁州沱潛之潛班志字皆作潛其作潛者乃後人轉寫改之耳水經亦云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南入于江鄭注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又江水注云宕渠水卽潛水又漾水注云潛水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于漢皆以巴郡之宕渠水爲潛水漢志又云漢中安陽縣有鬻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師古曰鬻音潛其字亦或從水然則班所謂鬻谷水北入漢者卽禹貢荊州之沱潛班載禹貢文作沱潛意以鬻谷水亦卽

卷三

五

禹貢荊州沱潛之潛水也史記載禹貢又作沱者攷水經亦作沱水曰漢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沱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又曰沱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于沔司馬貞索隱亦以安陽之沱水當禹貢荊州之沱沱潛鬻谷水字並通班於安陽云鬻谷水入漢者據荊州之鬻與漢合流言之也於宕渠云潛水入江者據梁州之潛流入于漢漢復入于江言之也許君潛水入江之說亦與班志合鄭君釋沱潛與班許說異者鄭據爾雅水出江爲沱出漢爲潛故云地理志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

有沱水潛水今南郡枝江有沱水其尾入江漢爾首不於此出也然據上文荊州云浮于江沱潛漢是爲貢道所經則自宜以南郡枝江之江沱及漢中安陽之潛水當之若梁州之沱潛承岷嶓而言岷嶓爲江漢發源之始則此沱潛亦宜以發源之始言之班志於郫縣江沱冠以禹貢知必經師相承舊說故云然也

蔡蒙旅平

夏本紀蔡蒙旅平○集解鄭元曰蔡蒙在漢嘉縣○索隱曰此非徐州之蒙在蜀郡青衣縣青衣後改爲漢嘉

卷三

五

蔡山不知所在也○正義曰蒙山在雅州嚴道縣南十里

地理志蔡蒙旅平

又蜀郡青衣縣云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濊○應劭曰順帝更名漢嘉也○師古曰濊音哉

案續漢志蜀郡屬國漢嘉縣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胡渭曰漢志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濊濊當作濊師古曰音哉誤也志言青衣縣有蒙山谿大渡水蒙山谿卽青衣水大渡水卽沫水也水經云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與沫水合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南

逕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巂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自下亦謂之青衣水又東逕峨眉山又東注于大江酈注云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卽蒙山也漢志汶江縣云沫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沫亦泔字之誤說文云泔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我聲徐音五何切故知泔當作泔也水經云江水東南過犍爲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此卽二水會泔水入江之處也酈注云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

卷三中

注

聚曰外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縣治青衣江會襟帶二水矣縣南有峨眉山有濠水卽大渡水也水發蒙溪東南流與泔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泔水出蜀許慎以爲泔水也从水我聲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也班固謂大渡水入泔道元謂泔入大渡然泔水源長當以漢志爲正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今按志有蒙山無蔡山而鄭云然蓋以蔡蒙爲一山也僞孔傳以蔡蒙爲二山各孔疏云蔡山不知所在閻百詩云蔡山班志酈注並闕唐孔穎

達司馬貞並言不知所在而宋政和中歐陽忞曰蔡山在嚴道縣葉少蘊傳禹貢復指周公山以當之其可信乎要就禹貢蒙山以求最爲近之渭接就蒙山以求其惟峨眉山乎左思蜀都賦曰杭峨眉山之重阻華陽國志曰犍爲南安縣南有峨眉山去縣八十餘里此山之名不見於漢志蓋自周衰蜀不通中國蔡山失傳後人但以山形名之曰峨眉山卒莫知蔡山之所在于此當蔡山有可信者三峨眉山在蒙山之東禹治梁自東北而西南先蔡後蒙地望相符一也蔡蒙之區禹所治者青衣沫水耳二水自蒙山下合流東

卷三中

注

經峨眉山下入泔水二也蒙山之東惟峨眉山高大與之匹旅平豈獨遺此三也禹導此二水而治功已畢蔡蒙所以旅平也和夷底績

和夷底績

夏本紀和夷底績○集解馬融曰和夷地名也

地理志和夷底績

又蜀郡云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

案水經注引鄭康成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又引晉地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抵黑水東限扞關自桓

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是則和夷卽桓水之夷故鄭君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且云和讀爲桓也惠棟云漢書酷吏傳云桓東少年場如淳曰陳畱之俗言桓聲如和故桓表謂之和表東京賦云敘和樹表是和與桓通喬樅謂班志言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鄭君所引地志雖非班書而其說正符合是知今文家讀和夷爲桓夷鄭君書注卽據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地志于蜀山繫郡下不繫縣下蓋微外山也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柔縣地蜀山在其縣東北六里漢廣柔故城在今威州西唐通化縣今無可考大約在今茂州之保縣及威州界蜀山在此爲桓水所自出則與前氏道微外江水所出之岷山相連鄭道元注云岷山西傾俱有桓水岷山桓水卽蜀山桓水也于和夷從鄭讀爲桓謂是蜀山桓水又引晉地道記云梁州南至桓水因謂自桓水以南爲夷卽書所謂和夷其說是矣而于西傾因桓是來則以此桓乃西傾之桓水自葭萌入西漢卽鄭所謂潛也愚謂西傾之桓水不見于禹貢鄭謂因桓之桓乃西傾桓水者非是惟此和當爲桓耳

厥土青驪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夏本紀其土青驪田下上賦下中三錯

厥土青黎

地理志厥土青黎田下上賦下中三錯

案尙書釋文引馬云黎小疏也正義引王云青黑色黎小疏也此古文尙書說也以青爲其色以黎爲其質與今文家說不同劉熙釋名釋地云土青曰黎似黎卅色也此據今文家說知其然者史記青黎作青驪此據歐陽今文黎可訓小疏驪不可訓小疏也故知今文家說以青黎爲青黑色也太平御覽三十七引尙書禹貢梁州土青驪與史記文同正義又引鄭

卷三中

五

注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江聲云經言三錯是正賦之外雜出三等而正賦下中之下止有下下一等故知並其上二等爲三錯也偽孔傳乃謂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則是雜出二等并正賦爲三等當言再錯必不言三錯矣偽孔說非也

釋名釋地曰土青曰黎似黎草色也

厥貢鏤銀鏤碧

夏本紀貢鏤銀鏤碧○集解鄭元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鏤鏤剛鐵可以刻鏤也

地理志貢璆鐵銀鏐磐

案尙書釋文璆音蚪徐又居蚪反又簡幼反馬同章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疋璆卽紫磨金段玉裁曰此條最不可通蓋美玉之字从玉作璆紫磨金之字从金作鏐不能混一考貢本紀亦作璆而集解引偽孔傳璆玉名字作璆又引郭注黃金之美者謂之璆字作鏐裴氏不分別之云郭作璆此其疏也釋文馬同之下亦當有鄭作鏐三字其下曰韋昭云紫磨金案郭注爾疋鏐卽紫磨金蓋引韋昭者以其注地理志卽注禹貢也故又引郭注爾疋證之如此乃爲

卷三中

吳

通貫馬本作璆孔同鄭本作鏐韋昭漢書同馬本古文多有異者如馬作均于江海鄭作松于江海而正爲沿瑤瑤馬本作瑤瑤是也又按簡幼一反與爾疋釋文鏐力幼反之音相合恐是以鏐之反語誤系之璆下也今從鄭作鏐韋昭漢書作鏐疑史記亦本作鏐皆本今文尙書而古文尙書則作璆馬不改字鄭則依今文讀璆爲鏐也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夏本紀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集解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鄭元曰地理志西

傾山在隴西臨洮○索隱曰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海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西傾山今岷臺山在洮州臨澤縣西南三百三十六里

西頃因桓是來

地理志熊羆狐狸織皮西頃因桓是來○師古曰西頃山名在臨洮西南桓水名也言治西頃山因桓水是來無它道也頃讀曰傾

案傾漢志作頃蓋三家尙書之異文水經注桓水篇引鄭元注尙書云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

卷三中

注

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令其下民謂阪爲是曲爲桓也鄭讀與馬融異訓解亦殊馬治古文者然則鄭說云云蓋從今文家言也是氏古者字同說文氏部云巴蜀各山岸旁著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象形一聲揚雄賦響若是隕又阜部云陂山脊也故鄭以桓是爲山阪之名也王鳴盛曰諸書言此阪大半皆就今鞏昌府隴西縣東至隴州汧陽一路而言此經言由西頃因阪以浮于潛水則當由今洮州廳東北行歷鞏昌府之漳縣伏羌縣秦州之禮縣正西和縣浮西漢水以入

沔蓋西漢水出西嶓冢山漢志在隴西郡西縣今爲西和縣屬鞏昌府此卽潛也織皮諸國及西傾之山雖皆爲雍州境然欲由本州浮于積石則西傾之西北距積石千里皆重山疊嶂道險難達惟因桓是來則過阪卽入西漢經行甚便故鄭云雍戎二野之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也酈道元于和夷從鄭讀爲桓謂卽蜀山桓水是矣而于西傾因桓是來以此桓乃西傾之桓水則非是也段玉裁曰按上文和字鄭讀爲桓水不應一物而一用假借一用本名是以此桓字不爲桓水連是字立文云桓是

卷三

三

阪名今其下民謂阪爲是句曲爲桓也舉其方俗語以證已說今本譌謬乃不可讀矣古是氏通用揚雄賦氏隕師古漢書作氏隕師古曰氏音是說文阜部氏字下曰秦謂陵阪曰氏从阜氏聲氏乃氏之譌秦語與巴蜀語同鄭所云謂阪爲是也亦作氏韋昭音若是理之是譌作氏天水隴氏卽鄭注尙書之桓是也凡氏聲是聲在古音第十六部故氏是通用凡氏聲在古音第十五部故氏是不通用轉寫淆謫莫可究詰矣

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夏本紀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集解鄭元曰或謂漢爲沔

浮于潛踰于沔

地理志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案禹貢言潛者四志皆作潛紀三作沔而惟此作潛則此潛本作沔淺人或依今本改之也凡後人妄改不盡則有參差不治之蹟

又武都郡武都云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又沮縣云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

卷三

三

四千里荊州川

又隴西郡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漢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東南逕沮水戌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東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爲北江

案說文水部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水經亦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酈元注云沔

水一名沮水關駟曰以其初出沮洳故曰沮水縣亦受名焉是漢志沮水即禹貢之污水也胡渭曰凡水有隨地異名者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因他水決入而互受通稱者漢上曰沔是也道水之文凡互受通稱者不志故道漾不言沔此經欲明浮潛入渭中間所由之路在漾下漢上故特稱沔以別之水經注云西漢水即潛水自西漢遡流而居于晉壽界沮漾枝津南歷岡穴地遷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湖褒水暨于衙嶺之南溪水支灌于斜川水本字作川皮字之

卷三中

辛

誤居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此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所徑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也王鳴盛曰水經注說浮潛逾沔則得矣而其下云歷漢川至南鄭屬于褒水灌于斜川強爲附會殊不可信考漢志右扶風武功縣云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山至南鄭入沔衙嶺山在今郿縣西南三十里褒谷口在今褒城縣北十里敘谷口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褒水南流自衙嶺南經褒城縣東又南入于漢斜水北流自衙嶺北經郿縣東又東北入于渭二水中隔衙嶺須陸行百里始達故顏師

古曰褒斜二谷各其中皆各自有水耳正言其不相通也山谷形勢古今不易安在禹時從沔溯褒可以入斜而通渭乎自潛逾沔歷岡穴不過二十里自沔逾渭沔褒入斜所歷山嶺亦不過百里禹豈必盡從水道哉逾沔入渭當從傅氏貢以上逾字貢下入字爲確非沔渭水道可通也

黑水西河維雍州

夏本紀黑水西河惟雍州○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鄭元引地記曰三危山黑水出其南山海經黑水出崑崙墟西北隅也

卷三中

辛

地理志黑水西河維雍州

爾雅釋地河西曰雍州李巡注曰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雍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壅也

案公羊傳莊十年疏引鄭注云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也尚書正義引王肅注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攷爾雅釋地雍州郭璞注亦云自西河至黑水胡渭曰黑水今不可得詳水經注云出張掖雜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據括地志言出伊吾南流經三危山則當自燉煌北大磧外流入郡

界經白龍堆東三危山西又南經吐谷潭界中又南經吐番界中繞出河源之外而入于南海梁州之黑水別是一川非爲雍西界也河經龍門而南至于華陰爲西河西河東與冀分界自今榆林衛故勝州東北折而南且西經府谷神木又西南經葭州吳堡又南經綏德清澗延川延長又東南經宜川又南經韓城邵陽朝邑以至于華陰與豫接界河行凡一千七百餘里左傳昭十三年晉叔魚謂季孫曰將爲子除館於西河禮記子夏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史記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封吳起爲西河守皆此水也王禹

卷三

盛曰周禮正西曰雍州疏云周之雍隸于禹貢梁州之地然雍州西北二邊世有戎翟之患其疆域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入職方者故杜氏言梁州當夏殷間爲蠻夷國雍之併梁亦虛名耳以今輿地約之陝西之西安同州鳳翔延安榆林甘肅之蘭州平涼鞏昌慶陽宜夏西涼涼州甘州鎮西十四府乾州邠州興安鄜州綏德肅州迪化安西八州洮州一廳漢中府除鳳縣秦州除徽縣西當爲梁州餘皆雍州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至沙漠遼闊不可紀極矣

釋名釋州國曰雍州在四山之內雍弱也弱水既西

夏本紀弱水既西○集解鄭元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也○索隱曰水經云弱水出張掖刪丹縣西北至酒泉會水縣入合黎山腹山海經云弱水出崑崙墟西南隅也

地理志弱水既西

又張掖郡刪丹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至酒泉合黎案弱說文作溺水部云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冰入于流沙从水弱聲桑欽所說此據古文

卷三

尙書也史記漢書均作弱水續漢志亦云張掖郡刪丹縣弱水出弱即溺之消借此皆據今文尙書也

涇屬渭汭

夏本紀涇屬渭汭○集解鄭元曰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索隱曰渭水出首陽縣鳥鼠同穴山說文云水相入曰汭○正義曰括地志云涇水源出源州百泉縣西南并頭山涇谷渭水源出渭原縣西七十六里鳥鼠山今名青雀山渭有三源並出鳥鼠山東流入河按此言理涇水及至渭水又理漆沮亦從渭流復理澧水亦同入渭者也

地理志涇屬渭汭

又安定郡涇陽云并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六十里雍州川○師古曰并音苦見反又音牽此山在今靈州東南土俗語訛謂之并屯山

案并頭山即并頭山史紀五帝紀黃帝西至于崆峒登并頭之山是也亦作雞頭山秦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是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川曰涇汭此不以汭爲水名者攷漢志右扶風汭縣云汭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阮雍州川也班固於汭水引詩芮阮爲證

卷三中

三

而不言禹貢則不以汭水爲禹貢渭汭之汭矣詩公劉芮鞠之即鄭注職方引詩作汭境之即汭汭字雖相通而箋詩云芮之言內也則亦不以爲水名也說文水部曰汭水相入也从水內內亦聲王鳴盛曰既云從內則內亦義故鄭云汭之言內也閔二年左傳杜注水之隈曲曰汭隈曲即內故鄭召誥注亦云汭隈曲中也毛詩正義引鄭尚書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雍州有二渭汭此當爲漢高陵縣地後渭汭當爲漢懷德縣地今朝高陵者涇渭二水之會懷德者河渭二水

之會均爲水相入均爲水之隈曲也江聲曰賈公彥周禮疏云詩箋云芮之言內今爲水名者蓋周公制禮之時以汭爲水名當即皇澗名曰汭爾然則曰汭爲汭始于周公當公劉時猶未有汭水之名此經猶在前則汭非水名矣

淮南墜形訓曰涇出薄洛之山○高誘注云薄洛之山一名并頭山在安定臨涇縣西

水經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東入于河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鴻渭之流逕入于河

卷三中

三

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夏本紀漆沮既從澧水所同○索隱曰漆沮二水漆水出右扶風漆縣西沮水地理志無文而水經以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校尉縣入洛說文亦以漆沮各是一水名孔安國獨以爲一又云是洛水澧水出右扶風鄠縣東北過上林苑○正義曰括地志云漆水源出岐州普潤縣東南岐漆山東入潒陽縣南漢高帝於櫟陽置萬年縣十三州地理志云萬年縣南有涇渭北有小河即沮水也詩云古公去邠度漆沮即此二水括地志又云雍州鄠縣東南山澧水出焉

鄠水道同

地理志漆沮既從鄠水道同○師古曰漆沮卽馮翊之洛水也鄠水出鄠之南山言漆沮既從入渭鄠水亦來同也迨古攸字也攸所也

又右扶風漆縣云水在縣西

又北地郡直路云沮水出東西入洛

水經曰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沮亦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殺胡縣北東入于洛

案漢志載漆水不言上源所出下流所入續漢志亦祇載漆縣有漆水劉昭注引山海經曰輸次之山漆

卷三

渠

水出焉郭璞曰漆水出岐山詩云自杜漆沮地理記曰水在縣西攷說文水部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王鳴盛以爲杜陵當作杜陽漢右扶風有漆縣又有杜陽縣水經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俞山疑卽岐山酈注引山海經又云輸次之山皆岐山之異文耳酈又引關駟十三州志分爲二漆水其說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谿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但川土奇異今說互出攷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矣喬樞謂二漆水同出岐山漆與杜陽

卷三

記

均屬右扶風則本是一水分流別注雖有小異然注岐者亦與岐水合流以入于渭所出同所入又同不得強分爲二水也至沮之源則自昔亦未詳所出水經祇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殺胡縣北東入于洛今攷寰宇記云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按子午山在中部縣北亦曰子午嶺沮水出焉中部在延安府鄜州南本漢馮翊翟道縣直路故城在焉唐屬坊州子午嶺綿亘慶陽延安二府之間其南麓抵縣界或云卽橋山也漆沮二水源雖各出而咸注于洛會渭水以入于河故說文於漆水云東入渭一曰入洛班志於北地直路云沮水東入洛於歸德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於左馮翊襄德云洛水東南入渭也洛與雒別禹貢於豫州有雒水於雍州無洛水洛水與漆沮二水合流故漆沮水亦曰洛水水經注云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關駟以爲漆沮之水是也華陰縣北卽襄德縣南下經導渭云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漆沮二水自殺初已會而合流至鄭渠而與涇會又循鄭渠而東注于洛洛水又東南逕徵縣歷華陰縣西北入渭水入渭之洛會漆沮

而同流互受通稱亦得云漆沮水與禹貢導渭所云東過漆沮者合故關關以洛至華陰入渭者為漆沮之水師古注漢書亦以漆沮為即馮翊之洛水也又右扶風郿縣云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鄠水出東南又有漓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

案水經注渭水篇云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流至郿縣合渭水又東澧水入渭甘誓云大戰于甘即此地也從南來注之地說云渭水與澧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巒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漢書音義張揖曰鄠水出郿縣南山鄠谷北入渭司馬相如上

卷三中

林賦曰終始灞澹出入涇渭澧鎬澹澹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門分流相背而異態李善注引關中紀云涇渭灞澹鎬澹澹凡八也胡渭曰案八川惟涇在渭北餘皆在渭南出南山谷中北入渭澧水禹功之所及故獨著於經雍州先涇次漆沮次澧禹治水之序也導渭先澧次涇次漆沮納水之序也段玉裁曰詩文王有聲作豐水正義引禹貢東會于豐此字从水旁者恐是俗字地理志作豐水郊祀志霸產豐勞涇渭豐不從水而封禪書澧澧徐廣曰澧音勞不為澧音則知其字本不從水也文王作邑于

豐正以在豐水之西名之水經渭水篇作豐水獨為合古

荆岐既旅

夏本紀荆岐既旅○正義曰括地志云荆山在雍州富平縣今名掘陵原岐山在岐州岐山縣東北十里按雍州荆山即黃帝及禹鑄鼎地也襄州荆山縣西荆山即下和得玉璞者

地理志荆岐既旅○師古曰荆岐二山各荆在岐東言二山治畢已旅祭也

又左馮翊懷德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

卷三

水東南入渭雍州寢

淮南墜地訓曰睢出荆山○注云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南下有荆漂原雍州浸也

水經山澤篇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終南敦物至于鳥鼠

夏本紀終南敦物至于鳥鼠○集解鄭元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

地理志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師古曰自終南西出至于鳥鼠也

又右扶風武功云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

又隴西郡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

水經山澤篇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案尙書釋文云終南山各漢書地理志一名太一山秦記云又各地肺惇物山各漢書云垂山也今攷續

漢志右扶風武功云有太一山本終南垂山本敦物與前志同惇物當作敦物乃合觀武功縣下注尙作

卷三

早

敦物可證蓋作惇者古文尙書也作敦者今文尙書也漢書亦用今文宜與史記文同班志特言古文以爲云云者必今文家說終南敦物與古文解異何以明之張衡西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屈崔嵬隱麟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飲灃吐鎬是以終南太一爲二山名也潘岳西征賦曰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嶷截辟太一龍從亦以終南太一二山分言之此必今文家尙書說以終南與太一爲一山故張潘一賦云然終南山亦各中南左傳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是也又各終隆見淮南俛真

訓高誘注以爲卽終南山是也惇物山在今武功縣東南二百里說者以爲卽太一之北峯故連言之終南惇物亦總稱爲南山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包鄠杜盤屋綿亘八百餘里漢書東方朔傳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言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也是已

原隰底績至于都野

夏本紀原隰底績至于都野○集解鄭元曰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正義曰括地志云都野澤在

卷三

早

涼州姑臧縣東北二百八十里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史記都野隸古定本尙書作豬野

水經山澤篇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

至于豬埜

地理志原隰底績至于豬埜

又武威郡武威云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埜澤

案水經注云武威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卽休屠澤也古文以爲豬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

二源東北流爲一水又東北逕馬城東謂之馬城河

城卽休屠城也漢志又東北與橫水合水出姑臧城下北流注馬休屠縣有休屠城又東北清澗水入焉水出姑臧城東而西北流注馬城河又東北逕宣威縣泉水合水出揭次縣西北而東北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今爲鎮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屈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據此則休屠澤與豬野微有分別或今文家說不以休屠澤爲卽豬野故班志特以古文別識之云入海者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是也胡渭曰自原隰以至豬野中間所歷之地不可復攷未知從何處渡河按今莊浪所本漢武威郡地延袤千餘里號爲沃壤東阻黃河與靖遠衛分水疑當時從此渡河歷莊浪抵鎮番也若夫豬野之治則亦不專治此澤必併其上游而治之姑臧皆在底績中矣漢書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東漢時姑臧爲脂膏之地後魏書太祖滅北涼敕太子晃曰姑臧城東西二門外湧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仍無燥地水草旣豐土田亦美此禹貢所以志豬野也

三危旣度三苗丕序

夏本紀三危旣度三苗大序○索隱曰鄭元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度劉伯莊音田各反尙書作宅三危旣宅三苗丕敘地理志三危旣宅三苗丕敘案太平御覽地部引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汶乃岷之假借字此篇岷嶓旣嶓岷山之陽岷山導江夏本紀皆作汶據河圖括地象說三危山云云岷山作汶山與史記合蓋亦今文家言也又史記索隱載鄭君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與岐山相連今攷鄭注下文道水引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正合南與汶山相接之言則岐字乃汶之誤耳度字劉音田各反則讀如荒度之度段玉裁云夏本紀作度此今文尙書也兗州度土作居土四奧旣度作旣居此不以詁訓字代之地理志作宅恐後人所改段說是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櫛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燉煌也漢書地理志敦煌郡云杜林以爲古瓜州生美瓜續漢志亦云敦煌古瓜州皆不言有三危山胡渭曰按漢敦

煌唐分爲瓜沙二州水經注云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括地志云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峯故名亦各卑羽山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後魏書太平眞君六年討吐谷渾杜豐追被囊度三危至雪山卽沙州之三危也肅州舊志云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爲西極要路推其地望可以得三危之形勢矣敘序古通用史記作大序大卽不之詰訓字也

淮南墜形訓曰樂民擊閭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注云水中可居者曰洲

卷三中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望崑侖之軋沕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張揖曰崑侖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沕荒忽不分明之貌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嶠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也

水經山澤篇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厥土維黃壤厥田維上上厥賦中下厥貢維璆琳琅玕

夏本紀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琅玕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明天雍州禹貢所載厥田惟

上

厥貢維球琳琅玕

地理志厥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球琳琅玕

案詩韓奕鄭箋引書黑州西河其貢璆琳琅玕釋文曰琳字又作玲音林孔安國曰璆玲美玉也鄭注尙書云璆美玉玲美石段玉裁曰釋文此條譌舛當云琳音林字又作玲孔安國云璆琳美玉也鄭注尙書云璆美玉玲美石蓋孔本作琳鄭本作玲玲與琳字雖同部義則異物也說文玉部曰玲璆石之次玉者廣雅曰璆功石次玉也司馬相如子虛賦璆功元厲

卷三中

璆

張揖曰璆功石之次玉者山海經高山其下多璆石郭傳璆功石似玉玲璆同字璆功同字郭注穆天子傳云玲玉各非也玲璆合二字成文其單用玲字者古文尙書及中山經穆天子傳也李善引如淳曰璆音緘功音勒廣韻璆音斟集韻二十一侵琳說文美玉也古作玲此誤認爲一字正襲釋文之誤

論衡率性篇禹貢曰璆琳琅玕此則土地所生眞珠玉也

案此今文尙書也段玉裁曰眞玉謂璆琳眞珠謂琅

玕下文云魚蚌之珠與禹貢琅玕蓋古文尙書作玲

今文尚書作琳與爾疋合孔本同今文尚書也鄭本作珍其作琳者非也薛氏書古文訓作珍采諸鄭本也珍漢書作球三家之異文耳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夏本紀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索隱曰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龍門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積石山今名小積山在河州枹罕縣西七里河州在京西一千四百七十二里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李奇云禹鑿通河水處廣八十步三秦記云龍門水懸船而行兩旁有山水陸不通

卷三中

吳

龜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故云暴鯁點額龍門下按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也禹發源河水小積石山浮河東北下霹靂勝北而南行至於龍門皆雍州域也水經云河水又南至潼關渭水從西注之也

案漢河關縣在今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夏陽今西安府之韓城縣也龍門山在縣東八十里與山西河津縣分界寰宇記云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鯀治水所鑿績用弗成今各錯開河高誘淮南注云龍門者水門也魚游其中得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渭汭在河之西岸胡邑韓城之地皆是

也東與蒲州滎河分水此言雍之貢道故特以西岸言之蓋河自北來渭自東注實交會於華陰故曰渭汭也

地理志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夏本紀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敘○索隱曰鄭元以爲衣皮之人居昆侖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王肅曰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在西域王肅以爲地名而不言渠搜今按地理志金城臨羌縣有昆侖祠敦煌唐至縣有昆侖障朔方有渠搜縣

卷三中

吳

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序

地理志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序○師古曰昆侖析支渠搜三國名也言此三國皆織皮毛各得其業而西方遠戎並就次序也叟讀曰搜

又西域傳贊曰書曰西戎卽序言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

又敘傳曰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張晏曰表外也禹就序以爲外國也

案尚書正義云鄭以昆侖爲山謂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攷傳記言昆侖凡四處一爲河源山海

經云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達鞠山水經注云自昆侖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引涼土異物志曰懸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本紀所云昆侖是也一在海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昆侖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此山與條支大秦國相近禹本紀云去崑崙五萬里者是也一在酒泉漢志金城臨羌縣西有弱水昆侖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禹貢昆侖在臨羌

卷三中

吳

之西卽此明矣括地志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今肅州西南昆侖山是也一在土番通典云吐蕃自云昆侖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一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是也王鳴盛曰案西海距玉門關四萬餘里而昆侖更在西海之南去雍州太遠其非禹貢之昆侖明甚吐蕃悶摩黎山唐以前從無以此爲昆侖者不足憑信山海經所云昆侖墟至積石一千七百里正河所出亦西戎所居鄭意蓋以臨羌之

昆侖爲西戎所居與釋文所引馬注昆侖在臨羌西者說合逸周書王會解正西有昆侖等九國孔晁注云九者西戎之別名是也鄭以析支渠搜皆山名釋文引馬云析支在河關西者水經注云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羌居其右河水東流屈而東北逕于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後漢書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縣地千里皆羌地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漢人以西域兩河合流

卷三中

吳

至鹽澤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故謂積石爲河首讀析如賜字從聲變故一作賜支其地後爲黨項所居通典云黨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北連吐谷渾是也漢河關縣在今甘肅西寧縣西南塞外地也渠搜亦西戎周書王會解云渠搜以鮑大孔鼂注渠搜西戎之別名是也釋文誤引漢志朔方郡渠搜當之并引武紀北發爲證攷水經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注云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以北對南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誤始于此陸氏因之彼武紀應劭注云禹貢渠

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劭既知渠搜爲西戎則必不以爲北發臣瓚亦辨之五帝本紀云西戎析支渠搜氏羌渠搜之爲西戎無疑也胡渭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非此所謂渠搜也龜茲王國治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而上郡有龜茲縣師古云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朔方之渠搜亦此類也涼土異物志曰古渠搜在大宛北隋書西域傳曰鑽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本裴矩西渠搜之在西域有明徵矣據漢書大宛北與康居接並在葱嶺西而異物志言渠搜在大

卷三

辛

宛北訥豈漢時康居部落卽古渠搜之地歟西域傳康居國王治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大宛國王治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古渠搜在大宛北訥道里當略同又水經注引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通典云敦煌郡去西京三千七百五十五里并葱嶺西五百餘里計之則鑽汗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餘里恰與康居里數相符其爲古渠搜又何疑焉

道汧及岐至于荆山踰于河

夏本紀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荆山踰于河○集解鄭元

曰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索隱曰汧壺口砥柱大行西傾熊耳嶧冢內方岐是九山也古分爲三條故地理志有北條之荆山馬融以汧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嶧冢爲南條鄭元分四列汧爲陰列西傾次陰列嶧冢爲陽列岐山次陽列汧一作岍按有汧水故其字或從山或從水猶汶山然也地理志云吳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汧山在隴州汧源縣西六十里其山東鄰汶岫西接隴岡汧水出焉岐山在岐州

逾于河

卷三

辛

地理志道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師古曰自此以下更說治山水首尾之次也治山通水故舉山言之汧山在汧縣西道讀曰導河卽梁山龍門

又右扶風汧縣云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並中谷雍州荻蒲數汧水出西北入渭又美陽云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又左馮翊懷德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漢

水經山澤篇開山在扶風汧縣之西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案續漢志亦云汧縣有吳嶽山本名汧汧水出劉昭注引郭璞曰別名吳山周禮所謂嶽山者攷史記封禪書言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嶽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漢書郊祀志云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者蜀之岷山也皆無汧山而析吳山嶽山爲二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嶽山鄭注亦云嶽吳嶽爾疋釋山河西嶽郭璞注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薄山凡有十名一名雷首一名吳山徐廣音義曰武功縣有大壺山又有岳山蓋其

卷三中

至

山岡巒綿亘禹貢揔謂之汧山合稱吳嶽故薄山亦有吳山之名武功又有岳山之稱也殷周嘗以汧山爲西嶽故爾疋五嶽有嶽山鄭注周禮大司樂云五嶽華在豫州嶽在雍州也班志特言吳山古文以爲汧山然則知今文家說以岳山爲汧山矣水經注云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數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也汧水東逕汧縣故城北會龍魚川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是也周禮雍州其澤藪曰弦蒲鄭注引鄭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蒲蓋澤水出於汧山故以汧蒲爲名也又

續漢志美陽有岐山有周城水經注云岐水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也水北卽岐山矣續志無懷德縣其故城在朝邑實字記朝邑縣朝阪下引水經注云洛水東南歷彊梁原俗所謂朝阪彊梁原爲荆山之麓在朝邑縣西繞縣而北而東以絕于河古河壩也故曰至于荆山逾于河逾踰古字通用汧隸古定本作岍釋文云岍字又作汧馬本作開按水經字亦作開與馬融本合段玉裁云開从門开聲小徐本不誤古音與汧同也

卷三中

至

又案尙書正義云從此導汧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襄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汧北條西傾中條蟠冢南條鄭元以爲四列導汧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蟠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元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王鳴盛曰四列者鄭意以下文導水就水之原委言則此導山就山之首尾脈絡言也導汧爲陰列云云者西北爲陰東南爲陽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並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

海碣石今鄭此注所分岍山西傾山嶓冢山岷山皆在隴蜀正所謂維首又鄭順經文前後言之其實當先正陽次次陽次正陰次陰列而至于碣石入于海正居陰列之末所謂東北流尾沒于勃海碣石者鄭注與史漢合此古義也馬云三條者漢志有北條荆山南條荆山是古有此說但以嶓冢岷山并爲一條恐不如鄭義長也江聲曰索隱引此鄭注以番冢爲陽列岷山爲次陽與正義所引不同案山以南爲陽以北爲陰岷山最在南當爲正陽番冢在岷山之北當爲次陽索隱誤也當從正義喬樞謂三條之說本

卷三中

壺

今文夏侯尚書也而馬融從之以釋古文尚書四列之說本今文歐陽尚書也而鄭君從之以注古文尚書太史公時書惟有歐陽之學固之從祖班伯受尚書於鄭寬中習小夏侯之學者天官書載中國山川首尾脈絡云云蓋即歐陽尚書說所受之伏生者故鄭注尚書用之非鄭創爲此說也

壺口雷首至于大嶽

夏本紀壺口雷首至于大嶽○索隱曰即霍大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壺口在慈州吉昌縣西南雷首山在蒲州河東縣大嶽霍山也在沁州沁源縣

地理志壺口雷首至于大嶽○師古曰自壺口雷首而至大嶽也雷首在河東蒲阪南大嶽即所謂嶽陽者又河東郡北屈云壺口山在東南蒲反云雷首山在南魏云霍大山在東冀州山

水經山澤篇壺口山在河東郡北屈縣東雷首山在河東蒲阪縣東南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

案續漢志河東郡北屈有壺口山劉昭注引禹貢曰壺口治梁及岐蒲阪有雷首山劉昭注引馬融曰在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永安故魏有霍大山劉昭注引杜預曰縣東北有霍大山胡渭曰道山自荆逾

卷三中

壺

河爲壺口故於冀言壺口於雍言龍門漢志云壺口在北屈龍門在夏陽則兩山夾河而峙東爲壺口西爲龍門明矣龍門山蓋即壺口之南支河水傾注其中形如壺然故名壺口據古州志江海大魚至此不得上上則爲龍故名龍門據辛氏三秦記兩山對峙體分而勢合東必得西而始成其爲口西必得東而始成其爲門道山言壺口道河言龍門其文互相備云雷首山在今蒲州南或稱首山漢志蒲反有首山祠括地志云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阪長數百里隨地異名大岳即霍山亦稱景霍晉語宰孔曰景霍以爲城韋注曰

景大也大霍晉山名今在河東統是也

砥柱析城至于王屋

夏本紀砥柱析城至于王屋○索隱曰析城山在河東
護澤縣西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水經云砥柱在
河東大陽縣南河水中也○正義曰括地志底柱山俗
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析城山在
澤州西南七十里水經注云析城山甚高峻上平坦有
二水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括地志云王屋山在懷
州王屋縣北十里古今地名云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
冀州之河陽山也

卷三中

美

底柱析城

地理志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師古曰底柱在陝縣東
北山在河中形如柱也析城山在護澤西南王屋山在
垣縣東北

又河東郡護澤云禹貢析城山在西南○垣縣云禹貢
王屋山沁水所出○應劭曰有護澤在縣西北
水經山澤篇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析城山在河
東護澤縣西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

案底砥說文同字底柱之山地理志無文攷水經注
河水篇云砥柱山名也亦謂之三門山在號城東北

大陽城東也師古地理志注底柱在陝縣東北云云
蓋本之漢書音義舊說唐趙冬曦三門賦序曰砥柱
山之六峯者皆生河之中流蓋夏后氏所開鑿其最
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即所謂三門也與酈顏二

注合

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夏本紀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索隱曰太行山
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常山恒山是也在常山郡上曲陽
縣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
二十五里有羊腸坂恒山在定州恒陽縣西北百四十

卷三中

垂

里

太行恒山

地理志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河內郡山陽云東太行山在西北壘王云太行山在西
北○上曲陽云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
水所出東入沁○孟康曰壘王故邾國也今邾亭是也
○張晏曰常山郡恒山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
水經山澤篇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恒山爲北嶽
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
案續漢志河內郡野王有太行山劉昭注引韋曜曰

山在縣北又修武故南陽劉昭注引史記曰白起攻韓南陽太行道絕之山海經曰大行之山清水出焉尙書釋文云行戶剛反又如字攷太行一名五行山故讀如字淮南子云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高誘注云太行山也河圖括地象曰太行天下之脊漢志以在壘王者爲太行在山陽者爲東太行其太行之支峯乎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閼曹孟德樂府詩曰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則太行亘絕東西天井羊腸爲道路之險阨可知矣段玉裁云大行唐石經已下作

卷三中

素

太誤也史漢作太皆俗所改列子作大形山

又右北平驪成云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

又遼西郡桑縣云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南入官

胡渭禹貢錐指曰史記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

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東行郡

縣到碣石漢書武帝元年東巡海上至碣石此海濱

之山斗入海者故成帝時賈讓言禹之治水鑿龍門

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凡山陵當路者毀之蓋伊闕

類龍門夾峙兩岸水出其間者也碣石類底柱橫絕

中流當河之衝者也析之破之不容已矣但此石猶

著海旁不知何年苞淪於海水經曰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酈注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在水中矣見第十四卷又云漢司空掾王瓚言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居海濱海水北侵垂淪者半王瓚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見第五卷又云濡水自樂安亭南與新河故瀆合又東南至桑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桑縣并屬臨渝地理志大碣石山

卷三中

素

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

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

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

海之中潮水大至此句下似有闕文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

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

就韋昭亦指此爲碣石濡水於此南入海又按管子

齊桓公征孤竹至卑耳之谿涉贅水今亦不知所在

昔在漢世海水波裏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

也見第十卷酈氏三言碣石淪於海有其故有其時有

其證有其狀鑿鑿可據如此曹孟德詩曰東臨碣石

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時建安十二年征烏桓
過此而作濡水注云魏太祖征蹋頓與洊口俱導者世謂新河新河會濡水東南至碣石山而南入海則曹公征烏桓時道經碣石可知後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東巡登碣石山望滄海改山名樂遊蓋此山雖淪於海而去北岸不遠猶可揚帆攬勝車駕東巡大軍出塞者皆登山觀海以修故事道元家鄴亭距臨渝纔五六百里所謂碣石苞淪洪波者乃以目驗知之而引王瑁以為證北齊文宣帝紀天保四年大破契丹於青山還至營州登碣石山臨滄海唐志營州柳城縣北接契丹東有碣石山此即文宣之所登非禹貢之碣石

卷三

卒

也疑是時平州之碣石已亡故假營州臨海之一山為碣石而登之以修故事自是以後登碣石者無聞焉近世郭造卿著碣石叢談以昌黎縣北十里仙人臺當之曰臺即碣石之頂也絕壁萬仞上凌霄漢其臺崇廣頂有巨石為天橋柱人莫能至夫天橋柱酈氏明言在海中其又可移之平陸耶
王鳴盛尚書後案曰漢志右北平驪成縣大碣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桑縣有碣石水南入官謂下不言官水有山蓋驪成有大碣石則桑縣有小碣石可知後漢省驪成縣說者遂不數大碣石專以小碣石言之文

類注武紀曰碣石在遼西桑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續漢志遼西郡臨渝縣劉昭注曰碣石在縣南惟郭璞注山海經曰碣石在臨渝或云在驪成兩存其說而酈道元水經注亦兼舉二說按酈既兼舉漢志驪成文類桑縣二說而今昌黎撫甯乃漢驪成桑縣境則其為碣石者自昌黎北撫甯南諸山皆是矣碣石當以在今昌黎北及撫甯西南者為正詳見前卷
案胡氏專主文類武紀注以碣石在臨渝為石著海旁又據酈道元水經注謂碣石淪海中為在北朝魏齊之際王氏據班志大碣石山在驪成者為今撫甯

卷三

全

縣所碣石水在桑縣者為小碣石在今昌黎所以昌黎之仙人臺頂石為天橋柱以酈道元碣石淪海為波襄偶漸非真泯沒無迹就二說而折衷之禹之道山必紀其大者所云太行恒山至于碣石碣石必是大山斷非專紀海旁孤石故班志於驪成特言大碣石山在縣西南既為大山斷無一旦淪沒海中之理則謂今昌黎北撫甯西南之仙人臺為大碣石其說未可厚非若桑縣之小碣石屹立海旁為海水浸襲久而淪沒酈說固非無徵禹鑿碣石右夾而納河者即此屹立海旁之石也惟郭造卿以臺頂石為天橋

柱則語近傳會水經注明言石如柱形立於巨海之中非在平陸可知此所以爲臚明所駁也臚明云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此繩成之大碣石也何以明之桑縣之碣石在濡水之東繩水苟出其山勢不得越濡水而西注于河也又云山有名同而繫之以大小者如大別小別大華少華大室少室之類是也繩成之山稱大碣石則必有小碣石在蓋卽桑縣海旁之石矣然臚明既知碣石有大小二山而不知繩成之大碣石爲禹貢道山之碣石桑縣之碣石爲夾右納河之碣石何耶史記漢書皆言

卷三中

空

中國山川東北流以隴蜀爲維首以碣石爲尾禹貢道山道水所紀皆大山大川則碣石自指繩成之大山其臨渝之旁海者特碣石支麓之盡處不當舉其細而遺其大也續漢志無繩成故不載大碣石山劉昭於臨渝下旣引山海經水經補注碣石之山又引郭璞曰或曰在右北平繩成縣海邊山也可知繩成有碣石山漢儒舊說皆然宜從漢志爲是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

夏本紀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集解鄭康成曰地理志朱圉在漢陽大華山在宏農華陰南○索隱曰圉

一作圉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大華卽敦物山

西頃朱圉鳥鼠

地理志西頃朱圉鳥鼠至于大華○師古曰朱圉山在漢陽冀縣南大華卽今華陰山

隴西郡臨洮云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

天水郡冀縣云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師古曰圉讀與圉同

京兆尹華陰云大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

卷三中

空

水經山澤篇西頃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山在天水北冀縣南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華山爲西嶽在宏農華陰縣西南

案續漢志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字亦作頃與前志同胡渭曰括地志云西頃山在臨潭縣西南二百二十六里唐洮州卽漢之臨洮今爲洮州衛西傾一名嶺臺山水經注引沙州記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嶺臺山山南卽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爲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嶺

臺西傾之異名也又各西疆山宋書景平中吐谷渾
阿豺升西疆山觀墊江源是也隋大業二年裴矩撰
西域圖記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且將二萬里蓋此山
直西域之正東也通典云西傾山在臨潭縣西南吐
谷渾之畋衛志云西傾山延袤千里外踣諸羌今按
白水卽梁州之桓水也西傾之戎貢道所由故禹特
往視之朱圉水經注云開山圖謂之天鼓山有石鼓
不擊自鳴鳴則兵起漢五行志成帝鴻嘉三年天水
冀南山有大石自鳴卽此山也段玉裁曰圉紀志皆
同而地理志天水郡冀下曰禹貢朱圉山在縣南郡

卷三

舊

國志漢陽郡明帝改曰漢陽冀有朱圉山圉圖古通用漢志
冀縣下作圉則其前述禹貢亦必作圉夏本紀索隱
云圉一作圉蓋皆後人依尙書改爲圉也喬樞案索
隱云大華卽敦物山此小司馬之謬誤也漢書地理
志右扶風武功下云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索隱夏本
紀東南惇物注引作華山古文以爲敦物蓋垂字與
華相似小司馬誤卽爲華故謂此注云大華卽敦物
山不知地理志所言垂山與太一皆在武功縣東若
大華山乃在宏農郡華陰與敦物絕不相涉此不可
不亟正之以祛學者之惑也然攷小司馬致誤之由

實緣括地志史記封禪書曰自華以西各山七名川
四正義引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
文以爲敦物也注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
神巨靈手盪腳踢開而爲兩今腳跡在東首陽下手
掌在華山今呼爲仙掌河流於二山之間也開山圖
云巨靈胡者徧得神仙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也是
知索隱云云正義括地志之外誤耳垂山之譌爲華
山猶襄山之譌爲衰山封禪書云薄山者襄山也正
義引括地志云薄山亦名衰山然據索隱引應劭云
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是漢書郊祀志作襄山應劭

卷三

全

云云卽漢書之音義則衰爲襄字之誤無疑觀裴駰
集解引徐廣曰蒲阪縣有襄山或字誤也則襄譌爲
衰徐廣所見之本已如此矣襄山卽首陽山禹貢所
謂雷首卽此山也地理志於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
山在西南續漢志注於雷首山下引馬融曰雷首在
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大華在華州地當鳥鼠之
東南山海經曰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
其廣十里水經注曰華陰縣有華山遠而望之若華
狀西南有小華山也胡氏肅明以爲二華與終南氣
勢綿延雍州之旅平也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隨

刊自鳥鼠而東亦必由惇物終南以至大華篇末云
九山刊旅刊始事旅終事旅不言西傾朱圉刊不言
終南惇物其文蓋互相備也

又案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
永樂縣北三十里實字記云中條山在芮城縣北十
五里亦曰薄山雷首之山一名中條故馬融王肅說
皆以西傾爲中條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

夏本紀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集解鄭元曰地理
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

卷三中

矣

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索隱曰
熊耳在宏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外方山卽潁川嵩高
縣嵩高山古文尙書亦以爲外方山桐柏山一名大復
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地
理志謂之橫尾山負音陪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熊耳
山在虢州盧氏縣五十里嵩高山亦名大室山亦名外
方山在洛州城陽縣北二十三里桐柏山在唐州東南
五十里淮水出焉橫尾山古陪尾山也在安州安陸縣
北六十里
至于倍尾

地理志熊西外方桐柏至于倍尾○師古曰熊耳在陝
東外方在潁川故縣卽崇高也桐柏在平氏東南倍尾
在安陸東北言四山相連也倍讀曰陪

宏農郡盧氏云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

潁川郡嵩高山漢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爲中嶽有大
室少室山唐古文以嵩高爲外方山也○師古曰嵩古
崇字

南陽郡平氏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

江夏郡安陸云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

案漢志宏農郡上雒云熊耳獲輿山在東北攷山海

卷三中

矣

經云謹舉之山洛水出焉疑謹舉當卽獲輿之異文
又云熊耳之山伊水出焉郭璞曰熊耳在上洛縣南
水經注云洛水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
耳是也又云均水發源盧氏熊耳山雙峯齊秀望若
熊耳熊耳一山跨連上雒盧氏兩縣畍也胡渭云史
記五帝本紀黃帝南至于江登熊湘封禪書齊桓公
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正義並引括地志云熊耳山
在商州上洛縣西十里蓋此山自上洛以至盧氏縣
且二百餘里洛水出上洛伊水出盧氏總屬禹貢之
熊耳也水經注又云洛水東北過宜陽縣南水北有

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不與導洛自熊耳同是唯在宜陽者爲後起之名與禹貢無涉也喬樅謂續漢志亦云宏農郡盧氏縣有熊耳山伊水清水出又京兆尹上雒云有冢領山雒水出故屬宏農劉昭注云山海經曰雒水出護舉之山案史記云雒水出熊耳山然則護舉當是熊耳之支山也續志又云潁川郡陽城有嵩高山劉昭注云山海經謂爲大室之山禹貢有外方山鄭元毛詩譜云外方之山卽嵩也孟子曰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注云嵩高之北攷爾疋釋山曰山大而高崧郭璞注云今中嶽

卷三

中

嵩高山蓋依此名邢疏引李巡云高大曰崧案崧崇嵩三字古通用岳高後漢書熹平五年復爲嵩高章昭曰嵩高有大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名戴延之西征記曰東曰大室西曰少室嵩高其揜各也外方古文以爲崇高山然崇高之名起於漢武秦周以前皆稱爲大室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是也今文尙書家亦以爲箕山故孟子箕山之陰趙岐注以爲嵩高之北蓋卽用今文家說也續漢志又云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大復山雒水出劉昭引前書曰在縣南荊州記曰桐

柏淮源湧發其中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南山南有淮源廟又水經云淮水出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注云山海經曰淮水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尙書導淮自桐柏卽此也餘山疑卽桐柏之異名大復胎簪蓋皆桐柏之支山也陪尾續漢志安陸下無文水經注云泗水出下縣東南桃墟西北世謂之陶墟舜所處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鳩亭山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矣閭若璩曰周禮保章氏疏云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

卷三

中

星賈公彥實從春秋緯來則漢人早作是解博物志固有所受之也喬樅謂班志稱禹貢多據今文家尙書說其據古文說者則以古文別之間有引桑欽說亦古文家言也此經陪尾今文家必以泗水陪尾釋之與古文尙書以爲橫尾在安陸者說異知者賈疏所引春秋文耀鉤語緯說皆用今文尙書博物志之語蓋卽本今尙書說也陪漢志作倍史記作負皆三家尙書之異文段玉裁曰負聲音聲古音同在第一之哈部古字多以負爲倍以倍爲尙背之背亦以倍爲負

本紀雙數倍倍值也數音朔倍與負同下文漢券并責師古云弄其所負是也索隱說大誤漢

月令王荇生呂氏春秋作王荇生郭景純注穆天子傳云荇今菩字音倍皆其證也音轉乃入尤侯部耳水經山澤篇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南外方山崧高是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道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夏本紀曰道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集解鄭元曰地理志荆山在南郡臨沮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索隱曰內方山在竟陵縣東北大別山在大圉安豐縣今土人謂之甌山○正義曰括

卷三中

七

地志云章山在荊州長林縣東北今漢水附章山之東與經史符會按大別山今沙州在山上漢江經其左今俗猶云甌山注云在安豐非漢所經也

地理志曰道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師古曰嶓冢山在梁州南此荆山在南郡臨沮東北內方在荊州大別在廬江安豐也

隴西郡西縣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南郡臨沮云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

江夏郡竟陵云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六安國安豐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

水經山澤篇嶓冢山在隴西氏道縣之南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

案嶓冢胡渭據後魏地形志云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謂此山本在漢中郡沔陽縣界西南接壤萌自後魏以來言山之所在曰嶓冢曰西縣又曰金牛曰三泉曰大安曰寧羗地名六變而山則一皆在古涼州之城其為禹貢之嶓冢無疑而班志以

卷三中

七

隴西郡西縣之嶓冢為禹貢之嶓冢為謬今按胡說非是後魏正始中析沔陽置嶓冢縣屬華陽郡此山名出魏晉以下本不可據以解經鄭於梁州岷嶓注既以西縣之嶓冢釋之故於此不再釋嶓冢意以此嶓冢亦即西縣山也此山班志不言古文同異是與今文家說同攷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連岡乎嶓冢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皆主隴西而言與班志合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云漢陽郡西縣故屬隴西有嶓冢山西漢水與鄭注禹貢梁州言嶓冢山在漢陽西亦合凡此諸說皆今

文尚書也水經云漾水出氏道縣嶓冢山酈道元注言東西兩源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常璩華陽國志云東源出武都氏道縣漾山郭璞山海經注云嶓冢今在武都氏道縣南攷續漢志氏道屬隴西郡云養水出此劉昭注引巴漢志曰漢水二源東源出縣之養山南都賦注曰漢水源出隴西經武都至武關山悉南陽界出沔口入江巴漢志曰西漢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案養山卽水經所謂漾山氏道前志云禹貢養水出至武都爲漢師古曰養字本作漾或作漾氏道與西縣俱屬隴

卷三

三

西水經及山海經注並以嶓冢爲在氏道則嶓冢一山必連跨二縣之界養山當卽嶓冢之支也荆山續漢志亦云在臨沮劉昭注引荆州記云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卽荆山首曰景山卽下和抱璞之處攷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荆山九州之險十二年右尹子革曰我先王熊繹僻處荆山皆此南條之荆山也淮南子云沮出荆山水經注云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荆山首也又云漳水出臨沮縣荆山是荆山非獨漳水所出亦沮水之所道也內方大別二山續漢志云江夏郡竟陵侯國有立章山本內

方劉昭注引荆州記曰山高三十里周迴百餘里又廬江郡安豐有大別山注云建武十年省六安以其縣屬廬江鄭君據東漢地志故與前志稍異水經云沔水自荆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注云禹貢所謂內方至于大別者也既濱帶沔流實會尚書之文矣水經以內方繫當陽豈當陽古與竟陵接界故山亦得在其境與段玉裁曰班志章山之上當有立字史記集解引鄭曰地理志內方各立章山續漢志亦曰竟陵有立章山蓋俗本漢書因章頭似立而脫之也王鳴盛曰大別班固鄭元司馬彪及水經皆繫

卷三

三

之安豐杜預定四年左傳注雖疑大別不當在安豐然亦不能言其處水經注云江水東逕魯山東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傍者也此條乃指在今湖北漢陽府東北漢水西岸之山而言乃漢水入江處而未嘗指爲禹貢之大別山惟元和志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蓋因杜預以二別當近漢水故臆度在此其說非是京相璠曰大別漢東山各在安豐縣南酈于水經三十三卷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注云俗名爲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也雩婁在安豐縣西南又三十五卷注云

巴水出零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與漢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鄭能信決水巴水所出之大別在安豐而不信漢水所至之大別在安豐何也左傳定四年吳子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楚子常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孔疏云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自東而漸西也按豫章杜注云漢東江北地自豫章與楚夾漢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也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言其師取爲長陳自西及東若此之遠兩軍合戰則自大別以東尋傳文無從小別與吳戰退

卷三中

而至大別之事也小別當在大別之西孔說正相反安豐故城在今霍山縣西零婁在安豐之南大別又在零婁之南則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西南趨江漢水東北逕行插入其境故曰至于大別蓋此山實在漢水之東觀子常濟漢而陳則已明明在漢東矣而其下曰自小別至于大別大別非漢東乎今之所謂大別實在漢水西岸豈可通乎然則大別在安豐明矣

汶山之陽至于衡山

夏本紀曰汶山之陽至于衡山○索隱曰衡山在長沙

湘南縣東南廣雅云岫嶺謂之衡山○正義曰括地志云岷山在茂州汶川縣衡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

嶠山之陽

地理志曰嶠山之陽至于衡山○師古曰嶠山在蜀郡湔氐西衡山在長沙湘南之東南

蜀郡湔氐道云禹貢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

長沙國湘南云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

案史記作汶漢書作嶠此三家尚書之異文也古文

卷三中

尚書作嶠正義本作岷俗字也胡渭曰吳氏云蜀以西近江源者皆爲岷山連峯接岫青城天彭之所環繞皆岷山也岷山之陽其山亦非一按古今言岷山者凡四處一在今四川松潘衛史記作汶山封禪書云自華山以西名山七有瀘山蜀之汶山也蜀志秦宓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華陽國志云岷山一名沃焦山其附曰羊膊江水所出任豫益州記曰大江泉湧始發羊膊嶺下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水經注云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即瀘山也又謂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道此皆謂在松潘者也

一在今成都府之茂州本冉駹國漢以其地置汶山郡治汶江縣晉改爲廣陽山海經注云岷山在廣陽水經注云汶水出汶江道微外嶧山玉輪坂下此在茂州者也一在城都府之灌縣縣本漢縣虎邛江源三縣地史記貨殖傳云卓氏之言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乃求遠徙致之臨邛酈道元水經江水注云青城山山上有嘉穀山下有蹲鴟蹲鴟卽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卓氏之所以樂遷徙也是青城亦岷山也一在今陝西岷州衛衛本漢隴西郡地西魏置溢樂縣括地志云岷山在岷

卷三

庚

州溢樂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是則岷山最大志家各就其所在而言觀漢志云山在微外則固不可以湔氐一縣限之然大江所出則必直氐道西微外者也又案衡山今在湖南衡山縣西三十里尙書正義云爾雅曰江南衡又曰霍山爲南岳邢昺疏引應劭風俗通云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郭璞云霍山今在廬江潯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遠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

爲南嶽又言漢武帝來乃始名之卽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爲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嶽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

水經山澤篇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夏本紀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集解徐廣曰淺一作滅駟案國語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豫章

卷三

志

地理志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師古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豫章歷陵南

豫章郡歷陵云博陽山博陽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

○師古曰博讀曰敷易古陽字

案僞孔傳云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博字疑皆是傳之譌敷傳古今文如洪範敷錫庶民史記宋世家作傳錫是也胡渭曰按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平原也山今跨德化星子二縣之境星子舊以爲漢鄡陽地然鄡陽故城在今鄡陽縣西

北一百二十里鄱陽湖之東北則都昌爲是星子似非其地竊疑星子地本歷陵而敷淺原卽孫放所謂平敞之原乃廬山東南之麓濱於彭蠡澤者歷陵在柴桑之東鄡陽之西則惟星子可以當之廬山盤基廣大其陽必有平敞之原也王鳴盛曰敷淺原乃水也說文蠡部云蠡水泉本也从蠡出厂下又重文原字云篆文从泉徐鼎臣云今別作源非是通字云高平之野人所登从彡各景闕俗旣別造源以代原遂以原代源謂原爲高平之山原而非水泉矣江聲曰水經云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敷淺原地在豫

卷三下

章歷陵縣西南案漢志則傳易川蓋發源于傳易山故卽以山名各其川據其流則曰傳易川推本其始則謂之敷淺原水經言九江地者謂九江川流之上地也言敷淺原地者亦謂傳易川上之地也喬樅謂此節乃禹道山之事未及道川則以原爲高平之野說亦可從

水經山澤篇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三三之下

侯官陳喬樅學

虞夏書十七 夏書一

禹貢第十七

今文尚書三

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夏本紀曰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集解鄭元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流沙居延西北各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馬融王肅皆云合黎流沙是地名○索隱曰水經

卷三下

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鄭元引地說亦以爲然地理志張掖居延縣西北有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有居延澤居延城又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南行昆侖墟入海按是城兼有水故一云地名一云水名馬鄭不同抑有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一名窮石山在甘州刪丹縣西南七里淮南子云弱水源出窮石山又云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南自吐谷渾泐流入甘州張掖縣今按合黎水出臨路松山東而北流歷張掖故城下又北流經張掖縣二十三

里合弱水又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砂磧之西入居延海行千五百里合黎山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也

案尙書釋文云弱本或作溺合黎馬云地名僞孔傳以合黎爲水名正義引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鄭元亦以爲山名喬樅謂合黎當以山名爲是

淮南地形訓曰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北絕猶過也

又云西王母在流沙之濱樂民壑間在昆侖弱水之洲

卷三下

三危在樂民西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應劭曰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至于合黎

地理志曰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師古曰合黎山在酒泉流沙在敦煌西

張掖郡刪丹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居延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案續漢志云張掖郡刪丹弱水出前志於刪丹下稱

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然則古文說謂道弱水自刪丹非謂弱水出刪丹也續志所云當是今文家說何以明之淮南地形訓云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高誘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北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攷說文山部云岬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从山几聲而隋志刪丹縣有祀山弱水祀山疑卽岬山之譌岬山蓋卽窮石之別名淮南及說文所載或說皆以弱水所自出在刪丹縣是本今文尙書說故與桑欽古文說不同也

卷三下

三

又案尙書正義引鄭曰合黎山各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攷地理志及郡國志酒泉郡會水縣皆不言合黎山惟水經云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與鄭所引地說同鄭注云合黎山也十六國春秋云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于合離合離亦卽合黎也作離者蓋三家尙書之異文耳居延澤前志言在居延縣東北而裴駰引鄭尙書註作西北西字乃東之誤也又攷前志張掖郡燉得云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二百里括地志云羌谷水一名合黎水亦名張掖河自吐谷渾界北流入

張掖縣史記正義云合黎水源出臨松縣山東而北流逕張掖故城下又北流至縣北二十三里合弱水隋志張掖縣有合黎山羌谷水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因山爲名曰合黎水是合黎亦弱水也史記正義又云弱水自合黎山折而北流經砂磧之西入居延澤行千五百里按羌谷水者張掖河之上源也其下流與弱水合則弱水之入居延可知矣過郡二者張掖酒泉也自合黎山至居延行千五百里溯其源而計之則有二千二百里矣就禹貢言出刪丹者爲弱水之正源出燉得者爲弱水之別源自刪

卷三下

四

丹西流至酒泉合黎者弱水之正流自合黎東流至居延流沙者弱水之餘波也水經云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尙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續漢志張掖居延屬國亦云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以居延澤爲古流沙謂弱水餘波止此澤中皆本古文說今案淮南子言弱水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高誘注云絕猶過也是弱水通南海矣又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是流沙亦入南海矣山海經又云西海之南流沙

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曰昆侖之即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司馬相如大人賦所云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是也淮南地形訓亦云西王母在流沙之濱樂氏攷閭在昆侖弱水之洲高誘注云西王母石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水中可居曰洲史記大宛傳云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漢書地理志云金城臨羌縣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侖山祠後漢書西域傳云大秦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知今文家說尙書

卷三下

五

有以餘波入流沙者爲弱水過流沙而西南行至昆侖之虛而入南海也鄭引地記入于流沙通于南海云云蓋即參用今文家說

至于合離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曰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合離山即合黎山也

案水經言合離山在酒泉會水與鄭所引地記合桑欽云西至酒泉合黎不言合黎在何縣則以水經爲桑欽作者殆不然也黎與離古音同段氏懋堂亦以

作合離爲今文尙書也黎漢志作藜蓋用假借字

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夏本紀曰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集解鄭元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吳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絕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按南海卽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河州有小積石山卽禹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者然黃河

卷三下

六

源從西南下出大昆侖東北隅東北流經于闐入鹽澤卽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眈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又東北流來處極遠當洪水時合從黃河而行何得入于南海去此甚遠阻隔南山隴山岷山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處西戎不深致功古文故有疏略

地理志曰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師古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又南流而入于南海益州郡滇池云大澤在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

案杜佑通典百七十五卷載鄭引地記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

黑水出其南脅較集解爲詳攷太平御覽地部引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爲天苑黑水出其南汶山卽岷山河圖括地象之文與鄭所引地記合皆用今文尙書說也又山海經海內西經曰黑水出昆侖西北隅則其原在極北之處據此經文亦黑水在三危之北而地記言黑水出其南脅者此謂黑水流經三危道出于其南脅非謂其發源于三危之南也黑水之原自三危以北不可得詳而三危以南亦莫知於何入海楚詞天問曰黑水元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同渺茫况

卷三下

七

秦火之後載籍淪亡漢興治尙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故前志續志竝無其文淮南地形訓載九州八極水有六品黑水其一也高誘注云黑水在雍州地形訓又云三危在樂民西高誘無注惟山海經南山經云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海郭璞無注酈道元水經注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元圃昔有城女簡狄浴于元止之水卽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張掖郡樂得縣界攷淮南地形訓言有城在不

周之北西王母在流沙之濱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是弱水黑水皆在西北弱水自張掖刪丹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則謂此黑水自張掖雞山至敦煌過三危山而南流注于南海語似可信括地志又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北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所言黑水源獨異王鳴盛曰伊州本伊吾廬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今爲哈密竝無黑水源所謂南流絕三危者亦無可攷其說殆不足據也至按語以南海爲卽揚州東大海則舛謬殊甚矣南海者交趾一廣之海也

卷三下

八

水經山澤篇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道河積石至于龍門

夏本紀曰道河積石至于龍門○索隱曰爾雅云河出昆侖墟其色白

大宛列傳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積石本非河

之發源猶尙書道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蔥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闐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及禹貢各互舉耳

地理志曰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師古曰積石山在河關西羌中龍門山在夏陽北言治河施功自積石起鑿山穿地以通其流至龍門山也

金城郡河關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

左馮翊夏陽云禹貢龍門山在北

卷三下

九

西域傳云河有二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二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又張騫傳贊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放哉○鄧展曰漢以窮河泉於何見崑崙乎尙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河關不言出崑崙也○如淳曰放放蕩迂闊不

可信也

淮南墜形訓曰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注云渤海大海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

案山海經海內經云海內昆侖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道積石山又西山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水經云昆侖虛在西北去崇高五萬里地之中也河水出其東北陬從其東南流入于勃海又南出慈嶺山其一原出于闐國南山北

卷三下

十

流與慈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舊文有外錯此從鄭注訂正鄭注引高誘稱河出昆侖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道而通之出積石山積石爲河始入中國之處故禹道河施功所及始於積石也淮南地形訓云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道積石山高誘注云渤海大海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禹道而通之至積石山按此皆今文尙書說也爾雅亦今文之學故以爲河出昆侖虛也王鳴盛曰後漢書段熲傳云自張掖追西羌且闐且行四十日

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里此所言是禹貢之積石也自東晉以後而河關故縣爲吐谷渾所據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于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北二十里又于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鄯州西南百五十里而積石之名遂移于塞內故李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小積石爲禹貢之積石于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于羅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卽與羅亭相近今鄯州又三季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

卷三下

十一

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卽禹貢道河積石是也杜佑亦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卽禹貢積石其說皆非也自古言河出昆侖而雍州昆侖在臨羌非河源山海經言昆侖荒遠無攷惟于闐之西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爲河源見史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言河源者以此爲正喬樅謂水經言河水出昆侖東北陬從其東南流入勃海又南出慈嶺山又言其一原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慈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與西域所云河有一源正合其一遠原本出

昆侖其一近原乃出于闕南山故張騫傳云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然則于闕之南山漢武以來曾有昆侖之稱此與鄯州龍支之山隋大業後遂以爲河源之積石其事蓋相同也又案淮南地形訓云龍門在河淵高誘注云龍門在河東馮翊夏陽畋又本經訓云舜之時其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高誘注云龍門河之隘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又修務訓云禹沐浴淫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高誘注云龍門水門魚遊其中得過者便爲龍故曰

卷三下

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也

又案水經注云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重源出于積石之山禹貢所謂道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河水又南逕皮氏縣西北屈故城西十里有風山風山西四十里有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滅禹疏通謂之孟門

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爲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激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崩浪萬尋懸流千丈鼓若山騰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駛竹箭非駟馬之追也魏土地記曰梁州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尙存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竭度九江越五河○師古曰仙經說有紫碧絳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水經河水篇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阪屈從其東南流入于

卷三下

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水經山澤篇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

南至華陰

夏本紀曰南至華陰○正義曰華陰縣在華山北地理志曰南至華陰○師古曰自龍門南流以至華陰

案水經注云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又南逕梁山原

東又南逕汾陰縣西又逕邵陽城東又南逕陶城西
又南逕蒲阪縣西又南逕雷首山西又南歷船司空
與渭水會又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胡渭曰以
今輿地言之河自韓城縣龍門山南流與汾水合又
南逕邵陽東其東岸則榮河縣臨晉縣又南逕朝邑
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
又南逕雷首山西至潼關衛北折而東是爲河曲此
河水南至華陰之所經雍州文所稱龍門西河者也
東至于砥柱

夏本紀曰東至砥柱○正義曰砥柱山俗名三門山禹

卷三下

十四

鑿此山三道河水故曰三門也

東至于底柱

地理志曰東至于底柱○師古曰又折而東經底柱

張衡東京賦曰底柱輟流○薛綜注曰底柱山名也河

東縣東南向居中猶柱然也輟止也

案砥底古字通用水經云河水又東過砥柱間酈注

曰砥柱山名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

以通河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

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鄭元云地說河水東

流貫砥柱觸關流今世所謂砥柱蓋乃關流也砥柱

當在西河余按鄭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
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桀出
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也其山雖闢
尙梗湍流激石雲洄浪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
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王鳴盛曰酈因
西河無山可當底柱而以鄭爲非然酈以底柱卽三
門元和志同此說必相沿已久而唐王翰遊三門記
曰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禹鑿山作三門以
通河流南爲鬼門中爲神門北爲人門鬼門迫窄水
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五十步中流有小

卷三下

十五

山乃砥柱也神門最修廣水安妥然則底柱與三門
異地鄭之分析當亦爲此其說確甚酈以三門爲底
柱五戶諸灘爲闕流則非矣若西河者鄭禮記注以
爲龍門至華陰之地要之華陰以下皆得稱之也

又東至于盟津

夏本紀曰又東至于盟津○索隱曰盟古孟字孟津在
河陰十三州記曰河陽縣在于河上卽孟津是也○正
義曰杜預云盟河內郡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
都道所湊古今爲津武王反之近代呼爲武濟括地志
云盟津周武王伐紂與八百諸侯會盟津亦曰孟津又

曰富平津水經云小平津今云河陽津是也

地理志曰又東至于盟津○師古曰盟讀曰孟孟津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

張衡東京賦曰盟津達其後○薛綜注曰孟津四瀆之長故武王爲諸侯約誓於其上尙書曰東至于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

案孟古通作盟故史記漢書述今文尙書皆作盟津大戴禮引伯夷曰明孟也是明與孟誼通盟字從明故亦與孟通用水經注曰河南有鈎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此有盟津之目論衡

卷三下

共

曰武王與八百諸侯成同此盟故孟津亦曰盟津尙書所謂東至于孟案當作盟字此引尙書盟津以爲證也津者也喬樅謂據論衡語則禹時止稱孟津以河爲四瀆之長也武王會盟以後始有盟津之目耳

東過雒汭至于大邳

夏本紀曰東過雒汭至于大邳○索隱曰爾雅云山一成曰邳或以爲成阜山是○正義曰李巡云山再重曰英一重曰邳括地志云大邳山今名黎陽東山又曰青壇山在衛州黎陽南七里張揖云今城阜非也東過雒汭至于大伾

地理志曰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師古曰洛汭洛入河處蓋今所謂洛口也山再重曰伾大伾山在成阜

溝洫志曰禹堙洪水十三年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厯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盟津雒內至于大伾○鄭氏曰山一成爲伾在修武武德界○張晏曰成阜縣山是也○臣瓚以爲今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阜山又不一成也今黎陽山臨河豈是乎○師古曰內讀曰汭解在地理志

案史記作雒漢書溝洫志亦作雒則地理志洛字蓋

卷三下

七

後人依梅本尙書改之耳汭溝洫志作內猶雍州謂汭本又作內也伾尙書釋文云本又作岍字或作岍段玉裁曰按東京賦底柱輟流鑾以大岍李善注引東過大岍此正釋文又作之本也夏本紀水經作邳疑卽岍字之異體也余疋山一成岍或作伾說文土部曰坏卽一成者也从土不聲字皆不同而音則一此據水經注所引說文語今本說文譌誤又案地理志宏農郡上雒云雒水至鞏入河續漢志河南尹鞏下劉昭注引帝王世紀夏太康五弟須于雒汭在縣東北三十里京兆尹上雒下劉昭注引山

海經雒出王城南至相谷西東北流去虎牢城西四十里注河口謂之雒汭攷說文水部云汭水相入也然則鞏縣雒入河之處卽所謂雒汭也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召誥曰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史記周本紀武王曰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皆謂此雒汭也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杜注云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爲汭酈道元水經注云雒汭卽什口史記張儀說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什谷亦名

卷三下

鄆谷史記音義曰鞏縣有鄆谷水是也

又案江聲曰水經云大邳地在河南成臯縣北張晏注溝洫志說同而鄭氏以爲在修武武德畋臣瓚又以爲黎陽臨河山蓋諸家誤執山一成丘爲說故皆不得其實大邳實是地名非山也其地从卩水經與史記同水經注五卷引鄭元曰大丘地喉也沈出邳際矣是足證大邳爲地名矣沈出邳際者沈水至河內武德入河決出河南爲滎澤大邳豈近其軼出之處故曰沈出邳際矣王鳴盛曰鄭注禹貢多引地說大陸注引地說以爲地腹此云地喉與彼相似故知

地說文鄭又云然則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畋沛沈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地說但云沈出鄭兼出入以增成地說之義也水經注云河水東逕成臯大丘山下禹貢過洛汭至大丘者也臣瓚謂大丘在黎陽以修武武德無山可當不知山僅一成卑淺已甚修武武德臨河岡阜豈無足當之者張揖以河南岸之成臯當之則又差高大其說尤密疑大丘之名南北皆得稱之知丘祇一成則知必非黎陽高大之山矣若大丘在黎陽河已折而北矣何經以東字貫大丘而以北字繫于大丘之下乎當以鄭說爲正

卷三下

九

水經山澤篇大邳地在河南城皋縣北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三年詔曰東過洛汭歎禹之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夏本紀曰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集解鄭元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索隱曰地理志絳水字從糸出信都國與虜池漳河水並流入海大陸在鉅鹿郡爾雅云晉有大陸郭璞以爲此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降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山東北流冀州入海地理志曰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師古曰降水在信都大陸在鉅鹿

上黨郡屯留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
信都國信都云故章河故庫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
水亦入海

鉅鹿郡鉅鹿云禹貢大陸澤在北

溝洫志曰禹曰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行平地
數爲敗迺醜爲二渠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
於大陸播爲九河○孟康曰醜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
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
王莽時遂空惟用漯耳○師古曰播布也

案續漢志安平國信都云有絳水呼沱河又鉅鹿郡

卷三下

年

鉅鹿云故大陸有大澤澤絳水字作絳與前書志屯
留及信都下作絳水合尚書釋文云降如字鄭戶江
反正義曰鄭以降讀爲下江反段玉裁曰案戶江下
江一也水經注濁漳水篇曰鄭元注尚書引地說云
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
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
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
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其
北山洪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
降讀如廊降于齊師之降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

降故改云其音恭耳玉裁謂周秦漢時廊降字讀如洪

今音則升降絳色字讀如恭今音則鄭意尚書降水

本讀如洪降水由洪水出其北山得名其國之字夏

商周本亦讀如洪也而周時或惡其與廊降同音乃

改讀如恭敬之恭則與升降絳色字同音漢人乃移

信都之絳水實尚書之降水既廢其舊讀又或徑改

字作絳蓋鄭謂降水卽其水其水實卽洪水鄭善長

駁其非是引禹貢作降水說以漢志之屯留絳水云

與濁漳合俱得通稱地理志信都下載禹貢絳水入

海屯留下引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郡國志亦

卷三下

年

云信都有絳水屯留絳水出此皆釋禹貢也而字作
絳則前志述禹貢經文字亦必作絳不爾則禹貢絳
水四字前無所承今本地地理志溝洫志錄禹貢皆作
降淺人用尚書改之耳夏本紀河渠書索隱亦皆作
降且分別之云地理志从糸作絳而張守節正義引
括地志云絳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山東北流
冀州入海卽地理志桑欽說也張本作絳與小司馬
本作降不同蓋今文尚書作絳是以史漢皆從之今
本漢志亦有作北過降水者字之誤耳孟子曰書曰
降水微子降水者洪水也降洪古音同孟子舉其同

音故訓與巡狩者巡所守也征之爲言正也仁也者人也帝君者好君也一例說文水部曰淇澤水也澤水不遵道也僞大禹謨竊孟子乃作降水訓曰下水夫水無不下下水何足傲人孔傳既降誤爲降而蔡氏集傳於禹貢又降誤爲降其不通一也降水者水名也豈降洞無涯之謂降玉篇唐韻皆下江切與鄭注尙書降水音合故俗本改降爲降此恐不始於蔡氏也喬樅謂水經注引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與班志所引不同疑班志海字乃漳之誤桑欽治古文尙書者以絳水爲入漳此據古文說故班志

卷三下

五

特著之其信都下以絳水爲入海此據今文家說也水經注云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爲濫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于漳又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長子縣故城南屈從縣東北流又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是絳水入漳之證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也發鳩山一名鹿谷山續漢志上黨郡屯留云絳水出劉昭注引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出一名鹿瀆山見寰宇記引冀州圖卽班志所云鹿谷山也又云漳水會潁沱別瀆又東北入清河又東北逕

章武平舒入海此卽信都入海之道也故章河卽故漳河乃禹河之故道漢時信都之漳水徙從其縣南故地志以此爲絳水而目縣北之瀆爲故漳河其後漳又復北道故水經敘漳水仍自信都縣東北過下博縣稱爲故瀆而云絳瀆今無水也鄭君不以信都之絳水爲卽禹貢之降水而以河內其縣之其水當之則據地說大河過降水千里至大陸而鉅鹿距信都相去不容此數故也然班志於信都絳水特冠以禹貢必尙書家相承舊說如是故據以爲言爾今按河自大邳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出內黃安陽之間

卷三下

五

逕臨漳自此東北歷成安至肥鄉而合漳是爲北過絳水漳絳至此并爲河矣及河南徙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鄆元云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也水經注云漳水自斥漳縣南又東北逕平恩故城西又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曲周縣故城東又北逕巨橋邸閭西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又歷經縣故城西有薄落津又逕沙邱臺東又逕銅馬祠東皆漢鉅鹿縣境大陸澤在焉此卽禹河北過絳水至于大陸之故道也胡渭禹貢錐指曰按宋張洎云降水卽濁漳也字或作絳鄆道元水經

注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邳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戴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二渠者其一為漯川自黎陽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則河之經流自大邳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逕鄆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合漳水是為北過降水溝洫志載王橫曰禹之行河本隨西山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卽此道也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

卷三下

五

鹿其西畔為大陸漳水雖善徒為南北兩厓所束終不能遠汜濫禹引河由此入海此所以為聖人之智後世易之宜其數敗也又曰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為禹道之故道有可證者五漢志漳水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又滌水東至文安入大河庠沱東至參合入庠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水經所敘漳水自成平以下至章武入海者在西漢猶為大河證一也又成平縣有庠沱河民曰徒駭河與許商所言正合蓋漳水自東昌會庠沱河又東逕弓高至成平世謂之庠沱然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不言漳庠沱仍

曰徒駭證二也水經濁漳注曰鬲般時其東北徒駭潰連漳絳則漳絳卽徒駭之上流通為一川證三也唐書地理志清池縣五十里有徒駭河西隄是浮陽參戶之漳水亦古徒駭證四也齊乘曰河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證五也凡河所經之地納山源大川則河徙而潰空漳水循河故道以專達于海是也周定王時河徙有漳水行其故道猶可推尋反覆參驗益信漳水東出為禹河之故道非臆說也王鳴盛尚書後案以胡氏為非而力主鄭君屯氏河為故道之說以愚

卷三下

五

攷之漢書溝洫志明言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班固以東漢初人紀西漢時事確有可憑史記河渠書僅載築宣防而止不得以史記無此語為疑溝洫志又云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水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尤卑下頃所以闢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

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可復浚以助大河
泄暴水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尙書善爲算
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可且勿浚鴻嘉四年
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
孫禁其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金隄間開通大河令
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許商以爲古
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
盼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
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
水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商治尙書者其前之

卷三下

三

以屯氏河爲可勿浚必以屯氏河非禹河故道也地
理志於魏郡鄴縣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於館陶云
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
五百里分析明白如此是屯氏確爲大河別出之河
豈得以爲禹河之故道且志於金城郡河關云河水
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
四百里可知鄴所云故大河者指此河而言故不言
所行郡及里數文從省也王氏於班志每稱禹貢皆
曰此古義也而於絳水獨不信其說何哉觀桑欽治
古文尙書者其釋降水仍從今文尙書作絳字則禹

貢之降水卽絳水其說確不可易矣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迎河入于海

夏本紀曰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正義曰播
布也河至冀州分布爲九河下至滄州更同合爲一大
河名曰逆河而夾右碣石入於渤海也

地理志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師古曰
同合也九河又合而爲一名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海卽
渤海是也

案紀無又字文從省耳尙書正義引鄭曰播猶散也
同合也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逆受也鄭所云逆

卷三下

三

受卽迎受也段玉裁曰古文尙書作逆河今文尙書
作迎河漢書溝洫志同爲迎河是也其地理志同爲
迎河宋子京妄改爲逆河史記夏本紀河渠書皆作
同爲逆河而河渠書又言東闕洛當作維汭大邳迎河
則知兩逆字本皆作迎其參差不一皆繇後人以所
習改竄可推而知也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
莽曰迎河亭亦用今文尙書語迎與逆雙聲方言自
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曰迎白虎通引顧命迎于釗
此今文尙書之一證也金縢之新逆伏生書當作迎
此可意揣而知者也喬樅謂據徐堅初學記云逆迎

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堅唐初人語當本於
尚書舊說也

入于勃海

河渠書夏書曰播爲九河同爲迎河入于勃海○臣瓚

溝洫志曰夏書播爲九河同爲迎河入于勃海○臣瓚

日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海

河渠書集解作海與夏本紀合今本溝洫志注作河非也

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時河徙東郡更注
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

案尚書言入于海耳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述禹

貢文竝同而河渠書溝洫志皆云入于勃海尚書偽

卷三下

表

孔傳地理志顏注亦皆云入勃海攷地理志言河至

章武入海章武屬勃海郡治浮陽卽今滄州九河故

道皆在德棣滄景間溝洫志引王橫曰往者天嘗連

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

海所漸矣九河尙爲海漸及則逆河漸於海可知今

勃海南北相距有五百里之遠則兩岸之地其爲海

水所漸者多矣北岸所漸者漢之驪成縣界屬右

北平縣今爲灤州樂亭昌黎地南岸所漸者漢之

潞沃琅槐廣饒鉅定壽光平壽具廣饒鉅定屬齊郡

壽光平壽屬北海郡今爲霑化利津蒲臺安壽光濰縣界其

所溢出南北殆二百餘里則古之逆河當北起寶坻

南界歷靜海滄州鹽山海豐及霑化北界而止天官

書云中國山川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天文志

增其文曰尾沒於勃海碣石此言川流盡於勃海山

脉盡於碣石也經言夾右碣石入於河知迎河在碣

石之西矣又言至於碣石入於海知海又在碣石之

東矣禹之道河從碣石入勃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

漢武帝所謂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者也臣

瓚以爲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

海其說非是勃海甚廣占漢遼西右北平勃海千乘

卷三下

表

東萊北海六郡之地跨古冀兗青三州之界自禹時

以迄於漢河之所入皆勃海也濟漯濰淄之所入亦

皆勃海也河自章武入海碣石正當其衝東漢以後

河及濟漯濰淄諸水其入海處乃遠在碣石之西南

耳漢書武帝紀云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

入勃海蓋初經頓邱縣西北至是改流自戚城西決

而東北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武陽奪漯川之道

至千乘入于勃海非河先不入勃海至元光徙流而

始入勃海也瓚由不知漢時勃海卽古迎河故址後

爲海水所漸故云然耳古之迎河逕驪成至樂縣碣

石乃入海又過郡二石北平及遼西行三百餘里王莽知迎河當在勃海郡地而不知昔時已爲海水漸沒故以南皮浮陽當之也

淮南要略篇禹別河而道九岐○高誘注云別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

溝洫志曰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

卷三下

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案李尋師事張山拊治小夏侯尚書而解光所言與之同則光當亦治小夏侯之學也

又曰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實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深川疏河者

案平當傳言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攷當事林尊受歐陽尚書以學名家則其所謂按經義者卽歐陽尚書之說也

又曰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上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陂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

卷三下

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好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卽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徃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渠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

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隄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新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洽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案賈讓於尙書雖不知其習何家然觀其所言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與平當言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

卷三下

意正相同當亦治歐陽氏之學也

又曰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水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狼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其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

案師古注引桓譚云平陵關並字子陽材智通達也今詳其言亦與平當賈讓議大略相同其爲治歐陽尙書又可知也

又曰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

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

案師古引新論云戎字仲功習溉灌事也今據戎此言與李尋言以觀水勢河所欲居之當稍自成川順而圖之必有成功意亦相同則皆習小夏侯尙書之學也

卷三下

又曰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

案師古引新論云牧字子台善水事今據牧言與許商所云欲復徙駭胡蘇扁津禹河迹意合知其爲大夏侯尙書之學也

又曰司空掾王橫言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

案師古云橫字平仲琅邪人今詳橫言亦與賈讓所

奏治河上策意合知其皆習歐陽尚書也斯時王莽徵能治河者以百數關並欲定平原諸郡張戎欲止西方諸郡不引水溉田韓牧欲穿九河四五爲有益王橫欲開空使緣西山乘高地東北入海皆賈讓徙曠地放渤海之遺策也故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而王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良爲可惜班氏贊云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國之利害

卷三下

故備論其事詳錄於志之終意深哉

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蒼浪之水

夏本紀曰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蒼浪之水○集解鄭元曰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索隱曰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地理志云至江夏謂之夏水山海經亦以漢出嶓冢山馬融鄭元皆以滄浪爲夏水卽漢之別流也漁父謠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嶓冢山水始出山沮洳故曰沮水東南爲漾水又爲沔水至漢中爲漢水至

均州爲滄浪水始衍出大江爲夏口又爲沔口漢江一名沔江也括地志云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庾仲雍漢水記曰武當縣西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也地記云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水

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

地理志曰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師古曰漾水出隴西氐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爲漢禹治漾水自嶓冢始也滄浪之水出荆山東南流卽漁父所歌者也

隴西郡西縣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

卷三下

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

武都郡武都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南郡華容云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淮南墜形訓曰漢出嶓冢○注云嶓冢漢陽縣西界漢

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雍州入江

案說文水部云漾水出隴西柏道

水經注作源道

東至武郡

爲漢从水漾聲重文漾云古文从養又云漢漾也東爲滄浪水从水難省聲重文漢云古文漢段玉裁曰按是則壁中故書作漾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漾

也漢志氏道下曰禹貢養水所出字作養師古云本

養皆非善本也

則上文述禹貢亦必云嶧冢道養不爾則前

無所承今本志作道漾者淺人用尙書改之也郡國

志氏道下亦作養水蓋夏本紀亦本作道養後人加

水旁作漾耳非史記獨用古文也壁中作漾孔安國

作漾今文尙書作養此三者之不同也淮南墜形訓

作泔水高注云泔或作養此可證漢人通用養字養

古音同泔也喬樅攷地理志漢中郡沔陽注引應劭

曰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如瀉曰此方謂漢水曰沔

水又江夏郡引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

卷三下

民

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水經注云應劭十三州記

曰江別入沔爲夏水源夫夏之名始于分江冬竭夏

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此皆

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說文釋漾水與漢志合至武

都上有東字與志相足志又云沮縣沮水出東狼谷

南至沙羨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續志則云

武都郡沮縣沔水出東狼谷說文亦云沔水出武都

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水經及注亦以沔漢卽沮又

前志旣以沮爲荊州川而職方荊州川有江漢無沮

是沮卽漢氏道今已無攷武都在成縣西北沮縣今

爲略陽縣然則出氏道爲漾水東至武都爲漢又爲

沔又東至沮縣爲沮四各同實雖東狼谷有別源其

實一水也水經夏水篇曰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

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所

敘夏水源流其云流于江陵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

卽經所謂又東爲滄浪者也酈注乃云武當縣西北

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水記謂之

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酈強以千齡

洲改爲滄浪洲以當禹貢滄浪之水其說詭甚攷地

說滄浪近楚都楚辭哀郢上言出國門發郢都下言

卷三下

毛

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注云夏首夏水

口也龍門楚東門也地志楚之先熊繹封丹陽十八

世文王徙郢莊子外篇天運釋文郢楚都在江陵北

然則夏水出江陵東南故曰近楚都也張平子南都

賦云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壖李善注引左傳

屈完所謂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滄浪旋繞

楚都正當在今江陵若在均州武當則與楚都何涉

地說之書鄭援引最多必古書可據者地說又云滄

浪出荆山今按地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漳

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陽水卽夏水王

桑在荊州作登樓賦云挾清漳之通浦山海經云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睢然則漳水本出荊山夏本分江二水異源但異源而同流故自下通稱漳流至楚都爲陽又爲夏至入漢處爲堵口隨地異名漳之爲陽實卽滄浪古語有類翻切者滄浪漳也左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北漳繫冀州矣而南漳未繫荊州故別見於此滄浪之爲夏水無疑也喬樅謂王說甚審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庾仲雍漢水記云縣西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皆沿酈注之誤也

卷三下

水經曰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

案白水地理志屬廣漢郡郡國志同而水經云至廣魏白水縣此爲三國魏時改名據此則水經之爲魏晉人作非後漢之桑君長所撰茲亦其一明驗也

過三潞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夏本紀曰過三潞至于大別南入于江○集解鄭元曰三潞在江夏竟陵之界○索隱曰水經云三潞地名在

南郡卽縣北鄭元以爲水名今竟陵有三潞水俗云是三潞水

地理志曰過三潞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師古曰觸大別山而南入江也

說文水部云潞增埤水邊土人所止者夏書曰過三潞案水經三潞地在南郡卽縣之北酈注引鄭云水名馬王竝同此古文尙書說也然則說文所併乃今文家說矣水經注又引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潞合流觸大別山陂按左傳有句潞漳潞雍潞蓬潞服虔或謂之邑或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潞水際及邊

卷三下

地也今南陽淯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潞北潞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惟鄭元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卽縣北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胡渭曰卽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其北卽襄陽縣東境今無地以應之淯水之二潞不可爲三潞按水經沔水從襄陽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注云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卽淯水所入也其入漢處各三洲口三國時吳將朱然攻樊司馬懿救之追至三洲口大獲而還又王景屯新野習水軍于三洲謀伐吳水經卽北之三潞

豈卽此三洲耶喬樞謂說文不以三澨爲水各水經亦不云三澨水名則以襄陽東北之三洲當卽縣北之三澨庶爲近之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說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周邊其旁从重川澨訓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誼亦與州相同也

又案大別前志云在安豐續志亦云安豐有大別山水經云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又云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酈注云俗名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也又云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曰巴山酈元

卷三下

雖因杜預有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而究無以易地志之說也王鳴盛曰京相璠亦云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觀左傳子常濟漢而陳則已明在漢東矣而其下曰自小別至于大別非漢東乎若以魯山當之則在漢水西岸豈可通耶杜預所以疑大別非在安豐者以其去漢太遠不知地說言漢水觸大別之陂陂者山脉之靡迤而不盡者耳觸者僅漸及之而已非水直至山下也經兩言東不言南直至大別之下方用南字明係漢水直抵東北始回轉而南大別之在安豐明矣

水經山澤篇三澨地在南郡卽縣北

東澨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夏本紀曰東澨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地理志曰東澨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師古曰澨迥也又東迥而爲彭蠡澤也自彭蠡江分爲三遂爲北江而入海

豫章郡彭澤云禹貢彭蠡澤在西

丹陽郡宛陵云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會稽郡毘陵云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案續漢志豫章郡彭澤云彭蠡澤在西又吳郡毘陵

卷三下

云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水經注引鄭元曰澨回也漢與江門轉東成其澤矣攷漢志言彭澤聚在宛陵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則彭蠡澤所跨爲地甚廣蓋漢水源遠流長其水與江相敵故經於荊州言朝宗于海以江漢並稱至澨澤彭蠡之後漢仍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且記其入海也

水經山澤篇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北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

汶山道江東別爲沱

夏本紀曰汶山道江東別爲沱

崕山道江

地理志曰崕山道江東別爲沱○師古曰別而出也江

東南流沱東行也

蜀郡蒲氏道云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

郫縣云禹貢江沱在西東入于江

案續漢志蜀郡蒲氏道云岷山在西徼外劉昭注引

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注于海中又蜀郡嚴

道下劉昭注引山海經曰崕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

江所出也又引華陽國志曰郫崕山本名郫花故郫

人作人界也崕與郫崕當卽崕山之異稱河圖括地

卷三下

聖

象曰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書

岷山道江泉流深遠盛爲四瀆之首水經注曰岷山

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江水自天彭關東逕汶關

而歷氏道縣北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卽今所聞始發

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始未濫觴矣東南下

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亦謂之天谷又南下

二百餘里而至北部始百餘步又西百二十餘里至

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濕坂

江稍大矣陸游入蜀記曰嘗登岷山欲窮江源而不

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崕崕起伏西南走蠻

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遠矣陸游登岷欲窮江

源而不可得是江之上源本在岷山以外故山海經

言岷山江水出焉又言崕山江水出焉皆據所見而

言之知均非江之始源也顧窮荒之外聖人所畧故

河自積石漾自番冢江自岷山皆紀其入中國之始

其上源不必言也荀子子道篇孔子曰江出于岷山

其始出也其原可以濫觴然則卽以岷山爲江原可

也說文水部曰江出蜀蒲氏徼外崕山入海沱江別

流也出崕山東別爲沱鄭君注梁州沱云地理志在

今蜀郡郫縣汶江皆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此

卷三下

聖

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

之類與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蒲山

與江別而更流與鄭說又異今按郭璞不言沱水所

出之源則亦以沱爲與江同出崕山矣沱自都安蒲

山始與江別而東流則未別流之前固與江同出俱

行矣都安故城今在成都府灌縣東本漢縣虎邱江

原三縣地蜀漢分置都安縣屬汶山郡唐改曰導江

屬成都水經注云縣洛二水與蒲水合亦謂之郫江

郫江者沱江也初學記引任豫益州記曰郫江者大

江之友也亦曰洛江亦曰蒲水在蜀與洛水合攷漢

志廣漢郡雒縣云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
又縣竹縣云紫巖山縣水所出東至新都北入洛縣
洛二水會湔以湔爲主故漢志於縣虎縣云玉壘山
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行千八百九十里郫江
之亦曰湔水蓋以互受通稱要皆江水東別之沱也
又漢志汶江縣所云江沱在西南東入江者攷華陽
國志曰七國時杜宇稱帝于蜀號曰望帝其相開明
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禪位于開明此說出揚雄
蜀王本紀故漢志云汶江縣有江沱既爲七國時開
明所鑿則非禹時所有之江沱故漢志不繫之禹貢

卷三下

然則郫縣所云禹貢江沱必尙書今文家相承師說
以爲江之東別者矣

淮南墜形訓曰江入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
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注云開母山名在
東海中

說苑雜言篇孔子謂子路曰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
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
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

三國志秦宓傳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
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注引

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土爲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
建福上爲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
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盼蠻而興作

必又曰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
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爲民除害生民以來功莫
先者○注引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
已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圯胸圯
而生禹於石紐又引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
人也生石紐其地名剏兒坪案臆圯卽意苴之同音假借字或曰臆胸臆也臆圯
胸拆言其生之難也

卷三下

又東至于醴

夏本紀曰又東至于醴○集解曰馬融王肅皆以醴爲
水名鄭元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索
隱曰按騷人所歌濯余佩於醴浦明醴是水又虞喜字
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

地理志曰又東至于醴○師古曰醴水在荊州

案史記漢書字皆從酉作醴唐石經尙書作澧非是
據裴集解引馬融王肅皆作醴是古文尙書亦與今
文同也尙書正義曰鄭元以醴爲陵云今長沙有醴
陵縣其以陵各縣乎鄭以醴爲陵與馬王解異蓋從

今文家說也段玉裁云按尚書經傳疏皆作醴而楚詞在唐時亦作醴浦攷說文水部澧字下云水出南陽雒縣衡山東入汝不云出武陵充縣至下雋入江此可證南陽澧水字从水武陵醴水字不从水如襄德洛水作洛上雒雒水不從水也古文尚書或訓爲陵或訓爲水而其字皆从酉衛包因傳釋爲水各徑改酉旁爲水旁作澧誤矣王鳴盛曰攷地理志長沙國有臨湘無醴陵郡國志長沙郡始有醴陵蓋後漢析臨湘縣南境置也其地當在今岳州府臨湘縣之北長沙府醴陵縣之南鄭以此證江濱當有醴陵耳

卷三下

異

非謂江至其縣也江湘之間如巴陵沅陵等地以陵著者甚多水經江水自華容縣下敘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此江水又東至于醴陵所經也酈注云江水右會湘水又東逕忌置山南古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案巴陵縣亦漢下雋地縣東有城陵磯東北接臨湘界所云故城疑卽漢臨湘故城城陵疑卽醴陵也

水經江水篇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江水自天彭關東逕汶關而歷氏道北又有湍水入焉江水又東別爲沱江水又東逕西陵峽歷禹斷江

出峽東南流又南過江陵縣南又東逕郢城南又東得豫章口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又沔水篇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逕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

過九江至于東陵

夏本紀曰過九江至于東陵

地理志曰過九江至于東陵

卷三下

異

廬江郡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

尋陽縣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

宋續漢志亦云廬江郡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

水經末一卷歷紀禹貢山澤地名所在云東陵地在

廬江金蘭縣西北攷金蘭漢時並未置縣則是地名

非縣名也水經言金蘭縣水經魏時人所作蓋魏時

置爲縣也水經又云江水自下雋縣北又東北至江

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邾縣南又

東過蕲春縣南蕲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下雋縣北

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卽此經過九江至東陵者也

水經山澤篇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東池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夏本紀曰東池北滙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正義曰

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于彭蠡合爲一江入于海

地理志曰東池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師古曰

池溢也東溢分流都其北會彭蠡也中江亦自彭蠡出

會稽郡吳縣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丹陽郡蕪湖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案說文是部云池義行也从是也聲夏書曰東池北

會于滙尙書正義引鄭注云東池者爲南江南江之

卷三下

吳

名經雖不具然揚州言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江之爲

三經有明文皆揚州川也鄭君於此著明南江故舉

經東池句以明南江上原之所自來也蓋江漢二水

於江夏沙羨下雖已合流而漢與江門轉東成其爲

澤又自彭蠡分爲三左合漢者爲北江會彭蠡者爲

南江漢在北彭蠡在南則岷江在其中矣故曰中江

皆東流而入于海者也胡渭曰漢志湔氐道下江水

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按今

江水所過於漢時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

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而漢志云過

郡七者蓋江都在江北據北岸言之故不數南岸之

長沙豫章丹陽會稽也江自松潘至泰州行七千九

百六十里自泰州至海門入海又四百里通計得八

千三百餘里二當作八或作七而先儒釋漢書者無

一語駁正豈近世傳寫之誤而古本不若是與又漢

志江都下有江水祠海陵下有江海會祠皆以北岸

言之江海會者謂江水入海處也毘陵下云北江在

北東入海則以南岸言之江漢合流入揚州之域會

彭蠡水始有三江之目禹貢于荊州言江漢無中江

北江之名於揚州始言三江蓋必會南江而後可命

卷三下

吳

之曰北曰中南江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道水無文

耳

又案漢志以三江爲揚州川鄭注以三江自彭蠡分

二說原自符合後人因水經敘江水東至石城縣分

爲二其一過毘陵縣北爲北江其一爲南江南江東

與貴長池水合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涇

水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又東旋谿水注之

又東逕宜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

北爲長瀆歷湖口又東至會稽餘姚東入于海遂指

漢志丹陽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

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謂卽南江之源委而不知漢志於分江水并無南江之稱也水經雖以分江水爲南江然於歷湖口之下云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是仍以由吳松入海者爲南江其又東至會稽餘姚者乃其枝分之水鄭注云松江上承太湖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亦別爲三江雖稱謂相亂不與職方同卽吳地記所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也與禹貢三江有別故鄭注云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則與浙江合也近儒或以中江貫震澤松江卽其下流不得復折爲南江果爾則江漢至江夏亦已合流何以於滙澤彭蠡之

卷三下

辛

後經文又分爲北江中江耶鄭云左合漢者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語自明晰班於昆陵云北江在江東入海於吳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於蕪湖云中江在西南東入海尤爲明辨漢志之言三江皆爲揚州川者確不可易也

又案彭蠡所以謂之南江者以所受諸水皆出西南而北入大江也漢志豫章郡雩都云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八百九十里鄱陽云鄱水西入湖漢餘汗云餘水在北至鄒陽入湖漢艾縣云修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南城云盱水西北至南

昌入湖漢贛縣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建成云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宜春云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鄒陽云彭水東入湖漢南樊云彭水東入湖漢又長沙國安成云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攷水經注引山海經曰漢水出嶺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是知彭蠡所受之水古本有漢水之稱彭水卽豫章水之上源是湖漢水與彭鄱餘修盱蜀南廬合爲九水與劉歆所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語合豫章水與湖漢水異原而同流故志竝云入江水經注則湖漢豫章摠謂之贛水曰贛水出豫章南樊縣西一名豫章

卷三下

辛

水東北流逕贛縣東右會湖漢水所云贛水摠納十川注于彭蠡是也地理志以湖漢水爲主水經注以贛水爲主贛水卽豫章水豫章水卽彭水發源最遠控引衆流彭蠡之稱蓋以彭水得名也曰湖漢者以別于沔漢水沔漢水爲北江湖漢水爲南江江沱水爲中江與班志合與鄭說合證之禹貢亦無不合矣又案漢志王莽改豫章郡曰九江郡柴桑曰九江亭九江曰延平郡蓋從劉歆說以湖漢九水爲九江故易九江舊郡之稱名曰延平而以豫章之郡改曰九江是豫章雖亦有九江之目要非禹貢之所謂九江

也按秦始皇滅楚以其都壽春置九江郡漢高帝更爲淮南國尋陽縣屬焉文帝析爲廬江郡尋陽改屬廬江武帝又復淮南國爲九江郡尋陽屬廬江如故班志於尋陽曰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應劭于九江郡下注曰江自廬江尋陽分而爲九司馬彪續漢志曰廬江郡尋陽南有九江是九江在尋陽確有其所淮南子曰禹鑿江而通九路史記河渠書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子太史公皆言九江爲禹之所疏鑿是尋陽之江疏而爲九猶兗州之河播而爲九也九江之皆東合爲大江猶九河之皆北

卷三下

三

同爲迎河也劉淵林吳都賦注云九江經廬山而東郭璞江賦云流九派乎尋陽尋陽地記云九江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廬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洲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上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堤江九曰廬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州尋陽記曰今蘄州界古蘭池城亦謂之潯水城卽漢潯陽縣也通典曰尋陽舊縣在江北蘄春郡界今黃州府黃梅縣東北尋陽

故城是也故班志云九江在南鄂陵在今黃州府蘄昌縣界桑落洲在今九江府德化縣東北五十里中水經注云江水東逕軹縣故城南城對五洲江有五洲相接故以爲名漢軹縣卽今蘄水縣五洲江當在此地寰宇記云畎江五阜洲在今黃梅縣南一百十里是尋陽九江遺跡唐宋時猶存其一二未盡湮滅無可攷也大禹當日治水蓋以江漢二大川控引衆流而下至夏口合流源多流盛故於尋陽疏鑿九江以殺其勢而緩其流下文道山云過九江至敷淺原地理志豫章郡歷陵下云傅陽山傅陽川

卷三下

三

南古文以爲敷淺原水經云九江地在長沙下雋下雋故城在今武昌府蒲圻縣界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南歷陵縣地在今南康府星子縣界旁徵博引而以經證經道山章九江之在尋陽確不可易矣水經山澤篇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

道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洑爲滎

夏本紀曰道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洑爲滎○集解鄭元曰地理志沅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洑爲滎○索隱曰水經云自河東東垣縣王屋山東

流爲沆水至溫縣西北爲濟水○正義曰括地志沆水出懷州王屋縣北十里王屋山頂崖下石泉停不流其深不測至縣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爲沆水水經云沆東至溫縣西北爲沆水又南當鞏之南北入于河釋名云濟者濟也按濟水入河而南截度河南岸溢榮澤在鄭州榮澤縣西北四里今無水成平地東流爲沆入于河軼爲榮

地理志曰道沆水東流爲沆入于河軼爲榮○師古曰泉出王屋山名爲沆流去乃爲沆也軼與溢同言沆水入河竝流而南截河又竝流溢出乃爲榮澤也一日軼

卷三下

過也

河東郡垣云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沆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爲榮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淮南地形訓曰濟出王屋○注云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

案說文水部云沆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爲沆重文沆云古文沆又云沆沆也東入于海攷山海經北山經云王屋之山瀾水出焉郭注曰瀾音輦地理志王屋山沆水所出沆瀾聲相近殆一水耳段玉裁以

爲實古同音假借字耳水經注作聯不從水水經注濟水篇曰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者齊也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原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段玉裁曰按說文沆出河東垣縣濟出常山房子二字各殊而應氏不別至二水淆亂則可知漢人書濟瀆字不皆作沆也釋名曰濟者濟也張守節曰下濟子細反釋名亦不作沆六經惟詩經周禮作沆字他經不爾尙書濟字非必衛包改也史記作濟漢志作沆而錯出濟喬樅謂作沆作濟蓋歐陽夏侯三家尙書之異文沆

卷三下

假借濟字猶沆之假借瀾字也

又案周禮職方氏注榮沆水也出河東垣入于河沆爲榮賈疏引禹貢沆爲榮與夏本紀作沆文同漢志沆作軼蓋亦三家尙書之異文水經注濟水篇引晉地道記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門南沆爲榮澤亦作沆字段玉裁曰按說文沆水所瀾沆也溢器滿二字義迥別瀾沆者動盪奔突而出正爲尙書沆爲榮作注脚師古注漢書云軼與溢同眞同寢語衛包襲其誤改沆爲溢蓋小學之不明矣隱九年左傳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注軼突也與水瀾沆義相

類說文軼車相出也此地理志假軼爲泆之悞也泆
是突出不必其滿也惟泆水能泆耳榮字皆當作榮
喬樅攷毛詩正義引鄭注云榮泆水泆出所爲澤也
今塞爲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爲榮澤在其縣東春
秋傳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榮澤此其地也
續漢志亦云河東郡垣縣有王屋山充水所出又云
河內郡溫縣濟水所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足補漢
志所未備東漢以後豈溫縣濟水已絕因誤以房子
濟水當之歟水經泆水篇云泆水東過溫縣北屈從
縣東南流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與漢志言武德

卷三下

業

不同者水經魏時人所作津渠勢改不與昔同水經
河水篇云河水東過成臯縣北泆水從北來注之鄭
注引鄭元曰大伾地喉也泆出邳際矣大邳在河內
修武武德之界泆泆之水與榮播澤出入自此卽經
所謂泆水從北注之者今泆水自溫縣入河不于此
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卽泆泆之故瀆矣然則泆泆故
瀆卽漢志所謂武德入河者是爲禹迹可知溫縣入
河乃漢時改流新道非禹迹也

水經曰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泆水又東至溫
縣爲濟水

釋名釋水曰水泆出所爲澤曰掌水停處如手掌中也
今兗州人謂澤爲掌也

按據釋名云云知所見尚書本亦作泆爲榮與說文

正合皆爲禹貢泆字之訓誼也

東至于陶卬北又東至于荷

夏本紀曰東出陶卬北又東至于荷○集解鄭元曰地
理志陶卬在濟陰定陶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卬
在濮州鄆城西南二十四里又云在曹州城中徐才宗
國都記云在城中高卬卽古之陶卬

地理志曰東出於陶卬北又東至于荷○師古曰陶卬

卷三下

業

卬再重也在濟陰定陶西南荷卽荷澤

泆陰郡定陶云禹貢陶卬在西南陶卬亭○又云濟陰
國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屬兗
州

案說文自部云陶卬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于
陶卬陶卬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段玉裁
以爲禹貢道水罕言出者此經出字當依說文作至
今攷續漢志濟陰郡定陶云本曹國古陶堯所居劉
昭注引郭璞曰城中有陶卬又引帝王世紀曰舜陶
河濱縣西南有陶卬亭據史記集解引鄭注云陶卬

在定陶西北則漢志南字乃北之誤耳禹時濟水伏流涌出陶卽之北而東注于荷澤水經注所敘自滎口至陶卽皆滎濱之所經非禹迹也志言荷澤在定陶東唐省定陶入沛陰縣故通典沛陰縣下云荷澤在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今曹州府治荷澤縣東南三十里與定陶接界處是也

水經山澤篇陶卽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荷水在山陽湖陸縣南

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

夏本紀曰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正義曰汶

卷三下

庚

音問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沛又北入于海

地理志曰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師古曰濟與汶合北東北折而東也

泰山郡云汶水出萊蕪入濟○又萊蕪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欽所言

案水經沛水屈從定陶縣東北流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至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注之酈注云濟水自壽張縣合汶水又北逕梁山東袁宏

北征賦曰背梁山截汶波卽此處也按水經所敘沛水自荷澤東北流絕鉅野而北合洪水以至安民亭南者皆禹之舊迹也北東史記作東北此據今文尙書也攷山海經云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水經歷敘沛水所經云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又東北入海酈注云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南城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爲入非也斯乃又東北入海諸所言沛水入海皆云東北當從史記於義爲長漢志作北東疑是淺人依梅本尙書改之琅槐漢縣屬千乘郡在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歷東河平陰並屬秦安府長青齊河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並屬南府高苑博興樂安並屬青州府諸縣界中皆禹貢沛水入海之所經也

卷三下

庚

道淮自桐柏

夏本紀曰道淮自桐柏○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按在唐州東五十餘里地理志曰道淮自桐柏

南陽郡平氏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

風俗通山澤篇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卽復陽縣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

案續漢志南陽郡平氏桐柏大復山淮水出劉昭注引荊州記曰桐柏淮源涌發其中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南山南有淮源廟惟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王鳴盛曰風俗通言上源略胎簪不數而漢志則竟以下源大復言之惟水經溯其源而系以胎簪寰宇記謂胎簪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而漢平氏故城又在桐柏縣東蓋胎簪最

卷三下

卒

在西大復山最在東漢志言桐柏大復山者出桐柏之大復山也此以其出陽口而成流者言之水經言出胎簪則指最西一峰以其始源潛伏而未成流者言之桐柏乃揔各耳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夏本紀曰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地理志曰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魯國下縣云泗水西南至方輿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

青州川

濟陰郡乘氏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

百一十里

泰山郡蓋縣云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獲

說文水部曰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水一曰沂水出泰山蓋青州獲○又云泗受沛水東入淮

淮南地形訓曰時泗沂出臺台術○注云時泗沂皆水名臺台術皆山名

案水經注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又東過襄贛縣東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過郯縣西又南迤良戎縣西又南過下

卷三下

在

邳縣西南入于泗泗水出魯下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西南逕方輿縣河水從西來注之河水卽濟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者也又東南逕下邳縣葛嶧山東又東南逕其故城西又東南沂水注之又東南逕淮陽城北而東南流于淮又水經淮水篇云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然則沂先入泗泗乃入淮相去不遠故經連言會于泗沂此禹貢道淮會泗沂東入海之故道也漢志淮陵當作淮浦尙書正義引作睢陵亦誤水經云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乃漢縣屬臨淮郡

晉改屬廣陵郡胡渭曰淮陵乃淮陰之誤淮陰去海
尚一百五十里而志云淮陰入海者亦猶江都去海
甚遠而蒯氏道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不言海陵
也其說亦通

春秋說題辭曰淮出桐柏淮者均也均其務

風俗通川澤篇曰淮者均均其務也

釋名釋水曰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

案此皆本今文尙書說也歐陽章句與八小夏侯章
句解詰義各不同此其一端也段玉裁曰廣雅海晦
也江貢也河何也淮均也濟濟也伊因也絡驛也皆

卷三下

奎

取同韻字爲訓釋或疑淮水乃準字之誤非也淮从
佳聲讀如同均从勻聲讀如勻淮與勻雙聲今音淮
戶乖切亦與勻雙聲淮訓均正如仲術之卽仲允廣
雅漢達也亦同此例漢古讀如歎達古讀如撻

道渭自鳥鼠同穴

夏本紀曰道渭自鳥鼠同穴○正義曰括地志云鳥鼠
山今名青雀山在渭州渭源縣西七十六里山海經云
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郭璞注云今在隴西首陽縣
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鵪鼠名鼯如人家鼠而短尾
鵪似鵪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

地理志曰道渭自鳥鼠同穴

隴西郡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
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說文水部曰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人河杜
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雍州褒也

案南谷當卽鳥鼠同穴山之谷名也水經云渭水出
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鳥鼠山酈注云南谷山在鳥
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
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與別源合水出南
鳥鼠山渭水出谷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引地說

卷三下

奎

云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
枝間旣言其過明非一水又東北流而會於殊源也
又引酈元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又有
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一山也酈以鳥鼠同穴爲二山
與地說合要之曰鳥鼠曰同穴曰南谷山名雖各別
實相聯一大山也故太平御覽引河圖括地象曰鳥
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爲掩畢星渭水出其中是以
鳥鼠同穴共爲一山也酈注所列諸源皆出鳥鼠同
穴而南谷卽其支分者耳凡大山巖谷必多大川之
發源亦必非一處故元和志亦云渭源縣鳥鼠山渭

水所出有三源竝下也杜林治古文尚書者今文家以渭之上源出南谷中至鳥鼠同穴而會眾流合注古文家則以渭爲出鳥鼠山雖小有不同其實竝無異說也

淮南地形訓曰渭出鳥鼠同穴○注云鳥鼠同穴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會于澧入于河雍州川也

東會于澧

夏本紀曰東會于澧○正義曰澧音豐括地志云雍州郿縣終南山澧水出焉北入渭也

東會于鄠

卷三

地理志曰東會于鄠

右扶風郿縣云鄠水出東南又有潏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漢書音義張揖曰鄠水出郿縣南山鄠谷北入渭

案水經無鄠水之目其附見於渭水篇注中者曰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地說云渭水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巒所有惟原阜石激而已長安志云豐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里終南山豐谷其源闊一十五步其下闊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郿縣界來終縣界由馬坊村入咸陽

合渭水是已

又東北至于涇

夏本紀曰又東北至于涇○正義曰括地志云涇水出原州百泉縣西南并頭山涇谷東南流入渭

又東至于涇

地理志曰又東至于涇

安定郡涇陽云并頭山在西南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雍州川○師古曰此山在今靈州東南

說文水部曰涇水出安定涇陽并頭山東南入渭離州

卷三下

之川也

案史記作又東北至于涇漢書作又東至于涇此今文三家尚書之不同也梅賾本作又東會于涇釋文不言馬鄭王同異此又古文尚書之不同也段玉裁曰鄭云自道弱水已下言過言會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則古文尚書爲體例畫一也喬樞攷毛詩正義引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并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續志無涇陽縣劉昭注於朝那下引郭

璞山海經注曰涇水出縣西開頭山入渭蓋東漢時涇陽併入朝那故與鄭所引志不同也水經無涇水之目僅於渭水篇注中附見一語云東過霸陵縣北左則涇水注之卽此經所云又東會于涇也寰宇記云原州平高縣笄頭山一名崆峒山水經云蓋大隴山之異名涇水下引水經涇水出涇陽縣高山注云山海經曰高山涇水出焉東流注于渭入關謂之八水彈箏峽下引水經注云涇水逕都盧山山路之內常有如彈箏之聲又云絃歌之山峽口水流風吹滴崖響如彈箏之韻因名耀州雲陽縣涇水下引水經

卷三下

亥

注云涇水東流歷峽謂之涇峽是水經原有涇水篇朱初尙存後乃亡之耳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夏本紀曰東過漆沮入于河

地理志曰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右扶風漆縣云漆水在縣西

北地郡直路云沮水東入洛

歸德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

左馮翊襄德云洛水東南入渭

案說文水部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

曰入洛又云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畛中東南入渭水經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殺榑縣北東入于洛攷漆沮二水竝入于洛洛復入渭故關駟十三州記以洛水爲卽漆沮之水也漢志歸德下洛水入河河字當爲渭之誤馮翊襄德下言洛水入渭是其證也又漢書匈奴傳云武王居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云此洛卽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秦晉山東南入渭亦卽此經所謂東過漆沮也水經渭水篇云又東過華陰縣北東入于河案華陰縣北卽襄德縣南船

卷三下

亥

司空故城亦在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渭水入河之處是曰渭口漢爲船司空界也

淮南墜形訓曰洛出獵山○注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

中洛東南流入渭

道雒自熊耳

夏本紀曰道雒自熊耳○正義曰括地志云洛水出商

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熊耳山在虢州盧氏

縣南五十里洛所經

地理志曰道洛自熊耳

宏農郡上雒云禹貢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過

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

案續志上雒侯國有冢領山雒水出故屬宏農劉昭注引山海經曰雒水出護舉之山案史記云雒水出熊耳山山海經曰雒出王城南至相谷西東北流去虎牢城西四十里注河口謂之雒汭又宏農郡盧氏有熊耳山劉昭注引山海經曰其上多漆其下多機浮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雒其中多美玉多人魚今攷河圖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為壁附耳星太平御覽地部水經注引地說曰熊耳之山地門也雒水出其間與括地象說合又山海經海內東經云雒

卷三下

亥

水出上雒西山又中山經云謹舉之山雒水出焉水經亦云雒水出京兆上雒縣謹舉山東逕熊耳山北諸說雖小不同揔之皆在上雒無非熊耳之枝榦耳山海經所云西山當即指冢領惟雒之始源實出冢領山故地說於熊耳之山言雒水出其間也

淮南墜形訓曰雒出熊耳○注云熊耳在上雒西北

東北會于澗瀍

夏本紀曰東北會于澗瀍○正義曰括地志云澗水出洛州新安縣東白石山之陰地理志云瀍水出河南穀縣潛亭北東南入于洛

地理志曰東北會于澗瀍

宏農郡新安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河南郡穀成云禹貢瀍水出潛亭北東南入雒

案續漢志云河南穀城縣瀍水出劉昭注引博物志曰出潛亭山水經瀍水出河南穀城縣瀍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雒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雒注云縣北有潛亭瀍水出其北梓澤中歷澤東南而南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即古潛亭之處瀍水又東南注于穀穀水自千金渠東注謂之千金渠也水經注又曰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

卷三下

亥

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是山曰廣陽山水曰赤岸水亦曰石子澗舊穀水亂流南入于雒今穀水東入千金渠澗水與之俱東入雒矣胡渭曰雒詰周公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謂王城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謂下都也按王城即郊邑漢為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下都即成周漢為雒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二十里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雒瀍水經河南故城東入雒故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而瀍水東為下都雒詰之文甚明

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於王城之北則必入于
漚水而合流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雒迨東漢建都
於此自河南縣東十五里之千金塢引水繞都城南
北以通漕而漚始與穀水俱東注矣古時漚不合澗
澗亦不過雒陽縣南而東至偃師也王鳴盛曰水經
注引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倍尾與澗漚合是一
水東入于金渠故瀆存焉以今輿地言之雒水自雒
縣北又東逕河南府盧氏縣南又東北逕永甯縣南
又東北逕宜陽縣北又東入洛陽縣界逕南河故城
南經所謂會于澗漚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王

卷三下

七

城合漚水南入雒而城西之澗水遂爲死穀及漢明
帝復竭澗漚之水使出雒陽故城北爲千金渠又東
過偃師縣南入于雒而禹貢東會澗漚之舊迹無復
有存焉者矣

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夏本紀曰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

地理志曰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宏農郡盧氏云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
行四百五十里

案續志宏農郡盧氏縣有熊耳山伊水出劉昭注引

晉地道志曰伊水東北入雒水經洛水東北過盧氏
縣南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又東北過宜陽縣南又
東北過河南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自西來注
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於河酈注引山海經曰
洛水成臯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卽什谷也王鳴盛
曰以今輿地言之雒水自雒陽故城南會伊水又東
逕偃師縣南鞏縣故城南又東北至洛口入河所謂
又東北入于河也今雒水自鞏界東過汜水縣北又
東從滿家溝入河洛口乃移于東非古之什谷矣

九州攸同

卷三下

七

夏本紀曰於是九州攸同

九州攸同

地理志曰九州攸同

又曰堯遭洪水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
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師古曰九
州之外有并州幽州營州故曰十二水中可居者曰州
洪水汎大各就高陸人之所居凡十二處五服其數在
下也任土作貢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也

案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
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說文川部曰水

中可居曰州周遶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一曰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之許君所言當亦本今文尙書說卽禹平水土更制九州之事各疇其土而生之卽禹貢所載土壤田賦及草木物生是也地理志又云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經典釋文引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帝王世紀曰顓頊帝嚳建萬國而制九州是自黃帝以來已有九州但其疆理容或損益故顓頊帝嚳以迄堯舜亦稱建置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皆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其在

卷三下

圭

一州之上分之爲九耳

漢書王莽傳曰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

四奧既度

夏本紀曰四奧既居

地理志曰四奧既宅○師古曰奧讀曰塽謂土之可居者也宅亦居也言四方之土亦可定居也塽音於六反案說文土部曰塽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从土與聲塽古文塽塽爲古文則塽乃今文矣史記漢書並作四奧奧卽塽字之消借今文尙書作隩非是段玉裁曰玉篇土部塽字云於報於六一切四方之土可居

引夏書四奧既宅此古文尙書作塽之明證也尙書釋文云塽於六反引玉篇於報反蓋陸所據玉篇祇有於報一反今本於六一切陳彭年輩增之也說文卽訓釋禹貢徐鍇繫傳引尙書四奧既宅此據未改釋文也廣韻去聲三十七號曰四奧四方土此必陸法言孫愐舊文也作正義者所據經文作粵乃曲爲之說曰室隅爲奧奧是內也衛包遂改奧字爲隩尤非周語宅爲九隩韋注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此用爾雅屋內爲隩之訓周語字從自與尙書字从土不同不必牽合奧隩字易識塽字罕見後人多

卷三下

圭

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文選西都賦天地之塽區李注引說文塽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今本文選皆改作隩今本後漢書班固傳則作奧而文選吳都賦都輦殷而四奧來暨奧字正亦塽之誤耳夏本紀地理志皆作四奧此今文尙書作奧與古文尙書作塽不同也尙書大傳唐傳曰塽四奧鄭注奧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此今文尙書有奧無塽之證也又古文尙書宅字今文尙書多作度夏本紀曰四奧既居此必經文作四奧既度也地理志四奧既宅宅字恐亦本是度字史記集解引孔安國曰四方之邑已

可居也不作宅字此可證予說非繆

九山栞旅

夏本紀曰九山栞旅

地理志曰九山栞旅○師古曰九州之山皆已栞木通
道而旅祭也

案段玉裁云栞唐石經已下作刊非是又延光二年
開母廟石闕銘曰九山栞旅此九山栞旅之駁文也

九川滌原

夏本紀曰九川滌原

地理志曰九川滌原

卷三下

書

案說文云灋水泉本也从灋出厂下重文原云篆文
从泉據史記漢書並作原今本尙書作源非是

周禮地官序官注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原

案段玉裁云河渠書溝洫志皆作九川既疏此滌原
之詰訓也

九澤既陂

夏本紀曰九澤既陂

地理志曰九澤既陂

溝洫志曰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以安功施乎三代
地官序官注澤水所鍾也禹貢曰九澤既陂

案周語云禹高高下下疏流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
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卽禹貢九山栞旅九川滌原
九澤既陂之謂也河渠書作九澤既灑段玉裁云灑
音所宜切在古音十六部陂从皮聲在古音十七部
音轉最近陂者障其外灑者泄其中其義相成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

夏本紀曰四海會同六府孔修

地理志曰四海會同六府孔修

說苑辨物篇曰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
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山川汙澤陵陸卽阜五土之宜

卷三下

書

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稻
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
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案爾雅釋地九夷八蠻七戎五狄謂之四海孫炎注
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
言不以水言故爾雅四海繫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
州之外卽是四海四海之人皆會同于帝都則非特
東方之鳥夷西方之昆侖析支渠搜而已矣段玉裁
云玉篇人部修字下引書云六府三事孔修不與今
本同史記孔字作甚詰訓字也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夏本紀曰庶土交正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集解鄭元曰庶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惟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底慎財賦

地理志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師古曰言庶土各以其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慎貨財以供貢賦皆隨其土田上中下三品而成其賦於中國中國京師也

卷三下

庚

案史記庶字作庶底字作致皆訓詰字也

中國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夏本紀曰中國賜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集解鄭元曰中卽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祗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下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

地理志曰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師古曰台養也言封諸侯賜之土田因以爲姓所敬養者惟德爲先故無距我之行也台音怡

案據史記集解所引鄭注是鄭讀中邦下屬也段玉

曰鄭釋祗台爲敬悅說文台說也今文尙書不台正

同中邦紀志皆作國下男邦同此今文尙書也又紀入賜大龜中國賜土姓錫皆作賜而兩言錫貢皆作錫似鄭注錫所以柔金之諧可信也喬樞謂顏注漢書訓台爲養與鄭注誼異又與偽孔傳以台訓我不同疑是襲漢人音義舊說其訓亦本於三家解詁之異誼也

國語周語曰昔其上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墜防百川墜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作○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逐其

卷三下

庚

上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言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其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韋昭曰賈侍中云其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其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也或曰其工堯時諸侯爲高辛所滅昭謂爲高辛所滅安得爲堯諸侯又堯時其工與此異也堙塞也高謂山陵庫謂池澤有虞舜也鯀禹父密鯀國伯爵也堯時在位而言有虞者鯀之誅舜爲之也殛誅也舜臣堯殛鯀于羽山羽山今在東

海祝其縣其其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各王四岳之祭爲諸侯伯佐助也言其工從孫爲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堯以四岳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呂命爲侯伯使長諸侯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案經於水土既平後言錫土姓今據國語所云四岳佐禹治水有功堯昨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是亦當日錫土姓之一證也韋注國語蓋亦採尙書今文家說

卷三下

三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

百里五百里

夏本紀曰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索隱曰總聚束草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鋤也禮郊特牲云蒲越稷之美則秸是稷之類也

百里賦內總二百里內銍三百里內稷服

地理志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內總二百里內銍三百里內稷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師古曰自此以下說甸服之內以差言之也總禾稷總入也內讀曰納銍謂所刈即禾穗也稷稷也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粟米

精者納少穰者納多

案詩齊譜正義引尙書鄭注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所刈禾也二百里銍銍謂刈禾斷去稊也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內總禹爲之差使百里從之爾堯之五服服五百里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也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甸服比周爲王畿其

卷三下

堯

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段玉裁曰禮器堯尊之安而稊稊之設鄭注穗去實曰秣禹貢三百里納秣按秣从禾吉聲秣从禾革聲地理志作三百里內稷服又說文禾部史記封禪書有稽字異字而同物也革聲在古音弟一部吉聲在弟十二部皆聲稷聲在弟十五部異部而雙聲字皆同紐入刈禾者并穗稊全入之斷去稊者去稊畱穎而入穗也又去穎者又去穗之穎而入穀實也粟者糲米也米者精米也粟對已去糠者言之則去糠者爲米未去者爲粟對精米言之則精米爲米糲米爲粟尙書五者節次自然而後

儒多不曉矣尙書釋文云結本或作稽馬云去其羶音駮按馬說與鄭同音駮二字不辭蓋馬本作駮馬云去其羶曰駮音乃字之誤據禮器注則鄭本亦作駮也漢志作夏是假借字說文夏讀若棘按駮从革聲古音革同棘在弟一部結服連文服事也結服猶結事也觀禮器注引禹貢不割去服字可證訓詁之法渾言析言不同析言則類與彙別如毛傳類垂類也說文類禾末也書注結穗去類也是也渾言之則穗亦呼類如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異畝同穗也

卷三下

全

國語周語韋昭注曰夏書曰五百里甸服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

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服三百里諸侯

夏本紀曰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二

百里諸侯○集解馬融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

百里男國

地理志曰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國二百里諸

侯○師古曰此次甸服之外方五百里也侯侯也王斥

侯而服事也又說侯服內之差次采事也王事則供之

不主一也男之言任任王事者三百里同王斥侯故合

而言之爲一等

春秋緯曰侯之言候候逆順兼司候王命者

白虎通爵篇曰侯者候也候逆順也

禮記王制千里之外曰采鄭注云九州之內取其美物以當穀稅

案史記集解引馬注采訓事也與鄭詁異疑馬从古

文尙書說鄭解王制用今文尙書說也

釋名釋長幼曰男任也典任事也

案詩齊風正義引鄭注曰侯服于周爲甸服其粥簋

男服在二千里之內段玉裁曰夏本紀二百里任國此

卷三下

全

今文尙書也非以故訓易字也白虎通爵篇引酒誥

侯甸男衛邦伯作侯甸任衛作國伯此可見今文尙

書作任古文尙書作男漢書王莽傳封王氏女皆爲

任莽用今文尙書制爵也觀白虎通此章上下文皆

作男知今文尙書獨作任不同春秋傳王制作男周

語鄭伯南也先鄭司農云南謂子男左氏昭十三年

傳子產云鄭伯男也王肅家語載子產語作南注云

南左氏作男古字作男亦多有作此南十字一句連近一不解連

言之猶言公侯也是則子男亦作子南古男南任三

字同音互訓而亦通用也地理志二百里男國當是

本作任或用古文尙書改之耳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夏本紀曰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地理志曰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師古曰此又次侯服外之五百里也綏安也言其安服王者之政教也揆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奮其武力以衛王者二百里皆同

案詩齊譜正義引鄭注曰綏服于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也

卷三下

全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夏本紀曰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集解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

地理志曰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師古曰此又次綏服外之五百里也要以文教要來之也夷易也言行平易之法也三百里皆同蔡法也遵刑法而已二百里皆同

案詩齊譜正義引鄭注曰要服于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蔡之言殺滅殺其賦據史記集解引馬注蔡訓爲法與鄭詁異知鄭用今尙書說故

與馬古尙書說不同也段玉裁曰按左氏傳蔡蔡和說者謂上蔡字卽蔡字也古音蔡同殺滅殺字亦讀入聲

後漢書南夷列傳曰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夏本紀曰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集解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蠻慢也禮記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流行無城郭常居

史記匈奴列傳曰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武王居鄠鄠放逐戎夷以時入貢命曰荒服

卷三下

全

地理志曰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師古曰

又次要服外五百里此五服之最在外者也荒言其荒忽各因本俗蠻謂以文德蠻而覆之三百里皆同流任其流移不考詰也二百里皆同

漢書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國語周語戎翟荒服韋昭注曰荒者荒忽無常之言

案齊譜正義引鄭注云荒服于周爲鎮服其弼當著服在五千里之內攷鄭注王制云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段玉裁曰云荒服之外者鄭自用其弼成之說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蠻者聽從其俗

羈縻其人爾故云蠻蠻之言縉也按縉縉雙聲詩大雅曰在染桑木言縉之絲毛傳縉被也方言曰縉綿施也秦曰縉吳越之間脫衣相被謂之縉綿郭注云相覆及之名也喬樞謂師古注漢書云蠻謂以文德蠻而覆之蠻即縉被覆及之誼小顏蓋襲音義舊說其解詁當亦本於今文尙書也

又案許慎五經異義曰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尙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攷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畧萬里從古尙書說史記集解引馬融云甸服

卷三下

金

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銓結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里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各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尙書釋文至于五千下引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與史記集解所引馬融說不合今攷尙書正義云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

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是賈馬雖治古文尙書而其釋禹貢皆從今尙書說與歐陽夏侯同何以明之歐陽說中國方五千里內以王畿千里言之王城四面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爲五百里故曰五百里甸服謂距王城五百里之外名爲甸服也自甸至荒皆數其一面每服面各五百里五服共爲二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計之面益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要服之內分布九州謂之中國是爲中國方五千里賈馬所云方六千里者併荒服數之歐陽夏侯所云方五千里者就中

卷三下

金

國言之也史記夏本紀載禹貢文而以訓詁增成之曰今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天子之國卽王畿之內方千里者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卽甸服自百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納米距王城千里者是其說本今文尙書歐陽等義也易祓以禹貢五服帝畿在外其說非是觀史記言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天子之國卽帝畿千里者是此甸服在帝畿外之確證所謂中國止就要服王制多言夏殷之制千里之內曰甸亦卽禹貢五百里甸服去王城千里者千里之外曰采曰流亦卽禹貢五百里侯服始於百里采及五百里荒服迄於二百里流者舉首尾以該侯

紱要荒四服也鄭君王制注以采爲九州之內取其
美物以當穀稅流爲九州之外夷狄流移或貢或否
引禹貢此文爲證是鄭亦用今文尙書說故解流字
與馬融訓合然則陸德明釋文所引馬云面五千里
五字乃三之譌其爲方萬里句萬字蓋亦陸之所改
陸見譌本馬注三字作五故改六千里爲萬里以同
於鄭耳鄭君以禹弼成五服爲周制所昉故援周官
職方氏以釋禹貢以合古尙書五服方五千里相距
萬里之數也史記夏本紀又於禹貢後載咎繇謨之
文曰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禹曰予辛壬

卷三下

全

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
服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
道有功是禹輔成五服而廣之至于五千里實在帝
舜時事尙書虞夏書二十篇舜典之後有汨作九其
稟飫等篇在禹貢之前尙書敘曰帝釐下土方設居
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其九篇稟飫薛季宣書古文
訓云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美惡人
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畧能記其語曰予辯下土使
民平平使民無敖此汨作至稟飫十一篇者伏生今
文所無而孔子國所得壁中古文有汨作九其在增

多十六篇中自子國遞傳至衛宏賈逵馬融鄭元所
注古文亦僅二十九篇其十六篇無注則以今文亡
佚無師說之相承故也然據書敘言帝釐下土方尙
書釋文引馬融云釐賜也理也則卽禹貢所云奠山
川及錫土姓之事也說文云汨治水也从水曰聲則
汨作各篇正言治水敷土之事其設居方及別生分
類諸事皆具於九其九篇及稟飫篇中釋文引馬融
王肅云其法也則九其所言大率皆建萬國制九州
之事古文家猶及見孔氏壁中增多十六篇故釋皇
陶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以爲禹平水土功成弼而廣

卷三下

七

之五服方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萬里之地本自黃
帝以來所有幅員漢書地理志言黃帝畫野分州得
百里之國萬區帝王世紀言顓頊帝營建萬國而制
九州若無萬里之廣九州之內豈足以容萬國惟其
分州疆域之廣狹每代亦有沿革所因所損益五帝
豈必盡同史記帝舜紀稱唯禹之功爲大定九州方
五千里至于荒服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地理志
云水土既平更置九州皆言禹弼五服而廣之之事
今文家不見汨作九其各篇故釋禹貢祇就堯時舊
制中國方五千里言之古文家如賈馬等雖孔氏壁

所得汨作九其各篇以無師傳舊說故釋禹貢亦仍
从今文家說至鄭君始援周官職方氏以證明阜陶
謨故於弼成五服之訓言之特詳也

史記五帝紀曰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
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

南撫交趾北發索隱云當作北戶西戎胡渭云戎字疑衍析支渠廋氏

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夷島夷索隱曰長下少夷字四

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

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曰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
服侯衛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異勢也○服虔

卷三下

又有衛服貢服賓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
爲貢也

王莽傳曰聖人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
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服虔曰唐虞及周要

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二千里漢地南北萬二千里也

案夏殷二千里者指夏世言之大禹盛時邾成五服
之數幅輳固有萬里也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

夏本紀曰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

海○集解鄭元曰朔北方

朔南暨

地理志曰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

海○師古曰漸入也被加也朔北方也訖盡也言東入

於海西加流沙北方南方皆及聲教盡於四海也一日

漸浸及也

迄于四海

賈捐之傳捐之請奔珠崖議曰臣聞堯舜德之盛也禹
入聖域而不僂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

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
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

卷三下

彈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案胡渭曰凡禹貢疆理之所及皆東海也故曰東漸
於海吳語晉侯令董褐復命於吳王曰今君掩王東

海以淫名聞于天子越語范蠡對王孫雄曰昔吾先
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濱漢書惠帝

紀帝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師古曰今泉州是其地
然則吳越閩所濱之海皆東海也至嶺南揭陽始爲

南海而禹時不在九州之域故止於東境言之流沙
一在張掖漢志居延澤在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爲流

沙是也一在燉煌通典云燉煌卽古流沙地其沙風

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是也經云西被於流沙而居延澤乃在張掖之東北則固主燉煌矣沙漠自西而東且迤北居延澤雖非禹貢之流沙亦卽此沙漠之地爾疋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此方蘇而復生故北稱朔也朔南與上東西對非有一地之可指也王鳴盛曰尙書正義及史記集解引鄭曰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禹時東西縮而南北贏蓋帝都在北冀之北境直踰大漠其地最廣故分爲幽并營南則至於南海其遠可知若東則沅青徐不過跨海西亦不逾流沙

卷三下

九

故鄭云南北逾之耳攷史記言顓頊之地已云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其稱禹功則言南撫交趾北戶西析支渠廩氏羌北山戎息慎東長夷島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蓋南北長於東西也江聲曰說文云暨頗見也言日所照臨之處皆聲教之所及猶中庸言日月所照也東西日所還繞故以地言之南北當兩極之下日或不及故以日見爲言天文家有周髀之說以爲天似覆盆斗極居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是據南北極之所見言也秋分以後春

分以前日遠在南北極之下不見日皆半歲爲晝半歲爲夜是南北兩極之下日有不及照之時故經云暨就日所常見處言之其聲教固已遠矣

大戴禮少閒篇子曰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姚姓於陳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論衡談天篇曰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朔南暨聲諸夏是和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卷三下

十

夏本紀曰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於天下○正義曰帝堯也元水也以禹理水功成故錫元圭以表顯之自此已上竝尙書禹貢文

地理志曰禹錫元圭告厥成功○師古曰元天色也堯以禹治水功成故賜元圭以表之也自此以上皆禹貢之文

又王莽傳曰伯禹錫元圭

尙書旋璣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山元珪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錫佩

案據尙書說則元圭乃錫自天非堯錫也江藩曰漢

武梁祠堂石刻畫像祥瑞圖云元圭水泉疏通四海
會同則至是元圭乃治水功成之瑞應天所以龍錫
禹者據此則史記言帝錫元圭亦謂天帝不謂堯矣
周書鴻範曰天乃錫禹鴻範九疇天人相感理有固
然也

潛夫論五德志篇曰修已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夏
禹其耳參漏為堯司空王平水土命山川畫九州制九
貢功成賜元圭以告勳于天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
即位作樂大夏世號夏后

後漢書何敞傳敞奏紀由曰明君賜養宜有品制忠臣

卷三下

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元圭周公束帛

案据何敞說是以禹錫元圭為帝堯所賜也攷本傳
言敞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注引何氏家傳云
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敞傳家學止伏生
所授晁錯之今文尚書然則三家師說或以元圭為
天賜或以元圭為帝錫固有不同者矣其以為帝錫
者蓋元圭之出本為治水功成之瑞應禹得之以獻
帝堯帝即以之錫禹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四

侯官陳喬樞學

虞夏書十八 夏書一

甘誓第十八

今文尚書四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
誓乃召六卿申之○集解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
○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
志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

卷四

字不同耳

後漢書馮衍傳衍顯志賦曰訊夏啟於甘澤兮傷帝典
之始傾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

史記夏本紀啟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

案說文音部響咨也段玉裁云響者今之嗟字也堯
典曰咨甘誓則曰嗟此唐虞書與夏書語言之別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集解鄭元
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

人之正道

案尙書大傳以齊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則鄭君此注以五行爲四時所行之政以三正爲天地人之正道本於伏生大傳是用今文說也尙書釋文引馬融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也殆從古文說然三正爲天地人三統則其證亦相近矣又案三正釋文云徐音征段玉裁云此舊音也古耕清部皆有平無去上正字不論何訓皆讀平聲正月其一也或謂秦人諱政而改正月字爲平聲眞淺陋之見

卷四

二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刑法志夏有甘扈之誓

王莽傳曰威侮五行

案說文邑部云扈夏后同姓所封戰於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尙書釋文引馬融曰有扈氏姒姓之國爲無道者正義亦云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竝依世本之文楚語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是今古文說同水經渭水篇注曰渭水又東合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

于是亨是也

天用剿絕其命

史記夏本紀天用剿絕其命

白虎通壽命篇命者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怠棄

三正天用剿絕其命矣

說文水部灋讀夏書天用剿絕

天用剿絕其命

說文刀部剿絕也从刀臬聲夏舊譌作周非是書曰天用剿絕

其命

案說文兩引夏書一作剿字一作剿字此兼採今古

卷四

三

文之異字也尙書釋文載馬融本作剿與史記合然則知作剿者古文尙書及歐陽家之文作剿者大小夏侯尙書之文也漢書王莽傳莽拜郭欽爲填外將軍封剿胡子又詔曰如黠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剿絕二字卽用此尙書甘誓之言玉篇刀部剿絕也一作剿同今史記本剿字誤作力旁非是廣雅勦勞也曹憲音注辨禮記剿說从刀左傳剿民从力其義甚明

今予維其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其命史記夏本紀今予維其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

于右女不其命○集解鄭元曰左車左右車右

案隸古定本尙書左不攻于左下有女不其命句今據漢子明鬼下篇所引夏書禹誓亦無女不其命四字與夏本紀同

漢書王莽傳其行天罰

案王莽傳其行天罰句凡兩見又翟義傳此句亦兩見

今予維龔行天之罰

漢書敘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後漢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

卷四

四

白虎通三軍篇王法天誅伐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大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尙書曰命予維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開自出伐有扈也

案白虎通引尙書此句與其所作漢書及東都賦皆不同段玉裁云命字乃今之誤其其作恭者後人所改也漢書敘傳龔行天罰文選卷五十作恭亦誤也按說文其部曰其同也龔給也人部曰俱設也一日供給也是則供龔音訓俱同而古經假其爲龔尙書甘誓其行天之罰傳云其奉也奉與給義同此假其爲龔也故呂氏春秋高誘注引正作龔龔訓奉非恭

敬之謂也尙書恭敬字不作其其奉字不作恭漢石經之存於今者無逸一篇中嚴恭作恭懿其維正之其皆作其可知二字之不相混又按史記一書如似恭漫天貌曰恭嚴恭實畏皆不作其而甘誓牧誓其行天之罰皆不作恭漢書恭敬字亦皆不借其爲之可見自古分別古文尙書今文尙書所同也後人分別龔字不用而龔給字乃專用供矣

呂氏春秋先已篇高誘注書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維龔行天之罰

卷四

五

案三國吳志三嗣主傳裴松之注引孫盛曰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用龔字亦與高誘同

文選鍾士季檄蜀文命授六師龔行天罰○李善注尙書曰予惟龔行天之罰

案文選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李善注引尙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又後漢書班固傳李賢注引尙書同段玉裁云李善注文選之例如文選作龔尙書作其必引書而明之曰其與龔同然則唐初尙書本實有作龔者矣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其命

史記夏本紀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

案詩小雅出車箋云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政段玉裁曰此用甘誓語也甘誓傳云御以正馬爲政者也蓋傳以正馬釋政字是經文原作政與史記合今本作正者非也鄭箋一作憂其馬之不正亦非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史記夏本紀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春秋公羊傳文十年何休注云書曰用命賞于祖

周禮小宗伯注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又大司寇職大軍旅戮于社注引鄭司農說以書曰不

卷四

六

用命戮于社

案唐石經尙書不字作弗攷蔡邕獨斷引書亦作不用命與史記及公羊注周禮注所引合皆據三家今文也

蔡邕獨斷曰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所爲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于此社授以政尙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奴戮女

史記夏本紀予則帑戮女

周禮司厲注引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

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以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漢書王莽傳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然後被此辜矣○師古曰奴戮者戮之以爲奴也說書以爲奴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

案匡謬正俗云商書湯誓予則孥戮汝孔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犯也按孥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秦誓稱囚孥正士亦謂或囚或孥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厄奴僇荷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段

卷四

七

玉裁曰按古奴婢妻帑字皆作奴故鄭司農釋尙書之奴爲奴婢匡謬正俗奴戮一條可證經文本作奴不作孥古時字少同一奴字而或訓奴婢或訓子息皆一字可包衆說後人因孔傳訓子則改奴爲帑爲孥帑字尙屬六書之假借作孥則不可從矣莽所用者今文尙書說也先鄭注司厲引尙書亦用今文說漢書季布傳贊亦是用今文說其字則古文今文皆作奴也史記作帑字乃淺人所改耳

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

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

書云左不其左右不其右予則孥戮女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湯誓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帑戮其子孫與先鄭注周禮義異而鍾繇詰玠罪及妻子之語同於鄭君疑是今文尙書大小夏侯之異說僞孔傳之解卽本於鄭注然此不用命者止宜戮其人爲奴非戮及其子孫也先鄭之說於義爲長

附錄

墨子明鬼下篇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有曰口中令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

卷四

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其行天之罰也左不其于左右不其于右若不其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其命是以賞于祖而修于社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修于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

案墨子所引似卽此經之文而多于此者古人引書或以訓詁增成其義也史記引書多有此例墨子所見尙書在秦火未焚之前當與壁中本古文尙書同而兩攻字皆作其其義蓋亦訓爲供奉如柴誓無敢不其之謂也左不其于左下亦無女不其命句與史記所引合足證古文今文尙書皆無此一句也其攻

古者聲相同竊以作其字於義爲通三國志毛玠傳

鍾繇引書亦作其疑是三家之異文正字作政亦與夏本紀又同惟伐有扈者乃禹子啟而墨子竟作禹誓豈其時大禹尙在與呂氏春秋先已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又豈有扈在夏時固屢服屢叛與孫詒穀校本以相字爲柏之譌其下脫去啟字攷定當爲柏啟蓋据高

卷四

九

誘注引尙書甘誓文以證其事故知確爲柏啟也然則墨子書禹誓或亦甘誓之譌耳說苑政事篇載此事亦以爲禹其譌與呂覽同

吳越春秋曰禹崩傳位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陽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子也啟遂卽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邇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啟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

又案越絕書曰夏啟獻犧於益啟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啟立曉知

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
經曰夏啟獻犧於益此之謂也喬樞攷三國魏志文
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略霍性諫南征疏有昔夏啟隱
神三年之語疑啟居禹喪益又避啟去於箕山之陰
有扈氏乘其間隙遂覬覦神器有叛逆之狀故啟率
六卿與師討罪大戰於甘作誓當是啟卽位初年事
益雖避啟讓國而啟思其德終身不忘故於益歿後
歲善犧牲祀之越絕書所引經曰云云蓋出逸書百
篇中佚文賸句之散見於傳記者也

卷四

十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五

侯官陳喬樞學

商書九

湯誓第二十九

今文尙書五

湯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

史記殷本紀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
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湯曰格爾眾庶來悉聽朕言

案古文尙書作王曰殷本紀則作湯曰下文踐天子

卷五

位作湯誥乃稱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是誓師之時
尙未稱王也白虎通曰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
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
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白虎通用今文家說今
文尙書祇作湯曰故白虎通說有文家質家之異史
記亦用今文故亦作湯曰云云至作湯誓之下乃云
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蓋自伐昆吾後遂伐桀
既已興師誓眾是卽先伐之義故其後遂稱王也
大戴禮少閒篇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卽位桀不
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官

室高臺汙池土瘠以民爲虐粒食之民惜焉幾亡乃有
商履代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悅別嫌於死
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
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於杞發厥明德順民
天心嚮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
惣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於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
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漢書律麻志成湯書經湯誓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爲水
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孟康曰初契封商湯居殷而
受命故二號

卷五

風俗通皇霸篇曰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毫
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
謂王能制制之之謂王制殺生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
天下所歸往也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史記殷本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案匪非古相通用爾雅釋言稱舉也尙書文當作

俚字史記以訓詁代之故作舉亂也天命殛之今女

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政二十三

字在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夏多罪二十二字之下與馬鄭王本尙書先後倒

易疑是錯簡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

夏侯三家尙書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

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

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史記所載湯誓據

歐陽尙書本雖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然未校

定之前則其篇中之有錯簡固宜也段玉裁曰古文

尙書少複出夏多罪三字古今文字數不同今不可

攷者多矣又按漢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得此逸禮逸書春秋左氏曰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卷五

傳行或閒編脫簡卽藝文志所謂酒誥脫簡一召誥

脫簡二也閒編師古云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

錯亂也閒古莧反文選作或脫簡或脫篇玉裁謂無

傳字當依文選脫編作閒編當從漢書湯誓正閒編

之一證

今爾有眾女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政

史記殷本紀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

而割政

案割政者割剝之虐政今本尙書作割正夏夏乃衍

字政正古相通用僞孔傳云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

爲割剝之政竝不解夏字是梅賾本亦無夏字也段玉裁曰尙書正義云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後人据正義而妄增經文夏字殊謬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女其曰有罪其如台

史記殷本紀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女其曰有罪其奈何

案奈何者如台之訓也攷高宗彤日篇乃曰其如台西伯弑黎篇今王其如台殷本紀皆作其奈何皆以訓詁代之也與此正同段玉裁曰据史記則今文說

卷五

四

台不訓我僞孔傳三處說皆不順不如史記爲長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謂顏閔其奈之何言不能勝之也正用尙書句法班固典引曰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謂如何而不封禪也又按盤庚上下稽曰其如台亦如何也與湯誓西伯弑黎之如台史記作奈何正合僞孔傳皆訓台爲我覺語意亦不順

夏王率遏厥力率割夏邑

史記殷本紀夏王率止厥力率奪夏國

案尙書正義引馬融云遏止也史記多以訓詁代經文割作奪邑作國亦皆以訓詁代之割剝猶攘奪也說文邑部曰邑國也牧誓姦宄于商邑周本紀亦作商國

白虎通京師篇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日京師尙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有厥率忘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

史記殷本紀有厥率忘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集解馬融曰厥民相率忘情不和同

尙書大傳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

卷五

五

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惘然嘆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汪云亳湯之都也深聽歌聲思其故也是時伊尹仕桀覺兮謂先知者較謂直道者格至也吾謂桀也桀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于日言去復來也

新序刺客篇桀作瑤臺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

溥亦大矣樂兮樂兮四牡踰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觶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璽而趣遂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

說苑敬慎篇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注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此忘其身者也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孟子梁惠王篇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趙岐注

卷五

六

曰湯誓商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亡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姓皆欲湯其伐之湯臨士眾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案易喪孟子書作害喪易害古今文之異孟子所引湯誓蓋据古文尚書也毛詩害澣害否害即曷之古文是其證也史記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此歐陽今文說也尚書正義引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女亦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其義即本之伏生大傳桀以日自比民即因桀之言而相謂曰是日何時喪予

亦與女偕亡此即孟子所謂民欲與之俱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史記述湯誓文以訓詁代之語意正與孟子脗合知此義相傳已久歐陽家之說為得其實趙岐注訓害為大謂湯臨士眾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其義特異害曷何胡古相通用何與大義亦通故害字得訓為大邠卿此注疑本之小夏侯說漢書夏侯勝傳言夏侯建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為夏侯勝所譏謂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邠卿此注既與孟子下文民欲與之偕亡文氣不貫且亦非尚書

卷五

七

經意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

史記殷本紀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集解曰尚書理字作賚鄭元曰賚賜也

案錢大昕云理賚聲相近詩釐爾圭瓚鄭康成引作賚釐理義亦通也段玉裁云按徐仙民古文尚書音賚音來然則賚古音同釐古音平上為一類亦同理又云篇中湯自稱予一人則古文湯誓篇首稱王曰

志其實也

說苑權謀篇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尙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而殘之遷南巢氏焉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史記殷本紀女無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戮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娥之墟桀奔於鳴條○集解曰詩云

卷五 八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毛傳曰武王湯也○索隱曰左傳云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是謂妄言爲食言○正義曰括地志云高涯原出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

中論賞罰篇曰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案匡謬正俗辨此篇孥戮字非孥子之孥其說甚詳已見前甘誓篇

三國志後主傳曰戮及妻孥罔有攸赦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六

侯官陳喬樞學

商書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般庚上第五十一

今文尚書六

案洪适隸釋卷十四載蔡邕石經殘碑于般庚下篇首句盤字作般攷周禮司勳注引尚書正作般庚又周易屯初九磐桓利居貞釋文云本亦作盤仲秋下旬碑作般桓漸六二鴻漸于磐漢書郊祀志作鴻漸于般則知盤本作般也

卷六 一

史記殷本紀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集解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正義曰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敖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

居西亳是五遷也○索隱曰尙書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弟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

案史記索隱說非是小司馬所據尙書本盤庚三篇敘敘在伏生所傳尙書二十九篇中非獨古文有百篇敘今文亦有之也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說竝非不見古文者尙書釋文引馬云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語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各篇謂此三篇中或告臣或告民皆誥體也左傳哀十一年伍員引此中篇文俾殷庚之

卷六

誥茲不以誥各篇是取其徙而立功也然則三篇是遷都後所錄非遷都時所作可知矣今攷般庚三篇竝非一時之事鄭君注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從上篇是般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般庚爲君時事既非一時之事則史記所云崩後百姓思之乃作般庚謂史臣追敘其前後事作爲三篇自是紀實之語不得議其與書敘違也

漢書孔光傳光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尙書般庚殷之及

王爲比

案光父霸治尙書事太傅夏侯勝光霸之少子也經學尤明是光於尙書習大夏侯之學也

班固東都賦曰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

三國魏志注引華嶠漢書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

案司馬彪續漢書同

殷庚遷于殷

漢書翼奉傳曰盤庚遷殷

又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

卷六

案般庚遷殷復湯之舊都也詩元鳥箋云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曰書序云湯始居亳又云般庚時治亳殷于湯言亳于般庚言亳殷則知殷是亳地之小別各故知湯自亳之殷地而受命也鄭尙書注亦云亳今河南偃師有湯亭續漢志河南尹偃師云有尸鄉注引帝王世紀曰尸鄉在縣西三十里又引皇覽曰偃師有湯亭有湯祠說皆與班志合班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又云昔堯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此亳字當作薄管子輕重篇云湯以七十里之薄兼

桀之天下荀子議兵篇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鎬伏生大傳云盍歸於薄薄亦大矣劉向新序云趣歸薄兮薄亦大兮是也薄者湯爲諸侯時所居漢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爲蒙穀熟與薄改屬梁國續漢志梁國甯陵云故屬陳畱有葛鄉故葛伯國薄云故屬山陽陽湯所都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亦卽此薄也晉又改薄爲亳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沛陰山陽之間而其實湯有天下後所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故班氏於梁沛陰山陽諸郡皆不言湯都而獨繫之偃師也

卷六

四

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戚出矢言

說文頁部籲呼也从頁蕭聲讀與籲同商書曰率籲衆戚

案偽孔傳以籲字訓和與召誥篇籲訓呼不同王鳴盛曰戚蓋謂貴戚曉諭臣民必由近臣始故呼召之下文云般庚敷于民由乃在位卽衆戚也偽孔傳改戚作感訓籲爲和訓感爲憂謂平和衆憂之人不詞甚矣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不常厥邑

于今五邦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遭時制都不常厥邑

又楊彪傳彪議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殷庚五遷殷民胥怨

案彪議所云殷庚五遷者謂自仲丁以後已五遷都今般庚又復欲遷亳民以遷徙不常迄無定處故胥怨望非謂般庚已身有五遷之事也觀史記言遷五遷無定處殷民胥胥皆怨不欲徙卽篇中所謂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固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也後人誤解般庚五遷之語遂以爲五遷皆出般庚斯

卷六

五

爲妄矣

又案五邦見于書敘者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馬融曰五邦謂商卽亳囂相耿也鄭康成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鄭注與馬同王肅亦云然偽孔傳以般庚遷般入五邦之數與馬鄭王不同然據經上言先王下言今不承于古必不可已方欲改遷之般充入其數明矣喬樞聞之先大夫曰五邦當自湯以後所遷之邦數之竹書紀年云仲丁元年自亳遷于囂書疏引李氏云在陳畱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云河南敖

倉是史記殷本紀帝仲丁遷于囂索隱曰囂亦作囂括地志滎陽城殷之敖地也亦曰囂在敖山之陽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紀年又云河亶甲元年自囂遷于相史記殷本紀河亶甲居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城也魏書道武幸鄴訪立州名崔光取亶甲居名之爲相州是也紀年又云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史記殷本紀祖乙遷于邢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左傳閔元

卷六

年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開皇之耿州卽爲邢故通典亦云祖乙遷邢是邢卽耿也紀年又云祖乙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其後祖甲開甲史記作祖丁皆居之又南庚三年遷于奄郡國志魯國卽奄國左氏昭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曰商奄者或以商管遷此乎毫爲湯所開國定都不宜以受命興王之地并入五遷之數蓋斷自湯有天下後言之焉也相也耿也庇也奄也是爲五邦路史云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以湯與般庚之兩都足之誤矣或更以五遷皆出般庚尤爲妄也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櫟

說文木部櫟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曳櫟重文櫟云櫟或从辟聲不云古文櫟从木無頭杵云亦古文櫟

又弓部𠂔木生條也从弓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𠂔杵古文言由杵

案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尙書只作由杵蓋古文省弓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从弓象枝條華函之形徐鼎臣等案孔安國注尙書直訓由作用也

卷六

用杵之語不通段玉裁曰古文言由杵徐鍇本無此五字古文者謂孔安國所傳壁中古文也据此一處是許君親見孔壁尙書之證先引今文而附見古文明今文作𠂔古文作由作𠂔爲長也古文作由僞孔傳從之訓爲用也雖本釋詁而用杵之語不通徐鼎臣之言誠然矣春秋昭八年左氏傳曰史趙曰陳顛項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杜注云由用也玉裁謂此由字亦當作𠂔猶將復由與是以卒滅語意以生滅相對析木之津寅位也故曰猶將復由詩序由庚萬物得由其

道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詳由儀之由當作
𠂔與由庚之由不同序稱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以生
訓由以宜訓儀惠定宇說也與商書左傳合尙書古文左
傳詩序皆假由爲𠂔徐鍇云說文無由字如其說則
𠂔字下不當曰由聲說文全書內由聲之字皆當作
𠂔省聲矣說文自有由字不知在何部而脫佚其音
義俱不傳矣許君古文言由𠂔五字正說文有由字
之證而楚金刪去以證其說文無由字之臆說許云
古文言由則作𠂔之爲歐陽夏侯尙書悚然也食貨
志黎民祖饑孟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正與此𠂔古

卷六

文言由同言猶稱也近人不知此情乃謂作𠂔者爲
眞古文作者爲僞孔本矣喬樅謂段說是也許云
古文言由𠂔此𠂔字當作𠂔木部云𠂔亦古文櫟可
證也𠂔者𠂔之隸變耳釋文引馬云顛木而肄生曰
𠂔馬治古文尙書者是𠂔卽𠂔字也顛字亦𠂔之假
借說文頁部云顛頂也木部云𠂔木頂也一曰仆木
也然則𠂔爲正字顛爲假借字矣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般庚
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
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

白虎通號篇曰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
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
以號令臣下也故尙書曰格汝衆

案今本白虎通引尙書作裕汝衆裕字乃格之譌也
說苑反質篇曰殷之般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
茅茨不翦采椽不斷以變天下之視夫品庶非有心也
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

荀悅申鑒時事篇曰盤庚遷殷革者卽約化而裁之與
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尙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
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

卷六

予告女訓女猷黜乃心無敖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
人其政王誥告之

說文言部誥敕也从言番聲商書曰王誥告之

案尙書正義本作王播告之修僞孔傳云王布告人
以所修之政讀修字上屬爲句據說文所引不聯修
字知漢經師舊讀告之絕句然則作誥者當亦爲今
文尙書矣王謂陽甲也王鳴盛曰鄭以上篇般庚爲
臣時作經雖無明文然中下篇皆首言般庚其下止
言曰不稱王此篇言般庚敷于民繼以曰無或敢伏
云云是般庚之言也繼以王命衆云云則王乃陽甲

非般庚矣王若曰者是般庚述王之言猶多士多方
周公述成王命傅王若曰也詳玩經文上篇敘次自
與中下篇不同鄭注確甚

修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女懋懋

說文心部懋拒今刻說文本善自用之意也从心鉅聲

附書曰今女懋懋重文聲云古文從耳

案據說文聲古文從耳則懋乃三家今文也尚書釋
文引馬融云聒聒拒善自用之意與許君說文合疑
馬本是作懋字今文古文家竝無異訓尚書正義引
鄭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然則鄭本蓋

卷六

十

亦同說文作懋故讀如聒也段玉裁云古文从耳作
聒此壁中故書字也唐以前尚書作懋懋故釋文大
書懋懋注云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今本釋
文係開寶中依衛包妄改之本書作聒聒鄭注尚書
本當云懋讀如聒耳之聒懋懋難告之貌此與許馬
拒善之意皆言其不可教訓不知話言非多言謹聒
之謂讀如聒耳之聒者此讀如非讀爲也漢人注經
凡言讀爲者易其字凡言讀如者擬其音說文乃字
書故有讀如無讀爲經注則讀如讀爲二者錯出也
懋音同聒非訓聒也孔穎達衛包妄認懋聒爲古今

字不知小篆從心作懋古文從耳作聒皆謂耳不肯
聽心不肯從其理一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從小
篆而許叔重仍之懋聒與聒字絕不相涉也

起信險庸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女含德不惕
予一人

不施予一人

曰虎通號篇曰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材能當一
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謂之一人何亦
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
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

卷六

十一

案此引卽是篇不惕予一人之交也江聲云古文惕
作愁从心从狄聲狄與从近心與也亦相似故愁譌
爲施或以爲逸文非也段玉裁云施與惕同在歌支
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廣雅釋詁二移
施狄敷也曹憲音施失易反敷亦豉反喬樅謂段說
亦通如其說則作施者當是三家之異文也

予若觀火

周禮夏官司燿注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

案鄭君讀燿爲觀當用學官所立三家今文使人易
曉司燿注下文又云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燿火謂

熱火與鄭意言湯熱可呼觀則火熱亦可呼觀也然則此經觀火與司燿之燿皆當訓爲熱觀火者猶言熱火也僞孔傳訓觀火爲視火其說非是

予亦燭謀作乃逸

說文火部燭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燭謀讀若巧拙之拙

案玉篇火部燭云火光也鬱也王鳴盛曰此疑衍一也字當作火光鬱也鬱則不光矣許云讀若巧拙之拙後人遂改尙書燭字爲拙非也經言予威若熱火之猛烈但予燭謀細威不用使汝縱逸不肯徙也段

卷六

三

玉裁曰按火光也廣韻集韻所引皆同類篇引作火不光也攷集韻六術云燭鬱煙貌九迄燭字下云燭燭煙出也玉篇燭字下亦云煙出也然則類篇燭火不光也近是許所據尙書作燭當是壁中古文假燭爲拙如假政爲好假狃爲桓桓取其同音而捨其字之本義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拙字耳喬樅謂此不然也如實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燭爲拙則許君引商書當云讀爲巧拙不當云讀若矣漢人釋經讀爲者易其字讀若者擬其音許君既辨之審何於此復亂其例乎且馬鄭王皆治古文尙書者梅賾

之僞古文傳即本於王肅而隸古定本仍作拙謀足證改燭爲拙當在唐徭包時斷非孔安國所改今文尙書當與古文尙書同作燭謀竝非有異文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耜乃亦有秋

說文糸部紊亂也从糸文聲商書曰有條而不紊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云乎服田力耜乃亦有秋○應劭曰農夫服田厲其耜力乃有秋收也

案據漢書則三家今文皆作耜字不從禾旁作耜也

此耜作耜與漢石經殘碑毋効篇稼耜字作耜者合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女有積

卷六

三

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爾雅釋詁孫炎注曰昏夙夜之勞也書曰不昏作勞

案張衡西京賦曰何必昏于作勞即用殷庚篇之語是知三家今文皆作昏字尙書釋文云昏馬同本或作散爾雅昏散皆訓強故兩存喬樅謂昏者散字之消借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鄭尙書注云昏讀爲散散勉也尙書正義引鄭注同文選西京賦注引薛綜曰昏勉也是用鄭誼勉即強之謂耳

後漢書傅毅傳勉志詩曰農夫不忘越有黍稷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注般庚曰墮農自安不昏作勞鄭元曰昏讀爲散散勉也

案表注引般庚文惰農作墮農疑卽惰字之譌

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乃敗禍茲尤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女悔命何及

漢熹平石經□□命何及

案梅賾本尙書命字作身今據隸釋載熹平石經尙書殘碑則三家今文是作悔命何及矣

命相時散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

卷六

十四

漢熹平石經相□箴□

案梅賾本尙書作憮民今據隸釋載石經尙書殘碑作箴字是三家今文皆作相時箴民也說文心部云憮疾利口也从心冊聲商書曰相時憮民許所據尙書作憮此古文也尙書釋文引馬云憮利小小見事之人也攷立政篇勿用憮人釋文云本亦作憮馬于彼亦訓利但以爲佞人耳此篇今文作箴蓋憮之聲近假借字段玉裁曰憮與憮義同而音異大徐作从心從冊小徐作从心冊聲訂以女部嫺字下曰从女刪省聲則此亦當爲刪省聲傳寫譌脫耳刪省聲則

與散字異音同爲說文音者因尙書憮在閉口部遂讀無亦息廉反殊失古意石經唐時尙存正義曰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釋文敘錄曰伏生所誦是曰今文闕謬處多故不別記此陸氏不載石經駁異之指也喬樅謂去聖久遠經學難明漢時三家尙書竝立學官所以廣異義而扶微學也與其過而廢之母甯過而存之況三家今文實尙書所賴以僅存者其實貴宜何如陸氏乃見不及此而輕弃之惜哉

卷六

十五

女曷不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厥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杜預左傳注曰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邇不可撲滅

案隱六年左傳云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傳引同近人說尙書者以杜預未見僞孔書其注左傳必本漢儒舊說謂此經本有惡之易也句爲僞孔所刪而擅補之段玉裁曰按惡之易也四字彙括上文女不和吉已下七十餘

字蓋以詞繁而約結之古人早有此法左傳引經有櫪栝其下文者如文王所以造周也康叔所以服宅大也是也有櫪栝其上文者如惡之易也是也有櫪栝其全文者如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也喬樞謂段說良是左傳言惡之易也承上文長惡不悛語氣故以此四字櫪栝般庚誥語杜注謂般庚言惡易長云云亦申釋左傳語氣必以此證經文本有惡之易也四字未足爲据

則維女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追任有言曰人維舊器非

卷六

其

救舊維新

熹平石經人維舊□□救舊□□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求字作救者假借字也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注云故書求爲救是亦以救爲求字與此經假借正同又堯典旁述說文引虞書亦爲旁救述救同从求聲故亦可假借用也追字集韻六脂曰追侍夷切追任古賢人書追任有言說文彡部遲或从尸作追然則遲般庚或作追當是三家之異字故說文兼載之

人維求舊

風俗通窮通篇書曰人惟求舊

三國志許靖傳注引王朗與靖書云書曰人惟求舊

案應劭及王朗並引書作人惟求舊人惟下多一求字與石經今文尚書異蓋三家之本亦或小有不同耳朗嘗師事太尉楊賜其於尚書當是習歐陽之學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

許慎五經異義曰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

卷六

其

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

案異義云卿得世不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賢塞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引尚書云云又引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也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據許君引尚書盤庚云云是

以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爲卿大夫世祿之證鄭駁
異義引尙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
攷詩小雅裳裳者華序曰古之任者世祿鄭引詩刺
幽王絕功臣之世謂此詩也鄭箋膏肓云公卿之世
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卽殷庚篇所謂古
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也
詩不顯亦世箋云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
位是鄭以世祿其常也有功亦得世位與許微異僞
孔傳本作予敢動用非罰刪去不字予不絕爾善絕
字作掩均非是此經下文云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動

卷六

十六

用非德亦字卽承上文不敢動用非罰而言也尙書
釋文云掩本又作弇江聲曰絕隸古定本作寔是不
可識之字唐本改作掩未知是否喬樅謂據傳言我
不掩蔽汝善則隸古定本作寔卽弇之譌耳

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尙書大傳殷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
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
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
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
書曰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八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
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
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糾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
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
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案韓詩外傳與尙書大傳說同足證魯齊韓三家詩
皆用今文尙書矣五十里諸侯采地以十里較大傳
所云少五里然以百里諸侯七十里諸侯例之其采
地皆遞減十里則韓詩外傳是也尙書大傳作五十
里諸侯以十五里五蓋衍字耳

卷六

十九

周禮司勳注殷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亨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

案周禮司勳曰事功曰勞又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
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鄭注云生則書于王旌
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詔則告其
神以詞也引書殷庚云云然則司勳所言祭于大烝
正與此經所言大亨于先王同也

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女于難若射之有志
熹平石經□□□有志

儀禮既夕記志矢一乘鄭康成注云志猶擬也書云若

射之有志

案王伯厚藝文志攷云漢人引若矢之有志今據儀禮志矢注引般庚此語爲證疑鄭君所引書是作若矢之有志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惜隸釋所載漢石經尙書殘碑此句僅存有志二字以上并闕遂不可攷耳

女毋翕侮成人毋流孤有幼

熹平石經女毋翕侮成人

此六字亦見東觀餘論毋流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古文尙書作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正義引鄭注云老弱皆輕忽之

卷六

三

意也王鳴盛曰據鄭注老與弱對則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侮老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也今正義本侮在老上非是段玉裁曰唐石經作老侮不誤漢書趙充國傳曰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此老侮之解也左氏傳宋華閱卒華臣弱卑比之室杜注弱侵易之此弱孤之解也今文尙書無作毋老作翕弱作流翕侮猶神侮也翕蓋卽狎之假借字喬樅謂據石經今文作女毋翕侮成人雖與古文尙書文字有異亦以翕在侮上則古文作老侮爲是惜石經殘闕毋流以下

莫可攷焉終未得其解耳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違邇用罪伐厥死用德章厥善

案今正義本尙書章字作彰與漢書所引今文小異用德彰厥善

後漢書濟北次王傳梁太后詔曰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注云言以道德明之使競爲善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

案據後漢書及三國志引書竝作彰是三家本亦有

卷六

三

作彰者

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國語周語內史過引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韋昭注曰臧善也國俗之善則維女衆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辜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其辜當在我

案此一節僞孔本國語皆作邦無兩則字及是字又逸字作佚茲從國語所引原文以韋注中無古今文同異之語也韋之解誼當本於今文家尙書說又案爾雅釋言逸過也郭璞注引書曰汝則有逸罰邢疏云

案商書般庚云惟予一人有佚罰舊誓云汝則有常刑無云汝則有逸罰者師讀不同故也或者其在今天乎喬樅謂郭注引書當云是有逸罰其作汝則者後人傳寫之誤耳

凡爾眾其維致告白今至于後日各其爾事齊乃位度爾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熹平石經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口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今正義本尚書各共爾事其字作恭度爾口爾字作乃段玉裁曰其孔訓奉與甘誓牧誓同衛包改古應改爲俱字則猶不失

卷六

三

字誼而妄改爲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開寶中則去釋文其音之語古文之厄至斯而極石經正作其然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又云今文尚書般庚三篇爲一篇然蔡邕所書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般庚既之上空一字自隸釋所載迄今錢唐黃氏易所藏殘字翁氏方綱所摹勒皆然也則上篇中篇交接處石本亦必空一字雖爲一篇而固區別蓋書序云作般庚三篇般本紀亦云迺作般庚三篇書序不待壁中而始出故般庚之列爲三亦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

又案尚書釋文云度徐如字亦作渡渡疑是敷之誤此古文尚書之異字也江聲曰說文支部殷閉也閉乃口者戒勿浮言也僞孔傳云以法度居汝口語實不詞云閉爾口誼乃允當也

般庚中弟五十二

般庚作維涉河以民遷乃詒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宥威造勿嫺在王庭

爾雅釋詁注孫炎曰詒善人之言也

案孫叔然以詒爲善人之言當本於今尚書說亶尚書釋文音丁但反云馬本作單音同誠也亶單古今

卷六

三

文之異馬本古文作單而讀與亶同蓋從今文家說爾雅釋詁亶誠也爾雅皆今文之學也又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五嫺嬪下引尚書咸造忽嫺孔安國曰嫺慢也僞也段玉裁曰忽者字之誤嫺本作嫺蓋衛包所改也其所引孔傳亦與今不同据元應引尚書作嫺則今文當亦與古文同也

般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勿荒失朕命於戲古我前后罔不維民之承保后胥高鮮以不浮于天時

熹平石經□□民之承保后胥高鮮以不浮

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保后胥高四字亦見

黃氏伯思東觀餘論偽孔本高字作感讀古我前后
罔不惟民之承句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傳
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之
政相與慶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浮于天時者言皆
行天時江聲曰讀當至保字絕句洛誥曰承保乃文
祖受命民則此承保二字當聯讀保安也言前后無
不承安其民也偽孔本作感蔡邕石經作高偽孔本
出于東晉輒欲妄改經文其書不足信且其解感字
之誼亦不詞蔡邕石經乃是漢經師之本是可信者
當從之胥相也詩云聿來胥宇小山別大山曰鮮詩

卷六

書

云度其鮮原鮮字當屬上讀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
而徙居之下篇所謂適于山也浮過也見禮記表記
行也既相地之宜又審天之時當遷則遷不過于天
鄭注時也江說良允於戲偽孔本作烏呼今据此篇下文
烏呼今予告女不易嘉平石經作於戲知此處今文
尙書亦皆作於戲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女曷弗念我古
后之聞承女俾女維喜康其非女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
茲新邑亦維女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爾遷安定厥
國今女不憂朕心之攸困

熹平石經口口口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今女不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尙書殘碑如此偽孔本尙書以爾作
以女厥國作厥邦女不憂上無今字皆與石經今文
異段玉裁云漢人不以諱改經字故知古文尙書多
作邦今文尙書多作國各依其壁藏之本也

後漢書郎顗傳顗拜章曰昔盤庚遷殷去奢卽儉〇注
云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
來奢淫不絕乃渡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
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尙書盤庚三篇是
也

卷六

書

又陳元傳元上疏曰若先帝所行而後王必行者則盤
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

又杜篤傳論都賦曰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〇注引帝
王世紀與郎顗傳注文同

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維自鞠自苦若
乘舟女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維胥以沈不其或迪自怨
曷瘳

熹平石經口其或迪自怨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尙書殘碑如此偽孔本尙書迪作稽
怨作怒與石經今文異江聲曰微子篇云殷其弗或

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錄其文作殷不有治政不治
四方是或之言有也言相與沈溺不有其生道矣雖
自怨悲何渝乎江說亦通

女不謀長以思乃灾女永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在
上

熹平石經□永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

下闕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字也東觀餘論載女
永勸憂女字隸釋所無豈黃氏所見字又較多與僞
孔本尚書永字作誕誕大也永長也訓誼竝通段玉
裁曰誕從延聲延永雙聲故誕亦與永同訓長也

卷六

五

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踣乃身迂乃心

顧野王玉篇足部曰踣居綺卽奇二切恐人踣乃身迂
乃心踣曲迂避也

案玉篇引尚書此文倚字作踣段玉裁云當是顧野
王本與唐初不同也陸德明音義孔冲遠正義的是
倚字說文踣戾足也廣韻五支曰踣腳跛也則踣有
曲訓而倚訓曲殊牽強似顧本爲善喬樞謂倚卽踣
之假借字作踣者今文尚書也作倚者古文尚書也
倚讀從踣故以曲爲訓唐初本作倚者或據馬鄭王
古文本改之而三家今文固當作踣也僞孔傳迂訓

僻而玉篇云迂避也避亦卽僻之假借字疑玉篇所
採或今文家舊說其佚散見於他書者而顧氏撫之
耳

予御績乃命于天予豈女威用奉畜女眾予念我先神后
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不
乃知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熹平石經□□□□□之勞爾先予不□□□□□

□□□□□□□于茲高后平乃知降罪疾曰

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予不克羞爾不字作
不段玉裁曰按洪氏不云孔作不疑本是不字版本

卷六

五

誤不但錢唐黃氏易所藏揭本正作不字則是今文
尚書作不也江聲曰予不克羞爾用懷爾八字作一
句然字別爲一句不乃僞孔訓爲大乃大乃之云不
詞讀當爲不乃不乃猶言毋乃也古者丕不二字通
用召誥丕能誠和于小民說文引作不能誠和于小
民是其證也金縢丕子之責鄭注亦讀丕爲不此經
言我不能進女于樂土以安民夫然是我失于政而
陳久于此也我高后毋乃知之將降罪疾于我僞孔
本知字作崇傳云崇重也重降罪疾於誼亦通
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具

王乃祖乃父丕乃告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
不乃興降不永

熹平石經□□興降不永

案此見隸釋所載石經尙書殘碑隸古定本作丕乃
崇降弗祥與石經今文異段玉裁曰永古音讀如羊
祥亦讀如羊又曰丕乃告我高后尙書釋文云我高
后本又作乃祖乃父玉裁按別本是也當讀乃祖乃
父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句絕迪
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詰屈聲牙固當如是喬樞謂又
作本陸氏不言其爲誰氏本則非馬鄭王之本可知

卷六

五

三家今文多與壁中本異疑作乃祖乃父者是三家
今文見於他書所引者故陸氏附載之爾

於戲今予告女不易

熹平石經於戲今予

下闕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尙書殘碑字也尙書釋文云易
以豉反注同正義曰此易讀爲難易之易不易言其
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鄭元云我所以
告女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般庚自道已言必不改
易與孔誼異喬樞謂鄭王皆治古文尙書僞孔傳多
同於王然則鄭君讀易如字當是從今文家說般庚

之遷都事在必行故告以斷不改易鄭君之解於義
爲長更知所折衷矣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于乃心
熹平石經□□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

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尙書殘碑如此隸古定本作女分猷
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與石經文異東觀餘論亦
載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殘字與隸釋文同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剿殄滅之無遺
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史記伍子胥傳般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剿殄滅之俾

卷六

五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案春秋哀十一年左傳引般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
共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二乃字一作其
一作則無不吉不迪暫遇姦宄我滅之新十二字江
氏聲謂今本尙書皆僞孔所妄增遂据左傳刪之段
玉裁曰左傳所引云云此或當時所據尙書不同或
本同而隳枯之皆未可定僞孔於衛賈馬鄭之本初
無大異衛賈馬鄭夫人誦習之本當時皆知爲壁中
本僞孔方欲將僞造之二十五篇令天下信其真安
敢將三十三篇啟天下疑其僞也大爲乖異則天下

疑其偽而偽造之二十五篇不能依附以行矣惟舜典與益稷分篇出於遷就酒誥顧命之成王堯典之堯曰小有刪增爲小異以誘人信斷不爲大異以啟人疑也況釋文序錄曰馬鄭所有異同今亦附之音後正義亦選選舉馬鄭王異孔之處是凡有異者梗概畧具於釋文正義中正不得有如此等大異而釋文正義畧之也史記伍子胥傳有滅之二字正與古文同可見不必定依左氏矣不其今本尙書作不恭衛包所改也左氏正義謂尙書作恭其所據尙書非善本也喬樅謂段君非江氏據左刪書其說甚允惟

卷六

三

以其作恭爲衛包所改則未必然也左氏正義謂其尙書作恭此在衛包未改之前再證以史記引尙書亦作恭字可見尙書今文正作恭矣此節上文有永敬大恤語則此顯越不恭卽作敬恭無不可通況鄭君詩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其據左傳昭七年云三命茲益其其也如是襄十三年云君命以其皆假其爲恭字則此引書顯越不其安知非假其爲恭字乎此經下篇恭承民命史記賈誼傳云其承嘉惠字作其漢書賈誼傳云恭承嘉惠字作恭張晏注曰恭敬也喬樅謂賈賦用恭承語卽本於般庚篇般庚云朕

及篤敬恭承民命承卽奉也則恭承訓爲敬奉與上文語氣尤爲一貫史記其承當亦恭之假借字故裴駢集解引張晏注以釋史記亦訓其爲敬也

說苑正諫篇伍子胥諫吳王曰盤庚曰古人有顯越不恭此商之所以興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

熹平石經□建乃家

案隸釋載石經尙書殘碑建乃家空一字接般庚既此歐陽夏侯尙書舊式也段玉裁曰乾隆四十二年錢唐黃易購得石經尙書殘字般庚篇二十字其或

卷六

三

廸自猷一行之旁爾先予不一行能廸古我先后一行興隆不承於戲今一行建乃家空一字般庚既庚字僅可辨其餘論語殘字爲政篇十六字堯曰篇二十七字翁氏方綱摹勒于石此真漢石經殘字也

般庚下弟五十三

般庚既遷

熹平石經般庚既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尙書殘碑建乃家下空一字接般庚既般字僅可辨黃易所購得石經殘字則般字較分明此三家今文舊式也雖合般庚爲一篇而分別劃

然如是

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女罔台民勛建大命

熹平石經□□□眾曰女罔台民勛建大命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隸古定本女罔台民作無戲怠無民字勛作懋段玉裁云古罔無通台怠通勛古音同懋江聲曰台當讀為給給欺也羣臣初以浮言孔眾是欺給愚民故戒毋給民也勛勉也鄭康成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鄭言使心識教令是亦毋欺給之意也

卷六

三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綏爰九域裴松之注云盤庚曰綏

爰有眾鄭元曰爰於也安隱於其眾也

今我其敷優賢揚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熹平石經今我

下闕

案隸古定本作今予與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文

異

尚書正義卷二鄭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

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賢賜曰憂

優之賢之陽揚之誤

三國志管孟傳太僕陶叩一等薦孟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曰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

案段玉裁云裴氏於此篇鳴鳥弗聞引尚書君視曰

云云鄭元曰云云於命東序之世寶引尚書顧命曰

云云注曰云云於武帝紀亦言文侯之命曰盤庚曰

而此條獨分別之云今文尚書曰然則君奭顧命文

侯之命盤庚皆為古文尚書可知矣漢魏人於夏侯

等書曰尚書於孔壁則分別之云古文尚書范氏後

漢書體例尚如此裴氏正與相反蓋古文尚書盛行

遂易其稱焉爾但言今文尚書曰不言何篇畧之也

裴氏時歐陽夏侯等書已亡度裴所引即魏都賦注

故兼引賦語以足之賦注歷試也此今文家說裴演

卷六

三

之曰謂揚其所歷試或以此系諸鄭注誤矣

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劉逵注曰尚

書般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

案段玉裁云左時未經永嘉之亂夏侯歐陽等書無

恙也

優賢賜歷

漢成陽令唐扶頌優賢賜歷

案此見隸釋所載揚字作賜或亦三家今文之異字又隸釋載國二老袁良碑又云優敗之寵此亦用今文尚書之語說文云敗古文以為賢字或三家尚書

又案王鳴盛尚書後案曰堯典疏云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夏侯等書乃今文鄭所傳乃古文今梅賾所獻孔本本號稱孔壁古文乃反同於夏侯等書其妄明矣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尚書盤庚曰憂賢揚歷若依今本則盤庚不見有此文乃知鄭本作憂腎陽者憂本優字夏侯等書以一優字誤分爲心腸二字腎陽者當作賢揚皆以字形相似而致誤劉淵林晉初人所見本如此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引此而併爲

三
四

今文裴宋人其時梅所獻本已盛行以僞孔爲古文
故反以鄭爲今文也劉裴二家注皆不著鄭名然所
据旣係鄭本則注義亦必本之鄭氏今定爲鄭注喬
樅謂王說誤也作優賢揚者非鄭古文尙書本乃夏
侯等今尙書文也何以明之堯典正義云鄭所注皆
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句
而經字多異句夏侯等書宅嵎夷此謂古文爲宅嵎鐵此謂
夏侯味谷古曰柳谷此夏侯心腹腎腸古曰憂腎陽
等書剡剡古云臚宮剡割頭庶剡此夏侯是
此夏侯鄭注不同也按鄭注上疑脫去一與字正義語不甚明晰近儒因

卷六

十一

言大傳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是鄭注尙書作昧谷故仲翔駁正之近儒据鄭周官縫人注引尙書曰度西曰柳穀謂鄭本作柳谷不知鄭注周禮在未注尙書以前故所引書多据歐陽夏侯三家今文亦猶注禮在未箋詩以前故所引詩多据魯齊韓三家今文也況今文尙書宅皆作度蔡邕所書熹平石經作度具有明徵鄭引尙書曰度西曰柳谷其爲今文尙書無疑也伏生大傳云秋祀柳穀徐廣史記音義言史記舊本亦作柳谷則柳谷爲夏侯等書今文此尤其確證矣呂刑劓則桷黥正義引鄭注

云則斷耳剗截鼻樑謂樑破陰黥謂羈繫人面是鄭本不作臙宮剗割頭庶剗也說文支部云黥去陰之刑也从支蜀聲周書曰剗黥黥許所傳書古文尙書也剗字當作刵乃傳寫之譌說文則斷耳也剗刑鼻也重文剗云剗或从鼻黥墨刑在面也从黑京聲重文剗云黥或从刀剗字疑即剗之譌黥从黑京聲剗从刀京聲黥之从刀作黥當亦黥或體字據古文作剗則黥黥則臙宮剗割頭庶剗之爲今文更其顯然者矣此篇優賢黥歷見唐扶頌優敗之寵見袁良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管甯傳及左思賦是漢魏晉

卷六

主

初所習用者必本於今文尙書無疑若古文尙書漢時竝未盛行又未立於學官非博士所以課弟子者故漢碑文字引用絕少況裴松之魏志注明偶今文尙書則其訓誼亦必今文家相傳經師舊說矣劉與裴二注皆不著鄭姓名今何得強屬之鄭注乎且馬鄭所注古文尙書歷魏晉宋齊梁陳以迄隋唐其書現存載於隋書經籍志及新舊唐書藝文志章章可攷裴松之作三國志司馬貞作史記索隱豈得無所見聞而誤以馬鄭本爲今文孔冲遠作尙書正義屢引鄭注又豈絕無考訂而罔識優賢陽有譌字此必

不然矣江聲尙書集注音疏孫志祖讀書勝錄說此條皆與尙書後案同其違失故特詳辨之以訂其誤焉

罔罪爾眾爾無其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綏績于朕邦

熹平石經□□□凶德綏績下闕

案此見隸釋所載石經尙書殘碑隸古定本綏績作嘉績與今文尙書字異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今爾惠朕害祇動萬民以遷

卷六

是

熹平石經今爾惠朕口祇動萬民以遷

案石經尙書殘碑載於隸釋亦見東觀餘論隸古定本作爾謂朕害震動萬民以遷與石經今文不同王鳴盛曰案震與振同而祇與振又每通用堯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驚皐陶謨曰嚴祇敬六德無逸治民祇懼史記皆作振內則祇則孺子鄭注云祇或作振故此震字石經作祇江聲曰惠順也今爾順我教令以導民使知遷則能安必皆順從何至震動萬民以遷乎段玉裁曰東觀餘論載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十字曷字漢人所無黃氏臆補凡曷字古今文尙

書皆作害其作曷皆後人所改匡謬正俗引多方害弗夾介古文之證也王莽大誥曷皆作害今文之證也伯思偶補一字而適誤學古之當審慎如是般庚害字四見皆本作害釋文曷何未反乃害何未反之改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其承民命熹平石經肆上下缺

史記賈誼傳其承嘉惠

案漢書賈誼傳載鵬鳥賦作恭承嘉惠恭承二字賈誼即本於尚書此篇張晏漢書注曰恭敬也裴駰

卷六

集解引以釋史記其承疑其即恭之假借作其者歐陽本作恭者夏侯本也故史漢各不同耳

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逌由靈

說文彳部逌至也从彳弔聲

案爾雅釋詁弔至也即釋此經弔字逌从弔聲古文假弔爲逌三家當从彳作逌爲正

各非敢違下用宏茲貢於戲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

案隸古定本作烏呼据石經尚書殘碑般庚中烏呼今予告女不易作於戲字則此篇今文皆作於戲可知也

尙皆乘哉予其勛簡相爾念敬我厥朕不肩好貨敢其生弗欽無終於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熹平石經口口乘哉予其勛簡相爾念敬我厥朕不此缺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也隸古定本乘字作隱勛字作懋勛懋誼並訓勉今文古文雖字異而誼同隱者爲孔傳云相隱枯其爲善政攷尙書大傳云隳枯之旁多曲木是隳枯所以矯制曲木之具故何休公羊序云隳枯使就繩墨焉漢書刑法志隱之以

卷六

勢臣瓚注曰秦政急峻隱枯其民於隘狹之法然則知凡物之邪曲而不正直者必隳枯之使就正直也今文尙書作乘江聲曰乘治也尙皆治其職哉治誼亦與隱枯相近簡閱也相視也言我其勛閱視女也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七

侯官陳喬樞學

尙書三十七

高宗彤日弟五十七

今文尙書七

高宗彤日粵有雉雉祖已曰維先假王正厥事

尙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已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見

卷七

德之有報之疾也

白虎通諡篇曰諡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諡質者以兩言爲諡故尙書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諡也

爾雅釋天釋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孫炎曰祭之明日尋釋復祭彤者相尋之意

案周頌絲衣詩箋作融不作彤

見釋文

段玉裁曰張平

子思元賦展泄泄以彤彤李善注云左傳其樂也融融融與彤古字通攷方言融釋尋延長也祭而又祭正是長誼但彤字未審其部居玉篇五經文字皆云

从舟集韻一東引李舟切韻云從肉玉裁謂皆非也从肉既無据从舟亦音韻絕遠蓋卽說文丹部之彤字彤從冬切疊韻又爲融音同部假借壁中尙書固然而爾雅釋之轉寫小差如殷字亦譌作股之類無煩議改彤爲融也

白虎通姓名篇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尙書道殷帝有太甲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亦不止也以尙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已也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

卷七

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劉向以爲雉雉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南方近赤祥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其

御五福迺降用章于下者也

案尚書大傳載武丁有桑穀共生于朝事故五行傳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皆敗亡之異武丁懼而修德用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也

又杜欽傳曰高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

又杜鄴傳曰鄴對曰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

後漢書郎顗傳顗拜章曰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

卷七

三

又孔光傳光曰蝕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也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高宗彤日之辭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

案江聲尚書集注以孔光此說乃孔氏古文家說今攷漢書儒林傳言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授平卿及許商霸爲博士以元帝師賜爵褒成君傳子光亦事平卿至丞相由

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則光所傳尚書乃大夏侯今文說也江氏偶失檢耳

又外戚傳成帝採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案隸古定本粵作越越者粵之同音假借字也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于於古字通用而於又訓爲歎美之詞故爾雅於字兼二訓爰粵于是日之訓發語詞也那都繇是於之訓歎美詞也今本尚書有越無粵凡越字皆以於訓之於卽于也此經漢書引作粵據今文尚書也攷魏三

卷七

四

體石經遺字蘇望所摹刻見於隸續者大誥作粵茲載文侯之命作粵小大許君說文引周書曰粵三日丁亥是漢魏所傳古文尚書亦同今文作粵也漢書律麻志引武成篇曰粵若來粵五日甲子粵六日庚戌粵五日乙卯武成篇乃壁中古文孔氏之逸書今文家所無者而其字皆作粵尤足爲古文尚書不作越之證惟周頌對越在天毛傳云越於也假借越字爲之毛詩固古文也豈壁中古文亦假越爲粵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從粵字邪近儒以今本尚書越字爲衛包所改而未有明證存疑焉可也

後漢書劉陶傳陶上疏曰臣聞危非賢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災
續漢書律厯志章帝元和二年詔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案隸古定本假作格假格古通用字

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昔大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以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

論衡指瑞篇尙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已祖已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已

卷七

五

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

迺訓于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絕命

史記殷本紀祖已迺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絕其命

熹平石經民中絕命

案隸古定本作唯天監下民較史記多一民字非天天民民中絕命亦較史記多一民字隸釋載石經尙書殘碑僅民中絕命四字以上殘闕其文不可攷矣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迺曰其如台

史記殷本紀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迺曰其奈何

天既付命正厥德

漢書孔光傳光日蝕對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

熹平石經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

下闕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尙書殘碑也付字史記作咐太史公所述乃歐陽今文也附付古通用訓誼竝同僞孔傳作孚訓信與今文字異誼異裴駰乃引孔傳以

卷七

六

釋史記司馬貞又以附字依尙書音孚胥失其義矣孔光傳大夏侯尙書而石經作付與孔光同知蔡邕所書是用夏侯氏今文也

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庥典祀毋禮於棄道

史記殷本紀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於棄道○索隱曰祭祀有常無爲豐殺之禮於是以棄常道

案隸古定本嗣字作司毋禮於棄道作無豐於尼司卽嗣之消文攷晉姜鼎云晉姜曰余惟司先姑君晉邦宣和博古圖呂大臨攷古圖薛尙功鐘鼎款識王休嘯古堂集古錄皆載此鼎銘皆釋司爲嗣肩繼也

見爾雅釋詁尚書釋文引馬云尼考也謂禰廟也正
義引王肅云高宗豐于禰故有雉雉升遠祖成湯廟
之異然則史記所謂毋禮於棄道者即指豐于尼而
殺于遠之失也史記此句或據歐陽尚書或以訓詁
申釋之無可證明姑仍之據本紀言帝盤庚崩弟小
辛立殷復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
丁立是小辛小乙皆棄道之君殷所以衰由之武丁
爲小乙子祀事特豐於禰故祖已因野鳥入廟訓王
以毋禮於棄道當思法成湯修政行德以繩祖武也
說苑辨物篇曰昔我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之變修

卷七

七

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

後漢書鄭興傳興上疏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
孝子也丁甯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國之福也
又蓋勳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
又劉矩傳朱穆疏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
又宦者曹節傳郎中梁人審忠上書曰昔高宗以雉雉
之變故獲中興之功
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
所以享遠號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八

侯官陳喬樞學

尚書三十九

西伯戡耆第五十九

今文尚書八

西伯既戡耆祖伊恐奔告于王

尚書大傳殷傳曰西伯戡耆

又曰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

吠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

又曰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

卷八

克耆

西伯既戡

西伯既戡

史記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

周恐奔告紂○徐廣音義曰飢一作汎又作耆

周本紀西伯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紂曰不

有天命乎是何能爲○徐廣曰耆一作汎○正義曰耆

國即黎國也

案說文戈部云戡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戡

黎邑部云耆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初聲初古

文利商書西伯戡黎據說文則黎乃正字作黎作者作𠂔作𠂔皆以聲近假借𠂔出古文尙書者𠂔𠂔出歐陽夏侯等書皆今文也戡字說文云刺也从戈甚聲戡音竹甚口含一切戡音口含切則戡戡同音而義亦相近也𠂔黎古通用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引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左傳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之地杜預注亦云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有黎亭也段玉裁曰按說文邑部𠂔下引商書西伯戡黎此戡字蓋本作戡戈部戡下引商書西伯既殂黎此黎字蓋本作黎皆後人改也

卷八

二

古文尙書作𠂔後易爲黎今文尙書作者亦作𠂔亦作𠂔皆三家之異文也喬樞謂文選謝元暉詩西龕收組練李善注云尙書序曰西伯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戡與龕音義同是李所據尙書作戡矣謝詩西龕二字卽用西伯戡黎語然則戡字又通作龕龕蓋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太姒夢長人感已生文王厥相四乳爲西伯興於岐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

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罔敢知吉

史記股本紀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

案隸古定本尙書曰下有天子二字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較三家尙書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史記載今文此篇少天子二字蓋亦在脫字數十之列也又案徐廣曰元一作卜

漢書食貨志元龜卮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卮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

格人元龜

論衡卜筮篇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蓍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

卷八

三

變咎至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

假爾元龜

潛夫論卜列篇尙書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

案段玉裁云潛夫論引尙書格人作假爾此蓋卽如禮記假爾大龜有常之訓疑今文尙書本然然史記作假人假格古通用論衡以賢者訓格人則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也爾字恐有誤喬樞謂作假爾者當是小夏侯本曲禮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鄭注以爲命龜筮詞自是經師相傳舊說爾古字作尔與人相近漢書言夏侯建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

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夏侯勝非之曰
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畧難
以應敵建卒自顧門各經此蓋建據曲禮文疑尙書
假人爲假余之譌故讀從尔字王符所引殆小夏侯
尙書與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

史記殷本紀非先人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

案僞孔本尙書虐字作戲戲當爲虐之誤史記集解
引鄭康成曰王暴虐於民是鄭本古文尙書亦作惟
王淫虐也

卷八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知天性不廸率典

史記殷本紀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廸率
典

案隸古定本作不虞天性無知字王鳴盛曰翫僞孔
傳云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似僞孔本亦有知字與
史記同喬樅謂古文今文不必盡同據史記集解引
鄭注云逆亂陰陽不度天性是鄭本古文尙書祇作
不虞天性段玉裁以僞孔氏竊取史記爲注其說然
也

今我民罔不欲喪

殷本紀今我民罔不欲喪

論衡藝增篇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
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
之也紂雖至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
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
懼之冀其警悟也

案隸古定本不字作弗不弗古通用字論衡作不字
與史記合是三家今文同也

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如台

史記殷本紀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

卷八

五

案說文女部曰婪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婪
讀若婪同此古文尙書也周當爲商字之譌攷毛詩
鄭箋云婪之言至爾疋釋詁婪臻也郭璞注云婪臻
皆至也然則婪訓誼竝同說文引商書作婪隸古
定本尙書作婪後人所改也史記婪作至又多一胡
字据今文尙書故不同耳唐石經旁添胡字於命不
之間非是据說文所引則古文尙書本無胡字也
班固典引曰今其如台而獨闕也

案如台者猶言如何也史記以訓詁字代之故作奈
何

王曰烏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烏呼乃罪多繫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史記殷本紀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案說文彖部曰返還也从辵反反亦聲商書曰祖伊返攷今本說文祖伊譌爲祖甲惟集韻所引作祖伊不誤返反古通用祖伊返即此經之祖伊反也說文据古尙書故作返史記据今文故作反字耳又隸古定本王曰下有烏呼二字又祖伊反曰下亦有烏呼二字史記述尙書但約舉其詞故文有不具非今文

卷八

六

與古尙書有異也

又案尙書釋文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段玉裁曰此條蓋經開寶中改竄致文理不通絕不可解玉篇𠂔部云𠂔力捶切累湮爲墻壁也尙書以爲參字七貪切玉篇所云正謂商書此字此未經孫強輩改竄處也蓋尙書本作𠂔而孔讀爲參釋文當云𠂔七南反馬力捶反云累也罪多累在上未改本約當如是所以知者顧野王亦据孔本陸氏音義依孔作首條必孔說也馬鄭音義異則兼載之其條例云馬鄭所有異同今亦附之音後是也馬與孔同讀參則必

不載故知馬以累訓𠂔讀力捶反𠂔案古通用積累字多作𠂔而作累乃俗字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𠂔字見石經尙書戡黎篇字作𠂔甚協謂爾雅多積𠂔如邱山腥聞在上也經典釋文經天寶開寶妄改迄今千餘年遙溯正之孔傳當有𠂔讀爲參之語如鳥讀爲鳥之比此等疑衛包併刪之喬樅謂汗簡古文四聲韻皆言𠂔字見石經尙書戡黎篇則今文尙書作𠂔可知矣𠂔案古今文之異壁中本皆古文故用𠂔字也

卷八

七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九

侯官陳喬樞

商書四十

微子第六十

今文尚書九

微子若曰太師少師

史記殷本紀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

朱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之

卷九

修德滅阻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徐廣曰阻音者○索隱曰者卽黎也

案古文尚書太師作父師下文父師若曰正義引鄭注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是以少師爲比干然則父師乃箕子矣此古文尚書說也史記殷本紀云微子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又云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又周本紀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與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是以此篇太師少

師爲疵與彊二人此今文尚書說也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時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適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太師摯適齊云云也古今人表太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擊磬襄皆系之殷辛時疑摯卽疵陽卽彊音皆相近雖傳聞異辭而其事則一也

潛夫論志姓氏篇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殷其不有治政四方我祖遂陳于上我用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厥德於下

史記宋世家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

卷九

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集解馬融曰我祖湯也下下世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不有治政作弗或亂政沈湎作沈湎我祖下有底字無婦人是三字與史記所錄文異据今文尚書則讀婦人是用句絕也

漢書敘傳班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案敘傳云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同異於許商寬中治小夏侯尚書商治大夏侯尚書是班伯習大小夏侯

兩家今文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辜乃罔恒獲

史記宋世家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集解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鄭元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

案皆有罪辜隸古定本尙書作凡有辜罪攷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凡猶皆也是知史記作皆蓋以訓詁字代之

卷九

三

小民方興相為敵仇今殷其典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殷遂喪越至於今

史記宋世家小民亦竝興相為敵仇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集解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駟謂典國典也馬融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索隱曰尙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

案說文云方併船也儀禮鄭注云方猶併也又云竝併也是史記作並興亦以訓詁代經文也典喪隸古定本作淪喪錢大昕曰典讀如殄典喪者殄喪也攷

工記輟欲頌典鄭司農讀典為殄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云古文腆為殄是典腆與殄通段玉裁曰衆經音義卷十四尙書曰涉水無津孔安國曰無涯際也按據此則經正文本無涯字傳以涯際二字訓津淺人遂以涯字補入經文非是論語使子路問津鄭注曰津濟渡處說文曰津水渡也古呼可渡處謂之津不問曰涯也涯古作厓厓山邊也或加水旁訓為水邊偽孔傳以津訓渡處渡處必在涯際故釋經無津為無可渡之涯際此以地言之史記津作舟航則以器具言之濟渡之地謂之津則濟渡之舟航亦得

卷九

四

謂之津也說文瀕小津也一曰以船渡也瀕兼二義則津字亦得兼二義史記津字作舟航蓋太史公述津之故訓其作津涯者後人依尙書改史記也

竝為敵讎

潛夫論述赦篇其民乃竝為敵讐

案仇讐古通用字

三國志王基傳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慎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

史記宋世家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集解鄭元曰

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案隸古定本尙書往字作狂僞孔傳云我念殷亡發疾生狂與今文字異義異今據裴駟引鄭君注云云則是鄭本古文亦作出往與史記所述今文同也段玉裁曰尙書釋文及正義暨史記索隱皆不言鄭與孔異蓋今文作往古文作狂鄭從今文讀狂爲往與告去說合

吾家保于喪今女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

史記宋世家吾家保于喪今女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集解徐廣曰一云吾於是家保駟案馬融曰卿大

卷九

五

夫稱家躋猶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元曰其語助也王肅曰無故告無意告我也微子求教誨也

案吾家保于喪隸古定本作吾家耄遜于荒正義引鄭云耄昏亂也則古文作吾家耄遜于荒此古文今文之不同也江聲曰吾家保于喪卿大夫稱家保安也我卿大夫安于喪亡之事恬不知畏亦言不與謀也喬樅謂徐廣云史記一本作吾於是家保是言我爲出亡之計庶幾國雖喪而家猶可保微子志存宗祀故其言如此耳未知今文尙書是否如此姑兩存

之今女無故隸古定本作今爾無指又躋字作躋躋躋古文通用然據說文足部躋登也从足齊聲商書曰告予顛躋與史記文同史記集解引馬云躋猶墜也是馬本亦作躋字可見古文今文皆不作躋以躋爲墜猶以亂爲治也

太師若曰王子天篤降爾荒殷國乃罔畏畏弗其耆長舊有位人

史記宋世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集解鄭元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與沈酗于

卷九

六

酒乃罔畏畏攷史記述此經無方與沈酗于酒六字據文言天厚下災亡殷國乃不畏天威於詞爲順則此六字疑是衍文也篤毒竺古字通用皆訓爲厚也史記大宛傳其東南有身毒國卽天竺也竺古篤字隸釋載平輿令薛君碑以竺爲篤災菑荒亡皆以音同通假毋卽罔之訓不用老長者太史公以訓詰代經文也說文口部曰咈違也从口弗聲周書曰咈其耆長卽引此經文用字乃商之誤耳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稠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史記宋世家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集解徐廣音一云今殷民侵神犧一云陋淫侵神祇駟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索隱曰尙書作穰穰劉氏云陋淫猶輕穢也

案據徐廣音義言史記本各不同此乃史記約經文言之當作今殷民乃陋淫侵神祇之犧於義始備稠歛隸古定本作讎歛釋文云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歛賦歛也馬鄭皆治古文而本各不同今從馬作稠者馬蓋據賈逵校定之本从今文也段玉裁曰按依鄭音當是鄭亦讀讎爲稠也

卷九

七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遄商其典喪我罔爲僕

案說文是部云遄數也从辵貝聲周書曰我興受其遄即引此經之文也周字乃商之誤僞孔本尙書遄字作敗非是此經上文今殷其淪喪史記引作今殷其典喪則知此處亦當同上作典喪也段玉裁曰僞孔本尙書我罔爲臣僕釋文云一本無臣字按無者是也毛詩景命有僕傳云僕附也說文曰古文僕字从臣作僕恐此是古本作僕析爲一字也今刪臣字論衡龍虛篇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

豹胎天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

案象箸事亦見史記宋世家疑皆本於伏生大傳也昭王子出廸我舊云孩子王子弗出我乃顛躋

論衡本性篇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紂之惡在孩子之時

案段玉裁云此今文尙書刻字作孩其說如此也但古文尙書此語出父師口非微子之言也仲任系諸微子則疑今文尙書多微子若曰四字如咎繇謨之

卷九

八

多舜曰禹曰下文我不顧行遯是爲微子自言其志喬樅謂論衡稱微子曰者目尙書之篇各非以此爲微子之言也段說未諦又案王氏鳳喈江氏叔濤均斥論衡說爲謬誤喬樅攷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肩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即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肩與衍也尙爲妾旣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肩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皇侃論語義疏引鄭尙書注亦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尙未正當生紂時已

得正爲妻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案紂與君同母而其父母不欲立紂爲後必紂在孩提之時父母睹其性已不善故耳此太師少師追敘前事其舊云孩子三句當爲述帝乙舊時之言故下云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蓋勸微子出亡亦體先王之意思存宗祀也論衡所云微子時其不善之性句微子下蓋脫一父字稱微子父與呂覽稱紂之父同謂微子父睹紂不善之性雖以爲王子而性惡不能出乎淑庶恐其異日顛墜我之宗社此固太史當時據嫡庶之法爭之以目紂爲庶以受德爲嫡故云然爾

卷九

九

論衡之語必如此申釋庶爲得之否則仲任自敘言師受尙書經明所讀文書亦曰博豈復昏憤至是如鳳喙尙書後案叔濤尙書集注之所譏耶至於馬融本孩子作刻子訓刻爲侵削古文與今文文字既異師說固殊不能比而同之此則無庸深辨也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

史記宋世家今誠得治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

故

案史記言今誠得治國至不如去云云亦約經文問今其有次至我不顧行遯而述其大意也微子雖欲出亡而猶不忍去迨至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微子乃不得已聽太師少師之勸而行以爲殷家保全宗祀計此微子與箕子比干所以同稱爲殷之三仁也

後漢書馮異傳異遺李軾書曰昔微子去殷而入周彼畏天知命觀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

卷九

十

三國志鍾會傳會檄蜀曰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又譙周傳周上疏曰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十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一

太誓上第六十一

今文尙書 附入

案太誓不在伏生書二十八篇之內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七畧亦云然是當時太誓刻于學官博士所課者故師古漢書注章懷後漢書注小司馬史記索隱李善文選注引太誓文皆冠

卷十

以今文尙書也王鳴盛曰太誓出於漢初伏孔兩家復皆有之真孔氏舊書也馬鄭王皆爲之注司馬遷親從孔安國問故載太誓于周本紀中東晉晚出書別換太誓三篇唐作疏用之而反斥此篇爲僞太誓其後馬鄭王本亡而此篇亦與俱亡矣秦火未焚之書建武亡武成一篇永嘉亡舜典汨作等二十二篇唐又亡太誓一篇良可惜也孔疏謂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一篇伐紂時事此篇在唐猶存孔穎達親見而云然今攷史記所載猶約畧可尋前段敘觀兵後段敘伐紂但觀兵事反詳伐紂事反畧則

中下二篇亡者較多矣

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

尙書大傳周傳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鄭注四月周四月也發周武王名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孟津地名六軍之兵東行

案詩思文正義引尙書太誓文如此與伏生大傳同鄭注云云尙書大傳注也孟津地名二句見詩思文及棧樸正義引鄭太誓注

史記周本紀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

卷十

二

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索隱曰按文云上祭于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襲書曰畢爲天綱王綱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也

案蘇竟本傳言平帝世竟曰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章懷注云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一人竟爲講尙書祭酒是竟通今文尙書此所引正說此經之事周本紀集解引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各馬用古文家說故與今文家解異

淮南繆稱訓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注云尸文王之木主也

桓寬鹽鐵論復古篇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桀紂遂成王業

三國志辛毗傳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

周禮春官大祝疏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曰永年傳於亡窮丕天之大律

卷十

三

漢書郊祀志匡衡等議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又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

漢書平當傳當上書曰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

後漢書班固傳固典引曰汪汪乎丕天之大律○李賢注云今文尙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

大律鄭元注云丕大也律法也

案漢書儒林傳平當與陳翁生俱治歐陽尙書由是

歐陽有平陳之學是當所引書作建功立事者乃歐陽本也匡衡等所引泰誓作立功立事者蓋夏侯本

也班固亦習夏侯尙書故引泰誓與匡衡所引文同又匡衡引書以丕天之大律句連接可以引年下惟

不當所引有傳於亡窮可在丕天之大律上然則匡衡議及李賢注蓋皆節引泰誓詞也

又申屠剛傳剛說隗囂曰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推誠奉順上應天心下歸人望爲國立功可

卷十

四

以永年○注云今文尙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說苑臣術篇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

善者國之讖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黜惡也

案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在元朔元年時太誓尚未出禮官博士奏議所稱附下罔上云云必古書傳記載有此文因據以爲言非本諸尙書泰誓故不稱書云也蒙竊以泰誓篇中有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既曰予聞必述其詞疑此附下罔上四語與正稽古數句皆卽古之格言所以勸善而懲惡者也此時文王既喪武王初卽位新政之始思與臣庶戮力同心以卒父業上祭于畢之後將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故周公稱古先王格言以告王附下罔上一節是述格言儆戒之詞正稽古立功一節是述

卷十

五

格言勸勉之詞欲武王上承天助下勵臣庶以受先公功故曰虎暵義諫諍篇亦云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引此經下文尙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也

潛夫論考績篇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尙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士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

案潛夫論述附下罔上云云不俾泰誓詞益足證此數語爲古之格言矣附下罔上者刑疑有脫文當作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說苑所引文同泰誓篇中附下罔上四語正周公所聞格言所謂言必則古昔稱先王也

太子發拜手稽首

周禮春官大祝疏太誓云太子發拜手稽首

案賈疏云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太子發拜手稽首是其君子臣稽首事也據有以

卷十

六

下二字則所謂格言者必有其文當卽此正稽古云云之詞攷尙書中候我應說文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據此篇上文云太子發上祭于畢下文云太子發升舟則知此云太子發拜手稽首其文當次在祭畢之後升舟之前皆未稱王之時也

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允哉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功畢立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遂興師

尙書大傳曰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

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受先公戮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

周本紀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集解馬融曰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徐廣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

必力賞罰

白虎通諫諍篇君所以不為臣隱何以為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眾臣勸罰一惡而眾臣懼若為卑隱為不可殆也故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卷十

七

案大傳亢才史記作信哉才哉古通王引之曰亢乃允字之誤司馬子長以訓詁代經文故為信也畢立白虎通引尚書太誓文作必力與史記字異而聲同太平御覽引伏生大傳作戮力雖與白虎通文字有異而訓義皆通戮當作勸說文力部云勸并力也从力麥聲

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號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周本紀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集解鄭元曰號令之軍法重者

案史記齊世家注引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詩大明毛傳亦云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正義引鄭太誓注云師尚父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師號曰尚父尊之諸說並同

齊太公世家武王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眾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此文上下竝今文泰誓淮南子覽冥訓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

卷十

八

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論衡是應篇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眾曰倉兕倉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兕害汝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尚父因河有此異物因以威眾

案淮南及論衡所載即述此經杖鉞把旄以濟孟津之事當渡時疾風晦冥波流逆擊故尚父號蒼兕威眾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也此皆今文尚書說馬融獨

以蒼兕爲王舟楫官各蓋據古文說故與今文家異
後漢書蔡邕傳曰尙父者太公輔周翦商故特爲其號
韋昭國語魯語注書曰後至者斬

三國志魏志注荀攸勸進表曰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
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

三國志注引獻帝紀蔡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師輔
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尙父

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涖以燎之
羣公咸曰休哉

尙書大傳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

卷十

九

出涖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

案詩思文正義及後漢書杜篤傳注引此文竝作今
文泰誓又尙書正義引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
白魚入舟之事與太誓同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尙書曰太子發升于
舟也

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
祭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臣聞天瑞應時而至書曰
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

也○師古曰今文尙書泰誓之辭謂伐紂之時有此瑞
又終軍傳終上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
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
符合也○張晏曰周末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
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昇武王也

又司馬相如傳相如上封禪書曰蓋周躍魚隕杭休之
以燎微夫斯之爲瑞也○應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師
古曰燎祭天也謂武王伐紂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
後漢書光武紀羣臣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
信不讓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注引尙書中候曰

卷十

十

武王伐紂度孟津白魚躍入王舟長三尺赤文有字告
以伐紂之意也

又王霸傳霸謝曰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
此○注今文尙書曰武王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

案周頌思文正義引鄭大誓注曰白魚入舟天之瑞
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
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尙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
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涖厓也王出于岸上
燔魚以祭變禮也又引尙書中候合符后曰魚長三
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佑助也天告以伐

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今攷論衡紀妖篇云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日以予發此亦其赤文之字也又中候我應篇文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與此經升舟稱太子白魚入舟之下稱王跪取適相符合故鄭君以爲得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據周本紀先記白魚入舟火流爲鳥後述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殺王子比干

卷十

十一

囚箕子于是武王徧告諸侯乃東伐紂是觀兵之時三仁尙在位也鄭注皆用今文尙書說史記集解引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雖與鄭義稍異亦本今文家說隋志引洪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然則馬說卽本此傳矣

論衡紀妖篇曰太公釣得巨魚刻魚得書云呂尙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日以予發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燭魚刺蛇莫之方斯○注云今文尙書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

王跪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元注曰燭魚以祭變禮也

三國志先王傳許靖等上言曰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鳥魚之瑞咸曰休哉

三國魏志注引桓階等奏曰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所以祇承天命若此之速也

又魏志注引劉若等上書曰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

又魏志注引太史丞許芝曰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爲符文王爲

卷十

十二

西伯赤鳥銜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爲徵巨跡瑞應皆爲聖人興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復哉復哉

尙書大傳武王伐紂觀兵于孟津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鳥三足

周本紀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鵬鷺鳥也馬融曰明武王能伐紂鄭元云鳥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

業亦各隨文而解也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天瑞應時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鳥之瑞廼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曰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又王莽傳曰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爲鳥

論衡初稟篇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鳥儒者論之以爲文王受命于天天用雀與魚鳥授之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復用魚鳥命武王也

又講瑞篇武王之時火流爲鳥云其色赤赤非鳥之色

卷十

十三

故云其色赤

又指瑞篇魚者水精白者殷之色也鳥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鳥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

案論衡所述乃漢經師相傳舊說也皆與鄭注太誓語合詩思文正義引鄭泰誓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雕當爲雅雅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鳥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鳥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鳥瑞臻赤周之正穀紀后稷之德禮說曰武王赤鳥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

天意若曰須暇約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按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爲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書說鳥以穀俱來云穀以紀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鈴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鳥銜穀故云紀之也史記集解引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鵬鷖鳥也明武王能伐紂魄然安定意也馬以鵬爲鷖鳥魄之義爲安定若言武王能誅紂則天下安定也誼與鄭異蓋據古文尚書說古文作鵬今文作

卷十

十四

鳥鄭從今文讀鵬字當爲雅雅鳥也鳥有孝名見於書說則亦經師相傳之舊誼也

又案王鳴盛云天意須暇約五年者多方篇曰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彼注云夏之言暇也天觀紂能改待暇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踰年卽位爲八年至十三年誅紂是市五年爲須暇也云武王卽位此時三年者市三年也八年卽位至此十一年適市三年未滿五年見未可誅紂鄭具言此是解五至之意明以天意爲五至示武王當待五年一至爲一年也江聲曰鄭云五日燎

後日數者謂燔魚以祭之明日爲一日數至第六日爲五日也鄭以五日是天須暇紂五年之意一日當一年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踰年卽位爲八年數至十三年伐紂是第六年乃爲須暇紂五年故知除燎日數爲五也喬樅謂鄭據大傳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自七年數至十三年乃第六年故解須暇五年爲而五年而解此五日爲燎後日數乃祭之第六日也其說未免牽強如據漢書律歷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自九年數至十三年適爲五年卽天須暇五年之意矣律歷志載武成篇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不除辛亥日數之則此五日謂是燎祭之第五日亦無不可也餘說詳後

卷十

五

三國魏志注引劉廙等言曰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三國吳志孫策傳注引吳錄張紘曰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皆因民困於桀紂之政故能去無道致成其志又吳志孫權傳注引吳書赤烏元年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以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

案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

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據此是子綱於尚書習歐陽氏之學也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監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商

墨子非命下篇云太誓之言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監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商昔者紂執有命而行

卷十

六

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

案墨子引太誓文如此今本字多譌舛天字作而商字作帝非是此節皆有韻之文作商則與上文韻叶今訂正之云君子者對諸大夫而言也所云去發不可攷去字疑是告之譌下文去發以非之疑有脫字當云周公旦告發以非之蓋卽董子所稱尚書傳云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意謂周公與諸大夫言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天有顯德云云皆言天命之不可恃也此篇下文言使上附以周公誓報告于王是卽以周公此語書以告王此正

君臣相戒之詞也

入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萬章篇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趙岐注曰太誓尙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案馬融書序舉書傳所引太誓五事不在太誓中者孟子滕文公篇引太誓曰我武維揚五句其一也而萬章篇引太誓兩句不與焉則此兩句實見尙書太誓篇矣詳此二句當次在受之大商文下茂哉茂哉文上庶語氣一貫也

卷十

七

茂哉茂哉

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尙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案尙書傳申釋周公曰茂哉茂哉之意言天命不可恃當敬承之則此茂字當是與懋通懋勉也臯陶謨懋哉懋哉孟子對策引書云茂哉茂哉彊勉之謂也是其確證已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

周禮大祝職賈公彥疏曰太誓得火鳥之瑞使上附以

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

漢書劉輔傳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案周禮疏所引太誓文又見儀禮士昏禮疏及禮記檀弓正義節引蓋周公喜得此瑞而即戒以天命之不可恃劉輔云君臣祇懼動色是正說此經茂哉茂恐恃之之義也王鳴盛曰據大祝疏傳太誓得火鳥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云云則此節正當在此其云

卷十

八

周公書殆卽所謂茂哉恐恃者故王動色變正劉輔所云君臣動色相戒是也

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昔周文王有赤鳥之符而猶口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尙猶憂懼况有災異而不戰兢者哉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乃還師歸

周本紀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又齊太公世家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

與太公作此太誓

又秦楚之際月表序曰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紂○索隱曰謂湯放桀武王誅紂也

案八百諸侯至不謀同詞四句見馬融書敘傳太誓文又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至未可伐見詩閟宮正義引太誓文攷尙書正義謂太誓上篇是觀兵時事然則史記自武王上祭于畢至還師歸皆觀兵于盟津時事也茲錄爲上篇如左

卷十

十九

百諸侯

案婁敬說高祖在漢五年是時伏生壁中書且未出無論後得之泰誓蓋泰誓之文往往散見於傳記中故婁敬得據以爲言也

新序善謀篇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曰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滅殷

論衡恢國篇紂爲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

越絕書曰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

一旦會于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尙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剗妲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與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案據此是微子之封於宋在武王時事與禮記言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正合逮後武庚叛誅遂以微子紹殷爲二王之後作賓王家耳非於誅武庚後始受封也

卷十

二十

後漢書劉元傳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

又公孫述傳博士吳程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曰廣封疆者也

又鄭興傳與說隗囂曰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以以睿聖三分天下尙服事殷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又袁述傳王簿閭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

又孫策與術書曰成湯討桀桀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

案據三國志注引吳錄云云是此書策使張紘所爲也

三國吳志陸抗傳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覺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王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

文選班固幽通賦曰發還師以成命○曹大家注云發武王名也○應劭曰成命以成天命也○李善曰周書

卷十

三

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

又任彥昇爲范曄書讓吏部封侯表曰八百不謀○李善注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渚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

案李善所引周書皆今文泰誓之詞三家今文尙書已亡而此泰誓篇固存於馬鄭王本尙書中今文古文竝無大異也

三國魏志注引黃初四年詔曰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

又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

卷十

三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一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二

大誓中弟六十二

今文尚書 附入

武王伐紂

史記周本紀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卷十一

白虎通誅伐篇曰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武王伐紂

論衡齊世篇曰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治功有奇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此言妄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竝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

維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鼗譟師乃怡前歌後舞假于上天下地

尚書大傳曰維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鼗譟師乃怡前歌後舞○鄭注曰怡喜也歟大喜前歌後舞也

白虎通禮樂篇曰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

禮記文王世子篇下管象舞大武注曰師樂爲用前歌後舞○正義曰是今文太誓之文也

詩大明正義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假于上天下地

卷十一

二

案據鄭注周禮大司馬職引書曰前師乃鼓鼗譟及毛詩大明正義引太誓曰師乃鼓譟云云則是大傳所載乃太誓經文也怡或作招說文心部曰怡悅也从心台聲悅與喜誼同又手部曰招招也从手台聲周書曰師乃招招者拔兵刃以習擊刺詩曰左旋右招許所引書與大傳字異義異蓋據古文說也

樂說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

鹽鐵論取下篇曰武王行師士樂爲之死民樂爲之用論衡感虛篇曰武王渡孟津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

三國志龐統傳先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

鳧藻

後漢書劉陶傳陶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

鳧噪

王逸楚詞章句曰武王三軍人人樂戰竝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噪謹呼

後漢書南夷列傳曰板楯蠻夷閭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

卷十一

三

之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案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巴師歌舞以凌故世稱之曰前歌後舞皆是說此經之事也王鳴盛曰錢說文無此字疑當爲拊拊亦擊耳諫者周禮大司馬云車徒皆諫鄭云噪謹也且引此經以證然則師心喜悅或有鼓或有拊而謹諫耳喬樅謂鼗諫叔師楚詞注作鳧噪後漢書杜詩傳士卒鳧藻又劉陶傳武旅有鳧藻之士亦即鼗諫也雖字別而聲義同疑爲歐陽夏侯本之異文鼗鳧噪藻皆假借字攷隸釋載魏大饗碑云士有拊諫之歡民懷惠康之德

字正作拊鳳喈王氏說是也

司馬在前

詩大明正義曰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

案此經及注又見太平御覽及玉海王鳴盛曰王以司馬爲太公者前觀兵之時太公杖鉞以號此伐紂之時亦宜太公在前也江聲曰逸周書克殷解云武王使尙父與伯夫致師然則爲司馬而居前當是太公矣

一月戊午師畢渡孟津

史記周本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

卷十一

四

案書敘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周以十一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之一月殷之十二月也故史記云十二月戊午也與經文正相符合

又案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張守節正義云十字當爲九喬樅謂張說非也此十字乃七之誤耳若如張說改十爲九則下文九年武王上祭於畢九年當作十一年始合又下文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十一年又當改作十三年矣攷齊太公世家云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徐廣曰十一年

一作十三年雖史記本有作十三年者以彼證此亦可附會其說然一作十三年究是傳寫之譌不足爲據也何以明之按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間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卽洪範篇所由作也作洪範在克殷二年後而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史記載克殷之爲十一年確有明證矣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今文家之說也謂爲受命九年而崩者古文家之說二說不可強合史記所據皆今文尙書也故與伏生大傳同鄭君治古文尙書而於文王受

卷十一

五

命則從今文家說以七年崩爲是今攷漢書律厯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塋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

日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案逮今本譌作還非是尙書大傳云維丙午逮師王逮師是其確證王鳴盛尙書後案江聲尙書集注不知漢書還字乃傳寫之譌反據以改大傳逮師作還師殊爲失攷茲據尙書大傳訂正作逮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塋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二

卷十一

六

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據漢志則史記所云十二月戊午卽周之一月故太誓序云一月戊午也正月甲子卽周之二月五日故武成篇云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也史記於齊世家言正月甲子於周本紀言二月甲子一據殷正言之一據周正言之徐廣注云此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然則殷之十二月信爲周之一月矣律厯志言武王伐紂月日皆與尙書史記合惟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與尙書大傳言受命七年而崩不合考逸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與律厯志同則以

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者是也書西伯戡黎正義引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邲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崩鄭君據此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逾年卽位稱太子而不稱王十一年觀兵盟津有白魚入舟之祥乃始稱王故於洛誥篇末云文武受命周公居攝皆七年此今文家之說也律歷志本於三統歷三統歷及譜皆劉歆所造此古文家之說也尙書經秦火之餘伏生壁藏之及漢定求其書已亡失十之六七其後教于齊魯之間年已老耄或於文王受命年數

卷十一

七

記憶未能明晰逸周書乃汲冢古文三統歷又推法最密要宜爲可信史記敘虞芮質成事雖有西伯蓋受命之君語而未著受命之年其又稱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亦未始質言之則以書缺有間故也又伏生書傳言殷紂囚西伯在四年伐畎夷之後史記周本紀言文王囚羑里在虞芮質成之先說復不同此則當從史記爲是司馬子長與鄭君均從今文家文王受命七年之說但史記以武王觀兵在九年伐紂在十一年訪箕子作鴻範在十三年鄭君以武王觀兵在十一年伐紂在十三年

以箕子歸作洪範卽在此年此又其不同也蓋鄭君治古文尙書多參用今文家說故於金縢既見商二年注云武王于文王崩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按六年爲文王受命之十三年則觀兵乃十一年事矣又於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注云文王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而崩周公以文武受命皆七年不敢過其數按武王得白魚之瑞受命稱王是觀兵時事觀兵在十一年克殷在十三年有疾在克殷後二年癸巳後二年而崩適符七年之數皆以文王受命止七年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此皆注古文

卷十一

八

尙書而參用今文家之說也管子小問篇云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是亦以伐殷在十一年然則傳聞異詞春秋時已有兩說故古文今文諸家亦各據師說互有異同由今攷其同異而辨析之則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克殷在文王受命之十一年克殷後七年武王乃崩者此今文家說也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克殷在文王受命之十三年克殷後五年武王卽崩者此古文家說也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崩後六年武王乃伐紂伐紂後五年而崩者此鄭君參用古文今文兩家而折衷之之說也究之自文

王受命至武王崩中間凡十有八年則古文今文兩家年數皆同故鄭君得爲此調停之說學士生數千載之後者疑以存疑焉可也

師畢渡盟津

後漢書光武紀孟津注引論衡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同於此盟故曰盟津俗名戊津今河陽縣津也

案後漢書王霸傳注引今文尚書曰武王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是知三家今文或作孟津或作盟津本亦各有異同章懷所引與論衡所據尚書本作盟津者正合

卷十一

九

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

尚書大傳曰三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注惡皆爲亞亞次也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遷主

案周禮肆師注引尚書大傳作亞字賈疏云王升舟以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鐘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氛祥亞鼓鐘後將舟亞者以社至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至爲將將舟亞在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喬縱謂此節

王升舟當是伐紂時事非觀兵時事何以明之史記言觀兵時爲文王本主載以行則非遷廟主矣言太子發升舟則尚未稱王也今此傳旣言王升舟鄭此注又以宗廟爲遷主是在十三年伐紂之時明矣賈疏以此爲十一年觀兵之事恐未確也

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

周本紀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

孜孜無怠

說文支部孜汲汲也从攴子聲周書曰孜孜無怠

詩大明正義太誓曰咸曰孜孜無怠

卷十一

十

詩譜敘正義太誓說武王伐紂厥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案孜孳古字同故書正義引大誓皆作孜孜此諸侯勸勉武王之言也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詩鴻雁序鄭箋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正義曰今太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爲重也

案詩譜序正義引大誓說武王伐紂厥咸曰孜孜無

忘天將有立父母云云據此則知無忘與天將文連也詩正義多宗鄭惜此條申釋太誓之語當是本之鄭注

卷十一

十一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十二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三

大誓下第六十三

今文尙書 附入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

案王鳴盛曰自此以下當是太誓下篇之詞此節似是其篇首之文句法與湯誓格爾眾庶殷庚綏爰有眾牧誓乃誓予其誓相類凡誓誥篇皆有之故定爲經文武王乃死諡此後人增加孟子手所著梁惠襄

卷十二

一

齊宣鄒穆滕文魯平未必皆前卒于孟子當爲後人填補春秋絕筆獲麟哀公見存亦必後人加諡皆其例也

今殷王紂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湯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周本紀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湯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變亂正聲怡說婦人○集解曰馬融曰毀壞三正動逆天地人也○鄭元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

舉親者言之也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

又谷永傳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逋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此今文泰誓之辭

又敘傳班伯曰書云逋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

卷十二

二

又伍被傳曰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張晏曰箕子時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

案伍被以紂不用王子比干之言爲自絕于天其義卽本於尚書泰誓篇經所云逋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離邊其王父母弟是皆其事也

又禮樂志曰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

正故書序殷紂斷弃先祖之樂廼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

案論衡紀妖篇云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師涓撫琴而寫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召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聞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正此經所謂淫聲變亂正聲者也此事

卷十二

三

又見禮記樂記鄭注及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江聲曰本紀上文明言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下卽接此文知此是太誓文矣且裴駰采集馬鄭注以爲注馬鄭注則故是太誓之注也則其文爲太誓無疑矣又漢書谷永傳永引書曰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注以爲今文泰誓舉一以反三則其餘從同益可知矣

新序刺奢篇曰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寃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今不行

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春秋繁露王道篇曰紂以糟爲卮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人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斷朝涉之足察其捫一作歷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其誅紂大亡天下

後漢書孔融傳曰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續漢書律厯志曰紂作淫虐忘其甲子武王誅之

卷十二

四

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

故今予發維其行天罰勅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周本紀故今予發維其行天罰勅哉夫子不可再不可

三〇集解曰鄭元曰夫子丈夫之稱

案江聲曰史記錄尙書帆用訓詁代經文故作勉哉據牧誓篇有四勗字史記錄之皆作勉則此文史記作勉其在太誓原文必實作勗可知矣再更舉也更舉則通前觀兵爲三矣故曰不可再不可三言今必誅紂也

案尙書正義引馬融書敘曰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中者甚多

卷十二

五

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江聲辨之曰案融之意以太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尙書大傳乎太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亡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耳大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得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太誓雖不出于伏生不得謂非秦火以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

二十八篇三分般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太誓三篇適五十七無太誓則不符其數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太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太誓同于古文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耶若其所傳八百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旣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與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

卷十二

六

之徵聖人且覲逆遇之而乃與火流穀至爲神怪謂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貽我來甞帝命率育卽此與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妄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太誓皆無有聲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旣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于墨子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尙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

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也以此相況太誓亦猶是爾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般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般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伏生不應傳述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旣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况太誓經焚書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遺逸耶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造必將摭拾典籍以其補綴依據誼理以爲干城以求讎其欺于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安肯故畱此間隙以滋後人

卷十二

七

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緝故無諸傳記所引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爲此辨江說是也

又案江聲辨中有云李鼎集注尙書于此太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爲作傳矣此說誤也先大夫曰案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卷一引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掾第六子也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尙書遷左僕射特進卒宋書二十禮志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

晉書禮志隆慶四年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
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孝武太皇太后李
氏服宋書卷十六禮志通典吉禮又引孔安國議禘
祫殷祭通典凶禮晉孔安國問徐邈皇太子爲新安
公主服是東晉時別有一孔安國亦通經學李長林
東晉江夏太守見釋文序錄封樂安亭侯隋書經籍志易類宜與
孔安國同時故得引其說而孔穎達誤以爲漢之孔
臨淮遂無能辨之者

卷十二

次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三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四

牧誓第六十四

今文尚書十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誓乃誓

尚書大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
歌舞以待旦

案禮記祭統云舞莫重于武宿夜正義曰舞莫重于
武宿夜者皇氏云師說書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

卷十三

止宿夜云云武宿夜其樂名也此據書傳釋武宿夜
最確蓋此舞樂卽象當時士卒之歡樂歌舞也

史記周本紀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誓○徐廣曰一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
月也

案詩大明會朝清明箋云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師
帥之武故令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日時甲子昧
爽是鄭以詩言會朝清明卽此經之甲子昧爽也說
文日部曰昧爽旦明誼亦與鄭合荀子儒效篇云武
王行日以兵忌東面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

其頭而山隧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厭旦于牧之野
呂氏春秋簡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
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爲禽又貴因覽云武王
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
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
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兩日夜不休武王
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
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
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
死也果以甲子至殷郊論衡詰術篇云武王以甲子

卷十三

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據此諸文皆與經所云甲
子合也說文土部云毋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
與紂戰于姆野从土母聲許所引周書作姆野據古
文也孔穎達正義乃謂皇甫謐云牧野在朝歌南七
十里不知出何書何其疎於攷據耶

三國魏志注桓階等奏曰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
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元王
之至述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
後漢書鄧暉傳暉諫傳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
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

旅○注云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
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
大兩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
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
舟之類

三國魏志注引文帝令曰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會膠
鬲於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其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
之曰昔神農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
自高以爲周之伐殷以恭也

案文帝此語本呂氏春秋誠廉篇

卷十三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湯矣西土之人

周本紀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湯矣西土之
人

案爾雅釋詁湯遠也郭璞注引書曰湯矣西土之人
湯之訓爲遠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作遠矣西土之
人今尙書釋文及正義本湯字作逃恐非

鹽鐵論繇役篇曰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
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周本紀王曰嗟我有國冢君○集解曰馬融曰冢大也

案周禮大宗伯職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鄭注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誼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鄭引此經以證友字則經當作友邦爲是史記有國疑是友國之譌蓋轉寫以音同致誤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周本紀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以千夫長百夫長爲師帥旅帥是師帥者二千五百人之長也旅帥者五百人之長也鄭義是已攷周禮夏官敘官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故鄭據

卷十三

四

以爲說王肅好與鄭立異乃以百夫長爲卒長其誼非是

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列傳注引英雄記袁紹遣使拜三烏丸版文曰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攝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及庸蜀羌髡微纘彭濮人

周本紀及庸蜀羌髡微纘彭濮人○集解曰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

論衡恢國篇曰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後漢書西羌傳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

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畔國以事紂及武王伐商羌髡率師會於牧野

案詩角弓如蠻如髦毛傳云髦夷髦也鄭箋云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據此則髡髦古今文之異耳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者乎尙書意以巴蜀總目各國是大名纘今尙書正義本作盧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

周本紀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

卷十三

五

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

又殷本紀紂嬖于婦人愛妲己唯妲己之言是從

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于牧壘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師古曰周書牧誓之辭晨謂晨時鳴也索盡也言婦人爲政猶雌雞而代雄鳴是喪家之道也

案史記述尙書維婦人言是用漢書五行志引牧誓作惟婦言用少人是兩字疑是歐陽本與大小夏侯本文有微異耳東晉晚出尙書本有是字無人字陸

氏釋文不言馬鄭王本同異知古文作惟婦言是用亦無人字也

又外戚傳班婕妤賦云悲晨雞之作戒○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

劉向列女傳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爲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爲亡紂者此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卷十三

六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書誠牝雞牡鳴

又崔琦傳外戚箴曰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又曰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螻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婦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

自棄厥肆祀不答昏棄厥家國遺厥王父母弟不迪

周本紀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集解曰鄭元曰肆祀祭名答問也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厥遺任父母弟不迪

熹平石經厥遺任父母弟不迪

案偽孔本尙書作昏棄厥肆祀不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文與史記不同竊以從史記所述今文尙書昏棄厥之下多家國二字於誼爲備若作昏棄厥遺則既云昏棄厥又復云遺詞氣不貫誼亦重複但據隸釋所載漢石經殘碑云厥遺任父母弟不迪王字作任未知今文家說如何然據史記引今文太誓篇有曰離遏其王父母弟則此牧誓篇當亦作王父母弟任字或鐫刻之譌耳惜石經厥遺上文闕無以

卷十三

七

訂其同異疑今文牧誓有脫字史記所述蓋子長從孔臨淮問古文尙書或據古文說補之歟

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軌于商國

案多罪逋逃泰誓篇作逃逋多罪是崇作是宗段玉裁曰漢書谷永傳引書逋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注曰此今文泰誓之辭又引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注曰亦泰誓之辭也此正分別謂此十五字非牧誓之辭目其上文十字出今文泰誓則知其連引之十五字不更端者亦出今文泰

誓而非牧誓也今文泰誓小顏時現存何至憤憤指牧爲泰惠氏定字譏之誤也漢書五行志載谷永對亦引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注曰周書泰誓也據此益可證谷永傳注非誤此文從節也谷永引書上十字見周本紀所引泰誓下十五字周本紀存之於牧誓而泰誓則去之喬樅謂如段所說則此數語泰誓牧誓兩篇皆言之矣惜石經殘闕而馬鄭王本又亡無以徵其同異存疑焉可也崇谷永引作宗師古曰宗尊也古崇宗字亦通永引經兩見漢書皆逋逃在多罪上然則三家今

卷十三

八

文本亦有不同者矣

今予發惟其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周本紀今予發惟其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熹平石經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下闕

案詩大明正義引鄭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也攷禮記樂記篇孔子與賓牟賈論武樂之舞云天

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鄭注云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不過四伐五伐又曲禮正義引鄭云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行列也王鳴盛曰據鄭所引但有四伐五伐不言六伐七伐又曲禮及樂記正義引此經亦皆無六伐七伐且鄭注云多者五伐則不得有六伐七伐疑爲衍文也江聲說與王同喬樅謂石經文見於隸釋所載尙書牧誓殘碑其文有六伐七伐與史記同疑鄭注多者五伐五字乃七之

卷十三

九

譌僞孔傳云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其語卽本於鄭注鄭於樂記注引牧誓僅有不過四伐五伐者蓋以證夾振四伐之誼不必全引下句疏引此經蓋亦節取之不得據彼以六伐七伐爲衍文也

今予惟襲行天之罰

班固東都賦曰襲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

說文力部勗勉也从力旨聲周書曰勗哉夫子

案段玉裁云古音旨勗皆讀如茂是以般庚懋建大

命今文作勛建顧命旨貢馬鄭王皆作勛顧也勛讀許玉反非古音

尙桓桓

周本紀尙桓桓○集解曰鄭元云桓桓威武貌後漢書高彪傳曰明其果毅尙其桓桓

案說文犬部云狙犬行也从犬巨聲周書曰尙狙狙狙訓犬行則誼非威武貌狙蓋桓之同音假借字古文泰誓作狙狙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定爲桓字故馬鄭本皆同今文作桓桓也爾雅釋訓云桓桓威也卽此經桓桓之訓詩周頌云桓桓武志也然則毛詩古文

卷十三

十

亦作桓矣

如虎如熊如豺如離

周本紀如虎如熊如豺如離○徐廣音義曰離音訓竝與螭同

班固十八侯銘曰休休將軍如虎如熊

又典引曰虎離其師

案此經古文作如虎如貌如熊如熊與三家今文不同史記所述歐陽尙書也孟堅所用夏侯尙書也說文牙部云貌豹屬出貉國从牙毘聲詩曰獻其貔皮周書曰如虎如貌貌猛獸許據古文尙書故引周書

與史記文異禮記曲禮前有犴獸則載貔貅鄭注引尙書曰如虎如貌正義引鄭尙書注云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曰豹屬虎類也鄭引尙書作貔與許所引文合漢書敘傳述翟方進傳云義得其勇如虎如貌班固夏侯尙書者據十八侯銘作如虎如熊則敘傳文當亦同作熊不當作貔豈大小兩夏侯本與歐陽本又各有不同歟然則鄭注禮記所引尙書或亦出大小夏侯今文不必定爲古文也

如豺如螭

後漢書竇憲傳班固燕然山銘曰螭虎之士

卷十三

十一

又杜篤傳篤論都賦曰虓怒之旅如虎如螭

李善文選西都賦注歐陽尙書說曰螭猛獸也

如豺如螭

說文內部曰螭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內从山歐陽喬說螭猛獸也

案此所引用皆今文尙書也段玉裁云歐陽尙書唐初已不存李蓋於各家注記得之與說文引歐陽喬說正合正牧誓說也徐廣注史記云離音訓竝與螭同當云離音訓竝與螭同螭正字離螭皆假借字螭之正訓說文云若龍而黃也一曰無角曰螭齊太公

世家及六韜非龍非彪彪即螭之別字也攷工記鄭注羸者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左傳服注螭或曰如虎而噉虎此皆猛獸之說也喬樞謂據說文离字訓云云則文選注所引歐陽尚書說即歐陽喬之說攷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之曾孫名高字子陽爲博士繇是尙書有歐陽氏學歐陽喬當卽歐陽高喬高字形相似而音義又俱相近二字古得通用歐陽章句經典釋文序錄云歐陽高始爲之則說文所引歐陽喬說卽歐陽章句也歐陽尙書今文作僞說文所偶其正字也文選注引歐陽說作螭其假借字也

卷十三

十三

螭爲龍之無角者與龍同類僞爲獸之淺毛者與虎同類也

商郊弗禦克犇以役西土

周本紀于商郊弗禦克犇以役西土○集解曰鄭元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犇走者

案僞孔傳本作御釋文云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爲也正義云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王鳴盛曰馬王訓皆非鄭解深得之言不暴殺來奔之人則商人皆爲西土之役矣陳于野而不用權詐見其正步止齊見其整不殺降見其仁二者皆王師之仁所

以異於窮術也

爾所弗飭其于爾躬有戮

周本紀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集解曰鄭元曰所言且也

本紀又曰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使師尙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欲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尙書大傳大戰篇曰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

卷十三

十三

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

漢書律厯志武王書經敘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木德天下號曰周室

淮南本經訓曰晚世之時帝有桀紂桀爲瑤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剗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人破紂牧野殺之於宣室天下甯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注云革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夏臺大臺牧野地名在朝歌

城外宣室殷宮名

又曰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撿之于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王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

說苑指武篇曰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而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

卷十三

十四

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則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

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說苑權謀篇曰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桀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當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酒兵也卜而龜燭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燭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見者獨精也

論衡卜筮篇曰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夫卜筮兆數非吉

卷十三

十五

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見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武王伐紂遇鳥魚之應其卜筮爲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

王伐紂卜之而龜繇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繇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卷十三

十六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四上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六

鴻範第六十五

今文尚書十一上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尚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注云祿父紂之子也武庚字箕子走之朝鮮誅我君而釋已嫌苟免

卷十四上

也朝鮮今樂浪

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漢書律厯志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又五行志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班固賓戲曰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

風俗通皇霸篇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三國魏志注引辛毗等奏曰天文因人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

王廼言曰於乎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適敘

史記宋世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烏噉箕子

卷十四上

二

漢書五行志王廼言曰烏噉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適敘○服虔曰隲音陟○應劭曰陰覆也隲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
呂氏春秋君守篇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曰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當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

案史記訓隲爲定當本歐陽尚書說書正義引王肅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

是問承民順民何所由與服虔應劭高誘訓誼並異而於史記爲合王肅蓋亦據歐陽章句爲說也書釋文引馬融云陰覆也隲升也升猶舉也舉猶與應劭高誘解同然則馬蓋從夏侯說歟史記引書作於乎漢書引經作烏噉此歐陽夏侯三家之本不同也段玉裁曰高注陰陽升陟也當是陰覆陟升也之誤隲者陟之假借字故注作陟爾雅釋詁隲升也史記作定按隲不訓定疑今文尚書本作質故司馬訓爲定喬樅攷漢書五行志師古注云隲音質隲定也此必王肅尚書注有隲讀爲質之語故師古據以注

卷十四上

三

五行志耳

箕子廼言曰我聞在昔鯀陞鴻水汨陳其五行

宋世家箕子對曰在昔鯀陞鴻水汨陳其五行

漢書五行志箕子廼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應劭曰陞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所陳皆亂故曰汨陳其五行也

尚書大傳曰汨亂也

案此見華嚴音義當是洪範傳汨陳五行之訓攷說文水部云汨治水也古訓有反義故治之反爲亂也鯀伊鴻水曰陳其五行

熹平石經口伊鴻水曰陳其五行帝下闕

案隸釋載今文尙書殘碑墮字作伊汨字作汨不同者段玉裁曰蓋墮伊雙聲相假借說文土部曰墮塞也从土西聲商書曰鯀墮洪水墮古文墮按古文墮字从古文西蓋壁中古文如是小篆易墮爲墮玉篇土部墮於仁切書曰鯀墮洪水孔安國曰墮塞也據此則尙書孔傳本作墮與說文合衛包乃改爲墮字段說是也汨說文从水曰聲蔡邕石經作汨卽汨之消借也

帝乃震怒弗畀鴻範九疇彝倫迪敷

卷十四上

四

宋世家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敷○徐廣曰敷一作釋○裴駰曰按鄭元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漢書五行志帝乃震怒弗畀鴻範九疇彝倫迪敷

案說文攴部云燁敗也从攴舉聲商書曰彝倫攸燁則燁乃正字敷其假借字也徐廣史記音義云敷一作釋釋字當卽燁之譌段玉裁曰九疇史記作九等此以訓詁之字代其本字也漢書宣帝紀復其後世疇其爵邑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此疇訓等之證其實與疇類也無二說文等

齊簡也

彝倫攸燁

切固典引曰彝倫燁而舊章缺

案據典引文知夏侯尙書本亦作彝倫攸燁也

後漢書袁紹傳劉表以書諫譚曰彝倫攸敷

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鴻範九疇彝倫迪敷

宋世家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鴻範九等常倫

所序

五行志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鴻範九疇彝倫

迪敷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

卷十四上

五

案尙書釋文云殛紀力反本又作極段玉裁曰作極者是也劉向以堯典四罪放流竄殛爲四放之罰虞書殛鯀于羽山王逸楚詞天問注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詩小雅菀柳後予極焉鄭箋云極誅也王信讒不察功者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正義曰極誅釋言文此釋言極不作殛之明證也夏本紀云舜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此語最爲明晰因殛而死非訓殛爲殺也魏志武帝紀致屈官渡裴注云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鄭元云屆極也鴻範

曰鯀則極死裴所據者鄭注古文尙書也祭法正義引鄭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尙書曰鯀則極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則罪之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此鄭發明鯀因極而死非帝欲殺之喬樅謂諸所引書皆作殛字說文攴部曰殛殊也从攴亟聲虞書曰殛鯀于羽山許所傳虞書古文尙書也鄭注古文尙書讀殛爲極極誅也殛殊也古文尙書作殛者極之

卷十四上

六

假借字也極字當本於三家今文故鄭讀從之觀高誘王逸諸儒皆以殛爲放是今文家書說作極誅解永嘉以後三家尙書亡而馬鄭王本尙書盛行於世學者多見作殛字少見作極字故凡經史及諸子百家皆傳寫從殛耳

又敘傳曰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適敘○李奇曰洛書卽洪範九疇也

論衡正說篇曰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禹案洪範以治洪水

案山海經云岷山之首曰女几山洛水出焉東注於

江漢書地理志廣漢郡雒縣云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華陽國志云李冰道洛通山洛水出瀑口經什邡攷漢志廣漢郡屬縣有什方應劭曰什音十近儒臨川紀大奎爲四川什邡令嘗作什邡考云自秦漢已有什邡之名不詳其義今縣北有雒縣舊址以雒水得名水源在萬山中衆流交絡邑乘云三江口山內有九聯坪雒流屈曲環繞禹王廟禹母祠基在焉古碑屹立字跡不可辨疑秦漢間物相傳禹母居此帝王世紀禹生廣柔縣石紐鄉劓兒坪今其地無可攷或云在石泉又云在汶川距章洛皆不遠

卷十四上

七

雒洛古相通用余惟神禹降生天必錫之苞符洛書之出或當在此河圖圓象天洛書方象地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著以圖衍卦從書列蓋洛書八方方皆合十一與九合十六與四合十七與三合十二與八合十初出之時疑卽名之曰十方猶河圖之言五位也此地既有洛書之祥意十方之名必藉藉久著秦郡縣天下取以各地加偏旁爲什邡什亦作邶計計並音十邡亦作防並音方世遠遐陬紀載無存後世遂失其自以洛爲河南之洛不復詳考矣又作洛水攷云女几古山名今不可攷要其爲漢

志水經注雒縣章山之雒水固無可疑爾雅釋山曰上正章疏云山形上平者各章今泝雒水發源之處九嶺危峻人跡罕到山嶺多上平疑九嶺卽章山也雒水發源九嶺山環繞東北七八十里逕九聯坪東南會章水至高景關出口名曰雒口河流遂大華陽國志云蜀王杜宇稱帝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巖巖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此當日洛水之爲鉅觀也後世引水灌田自關口以外分而爲官渠諸河于是正河淺涸遂不知有山海經水經之舊矣余惟河圖洛書伏羲大禹之瑞而岷山女几

卷十四上

八

之洛與河南謹舉之洛竝著山海經禹固汶山郡人史記岷山作汶山然則洛出書之爲岷山以南之洛而非必其爲河南謹舉之洛固事與理之可信者又因洛水及什邡名義證之於洛書方方合十之應固不能置之於不論也喬樅謂天生神禹靈龜出洛洛書八方合十祥瑞之符實爲禹應禹生於汶川紀氏以出書之洛水當在蜀地什邡其說固非無徵也趙岐孟子滕文公篇注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

三國志管甯傳曰下阜羣生彝倫攸敘

鴻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其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其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其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注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爲君之年也帝舜也步推也于於也上帝謂天也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得失反覆也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咎凶也其祀之令消也若是順也其讀曰恭禦止也降下也章明也侵陵也辟明也厥其也休美也禹於是恭明其德孳孳受舜之

卷十四上

九

美令奉行之王極或皆爲皇極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漢書五行志易曰天垂象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爲虞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案論語河不出圖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河圖八卦是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李鼎祚集解引鄭元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法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據此諸說則鴻範出於雒書今文家古文家說

竝相同矣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計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
宋世家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集解曰馬融云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漢書五行志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計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

卷十四上

十

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爲八政首故以農爲名也○應劭曰計合也合成五行爲之條紀也皇大也極中也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疑事明政之於蒼龜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案尙書釋文引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則初一日等二十七字是禹所加本文惟三十八字今據漢書五行志則以自初一日以下皆洛書之文兩說不同馬融從古尙書說故與今文家異五行志

明言攬仲舒別向歆傳載賈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等之徒所陳行事是志所引經傳皆用今文尙書說也

漢書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曆之數而分爲一者也

漢書孔光傳光對曰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謂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日月亂行謂眇側隱其

卷十四上

十一

則薄蝕是也○孟康曰眇行疾側隱行遲也

案羞用五事句漢書五行志引書凡兩見又孔光傳引經文同藝文志引此經亦作羞而釋以進用則作羞字其來已舊矣鄭君詩小雅小緝箋引此經作敬用五事與漢書文異段玉裁曰按作敬者古文尙書也作羞者今文尙書也班氏羞訓進今文家說也古文敬字從古文苟與羞皆從羊詩小雅鄭箋云欲王敬用五事此從古文尙書說也江聲曰羞當爲苟說文苟部云苟自急勅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案五事乃切身之事人

當自整勅者古文苟字作耑與耑相似故誤也江說亦通說文支部敬肅也从支苟肅即整勅之意或三家今文亦有作敬者故鄭君詩箋據之以爲言耳又案農用八政尙書釋文引馬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僞孔傳云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正義引鄭元云農讀爲醴則農是醴意故爲厚也王肅從馬說張晏注漢書亦與馬訓同顏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喬樅攷說文酉部云醴厚酒也又衣部云襪衣厚貌醴襪皆從農得聲而義並訓爲厚則農本有厚誼可知矣馬王皆治

卷十四上

三

古文尙書其王田農爲義者古文說也鄭君讀農爲醴當是從今文家說惜正義引鄭注文不具僞孔傳農厚也云云必是漢儒舊說如此而僞孔氏襲用之耳

又案協用五紀五行志作叶此三家尙書之間存有古文者師古曰叶讀曰叶和也攷說文務部云務同力也从三力協協協叶叶皆務之重文協同心之和也从務从心協同思之和也从務从思協歆之和同也从務从十叶古文協从日十叶亦古文从口五行志叶字正古文協也此但當云叶與協同小顏不知

漢人作注言讀爲讀曰皆是易其字而妄效之宜其爲段氏懋堂所譏也

又案說文卜部云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卜疑許所傳書作卜據古文尙書也史記漢書載洪範今文並作稽蓋同音假借字段氏玉裁以說文書云卜疑四字爲大徐妄增此不然也攷說文繫傳曰尙書明用叶疑今文借稽字小徐所引正據說文言之若郭忠恕汗簡及夏竦古文四聲云稽古尙書作此則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之本未可信從當以說文爲正

卷十四上

三

熹平石經□□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下闕

案洪範五行傳王極鄭注云王或皆爲皇攷白虎通號篇曰皇君也美也大也皇之訓爲君亦爲大故孔光谷永說皇極竝以大中爲訓此歐陽夏侯三家之本不同也洪範五行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云王君也漢書五行志引洪範傳皇之不極是謂不建云皇君也極中建立也字異訓同據中興書目引鄭康成尙書大傳敘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

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爲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授書得而上之凡四十篇至元始詮次爲八十三篇此三家今文所以不能無少異同之處也今據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作皇極作艾用皆與漢志文同是知作王極者歐陽氏之本作皇極者夏侯氏之本也漢志艾用師古注曰艾讀曰父案隸古定本作父攷說文ノ部云艾芟草也从ノ从乂相交艸部云艾亦臺也从艸乂聲辟部云艾治也从辟乂聲然則艾是芟草艾是艸名與艾之訓治異以同从乂聲故艾或消借作父或通借艾字爲之依應氏訓誼則字當作艾依古書假借則字通作艾魏晉以來俗所用者皆但作父而艾之正字遂廢矣

饗用五福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灾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又曰臣聞灾異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

卷十四上

十四

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師古曰周書鴻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爲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

案尚書釋文云嚮許亮切一音許兩反段玉裁曰嚮當作鄉經典向背字祇作鄉絕少作嚮嚮字雖見於漢碑然其字上下二體皆諧聲也疑漢之俗字僞孔傳云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義取歸向釋文云許亮切故知其字必本作鄉也釋文又云一音許兩反者按漢書谷永傳引經曰饗用五福字作饗此許兩反之證五行志引經曰次九曰嚮用五福應劭云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應注當作饗乃安然則志文本同谷永傳作饗也喬樅謂師古釋饗字爲當此必漢書音義舊注語而師古襲用之漢人皆習今文尚書饗當之訓蓋三家尚書章句之異義也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續漢書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灾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輶軻孽害也魏志高堂隆傳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

卷十四上

十五

民明威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
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
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

卷十四

十六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十四

中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六

鴻範第六十五

今文尙書十一

中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史記宋世家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集解鄭元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漢書五行志經曰初一日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
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卷十四

中

案史記全載洪範篇此五行及下五事八政五紀皇
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等字上竝無一二以至八九
等字漢書五行志載洪範文五行上無一字五事上
無二字食貨志載洪範文八政上無三字又谷永傳
引此篇皇極皇建其有極皇極上亦無五字說文解
字引書云卅疑亦無七字洪适隸釋載熹平石經尙
書殘碑洪範篇有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三德上
無六字可見尙書今文古文皆無此等數目之字僞
孔本乃各妄增一二至八九等字是亂經文也宜從
刪削

尙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非水無以準萬物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任重也

又曰火發於密水洩於深

案記纂淵海卷一水火引尙書大傳文如此先大夫曰韓昌黎外集擇言解有火洩於密水發於深二語蓋本書大傳

白虎通五行篇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尙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陽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準也言養物平均有準則也不在

卷十四中

二

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又曰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王九十日

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停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各時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卽謂之春金王卽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

按禮記月令正義引洪範五行一曰水云云所以一曰水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次木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次金五曰土者三

卷十四中

三

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土王四季藏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是亦言陰陽所生之次與鴻範合又曰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

荀悅孝惠皇帝紀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劉熙釋名釋天曰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金禁也其氣剛嚴能禁制也木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水準也準平物也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

史記宋世家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曰稼穡○集解馬融云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

王肅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土爰稼穡

漢書五行志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爰稼穡○張晏曰革更也可更銷鑠也

又李尋傳尋對災異曰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

按李尋事張山拊受小夏侯尚書由是小夏侯有李

卷十四中

四

氏之學今據等說水曰潤下與白虎通誼同足爲白

虎通義皆用今尚書說之確證

白虎通五行篇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水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合物之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爲萬物主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案尚書正義引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盛而升上王注與白虎通誼亦合易睽象傳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虞翻注亦引此經以爲之說是古

文今文訓誼並同正義又言上文水火木金有本性

其稼穡以人事爲各非土本性變曰言爰以見此異

也六府以土穀爲一由其體異故也喬樅攷史記宋

世家載此經土曰稼穡不作爰字按爾雅釋詁云粦

於爰曰也曰爰訓同竝無異義孔冲遠強爲之解其

說近泥然則史記作曰蓋據歐陽尚書王充習歐陽

之學者故與司馬子長所述文同此亦三家之本有

不同也

荀悅孝惠皇帝紀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

從革土爰稼穡

卷十四中

五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史記宋世家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

白虎通五行篇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冬主萬物固藏鹹者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發生也酸者所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性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

爲王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案高誘注呂覽孟春紀云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而出卽酸所以達生之誼高誘亦用今文尚書說故解詁與白虎通合

尚書大傳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

案尚書正義云此章所演凡有三重第一言其各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爲人用引書傳云云爲證五行卽五材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云

卷十四中

六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之五行在天爲五氣流行在地爲世所行用也

論衡驗符篇曰稼穡作甘

漢書五行志曰河圖雜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案五行志又云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既福傳以洪範師古云以洪範義傳而說之傳字或謂附著也與仲舒錯至而于歆治左氏傳其春秋

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攬仲舒別向歆傳載莊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於篇據班氏云云則志所載多述洪範五行傳之文攷藝文志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皆尚書今文家言也惟歆兼治古文尚書然觀班氏云劉向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又云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歆傳獨異是孟堅於歆有微詞故志中歆五行傳別爲一說於古文今文

卷十四中

七

兩家言分析甚明先大夫輯尚書大傳定本附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它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其書已別刊行喬樅今於洪範篇僅載伏生大傳洪範傳文其餘各家傳記文多故不具錄云

漢書劉向傳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鴻範五行傳論奏之劉向傳贊曰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漢書五行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

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服虔曰不宿不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李奇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姦謀卽下所謂作爲姦詐以奪農時李說是也不享不行享獻之禮也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迺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絲役已

卷十四中

八

奪民時作爲姦詐已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木不曲直○如淳曰採輪不曲採矢不直也○臣瓚曰木爲變怪梓柱更生及變爲人形是也

案志引傳曰者伏生尙書大傳四十一篇中洪範五行傳之文也稱說曰者當是歐陽夏侯等之說所以申釋五行傳者攷漢書藝文志載尙書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詁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豈志所稱說曰卽歐陽說義二篇之語與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蒼上書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爲災也○劉昭注補鄭元曰不宿不宿禽也角王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國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爲不宿禽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享獻也禮志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卷十四中

九

此獻禮之大略也角爲天門房有三道出入之象也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耨耕事是以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亢爲朝廷房心爲明堂謀事出政之象君行此五者爲逆天東宮之政東宮於地爲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傷是本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爲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沴沴亦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適於天矣

案司馬彪續漢志云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

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曰續前志云則其義皆東漢經師舊說亦今文家尚書之學也梁劉昭注補云注五行稱鄭元曰皆出注大傳也鄭注尚書大傳本久已亡失今故全載之以補傳注之逸焉

南齊書五行志本傳曰東方易經地上之木爲觀故木於人威儀容貌也木者春生氣之始農之本也無養農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無貪欲之謀則木氣從如人君失威儀逆木行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

卷十四中

十

酒不顧禮制出入無度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奪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以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故曰木不曲直

隋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木者東方威儀容貌也古者聖王垂則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登車則有鸞和之節田狩則有三驅之制飲食則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各使民以時無事不出境此容貌動作之得節所以順木氣也如人君違時令失威儀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縱欲恣睢出入無度多徭役以奪人時增賦稅以奪人財則木不曲直

蕭吉五行大義洪範傳曰東方易云地上之木爲觀言春時出地之木無不曲直花葉可觀如人威儀容貌也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曰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誣羣禁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閉閑閭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而諸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爲鱸鯨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姦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端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胼痛咎及於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滄羣渡陂咎及

卷十四中

十一

魚蟲則魚不爲羣龍深藏鯨出見

案董子此篇與鴻範五行傳及說大指相同攷史記儒林傳言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漢書儒林傳亦云然董子生於漢初爲世大儒於尚書之學自必精通漢書五行志亦云搃仲舒著于篇是班氏已引取其說今故採其書論五行者列於伏生大傳後以資參觀而互證焉

漢書五行志傳曰秦法律逐功臣殺太子呂妾爲妻則

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云知人則愆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壘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迺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譏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勿能救也是謂火不炎上○師古曰書虞書咎繇謨之辭愆智也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爲智也四佞卽四凶也遠離也壘古野字適讀曰

卷十四中

十二

婦炎讀曰燄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注鄭元曰東井王法令也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喙王尙食七星主衣裳張爲食厨翼王天倡經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續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文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習以出納五言女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爲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厨翼南有器府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

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之主將廢而立不正必殺正也軒轅爲后妃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位女御在前妾爲妻之象也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爲火火性炎然上行人所用爲亨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燭熾爲害是爲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沴也

案劉昭注補於火不炎上句引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反陰故應人行以災不祥在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殊心也其說亦可互證

卷十四中

十三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火者南方陽光爲明也人君向南蓋取象也昔者聖帝明王負屨攝袂南面而聽斷天下攬海內之雄俊積之於朝以續聰明推邪佞之僞臣投之於野以通壅塞以順火氣不明之君惑於讒口白黑雜操代相是非眾邪竝進人君疑惑棄法律間骨肉殺太子逐功臣以孽代宗則火失其性

南齊志曰火南方揚光輝出炎燭爲明者也人君向明而治蓋取其象以知人爲分讒佞既遠羣賢在位則爲明而火氣從矣人君疑惑棄法律不誅讒邪則讒口行內間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逐功臣以妾爲妻則火

失其性上灾宗廟下灾府樹內煥本朝外煥觀闕雖與師叔不能救也

案南齊志雖不標所出然其詞與五行傳同此蓋亦鴻範傳之文也以下三節並同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賑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於火則火順入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爲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爲妻棄法令婦妾爲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

卷十四中

古

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哉摘巢探殼咎及羽蟲則蜚鳥不爲冬應不來巢鵲鳴鳳皇高翔漢書五行志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官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屬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於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灾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

穡不成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爲灾也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土者中央爲內事宮室臺榭夫婦親屬也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宮室寢居大小有差高卑異等骨肉有恩故明王賢君修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敬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心縱意大爲宮室高爲臺榭雕文刻鏤以疲人力淫佚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中氣亂稼穡不成

卷十四中

古

根莖茂榮火非土不榮得木者形金非土不成入範成各水非土不停隄防禁盈土扶微助衰應成其道故五行更互須土土王四季而居中央不以各成時故知同時俱起但託義相生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僕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君皆遷仙人降如人君好姪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爲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病咎及於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妾誅咎及僕蟲僕

蟲不爲百姓叛去賢聖放亡

漢書五行志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警士旅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迺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矣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師古曰涸讀與洄同洄

卷十四中 七

疑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爲災也○注鄭元曰參伐爲武爲攻戰之象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昂畢間爲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孔途道衛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畢王邊兵君行此四者爲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爲金金性革從形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治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爲不從革其變異皆屬沴也隋志鴻範五行傳曰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

古之王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殺伐必應義以順金氣如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之賂以輕百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內騷動則金不從革

南齊志曰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其於五事兵戎戰伐之道也王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仗旄把鉞以誅殘賊正止暴亂殺伐應義則金氣從工冶鑄化軍成器也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輕百姓之命人民不安內外騷動則金失其性蓋治鑄不化冰滯涸堅故曰金不從革又曰維木沴金

卷十四中 七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把仗旄鉞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故動衆興師必應義理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咸習之因於蒐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郭繕墻垣審羣禁飭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爲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咳嗽筋攣鼻仇壑咎及於金則鑄化凝滯涼堅不成四面張罔焚林而獵咎及於毛蟲則走獸不爲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漢書五行志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

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已收魂氣春秋祭祀已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遇不敬鬼神致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

也宗尊也

卷十四中

六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謂水失其性而爲災也○注鄭元曰虛危爲宗廟牽牛主祭祀之牲日在星紀周以爲正在元枵殷以爲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譏連卜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也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爲水水性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爲水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也

隋志鴻範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

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南齊志曰水北方冬藏萬物氣至陰也宗廟祭祀之象死者精神放越不反故爲之廟以收其散爲之貌以收其魂神而孝子得盡禮焉敬之至則神歆之此則至陰之氣從則水氣從溝瀆隨而流去不爲民害矣人君不禱祠簡宗廟廢祭祀逆天時則霧水暴出川水逆溢壞邑軼鄉沈溺民人故曰水不潤下

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

卷十四中

十九

尚書大傳又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爲之築官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大昕之朝三宮之夫人沐種於川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繼三盆手○注云官當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官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獻繭於夫人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總之也

案有三尺之上脫去仞字宜補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恩及於水

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龍龜大爲靈龜出知人君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水脹痿痺孔竅不通害及於水弱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爲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龜龜曰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故謂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法

又曰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不知

卷十四中

三

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濬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谷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又曰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甯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又曰中央土者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屬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源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以信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又曰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耳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甯寇賊不發邑無訟獄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

卷十四中

三

故曰金生水

又曰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所有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其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木者司農也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

不勸田事博戲鬪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竝
為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相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
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
則命司徒誅其不率正矣故曰金勝木案如而古書通矣坊本脫去不字今訂補之

又曰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想人內離
骨肉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萬國咸德反以急惡譖想其羣臣叔惡其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邾城兵甲有差

夫火者本朝有邪讒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
故曰水勝火案坊本作執法者土也故土者君之官也字既譌誤又并下節土者君之官也為一

是五行相勝少水勝火之文矣顯
係轉寫譌脫今為訂補之如右

又曰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為神主所為皆曰可王
所言皆曰善調順主指聽從為比進王所善以快王意
導王以邪陷王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彫文刻鏤五
色成光賦歛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
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鈴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反其身就
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
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又曰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
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

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則其下卒不為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

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又曰水者司寇也司寇為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諂
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是也

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蕩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
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者
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
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
國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司

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曰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
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
日土用事其氣溫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
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
木木用事則行柔惠誕羣禁至于立春出輕繫去稽留
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
則正封疆循田疇至于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
使四方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
悌施恩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墻垣審羣禁
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事則閉
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無決池隄

卷十四中
三

春秋繁露治亂五行篇火干木蟄蟲蚤出螭雷蚤行
土干木胎天卵蝦鳥蟲多傷 金干木有兵 水干木
春下霜 土干火則多雷 金干火草木夷 水干火
夏雹 木干火則地動 金干土則五穀傷有殃 水
干土夏寒雨霜 木干土保蟲不爲 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不爲 木干金則草木再生 火干金
則草木秋榮 土干金五穀不成 木干水冬蟄不藏
土干水則蟄蟲冬出 火干水則星墜 金干水則
冬大寒

春秋繁露五行變救篇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

卷十四中

三十四

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大雷雨石木有變春凋
秋榮秋水冰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歛重百姓貧窮叛去
道多饑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歛出倉穀賑困窮矣火
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紂不肖
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
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
敬父兄淫佚無度宮室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
孝弟恤黎元金有變旱暵爲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
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之者
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水有變冬濕多霧春

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國圖究姦軌誅
有罪蒐五日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
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艾明作哲聰作謀
睿作聖

史記宋世家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
思貌曰恭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
智聰作謀睿作聖○集解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出令
而從所以爲治也睿通也上聰則下進其謀

案古文尙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今文尙書作

卷十四中

三十五

五曰思心思心曰睿睿作聖宋世家載鴻範篇與古
文尙書同疑卽孟堅所謂多從孔安國問用古文說
者然史記漢書每遭俗人妄改今姑仍之辨詳見後
按段玉裁曰如五是來備四字今本改爲曰時五者
來備六字揆其所以蓋裴駰集解用孔安國注五者
各以時之語則淺人增曰時二字固無足怪此處集
解亦用馬融注睿通也孔安國注於事無不通謂之
聖則正文改容作睿亦無足怪且或裴駰前已有改
之今本史記未可盡信也

尙書大傳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案此句見孔子集語卷下及釋史八十六蓋卽釋洪範思心曰容容作聖之訓也

思曰容 容作聖

漢書五行志經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艾明作悉聰作謀容作聖○應劭曰睿通也上聰則下謀故聰爲謀也○張晏曰睿通達以至於聖

案說文睿在谷部云深通川也睿在啟部通也小篆作𡗗古文作睿是睿與睿截然兩字矣集韻十三祭

卷十四中

三

云𡗗古文作睿睿以睿睿爲一字殊誤辨詳見後今本漢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疑亦出後人所改也

又案尚書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爲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似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刺也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昭晰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

庶徵之意休咎皆肅又所致若肅又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皆不由君何不然之甚乎喬樞謂鴻範五事雖據人君爲說要當君臣各敬用其事觀鄭君尚書大傳注其誼自明但不必以恭肅等分屬君臣反致費解鄭注尚書云云據古文家說也其據大傳云云用今文家說也義實亦互相備耳觀馬融注尚書解聰作謀云上聰則下進其謀應劭注漢書亦云上聰則下謀故曰聰作謀與馬鄭解合蓋東漢之末古文尚書已顯於世通儒多涉獵之故應劭時亦兼採古文尚書說也

卷十四中

三

漢書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晉灼曰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

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

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

罰見星辰○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

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

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曰信爲王

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填星迺爲之動○晉

灼曰常以甲辰元始建斗之歲填行一宿二十八歲而

周天也

案五常所屬漢書天文志以智屬水信屬土禮託中

卷十四中

天

唐鄭注言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

土神則智說各不同毛公及京房等皆以土爲信水

爲智與天文志合攷易乾鑿度云孔子曰八卦之序

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

爲五常仁義禮信智是也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

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

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

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

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

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

爲信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

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道與

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

也天人之際也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至道

也而乾坤鑿度則云運五行先水次木次火次土及

金木仁火禮土信水智金義又云坤元有信坤道有

閉亦兩說兼載者蓋土總四行居時之季辰之數五

得土之生氣五行大義云寅爲陽始申爲陰始自辰

子太元云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十二辰中惟辰戌皆五得土之數

又水之所歸也故土爲信爲智兼二誼也白虎通曰

卷十四中

天

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尙任養萬物爲之象

生物無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

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包

曰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

也言口爲之候是信之誼也言土主變化是智之誼

也易是類謀曰乾建度坤拒謀注云坤爲土土性智

故謀屬焉水亦得兼二誼者五藏配以六府水府有

二膀胱者水之府三焦者亦水之府也水所以有二

府者水屬陰陰數偶也五藏之中腎藏有雙亦其象

也孔子曰智者樂水則智屬水矣素問曰腎者作強

之官伎巧出焉巧即智之誼孟子曰智譬則巧也是其闕證易乾坤鑿度曰水為天地信順氣而潮潮者水氣水氣來往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漢書翼奉傳注載晉灼引翼氏五性云脾性力力行信戊癸壬之戊土也癸水也揚子太元云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五者土之數也而癸得之故信可知古訓如是後之說經者或專舉一誼或兼存二誼其說並通非有違異也

荀悅孝惠皇帝紀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心木為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厥福攸好

卷十四中

德貌失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金為言言曰從從作又又時陽若厥福康甯言失厥咎僭厥罰常陽厥咎憂火為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厥福壽視失厥咎昏厥罰常燠厥極疾水為聽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厥福富聽失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土為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聖時風若厥福考終命思心失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星之不極厥咎眚厥罰常陰厥極弱案明作哲尚書正義云哲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智也鄭本作哲則讀為哲段玉裁曰按說文日部哲昭晰明也从日折聲口部哲知也从口折聲心部

哲敬也从心折聲三字各有所屬本義而經傳多相假借鴻範五行傳作哲而孟堅因之予雍從之作哲訓智此假哲為哲也漢書內多如此鄭本作哲云君視明則臣照哲照哲一字與說文昭晰同與易之明辨哲也同解非讀為哲也詩小旻正義引鄭注順小旻經文改為昭哲惠氏定宇集鄭注改為昭哲又引云哲讀為哲按正義鄭本作哲則皆非耳宋元本注讀為哲玩則字知讀為哲非鄭語皆非耳疏云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作哲定本作哲則讀為哲作正義者不暇分別哲哲之不同但以哲與哲則異耳漢書多哲哲不分如五行志云知人則哲刑法志云云聖人既明明哲之性哲民惟刑皆即哲字也若隋書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知此蓋古本尚書大傳

卷十四中

作知古者哲訓知因以知代哲如夏紀知人則智宋世家明作智皆智知通用宋世家以智代哲者蓋今文尚書作哲字也或問說文口部哲字下又出哲字說文矣何子必分而二之應之日心部哲敬也此詩君原書也口部哲同哲此必後人據漢書屏人者也讀書貴識古段說是已

又案段玉裁曰古文尚書五曰思今文尚書作五曰思心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此一證也又曰禦思心於有尤此二證也大傳注云凡貌言視聽思心今刻本無此二一事失則逆人之心又云包貌言視字文獻通考有

聽而載之以思心者又云君思心不通又云思心曰
士又云齊與思心之咎同耳又云六事貌言視聽思
心王極也此三證也漢書藝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
失而五行之序亂此四證也五行志經曰五日思心
今本思心曰容今本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
無心心者心思慮也乃此釋思心甚明今本
也高誘注戰國策引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
聖此六證也荀悅孝惠皇帝紀五日思心今本土為
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今本土為思思此七證
也孝昭皇帝紀曰思心霧亂之應此八證也司馬紹

卷十四中

三

統五行志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此九證也惟今文
尙書作五日思心思心曰容而後伏生鴻範五行傳
因之各家言五行傳者又因之學者不知有思心往
往妄為刪改又漢書五行志引鴻範此經思下無心
者小顏依古文尙書刪之也應劭注曰思思慮按劭
當云思心思慮也此用班思心古文作思今本應
注纔三字淺人刪改之本也段說甚精確
又案古文尙書思曰睿今文尙書作思心曰容段玉
裁云洪範五行傳曰五事五日思心思心之不容是
謂不聖鄭注曰容當為睿睿通也此據孔安國本以

正伏本其證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曰五事五日思
今本心又曰思心今本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
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
其宜也其證二也劉向說苑君道篇尹文對齊宣王
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
人寬為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此子政引今文尙
書也若作睿字則與上文不屬今本妄改作睿非也
其證三也五行志經曰五事五日思心思心曰容容
作聖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
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

卷十四中

三

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容字今本皆作容此容
字少一畫也經傳皆作容而以寬訓之一氣銜接倘
易為他字則不相貫弗其證四也應劭注漢書云容
古文作睿此正與韋昭云古文台為嗣古文隔為擊
孟康云祖古文言阻許叔重云粵枏古文言由枏一
例其下文蒙唐字云通也此識古文異字異義而不
若鄭注大傳直云容當為睿者以班氏主寬容之說
非可僞背小顏漢書乃改正文作睿謂容睿為一字
以傳合古文尙書說文容在谷部深通川也容在版
與省微又改應注睿通也為睿通也移置古文作睿
然二字

之上強令奢屠爲今古字若張晏注亦刪節不完度
張注當云容古文作奢奢通也通達以至於聖凡十
四字刪改之曰容通達以至於聖繼七字不可讀小
顏之誤實因不解古文作奢之古文謂古文尙書直
訓爲古字因謂容與奢同字容爲奢字誤重此地繆
自小顏而前班書斷無作容者其證五也高誘戰國
策云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其證六也司
馬紹統及晉書隋書五行志皆引五行傳曰思心不
容是謂不聖其證七也惟沈約宋書作思心不
容豈從鄭大傳注與詩小
雅小旻鄭箋云書曰容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

卷十四中

三

從作艾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按此鄭
引古文尙書也故奢不作容敬不作羞其不依尙書
原文者依詩經文爲序也說文十篇思容也从心囟
聲向時錢辛楣少詹事亦舉爲奢作容之證玉裁按
容乃容之字誤不得因伏董劉班說鴻範作思心曰
容而謂許同也許此乃訓字非訓尙書也今本尙書
思心曰容思不訓容謂思貴容耳不當爲是不完之
語假令或云視明也聽聰也貌恭也言從也豈成文
理乎容訓深通川也人之思如容川然思與容雙聲
故以容訓思此如髮拔也尾微也門聞也戶護也皆

以同音爲訓說文有此一例而字與容相似遂誤爲
容矣說文之容誤爲容漢書之容誤更爲容真是物
必有耦至於容與奢二字形異音異義異小篆容古
文作奢說文引
容賦小篆散古文作奢此形異也容私閨
切奢以芮切此音異也毛詩故訓傳曰奢深也馬注
尙書鄭注大傳許造說文皆曰奢通也此義異也思
如容川而不期於奢則雖有深而不通者矣奢者人
所同然奢者道所必然也故思曰容猶容曰奢也詹
事嘗言春秋繁露漢書說文皆作容容字義長思王
於奢則恐失之深刻玉裁按漢人所徵引尙書見於

卷十四中

三

史記前後漢書者皆系伏生今文以功令所重博士
所習也若鴻範五行傳出於伏生則思心曰容容作
聖爲今文尙書無疑劉向說苑引容作聖容歟之說
尤爲顯白詹事言容字義長竊有未安古文奢字畢
竟勝於今文是以鄭用古文正大傳也但今文尙書
並非伏生有誤是伏生所受本如是耳觀說苑尹文
引尙書容作聖則作容非始伏生也又如泰始昉於
唐山甫刑見於禮記說義詳言早錄於公羊是可證
矣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

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視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為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

卷十四中

五

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曰也聽曰聰聰者能問事而審其意也思曰睿睿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問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睿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案王鳴盛尚書後案曰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貌木

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伏生董仲舒劉歆陸孟等之說災異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並同此說是也伏生等說本易八卦方位四正卦東震為春為木西兌為秋為金北坎為冬為水南離為夏為火土寄王西南位實中央五事分配之說卦傳云震動也兌說也坎陷也離麗也貌主動為震言王說為兌聽者耳有陷象為坎視者光之麗於物為離又云震為足坎為耳離為目兌為口耳目口固顯合而足亦貌之動也又云坎為耳痛兌為口舌注家云坎為耳為疾故為耳痛兌得震聲故為口舌又虞翻逸象云坤為

卷十四中

五

忠為土坎為虛為入為納離為見為明為光是皆足以證伏生等說此外劉向則別為一說攷庶徵雨乃貌不恭劉歆以為即春秋大雨而劉向以為即大水既以恒雨為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改屬水矣王充論衡訂鬼篇云鴻範五行言火同氣故童謠為妖言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舞童暴巫又言毒篇云諺曰眾口燦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燦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如劉向王充說推之既以貌言改屬水火則當以視聽改屬木金惟思屬土仍伏生之舊

耳此說在漢俗儒初爲異論者誤以五事之次卽五行之次故也近人又衍其說云雨爲水易象坎爲雨雨與肅應則象當屬水陽爲火易象離爲火陽又與火應則言當屬火木爲煥煥應則視屬木金爲寒寒爲謀則聽屬金云云不知坎本水也借雨以爲坎象不可卽以雨爲水離本火也借日以爲離象不可卽以日爲火况強木以爲煥而火位正南於時夏也反不得爲煥強金以爲寒而水位正北於時冬也反不得爲寒有是理乎然則貌言屬水火視聽屬木金者其說妄也其後俗儒又別造一說云脾之發爲貌

卷十四中

三

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此說因五藏所屬推得本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鴻範義月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爲先乃以性配五行之位而先祭之故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今文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尙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曰其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脾在上春位小前故

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肅下肺也心肝也俱在肅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是鄭論醫病之法當從今文尙書歐陽說不當從古尙書說但此既是醫病之法則與鴻範之言理氣象數相爲配合者不同歐陽家說以之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已顯然矣蓋相配與相屬不同鴻範以其形象之相配者言醫家以其氣質之相屬者言各有攸當不可強合爲一至許慎所從之古尙書說則與諸

卷十四中

三

家又俱不同而別爲一義乃以貌爲木言爲火思爲土視爲金聽爲水鄭說既斥其與醫理不合若以治疾非死必劇則其與鴻範不合又不待言矣五事配五行總以伏鄭爲定高樞謂王氏之說未諦蓋五行有相生之序有相克之序禹貢之六府孔修左氏傳以水火金木土穀言之此相克之序也鴻範之六珍作見伏生傳以木火土金水言之此相生之序也五行有生數之次有成數之次月令春其數八夏其數七秋其數九冬其數六此成數之次也鴻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生數之次也惟月

令中央土其數五與鴻範土數同鄭注以爲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也然則知五行或以相生爲序或以相克爲序或以生數而言或以成數而言義各有取不必強合使一也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篇曰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受之者

卷十四中

四

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今攷鴻範五行傳言長事一曰貌次二事曰言次三事曰視次四事曰聽次五事曰思心鄭注云貌曰木言曰金視曰火聽曰水思心曰土按此亦以相克爲序但與六府又有順數逆數之不同六府之水火金木土皆已之所克順而數之者也五事之木金火水土皆已之所受克逆而數之者也至鴻範五行傳言人君行政之失則首言木不曲直次以火不炎上次以稼穡不成次以金不從革終以水不潤下是六沴之作與五行五事次序又不相同而與董子論五行之義適合

蓋人君行政必順天之道天時首春主木次夏主火次季夏主中央土次秋主金次冬主水故以木爲五行之始土爲五行之中水爲五行之終王者發於其政必順天次之序而行也按齊詩四始之說毛詩正義引汜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詩陳四始言木火金水本始之氣而不及土土所以不爲始者木火金水非土不成土王於四季爲四行之主卽月令季夏中央土之誼亦卽鴻範傳土次木火與金水中之誼春秋繁露所云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

卷十四中

四

居中央相受而布者與此誼正同鴻範五行傳首言木者傳皆主王事而言此卽易帝出乎震之義易乾鑿度載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五德以木爲首亦同此義也齊詩五際之說鄭顓引詩汜歷樞曰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亦與鴻範五事之次適合貌曰木言曰金此卽卯酉之際也視曰火聽曰水此卽午亥之際也思心曰土此卽戌際也宋均注汜歷樞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按戌爲土位戌亥之間乾據之有

君之象焉白虎通論五行曰行有五時有四何士尊
不論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鄭注鴻範五行傳曰
思心曰士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所以殖
萬物之命者也然則思心之失厥咎尤重五際之戾
尤以戾爲大故鄧顓於順帝陽嘉中條對七事言於
詩三替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戊仲十年今年仲竟
來命入季宜因斯際大綱法令改元更始也齊詩三
替之法汜歷樞云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
所定位陰陽之氣週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
始此卽鴻範五行一曰水以水爲始之誼亦卽周易

卷十四中

聖

繫傳天一生水之誼也據此諸說亦足證五行先後
之序各有不同者固各有所取義必欲比而同之則
是執一不通之論未可爲訓也

鴻範五行傳曰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
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
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
木○注長猶君也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
也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貌曰木主春春氣生生氣
失則踰其節故常雨也生氣失故於人則爲惡服貌之
飾也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也屬木雞雉之有冠

翼者也屬貌痾病也下體生上之病貌氣失之病也青
木色也青生於此祥自外來也沴殄也凡貌言視聽思
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爲
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爲禍亂故
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痾病青祥皆其氣
類暴作非常爲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爲之占也

漢書五行志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
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
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韋昭
曰下體生上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

卷十四中

聖

李奇曰內曰眚外曰祥○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
音拂戾之戾義亦同

說曰凡車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尙微蟲豸之類
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
之痾痾病貌言寢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
之祥祥猶順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
一事云時則已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
在後也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
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
故其咎狂也上履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

百穀衣食不足則致動於作故其極惡也一日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劇惡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與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象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鵠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強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木曰故有青雘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則金沴之衡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為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

卷十四

四

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

案五行志又云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既鼻痾說以為天文東方辰為龍星為鱗蟲於易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駝既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此一事耳既與妖痾祥書同類不得獨異班不從劉歆說者以五行傳是伏生所傳授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

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與今文家尚書說不合故所不取或曰歆好古文尚書者歆傳當是用古文說喬樅謂子政亦嘗據中古文尚書者其同異而其傳仍與夏侯等同可見古文今文於鴻範五行五事休咎之徵並無異說又班氏一再引劉歆說以為虺蟲之孽屬思心不容劉歆以為庶徵皆以蟲為孽思心藏蟲孽也作思心作容皆歆用今文尚書之驗然則歆傳之獨異者蓋亦未免好奇之過歟

卷十四

四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

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雘青祥惟金沴木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

南齊志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貌傳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怠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輕法侵制不顧君上四以薦饑

又曰上信大臣姦克民為寇盜故曰厥極惡一

日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

又曰危亂端見則天地之異生木者青故曰青雘為惡

祥凡貌傷者金沴木木沴金衡氣相通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陰氣彊積然後生水雨之災

太平御覽咎徵部鴻範五行傳曰凡有所害謂之災無
所害而異於常謂之異故災為已至異為方來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能敬則肅肅則春氣得
故肅者王春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
為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讓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曲
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
失政則秋霜不降雷不藏

說苑修文篇書曰五事一日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

卷十四中

男

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
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
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
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風俗通過譽篇曰鴻範陳五事以貌為首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臣聞鴻範五事一日貌貌以
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蔡邕對問曰臣聞陽微則日蝕陰
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水不
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

躬致精慮於其御其救之也

續漢書五行志贊曰皇極維建五事克端罰咎人沴逆
亂侵下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災以觀

三國志秦宓傳宓報李權書曰鴻範記災發於言貌

鴻範五行傳曰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
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
則有大禍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維火沴
金○注艾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君臣不
治則僭差矣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也
殺氣失故於人為憂詩之言志也螽蟴蝻蟬之類蟲之

卷十四中

男

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大童之以口吠守者也屬
言曰舌之病者言氣失之病也

漢書王莽傳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鴻範
之言艾讀曰又又治也

又曰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言不
從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師古曰艾讀
曰又

案據應劭注以艾字訓安當本之今文家尚書章句
亦漢經師相傳舊說也鄭君訓艾為治者三家尚書
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別故各守其師說間有不同耳

段王裁曰王莽傳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此引五行傳也古人例引或以傳繫之經或以緯系之經此類是已陽向書大傳宋世家漢紀論衡皆作陽五行志及王莽傳作陽假借字耳

漢書五行志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眚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艾艾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

卷十四中

四六

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鉗口則怨謗之氣發於詞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為口大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大眚一曰早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病金沴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甯

案五行志又引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為

於天文西方參為虎星故為毛蟲云云與伏生大傳義異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眚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案續志又云介蟲劉歆傳以為毛蟲則是應劭等亦兼存異義也

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王諸侯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

卷十四中

四九

從之惟設其蹟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案劉昭續志注補引春秋說如此今攷其說與鴻範五行傳大指相同故附載之亦足以見春秋說亦用今文家尚書之學也

南齊志言傳曰言易之道西方曰兌為口人君過差無度刑罰不一欵從其重或有師旅炕陽之節若動眾勞民是言不從人君既失眾政令不從孤陽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陽氣勝則旱象至故曰厥罰常陽也

又曰下既悲苦君上之行又畏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必先發於歌謠歌謠口事也口氣逆則惡言或有恠謠焉

又曰言氣傷則民多口舌故有口舌之病金者白故有白青若有白為惡祥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君持亢陽之節興師動衆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從故陽氣盛而失度陰氣沉而不附陽氣盛旱災應也

又曰犬守禦者也

藝文類聚鴻範五行傳曰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為災也旱之為言乾萬物傷於乾不得水也

案藝文類聚又引君持亢陽之節云云與隋志引言傳文同惟興師動衆上有暴虐於民四字無過度一

卷十四中

辛

字又太平御覽卷微部引與藝文類聚略同

開元占經百十三鴻範五行傳曰下既非君上之刑畏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先發於歌歌口事也氣逆則惡言至或有怪謠以此占之故曰詩妖古者人君必視人民聽其歌謠以省國政

又一百十九五行傳曰犬既者西方也以口守言之類也言氣毀則犬傷疾矣故曰犬傷禍也旱氣犬多狂死或言氣亂則犬為怪以期占之

又一百二十五行傳曰介蟲者小蟲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為蟄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

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也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王秋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為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虧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天風不改雷不發論衡言毒篇曰諺曰眾口燦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燦金道口舌之燦不言拔木燭火必云燦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故火為言言為小人小人為妖由口舌口舌之微由人感天故五事

卷十四中

至

二曰言言之咎微僭恒惕若僭者奢麗故螻蛇多文文也於陽故惕若致文惕若則言不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美味癘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為害尤酷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

又訂鬼篇曰世謂童謠惑使人彼言有所見也惑惑火星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為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巫含陽能見為妖者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

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漢水琴聲紉郊鬼哭出其聲者也

案王充論衡多用今文尚書說茲言毒篇以鴻範五行五事言火相直訂鬼篇以鴻範五行五事言火同氣其誼與漢書所載鴻範五行傳異而於古尚書說有適合者許慎五經異義載古尚書說云脾木也肺火也肝金也腎水也心土也今按其說亦具有義理脾主四肢手足者容觀之動也猶木有枝幹也故脾

卷十四中

至

屬木肺主音聲語言

也火之氣發揚於上

者肺發也言其氣發也言與火同氣故肺屬火肝主目目者肝之使明能察物猶金之內景鑑物好醜莫遁其形也故肝屬金腎引也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坎之象爲耳耳者腎之候也故腎屬水金木水火以上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思心屬土也白虎通情性篇云肝者木之精也目爲之候肺者金之精也鼻爲之候心者火之精也耳爲之候腎者水之精也雙竅爲之候脾者土之精也口爲之候既引元命包以證其說又云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

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目則亦兼存異義以備一解論衡所述鴻範之義以火爲口同類即所謂心繫於口口者心之候也以言爲火同氣即所謂肺主音聲言於五行屬火也許氏五經異義據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從古尚書說而說文解字則云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博士說以爲火藏博士說者今文尚書家言也內部又云肝木藏也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腎水藏也脾爲土藏則心乃火藏也許意似以今文尚書說爲定論與五經異義所從不同蓋師說相傳由來

卷十四中

至

已久雖折衷以求一是而於異義亦存而不廢學者博觀而會通之不可泥於一家之言是此而非彼也又案開元占經三十引鴻範五行傳云熒惑於五常爲禮五事爲視禮虧視失則熒惑爲旱災爲妖言爲火怪占經四十五引五行傳云太白於五常爲義於五事爲言義虧言失則太白爲變動是五事之言木屬金爲妖言爲火之變異此即金制於火火能燦金之誼當分別言從與妖言而二之論衡言毒訂鬼二篇專指妖言而論其誼亦本於鴻範五行傳王鳴盛尚書後案乃謂王充說以言改屬火此漢俗儒爲

異論者誤以五事之次卽五行之次故也蓋亦考之不審耳若劉向之以恒雨卽大水雨與水潦本相連及向之五行傳與夏侯氏同竝無異誼更不得泥此一端誣向之改貌以爲屬水也至於今文家歐陽夏侯等說鄭駁異義所信從者王氏乃云歐陽家說以之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顯然不思形象相配與氣質相屬理無一致義有同歸必以其從同者強析爲岐異則既誣歐陽竝且誣鄭毋乃自相刺謬乎

鴻範五行傳曰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

卷十四中

通

茶厥罰常與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注愆視眚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茶緩也君臣不瞭則茶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常與也長氣失故於人爲疾視之物可見者莫衆於草蠹蟥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羊畜之遠視者也屬視

漢書五行志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恒與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蠹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

謂不愆愆知也詩云爾德不明曰亡陪亡卿不明爾德曰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延舒也盛夏日長暑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與也與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蠹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已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青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者也溫與生蟲故有蠹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於易剛而包柔爲離離爲火爲目

卷十四中

通

羊上角下踠踠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旤一日若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病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師古曰與讀曰煥煥煥也蠹螟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蠹蟲也

案五行志引劉歆以爲蠹蟲之孽屬思心不容與伏生大傳異又引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雖旤說以爲於天文南方喙爲鳥星故爲羽蟲旤亦從羽故爲雖旤於易自在與說非是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慈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案續志又云蠃蟲劉歆傳以爲水蟲劉昭注備於厥咎舒引議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並不能憂民急氣爲之舒緩草不搖其說亦與五行傳相發明也

隋志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士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又引鴻範五行傳曰羊禍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

卷十四中

至

南齊志傳曰犯上者不誅則草犯霜而不死或殺不以時事在殺生失柄故曰草妖也一日草妖者失厥之象也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王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案王者能知疑知字是哲之誤下文云哲者王夏可證

鴻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維土沴水。注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君臣不謀則急矣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也藏氣失故於人爲貧鼓聽之應也魚蟲之生於水而遊於水者也豕畜之居閑備而聽者也耳痾聽氣失之病

卷十四中

至

漢書五行志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白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支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爲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日寒歲豕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

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診之其極者順之其福曰富

案五行志引劉歆傳曰有介蟲孽也又桓公五年秋螽斯食以爲貪虐取民則螽斯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巨不從又康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貪蠱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青也諸如此類皆歆說與夏侯等不同者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

卷十四中

美

禍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診水

案續志又云魚孽劉歆傳以爲介蟲之孽謂蝗屬也劉昭注引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與五行傳誼異

又案劉昭注補引馬融尚書注曰上聰則下進其謀又引易傳曰誅罰絕理不云下也顯事有知不云謀也是昭意以咎急爲不聰之應聽謀皆就君上言之不必分屬上下喬樅謂馬融用古尚書說故解與今文家微有不同要其誼亦互相備也今文尚書以恭肅從又明聽聰謀容聖皆就君身爲解漢書五行志

引五行傳說云云皆其明證尚書正義引鄭君注云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昭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注尚書亦用古文說故與馬融解合其注伏生大傳則用今文說云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瞻其事也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皆就君上言之與漢書志所引五行傳說一一脗合惟於傳言咎急之應注云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君臣不瞭則舒緩

卷十四中

美

矣君臣不謀則急矣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蓋君臣一體補出人臣一層明臣亦當敬用五事於義尤備若不觀其會通但泥於一隅之見以恭肅等分屬君臣則顯與下文庶徵曰肅時雨若云云誼不一貫誠有如沖遠所譏庶徵之應休咎皆肅父明聰所致若肅父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不由君矣以馬鄭大儒豈其所見出沖遠下哉攷南齊書五行志引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

罰常雨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急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輕法侵制不顧君上因以薦饑又曰上下不信任大臣姦宄民爲寇盜故曰厥極惡則固明明兼君臣上下言之五行志所引上履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亦已明明兼上下言之何得謂休咎所致悉不由君耶又攷詩小雅小旻篇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鄭箋云天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據此足見鴻範五事實包君與民言之

卷十四中

卒

則又不獨兼君臣而已也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五事乃人性行之能故其心性皆有此德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又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明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推言其故且廣之於天下非止君之一身也董子之時今文尙書始萌芽古文尙書雖出孔壁世無能通之者而其解五事已有此說則知

此爲經師相承古訓矣合此諸說而觀其會通則知鄭意未嘗不以肅又哲謀聖爲君事特欲見君臣一體休咎之應亦君臣共致之故著此誼爾

南齊志聽傳曰不聰之象見則妖生於耳以類相動故曰有鼓妖也一曰聲屬鼓妖

又曰極陰氣動故有魚孽魚孽者常寒之罰也

又曰大雨雪猶庶微之常雨也然有甚焉雨陰大雨雪者陰之畜積甚也一曰與大水同象

又曰兩雹君臣之象也陽之氣專爲雹陰之氣專爲霰陽專而陰弱之陰盛而陽薄之雹者陰薄陽之象也霰

卷十四中

卒

者陽弱陰之符也若秋不書穀者猶月食也

隋志洪範五行傳曰雪庶微之常雨也然尤甚焉雨陰也雪又陰畜積甚盛也皆妄不妄臣不臣之應

又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又曰急之所致

又曰刑罰暴虐貪殘不厭興師動眾取城修邑而失厥心則蟲爲災

開元占經一百二十洪範傳曰聰之不聰是謂不謀君嚴寒氣動故有魚孽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

太平御覽天部洪範五行傳曰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

上則日蝕雨雹殺鳥獸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王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寒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為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冬行夏政則蒸行春政則雷行秋政則早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五穀疾枯

鴻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霜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季孽時則有牛飢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胃黃祥維木金水火

卷十四中

全

診土○汪容嘗為唐唐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明則可謂聖聖者包貌言親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霜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思心曰土土王四時王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雨陽寒與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殖氣失故常風殖氣失則於人為凶短折未甞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夜讀曰液華當為夸夸刺蟲之生於土而遊於土者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心腹之病思心氣失之病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

診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帥為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為不寬容亦皆為陰勝陽臣強君之異

漢書五行志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霜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季孽時則有牛飢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胃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診土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親聽以心為王四者皆失則區霜無識故其咎霜也雨旱寒與亦以風為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

卷十四中

全

人曰凶禽獸曰短少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霜則其胸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水夜汗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竝起而查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有祿蟲之孽劉向以為於易與為風為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為內事為女孽也於易坤為土為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飢一曰牛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口腹

之病土色黃故有黃青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

案五行志又引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庶徵之常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鵠退蜚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鵠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霽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

卷十四中

李西

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鵠之數云喬樅謂歆傳言庶徵常風之應以六鵠退飛象宋襄公區霽自用不容臣下爲常風之罰是亦其用今文尙書之一明驗也若古文以容作資訓爲通達則顯與歆傳云云不合故知歆傳亦今文家言雖其說獨異而班氏亦附載之以備參攷云

漢書敘傳曰思心既霽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霜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駝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青黃祥惟金

木水火沴土

案續志又云華孽劉歆傳爲羸蟲之孽謂螟屬也

南齊志思心傳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容案志文作睿今改正

其過在於指亂失紀風於陽則爲陰於陰則爲大臣之象專恣而氣盛故罰常風心五事主猶土爲五行主也一日陰陽相薄偏氣陽多爲風其甚也常風陰氣多者陰而不雨其甚也常陰一日風宵起而晝晦以應常陰同象也

又曰雷電所擊蓋所感也皆思心有尤之所致也

又曰山之於地君之象也山崩君權損京陵易處世將

卷十四中

李西

變也陵轉爲澤貴將爲賤也

又曰土氣亂者木金水火亂之

隋志五行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以色亂國故

謂華孽

又曰晝而晦冥若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

又曰牛事應宮室之象也

開元占經三鴻範五行傳曰清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易常天裂見人鳴有聲至尊憂且驚皆亂國之兆

開元占經六鴻範五行傳曰日正晝而冥晦者陰反爲

陽臣反制君也

開元占經四尚書夏侯說曰地動大臣盛將有爲下不
靜兵數動也

又引劉向鴻範傳曰地動者臣不臣也臣下大貴也

案尚書夏侯說當卽夏侯始昌五行傳之文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
寇七曰賓八曰師

史記宋世家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
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集解馬融曰司空
掌營城郭王宮土以居民司寇王誅寇害鄭元曰賓掌

卷十四中

癸

諸侯朝覲之官師掌軍旅之官

尚書大傳洪範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
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

漢書食貨志曰鴻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
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可以分財布
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
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
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懋遷有無萬國作乂財
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
之本也

又藝文志曰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
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
此其所長也

又王莽傳曰民以食爲命以貨爲資是以八政以食爲
首

論衡議曰篇曰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
曰貨衣服貨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爲本故
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
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

卷十四中

癸

漢書郊祀志曰鴻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
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獮有祭是
以聖王爲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
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使祭神之處位爲之牲器使先
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自爲祝能知
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爲宗故有神民之
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
嘉生民以物序災禍不至所求不賁及少昊之衰民神
雜擾不可放物家爲巫更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饗
嘉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邇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亡相侵
驥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尙矣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
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
禹遵之

漢書刑法志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
粹有生之最靈者也鴻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
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
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
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
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

卷十四

中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
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
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其
所繇來者上矣

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
陰陽明教化者也

又曰兵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
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兵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
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陰陽者順時
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技巧

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兵家者
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鴻範八政八曰師孔
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
重也

家藝文志又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執以立城郭室
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
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
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
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法家者流蓋出於
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

卷十四

中

其所長也喬樅謂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執以立成郭
室舍是卽入政中司空之事法家出於理官亦卽入
政中司寇之事也

又案尙書正義引鄭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
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
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
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諸盜賊之官賓
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
若司馬者也攷曲禮正義引鄭大傳注云夏六卿者
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則此八政皆爲六

卿所掌之事矣尙書後案曰此經八政正是禹之所
演宜爲夏制堯典云女后稷播時百穀周語云昔我
先王世后稷賈公彥周禮疏云堯初天官爲稷至試
舜又改名百揆舜又命禹爲之至夏時仍爲后稷矣
胡渭據陳櫟云八政在唐虞食貨合爲一而稷掌之
禹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則食貨皆
其所掌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
出蓋自古食貨皆掌於天官如此鄭言秩宗辨時始
置則夏秩宗必沿虞制也鄭言初堯冬官爲其工舜
攝位舉禹治水改名司空以命之說苑淮南子竝同

卷十四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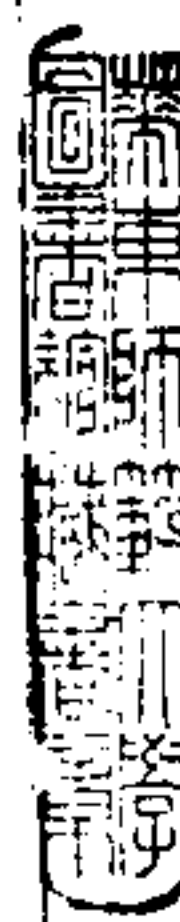
七

據王制殷有司空馬融注書序云咎單作湯司空疑
必因夏制也司徒虞官夏因之司寇虞時本號作士
據此經則夏已改司寇矣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
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以下備載朝覲之禮鄭彼注
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是也但不知
夏時亦有大行人亦屬秋官否也禮記疏引鄭云堯
時祝融爲司馬說苑又云堯時契爲司馬緯書又云
棄爲司馬是唐虞本有司馬夏因而不改杜氏通典
云尚元孫之子微爲夏司馬是矣合而言之政有八
官竇六也夏制上因唐虞下亦略同周禮也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十四 十四之下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六



鴻範第六十六

今尙書十一下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史記宋世家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
曰曆數○集解曰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
也○鄭元曰星五星也

案應劭漢書五行志注釋叶用五紀云合成五行爲

卷十四下

之條紀也五行當是五位之誤國語周語曰王欲合
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注云五位歲月日星辰也
江聲以爲曆數卽所以紀歲月日星辰固不外乎五
位也言合成五位爲之條紀則曆數亦該其中矣江
說是也戴氏震云分至啓閉以紀歲者察之日行發
欽朔望晦晦以紀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示
短昏昕以紀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列星見
伏昏旦中星日月躔遠以紀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
及眾星與黃赤道相直贏縮經緯終始相差以紀曆
數者察之圭表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是

也

又案洪範五紀四曰星辰尙書正義引鄭注以星爲五星史記集解引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又引鄭元曰星五星也兩存其說王鳴盛云堯典疏言鄭康成此注以星辰爲一則洪範不應異解周禮疏謂鄭於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則賈公彥所見本鄭與馬同亦以星爲二十八宿不指五緯尙書疏及史記注皆不足據喬樞謂王說非是攷左傳昭七年載士文伯對晉侯語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六物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

卷十四下

二

謂辰則星辰之爲二物此其確證觀漢書天文志太初中星孛於招搖引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民死君又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引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厯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爲其事大也五行志載春秋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又引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則洪範傳於星且兼及彗

孛豈於五星而反不及之開元占經引洪範傳及洪範天文星辰變占皆厯舉五星所行合散犯守之類九足證五紀星辰之該五星而言矣史記天官書云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又云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又云察厯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則五星亦厯數所必考驗者孔穎達乃以爲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王鳴盛又以爲五星止以占變與厯數無關豈通論哉

白虎通四時篇曰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

卷十四下

三

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其之據曰爲歲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爲言年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日言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朝何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

又日月星篇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爲陰故右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含文嘉曰計日月

右行也刑德放曰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何昌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日爲君月爲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也所以名之爲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夜適行一度一日夜爲一日剩復分天爲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千里也所以必有晝夜何備

卷十四下

四

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爲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卽三十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乍大乍小明有陰陽故春秋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三十日也又曰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此二十九日也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

故讖曰閏者陽之餘

易乾鑿度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備歲事

董仲舒策曰天使陽出布於上而至歲功使陰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陰以成歲爲名此天道也

春秋繁露曰四時者天之四選春者少陽之選秋者少陰之選夏者太陽之選冬者太陰之選故四時成歲天之道也

劉氏洪範傳曰日者羣陽之宗也

卷十四下

五

漢書李尋傳尋上書曰月者眾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也

尚書考靈耀曰日合天統月合地統

又曰歲星得度五穀孳繁感順行甘雨時鎮星得度地無災太白出入當五穀熟人民昌

史記天官書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羸縮有度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之於五事也左有蒼龍大辰之貌右有白虎大梁之文前有朱雀鶉火之體後有元武龜蛇之盾中有大角軒轅之信

劉向說苑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察變之動莫著乎五星

張衡靈憲曰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

開元占經五劉向洪範傳曰日者照明之大表光景之大紀羣陽之情眾貴之象也故曰其氣布德而主在地日德者生之類也日出而天下光明日入而天下冥晦開元占經七洪範傳曰日抱珥重光以見吉祥君獲慶賀福祿並降

開元占經九劉向洪範傳曰日之爲異莫重於蝕故春

卷十四下

六

秋日食則書之也日食者下陵上臣侵君之象也日蝕衆者其亂衆稀者亂亦稀

又引洪範傳曰人君失序享固不明臣下蓄亂羣陰蔽陽則日月薄蝕汶間暗昧若蝕從此起背瑞縱橫賊亂交爭兵革並行

又引洪範傳曰日蝕必以朔非朔爲薄蝕陰盛侵陽其君幽不出三年日蝕皆蝕合朔不當蝕晦蝕晦者陽行遲陰行疾君舒臣驕之應也

又引洪範傳曰日蝕貫日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弑從中成之象也

開元占經十洪範天文占曰凡日食改行修德即災消除不改應在三年三年不改至六年六年不改至九年九年不改而災成

太平御覽三劉向洪範傳曰日者天之象君父夫兄之類中國之應也明王之踐位羣賢履職天下和平黎民康寧則日麗其精明揚其景耀

尚書大傳洪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世側世則侯王其肅。鄭注曰朏條也條達行疾貌側匿猶縮縮行遲貌肅急也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君政急則日行疾月行徐臣遠遁不進君政緩則

卷十四下

七

日行徐月行疾臣放恣也

案漢書五行志文與此洪範傳同是漢志據伏生書傳爲說也側匿漢書作仄匿劉歆作縮朏仄匿猶縮朏也孟康注漢書云朏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仄匿者月行遲在日後當沒而更見是也天文志言月行以晦朔決之卽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曰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其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

又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朧朔而月見西方謂之仄隱
仄隱則侯王其肅朧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爲朧者疾也
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隱者不進
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進近
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

案班志又引劉歆傳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顯事臣下
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胸不任事臣下施縱
故月行遲也與向傳誼異

後漢書盧植傳植上封事曰臣聞五行傳曰日晦而月
見謂之朧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

卷十四下

八

開元占經十二劉向洪範傳曰月背瑤臣欲爲邪也其
色青中赤外有芒刺則爲逆其色赤中青外無芒刺爲
謀此數見即國凶且背且抱爲不和有欲爲忠有欲爲
逆者也

又引劉向洪範傳曰月蝕熒惑在角九憂在中宮非賊
而盜也有內亂一曰有死相若戮者貴人兵死讒臣在
傍

又引洪範傳曰月蝕填星左輿鬼西八九尺百日爲饑
民流千里

占經十三劉向洪範傳曰月入畢中將若相有一家事

坐罪者近期百二十日遠期十月一日國有反臣
占經十四劉向洪範傳曰月入南河戍門民疾疫
釋名釋天曰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
珥氣在日兩旁之名也珥耳也言似人耳之在面旁也
暈捲也氣在外捲結之也日月俱然

開元占經二十三洪範五行傳曰歲星者於五常爲仁
恩德孝慈於五事爲貌威儀舉動仁虧貌失逆春令則
歲星爲災雖主福德見惡逆則怒爲殃更重。又引洪
範傳曰田獵不當飲食不享出入不時及有奸謀則歲
星逆行變色。又引洪範五行傳曰歲星以上元甲子

卷十四下

九

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
起於牽牛前五度順二十八宿右行十二歲而一周天
元注案麻法歲星一見三百六十五日而伏三十五日
一千三百三十分日之一千一百六十一奇四十五復
見如初一終三百九十八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
千一百六十二奇四十五眾家之說皆十二年而一周
天准此微
爲疎矣

占經三十洪範五行傳曰熒惑於五帝爲禮辨上下之
節於五事爲視明察善惡之事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則
熒惑爲旱災爲饑爲疾爲亂爲死喪爲賊爲妖言火怪
也。又引洪範五行傳曰熒惑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五星俱起於牽牛前五

度順行二十八宿右旋二歲一周天也元注案麻法度十九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二百二十奇六十二歲一周天

占經三十八五行傳曰填星者於五常為信言行不於五事為思心寬容受諫若五常五事皆失填星為變動為土功為女主為山崩為地動。又引五行傳曰填星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前五度順行二十八宿右旋歲一宿二十八宿而周天元注案麻法填星一年平行十三度之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歲九百六十八日千九百七十六分日之一百三十七而周天是三百八十三周天

卷十四下

十

占經四十五五行傳曰太白者西方金精也於五常為義舉動得宜於五事為言號令民從義虧言失逆秋令則太白為變動為兵為殺。又引洪範傳曰太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前五度順行二十八宿右旋一歲一周天元注案麻法太白一終凡五百八十三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二百二十九奇九星行過一周天二百一十八度一千三百一十九奇是二百六十七年而百六十七終也星平行日一度一歲一周天

占經四十六劉向洪範傳曰好戰功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是謂不艾厥極憂時生婦則太白變色逆行

占經五十三洪範五行傳曰辰星北方水精也於五常

為智亂權貪道於五事為聽不惑是非智虧聽失逆冬令則辰星為變怪為水災為四時不和。又引洪範五行傳曰辰星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前五度右行迅疾常與日月相隨見於四仲以正四時歲一周天元注案麻法方三十日而伏二十二日而晨見東方三十日而伏入三十三日而見西方四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復又見西方如初一終凡一百一十五日一千五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星行度數亦如之是七十七年而二百四十九終也星平行日一度一年周天舊說皆云辰星效四仲以為謬矣

丞相之象一歲一周出以四仲天下和平不出四仲災變生人民大饑穀不榮陰陽錯亂國家傾冬溫夏寒害

卷十四下

十一

傷人

開元占經二十洪範傳曰金木舍於精為白衣之會

占經二十一劉向洪範傳曰火水合於斗不可舉事用

兵必受其殃元注案洪範天文星辰變占曰漢景帝元年十一月災惑與辰星合於斗後三年吳王濞變七國同舉兵反漢太尉周亞夫敗之

占經二十二五行傳曰填星辰星合於危齊分占曰為

壅沮若得水為壤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將有覆軍

又引洪範傳曰金水合婺女有變謀為兵憂

占經二十三五行傳曰歲星起舍而前為盈退舍而後

為精盈其國有兵縮其國有憂

占經三十一劉向洪範傳曰鉤鈐天子御也熒惑守之

不大侯則奉車不熱則死注案洪範傳曰漢宣帝本始元年熒惑守房其後六年奉

車都尉霍山
舉家謀反誅

占經三十二五行傳曰熒惑與斗晨出東方因留守斗

其國絕嗣熒惑守南斗為亂為賊為兵守之久其國殄

亡絕嗣

占經三十三五行傳曰熒惑行畢至昂為死喪

占經三十四劉向洪範傳曰熒惑入輿鬼大賊在大人

之側注引五行傳曰漢宣帝本始四年熒惑入輿鬼天曆後三年霍氏謀反之應也

卷十四下

十三

占經三十五劉向洪範傳曰熒惑守天市必戮臣不忠

者

占經四十二五行傳曰填星當在觜參而去東井亡地

占經五十三洪範五行傳曰辰星出孟易王之表也高漢

三年辰星出四孟後二年漢滅楚也辰星一時而再見兵起其行右兵右

行其行左兵左行有兵兵罷一日辰星一時再出色赤

而角不出其年中而兵起。又曰辰星亂行水流湯湯

兵革搶搶淮使之治溝渠通水道如此則止。又曰辰

星出天南大潦出北大旱

占經五十五劉向洪範傳曰辰星守南斗不可舉事用

兵必受其殃

占經四十八劉向洪範傳曰彗星者所以去無道而建

有德也

占經四十九劉向洪範傳曰彗星見蜺鵬必有破國亂

君伏死其宰者

占經八十八劉向洪範傳曰孛星者非孛星惡氣之所

生也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其所以孛孛愛愛者亂

之象也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聖人名曰

孛孛者猶有妨蔽有所傷害也

占經九十劉向洪範傳曰孛入於斗邪亂之臣將弑其

卷十四下

十三

君。又引洪範傳曰孛星入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

者一日受兵

占經八十五劉向洪範傳曰天衝其狀如人蒼衣赤首

不動其名曰天衝

占經八十六洪範五行傳曰柱矢者弓弩之象也柱矢

之所觸天下之所伐滅亡之象也

釋名釋天曰彗星光稍似彗也孛星星旁氣孛孛然也

筆星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筆也流星星轉行如流水也

柱矢齊魯謂光景為柱矢言其光行若射矢之所至也

亦言其氣柱暴有所災害也

開元占經六十洪範傳曰東方七宿七十三度今七十四度四分度之三

占經六十一洪範傳曰北方七宿九十九度今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

占經六十二劉向洪範傳曰西方七宿八十三度今八十度

占經六十三洪範傳曰南方七宿一百一十度今一百一十二度

漢書天文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曰單闕二月出在辰曰執徐三月出在巳曰大荒

卷十四下

落四月出在午曰敦牂五月出在未曰協洽六月出在

申曰涒灘七月出在酉曰作諸爾雅作八月出在戌曰

掩茂九月出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

案史記天官書云歲星一日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

紀星又云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正義引晉灼

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

而周天索隱引姚氏案天官占云歲星一日紀星物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歲星則十二歲而星一周天

也歲星名爲紀星此洪範五紀所由以歲爲首也

漢書天文志曰凡五星歲與填合則爲內亂與辰合則

爲變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爲饑爲旱與太白合則爲

白衣之會爲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音灼曰歲

陰也故年穀大孰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亡熒惑

與太白合則爲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填合則爲憂主孽

卿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與填合則將有覆

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爲疾爲內兵與太白合則爲變謀

爲兵憂凡歲熒惑填太白四星與辰門皆爲戰兵不在

外皆爲內亂一曰火與水合爲淬音灼曰火入水故曰淬也與金合

卷十四下

爲鏖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地與木合則國饑

與水合爲雍沮音灼曰沮音沮澁之沮水性雍而潛土故曰雍沮一曰雍填也不可舉

事用兵木與金合門國有內亂同舍爲合相陵爲門二

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

必之韋昭曰必有禍也凡月食五星其國必亡李奇曰謂其分野之國歲

星日熒惑惑日亂填日殺太白疆國日戰辰日女亂月

食大角王者惡之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日

義從熒惑日禮從填日重韋昭曰謂以歲重得從太白日兵從辰

日法日法者日法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

晉灼曰有兵喪故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之饑收立

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

晉灼曰湯猶湯滌也

其國兵喪並起

于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

掩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

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

也凡五星色皆圓白為喪為旱赤中不平為兵青為憂

為水黑為疾為多死黃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

哭泣之聲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匿兵百姓安

宿歌舞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凡五星歲緩則不行

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

填緩則不出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

卷十四下

去

入逆則占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

行則年穀豐昌凡五星早出為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

為主人五星贏縮必有天應見杓古厓五星之推亡逆

行者至甘氏石氏經曰熒惑太白為有逆行夫厓者正

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

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傳曰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

位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

修刑然而厓紀推月食與二星之逆亡異熒惑主內亂

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

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

不服兵革猶不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為之失度

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

石氏見其常然因曰為紀皆非正行也詩云彼月而食

則惟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

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

行非也故熒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顯忒太白出西

方進在日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於望亦誅盛也

案天文志所稱夏氏日月傳星傳疑即夏侯氏洪範

五行傳也五行志言夏侯始昌善推五行傳曰傳族

子夏侯勝是夏侯有洪範五行傳之證藝文志但載

卷十四下

七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與許商五行傳記不及夏侯

傳者攷志有大小夏侯尚書章句各二十九卷又有

大小夏侯解故三十九篇則夏侯五行傳當即具於

章句解故中也

漢書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

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

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潤燥及

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厓門食孛彗飛流日月薄蝕暈

適背穴抱珥重蜺迅雷風祲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

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

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是曰明君視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又曰中宮天極星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東宮蒼龍房心為明堂房為天府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權軒轅黃龍體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北宮元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

卷十四下

九

又曰角亢氐沘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觜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

漢書律厯志曰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於夏為十一月商為十二月周為正月終於娑女七度元枵初娑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於夏為十二月商為正月終於危十五度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日雨水於夏為正月終於奎四度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日中婁四度春分於夏為二月商為三月周為四月

月終於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日穀雨於夏為三月明今日穀雨於夏為三月終於畢十一度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於夏為四月商為五月終於井十五度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於夏為五月商為六月終於柳八度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於夏為六月商為七月終於張十七度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於夏為七月商為八月終於軫十一度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於夏為八月商為九月終於氐四度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於夏為九月商為十月終於尾九度析木初尾十度立冬

卷十四下

九

中箕七度小雪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終於斗十一度角十二度九氐十五度房五心五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十二度虛十危十七度營室十六度壁九度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昂十一度畢十六度參九度西八十度井三十三度鬼四柳十五度星七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南百一十二度

漢書律厯志又曰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厯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厯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

又藝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

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厯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厯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日月五星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釋名釋天曰歲越也越故限也唐虞曰載載生物也殷曰祀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周曰年年進也進而前也月缺也滿則缺也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

卷十四下

壬

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

唐書厯志曰度議洪範傳曰厯紀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開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

太平御覽十六洪範五行傳曰厯者聖人所以揆天行而紀萬國也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厯也

續漢書律厯志曰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桡作甲子隸首作數二者既立以

比日表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厯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通行紀以厯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厯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厯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遲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

卷十四下

壬

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欽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節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

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靡
胸無方莫不結系於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
璇衡追日以察欽光道生焉孔靈為漏浮箭為刻下漏
數刻以考中星分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
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
星有合見月有昡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
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
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
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
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

卷十四下

三

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鈎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
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
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
吳天與麻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義和
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厯明時應天順民湯武
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
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湣汭廢時亂日盾乃征之紂
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其興也勃
焉回而敗之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
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

又曰厯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按日景景長則日遠天
度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為歲然其景不復四周千四
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日得三
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為歲之日數日日行一度亦為
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端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
周復會於端是則月行之終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歲
周天之數以日一周減之餘十二十九分之七則月行
過周及日行之數也為一歲之月以除一歲月為一月
之數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四
時推移文置十二月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為閏月

卷十四下

三

中之始日節與中為二十四氣以除一歲日為一氣之
日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為沒并歲氣之分如法為一歲
沒沒分於終中中終於冬至冬至之分積如其法得一
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
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部以一歲日乘之為部之
日數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以二十部為紀
紀歲青龍未終三終歲後復青龍元元法四千五百六
十。劉昭注補引樂叶圖徵曰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
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終始或
盡一其厯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紀甲寅

窮宋均曰紀卽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卽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沿前而終言之也韓子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元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也

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維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

史記宋世家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集解曰馬融曰言當歛時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以其能歛是五福致

卷十四下

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鄭元曰錫女保極者又賜以守中之道

案敷傳古相通用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

凡厥庶民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

史記宋世家凡厥庶民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集解曰馬融曰凡其庶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

舍也

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熹平石經凡厥庶民無有淫口人無有下屬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段玉裁曰按本篇毋偏毋黨字作毋如此兩無有字作無最有分別古文尚書則皆作無史記則皆作毋

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友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史記宋世家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

卷十四下

寡而畏高明。集解曰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案康史記作安攸史記作所皆以訛故字代經文也

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不叶于極不麗于咎 毋侮矜寡而畏高明

尚書六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又曰毋侮矜寡而畏高明

案僞孔傳本離作離攸惟字不見說文史記載洪範文作離困學紀聞引尚書大傳協作叶離作麗鰥作矜叶者古文協字矜與鰥古通易象傳云離麗也二

字義同離矜離麗蓋三家之異文尙書釋文云惟馬力馳反又來多反力馳反者離字之音也來多反者羅字之音也周禮以八梓麗邦瀼注云杜子春讀爲羅然則離麗羅三者同矣作惟非是段玉裁曰羅字蓋羅之或體維惟古通用離古音羅故離羅通用而後人區別太多失其古義古音乃罕知惟卽羅矣無侮鯨寡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經曰無侮鯨寡

案偽孔傳本作無虐鯨獨釋文云無虐馬本作亡侮此馬本與今文同也惟鯨獨二字則馬本同古文今

卷十四下 美

據劉向列女傳作毋侮與尙書大傳合後漢書作無

侮亦據今文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史記宋世家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集

解曰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

熹平石經口口口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下

許冲進說文上書曰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

於國者靡不悉集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

其昌

使循其行

潛夫論思賢篇書云人之有能有爲使循其行而國其昌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案王符所引羞作循王鳴盛云未詳段玉裁云按循蓋修之誤字之誤也修蓋羞之誤聲之誤也古書修循互譌者多矣古文尙書邦字今文尙書多作國蓋避高祖諱而改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史記宋世家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其

卷十四下 毛

家時人斯其享

案不能爲孔傳本作弗能

周禮太宰職注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既富方穀

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史記宋世家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

解曰鄭元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

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

案偽孔傳本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今據史記

載今文尙書無德字集解引鄭尙書注云無好于女

家之人則鄭本古文尙書亦無德字以無好女爲句

也王氏念孫曰于其無好句絕無下用咎爲韻段王
裁云王說是也孔本經亦無德字而孔傳有之因或
增入經文尙書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
此謂經文只作無好也又云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
傳以好德言之正別於經文之不言好德也經文古
與多有用注增經者如亦言其有德用注增人字朕
不敢有後用注增誅字是已

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
之路

史記宋世家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

卷十四下

无

毋有作惡遵王之路。集解曰馬融曰好私好

呂氏春秋貴公篇洪範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誼無或作
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注曰誼法也
或有也好私好也私好鬻公平于曲惠也作惡擅作威
也

荀子修身篇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

案毋無義誼有或古書每相通用高注云好私好也
與馬融訓同則今文家古文家並無異義也說文女
部云攷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攷王鳴盛

曰姓當作性或傳寫誤或古字通凡人之性每多所
攷故曰人性也此部中別出好字則云美也从女子
玉篇女部好字云美也又愛好也妣字云姓也亦作
攷則直以美好愛好併爲一字而以攷爲姓氏矣段
玉裁曰古音好讀如朽攷丑聲古音蓋讀如鈕或如
朽皆在尤幽部是以假攷爲好蓋孔壁古文如是許
君引書如尙桓桓假桓作桓也如布重莫席假莫作
蔑也皆以明六書假借之法而周伯琦六書正譌不
知此指乃訓攷云愛而不釋也王氏惑其說謂說文
姓當作性竟忘說文上文最括以姓字而姜姬姪願

卷十四下

无

姚姒嫫嫫姪攷嫫十一字皆爲人姓氏立文之體例
固不可誣平壁中本作攷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易
爲好字許君存其舊於說文猶鄭君注周禮之識故
書作某也段氏說是也

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便毋反毋側王道
正直

史記宋世家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不平
毋反毋側王道正直。集解鄭元曰黨朋黨。馬融曰
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熹平石經口口口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則知今文尚書無皆作毋字也

不偏不黨 不黨不偏

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

按據此引書作便便則宋世家載洪範文當同作便便其作平平者乃後轉寫改之耳徐廣史記音義云便一作辨蓋古文便作采與平相似後人多誤改爲平字如堯典平章平秩五帝紀作便章便程鄒誕生本作便章尚書大傳作辨程是已

卷十四下

三

說苑至公篇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

漢書東方朔傳朔上壽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無偏無黨 無反無側

漢書王莽傳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周禮匡人職注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史記宋世家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集解曰鄭元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聚會有中之人以為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

曰王極之敷言是夷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史記宋世家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集解曰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於天下於天爲順也凡厥庶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下也。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

按夷古文尚書作彛彛與古通用字毛詩蒸民篇民之秉彛三家詩作秉夷孟子書亦作秉夷皆其證也觀馬注釋是彛是訓之訓爲教訓釋于帝其訓之訓

卷十四下

三

爲順天王肅釋是訓是行之訓爲順行民言皆與史記合是古文今文兩家解詁並同也

案江聲王鳴盛竝云篇中皇極字大傳作王極史記皆作皇極而惟此一處獨作王極則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且據馬注王不連極爲義自當從史記作王極僞孔本概作皇非也喬樞謂洪範皇極皇字皆當作君字解不必訓皇爲大如以皇爲大則皇之不極訓爲大之不極近於不詞矣觀下文經云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可知極訓爲中實兼上下言之故馬融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王肅云民納言於

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若皇不訓君則皇之不極亦不能與貌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明聽之不聰思心之不容一例同舉也五行傳解作皇君也其義確不可易伏生大傳王極鄭注云王極或音作皇極蓋謂皇王古通三家今文本亦或有不同而其訓則皆訓作君也觀鄭君大傳注云王君也極中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爲五行則王極象天也是鄭亦以作王極爲允後儒以三家今文王或有作皇者遂改訓皇字爲大如後漢書楊賜傳劉昭注引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此乃後儒所改之訓非今文家

卷十四下

三

師說之古誼也史記用歐陽尚書本班書用夏侯尚書本皇字皆作王字解是其顯證攷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深察名號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是王之爲誼所包者廣不心改王作皇以大爲訓也又滅國上篇云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能使萬民往

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是从伏生本作王訓王爲君於誼實長說文解字云王天下所歸往也三畫連其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此漢儒相承師說今文古文兩家誼皆相同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史記宋世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集解曰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尚書大傳洪範傳曰聖人在上其君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聖人者民之父

卷十四下

三

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護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護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護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

漢書刑法志曰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

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潛夫論建議篇書曰天子作民父母

後漢書魯恭傳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邪故獲上天之祐

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督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

卷十四下

三

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注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通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尚王出不得爲政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齊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子駿傳曰齊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養氣失故常陰也天爲剛

德剛氣失故於人爲弱易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毅也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矢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龍蟲之生於淵行於無形游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伸張無度則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耆其味厚其壽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

卷十四下

三

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亂謂薄食關竝見逆謂羸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不言沴天天至尊無能沴之者離逢非沴維鮮之功謂此也

案齊漢志續漢志引並作眊先大夫曰劉昭注云尚書大傳作督鄭注引劉子駿五行傳以眊釋督是也文獻通考郊社考引作零與思心傳同非續漢志注引此在眊子駿二字今從文獻通考所引補之

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

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目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曰上矢中則下疆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應輕疾禮春而大射臣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自存身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馬任用而疆力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

卷十四下

吳

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弑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病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於貿戎不言敗之者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服虔曰毛音老耄。師古曰眊不明也悖惑也又夏侯勝傳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

案本傳言勝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

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曰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自敗爲文。注曰尚書大傳皇作王眊作耄

後漢書謝弼傳弼上封事曰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

南齊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其咎在霜飢失聽故厥咎霜思心之咎亦霜天者正萬物之始王者正萬事之始失中則害天氣類相動也天者轉於下而運於上

卷十四下

誌

雲者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動則其象應故厥罰常陰王者失中臣下盛強而蔽君明則雲陰亦衆多而蔽天光也。又引傳易曰乾爲馬逆天氣故曰有馬禍一曰馬者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怪

隋志洪範傳曰逆天氣故馬多死。又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門者兵革之象也。又曰龍陽類貴之象也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見庶人邑里家室井中幽深之象也諸侯且有幽執之禍皇不建之咎也。又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史記宋世家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集解曰鄭元曰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

案詩羔裘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正義引鄭君尚書注與集解引同鄭注又曰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鄭以此屬人臣言者蓋人君艾用三德已具於九疇中故應劭注五行志云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此節自宜屬臣言之於誼乃備也

卷十四下

元

熹平石經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三德上無六字與史記同此今文尚書之確證也

平康正直疆不友剛克內友柔克

史記宋世家平康正直疆不友剛克內友柔克。案隱曰內當爲變變和也

案古文尚書不友作弗友內友作變友與史記文異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

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差正之是鄭君訓友爲順訓變爲和也段玉裁曰按古內入通用入變同部此今文尚書所以作內也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史記宋世家沈漸剛克高明柔克。集解曰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焉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按據集解引馬注云云則馬本尚書作沈潛與史記文異攷左氏文五年傳甯瀛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與史記合又漢書谷永傳曰忘湛漸之義湛

卷十四下

元

漸卽沈潛蓋今文尚書皆作沈漸剛克也

漢書叙傳曰高明柔克

高明柔克

後漢書鄭興傳曰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

注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克之政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克勝也勝誼乃克之訓見釋詁

克字蓋亦三家之異文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王食臣毋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史記宋世家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王食臣毋有作福作威王食臣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集解曰馬融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鄭元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王食備珍美也

案公羊傳成元年疏引鄭尚書注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害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尚書正義引王肅云不言王關諸侯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辟者天子諸侯之通稱不言王而言辟故馬鄭王並以爲關諸侯也

卷十四下

早

臣亡有作威作福王食 民用僭惡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王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惡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及成康

案段玉裁曰武王嘉傳作惡師古曰惡惡也按嘉釋書言民用僭差不壹正訓忒字此謂假惡爲忒顏注

非也但顏注自本馬季長尚書釋文引馬云忒惡也此又謂假忒爲惡也

又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極諫曰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又武五子傳廣陵厲王胥賜策曰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

又叙傳曰侯服王食敗俗傷化

又翟方進傳司隸校尉涓勲奏言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

後漢書荀爽傳爽引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

卷十四下

聖

王食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

又張衡傳衡上疏曰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疎不失

臣無有作威作福王食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而家凶于而國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王食

而凶于而國

熹平石經口口口家而凶于而國人用飲頗辟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據此凶上有而字

爲異是亦三家今文本各有不同之驗也王肅注云

必滅家復害其國是因家而連及國則有而字者是

三國志蔣濟傳濟對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所誡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霧曰克

曰貞曰悔卜五占之用二衍賁

史記宋世家稽疑澤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

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賁。

集解曰涕尚書作團徐廣曰涕一日漢霧一日被鄭元

卷十四下 聖

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團霧克也二衍賁謂貞卦也將

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

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

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團者色澤而光明

也霧者色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殺氣之色相犯也丙

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卦卦之言晦晦猶終也卦象多

變故言衍賁也。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團孔安國曰

氣駱驛連續今此文作涕是涕泣亦相連之狀霧音蒙

霧與蒙亦通

按隸古定本尚書作曰雨曰霽曰霧曰團曰克曰貞

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或與史記文異裴駰史記

集解引鄭尚書注曰五謂雨濟團霧克也而鄭君周

禮大卜注引洪範作曰雨曰霽曰團曰龜曰克皆以

團在雲蟲之上與史記載洪範文次第正合則今本

尚書之倒其次非是也攷爾正釋天曰濟謂之濟是

濟霽通淮南時則訓曰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

高誘注曰濟止也此經濟與雨對故鄭以濟爲如雨

止之雲氣在上也說文口部曰團同行也从口畢聲

商書曰曰團團者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段玉裁曰

按團同行也是團字本義商書曰曰團即洪範之曰

卷十四下 聖

團也團者升雲半有半無是洪範曰團之義鄭君大

卜注引洪範曰團正與許氏所引同廣韻引說文尚

書曰團團者升雲半有半無不誤今說文各本商謬

尚少一曰字又無者字誤也正義曰古文尚書即今

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團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

兆有五曰團注云團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

作團賈逵以今文按之定以爲團故鄭依賈氏所奏

從定爲團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團

今定本云悌古文尚書以爲團更無悌字義並得通

王裁按正義誤也此字今文尚書作悌古文尚書作

園今文尙書者史記宋世家所載曰涕是也古文尙書者馬鄭王本皆作曰團是也鄭箋詩云古文尙書涕爲團者謂今文尙書之涕古文尙書作團則尙書涕可爲團以是證之則毛詩涕與悌同聲悌亦可讀爲團而訓明也今文尙書作涕古文尙書作團皆有證佐不得反易之詩箋轉爲謗涕爲悌又於涕爲團之上增一以字遂滋繆誤賈逵所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尙書同異集爲三卷其書唐初已不存詩正義臆爲之說故舛誤若此史記之曰涕徐廣曰一作曰涕弟夷相似故多亂之說文鵠胡或作鵠是已

卷十四下

雪

雪從雨字聲故徐邈音亡鈞反釋文原本亦大書雪字而兼引徐氏反語是僞孔本經文同作曰雪傳云雪蒙句陰闇也衛包乃以蒙改雪其經文曰團傳云團氣落驛不連屬也衛包乃以驛改團此其謬誤何如哉正義曰曰雪兆氣蒙闇也此釋經文又曰雪聲近蒙詩云零雨其蒙則蒙是闇義故以雪爲兆蒙是陰闇也此釋傳文此作正義時經文作雪不作蒙甚顯白周禮大卜注引書作霜劉昌宗讀莫構反沈重音謀爾雅音義曰雪亡公亡侯二反凡雪聲救聲之字亡侯其本音亡公其轉音也雪霜皆雪聲故亦借霜周禮疏

引鄭注作氣不澤鬱其也史記集解引鄭注作氣不釋鬱其也澤字是釋字非也團訓色澤雪訓色不澤反對之詞史記宋世家作曰霧霧即霰之俗霰與霽一字霽亦可音霽然則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也徐廣史記記曰霧一作被錢氏曉微以爲被當是霰之譌與敷淺原之淺爲減皆是傳寫之誤說文卜部曰卦易卦之上體也从卜每聲商書曰曰貞曰卦按此壁中本也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祇作悔字左氏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亦祇作悔字卜五占用二衍忒鄭於用字句絕二字下屬衍忒宋世家亦云

卷十四下

雪

卜五占之用則其句絕與鄭合忒宋世家作賁古多僞借賁爲忒雪霽忒貳皆可通之字也段說確甚喬樅又案尙書釋文引馬云占用二占筮也是馬以占屬貞悔矣尙書正義引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據此是馬融王肅皆讀占之用爲句與鄭不同馬王皆從古文家說鄭則從今文家說故句讀與史記同也王鳴盛云說文卜部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賁一曰鼎省聲京房說卦易卦之上體也从卜每聲貞从卜則卦

亦宜從卜後人混作心部之悔而卦字遂廢不用矣
占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則占卜爲占卜兆故周禮占
人掌占龜又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
又云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是筮卦亦
得云占此經占與衍貢對舉則占爲占兆衍爲衍卦
不得以占爲筮鄭讀是馬讀非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宋世家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解

鄭元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

漢書郊祀志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

卷十四下 吳

義也

案儀禮士喪禮疏引鄭尚書注云卜筮各三人大小
寧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
慎之深也與郊祀志詛同或疑三易者連山歸藏周
易若洪範則禹所作箕子所陳殆不可援彼以實之
喬樞謂此不然也鄭于大小三兆注先云兆者灼龜
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兆原之璽罇是用名
之焉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三易
注亦先云連山似山內出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
而藏於其中又引杜子春云玉兆顓頊之兆瓦兆帝

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連山虛犧歸藏黃帝鄭以原
爲原田謂上古以來其法有三則不以子春說原兆
有周之兆爲然矣喬樞謂子春以連山爲必犧其說
亦非是又子春釋三易但言連山歸藏不及周易意
以周易爲文王所演謂因代以題周更不別解耳考
之繫辭下篇稱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於天文
俯則察於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因而
重之爲六十四又云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
黃帝堯舜氏作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
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則三易連山當爲神農

卷十四下 聖

氏作歸藏爲黃帝作其周易當爲必犧氏作矣周易
正義引鄭釋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然則
知周易之名必犧已造此義特文王復修明之本取
周普之稱非指周代之謂故易緯乾鑿度云垂皇策
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又云蒼牙通靈昌之
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必犧制卦文王繫辭孔
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易緯乾坤鑿度曰先
元皇介而後有垂皇策而後有萬形經而後有乾文
緯而後有乾坤鑿度而後有考靈經注云考靈經而後有制靈圖書是也而後有河圖八文垂皇策乾文

文緯與乾坤二鑿度此三文說易者也又曰庖氏著
乾鑿度上下文炎帝皇帝有易靈緯注云神農氏師法古易爲考靈緯

又公孫氏注云軒轅易變天道之理法一依上大
庖氏之制也作易八墳文釋八卦之理又周易注云
文王姬昌之修明修作之始也聖教多難惟聖與賢
知之於太古聖訓至公孫之後六百六數終遇兩大
浩失其化教源至高辛代陽九數值火又焚之於後
求於嵩岡得河圖內有易法而重修再降大聖易大
行又距禹代洪水浩浩襄陵汨沒五行易又喪元而
於泰穴得洛書內有太易易之源流大易既行者今

卷十四下 毫

之連山歸藏之名緣而得之古秘斯書何賢知之而
距於周王昌中聖而又修源範軌不墜門例恒存據
此所言則伏羲之後神農軒轅並皆作易具有明徵
矣伏羲已作周易至文王特修明之代遠人湮後人
因以周易爲文王作此如皇甫謐所云夏人因炎帝
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其義正同耳鄭君易贊
及易論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志載
趙商問鄭君曰子春云連山必獲歸藏黃帝今當從
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鄭答云此數者並
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

殷周是連山之爲夏易歸藏之爲殷易與周易之爲
文王易近師所云蓋皆謂修明之是亦相因之義也
連山以艮爲首艮卽寅也人生於寅所謂人統以寅
爲正者是也歸藏以坤爲首坤卽丑也地關於丑所
謂地統以丑爲正者是也周易以乾爲首乾卽子也
天關於子所謂天統以子爲政者是也三易爲天地
人之道卽三正爲天地人之統賈公彥疏釋周易之
誼云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
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布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
賈疏此說非能臆造必秦漢經師古誼其佚散見於

卷十四下 吳

他說者而賈襲取之然則三易之名與三兆之象皆
上古以來已有之矣顧上古之時道尙質素畫卦重
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
故作繫辭以明之文王玉門演易復取周易演其卦
爻象數爲之繫辭後遂以周易爲有周之易猶夏用
連山殷用歸藏或亦繫辭於卦爻之下後遂以連山
歸藏爲夏殷之易也又據子春言五兆帝堯之兆則
原兆疑爲帝舜之兆舜舉禹爲司空平水土濬畎澮
九州攸同咸則三壤原田之兆其象蓋取諸此與
白虎通著龜篇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案左氏成六年傳或謂樂武子曰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鄭注尚書云從其多者祖本於此

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

史記宋世家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白虎通著龜篇天子至士皆有著龜者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著龜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

卷十四下 筮

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著之爲言者也久者意也龜曰卜著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信其卦也尚書曰卜三龜禮筮於廟門外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漢書藝文志著龜者聖人之所用矣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漢文類聚八十二洪範五行傳曰著之爲言者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而知吉凶者聖人以問鬼神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一洪範五行傳曰龜之爲言久也千歲而靈此禽獸而知吉凶者也

案曲禮正義引劉向云著之言者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神白虎通說著龜與洪範五行傳同皆今文尚書說也

謀及庶民

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云國大詢於庶民洪範所謂謀及庶民。又小司寇注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

卷十四下 筮

謀也書謀及庶人

熹平石經口口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此經下文四言庶民此作庶人誤也據石經是今文尚書作民之證尚書正義云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此乃曲爲之說耳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引洪範作庶民然則小司寇注庶人亦當作庶民矣喬樞謂三家尚書本容有不同觀史記及白虎通引洪範文均作庶人此當各存其是不必改之使一也

潛夫論潛歎篇曰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故聖人之
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已必察彼己之爲而度之
以義或舍人取已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

又卜列篇曰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與衰之期
令人修身慎行以迎福也且聖人之立卜筮也不違民
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尙

白虎通著龜篇曰不見吉凶於著復以下何著者陽道
多變變乃成龜以荆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
著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
以荆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

卷十四下

垂

不以水動著何以爲嘔則是也著龜敗則埋之何重之
不欲人褻尊者也周官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凡
卜人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凡人卜事視高揚火以
作龜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冬時

後漢書胡廣傳廣上書曰書載稽疑謀及卿士國有大
政必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

又盧植傳植規竇武曰書稱謀及庶人

論衡狀留篇曰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
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著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萬生
十莖神靈之物也

論衡卜筮篇曰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蓍
革蓍毛可以得數何必用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
也夫著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用
著龜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
彊而子孫其逢吉

宋世家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

案緯古定本尙書作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據宋世
家此二句上多兩而字是今文尙書之本不同也李

卷十四下

垂

傳曰子孫其逢吉絕與上文從同爲韵馬云逢大也
是也喬樅謂據漢書王莽傳云奉天洪範心合實龜
又云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則今文尙書家不
以逢字句絕也僞孔傳云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反
從今文家之說與馬達異誠所未解矣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
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宋世家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
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
士逆吉。集解鄭元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

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宋世家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集解鄭元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龜筮其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宋世家龜筮其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集解鄭元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洪範五行傳曰若煩數瀾瀾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觀卦察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著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專用也龜筮其違於人神靈不佑也

卷十四下

書

案此見太平御覽七百二十七又初學記十九引洪

範傳畧同

論衡卜筮篇曰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

庶徵曰雨曰陽曰與曰寒曰風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繇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

宋世家庶徵曰雨曰陽曰與曰寒曰風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

案尙書正義引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與火氣也寒水氣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

處故土氣爲風攷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鄭此注皆本五行傳爲解是從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左傳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此五氣雨暘風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與則晦是寒明是與也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恒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屬皇極蓋用中則陰陽時爲休不中則陰恒若爲咎也鄭用五行傳爲說五行傳出伏生其實是孔門七十子以來相承古義故鄭據之僞孔傳以曰時爲五者各以其時非也漢讀連下成文以曰時五者來備爲句時與是同上文立時人作卜筮亦以

卷十四下

書

時爲是也一極無之無史記作亡周禮司市云亡者使有詩谷風云何有何亡是亡與有無之無同說文亡部云縣亡也从亡縣聲此有無之正體字今則縣字廢而不用久矣

後漢書李雲傳雲露布上書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章懷太子注云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是來備今本後漢書後各以其序庶草繇廡是與氏古字通耳

又荀爽傳爽對策陳便宜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難

咸備各以其叙。章懷汪云題是也史記曰五是來備各以其序也

案此二條可據以證史記今本之誤今本宋世家作曰時五者來備此後人所妄改也段玉裁曰曰時五者來備凡六字此古文尚書也五是來備凡四字此今文尚書也李雲荀爽皆用今文尚書非用史記也曰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時是也曰是五者今文約之云五是惠氏定氏者是之假借應者氏之轉注也史記本無曰時二字而裴駰集解妄引偽孔傳云五者各以時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改五是二字為

卷十四下

聖

曰時五者四字困學紀聞云五者來備當云曰時史記云五是來備蓋南宋本妄增曰時二字而五是尙未改也又後漢書律厯志安帝延光中尙書令忠上奏云三階曰平黃龍曰至刑犴曰錯五是曰備按監本不誤錢曉徵後漢書攷異云閩本汲古閣本作五者曰備後人據今本尙書易之也

休徵曰肅時雨若曰艾時暘若曰愆時與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史記宋世家休徵曰肅時雨若曰艾時暘若曰知時與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漢書五行志休徵曰肅時雨若艾時暘若愆時與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應劭曰居上而敬則雨順之君政治則陽順之愆明也。師古曰與讀曰煥煥溫也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順之

案偽孔傳云叙美行之驗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照哲則時煥順之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與師古漢書集注引孟康應劭說同照哲即明之証然則君能照哲三語當亦應劭五行注語而偽孔氏襲取之師古集注

卷十四下

聖

所引應劭注文有不具耳王鳴盛曰大傳五行傳鄭注云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是孔子正解此經曰聖時風君之義聖包貌言視聽土亦包金木水火風屬土故時風為聖之驗也段玉裁曰宋世家上文作曰陽此作暘不畫一疑本皆作陽也皆五行志作愆宋世家上文作智此作知不畫一亦當是智字也

史記

漢書谷永傳五徵時序庶少蕃滋

案序荀悅漢紀作叙錄古定本尙書亦作叙序與攷

通少古文章字絲此引作蕃隸古定本尙書同古通用字也無說文林部曰繁豐也从林與或說規模字从大卅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卅與庶同意商書庶草絲無段玉裁曰按或說規模字者小徐云或說或爲規模之模字也卅數之積也者廣韻廿六緝卅字下曰先立切說文云或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玉篇佩觿集韻皆云卅四十也攷說文有卅字古字而無卅字卅字惟見於此蓋卽廣韻所本與漢石經論語殘碑子曰年卅而見惡焉以卅爲四十字卅與庶同意當云絲與庶同意謂庶以光貌衆盛絲以林

卷十四下 楚

貌衆多皆非專謂光謂林也其意一也爾正釋故苞蕪茂豐也釋文曰蕪古本作蕪按許說本爾正爾正古本作蕪是也隸變蕪作無以爲有無字遂改爾雅之蕪茂从艸作蕪鴻範之絲無从广作庶皆非本字晉語曰黍不爲黍不能蕃庶章昭曰蕃滋也庶豐也則假庶爲無不獨尙書也

班固靈臺詩曰庶卉蕃蕪

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禮四鄰秋

分閭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也

此見太平御覽引

易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險易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也惟平均乃不鳴條

春秋考異郵曰八風殺生以節朔朔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建生也距猶起也自冬至四十五日而立春此風應其方而來生萬物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

卷十四下 庚

庶迎惠言春分之候陽以施惠之恩德迎衆物而生之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精芒挫收言立夏之候齊麥之屬秀出已備故挫止其鋒芒收之使成實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風強風也強以成之夏至之候也強言萬物強盛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者寒以閉也立秋之候也閉收也言陰寒收成萬物也四十五日閭闔風至閭闔者當寒天收也秋分之候閭闔盛也言時盛收物蓋藏之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立冬之候也未合化言消息純坤無陽也月令曰天地不通而閉塞成冬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

精大滿也立冬之候言物無見者風精大滿美物也

白虎通八風篇風者何謂也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爲風陰合陽以生風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正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眾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精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閭闔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故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

卷十四下

五

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閭闔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化四鄉閭闔風至則申象刑飾囹圄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刑

秦白虎通紀八風與易通卦驗春秋考異鄭大略相同惟於閭闔風至云中象刑飾囹圄與易說不同象刑之說見伏生尚書大傳知白虎通此篇是用今文

尚書說也

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陽若曰舒恒與若曰急恒寒若曰霧恒風若

宋世家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陽若曰舒常與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

漢書五行志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陽若舒恒與若急恒寒若霧恒風若。孟康曰言惡行之驗。應劭曰僭僭差人君設霧鄙吝則風不順之也。服虔曰霧音人備霧。師古曰凡言恒者謂所行者失道則寒暑風雨不時而恒久爲災也備設並音構又音寇

卷十四下

卒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狂僭慢也恒常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舒舉遲也急急促自用也雲見冒亂也攷舒字五行傳作茶茶舒古同何休公羊傳注論衡寒溫篇引此經並作舒與史記漢書合玉藻諸侯茶鄭注茶讀舒遲之舒攷工記弓人寬緩以茶鄭注及鄭司農並讀舒是其驗也僞孔傳本舒作豫霧作蒙與古文今文皆違異非是霧字史記作霧霧俗字也當作雲五行傳作雲即雲之省爾雅釋天邢昺疏引洪範云曰雲鄭注云雲聲近蒙尚書大傳思心之不容厥咎專主之不極厥咎猶鄭注云猶與思心

之咎同耳然則霜當亦霧之省與雲同誼霧霽
皆聲近字此三家今文之有不同也

漢書王莽傳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獄大師典致時
雨青煒登平考景以暑災惑司慙南獄大傳典致時與
赤煒頌平考聲以律太白司艾西獄國師典致時陽白
煒象平考量以銓辰星司謀北獄國將典致時寒元煒
和平考星以漏○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
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視
之不明是謂不悉悉智也厥罰常與與暑也言之不從
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

卷十四下

奎

謀謀圖也厥罰常寒

後漢書楊震傳書曰僭恒暘若

又張衡傳衡上疏曰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
所謂僭恒暘若者也

後漢書周舉傳舉對曰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
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

論衡寒溫篇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煥若
若順煥溫恒常也人君急則恒寒順之舒則恒煥順之
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何夫豈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
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

之得數也

又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
時洪範曰急恒寒若曰舒恒煥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
人從易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後天而奉天時乎後
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

續漢書律歷志曰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

荀悅前漢高后紀人君急則日暑進而疾舒則日暑退
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煥若

案段玉裁云今本漢紀作豫此淺人改之不見其上
文明云急舒孝惠紀亦云厥咎舒厥咎急其左驗也

卷十四下

奎

公羊成元年傳注尚書曰舒恒與若○徐彥疏曰洪範
文舒遲也恒常也若順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煥
之咎氣來順之是也

案羣經音辨云與於六切書舒常與若何休讀今本
作煥段玉裁曰按羣經音辨恒作常者避宋諱也

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煥
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

後漢書桓帝紀建和二年詔曰君道得於下則休祥著
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象

又魯恭傳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

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履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之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惟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朱浮傳浮上疏曰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

又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戾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動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

卷十四下

三

南齊志傳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故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避陰則出涉危難而害萬物也

太平御覽天部洪範五行傳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也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入入則萬物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出則萬物亦出此其常經也。又曰夫雷人君象也入能除害出能興利。又曰凡大風雷雨爲不敬也

京房易候曰太平之時十日一雨一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

春秋說題辭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

白虎通曰太平之時時雨時霽不以恒暘而以時暘天地之氣宣也。又曰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又曰王者德至皇天則祥風至

西京雜記鮑敞問曰電何物也何氣而生之董仲舒曰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以此推移無

卷十四下

四

有差應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蒸蒿歎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隱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上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電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霰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華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

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滿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霽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禳沴之妖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

承成雨矣

案洪範五行傳於休咎之徵推及雲霧雷電雪雹木冰之災變今觀董仲舒所言與洪範傳正合則知此

卷十四下

奎

爲孔門七十子之徒所聞微言大義經師遞以相承其所由來者久矣

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惡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

曰王青維歲卿士維月師升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艾用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艾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甯

史記宋世家王青維歲卿士維月師升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艾用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

既易百穀用不成艾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甯。集解馬融曰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

案書僞孔傳本作省書省古通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省又曰乃惟書災潛夫論引之兩省字皆作省公羊春秋莊二年肆大省左氏穀梁春秋皆作省是其字古通之證此省字馬訓爲省察之省則省乃假借字也又僞孔傳本毋作無峻作俊皆與史記文異段玉裁曰文選陸韓卿詩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李善注云尚書峻民用康康乃章之誤是峻與俊同按釋文於太甲上說命下皆曰俊亦作峻是則古文尚書凡俊

卷十四下

突

字多作峻者喬樞謂如段氏說則洪範篇毋論今文古文字皆作峻矣尚書正義引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之後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尚書攷靈耀曰璇璣中而星末中爲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末中而星中爲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艸蕃蕪而百穀登萬事康也

先大夫曰玉海天門引此文首有昏明主時乃命中

星者九字是書緯言在璇機以定中星之法也

釋名釋天曰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春蠢也動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秋緝也猶迫品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成也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史記宋世家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集解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

卷十四下

奎

箕東方木宿木克土土爲妃尙妻之所好故爲風也畢西方金宿金克木木爲妃尙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陽北宮好輿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王鳴盛曰鄭於上文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則自此以下皆是言王極之事故此節假星以喻民情之有好惡下文二節假日月之行以喻君政之有得失也段玉裁曰本篇惟字宋世家十一見皆作維此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尙書作惟今文作維也漢書五行志洪範曰庶民惟星

又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

論衡明雩篇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孔子出使子路獨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於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論衡感虛篇曰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又說日篇曰尙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易緯通卦驗曰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規

卷十四下

奎

其暑之如度者則歲美人民和順暑不如度者則其歲惡人民爲僞言政令爲之不平暑進則水暑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則日食維貴臣下不忠日食則害王命道頃側故月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王之道暑不如度數則陰陽不和舉措不得發號出令置官立吏使民不得其時則暑爲之進退風雨寒暑爲之不時暑進爲弱暑退爲強稽爲扶羸者賞無功富民重有餘縮者罰無罪貧民重不足扶者諛臣進忠臣退是故邪無數至度數不得日月薄食列星失其次而水旱代昌諛諛日進忠臣日亡萬物不成諸神不昌終不變之

則殃禍日章是故人主動而得天地之道則萬物之精盡矣

開元占經五引洪範五行傳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有寒暑若其失節暑過而長則為寒退而暑短則為燠人君急則暑進疾而寒舒則暑退遲而燠故曰豫燠急寒一日暑長為涼暑短為旱奢者為扶扶者邪臣進正臣疎君子不足奸人有餘

漢書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暑短立

卷十四下

堯

八尺之表而暑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南遠極故暑長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暑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曰暑景暑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暑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為寒暑一日暑長為潦短為旱奢為扶鄭氏曰扶當為蟠齊魯之間聲如輔輔扶聲近蟠止不行也蘇林曰景形

奢大也晉灼曰扶附也小臣佞媚附近君子之側也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疎君子

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一出黃道北赤道二

出黃道南白道一出黃道西青道一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

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

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

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

行不可指而知也故呂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

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

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

卷十四下

辛

轉疾事執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東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

案據開元占經引洪範五行傳言暑景長短寒燠之驗及人君舒急疾遲之應與此天文志並同則知漢書天文志亦多本於洪範五行傳也

鹽鐵論論蓂莢篇曰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亂則眾星墜矣

潛夫論述教篇曰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爲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貝瑞異

漢書天文志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東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

卷十四下

主

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日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言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日出房北爲雨爲陰爲亂爲兵出房南爲旱爲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孟康曰東北陽日月五星起於牽牛故爲天位坤在西南紐於陽爲地統故爲地事也後漢書律厯志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荀悅前漢高后紀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

有暑

案段玉裁云詳上下文則有寒有暑四字非荀語蓋今文尙書多此四字也喬樅攷開元占經五引洪範五行傳亦作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有寒暑與荀所引洪範正合段氏謂是今文尙書多此四字非無徵之言也

荀悅漢高后紀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案尙書正義引鄭尙書注曰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攷漢書天

卷十四下

主

文志言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此經上言日月之行此惟言月之從星者日光盛而星光微日現則星光隱故日之從星不可見然以月行推之亦從可知也禮記月令正義又引鄭注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云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攷漢書天文志言月有九行至夏至南從赤道云云月令正義載鄭尙書考靈曜注引河圖帝覽嬉文畧同則其說出來久矣戴震九入行說云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度有奇而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半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厯有

九道八行之說所以攷其差也借青赤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北夏至赤道爲正南立夏赤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曆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退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曆半

卷十四下

七

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退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無南北緯

而入陰曆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赤道又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赤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循青道以四年過半循二青道四年過半循二黑道四年過半循二白道四年過半循二赤道十八年過半八行一周古曆以自南而北交於黃道爲中交常以中交爲至今曆謂之正交古曆自北而南爲正交今曆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

卷十四下

七

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攷諸古曆未有明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攷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於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戴所言南北緯者在赤道南爲南緯在赤道北爲北緯此赤道乃天體中央去南北極適中交之道與九行之赤道名同而實異觀戴分析如是而九道之說於是明矣王鳴盛曰此經是言皇極之事此節以日月冬夏異行喻王者政令四時異宜也喬樅

案傳言王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此月之從星正日月亂行之事是自王胥維歲以下至此皆言王極得失之故也鄭君謂洛書有六篇今據洪範五行傳以五事配五行並皇極爲六而八政三德五紀庶徵休咎五福六極以及稽疑之類無不悉該於六者之中以攷其得失然則維書六篇殆卽謂是歟

尙書大傳洪範傳曰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注曰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吉凶變異則知此爲貌邪言缺文輒改過以其禦之至司之日月

卷十四下

奎

又必齋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不言六位天不違其位也

案鄭注見儀禮通解續引先大夫曰貌邪言下有脫文當以言視聽思心之失與貌邪並列也文獻通考引此注亦畧今無從補矣

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聰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正月維王極是司。注曰司主也此月數夏數也夏數得天之正元或疑焉此用五事之次則四月五月主視六月七月主言非也用五行王相之次則八

月九月主聰十月十一月主思心亦非也子駿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月九月維言是司十月十一月維聰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於四時之氣似近其類也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注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至日昃爲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爲日之夕

卷十四下

美

受之受其凶咎也

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注曰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夕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莫夜也星辰之變夜見亦與晝同初昏爲朝夜半爲中將晨爲夕或曰將晨爲朝初昏爲夕也離憂也逢見也是謂憂見之象非沴也言五行非能沴天者也鮮殺也功成也維凶咎之殺已成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

禦貌於喬忿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止貌之失者在於喬忿也。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喬忿謂若傲很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

禦言於訖眾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訖止也。止言之失者在於去止眾止眾者是不從之刑也。止眾謂若周威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

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忽似謂若亂於是非象翼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

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怵讀

卷十四下 走

爲獸不戒之狝攸讀爲風雨所飄颻之飄止聽之失者在於去怵攸怵攸者是不聽之刑也。怵攸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蹢躅誨誨聽我眊眊之類。

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有所過者是不容之刑也。欲有所過謂若周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

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其惡者。人性備於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

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也。

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注曰禮志致齋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爲齋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齋卽祀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八日爲致齋期九日朝而初祀亦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新器赤黍昉過之宜也。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廷也。此祀五精之神其牲器粢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

卷十四下 美

祀天非正月亦以此禮祀此神也。

其祀禮曰格祀。注曰篇名也。今亡。

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注曰篇中大祝贊主人辭也。某天子名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曰藩藩國謂諸侯相助也。言諸侯率其常事來卽助行祭之禮也。

其祝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台。注曰大祝告神以君悔過之辭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祀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也。神靈謂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矩水精叶光紀及木帝太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木官勾芒火官祝

融土官后土金官尊收水官元冥皆是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猶爲也六沴是神靈所爲也

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於六沴六事之機以懸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注曰言神靈正直無缺類所謂缺皆是也若民廣爲天下有過者也事六事也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有過神靈亦合內推於六沴天子以天下爲任者也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機天文也天下運轉以懸見六事之變異示我我謂天子我與民人無敢不敬畏六事上下

卷十四下

堯

君祀之所懸示變異者言皆悔過也上君祀靈威仰下君祀大皞之屬也

漢書孔光傳光引書傳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立至。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尙書大傳曰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樽木之野帝太皞神勾芒司之自冬至數四十六日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旂旒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禱用牲索祀於艮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室達障塞待優

游其禁毋伐林木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於戶索祀於震正朔令曰棄怒惡解役罪免優患休罰刑閉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畜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薦用鮪索祀於巽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於郊以禳春氣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旒尚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鼗此迎夏之樂也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嘗麥用稷索祀於巽

卷十四下

平

隅視必明厥休時燠朔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墮防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於龍索祀於離正朔令曰振貧窮惠孤寡應休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乃令民雩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於中霤索祀於坤隅思必瘡案瘡當作容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喪疾中央之極自崑侖中至大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日禱用牲迎中氣於中室樂用黃鐘之宮爲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令民缺虐其禁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西方之

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尊收司之自夏日
至數四十六日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
九等白稅九乘旌旆尙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
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孟秋之月御總章左
个官穀用犬索祀於坤隅言必從厥休時暘朔令曰審
用法備盜賊禁姦邪節羣牧謹貯聚其禁毋弛戒備仲
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於門索祀於兌正朔
令曰謹功築遏溝瀆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歛其禁好攻
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乃令民改釀庶忙畢入於室
日時殺將至毋懼其菑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薦用田

卷十四下

全

禽索祀於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閭陳兵甲戒百官
誅不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
雪之野帝顓頊神元冥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
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旌旆
尙黑田車載甲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
迎冬之樂也孟冬之月御元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於
乾隅聽必聽厥休時寒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
繫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
牲先腎設主於井索祀於坎正朔令曰按外徙止夜樂
誅詐僞省醢醢謹開闢其禁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逆

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薦用魚索
祀於艮隅朔令曰省牲牲修農器收秬新築囷圖謹蓋
藏乃大儺以禳疾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案六藝流別全載此篇篇題下云伏生尙書大傳紀
帝舜命禹攝政初祀事碯是伏書皇覽引稱逸禮與
此大同攷漢書魏相傳相奏表云天地變化必繇陰
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曰冬至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
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
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
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

卷十四下

全

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
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
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
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
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
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魏相之言與此篇
大指亦同蓋王者順時出政十二月各有應行之令
順之則吉反之則凶此所謂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
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史記宋世家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集解曰康甯平安

案詩既醉箋曰景福謂五福也正義引鄭洪範注云康甯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攸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正義又云此詩言君子萬年是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壺是康甯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明令終是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爲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景福之言爲下總目也王鳴盛曰天下

卷十四下

全

之福極皆君身所致故人平安人皆好德即爲人君之福然則壽富皆兼天下臣民而言不專指君身王肅注專指人君非也

徐幹中論天壽篇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

說苑建本篇云河間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攸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

治國之本也

案五福配五事考終命屬貌故以攸好爲文五福之容儼形美與六極之容毀形惡者對文荀子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攸以好是知此爲經師相承舊說也僞孔傳以考終命爲各成其短長之命不橫夭其義非是

漢書李尋傳成帝詔曰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

案此釋考終命與劉向說苑誼異據漢書李尋鄭寬中均爲小夏侯尚書之學鄭寬中以博士授成帝尚

卷十四下

全

書此詔是成帝語則其引尚書說當亦本之小夏侯解詁此三家之異義各有不同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宋世家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齡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懦不壯殺曰弱書傳凶短折思不容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王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庸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甯言從

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思慮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傷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謀而會故致富遠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甯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攷鄭此注皆依伏生書傳為解是用今文家說也

卷十四下

金

漢書鄭崇傳崇諫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潛夫論德化篇德政加於民則多滌腸姣好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癯疴病夭昏札瘥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矣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五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

大誥第一

今文尚書二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乃御事

案偽孔傳以王若曰為周公稱成王命鄭君注以王為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二誼不同今攷禮記明堂位正義引王肅注云稱成王命故稱王則偽傳實襲王肅之語肅治古文尚書用古文家說

卷十五

一

者鄭君以王為周公從今文家說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彼注云天子周公也蓋記既言周公朝諸侯又言天子負斧依明天子即公攝矣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抱朴子外篇良規亦云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明周公攝王位固權稱王矣若謂周公述成王命以誥則當如多方篇言周公曰王若曰或如多士篇先言周公告後乃言王若曰而此文不然則王實謂周公無疑也江聲云命大事則權稱王者見周公不欲終於為王故平時不常稱特

以大事之命必自王出故權稱王耳權稱云者明不正稱也

三國蜀志諸葛亮傳陳壽曰外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攷之尙書皆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詰煩而悉何則皆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

漢書霍方進傳少子曰義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遂舉兵并東平立嚴鄉侯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矯攝尊號莽聞之大懼日抱孺子會羣臣而稱

卷十五

日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於女卿大夫元士御事

案王莽依周書作大誥其文道在大誥下攷尙書釋文云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是古文今文皆同僞孔本作猷大誥爾多邦非是莽時尙書今文列於學官古文藏於秘府其所依仿者乃大誥之舊文是可援以究大誥之文誼矣尙書正義云鄭王本猷在誥下是其本亦同於馬特作猷作繇各有不同段玉裁曰

繇猷古通爾雅釋故迪繇訓道也郭注義皆見詩書今詩書繇字不見而漢書班固幽通賦曰謨先聖之大繇用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也小雅釋文云莫一作謨師古注引詩直作大繇然則經典之猷訓道者古作繇東晉時不誤故云見詩書也李善注幽通賦反謂猷是繇非大誤此篇經文當依馬本改猷作繇應劭注翟傳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非應之誤僞孔傳所本喬樅謂馬本作繇鄭王本作猷當是古今文之異或讀從古文或讀從今文故有不同三家之本容亦不同各隨字解之故誼亦異應劭注

卷十五

三

漢書是用尙書家師說非劭之誤解觀劭注漢書云御事主事也攷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日能御矣幼日未能御也鄭注云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正義云所引書者大誥文也鄭解御字與應劭同此可爲劭注用書說之明證矣乃與爾雅訓爲女莽大誥云于女即越乃之訓詁代字也詩思齊鄭箋引書又曰越乃御事正義亦云大誥文今隸古本作越爾御事蓋鄭君注詩及禮所引尙書皆援今文耳後漢書丁鴻傳鴻上封事曰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則不得行其勢也

不弔天降喪於我家弗少延

漢書翟義傳莽作大誥曰不弔天降喪於趙傳丁董○師古曰不弔言不為天所弔閔降下也

案偽孔本尚書喪字作割弗字作不以延洪二字連文讀不少延洪為句釋文云割馬本作害馬讀弗少延為句正義云鄭王皆以延上屬為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今據漢書莽作大誥文亦以洪屬下讀則知今文尚書皆與古文句讀同偽孔傳延洪之訓誼殊非是古無此訓也段玉裁曰偽孔傳以弗弔為不至莽大誥作不弔天降喪蓋如左傳昊天不弔之解非

卷十五

訓至也馬鄭皆不少延為句莽大誥亦云洪惟我幼冲孺子惟偽孔傳截洪字上屬而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固見於多方矣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厥服弗遺慈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漢書翟義傳曰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厯服事予未遭其明慈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麻服行政事予莽自稱也言不遭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為謙辭也

案師古注漢書與偽孔傳誼有不同當是襲用漢人服應等舊注之文舊注多本今文尚書說茲故並載之尚書正義引王肅注以洪為大惟為念向下為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與漢書合造作遭者呂刑兩造具備史記作兩遭具備是造之誼為遭莽以訓詁代經文也段玉裁曰造莽大誥作遭蓋今文尚書本作遭字下文予造天役亦作予遭天役馬云造遭也見釋文遭字正遭字之誤馬用今文注古文也格莽作往

卷十五

五

熙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貢傳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漢書翟義傳曰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渡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天降威明用甯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師古曰熙嘆辭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傳讀曰附威明猶言明威也紹承也案熙隸古本尚書作已偽孔傳云已發端歎辭也段玉裁云已熙皆即今之嘻字莽大誥作熙者此今文

尙書也敷貢尙書釋文云貢扶云反徐音憤按偽傳以敷貢釋爲敷布大道則是讀貢爲墳今據莽大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疑今文尙書無敷字而以貢同奔蓋今文家說然敷前人受命莽大誥作以傅近奉承高皇所受命按今文尙書敷多作傅如傅納傅土皆是此敷字今文尙書必作傅故莽云傅近亦今文家說也莽曰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此卽經之茲不忘大功予不敢聞也又曰天降威明用甯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此卽經之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絕異閑字疑今

卷十五

六

文尙書作比又按于字今文尙書既必無之矣而僞孔傳云閉塞天所下威用正義云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皆不言於則疑古文尙書亦本無于字淺人增之也

漢書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

案此詔卽用大誥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之文也據此今文家既讀濟字句絕則下文當讀貢傅前人受命爲句謂奔走以傅近奉承前人所受命也貢與奔古通用應劭風俗通云虎貢言猛怒如虎之奔赴是貢卽奔矣

說苑辨物篇曰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陽向陰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象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甯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

魏三體石經大

並存僞古文龜錄

案此見於洪氏隸續所存洛陽蘇望氏所刻者既具三體則今文亦在其中大僞龜三字卽尙書大誥之文也

三國魏志注明帝詔曰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朕以眇眇之身

卷十五

七

託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

曰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粵茲蠢

漢書翟義傳曰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

案說文蝻部云蝻蟲動也从蝻聲聲載古文蝻从𧈧周書曰我有載於西王鳴盛曰攷周書無此文疑卽此有大艱於西土王莽改作有大難於西土魏晉人因之耳若依說文以載字代大艱二字言四國蝻動以誘西人而西人亦以蝻應之文義似通也蝻古文作𧈧者張揖廣雅釋詁云載出也玉篇戈部又作載

云克允切亦蠢字郭忠恕汗簡亦以載為蠢至隸書
變舊為春遂作蠢矣

魏三體石經粵三體並存茲三體並存隸

案此見洪氏隸續所存洛陽蘇望氏所刻者段玉裁
曰古粵越通魏時尙書蓋皆作越而載字據說文則
為古文不知何以魏時隸不作蠢而作載也說文蠢
字下引周書曰我有載於西此許引古文大誥記憶
之誤也如或箴或百東方昌矣之比不則王莽所用
今文尙書曰有大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
與古文尙書同絕無我有載於西之句載字壁中初

卷十五

八

出時安國讀為蠢既以今字改之矣而許叔重存其
故書所作於說文俾學者有稽焉

殷小腆誕敢紀其序天降威知我國有眚民不康曰予復
反鄙我周邦

漢書翟義傳曰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天降威
遣我寶龜固知我國有眚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
漢國也○師古曰誕大也眚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遣龜
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眚讀與疵
同

案尙書正義引鄭云腆謂小國也又引王肅云腆王

也殷小王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
之也江聲曰莽擬此經作誥惟此條特異蓋莽心懷
姦詐假託周公實與周大相反翟義劉信為漢起義
兵與管蔡武庚之叛逆亦異若謂敢紀其敘則是興
復漢室名正言順不可誅矣故變言犯祖亂宗之序
又翟義劉信實扶漢室不得謂其鄙我漢國故變文
言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此莽窮於詞誥故支吾其
說正竊此經之字而意實乖異此則不可擬以推求
經誼者也喬樅謂今文尙書文字多與古文異者此
經今文疑是作誕敢犯其序犯字與紀形略相似故

卷十五

九

莽誥云誕敢犯祖亂宗之序敘序古相通用也段玉
裁云尙書釋文腆他典反馬云至也至字當亦王字
之譌按說文數主也尙書正義引王云腆王也此王
謂腆為數之假借也數經書多作典段說是也

尙書大傳曰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尙
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
三監叛也○注言周弱且不和欲伐之而復政也

案尙書大傳云云即此經所言知我國有眚曰予復
之謂也眚古文尙書作疵正義引鄭云知我國有疵
病之瑕是鄭本作疵也莽誥兼以訓誥申說取其明

暢易於曉人故云有皆災也

今參今聖日民儀有十夫子翼以于救甯武圖功

漢書翟義傳曰粵其開日宗室之僞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師古曰我用宗室之僞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民儀有十夫

案儀字古文尚書作獻獻與儀古音通轉段玉裁云如大射儀注獻讀為沙司尊彝注獻讀為儀又讀為儀讀為摩莎之莎郊特性注獻讀為莎齊語聲之誤

卷十五

十

也說文解字車部義聲之義或从金獻聲作獻皆元部與歌部關通音轉若莽大誥民獻儀九萬夫此合今文古文兩存之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若班書本有獻字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之賢者可為表儀不當先訓儀而云謂賢者班書多用今文每被後人以古文改之如王莽傳引書舜讓於德不合韋昭注古文台為嗣是班作台甚明而今本乃改為嗣幸韋注語存於文選典引注中可攷耳此大誥多依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古文

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云民儀響慕羣英影附

此用今文尚書民儀二字也可知翟義傳獻字乃後

增矣莽大誥前云宗室之僞有四百人民儀九萬夫

後又云宗室之僞民之表儀則前之無獻字已甚明

翼偽孔傳訓佐莽誥作敬今文家說也山井鼎所載

足利古本救皆作撫按撫即攷字說文攷撫也从攷

亡聲讀與撫同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國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卜吉予惟以爾庶國于伐殷通播臣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

卷十五

十一

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者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漢書翟義傳曰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我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侯通播臣○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為美也通亡也播散也

案朕卜莽作予卜肆予莽作故我皆以訓誥字代經文也爾雅釋詁予朕我也肆故也肆故今也是其訓誼同矣邦今文多作國下文爾庶邦君莽作爾國君

知此處經文亦然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卜并吉者以三龜皆從也時既卜乃後出詒故云然江聲曰時既卜云云正義引以入紹天命卽命之下蓋孔穎達惑於偽傳以紹天明卽出詒時之卜與此卜并吉合爲一事故于上經正義引此鄭注今詳觀上下文誼紹天明者謂武王初崩時周公將欲居攝而卜此卜并吉乃是將詒時之卜自是兩事江說是也莽大詒上文云遭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此文云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則其爲兩事較然明矣

卷十五

三

爾庶國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國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漢書翟義傳曰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靖亦惟在帝君諸侯宮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爲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

案尙書正義引鄭云女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誼亦與漢書同江聲曰考猶父也三監武王之弟於成王爲叔父故云亦惟三監在王宮邦君之室於我小子爲父行

也翼之言敬故云所當敬禮不可征討也喬樅謂據莽大詒知今文家以考字屬上讀偶孔傳訓考爲成以考翼連文訓爲敬成與今文尙書句讀既異訓誼亦殊

王不違卜肆於冲人永思艱曰鳴虍允蠢鯀寡哀哉漢書翟義傳曰帝不違卜故予爲冲人長思厥難曰鳴虍義信所犯誠動鯀寡哀哉○師古曰卜旣得吉天命不違鯀寡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

案偽孔本作王害不違卜傳云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段玉裁曰害偽傳如字蔡集

卷十五

三

傳云害曷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今按此篇言曷者五而此獨作害古經不當如是須知天寶已前尙書本無曷字皆假害爲之衛包盡改害爲曷獨此害字以孔傳不訓曷僅存莽大詒曷皆作害此句莽作帝不違卜似今文尙書無害字喬樅謂師古注亦云卜旣得吉天命不違此必小顏用漢書舊注之語故亦不解害字今文尙書固如是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永思厥艱

予遭天役遭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卹

漢書翟義傳曰予遭天役遭大解難於予身以爲孺子

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爲孺子除亂非自憂已身也

案尙書釋文云予造爲也馬云遺也段玉裁曰遺字

乃遭字之譌此馬以今文釋古文也造莽大誥作遭

今文尙書也投莽作解蓋投之訓歟卹正義作恤按

魏三體石經友古邦三體虧篆文大隸可篆征三

俱三體哀古印隸自篆卹皆大誥文也恤尙書

本作卹如說文引無恙於卹之類喬樅謂據莽大誥

作卹是古文今文同矣卹莽作身爾雅釋詁卹身皆

訓爲我郭璞曰卹猶殃也語之轉耳又曰今人亦自

卷十五

呼爲身也

義爾國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恙于卹不可不

成乃甯考圖功

漢書翟義傳曰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

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

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

皇太子爲孝平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爲子知爲人子

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服加元服然後復子

明辟○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

師古曰皇太子卽謂孺子

案說文比部曰恙慎也从比必聲周書曰無恙于卹與此文同江聲曰義讀爲儀儀度也度爾國君及衆士羣臣當安我曰無徒慎於憂慮不可不黽勉以成乃甯考所謀之功也

熙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於甯王與我小國周甯

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漢書翟義傳曰熙惟我孺子之故予惟趙傳丁董之亂

遇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阨隊極厥命烏

虐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

於安帝室與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命今天其相民况

卷十五

十五

亦惟卜用○師古曰熙重歎而言僭不信也言順天命

而征討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

天道當思助人况更用卜吉可知矣

案僭偽孔傳本作普釋云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

征之文誼與漢書並異段玉裁云說文解字讀曰隸

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蘇望所摹刻者錯出尙書遺

字如弟三行以下云大倖龜粵茲戴翼吕弓我友邦

君庶邦弓難大可征鯀哀三十三行以下云寡卹自

于卹不敢替克綏此皆大誥之文也替字三體一層

一替一替此皆曰部之替字從曰旡聲非從並白聲

之字隸續版本下體雖不從日恐轉摹失誤初疑寫石經者誤以晉爲普及攷漢書翟義傳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小顏之注多採前人音義彼豈不見尙書作晉因說漢書者舊訓如此而仍之是知今文尙書作晉讀爲僭故漢書作僭魏三體石經蓋用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則作普僞孔云廢也按此篇末云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則此亦當作僭爲長天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敢僭上帝命謂不敢不信天命也天命見於卜吉篇中曰格知天命曰迪知上帝命皆能信天命者也喬

卷十五

十六

縱謂說文晉字重文云或从𠂔作晉徐鼎臣云俗作替非替與晉形近相似魏石經三體屠字當卽僭字古文替字當卽晉字之或體今文家讀替爲僭古文家則讀替爲晉魏正始時古文尙書盛行故石經具三體誤以替字列入其實替乃晉字之或體也江聲曰周發迹於百里故曰小邦周天休美甯王興我周國甯王惟卜是用故能安受此天命今天其相助我民我亦惟卜是用則敬承天意必獲吉矣甯王不可違也

烏虜天明威弼我不其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

知甯王若勤哉

漢書翟義傳曰烏虜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強大爾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

案明威古文尙書作明畏畏威古通用字釋文亦云畏徐音威段玉裁曰古文尙書丕丕基莽作大大矣以大大訓丕不僞孔傳亦同以矣訓基蓋今文尙書作丕不其也其讀如姬語詞故莽以矣字代之立政篇丕不其見隸釋故知此亦當同也莽大誥爾不克

卷十五

七

遠省王伯厚說漢人所引異字舉此古人丕不多通用上文丕丕作大大此不云大克遠省而云不克知今文尙書作不克也王鳴盛曰爾丕克遠省二句僞傳以丕爲大雖是古訓但莽擬此語云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則此二句亦當云爾不能遠省識古事爾豈知文王若彼之勤哉乃爲合也天慈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

漢書翟義傳曰天慈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孟康曰天慎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帝室所謀

之事

案天愆我成功所今本尙書作天闕愆我成功所僞
孔傳云闕愆也言天愆勞我周家成功所在釋文云
闕音秘正義云闕愆釋詁文王鳴盛曰攷釋詁但有
愆愆無闕愆說文比部愆亦訓愆古無以愆爲勞者
惟說文示部云祕神也鄭闕官詩箋云闕神也是闕
與祕通廣雅祕勞也然則闕正可訓勞莽作愆勞故
孟康解爲愆勞若此經闕愆則當訓勞愆不可云愆
勞也段玉裁曰愆闕祕古字通尙書斷無複用闕愆
二字之理既孔傳上文無愆於卹釋云無勞於憂此

卷十五

九

處愆字再見則分析之曰愆愆也古人注經有此一
例莽大誥天愆勞我成功所蓋今文尙書祇古文尙
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愆勞仍是愆訓愆也下文天亦
惟用勤愆我民若有疾莽作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
蓋今文尙書無愆字勞非釋愆也今文經與古文經
動多駁異又每遭學者用其所知改所不知致苦難
讀爲肌求之如此廣雅之祕勞也卽無愆于卹之訓
也尙書在魏時愆作祕未可知僞孔傳愆訓勞必有
所本愆者必勞故愆得兼二訓尙書之愆或作祕或
作闕其字皆必聲也以其或作闕遂兩存之曰天闕

愆猶民儀一作民獻遂兩存之曰民獻儀也循是求
之思過半矣段說是也

肆予大化誘我友國君天棐謚解其考我民予害其不予
前甯人圖功攸終

漢書翟義傳曰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
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
圖功所終○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言之言有至誠
之辭則爲天所輔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曷敢不
謀於祖宗安人之功也累音力瑞反害讀曰曷下皆類
此

卷十五

九

案莽擬大誥文以考爲累江聲云淮南汜論訓夏后
氏之璜不能無考又說林訓白璧有考不得爲寶是
考有疵累之誼故云天其累我以民也喬樅謂據師
古漢書注訓肆爲陳與僞孔傳訓肆爲故義異又訓
累爲託言天以百姓託我與僞孔傳以考訓成其誼
迥殊此襲取漢儒服應等舊注用今文尙書二家之
說爲解非師古所能臆造也化誘莽作告告亦曉諭
之意與化道誼同謚古文尙書作忱古忱謚通用詩
天難忱斯說文作謚又其命匪謚說文作忱是其證
已

漢書孔光傳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誠率率而已

班固敘傳幽通賦曰觀天罔之紉覆兮實棐諶而相順

案此皆用今文尙書也顏師古漢書注引尙書大誥

曰天棐諶辭李善文選幽通賦注引曹大家曰棐輔

也諶誠也又引尙書曰天威棐諶諶與忱古字通也

天亦惟用勤愍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

彌

漢書翟義傳曰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

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所撫勞我衆衆若有疾苦

卷十五

三

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

案古文尙書作攸受休畢傳釋畢爲終云所受美命

終畢之葬大誥云所受休輔與古文誥異段玉裁曰

按上文弼作輔棐亦作輔而弼與畢音近今文尙書

蓋作攸受休弼故與弼我不丕其同以輔字代之也

王曰若朕昔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

不克堂矧克構厥父苗厥子乃不克播矧克獲厥考翼其

有日予有後弗棄基予害敢不越卬救甯王太命

漢書翟義傳曰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

事予思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苗厥子播而獲

之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室而構茅楨以成之父苗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之反土爲苗一日田一歲曰苗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

案此經厥考翼以下十二字尙書正義云鄭王本於

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節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

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王鳴盛曰非先

儒增之晉人刪之耳翟義傳無此一節則晉人所據

也喬樅謂莽擬大誥於此節皆約舉其詞取其易曉

卷十五

三

故文有詳畧耳觀師古注云作室農人猶不異其本

業卽申釋弗棄基之語師古多襲用舊注知今文尙

書亦必有此一節也詩大雅文王有聲鄭箋云書曰

厥考翼其有日我有後弗棄基詩疏引鄭書注云其

父敬職之人其有日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

按鄭君箋詩所引書多据今文尙書倘今文無此一

節鄭君必別白言之明俾古文尙書矣又尙書正義

言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

解弗爲衍字段玉裁曰按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猶言

益弗肯構益弗肯穫矧况也况益也段說亦通莽擬

大誥於此經數語皆約言之無從攷證今文之同異然攷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三年詔曰不克堂構又陳壽三國志亦用克構字則知今文尙書弗字作不肯字皆作克矣構作桓字宋時避諱改之說文木部云構蓋也从木耑聲杜林以爲椽桷字又云桷椽也椽方爲桷又云椽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杜林傳古文尙書者訓構爲桷此古文家說也許君訓構爲蓋屋宇此今文家說也其引杜林云云兼存古文說以備一義訓誼雖微異而字則皆同作構也君兄考乃有友當作父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

卷十五

三

漢書翟義傳曰若祖宗乃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

案民長古文尙書作民養攷夏小正執養官事傳曰養長也是長養誼通段玉裁曰按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厥子謂成王也若武王成甯王太命既甯堂甯構有播有穫矣乃有武庚等伐其子爲民之長如予責母弟及爾邦君尹氏御事其可相勸弗救乎此條語本易明僞孔傳不以此誥爲周公之言故其

解路駁不可通王莽效大誥曰若祖宗適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此語亦甚明謂若劉氏祖宗在上而忽有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諸侯王三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相勸弗救乎師古注泥僞孔傳尤爲不可通又按此若字與上文若考一例謂若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固其長也其可相戒勿救乎以恒情曉之也友莽何以作效湯武蓋受父二字音與形俱相似今文尙書受蓋作父說今文家必云父者效也效湯武也故莽用其說漢時購人子弟皆習歐陽夏侯尙書莽多用其訓故

卷十五

三

語使一時易明曉喬樅謂友字作友朋解義究牽強古文尙書友字疑是交字之譌交从父友从兩手相交是友亦得訓交今文尙書作父說文父亦訓交也父又有效誼故今文家釋父爲效耳

王曰烏虜肆哉爾庶國君越爾御事爽國繇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粵天棐誥爾時罔敢易定矧今天降戾于周國惟大難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漢書翟義傳曰烏虜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粵天輔誥爾不得易定况天降定于漢國惟大難

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
○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
事以助國也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粵辭也天
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
易乃大爲艱難以干國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艱古
艱字

案此經爽字莽作勉助江聲曰釋言文爽有差也忒
也喪也明也四誼皆不可施于此經氓詩云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則爽有貳誼故賈逵注國語云爽貳也
貳者副貳有輔佐之誼則爽之言貳貳猶輔也江說

卷十五

五

是也輔佐卽勉助之誼又定字僞孔傳作法王鳴盛
曰疑法本定字說文鷹部云定古文法字形與定相
似故誤也當爲定字又此經天降戾于周國僞孔傳
以戾訓罪亦非是詩小雅雨無正及大雅桑柔毛傳
皆以戾訓定此古誼也粵僞孔本作越江聲曰說文
于部云粵于也粵審之詞也爾雅文作審古今字也
輔國必由賢哲亦惟十人賢哲道之以知上帝命爾
云天意輔誠爾當知天命有定無敢易定命况今天
降定命于周國乎惟大黷人謂三監也鄰近也三監
于王室大近矣乃札伐于其同室逆天叛親不容不

討今爾不欲征之爾亦不知天之定命不改易乎按
此經讀當以誕鄰二字上屬爲句正義引王肅云惟
大爲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于其室家是讀誕
鄰屬下則不詞矣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嗇夫予害敢不終朕晦天亦惟休
于前甯人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

漢書翟義傳曰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
害敢不終予晦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
卜從○師古曰嗇夫治田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
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之事天義祖宗之事我何

卷十五

五

其極卜敢不往從言必從也

案嗇僞孔氏本作穡攷無逸稼穡漢石經作嗇則今
文嗇字不从禾也說文嗇部云嗇愛嗇也从來从回
來者回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穡嗇古通用字害
敢不卜從僞孔氏本作敢弗于從傳云敢不於從言
必從也今據漢書則今文尙書是作害敢不卜從江
聲云言天休美于前王安人之功吉可知矣予曷爲
究極之于卜哉以爾眾心不安故今既卜矣敢不惟
卜是從乎上文言爾庶國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
艱大是眾心皆惶怖不安也江說甚允師古乃襲取

偽傳敢不於從之句以釋莽大語謂敢不從從言必從也其誼非是

率甯人有旨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漢書翟義傳曰率甯人有旨疆土况今卜并吉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况今卜并吉言不可不從也命不僭差言必信之矣卜兆陳列惟如此

案旨偽孔氏本作指傳訓為指意今據正義引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

卷十五

五

所不必須卜筮也况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旨字訓美誼見說文王肅云有旨意猶云有美意也偽孔傳云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即襲用王注之義則偽孔本經傳不當作指字段玉裁曰尙書正義三云旨意皆作旨知經傳為衛包所改正義則其所未改者也師古注漢書旨亦訓美蓋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也

白虎通誅伐篇曰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尙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曰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尙書

日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

案管叔為周公兄自古相傳並無異說惟偽孔傳及白虎通此篇以為管叔是周公弟恐是後人據孔傳以改白虎通也又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以管叔鮮次周公旦下白虎通本謗脫舛錯甚多難以徵信考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卣季載是此十人為同母後漢書襄楷傳文王一妻誕致十子與

卷十五

五

史記正合史記所列十人序次當據世本確然可信則管叔為周公兄究宜以史記為定斷也金縢篇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亦以管叔是周公兄故史又特別異之若均保周公之弟則云羣弟三監乃流言于國亦無不可觀此愈益顯然矣

白虎通諫諍篇曰兄弟相為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父為王也

後漢書班固傳固說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後已○注引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十六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十

金縢第七十

今文尙書十三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

史記魯世家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案不豫僞孔本尙書作弗豫段玉裁曰史記魯世家作不豫論衡死僞篇亦作不豫司馬彪禮儀志亦云不豫是今文尙書作不也釋文云書序武王有疾馬

卷十六

一

本作有疾不豫說文引周書有疾不念是古文尙書亦作不也蓋弗不二字淆亂者多矣豫釋文云本又作忬忬蓋卽念字也說文十篇心部曰念忘也噀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此引書而釋之曰喜也與引曰圍而釋之曰圍者升雲半有半無引聖讒說而釋之曰聖疾惡也正一例皆與其字之本義有別蓋壁中故書如是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乃易爲豫必云僞孔乃作豫字不可與道古矣又案伏生尙書大傳以金縢次大誥後古文尙書則大誥次於金縢之後編次不同葉夢得云伏生以金

縢作於周公歿後故次大誥之下今依大傳編次從今文二十九篇先後之序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魯世家曰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徐廣音義曰古書繆字多作繆○集解鄭元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

案古書繆繆通用穆睦亦通眾經音義卷十引作睦孔安國曰睦敬也雜詁旁作穆穆孔傳亦以敬敬訓之王鳴盛曰逸周書文酌解云三穆一絕靈破城二筮奇昌爲三龜從兆凶似穆卜爲古人問卜之名鄭

卷十六

二

以穆卜爲就文王廟卜者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于次爲穆蓋周家有大事輒詣文王廟其後遂名此卜曰穆卜傳訓爲敬雖本釋訓其義非也

公乃自以爲質爲三壇同壇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史記周本紀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被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

魯世家曰公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

案質字僞孔傳本尙書作功江聲曰質讀當如周鄭交質之質謂公以已爲質質于三王以代武王也其誼是也史記正義云以贊幣告三王誤矣

祭法注書曰三壇同墀

案尙書正義引鄭云時爲壇墀于豐壇墀之處猶存焉又周官大司馬職注曰墀讀爲同墀之墀段玉裁曰按讀爲今本作讀如非也于唐石經作於

戴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魯世家曰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

案古文尙書作植璧正義引鄭注云植古置字與今文尙書不同攷漢書王莽傳大元稅皆作戴璧用今文尙書也易林作載璧載戴古相通用段玉裁曰按戴我聲植直聲二聲同在之哈德職部是以所傳各

卷十六

三

異不知說今文者作何訓耳植爲古置字者古假借植字爲置字二字皆直聲故耳論語微子篇植其杖而芸隸釋載石經論語殘碑作置其杖而芸又有假置爲植者如商頌置我鼗鼓鄭箋云置讀曰植明堂位注引作植我鼗鼓周禮大宗伯注引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此用古文尙書也植置也置璧於神前秉古以爲柄字如國子實執齊秉是也柄圭者爲之格如柄立諸神前也非手執之謂鄭讀植爲置者璧體平故不立圭體直故柄而立之喬樅謂古者以玉禮神皆有幣以薦之璧加於幣之上故曰戴璧亦作載璧

讀如束牲載書之載今文家說當如是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

魯世家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解鄭元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稱某不名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徐廣曰阻一作淹

案江聲曰以父前子名之諱則告太王王季文王當名武王稱元孫發今此諱發而云某必由後來成王開金縢之書得此冊文讀之不敢稱名而云某後錄

卷十六

四

書者從成王之讀因遂作某其實周公冊書本作發字故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下云以旦代某之身同此可知矣負子古文尙書作丕子正義引鄭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子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禍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史記索隱云尙書負爲不今此爲負者謂三王負於上天之責故我當代之鄭元曰不讀爲負段玉裁曰古文尙書作丕子鄭注不讀爲不正義所引不誤索隱引鄭曰不讀曰負此轉寫譌字也不不負三字古音皆在之哈部王鳴盛曰尙書以不爲不不爲不者甚多鄭讀

不爲不正其讀耳非改其字也史記不作負蓋不有
附音又有浮音負與附浮皆語有輕重耳是假借字
也按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曰天子曰不豫諸
侯曰負茲然則子可通作茲不亦可通作負索隱乃
云謂三王負於上天之責是不識負字故也

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
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

案白虎通此文見禮記曲禮下正義又御覽七百三
十九引此略同段玉裁曰今文尙書負子之責說當
如此惟以諸侯之稱通加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

卷十六

五

注史記作諸侯疾曰負茲徐廣徐彥說復乖異又曰
後漢書隗囂檄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
其所庶無負子之責蓋謂民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
之咎負者背也金縢今文是有負子之責於天謂武
王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隗囂用今文家說司馬
貞李賢注皆未叶若裴駟引孔傳丕子之注爲史記
負子之注如風馬牛不相涉凡其引孔注多有類此
者竊按謂段說近是公羊傳屬負茲何休注云屬託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
負薪徐彥疏曰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此讀茲字若滋徐彥解天子有疾至士稱負薪云皆
漢禮之名續漢書禮儀志大喪云不豫徐以邵公注
所稱皆漢禮其語必有所本殆採王愆期孔衍等公
羊注解豫詰爲樂與說文念詰爲喜詎合疑其說本
於歐陽夏侯之章句解詰邵公所據諸侯稱負茲與
白虎通文同而徐彥所解訓義則異要皆用今文尙
書說也子茲聲相近負茲當卽負子之假借禮記樂
記易直子諒之心韓詩外傳作慈良是其驗已尙書
釋文云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據釋文則
馬融讀不如字與鄭君異僞孔傳訓不爲大當本於

卷十六

六

馬融用古文尙書鄭君讀丕爲不與白虎通誼同乃
從今文家說也

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
能事鬼神

魯世家曰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且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案僞孔傳本尙書作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與宋世
家文異江聲曰仁若衍字也薛季宣書古文訓考字
作予乃古文巧俗讀乃爲考或且改作考字非也能
字屬乃讀乃能故多材藝也周公自舉而謂元孫不

若者謂三王欲取元孫毋甯乎且案說文乃部云乃氣欲舒出而上礙于一也乃古文以爲考字又以爲巧字則以乃爲巧乃古文假借也隸古定書凡考字無不作乃而于臯陶謨乃言令色則仍作巧是不以乃爲巧而以爲考也于此文則考能二字不可聯屬因而增仁若字與乃爲句解云仁能順父是其有意亂經故誤讀巧爲考唐人據其讀遂改作考字則亦誤矣薛尚功鐘鼎款識載召仲考父壺銘其文有曰召仲乃父自作則古者考字亦有省作乃者此經據史記實作乃能且多材多藝所以爲乃能意實一貫

卷十六

七

也江說誠是

漢書王莽傳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作依周公爲周武王請命作金縢也

後漢書和熹鄧后紀曰周公身請武王之命

論衡死僞篇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埤植璧秉珪乃告於大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且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卽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

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又曰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其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

案論衡引書多據今文而此所引與宋世家所錄今文尙書不同者段氏王裁以爲後人所改如植璧當作戴璧恐亦後人據僞孔傳本改之耳喬樸攷尙書正義引鄭志弟子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鄭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歔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豈忠孝之志也鄭注金

卷十六

八

縢多用今文家說故與論衡請命之意相合周公之請命三王求以身代非不知命不可請死不可代也出於忠孝之誠自不能已爾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魯世家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集解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鄭元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案古文尙書作寶命攷史記留世家徐廣音義云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寶葆古通用字也段玉裁曰按震澤王氏史記集本神字譌王字因下文而誤也惠氏定宇集尙書鄭注亦作神近說尙書者轉云神誤矣神秘之義近於寶故云寶猶神也爲宗廟之王五字釋經有依歸江聲曰僞孔傳本無墜上有嗚乎二字依歸上無所字按據史記集解引鄭注則鄭本亦作有所依歸與史記同僞孔氏削去所字非也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乃卜三龜一習吉

卷十六

九

魯世家曰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集解馬融曰元龜大龜也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案文選任彥昇蕭公行狀云龜謀襲吉注引此經乃卜三龜一習吉而云襲與習通段玉裁曰按尙書正義亦以襲訓習僞大誓襲於休祥與此用字不一例者僞大誓據拾昭七年左氏傳周語單襄公語爲之古人習亦訓重周易習坎是也喬樅又案僞孔傳本

以其作其以俟上無以字與史記文異

白虎通著龜篇尙書卜三龜

開籥見書乃逢是吉

宋世家曰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

論衡卜筮篇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逢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

案逢字隸古定書作并段玉裁曰按作逢者蓋今文尙書也魯世家開籥乃見書遇吉遇蓋逢之訓詁字并蓋逢聲之轉

論衡死僞篇曰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

卷十六

十

王所以與否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否須卜三龜乃知其實案所以卽許已也古所許以已通用觀論衡下文云不能知三王之許已與否須卜三龜乃知其實是其驗也

周禮卜師注書金縢曰開籥見書

案周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注云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謂是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然則此經

見書卽卜師四兆之書開籥者卜師開之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攷說文竹部籥云書僅竹筥也門部闕云闕下牡也說文解闕字與鄭君訓異疑許所據是古文尙書鄭所據是今文尙書闕籥古書通用禮記月令孟冬云修鍵閉慎管籥亦作籥字注云管籥搏鍵器周禮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啟閉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牡與鄭君書注同開古文作啟或因諱避改之或今文本如此未可知也公曰體王其無害

卷十六

十一

魯世家曰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

周禮占人注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

禮記玉藻君定體注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案史記無體字蓋太史公以訓詁兼敘事申說此經故約舉其文耳觀周禮及禮記兩經引此經皆有體字則知今文尙書本有此體字也無隸古定書作罔罔無古亦通用王鳴盛曰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鄭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墜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解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賈

疏云體兆象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也凡卜依四時灼龜四足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是兆象也色兆氣者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是兆色也墨兆廣者據兆之正覺處爲兆廣圻兆墜者就正墨傍有奇覺罅者爲兆覺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覺有微明吉善大明則吉惡小及微皆凶也引周公云云者證君占體之事也此疏甚明周禮大卜三兆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

卷十六

十二

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注云頌謂繇也百二十每體十繇繇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圻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圍曰蠱曰尅疏云體者謂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若然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則兆別分爲二十四分云其頌千有二百者每體十繇故千二百也此疏尤詳析凡卜得一兆兆別二十四分以察其吉凶又攷其頌一兆凡二百四十頌又玉瓦原三龜並卜其體皆百二十頌皆千二百則每占一兆兆別有七十二分頌有七百二十攷之已詳事已可定不必再問色墨圻矣洪範言五色不言體墨圻舉中以括

上下也詩衛風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非君而占體此失禮事不可例論也

論衡知實篇曰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坫既設筮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爲煩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請命秘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不能先知也

予且新受命三王維永終是圖茲猷能念予一人

魯世家曰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集解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元曰茲此也

卷十六

三

案偽孔傳本作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江聲曰史記云維長終是圖茲道偽孔傳云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似與史記誼合偽孔傳時或采取漢儒之誼其說間有是者漢書稱史記所載尙書多古文說然則魯世家云云實是孔氏古文原本謂所受三王之命維長終是謀此周道則必能念我天子保安之以是知王之無害也此文茲攸俟當從史記作茲道爲正段玉裁曰茲攸俟卽上文俟爾命之俟上文馬注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此云茲攸俟者謂於此用待王之愈已之死

也聖人舉事出於至誠非虛言也神既許之則俟之而已矣能念予一人者謂我尙能念我天子不忘也魯世家茲道能念予一人按古訓猷爲道蓋今文尙書作茲猷故司馬作茲道也如大誥猷爾多邦翟義傳作大誥道諸侯是已喬樅謂江段二說誼均得通惜書缺有間別無明文可相參證姑附識之然古文尙書與今文間有不同陸氏釋文于此經茲攸俟不言馬鄭王本同異是古文尙書作茲攸俟可知也公歸乃納策于金縢之匱中王翌日乃瘳

魯世家曰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

卷十六

四

武王有瘳

案尙書正義引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又周禮占人凡卜既事則繫帛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云既卜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是命龜書然則既卜而藏其書亦禮之常耳此時重秘其書故以金緘其表不欲人之見之也翌日正義本作翼日按爾雅釋詁翼敬也釋言翌明也史記云明日則字當作翌爲正段玉裁曰翌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衛包所改也爾雅釋言郭注漢

書五行志顏注文選陸士衡弔魏文帝李注引尙書皆作翌日然則唐初尙書未誤也凡古書翌字斷無作翼者其作翼者皆天寶以後後人妄改也說文羽部有翊無翌翌卽翊字漢都有左馮翊三輔決錄注云馮盛也翊明也此翊明卽爾雅之翌明也說文日部翌日明也从日立聲翊從羽亦立聲然則翌日字乃翌之假借尙書翌字六見金縢大誥各一見召誥顧命各一見天寶盡改爲翼翼訓輔訓敬翌訓明翌室爲明堂之室明堂卽路寢金氏輔之之說固不易矣

卷十六

五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魯世家曰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索隱曰強葆卽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

案管蔡世家云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衛世家亦云管叔蔡叔疑周公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則羣弟乃蔡叔霍叔也詩正義

引鄭注尙書云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江聲曰鄭言周公免武王之喪意欲攝政而致流言則是以爲武王崩後三年事恐未然也禮記檀弓云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太宰然則周公攝政當在武王崩時不應待免喪後作洛解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錫殯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邲及熊盈以畔下又云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然則周公攝政三叔流言皆在未葬武王之前爲武

卷十六

六

王初崩踰年事也據管叔世家管叔生當武王周公之間習聞商王舊法兄弟相及周承殷後若依殷法則武王崩成王幼以次當及管叔由是不無覬覦今乃監殷于外不能握朝權周公乃其弟也反在朝攝政自不能無疑于周公疑公蓄異志忌已而使出監殷也王鳴盛曰鄭以流言是武王崩後三年事鄭必爲此解者禮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當武王初崩周公固已攝政自是常禮不應致疑及免喪成王幼將代攝其位三叔疑公欲依殷禮兄死弟及故流言起也喬樅謂鄭解既喪謂喪服除然據白虎

通說則今文尙書不以既喪爲既免喪服矣王說申鄭之悵雖善然非今文家誼也

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亡何亡字舊僞作喪非是今訂正爲孝

子心不忍言尙書曰武王既喪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魯世家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

卷十六

七

子代就封于魯

尙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在襁褓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注云繼者以武庚爲商後也不及霍叔者蓋赦之也盛猶長也

淮南泰族訓曰周公股肱周室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又繆稱訓曰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斧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

子之位負扈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案詩正義引鄭注云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於我先王言媿無詞也鄭注以公實避而言不得不避之故史記則以公實不避而言所以不避之意鄭君讀辟爲避與史記同皆據今文尙書而其說又各不同者蓋或從歐陽說或從大小夏侯說故不能無同異耳

卷十六

六

漢書杜欽傳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三國志張疑傳疑與諸葛瞻書曰以周公之才猶有流言之變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

尙書大傳曰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尙

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踐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赭其宮○注云請舉事者言周弱且不和欲伐之而復政也

案詩七月正義引鄭注云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與史記及尚書大傳說異

說苑指武篇曰齊人王滿生見周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

卷十六

九

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欲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將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案韓詩外傳亦載此事畧同明日下有與師而三字宜据以補此

漢書王莽傳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三國魏志注荀攸勸進表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商奄之勤不過二年

三國魏志注引漢晉春秋審配獻書於袁譚曰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

三國志楚王彪傳注引聖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

于後公乃為詩以詒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魯世家曰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周公○索隱曰尚書作誚誚讓也此作訓字誤耳

案說文言部譙譙譙也从言焦聲讀若嚙重文誚云

卷十六

三十

古文譙从肖周書曰王亦未敢誚公據說文云古文作誚則今文當作譙矣楊雄方言云譙讓也段玉裁曰錢氏曉徵史記攷異云誚从肖古書或省从小轉寫譙為川爾王裁按玉篇曰信古文作誚集韻曰信古作詵玉篇之誚即集韻之詵皆本說文誚字玉篇从立心字非从大小字也汗簡曰𠂔古文信此亦依从言从立心之字為之轉寫誤多一畫耳史記之誚乃誚字之誤蓋今文尚書作未敢信公與古文尚書作誚公不同注史記者皆習焉不察徐廣云誚一作誚按一作誚者或以尚書攷史記也段說亦足以備

一解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

魯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斯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正義曰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索隱曰尙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異今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之書此不然也

卷十六

三

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尙書故謬誤爾

案大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尙書則實親見古文者小司馬誤認偽孔傳爲真古文反以太史公爲誤豈非傾輿

又案斯拔魯世家作盡拔段玉裁云今文家訓斯爲盡也方言作漸亦作賜唐書作賜詩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釋文云鄭音賜者此依據方言及古咄咄歌賁適今日賜而云然正義云斯盡釋言文攷釋言無此祇有斯離也離則易盡其悵未嘗不相通今文家說尙書如此知古有此訓上文罪人斯得鄭注亦云

盡爲成王所得也

洪範五行傳曰凡大風雷雨爲不敬也

漢書杜鄴傳鄴對曰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

班固典引曰啟恭館之金縢

後漢書張衡思元賦曰旦獲譴於羣弟兮啟金縢而始信

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魯世家曰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

卷十六

三

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徐廣曰說一作簡

案信噫魯世家作信有段玉裁曰噫有古音同在第一部尙書釋文云噫馬本作懿云懿猶億也按大雅瞻卬曰懿厥哲婦爲臬爲鴟鄭箋云懿有痛傷之聲也釋文億字當是從口噫字之誤喬樞謂據釋文則馬融本古尙書作懿不作噫也噫當是今文尙書字史記云信有者乃訓釋信字之詞非以有爲噫之代字其述書經文或時有增減者取其辭意之達而已如上文罔不祇畏下述經文亦少嗚乎二字之類是

也

周禮占人注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

乃問諸史及百執士

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無以或加

案據邕傳知三家尙書經文執事亦或作執士士字本訓爲事訓誼通而聲音同故多假借用之

劉熙釋名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

卷十六

三

王執書以泣曰其無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

魯世家曰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集解鄭元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

尙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心不敢違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曰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成王曰周

公生欲事宗廟死欲瘞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葬周公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缺文成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

案段玉裁云此今文尙書也其說既殊其字亦異如邦作國沖作幼皆與魯世家同喬樞謂大傳乃伏生釋經之詞故間有以訓詁字代經文者太史公述尙書亦每以訓詁代經文訓同則字自亦皆同矣先大夫曰詩地理考五引尙書大傳曰周公封於魯未嘗居魯也路史後紀十高辛紀下注亦引公侯於魯身

卷十六

三

未嘗居魯案荀子儒效篇云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楊倞注云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此周公老於周之事又通鑑前篇引尙書大傳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違成王云云至所以明有功尊有德其下有故忠孝之道成在於成王周公之間二句鄭注金縢云泣者傷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卽本大傳爲說也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魯世家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集解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

案尙書釋文云新逆馬本作親迎攷毛詩東山序正義引鄭注云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則鄭本實作新逆矣馬鄭皆治古文而本有不同者二君皆先習今文其後始習古文如鄭君箋毛詩古文多據齊魯韓三家今文改讀注尙書古文亦多據歐陽夏侯三家今文改讀此其囊括宏通折衷一是故不墨守一家而欲集諸儒之大成也偽孔傳作新逆是從鄭君之本逆迎古相通用段王裁云凡古文尙

卷十六

王

書多作逆凡今文尙書多作迎如逆河迎河其一證也

白虎通喪服篇曰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尙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中論智行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啟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

以不聰敏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墜文武之業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魯世家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徐廣曰築拾也○集解曰駟案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元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

卷十六

王

案尙書釋文云築本亦作筑馬云築拾也正義曰鄭王皆云築拾也攷釋云筑拾也馬鄭王皆訓築爲拾則字宜作筑此古文也史記築字從歐陽今文也說文木部云築擣也从木筑聲義與拾異論衡感類篇問者曰天反風偃禾復起何爲不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曰天不能是今文家以築爲築其根而植之也

論衡順鼓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雨著災

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曰事見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不同

又王莽傳曰周公受郊祀

又劉向傳向奏曰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前代聖君博思咨諏雖降災咎輒有開墮反風之應

卷十六

三

又和帝紀曰成王出郊而反風

又皇后紀劉毅上書曰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爲禹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雉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甯之功也

後漢書周舉傳永和元年詔問曰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臣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章懷注云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

立復風雨禾蓋盡起

案周舉傳言舉字宜光陳畱太守防之子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宜光攷儒林傳言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爲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大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畱太守舉傳父業當亦習古文尚書而對風雷動變改葬周公之問於今文家並無異詞則今文之說固不可廢矣

又張奐傳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章懷

卷十六

三

注引尚書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云云

案張奐傳言奐字然明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是奐所稱金縢葬周公事本於歐陽尚書也

案鄭公尚書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既喪爲喪服除武王崩周公爲冢宰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

流傳此言於民間也孺子成王也避謂避居東都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於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于後于二年後也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鵂之詩以貽王今幽風鴟鵂也詩云鴟子斥成王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秋謂周公出一年之後明年秋也弁爵弁天

卷十六

元

子諸侯十五而冠佩爲成人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而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問者問審然否也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亡失也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癯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

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風雷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作洛誥時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也以上皆正義尚書釋文詩邶鄘衛諸國風譜正義衛風芻蕘幽風七月鴟鵂東山大雅文王公劉正義禮記文

卷十六

三

王世子明堂位正義儀禮士冠禮疏穀梁傳文十二年疏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二十四卷陳師凱書傳旁通四卷李樛黃樵毛詩集解十八卷史記魯世家集解金履祥通鑑前編七卷羅壁志遺鄭注如此殆別有所依據惜古書多亡無從援證惟李鼎祚周易集解於蒙初六用說桎梏引于寶云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將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與鄭注說合但未知于寶易注卽引用鄭說抑或他有所據也王鳴盛尚書後案據墨子耕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解三公東處于商蓋謂關叔卽管叔商蓋卽商奄也吳君高越紐錄亦云周公傳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譏之成王周公乃辭

位出巡狩於邊皆與鄭說合江聲尚書集注亦以墨子所載卽此經避居東國事喬樸攷史記魯世家又言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又蒙恬別傳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且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

卷十六

三

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司馬貞索隱於魯世家引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事失其本末故云然然蒙恬上言時去焚書纔四五年恬之云云必有所據不得以時人失其本末爲疑也焦氏易林元妄之繇曰戴璧秉珪請命於河周人克敏冲人瘳愈與史記所載事同史記以居東爲東征與伏生大傳正合是據今文尚書說其周公奔楚之事論衡以爲古文家說攷說文辟部云辟法也引

周書曰我之弗辟爲證此古文也以辟訓法則是與刑同意作刑辟解謂以法案驗其事故王肅注居東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卽用古文辟法之訓爲說也又徐幹中論智行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啟殷畔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是亦用古文說讀辟字爲刑辟也然則鄭君書注蓋參用古文今文兩家之說而折衷之以居東二年爲出處東國待罪以新迎周公爲啟金縢書感悟自新此皆參用古

卷十六

三

文家說也其讀不辟之辟爲避讀丕子之丕爲不此皆參用今文家說也伏生傳尚書教於齊魯之間簡帙稍完者僅二十八篇其時藏書尙未出生年已老記憶容不能全故脫去避居東國之事至以風雷示變爲在周公沒後開書感悟成王親迎爲迎周公之喪改用王禮葬公于畢其說固未可厚非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於伏生所傳終漢之世守其師說顯門各家弗敢輕變以違師法惟鄭君承杜衛賈馬之後古學已明爰集諸家之說網羅散佚故於尚書注取今文古文各擇其善而從之然今文之學尙書所

賴以傳者其說終不可廢故鄭君於伏生大傳亦爲之注如使當日無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則孔壁古文無從考校安國何能以起其家逸書乎觀馬融書敘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以古文尙書雖於今文之外得多十六篇無今文師說可尋故都尉朝庸生等但習傳其句讀而未爲之訓解文誼卽鄭君所注尙書亦皆就今文所有之篇數而未及孔氏逸篇豈非以其誼未有所聞於師終不能以己意爲之說與又案毛詩鴟鵂序云鴟鵂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鵂焉鴟鵂鴟鵂既取

卷十六

三

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鸛子之閑斯傳云興也鴟鵂鴟鵂也無能毀我室者功堅之故也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愛鸛稚閑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重言鴟鵂者將述其意之所言丁甯之也室猶巢也鴟鵂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稚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祖父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

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誅公此之由然鴟鵂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鵂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宜哀閔之正義曰此詩毛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又導武庚叛周公東征滅之以救周室之亂是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傳云甯忘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罪人斯得謂得管蔡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弗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鄭以爲管蔡流言周公避之出居東都周公屬黨與知將攝

卷十六

四

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是爲亂政故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于時成王未知公志故公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取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耳正義申毛鄭解鴟鵂詩說各不同如此今按毛傳之說鴟鵂與史記載今文尙書說合又毛詩東山序曰周公東征也傳釋我東曰歸我心西悲云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正義申傳說以爲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虐故心念西而益悲

傷破斧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傳釋四國是皇云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正義申傳說以爲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是爲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伐柯九戣序皆云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傳釋我觀之子衮衣繡裳云所以見周公也衮衣卷龍也釋公歸無所於女信宿云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釋無以我公歸兮云無與公歸之道也正義申傳說以爲周公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說周公所爲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

卷十六

大夫作此詩以刺王欲使成王早迎周公以重禮見之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任所故於女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云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念周公而心悲也狼跋序云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海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傳釋狼跋其胡載鼯其尾云進則躡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釋公孫碩膚赤鳥几几云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鳥人君之盛履也几几綯貌正義申

傳說謂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履赤鳥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授之政也據毛傳說幽詩皆以周公居東爲東征與史記魯世家敘周公攝政東征事正合毛公傳詩古文篇帙無闕其說自是古義確然可信以當日情事而論武王既崩成王尚幼天下未集周公所以行權攝政者原欲以成周道而致太平如以流言危疑而即遊處東國弗與國政聽三監挾殷作亂曾不興師討罪豈公救亂勤王之志哉惟公於四國既定後仍留東土者蓋以成王爲流言所惑意猶未悟

卷十六

取雷以待君之察已說者遂以爲避居東國其又云奔楚者周書作維解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郁及熊盈以叛熊盈之國疑卽楚地其後周公滅之以改封熊繹者據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季連姓楚其後也季連生子附沮附沮生子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蓋卽滅熊盈後封之荀子言周公南征當卽指討熊盈之事說者遂以公爲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而感泣迎公當卽在此時說者遂以成王爲因風雷

之變感悟而迎公其實東居商奄及楚皆周公攝政
戡亂事也見書感泣迎公則周公東征黜殷踐奄後
也風雷動感彰德則周公卒後變禮改葬事也成王
有疾周公揃蚤沉河以祝于神此禱書之藏於記府
者武王有疾周公設壇戴璧以身爲質此祝策之藏
於金縢者發記府見書而流涕迎公於楚此先一時
事也成王觀於記府見公禱書之事今文尙書無其
說而古文尙書有之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尙
書故載之於魯世家班孟堅言遷書載堯典禹貢洪
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金縢篇之古文說則此

卷十六

毛

類是已今文家以大誥包於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而
鴟鵂之詩風雷之變皆大誥以後事故伏生大傳大
誥實則金縢之前今文尙書次第固如是也史記魯
世家敘周公興師東伐作大誥亦在作鴟鵂詩前秋
宋獲暴風雷雨禾偃木拔亦在周公卒後皆與大傳
合

又案毛詩序云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鵂釋文
曰遺本亦作貽此從尙書本錢大昕曰唐石經尙書
貽字有磨改痕蓋先作貽後改貽當以先刻爲正段
玉裁曰貽各本作貽今考據鄭本作貽詩幽風正義

引鄭金縢注曰怡悅也初疑鄭本作怡與僞孔本作
貽異而攷其字惟怡悅也從心作怡下文作鴟鵂之
詩以貽王仍同經文從貝作貽竊謂經文本從言作
貽轉寫從貝作貽俗字說文言部貽相欺貽也一日
遺也毛詩谷風靜女傳金縢僞孔傳皆同說文後一
說鄭注金縢貽說也此同說文前一說鄭云不敢正
言故作鴟鵂之詩以貽王蓋不敢正言故僞言以相
誘鄭注鴟鵂詩說諸臣父祖勤勞積日累功以固定
此官位土地止王毀室皆所謂僞言也正言之則云
諸臣本無罪而已鄭注說字以今音讀之當舒芮切

卷十六

毛

鄭注絕無怡悅王心之語正義誤讀說爲悅而謂
貽讀貽爲怡而怡悅王心一再言之絕非鄭說鴟鵂
之詩苦心苦口非可怡悅人心也經文作貽乃兼舍
訓遺訓說二義若作貽則不可賅鄭訓矣爾雅釋言
貽遺也說文所本今本爾雅作貽非也喬樅謂段說
甚審然則魯世家貽字當亦本作貽其後轉寫乃從
俗作貽耳

春秋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注曰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
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
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

論衡感類篇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尙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

卷十六

晃

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

又曰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風雷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不能乎應曰然天能拔木不能復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又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

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

又曰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兩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縢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

卷十六

罕

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災惑守心出三善言災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災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雷雨之息何其早也

又問曰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

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相之之所爲到白雉之所爲來三王乎周公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

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

卷十六

星

公請乃能得之難曰九齡之夢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

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

又曰成王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况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况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禮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成王心疑未決天以

卷十六

星

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案論衡此篇皆據今文尙書說以爲問難故附錄之其引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所字作死段氏懋堂以爲轉寫論衡者之誤也

越絕書三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

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案此與史記魯世家及蒙恬傳所云情事正合

卷十六

墨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七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十五

周書十五

康誥第七十五

今文尚書十四

史記衛世家曰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富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與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謂之康誥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猶居西周鎬京管蔡欲搆難先攻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

卷十七

惟三月哉生霸

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从月電聲周書曰哉生霸風古文霸

案說文傳周書哉生霸又別出古文霸則作霸者今文尚書也正義本尚書霸皆作魄非是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作霸則古文尚書亦改從今文矣周伯琦

六書正譌云霸俗作必駕反以爲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非本義王霸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喬樅攷說文云霽雨濡草也从雨从草讀若膊然則此經當從說文作霸也劉歆以生魄爲望僞孔傳以爲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其說皆非也

白虎通日月篇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日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八日成光二八十六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

楊子法言五百篇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

卷十七

周公初基作新邑於東國維四方民大和會

尙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案僞孔傳本尙書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據伏生大傳引書作新邑則今文尙書邑上無大字也鄭注尙書

云此時未作新邑基謂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間之同心來會樂卽功作効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隆平已至是鄭注此經亦依伏生大傳爲說也洛皆當作雒

漢書王莽傳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越若朔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畢集平平或作大也作二旬大功畢集○又曰書之作雒○又曰天下和會

又翼奉傳曰昔成王徙洛

卷十七

三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成勳乃洪大誥治

尙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國語周語侯衛賓服韋昭注曰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公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又曰自商以前並畿內爲五服

武王克商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

案據韋昭解侯衛引康誥云云則知大傳所云四年建侯衛卽此經侯甸男邦采衛侯衛者總侯圻至衛圻包五服而言之五服之人卽事於周者公皆勉勞之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不見要服以遠于役事恒闕焉

漢書公孫宏傳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基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

又王莽傳周公居攝蓋權時也

卷十七

四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尙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注孟迎也十八嚮入太學爲成人博問庶士事也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攷爾雅釋詁鴻代也洪鴻古通尙書鴻水鴻範字本作鴻後人輒改爲洪此經僞孔傳釋洪爲大非是周公於成王代攝其位卽代行其政故於征伐代爲發誥則大誥是也於封建代爲發誥則康誥是也左傳僖

三十一年衛甯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康叔之封衛實周公代成王命之故云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也鄭注此篇依大傳畧說以太子十八曰孟侯謂呼成王則知以鴻爲代亦依伏生之訓也伏生書傳是未經秦火之前所受師說蓋七十子以來遞有師承者故鄭君據而用之趙岐孟子注亦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則亦以孟侯爲成王可知也

卷十七

五

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洛邑又王莽傳尙書康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爲諸侯之長也

案漢志以孟侯爲康叔號誼與伏生不同蓋小夏侯之說也夏侯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

勝爲學疎畧難以應敵建卒自顧門名經是建章句有與大夏侯及歐陽氏不同者固之從祖班伯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尙書固修其世業當亦習小夏侯之學也

風俗通過譽篇曰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既微而紂之化猶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後漢書蘇竟傳曰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

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昔周文王十五而有武王遂

卷十七

六

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祥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祇祇畏畏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西土惟時怙

尙書大傳周傳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案荀子正論篇書曰克明明德謂王道貴宣明不當以元而難知使人疑畏王裁曰按此引康誥也荀卿多一明字凡經傳言明明者皆謂明而又明也楊倞注引書多方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誤矣尙

書大傳當是本作明此必後人所改大傳孫卿言明明皆今文尙書也禮記大學篇康誥曰克明德春秋成二年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王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此櫛栝引古之體自惟乃丕顯考文王至肇造我區夏皆栝於二語中僖三十三年引康誥父不慈數語昭二十年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皆此例也禮記左傳引此經明字不重皆同古文尙書者也又春秋成八年左傳韓厥言於晉侯曰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明德蒙上文釋之宣十五

卷十七

七

年左傳晉侯賞中行桓子亦賞士伯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明德書上文也造周下文用肇造我區夏也

尙書大傳周傳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愍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注云錯處也遂行也

王伯厚藝文志考漢人引祇祇畏畏顯民

徐幹中論法象篇文王祇畏造彼區夏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祗祗威威江聲曰威當讀爲畏
下經惟文王敬忌鄭注云祗祗威威是也鄭以威威
訓爲畏忌則可知古文威字當讀從今文爲畏矣徐
幹中論引書作祗畏與鄭君合皆據今文尙書也
後漢書質帝紀本初元年詔曰書云明德慎罰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詔曰勅業肇基造我區夏
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尙書大傳周傳曰天之命文王非嚶嚶然有聲音也文
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
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

卷十七

八

斷虞芮之質二年代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
代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注畎夷混夷也詩云混夷
駿矣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

案通鑑前編紂十有八祀西伯伐玆注引徐廣曰玆
城在野王縣西北大傳作于先大夫曰據此則大傳
玆字作于也史記集解引徐廣說下云音于是史記
本作玆不作玆諸家引作玆非

論衡初稟篇康叔舊叔字譌作王今訂正之語曰冒聞于上帝帝
休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
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

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之也
案論衡此說與尙書大傳誼合

趙岐孟子盡心篇注康誥曰冒聞于上帝

案仲任邪卿引此經均以冒字下屬爲句與僞孔傳
句讀異王鳴盛曰冒聞于上帝爲句古讀也冒有上
進意故云冒聞讀如汜勝之農書云土長冒極之冒
君與篇亦有此五字也

壹戎殷受厥命與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勸肄汝小
子封在茲東土

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云戎兵也衣讀如殷

卷十七

九

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
有衣者殷之胃與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

案春秋宣六年左傳晉中行桓子曰周書曰壹戎殷
杜預注云壹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解
與鄭異杜預時古文之學盛行古文尙書壹戎殷作
殪戎殷元凱殪盡之訓當卽本於賈馬古文家說鄭
君中庸注引壹戎殷以爲一用兵伐殷此用今文家
說也攷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湯爲天子夏民大說親
鄭如夏高誘注云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
衣與鄭說相合誘亦用今文尙書也古文今文文誼

異者甚多各存其是不必強爲之解使歸于一也王鳴盛謂杜預左傳注以文王事移屬武王望文爲說不足據信今案論衡引書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不連壹戎殷之文則是壹戎殷誕受厥命自是言武王伐殷事故下文云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寡兄者寡有之兄謂武王也詩大雅刑于寡妻鄭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勗偽孔傳云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正義不言馬王注義之同異知古文家皆以寡兄爲武王與今文家解同也

卷十七

十

王曰於戲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女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乃申誥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

案史記所言即約此康誥敷求于殷先哲王以下至用康保民之文也於戲隸古定本作嗚乎今據潛夫論引經文下作於戲則知此篇今文皆作於戲也江聲曰衣讀當爲殷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君讀衣爲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故爲衣也逸周書世俘

解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是文考嘗聞商先王之德言而奉行之茲承祗通乃文考之下而言紹聞衣德言則是紹述文考所聞于殷者矣此下文言敷求殷先哲王又言不遠惟商耆成人則此必讀衣爲殷乃與下文意相貫也

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荀子富國篇曰足國裕民而善藏其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誼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女身也

卷十七

十一

案荀卿引此證足國裕民之說也宏覆乎天偽孔傳本尙書作宏于天今據荀子則宏下有覆字又于字作乎荀子所引書在秦火未焚以前宜爲可信也段玉裁曰宋版本荀子書乃身之下有不廢在王庭五字元刻近刻皆無之今尙書庭作命與荀所引亦異王曰於戲小子封恫矜乃身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瘳痾矜○章懷注尙書曰恫矜乃身孔注曰恫痛矜病也矜音古頑反案今本尙書矜作瘳正義引鄭注曰恫瘳乃身刑罰及已爲痛病王鳴盛曰鄭以恫爲痛者釋言文又以

瘰為病者鄭本必作鰥也釋詁鰥病也與鰥寡字同
从魚不从疒後人以其訓病改从疒召詰智藏瘰在
皆非也段玉裁曰據後漢書注蓋唐初本尚作矜古
書鰥字多作矜可證瘰之為俗字矣或疑郭注引書
已作瘰玉裁以為郭注瘰字恐是俗改郭亦作鰥也
喬樅謂後漢書和帝詔用康詰語字作矜則今文尚
書作矜無疑其作鰥者蓋古文尚書也章懷注引尚
書作矜乃順後漢書之文耳

敬哉天威樂謏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毋康好
逸豫乃其艾民

卷十七

十二

風俗通十反篇書曰天威棐謏言天德輔誠也

文選班固通賦實棐謏而相訓○李善注尚書曰天
威棐謏與忱古字通也

案郭璞爾雅注引尚書亦作天威棐忱是知作忱者
古文尚書也作謏者今文尚書也威字古文今文並
同偽孔傳以天德可畏釋天威二字後人遂改經天
威作天畏非是

史記三王世家封廣陵王策曰毋侗好逸又曰保國艾
民可不敬與○褚少孫曰毋侗好逸無長好佚樂馳騁
弋獵淫康

漢書武五子傳毋桐好逸○應劭曰無好逸遊之事○
張晏曰桐音同桐輕脫之貌也

案段玉裁云此疑即康詰無康好逸豫之異文蓋今
文尚書也喬樅謂侗桐古通用字如倥侗亦作空桐
是其驗已據褚少孫釋毋侗好為無長好則侗有長
之訓誼矣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說苑貴德篇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韋昭國語注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不為從亦不在小或
禍難起小怨

卷十七

十三

案音語知伯國諫襄子引周書與說苑所載文同韋
注云云當亦用今文家尚書說怨不在大小者謂怨
之起恒不可以意度此小民所以難保也偽孔傳乃
云不在大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則二句止一
意專以小怨為言其誼未足

惠不惠茂不茂熙女惟小子乃服惟宏

春秋昭八年左傳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
宏大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茂字作懋與左傳所引文異然懋
茂古多通用據董子引畢陶諫懋懋哉懋哉作茂哉茂

哉知今文尙書懋皆爲茂字則此經懋不懋今文尙書作茂不茂同於左傳所引文可知也段玉裁曰孔傳本已汝惟小子以大誥例之知今文尙書已作熙左傳引周書云云此與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文法正同皆曠枯之法造周卽經文肇造我區夏也服宏太卽經文乃服惟宏也下文王應保殷民小子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兩層鋪敘孔傳讀宏王爲句非是喬樅謂段說良允此篇周公以戒成王及康叔故云王應保殷民女小子亦惟助王應保殷民也時殷亂方定尙多反側故戒以民怨無恒宜順而

卷十七

古

勉之服以寬大也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禮記大學篇康誥曰作新民

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旣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篇尙書康誥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惡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惡而爲之者也乃

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旣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可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

案此所述皆今文尙書說也古文尙書作烏呼今文尙書作於戲證以漢石經殘碑字可定矣僞孔本匪省作非書匪終乃惟省哉作非終乃惟書災罪作辜亦作乃釋文云書本亦作省攷堯典怙終賊刑書災

卷十七

五

肆赦鄭注云怙其姦褻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是康誥此節正本堯典之文鄭君堯典注誼正與潛夫論相同皆用今文家說也匪非省省古均通用災古作裁與哉亦通辜罪訓同乃作亦蓋今文尙書之異文也今本潛夫論式爾譌作戒爾惡人譌作恐人茲訂正之爾雅釋言式用也江聲云式爾者故用如此適爾者適然如此其誼是己周公以此勅康叔者左傳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蓋康叔封於衛又入爲周司寇故以明罰勅之也論衡答佞篇曰刑故無小有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

誅故實誤

王曰於戲封有叙時句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惟民其畢渠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荀子富國篇曰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蠲解速乎急疾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案偽孔傳本力作勅而作若與荀子文異攷荀子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詩申公毛公之學春秋穀梁左氏之學皆其所傳也伏生尚書本齊學溯其師承與

卷十七

六

荀子當亦相同故荀子引尚書多有與今文家言照合者而於古文尚書則不必皆同也江聲曰讀此經當以時字屬上有敘為句知當然者據僖二十三年左傳晉卜偃引周書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引書曰乃大明服皆不聯引時字明時當屬有敘讀之此承上文謂有順是殺終赦責之法也又據荀子則此經和若之誼為和順有疾之誼為急疾言民其勤勉於和順甚疾速矣段玉裁曰案元刻及今本荀子皆力作勅而作若據楊倞注云則民勉力為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則宋本作力作而是也與古文

尚書異古音力勅同部而若雙聲段氏精於考校者今從之

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詔曰儉以恤民政致康乂又梁商傳商上疏曰賞不僭濫刑不愾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

大學篇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注曰養子者推心為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

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注曰以赤子無知故救之

卷十七

七

案鄭氏趙氏兩注皆用今文尚書說也王鳴盛云康誥若保赤子須用孟子誼乃始允合蓋此王用刑而言言民犯法如赤子無知觸陷於死地吾保救之民自安治雖用刑而不專於刑也江聲亦云詳孟子之意謂愚民無知與赤子同其或入於刑辟猶赤子之入井非其罪也保赤子者必能扶持防護之使不至於入井保民者當明其政刑以教道之使不陷於罪戾此孟子說書之意正此經之指也

非女封刑人殺人毋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剝刑人毋或剝刑人

案尙書正義曰劓於五刑爲截鼻而有劓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荷校滅耳鄭元以爲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段玉裁曰此條語意未明云臣從君坐之刑疑是蒙上文舉鄭周易注也或系之尙書鄭注云僖二十八年左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則鍼莊子此臣從君坐之證鄭尙書注是刵字經文則當爲刵之誤呂刑則劓劓說文引作刵劓斂鯨亦當改刵爲刵竊謂此說文誤耳不得據誤改經尙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罪臚鄭注周禮孝經皆用之刵

卷十七

六

自有犯條不得以臣從君坐之刑釋則也臣從君坐此必鄭氏說周易語今不得詳矣不當證以左氏也康誥呂刑皆有刵不得云古無刵刑喬樞謂鄭君以刵爲臣從君坐之刑自是易注語然安知鄭非據今文尙書說以注易乎刵字今文尙書惟見於此篇呂刑之刵劓劓三家今文爲臚官劓割脰庶刵與古文尙書不同又此經毋字僞孔本作無案毋者禁止之辭與無義別洪範篇毋偏毋頗毋黨毋偏毋有作好毋有作惡今文皆作毋皆禁止之辭毋或即毋有以洪範篇例之則今文此經必作毋字僞孔本乃作

無非也

王曰外事女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尙書大傳周傳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

荀子正名篇曰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言殷刑之允當也

卷十七

九

案王鳴盛云據荀子則知命康叔師殷罰不但因其國俗亦以殷刑最允故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

周禮鄉士職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曰要爲其罪法之要辭

國語晉語蔽獄之日○韋昭注曰蔽決也

案周禮小司寇職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蔽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遂士二旬而職聽於朝縣士三旬而職聽於朝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

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於朝卽此經所云是也旬
謂十日時謂三月此舉旬時以該二旬三旬耳王制
曰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工制所言亦
多殷制也

王曰女陳時梟句事罰蔽殷癸句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句
女惟曰未有順事

荀子致仕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
事言先教也○楊倞注曰當先教後刑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也

又有坐篇曰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

卷十七

二十

以卽子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案僞孔傳本作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
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與荀子所引書文異江
聲曰蓋僞孔氏妄增以亂經也此經讀當以女陳時
梟爲句與上文女陳時梟同事罰蔽殷癸爲句義刑
義殺勿庸以卽爲句義常也法也義之言宜也女陳
是法以從事於罰斷以殷之常法雖宜刑宜殺勿庸
以卽刑殺女惟曰未有順導民之事言當先教後罰
也段玉裁曰王肅私定家語始誅篇引書云義刑義
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慎事注曰庸用也卽就

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
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據
注文則引經慎字亦當同荀卿作順轉寫之譌也順
遜義同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說苑作曰順今文
尙書五品不訓古文尙書作不遜訓其本字遜其假
借字也荀卿王肅作卽尙書作次古音次同泰在第十
二部如次室之女一作漆室之女小篆塗字古文
作聖周禮巾車故書軟字讀爲漆皆其證王肅依傍
荀卿荀卿之所據必非壁中本故字異而長短亦不
同疑與今文尙書合也喬樅謂家語引經文與荀子
同而王肅之注則與僞孔傳誼合昔人疑孔傳出肅
手僞作非無因也

卷十七

三

熙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句朕德惟乃知
案僞孔傳本熙字作已段氏玉裁謂以大誥例之已
今文皆當作熙也江聲曰此經讀當以未其有若女
封之心朕心爲句若如僞孔傳以朕心屬下爲誼則
朕心朕德語似重複定六年左傳云大姒之子惟周
公康叔爲相睦也據此可見康叔與周公一心故曰
未有如女封之心我心者我之德惟女知之此周公
推心致誠欲康叔深念已訓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究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讎

荀子君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刑罰暴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楊倞注曰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也

案王鳴盛云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荀義得之僞傳非也

孟子萬章篇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讎是不待教而誅者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趙注

卷十七

三

曰康誥尙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於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讎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

案說文支部云敝冒也从攴昏聲周書曰敝不畏死心部云愍怨也从心愍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愍此皆古文尙書也然則孟子書所引康誥蓋與今文同鄉卿註以讎爲殺誼亦與古尙書說異當是用今文家之訓僞孔本無凡民二字又不字作弗與古文今文皆不合矣王鳴盛曰孟子引康誥此三句而申之曰

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對上文勿庸以卽惟曰未有順事先教後刑此殺人取貨昭然服罪故不教而誅也王曰封元惡大愍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有於弟惟弔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

又寇榮傳榮上書曰如犯元惡大愍足以陳於原野備

卷十七

三

刀鋸

潛夫論榮辱篇堯聖父也而丹朱傲舜聖子也而象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佑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

又述赦篇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尤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

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風俗通皇霸篇尙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鄭志曰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

保相受刑罰慶賓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尚寬不知書禮孰錯未達旨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敕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

案左傳僖三十三年曰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謂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子又罪父刑弟復刑兄是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年楚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正義曰

卷十七

誨

此引其意而言之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刑此不孝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刑其父又刑其子刑不孝者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是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王鳴盛曰父不慈四句雖似舉括此經子弗祗服厥父事八句之文而罪不相及則此經無之蓋逸文也反側初平用法宜寬猛相濟刑茲無赦法嚴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疑此下卽當繼以曰季所引云云然不可攷矣段玉裁曰按左氏與於章帝時章帝此詔實用左氏也此舉括引古之體猶文王所以追周康叔所以服宏太文法一例而漢詔鄭志皆

以不相及之云系之康誥則在漢時曉然信經義如此竊謂古政正通用政人者正人也正人得罪者正其得罪之人而罪之不自我罪其本人而相及則民幾大泯亂是以行文王之法刑此本人無赦而已所謂凡民自得罪也此古義也兩得罪字正相應不相及者卽左氏刑不濫之說正其人之得罪金縢所云罪人斯得也

後漢書楊彪傳孔融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案三國崔季珪傳注引孔融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與後漢書楊彪傳載孔融語文同

卷十七

誨

又謝弼傳弼上封事曰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率大要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鯨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熙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案尚書正義云憂猶楷也言爲模楷之常故憂爲常也段玉裁曰此得古訓故之意禹貢納結卽楷字也地理志作憂臯陶謨憂擊鳴球明堂位作楷擊皆其比例喬樅謂正義此訓當是晉宋間諸家集解所引漢儒尚書舊說而正義採用之蓋三家今文之章句解詁也熙祿古定本作己以大誥例之今文當亦作

熙又尙書正義引鄭注以訓人爲師長攷禮記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是庶子職主訓教子弟故曰訓人而鄭以師長釋之竊謂此三句當卽承上父不慈子不祇而言有此不率常法者毋卽相及連坐惟庶子訓教之使歸於正亦所謂先教後罰之意也若於其小臣諸節乃別有布施私恩要譽於民弗念弗用其訓教之道陷民於罪從而刑之以病其君是乃長民之惡惟我所深惡者女其速行此義率殺之也亦惟君惟長不能厭家人越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

卷十七

天

命乃非德用父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擇

荀子君道篇曰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案荀子所引無乃裕民以下十字段玉裁曰此蓋舉括引之或所據不與壁中本同也擇作擇古擇澤釋擇通用古無擇字多用上三字爲之一人以擇擇卽擇也上文所謂身佚而國治也敬忌上文所謂急得

其人也

說苑君道篇虞芮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闢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案虞芮之君見文王云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亦化而讓田是所謂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也王鳴盛曰尙書正義云文王所敬忌卽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威是也敬忌爲祗祗威威則擇人是庸庸矣謂擇得其人一人已足致治也王說亦足以

卷十七

廷

備一解

鹽鐵論取下篇曰文王作刑國無怨獄

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父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女德之說於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奕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於天

王哉於戲敬哉毋作怨勿用非謀非變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宣不女瑕殄

史記三王世家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隄德○徐廣

曰儼一作菲○索隱曰蘇林曰菲廢也本亦作儼儼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裴

褚少孫曰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儼德者勿使上背德也

案此兩無字當本作毋故褚先生以勿字爲訓也

漢書武五子傳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作裴德○服虔曰裴薄也○師古曰裴古匪字也匪非也

案此策文用今文尙書康誥語也段玉裁曰毋儼德疑亦用康誥勿用非謀非棄蔽時忱丕則敏德等語今攷褚先生曰無儼德者勿使上背德也則儼非裴

卷十七

庚

皆非正字其字正作非說文非違也从飛省下翅取其相背故褚先生訓非德爲上背德漢人訓故之學皆有依據後人釋爲薄釋爲廢釋爲敗者皆失之古飛字多作蜚易飛遞亦作肥遞皆同音通用此不則蓋與無逸丕則有愆同孔傳訓則爲法非是喬樞謂據漢書毋作裴德則知今文尙書勿作非謀非棄勿字亦當作毋字也

王曰於戲肆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女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大學篇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矣○鄭注命天命也天命不于常言不專佑一家也史記三王世家齊王閔策曰烏呼念哉其朕之詔惟命不于常○又曰保國乂民可不敬與○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得之惡則失之

案此策文亦用今文尙書康誥語也索隱云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攷武帝時書惟有歐陽生則所據康誥乃歐陽尙書也春秋成公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襄二十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訓誼竝同

王若曰往哉封勿晉敬典聽朕誥女乃以殷民世享

卷十七

庚

案江聲云此讀當以勿晉敬爲句典聽朕誥爲句酒誥末曰典聽朕誥正與此典聽朕誥又同皆是言終重丁宜之語以彼文況此自當讀然也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十八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十六

酒誥第七十六

今文尙書十五

成王若曰

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尙書正義引鄭注或曰以成王爲少

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尙書釋文引馬注

案尙書釋文云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

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

卷十八

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

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

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

曰未聞也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

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

立鄭云所言者謂衛賈所說也近人刪所字非據正義則馬鄭王及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皆作成王若曰據釋文所引馬注則

衛宏賈逵本亦有成字是古文今文竝同而僞孔本

獨無成字蓋因馬季長說而刪之也然則僞孔本之

或異於馬鄭王本殆不可信矣段玉裁曰按魯世家

周公告太公召公曰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

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

又誠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尙

書大傳荀子堯問篇韓詩外傳所載皆同尙書大傳

金縢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

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

吾不敢離成王詳玩此等皆實生稱成王如湯生稱

武王之比三家之說固可信也况顧命云翌日乙丑

成王崩尤顯可證乎僞孔刪去成字大非馬君云後

錄書者加之亦非也馬於顧命注曰安民立政曰成

卷十八

蓋謂成爲死謚非生稱與酒誥注相表裏而不知初

崩未有謚春秋之例曰公薨至葬而後曰葬我君某

公又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

田成子葉大慶古今質疑以其人見在而呼謚爲史

家誤筆按史記舉齊人成語不應有誤上文云田乞

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下文又云田常卒子襄子

代立相齊常謚爲成子不應復贅如是疑亦生僞成

子死用爲謚也

明大命於妹邦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申誥康叔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

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謂之酒誥以命之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妹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攷鄭詩譜云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又云更於此二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此二國江聲曰春秋傳吳公子札請觀周樂工爲之歌邶鄘衛而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然則康叔兼有邶鄘沫邦固其

卷十八

三

封內之地也喬樅謂鄘稱沫鄉卽妹邦也沫妹聲同疑皆牧字之假借尙書釋文引馬融云妹邦卽牧養之地牧養二字未詳何解當是牧野之譌沫牧雙聲說文土部云埤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於埤野从土母聲皇甫謐亦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鄘在朝歌之南又有沫鄉正牧野之地也鄭注尙書妹邦引詩沫鄉爲證或三家文作沫國與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論衡謹告篇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

又語增篇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

文王誥教小子有政有事毋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韓非子說林篇康誥曰毋彝酒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無彝酒攷今文尙書凡禁止之

卷十八

四

辭皆作毋字據韓非子引書正作毋字與今文合此所引出酒誥而韓非子系之康誥段氏玉裁以爲周時通以酒誥梓材爲康誥也

周禮萍氏謹酒注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

案周禮賈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彝常也不得常飲段玉裁曰古政正通用賈疏當用鄭本鄭注也喬樅謂僞孔傳本作有政有事釋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釋又不言焉鄭王本文異則古文尙書作正可知鄭君周禮注所引書蓋據三家今文故作政字

賈疏以有政爲大臣有事爲小臣當亦周禮舊注所引用今文家尙書之說故與孔傳誼異也

尙書大傳酒誥傳曰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大宗已侍於賓莫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嫌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示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注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夫

卷十八

五

夫以下宗室大宗子之家也禮志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嗣爲小宗賓賓友助祭者出猶去也忠厚也復反也

案尙書正義云衆國祀得飲酒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出與不出之事亦一隅之驗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句飲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白虎通商賈爲商之爲言商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物以待民來

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卽如是尙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飲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案據白虎通引書是讀肇牽車牛遠服賈用爲句詩大雅曰賈用不售亦以賈用二字連文是其證也隸古定本尙書作孝養厥父母僞孔傳以用屬下讀釋云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與白虎通所引不同段玉裁曰方字疑當作下此謂如書言牽車牛遠服賈用似非止曰賈突然書下文言飲厥父母欲留供養之則非遠遊不返仍是止曰賈也班蓋用字上屬

卷十八

六

爲句孝養二字作飲字今文尙書然也喬樸又案爾雅釋言云肇斂也郭璞注引書肇牽車牛爲證其誼與孔傳異當亦本爾雅漢注所用今文家尙書說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肴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尙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燕社不敢遊飲六十以上遊飲也

案小戴禮鄉飲酒記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

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又射義云酒者所以養老也此經云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羞者即養老之謂古者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百官與執事焉惟老成有德者始得用酒以養爾庶士助君養老乃亦得醉酒而飽德故云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也江聲曰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逸旅酬也詩賓之初筵曰舉酬逸逸毛傳云逸逸往來次

卷十八

七

敘也禮記中庸說宗廟之禮云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是祭亦有旅酬之禮故云爾乃自介用逸戒慎酒而示以飲酒之則庶幾人易從而亦不至於酗酒矣喬樅謂禮大小戴皆傳自夏侯與今文尙書同一師承故其說與今文家書說合

王曰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於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惟郵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於帝乙湯之元孫之

孫也

案史記殷本紀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是帝乙紂父也易泰及歸妹皆云帝乙歸妹乾鑿度皆以爲湯之嫁妹而此又爲紂父者殷道順以生日爲名元孫之孫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也元孫之孫通遠近言之雖十世百世亦謂之孫也隸古定本成湯下有咸字據乾鑿度文則此經咸字當在成王之上謂自成湯至於帝乙成成王畏相咸皆也言皆成就王德敬畏輔相也乾鑿度用今文尙書故與古文異

越在外服侯甸任衛作國伯

卷十八

八

白虎通爵篇曰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順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

案隸古定本作侯甸男衛邦伯白虎通引尙書男作

任邦作國又多作字此今文尙書也所言公侯伯子男之誼及三等五等殷周之制卽今文尙書說也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說文水部曰湏沈於酒也从水面聲周書曰罔敢湏於酒

案詩蕩篇曰天不湏爾以酒鄭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正義引鄭酒誥註云飲酒齊色曰湏謂飲酒而醉面皆變爲一色又釋文引韓詩說曰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湏皆沉於酒之謂也韓詩說及鄭箋蓋皆用

卷十八

九

今文家尙書說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於民祇保越怨不易

高誘呂氏春秋分職篇注曰飲酒合樂曰酣

說文酉部曰酣酒樂也从酉甘聲

案酒樂當謂飲酒而作樂也卽高誘所云飲酒合樂之謂此用今文尙書說

誕惟厥縱淫佚於非彝用燕喪威儀

史記殷本紀紂大取樂戲於沙邱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

論衡語增篇傳語曰紂沉湏於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謂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邱酒池肉林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傳書家欲惡紂故言增其實也

案詩蕩篇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與酒誥所云在今後嗣王酣身誕惟厥縱淫佚於非彝用燕喪威儀正同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卽

卷十八

十

長夜之飲淫戲無度則書家所言未必皆增其實也民罔不蠹傷心惟荒腆於酒不惟自息乃逸

說文血部曰蠹傷痛也从血聿聿聲周書曰民罔不蠹傷心

案郭忠恕汗簡云蠹古文尙書作蠹出義雲章然則說文引周書作蠹據今文也玉篇血部云蠹痛甚也訓詁與說文同而改入血部則非疑爲後人所亂非顧野王之舊也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

白虎通京師篇天子所居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

師尙書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案據白虎通引尙書是讀此經以不克畏死辜爲句在商邑爲句此今文家說也僞孔傳讀不克畏死句斷辜在商邑謂聚罪人在都邑而用之與今文家異越殷國滅無惟弗惟德馨香祀登聞於天誕惟民怨庶羣白濁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韋昭國語周注曰登上也芳香不上聞於神

案周語云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韋注曰腥臊臭惡也登上也云云卽此經之誼說文香部云馨

卷十八

士

香之通聞者當亦今文尙書說自酒書正義云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毋於水監當於民監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

中論貴驗篇周書有言人無鑒於水鑒於人也

案隸古定本作無中論引周書作毋知徐幹所據蓋今文尙書也攷尙書逸篇湯征云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卽此經之誼則民監之言自古有之矣又國語吳語申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於人毋監於水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監於水者見面之容監於人者

知吉凶凶皆本於此誥之文也

予惟曰女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

說文力部曰劼慎也从力吉聲周書曰劼毖殷獻臣

案說文云从力吉聲或曰非力力也下力字蓋刀之譌又云讀若覃劼不得有覃音亦轉寫之誤疑覃字當爲憂禹貢納結漢書地理志作納憂其明證也大徐本說文劼毖上有汝字與今本尙書同而小徐本引周書無之豈今文尙書劼毖上無女字歟

卷十八

士

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

後漢書荀悅傳申鑒曰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案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云其書春秋尙書具存者正義曰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尙書記言誥之事故以尙書當右史所書又引鄭尙書注太史內史掌記言行者

是亦以太史內史爲卽左史右史也荀悅申鑒乃云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與禮記相反疑是轉寫舛錯耳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章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毛詩祈父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圻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案詩正義云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王封畿之事此司馬職掌封畿

卷十八

三

兵甲當作畿字今作祈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詩作祈尙書作圻也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詩經釋文云圻此古疇字本亦作壽按孔注尙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王鳴盛曰圻無此字當是圻之誤陸德明不識故以爲古疇字馬鄭音受者蓋以圻是語詞作若疇於義無取故讀圻爲壽訓爲順壽也釋文云本亦作壽或卽馬鄭之本喬樅謂馬鄭皆注古文尙書然其間時有讀從今文者此誥訓若圻爲順壽必本於歐陽夏侯章句詩箋引書若壽圻父必是據三家今文也

又案尙書釋文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段玉裁曰白氏六帖薄章農父字作章見宋刻白氏六帖卷二十一羣經音辨曰章違行也音回薄章農父按此當是據未改釋文也經文本作章孔云迫迴萬民以迴釋之迴卽回之俗字也馬以違行爲訓違行邪行也左氏傳昭德塞違卽大雅厥德不回之回其字同也釋文曰徐音回徐以孔讀章爲回故音回也馬孔同讀回而馬訓回邪孔訓回繞衛包淺陋謂章是皮章而爲違至開寶乃又改釋文讀者疑馬氏以行訓違矣集韻十五灰曰回古或作韋章亦本未改釋文

卷十八

四

也喬樅謂違字後人所改則今文尙書亦當作章爲正

矧女剛制於酒厥或告曰羣飲女勿失釐執柯獻以歸於周予其殺

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前書音義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飲女勿失案今未檢出何書段玉裁曰君奭遏佚前人光漢書土莽傳引書亦作失亦其一證也

說文手部曰柯搗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柯獻

案徐鍇說文繫傳本引周書文如此此今文尙書也
徐鉉本無獻字江聲曰鉉本說文凡所不解者輒以
意增損錯則雖有未達仍守舊文不敢改易惟是獻
者進於上也卽歸於周也不應重累其文獻當爲獻
壞字也說文水部灝議罪也从水獻聲與法同意廌
部解灋字云平之如水从水是灝與灋之從水皆有
取於平之義也王鳴盛曰柯通作苛秋官萍氏掌幾
酒鄭注云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彼注苛察正此
經所柯羣飲也柯僞孔誤作拘者說文敘俗書之謬
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

卷十八

圭

此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案苛字从艸从可今乃
从止从句爲苛字經典所無故許慎以爲不合然則
柯之誤爲拘有由來矣段玉裁曰柯獻恐是齊語義
字沙字儀字皆以獻爲之獻音在歌戈部柯獻合二
字疊韵成文蓋齊語如是蓋伏生今文尙書如是今
文與古文異有古四字今七字者見呂刑有古六字
今四字者見洪範喬樅謂江王兩說均允段說亦足
以備一解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
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勸乃事時同於

殺王曰封女與聽朕志勿辯乃司民湏於酒

案惟工俗本或誤作百工非是江聲以惟爲衍字謂
惟殷之爲紂所道之諸臣工乃沉湏於酒是其久染
惡俗故非不可化道者勿用殺之姑且教之僞孔傳
說雖有惟字固不可信未足據也又斯字僞孔傳訓
此江聲曰詩墓門斧以斯之毛傳斯析也釋文引鄭
注尙書云斯析也以證毛誼所引鄭注未言何篇尋
釋二十九篇之中鴻範金縢皆有兩斯字皆不可訓
爲析維此經斯字必作析解乃合有斯明享者有讀
當爲又古文或以有爲又如大誥矧曰其有格知天

卷十八

其

命召誥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皆是也享獻也謂又
分析其明用我教者獻之上言有罪皆以歸於周則
賢者亦當獻之於上下言不用教者我弗恤之則用
教者自當錄用古者諸侯有獻士於天子之制參之
上下文以享爲獻其誼確矣此節今文苦無他書徵
引佚句可以旁證姑存江說於此又勿辯乃司僞傳
云辯使也段玉裁曰按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馬本俾作辨雜誥平來示予平一作辨平俾辨一聲
之轉皆訓使喬樅謂傳以辯訓使此必襲賈馬舊訓
蓋此經古文作辯今文作俾古文家訓辯爲使用今

文誼釋古文也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尙書大傳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案楊子法言問神篇云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王鳴盛曰酒誥今見在何得言俄空李軌吳秘注皆不明確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卽簡脫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簡卽此應麟說亦非也劉向校書見有脫簡卽應

卷十八

七

補入必不任其脫佚但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則伏生今文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所輯圭璧之句想是伏生於他處別得逸文此古文所無者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俄空自指全亡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富之然則酒誥旣已全亡今酒誥甚完善又何從而出反覆攷之韓非子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爲康誥蓋尙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楊子雲偶據其本遂以爲俄空耳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十九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十七

梓材第七十七

今文尙書十六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文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爲二王之後僞孔傳以王爲天子王字可絕以惟邦君爲句與鄭不同江聲曰據鄭說則鄭

卷十九

一

尙書必作以厥臣達王暨邦君暨與也以臣民達家則聯上下之情以臣達王與邦君則聯邦交之誼此經惟字蓋誤也王鳴盛亦云詳玩鄭注則經當作暨康叔乃當州之牧故得統領二王之後與列邦之君也喬樞謂如鄭說則鄭本惟字似是作暨但以王爲二王之後誠有如正義所譏卽亂名實者今文古文字異者以百數賈逵校定今古文擇善而從之馬鄭王均治古文而本亦有不同僞孔氏多據王肅本作惟字於義亦通謂惟邦君能以民事政治達之於王也此節今文無可徵證鄭注亦必有所本

今故兩存之以俟博雅者詳定焉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慝人宥肆亦見厥君事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

論衡効力篇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仕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故夫墾草殖穀者農夫之力也勇猛功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有尊有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勦力之力不如仁

義之力榮也

卷十九

二

案尙書梓材曰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釋文引馬注云戕殘也周禮大司馬疏引梓材曰戕敗人宥鄭注云戕殘也又大宰立其監鄭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是馬鄭本尙書與論衡所述梓材文異鄭君周禮注引書云云據古文也故與今文不同江聲王鳴盛均以爲戕聲近彊有聲同有而形亦相似啓則以孝景諱而改爲開監則以偏傍臣而誤爲賢厥其古今字亂古或作戕故誤爲率爲古讀若化亦聲相近此

皆致誤之由也其敗字江聲以爲衍文戕人有宥言罪人有殺之有宥之也喬樞謂今文之說具有訓誼其異於古文者不妨各存其是未可執一而偏廢也段玉裁云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此用今文尙書開賢字見永樂大典內漢官舊儀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鰥寡至於嫠婦

尙書大傳梓材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

卷十九

三

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

案隸古定本尙書鰥寡作敬寡段玉裁曰按尙書大傳此文釋至於矜寡而推廣言之也蓋古文尙書作敬今文尙書作矜亦作鰥呂刑古文哀敬折獄尙書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傳作哀鰥正其比例

說文女部曰嫠婦人妊身也从女芻聲周書曰至於嫠婦

案隸古定本尙書嫠婦作屬婦與說文所引文異段玉裁曰說文蓋存壁中故書原文自孔安國等讀嫠爲屬如讀玆爲好讀邠作朋讀玆爲桓之比所謂以

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也媼之本義為婦人妊身許君蓋必有所受之屬婦與敬寡儷句則為存恤聯屬之誼若今文尙書與鰥寡儷句則小爾雅所說是也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小爾雅蓋用今文家說今文尙書作屬故孔讀媼為屬劬聲蜀聲古音同在尤侯一類故孔得知其假借崔子玉清河王詠云惠於媼媼崔蓋見古文故書者媼即寡也喬樅謂玉篇女部媼婦妊身也又人部儷字解與媼同廣雅釋詁媼媼也訓誼均與說文合媼非罕見之字魏晉人猶習用之作媼作儷

卷十九

四

皆三家之異文非出壁中古文也媼媼當即指媼媼言之謂寡婦之有遺腹子者遺腹未產則為媼媼遺腹既產則為孤寡故皆在存恤之列也王鳴盛以崔子玉誄文媼媼二字媼是妊身媼是無夫皆婦人可憐憫者故並言之其誼非是妊身為婦人常事非在可憫之列豈得與無夫之婦並言惟其為寡婦之有遺腹者故可憫而允宜存恤耳崔子玉惠於媼媼之語即本尙書梓材媼婦字用今文尙書非用壁中古文故書也小爾雅非孔鮒所作乃魏晉間人偽託者其時馬鄭古文尙書已盛行所引當是古文尙書本

非三家經文也尙書釋文以屬為妾之事妻正義以屬婦為屬於人之婦即妾婦也訓誼皆與小爾雅同蓋本於謝李范姜諸家注解或採自賈彪義疏也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畝惟其陳修為厥疆畎

說文畎部畎畎也从畎三其界畫也重文疆云或从疆土又く部く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く倍之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く重文畎云古文く从田从川

卷十九

五

畎云篆文く从田犬聲

案說文所解疆畎之義即此經所謂陳列修治也作畎者據古文尙書作疆者據今文尙書也く古畎字云古文从田从川者壁中本也从田犬聲者今文尙書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

說文土部曰既仰塗也从土既聲

釋名釋宮室曰塗杜也杜塞孔穴也墍猶焮焮細澤貌也

案玉篇土部墍仰塗也漢書楊雄傳云獲人亡則墍

石輟斤而不敢斲服虔注曰獲古之善塗墍者也施
廣頌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顏思古曰墍即今之
仰泥也說文作涂墍釋名作塗墍皆據三家今又尙
書也古文尙書作𡗗正義曰二文皆言教即古塗字
是古文作𡗗墍𡗗𡗗𡗗也賈昌朝羣經音辨教音
徒書惟其教墍𡗗又同路切集韻十一模曰教同都
切塗也周書教丹𡗗又十一莫曰教徒故反塗也段
玉裁云丁賈皆據經典釋文然則古文尙書音義有
教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明矣自衛包改教爲塗
而正義猶存數字陳鄂刪改古文尙書音義又取教

卷十九

六

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而盡去之近人昧於正義
所云二文皆言教乃據說文𡗗下引教丹𡗗改爲二
文皆言教非也

若作梓材既動機斲惟其塗丹𡗗

中論治學篇書曰若作梓材既動機斲惟其塗丹𡗗
說文丹部曰𡗗善丹也从丹𡗗聲周書曰惟其教丹𡗗
讀與霍同

案許君所引不作教而作教者段氏玉裁以爲此古
文尙書別本也教之訓閉也故鄭君引尙書杜乃搜
作教丹𡗗而言教亦塗之假借也或疑說文本作教

轉寫者更爲教喬樞謂據釋名云塗杜也杜塞孔穴
也以杜字釋塗誼而教之訓爲閉與杜同意鄭引杜
乃搜又作教則當以作教於義爲長緣古定本尙書
兩教字疑皆是教之譌陸孔作釋文正義俱未能攷
正耳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申告康叔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
故謂之梓材以命之。正義曰若梓人爲材君子觀爲
法則也梓匠人也

案說苑建本篇載伯禽康叔觀喬梓事與大傳略同
皆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梓有子道此篇命名獨取

卷十九

七

梓材者正以梓之機作丹𡗗比父子繼業故也周之
王業成於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康叔皆以繼文王者
也故自今王惟曰先王既動用明德以下至惟王子
子孫孫永保民乃周公誥康叔而并戒成王之詞其
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并普戒侯甸男
邦采衛且以勉王如此其文與康誥敘首相爲起結
實三篇之大收束也

尙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
三筮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
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

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北山之陰有木焉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告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注云晉肅貌

案尙書釋文梓音子本亦作杙馬云古作梓字段玉裁曰按古作梓字者謂古文以杙爲梓也杙本是古字尙書則假爲梓匠字馬本作杙蓋故書是作梓者以今字易之也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

卷十九

八

古尙書作杙近惠氏定字案尙書大傳改杙爲杙則非矣又按正義云此古杙字今文作梓蓋正義本作杙故云杙此古梓字今字作梓也然則陸本作梓孔本作杙固不同矣史記云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尙書大傳說伯禽康叔見商子觀橋梓而知父子之道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謂示君子可法則也今文尙書家說皆如此

論衡譴告篇曰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咎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

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而驕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愛下謹告之宜也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

尙書大傳曰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文王之爲子也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於爾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質而見者十人委贊而見者一人其未執贊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豈僅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

卷十九

九

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面目驟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減而章不敗也慎諸女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注云贊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尊敬必執贊以將其厚意也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

案杙材一篇周公誥康叔而并戒成王皆欲父子相承繼業大傳既載伯禽與康叔見商子兩觀橋梓而知父子之道因并載周公誥伯禽語盧氏文昭以大傳此節入洛誥中蓋以爲王命周公後之傳也先大

夫尚書大傳定本以此節宜類人梓材今據論衡譴告篇謂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拜起驕悖故商子令觀橘梓之樹二子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然則周公之戒伯禽諄諄以無驕爲訓有以也夫

荀子堯問篇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女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乎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變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

卷十九

十

氣也女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卽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是非之所在戒之哉

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以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案荀子所載與尚書大傳同而語尤詳故採之以備互證云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附中國民王伯厚藝文志攷曰漢人引皇天既附中國民

案僞孔傳本作付尚書釋文云付如字馬本作附付

卷十九

十一

附二字古多通用今文尚書天既付命史記引作天既附命是其證也

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熙若茲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趙岐注孟子盡心篇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

案隸古定本作已若茲監此經已字以大誥例之今文尚書當亦作熙字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二十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十八

召誥第七十八

今文尙書十七

維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維太保先周公相宅

尙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維也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太保召公先周公視維也

卷二十

說文王部曰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其字从月从臣从王朝廷也

劉熙釋名釋天曰望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

越若來三月維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維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史記周本紀武王曰日夜焦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維內延於伊納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詹維伊毋違大室營周居於維也而後去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維也如武王

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葬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貢道里均作召誥維誥

魯世家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維相土其三月周公在營成周維也○集解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元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違爲文恭也○案隱曰豐文王所作邑在鄆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是也

卷二十

二

案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周禮大司徒疏引鄭召誥注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鄭以營維爲居攝五年是本伏生爲說史記魯世家作七年與伏生大傳不同蓋所傳聞異詞也劉歆三統歷以召誥維誥爲一年內事維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爲七年也

漢書律歷志三統歷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維二月既望粵六

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朏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反政故維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孟康曰朏月出也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案段玉裁云古文月采篇十字乃漢魏人注語王伯厚引尙書正義月采當作月令是也師古時誤爲正文而師古朏爲月采之說殆未可信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此周書七十一篇中月令也今缺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三日朏此亦周書月令文隋唐時尙存矣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

卷二十

所引異字維丙午蠹未檢出何書此蓋惟丙午朏之異文今文尙書也惟作維朏作蠹朏從月出蠹與出雙聲方言蠹作也廣雅蠹出也疑漢書本作丙午蠹孟康注有古文蠹爲朏之語而或刪改之

說文月部曰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周書曰丙午朏

案李善文選注引說文云朏月未成光也與徐本說文異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維納越五日甲寅位成

周禮天官序注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於維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維納越五日甲寅位成

案鄭君此注引誥據今文尙書也何以明之周官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鄭司農釋正位爲正君臣之位鄭君据召誥營維及攻位位成事以破其說所引必博士肄習之本使人易曉也段玉裁云周禮注兩引尙書維字固古文尙書故皆作維之大驗也或曰安知非後人改洛爲維耶答之曰後人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改維爲洛者多改洛爲維者希有凡經傳中維字皆魏以前之舊也段說甚確喬樞謂據史記引尙

卷二十

書維誥字皆作維是今文尙書亦與古文尙書同也又宋攷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此言建國所立宮廟朝市之位也逸周書作維解曰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繫於維水地因於郊山以爲天下之大濬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此皆營維之事也王鳴盛曰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則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當云千七百二十八丈適符其數今略其畸數也作維解原文作邪方七

百里郭謂郭也九里之城必無七百里之郭當云七十里也江聲說亦然

說苑貴德篇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在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

新序善謀篇曰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

卷二十

五

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

後漢書野王二老傳曰昔湯卽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卽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鄔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成周之隆廼卽中洛

若翌日乙卯周公朝至於雒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匡衡等奏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周文武郊於豐鄩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

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曰兆於南郊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祭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案此今文尙書之說也據此知用牲是告徙新邑定郊位逸周書作雒解曰乃設丘垤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卽其事也攷鄭康成亦有南北郊天地分祭之說匡衡師丹王商翟方進等皆天地並舉作雒解但言祀上帝蓋舉祀天以該祭地也

卷二十

六

續漢書禮儀志注引白虎通云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尙書曰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

越翌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尙書曰乃社於新邑。又曰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尙書曰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又曰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

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何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爲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而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尙書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如何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

卷二十

七

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

案作雒解曰乃見太社於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驛土中央疊以黃土正說此經立社之事也經言告社不言告稷者省文也舉社以該稷也僞孔傳以爲社稷其牢繆矣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皆者謂祭社與稷皆用太牢何得以爲其牢乎孝經說曰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后稷配食者僞孔傳以勾龍卽社亦非也王者立社稷以祈福報功勾龍后稷皆人鬼配食於社稷之神者勾龍爲后土有平水土之功故以配社而祀之棄爲后稷有育民人之

功故以配稷而祀之也

蔡邕獨斷曰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徧覆故封社稷露之者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樹之者尊而表之望見則加畏敬也

論衡祭意篇曰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百穀

續漢書祭祀志注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答曰土神也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荀彧令仲長統答鄧義難義難曰再特於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牢一豕一所以用三牲者立社位祀勾龍緣人事

卷二十

八

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齊車又當言用命賞於天不受命戮於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建造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立不可弃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且易勾龍爲其社傳有明文今欲易神之相令祀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待之義未可得明也

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戴冠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以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不當言於社言用命賞於天平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神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後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俸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若五卿之於冢宰此坐之上

卷二十

九

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禮記爲禮之傳按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三國志孫權傳注引虞溥江表傳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卽祚於鎬東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鄆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鄆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

注又引虞喜志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邠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邠命使祭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棧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鄆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爲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黷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爲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也

卷二十

十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
尙書大傳曰周公營雒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
案尙書正義云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雒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土於周與此一事也攷左傳昭公三十二年云晉合諸侯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卽此經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之意

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乃御事

後漢書宋意傳曰昔周公懷聖人之法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

又何敝傳敝奏記由曰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賚亦應有度是以夏禹元圭周公束帛

詩大雅思齊箋書曰越乃御事

案偽孔傳本尙書越下有自字據鄭詩箋引無之是今文尙書經但作越乃御事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

卷二十

十一

召公見厥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教天下故以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鄭君此注是用今文家說攷何休公羊傳注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何休亦用今文家說故以白璋與寶玉大弓爲成王特賜周公與鄭君同也

於戲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於戲害其奈何弗敬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嗚呼今據論衡率性篇引下文

於戲若生子則知今文尙書此篇嗚呼字皆作於戲

也段玉裁曰奈何字本借用李奈字俗製奈字而唐石經用之不可從也集韻十四太曰奈果也一日那

也絕無奈字姚氏姬傳以奈何二字兩見於左傳一

則河魚腹疾奈何一則蓬啓疆曰不然奈何皆楚人

語也周初雜詁乃有此二字恐是如何若何之誤王

裁謂如若奈一聲之轉語稍有輕重耳不必疑周初

無此二字也喬樅案那即奈何之合音疾言之則爲

那緩言之則爲奈何據漢隸字原北海相景君碑故

民吳仲山碑童子逢盛碑已皆作奈則奈字出今文

卷二十

十二

尙書可知矣害其隸古定本作曷其以大詁例之皆當作害爲正又攷逸周書祭公解公曰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剋之咸茂厥功即本此召誥之文

天既遐終大國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鯨在夫知保抱攜提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於戲天亦哀於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案王鳴盛曰偽孔傳以遐訓遠攷說文無遐字毛詩泉水傳訓瑕爲遠則古字借也遐遠亦釋詁文鯨尙

書正義本作瘵引鄭王注皆以瘵爲病段玉裁曰瘵字最俗蓋本作鰥爾雅鰥病也郭注引書曰智藏鰥在邢疏曰智藏鰥在者周書召誥文似邢氏所據注尙未作瘵也今本爾雅注作瘵釋文鰥字下云古頑反注瘵同攷說文玉篇廣韻唐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錄瘵字恐釋文只是注同一字

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隊厥命令相有殷天廸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隊厥命令今沖子嗣則無遺耆老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漢書孔光傳元后詔曰俊乂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

卷二十

三

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書維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

案偽孔傳本耆老作壽耆雖字異而義同今據漢書元后詔則今文尙書實作者老也

於戲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於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句畏於民𡵚

說文言部誠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不能誠于小民

案說文一本丕字作不丕不古字通用

說文石部𡵚𡵚也从石品周書曰畏於民𡵚讀與嚴同

案說文引書不聯顧字則知漢儒以顧屬上讀也偽孔傳讀顧屬下非是江聲曰書敘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賈求得說於傅巖史記云得說於傅險中是巖爲險說文讀𡵚與巖同則𡵚亦爲險也小民難保故曰民𡵚言王雖幼小乃天之首子哉其大能和於小民則自今休美王其不敢顧念小民當畏於民之𡵚險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必祀於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今休

漢書婁敬傳曰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

卷二十

四

以上無德則易以亡

說苑至公篇南宮適子對魯穆公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

案呂氏春秋長利篇南宮括對魯繆公曰成王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然則說苑所稱南宮適子之言殆即呂覽所載之南宮括歟

曰虎通京師篇曰尙書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

惡尙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論衡難歲篇曰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維則土之中也

案鄭康成云禹弼成五服天下方萬里夏衰地滅湯制天下方五千里周初定天下猶因殷地以九州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制禮復禹之舊作召誥時猶未制禮則論衡之說與鄭君合也

漢書翼奉傳奉對曰昔成王徙維盤庚遷殷

班固東都賦曰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卷二十

五

王先服殷御事比途於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後漢書崔駰傳駰獻書戒竇憲曰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

案僞孔傳本比介於我有周御事日本山井鼎云足利古本介作途段玉裁曰按孔傳凡介皆訓大不應此獨訓近疑本作途而譌介字之誤也途古文通見

義雲章汗簡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王其惟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論衡率性篇人性有善惡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惡則保護禁防令漸於善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意於惡終以惡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

卷二十

六

之染練絲使之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

案此今文尙書說也經言初生而書說以爲十五子者大戴禮保傳篇盧辯注云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尙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此世子入學之期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諸子晚成者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經成成王言自貽哲命謂其當以賢智自敕厲以祈天永命故說書家以十五之子爲言也隸古定本尙書云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與

論衡所引今文吳段玉裁曰初服厥命下少十四字
論衡蓋節引之喬樞謂論衡引召誥作今王初服厥
命此蓋槩括今王嗣受厥命至王乃初服二十字古
人引經多有此槩括之詞烏呼作於戲與蔡邕石經
合王鳴盛曰說文無貽字召誥貽當作詒爲正

其惟王勿以小民湣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
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
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
小民受天永命

潛夫論正列篇曰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

卷二十

七

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祿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
命

案經言上下勤恤卽務求治國安民之道民安乃命

永王符之言亦述今文尙書說也

三國吳志張溫傳溫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
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
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用幣用
其王能祈天永命

案尙書釋文云讐字或作酬僞孔傳訓讐爲匹江聲

曰說文言部云讐猶應也百君子皆爲王牧民則必
與民相讐應且讐字或作酬酬亦應答之誼故此讐
字當從說文訓應讐民屬百君子言之且與友民之
誼適合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
拜興曰我小民以下言召公拜訖復言也百君子王
之諸侯與羣吏王肅亦云予小臣召公自謂與鄭君
解同

論衡譴告篇曰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
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
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

卷二十

八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二十一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十九

微誥第七十九

今文尙書十八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韓詩外傳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事之

漢書王莽傳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

卷二十一

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成湯既歿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歿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屏猶擁也

又王莽傳元始五年十二月羣臣奏太后曰周公居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後漢書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曰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

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

案禮記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鄭注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於宗廟辟王也正義云辟王者觀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觀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也又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鄭注曰踐猶履也致政以王事歸授之而周禮天官惟王建國鄭注曰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維邑治天下皆與尙

卷二十一

書大傳合今據韓詩外傳及漢博士諸儒說並同此周秦相傳古誼也漢儒經重家法博士所習皆有師承鄭君之注尙書雖用杜衛賈馬古文本而其訓誼則亦多從今文說蓋伏生大傳乃秦火以前之書其說原於七十子故爲可信而鄭君多從之也

白虎通姓名篇曰所以先拜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尙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案白虎通此條殘闕段玉裁曰名當作各當云股所以先稽首後拜手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蓋殷之禮拜先稽首後拜手其喪拜則拜手

而後稽顙周之禮拜先拜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故云各順其文實也

三國魏志注引魏王丕令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且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

淮南汜論訓曰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扈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

卷二十一

三

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案韓詩外傳七載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云云與此大同蓋皆本伏生尚書說也

淮南要畧曰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爲上也搢笏而朝以甯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

于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案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弗作不段玉裁曰下文不敢不敬天之休三不敬宿皆作不似此亦作不敢爲長

史記劉敬傳敬說曰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傳相焉廼營成周雒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予惟乙卯朝至於雒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渚

卷二十一

四

水西惟雒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雒食

尚書大傳雒誥傳曰古者處師入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三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

案此蓋大傳釋雒師二字而引古制以明之也玉海地理戶口引大傳曰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注曰或云黃帝法也

漢書地理志曰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又曰河南郡河南故鄆鄆地周武

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之以爲都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案詩王風正義引鄭維詰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雒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澠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雒陽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其說與地理志合皆今文尙書說也漢書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韋昭曰通在二封之地其千里也臣瓚曰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

卷二十一

五

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按西周卽鎬京也東周卽維也詩秦譜云橫有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又鄭志答趙商云東周之畿方六百里是鄭以西都爲八百里東都爲六百里與瓚說同尙書正義又引顧彪約鄭說云先卜河朔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王鳴盛江聲均以爲如鄭所說則經云我乃卜者謂周公視召公之下兆非周公更卜故以爲觀召公所卜之處惟河朔黎水與澠水東兩處是周公所卜耳書序云召公

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詒厥既得卜止卜王城未卜成周又鄭注以澠水東與召公所卜處分言之則亦以澠水東爲召公所未卜也召公之卜爲欲建王城周公之卜則爲欲遷殷民殷民懷土故先卜近不吉乃改卜澠水東而遷之鄭云澠水東今雒陽召公所卜今河南舉漢時地名爲驗也郡國志云雒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雒邑春秋謂之王城是已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喬樞謂馬鄭皆治古文尙書者然則今文古文說並相同矣

卷二十一

六

又案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予乃卜波水之東北郎池之南惟玉食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蓋卽倣召詒之文而爲此書也

說苑至公篇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不有天固也

倂來以圖及獻卜

漢書劉向傳書曰倂來以圖○孟康曰倂使也使人以

圖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書雒誥之辭

案倅字說文所無惟手部云扌揮也爾雅釋詁倅拊拊使也釋文倅字又作倅疑尙書倅來當作倅字段玉裁曰羣經音辨卷二曰平使也補耕音耕二切書平來以圖按此賈氏據未改尙書釋文採入者也今本尙書釋文作倅恐非陸氏之舊且不載補耕一切與爾雅拊倅音義不符集韻十三耕拊倅倅平平六字同云古作平平放堯典平秩馬作平云使也是丁度所本

卷二十一

八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白虎通京師篇曰聖人承天而制作尙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後漢書黃琬傳曰昔周公營洛邑以甯姬

公既定宅辨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應麟藝文志攷曰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曰辨來來示予卜休恒吉

案倅字作辨者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尙書之異文也段玉裁曰此與勿辨乃司民洎於酒王辨榮伯同古

辨與平多通用尙書之平卽爾雅之拊倅也倅字後出爲俗段說是也堯典平秩鄭注周禮引皆作辨秩尙書作辯此其明驗已又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倅來來者使二人也據此是卜營雒邑爲一事卜營成周爲一事故周公召公各使一人以兩卜皆吉示王也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謝承書陳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

周公曰王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成秩無文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卷二十一

九

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尙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王者始起用何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

案隸古定本作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少一修字多一於字此今文古文之本不同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頒行周禮頒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

且用殷禮也與白虎通誼同皆用今文尙書說也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此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漢書律厯志引其文以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致政在是年歲終則卽政在明年歲首矣此時成王猶未卽政故仍用殷禮也

風俗通山澤篇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或男大小爲差書曰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

案何休公羊傳注鄭康成禮記王制注皆言春秋變

卷二十一

十

周之文從殷之質是殷尙質周尙文也此經言咸秩無文咸秩謂徧次其尊卑無文謂禮儀從簡質則其仍用殷禮明矣

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學功

尙書大傳曰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筮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

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

案此經上言日記功宗視功載且召諸言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庶殷不作則使天下諸侯莫不盡其志而效其功正此時之情事也伏生所引書傳乃未焚書以前舊傳蓋皆七十子之徒緒言大義遞所師承者也日記偽孔傳本作日記釋文云曰音越一音人實反按人實反乃日字之音此古讀也今從之江聲曰今王卽命日者謂今王卽命於周之日記功宗者謂記諸有功而尊異之偽孔改爲卽命日則教王誰命乎其誼非是學功偽孔本作教功亦非

卷二十一

十一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毋若火始庸庸厥攸灼敘弗其絕

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桓帝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李賢注尙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

案李注引尙書較今本其往上多一慎字足利本古本同疑今本尙書傳寫脫之爰延稱其朋其朋而申釋之曰言慎所與也疑今文尙書作慎其往故延以慎所與爲言也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成帝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王然後防之亦無及矣○師古曰庸庸微小貌也言大始微小不早撲滅之則至熾盛矣

案梅福所引據今文尙書也隸古定本作無若火始燄燄庸者燄之假借字說文炎部云燄火行微燄燄然也庸庸猶燄燄亦猶熒熒太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河正此意也尙書釋文云敘絕句馬讀敘字屬下今案馬讀是也偽孔傳讀敘字句絕誤矣

三國魏志何晏奏曰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卷二十一

十二

又蔣濟傳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

厥若舜及撫事如弔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俘鄉卽有僚明作有功愆大成裕女永有辭公曰已女惟冲子惟終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孟子告子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爲其不成享也○趙岐注曰尙書雜詁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關也故曰不成享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絮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爲神所享也

案趙岐所釋據今文尙書說也書正義引鄭注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訓詁與趙岐同谷永說上引此經則主祭祀爲言蓋斷章取義言各有當也古人謂獻于上者曰享謂獻于神者亦曰享皆取其絮誠以獻之意也江聲據孟子稱書曰不享無惟字疑今本尙書惟是衍文喬樅謂此恐不然攷漢書郊

卷二十一

十三

祀志谷引永經亦作惟曰不享與今本尙書同則惟非衍文也

鹽鐵論散不足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

乃惟孺子攸朕不暇聽朕教女于棐民彝汝乃是弗覆說文支部曰攸分也从攴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攸案攸僞孔傳本作頒謂女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今據說文所引則是讀乃惟孺子攸爲句也正義引鄭注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鄭之訓

誼與說文同尙書釋文引馬融云頒猶也其義未詳
疑猶下脫去分子當云頒猶分也江聲讀乃惟孺子
微爲句朕不暇聽爲句言政事繁多孺子分其任我
有所不暇聽江說是也

玉篇首部覆下曰周書曰汝乃是弗覆

案覆字不見於說文尙書釋文曰覆徐莫剛反又武
剛反馬云勉也正義曰覆鄭王皆以爲勉錢大昕曰
釋故云孟勉也雅所以訓釋六經必六經有是字
而後爾雅有是釋等六經中孟之訓勉他未有見孟
之古音近芒雅詁覆字本是子學故馬鄭王皆訓勉

卷二十一

十四

段玉裁曰孟古音如芒則實然如孟諸孟津孟卯皆
可證謂徐邈覆讀莫剛反與孟同音則不然覆字從
侵從曹省聲與慶字曹省聲同古音在蒸登部不皆
陽唐部是以覆莫崩反見於五經文字寸部集韻十
七登皆本釋文釋文古本定當作徐莫崩反又武剛
反如今本則莫剛武剛音無分別矣段說甚審覆字
雖說文所無然釋文不言馬鄭王本字異江聲竟據
錢說而改作孟非也

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
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違用矣

廣雅釋詁三農勉也

案偽孔傳釋農爲農人謂明農爲明教農人以義段
玉裁曰據廣雅農字訓勉疑是尙書茲予其明農哉
之訓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之
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居師愷宗將禮稱秩元
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
御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罔怠

尙書大傳周傳曰庸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
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擗升者爲文

卷二十一

十五

纛龍者有容栒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
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
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
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仍然淵其志和其
情愀然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
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膚而歌憤於其
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
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維誥也故其書曰揚文
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
子曰吾於維誥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

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注辟法也擗弁或爲振非當言拊帚者繫牲者也模繡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祿文章之範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玉音金聲言宏殺之調也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伋讀曰播播然變動貌子成王也執鼎俎刀匕卑賤者尙然而况尊貴者乎聖言太祖

案韋昭魯語注云周公初時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

卷二十一 七

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從更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昭所述亦本今文家尙書說故與大傳舍據大傳言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引此經揚文武之德烈爲證是揚文武之德烈者卽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周公此時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故成王稱公德以贊美之言公保予冲子安受其成予冲子惟夙夜慤慎其祭祀而已先大夫尙書大傳定本云鄭注伋讀曰播播當爲播字之誤又王伯申經義述聞云嗟子猶嗟咨注釋子爲成王非其義也

又案隸古定本尙書作文武烈無之德二字對作答和恒下無萬邦二字與今文尙書不同攷逸周書祭公解穆公命祭公之解亦有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迄成康昭考之烈卽本此雜諸文則今文尙書作揚文武之德烈於文誼爲長又大傳引此經以旁作穆穆爲句漢獻帝禪魏王詔引作御衡不迷爲句與大傳合知是漢時經師舊讀如此僞孔傳乃以旁作穆穆御衡爲句不迷文武勤教爲句失其誼矣

後漢書張衡傳衡應問曰公且道行故制典禮以升天

卷二十一 七

下

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與少府歐陽地餘等議曰立廣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

案尙書有歐陽之學世世相傳地餘者歐陽生曾孫高之孫也見漢書儒林傳地餘此議真歐陽尙書經說矣

又王莽傳曰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於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尙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

案周公治定制禮追祖文王而宗武王而王莽傳仍言宗文王者蓋公雖已制禮於時未用俟成王即政而後始行之觀此經下文王曰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謂四方雖進於治而尚未定宗祀之禮也篇末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乃是改殷禮而行周禮周尚赤故用騂牛此與召誥用牲於郊牛二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牛不言騂者文異然則祖文王而宗武王在成王即政後舉行此禮益

卷二十一

式

明矣

又王莽傳曰惟公功德光於天下

鹽鐵論崇禮篇曰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辭越裳之寶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東觀書詔曰經言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尚書大傳略說曰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

案孟子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今據大傳說則是三王之道即天地人三統四事即春秋冬夏之事所謂七政者是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今君稱丕顯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宏烈
楊雄劇秦美新曰旁作穆穆

案子雲引用雜語與尚書大傳合是用今文尚書也

魏志文帝紀裴注延康元年詔曰今王繼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

卷二十一

九

案尚書釋文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段玉裁曰此迓字本作御偽孔傳訓迎則讀爲訝故陸云五嫁反馬鄭王皆訓八枋馭羣臣之馭讀如字故陸云魚據反也衛包依孔訓改字作迓而釋文故作御至開寶中又改釋文大書作迓以合衛包本而小字仍之殊不思今音迓可五嫁而不可魚據今本釋文大書與小字橫決不貫正如洪範曰雩可云徐亡鉤反今本作曰蒙則不得云徐亡鉤反也集韻九御曰迓牛據切迎也書迓衡鄭康成讀此條最誤鄭注尚書作御不作迓且鄭不訓迎且鄭不爲反語此依開寶

新定尙書音義而踏誤至此喬樅謂段說是也觀魏紀裴注引延康詔作御衡不迷則知今文古文並是作御字也

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

大戴禮公符篇迎日東郊辭曰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

案據大戴禮則知此三句古有是語而成王以之贊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又書傳略說載迎日之辭文與大戴禮同

卷二十一

王曰公功業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於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說文支部曰救撫也从支米聲讀若彌周書曰亦未克救公功○又曰保或救字从人

案周官小祝疏引鄭注云救安也玉篇支部云救安也撫也兼許鄭二誼

漢書杜欽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

後漢書曹褒傳褒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

禎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

中候摘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卽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甲元龜背書

案中候所紀是言周公功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之事也與此成王贊美周公之德語意正同

尙書大傳略說曰帝命周公踐祚朱草暢生

又曰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蓂莢生○注曰矜夸也

又曰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生

案開元占經引大傳略說作德光地序則朱草生伏

卷二十一

生大傳所載與中候合皆言功德明光於上下之事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舉○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凝後丞也周書雒誥

稱成王曰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案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凝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尙書大傳釋臯陶謨欽四鄰云前曰凝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疑可志而不志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

責弼然則四鄰卽四輔也大戴禮保傳篇云明堂之位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疆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此則言成王之四輔也

卷二十一 主

後漢書桓郁傳曰和帝卽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上疏皇太后曰昔成王幼少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聰明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我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普刑四方其世享

漢書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無困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遽去而令我困又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

劉昭祭祀志注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

案此所引皆用今文尙書也章帝從桓郁受尙書見後漢書桓郁傳是章帝所習乃歐陽尙書也攷逸周書祭公解王曰公無困我我下有哉字今古文尙書作公無困哉段玉裁曰哉疑是我字之譌若無我字語意不完古我哉二字相似易論如說文泚字誤爲泚是其證也

卷二十一 主

宏也

三國魏志注荀攸勸進表曰周公八子竝爲侯伯伯牡駢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烈考武王宏朕共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所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渠○注云赤帝燔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謂之文祖周曰明堂

案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詩維天之命及雖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得稱文祖也光烈考烈威

也是鄭用今文尙書說矣五德之運唐爲火德故堯
典稱文祖今雒誥亦稱文祖者周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明堂卽文祖各不相襲要其制則相因也下
云乃單文祖德謂明堂爲文祖此言乃文祖與烈考
武王竝稱則是稱文王也文王於成王爲祖以文王
有文德合於火精故卽以文祖稱之又此時功成治
定已致太平周公制祀禮祖文王而宗武王皆以配
上帝故於明堂享之也烈威也亦光也雖詩曰旣佑
烈考亦謂武王與此經同莊氏寶琛曰朕當作訓說
文人部云佚古文以爲訓字尙書當是本作佚後改

卷二十一

五

作朕字耳作雒本武王之意見逸周書故曰宏訓共
也雒孔傳以共釋爲奉則其字本不作恭衛包乃改
之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帽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
事篤前人成烈替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
德

詩周頌維天之命箋云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案詩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
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

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正義又
申說書之意曰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成我明子成
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
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文王之德制作之事也今案
鄭君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用今文尙書說
則此所云亦依今文家誼可知矣古之帝王皆有明
堂凡大典禮皆舉行於其中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
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其事已王鳴盛曰周公制
禮六典爲用明堂法度者周禮太宰掌建六典曰治
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盛德篇云明堂天法

卷二十一

五

也禮度德法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順天法也冢
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成望司
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
大傳居攝六年制禮而小雅斯干疏引鄭志答趙商
張逸二條皆謂周公於雒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
法度也

仲來愆殷乃命甯

詩何彼穠矣正義引鄭康成云周公謂文王爲甯王成
王亦謂武王爲甯王此一名二人兼之

案鄭君以甯爲甯王此亦用今文家尙書說也王鳴

盛曰鄭以甯王爲兼文王武王謂武王始受命故亦推本之僞孔傳及顧彪訓甯爲安非也江聲曰此甯王謂武王也蓋營雒邑遷殷民皆武王之意故言使我來治雒邑慎教殷民者乃受命於武王也喬樅謂江說於誼爲長攷史記周本紀稱武王謂周公曰自雒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是營雒實武王之意周公乃受命於武王而爲之此今文尙書說也逸周書度邑解云王曰鳴乎且自雒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

卷二十一

二十六

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恒嶽不顧瞻過於河究瞻於伊雒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與周本紀所載同知古文家當亦以營雒爲武王意而周公承其意繼成之也

予以矩矱一曰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

鄭康成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旣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雒邑

案鄭注見尙書正義周禮大宗伯疏玉海郊祀門此

亦用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據孝經祭法祭五帝在明堂又據明堂位及斯干詩疏引鄭志雒邑有明堂則此祭告五帝自是在明堂也鄭不言用何禮今推之當用大饗禮知者月令季秋大饗帝彼注云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彼注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彼疏云季秋歲功總畢遍祭五帝配以文武祭報其功若卜牲日總卜而已不每帝卜今六典成告祭亦是報功當用此禮也僞孔傳以此禮爲以太平告文武與下文禋於文武爲一事非也據鄭注則上文明禋爲遍祭五帝於明堂此禋於文王

卷二十一

二十六

武王爲祭於文武之廟異地異祭也王說誠然喬樅攷詩頌維天之命敘云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正義云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語太平五年之末也所以必告文王者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太平制作一代大法文王之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太平故不爲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太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武王亦不卒而崩當時亦應並告文武但以周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意故作

詩者王於文王辭不及武王也據箋及疏所言則告
太平乃五年事此告六典成是七年事何得以此年
明禋爲太平潔告文武乎當從鄭注以明禋爲告成
六典禮於文武爲告成雒邑於義始備鄭君歷敘周
公攝政事自元年至七年皆依伏生大傳爲說其義
確不可易也

論衡儒增篇曰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
草

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於乃德殷乃引考王倅殷乃
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卷二十一

文

說文甘部厭飽也从甘从厭

案尙書釋文引馬融云厭饌也馬以厭訓飫此古文
說也許君以厭訓飽當爲今文家說厭字隸變加厂
作厭又或作壓唐石經宋岳本皆作厭與說文合今
從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
命周公後作冊逸告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惟七年

尙書大傳雒誥傳曰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又曰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人事至
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
注曰禮志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
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
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
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之謂至禮
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思終身不忘是之謂在
其道

又曰夏后氏迎於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

尙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

卷二十一

文

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

王

漢書律曆志曰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已反政故雒
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

又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於魯之歲
也

案尙書釋文云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
烝正義云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
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陸孔皆稱鄭

讀而各不同今攷正義引周頌烈文序及鄭箋以證成王卽位有告祭之禮則上文當云鄭以烝上屬與釋文同祭字當在歲上疑傳寫舛錯耳馬讀與鄭異者馬用古文說鄭則從今文家說也江聲曰據伏生大傳周公居攝七年致政烈文詩序有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文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此經於烝下卽言祭歲自是歲首朝享之祭於時成王卽政以正月朔旦行朝享之禮徧祭祖廟告嗣位焉旣乃以二特牛祭文王武王告立周公後先言祭而後言歲者殊異祭文使別於特牛之

卷二十一

三

祭且使歲文就下以見告封公後亦是歲朝事烈文詩正義引鄭維詰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佚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聲謂駢者赤色周尙赤故用駢牛爵命諸侯必特假於廟示不敢專也喬樅謂江說是也攷詩烈文正義又云鄭注封周公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位同日事也但二禮必不得同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當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告已嗣位事訖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知必非一祭者卽政

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詩正義據劉炫劉焯等義疏爲本推明鄭說其義特精僞孔書傳誤以烝祭與告文武合爲一事書疏曲附僞傳反駁鄭注謂告文武不得在歲首朔日其失甚矣

又案經言戊辰烝祫麻志載三統麻以爲是歲十二月戊辰晦王鳴盛曰此劉歆據召誥三月丙午朏以推而云然今據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維詰是攝政七年事歆以二篇月日爲一年內誤矣則其所推安得不誤

卷二十一

三

僞傳據此而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誤矣乃遂以戊辰爲王到之日但經言王在則王到已非一日經特未見其文耳傳何據而知王以戊辰到耶傳旣以戊辰爲十二月晦遂謂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攷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首時謂孟月也十二月於周爲季冬於夏正爲孟冬是首時也若明月爲夏之仲冬則非首時豈可行烝祭之禮乎僞傳說非是

公羊文公十三年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王然則周

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王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注云拜謂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尙書曰用命賞於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生以魯國供養周公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王加曰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回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王所以一天下之心於王室

卷二十一

五

案公羊春秋齊學也史記及漢書儒林傳皆言伏生以尙書教於齊魯之間山東諸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則公羊家所言宜其與今文尙書說同矣

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叔且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竝啟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

鄭康成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

案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家說也文王得赤雀者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鄧止於昌戶

再拜稽首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謂受赤雀銜書之命也武王得白魚是觀兵時事見大誓篇又淮南齊俗篇亦言周公居攝七年皆本伏生大傳與鄭合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至三十餘世又黃瓊傳瓊建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啟土宇開地七百

卷二十一

五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二十二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二十

多士第八十

今文尚書十九

維三月周公初於新邑維用告商王士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

三國邾曰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

殷民謂之三監三監畔周公誅之遷邾庸之民於維邑

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卷二十二

案正義引鄭注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

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前召誥

維誥二篇言營成周遷殷民事已具今殷民初遷成

周故此安撫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於殷我有周佑命

將天明威致王罰殷命終於帝

歐陽尚書說曰秋曰旻

案尚書釋文引馬融云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

喪故稱旻天也馬注蓋用歐陽說而申釋其誼也月

令孟秋云天地始肅仲秋云殺氣寢盛是秋氣殺也

此三月是建寅之月而舉秋時天號者以方言降喪

有取於肅殺之誼故稱旻天也江聲曰案詩大小雅

凡三言旻天疾威是稱旻天者恒有取於威罰之誼

於雨無正則云降喪饑饉召旻則云天篤降喪二詩

俱旻天亦皆言降喪故馬云然明稱天號各有指趣

也喬樞謂江說是也此經下文言我周佑助天命奉

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以敕正殷命以終於上帝之

事是稱旻天者有取於威罰之誼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維天不弔凡罔怙亂弼我

我其敢求位維帝不昇維我下民秉爲維天明畏

卷二十二

案偽孔傳本作敢弋殷命云弋取也釋文曰弋徐音

翼馬本作翼義同正義曰鄭元王肅本弋作翼王亦

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女殷之王

命段玉裁曰弋翼古音同在第一部訓取者讀翼爲

弋也孔本作弋者因馬王之說而改經字也喬樞謂

今文尚書無可攷然馬鄭皆參用今文者而皆無異

訓則今文從同可知矣

又案凡罔怙亂正義本作罔亂薛季宣書古文訓固

作忘江聲曰案正義本乃開元時所改也據書古文

訓可知偽孔本亦作忘而其傳乃云信無固治是讀

忘爲固矣正義本遂改作固字非也郭忠恕汗簡心部有忘字釋爲固云見尙書蓋忠恕惑於僞孔傳故誤似忘爲古固字耳忘从古下心怙從心傍古實一字也依說文當作怙左氏僖十五年及宣十二年皆有毋怙亂之語怙亂猶怙惡不悛也喬樞謂今文尙書無可攷然僞孔本實不足據王氏鳳階亦據春秋傳毋怙亂之文謂此經固當作怙今從之

我聞曰上帝引佚有夏不適佚則句維帝降假鄉於時句夏弗克庸帝大淫屑有辭維時天罔念聞厥維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稷夏後民甸四方

卷二十二

三

案尙書釋文云馬以時字絕句濞佚又作侑馬本作屑云屑過也今文尙書無可攷而僞孔本不可從今從馬本

尙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其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紂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放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紂之一紂少紂以罰再紂少紂以地三紂而爵地畢

論衡自然篇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樸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

又治增篇曰舜承堯大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尙有憂舜安能無事經曰上帝引佚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

案引佚謂引進遺佚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觀下文云命成湯革夏後民甸四方是言湯能則天任賢爲天所命之事伏生大傳言諸侯貢士於天子有一

卷二十二

四

適再適三適不貢士者有一不適再不適三不適之文是不適謂不進賢也佚則引佚之則也則猶法也據王充論衡言堯尙有憂舜安能無事堯舜之有憂即孟子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聖人之憂民如此也充又言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兩引此經上帝引佚皆言人君當則天用賢則有夏不適佚則謂夏桀弗克則天用賢致治故天降之罰革夏命是解此經不適佚則當據伏生大傳爲說於誼始合也

說苑敬慎篇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修禹之

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於樂沉酣於酒此忘其身者也

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維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於天矧曰其有聽念於先王勤家誕淫厥佚罔顧於天顯民祇維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維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

史記魯世家多士稱曰自湯至於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集解馬融曰紂大淫樂其佚無

卷二十二

五

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

案詩文王篇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毛傳云帝乙以上也鄭箋云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亡也與此經義同又經言四方小大邦喪史記亦言其民皆可誅攷逸周書世俘解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國是皆從紂爲淫佚者故武王征之也又案徐廣史記音義曰之從也一作敬之也今據裴駰集解引馬注云云則作敬之也義亦可通敬即經祗字之訓詁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維我周王不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

告敕於帝維我事不貳適維爾王家我適予其曰維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予殷大戾肆不正

白虎通京師篇曰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於雒陽成文武之制作汭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惟命是德慶

案此經云自乃邑下文云敢求爾於天邑商是殷後稱邑之明證王鳴盛曰孟子引書臣附於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於東國雒陽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新邑洛下文朕作大邑於茲雒對商士

卷二十二

六

而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維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甯時維天命元朕不敢有後毋我怨

熹平石經維天命元朕不敢有以下闕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殘碑上下文缺僅此八字王鳴盛曰隸古定本作時維天命无違疑石經當是无字誤爲元而脫違字也又唐石經初刻後字下有一字漫滅諸本皆無此字蔡邕又缺後字以下不可攷矣江聲曰據文誼當爲命字篇末云時予乃或言謂今時乃有言也則後不復有言矣此文朕不敢有後文

誼未足當云朕不敢有後命乃與篇末之文相應也
段玉裁曰漢石經作惟天命元又無違字此今文尙
書然也王氏鳳階以爲元字誤元脫違字其說非也
漢石經無不作无唐石經初刻後下有誅字後摩去
字形尙隱然可見蓋依孔傳增誅字耳

後漢書楊終傳終上疏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人
近遷洛邑且猶怨望

維爾知維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於天
邑商予維率夷憐爾非予罪時維天命

卷二十二

七

論衡雷虛篇曰人君於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
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
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尙書曰予維率夷憐爾
案偽孔本作率肆矜爾與无所用今文尙書異釋文
正義皆不言馬鄭王本異同則偽孔從古文尙書也
率肆訓爲率循故事率夷訓爲率循常典夷與彘同
夷常也常典卽故事也字異誼同憐矜古相通用故
論語哀矜勿喜論衡引亦作哀憐也段玉裁曰夷肆
古音同第十五部憐矜古音同第十部矜从令聲讀
如鄰自誤作从令聲而古音亡矣

熹平石經口口罪時維天命

班固典引曰虎螭其師革滅天邑○蔡邕注曰天邑天
子邑也○李善注尙書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

潛夫論述赦篇曰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
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讐敵罔不寇賊消義姦允奪攘
以革命受祚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

王曰告爾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
致天罰遂爾遐遷比事臣我宗多慇

熹平石經王曰告爾多下闕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尙書殘碑王曰下有告爾二字

卷二十二

八

今偽孔傳本無之說文邑部云郕周公所誅郕國在
魯此據古文尙書故作郕字括地志云兗州曲阜奄
里卽奄國之地今按非也許云在魯者謂在魯國界
內非謂在曲阜也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
奄鄭注云奄在淮夷之北多方注云奄在淮夷旁然
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境矣詩破斧云周公東征四
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蓋霍叔罪輕不數
又不數淮夷故以管蔡商奄爲四國正義云不數淮
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夷四國謂諸夏之國故不數
也江聲曰俗本尙書移爾遐遷移當作遂說文彘部

云遂遷徙也開元時改作移非其誼矣遐邇當作瑕
邊爾雅瑕邊俱訓遠也遜依誼當作慈慈順也見說
文心部或省文作孫開元本改作遜則字別矣此說
言徙女於維邑遠女故土之惡習比近臣事我宗周
庶幾適於慈順也喬樅謂今文尙書無可攷江說甚
確今從之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維不爾殺予維時命有申今朕作
大邑于茲維予維四方罔攸賓亦維爾多士攸服奔走臣
我多慈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甯餘止爾克敬天維界矜
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

卷二十二

九

熹平石經上缺茲維予維四方罔攸賓亦惟爾下缺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段玉裁曰按漢
人不以避諱改經字一字石經雖亡而多士篇維字
兩見可以知伏生經文作維非以火行忌水之故擅
改經文也曹丕一詔本屬無稽學者勿爲所惑也幹
唐石經以下作幹今更正幹从木軌聲若从干則兩
聲無形矣帝尙書釋文云徐本作翅

今爾維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於茲維爾小子
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誨言爾攸居

熹平石經上缺有年於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下缺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江聲曰王曰之
下蓋有脫文也據多方篇末云王曰我不維多誥我
維祗告爾命乃更云又曰今此篇則否是有脫文矣
段玉裁曰唐石經或言二字初刻是三字摩去重刻
致每行十字者成九字矣初刻隱然可辨或言之間
多一字諦視則是誨字與孔傳教誨之言合維誥亦
有誨言二字也

卷二十二

十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二十三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二十

毋佚第八十一

今文尙書二十

周公曰於戲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佚乃憲既延不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史記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

卷二十三

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

案無逸伏生大傳作毋逸論衡引同史記作毋佚蔡邕石經作毋劬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留意亡逸之篇毋無亡古並通儀禮士昏禮注云古毋作無則知作無者古文尙書也論語夷逸石經作夷佚漢書逸字多作佚是逸佚亦通用字逸佚劬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有不同也書正義引鄭云嗚乎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喬樞按此篇言嗚乎者凡七今文尙書皆當作於戲以石經殘碑篇末云

於戲嗣王其監於茲知之餘當仿此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尙書皆作烏呼今文尙書皆作於戲也段玉裁曰按魯世家云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逸蒙上文淫佚而言則逸字之本作佚可知也

論衡儒增篇尙書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弗弛文武弗爲弛而弗張文武不行一張一弛文武以爲常

案禮記雜記孔子與子貢論蜡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注云蜡之祭主先嗇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

卷二十三

二

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誼大張弛以弓弩喻人張謂勤勞弛謂逸豫也與論衡說合

熹平石經上缺 嗇之艱難乃劬乃憲既延不則侮厥

下缺

案僞孔本憲作嘒延作誕不作否與今文尙書異上鳴盛曰嘒石經作憲憲欣也毛詩板篇毋然憲憲傳云憲憲猶欣欣是也誕石經作延省文也否作不古字通也段玉裁曰按廣雅釋詁三曰姪惕嬉劬遊敖契戲也釋言曰劬豫也此正今文尙書舊說曹憲音逸與石經合豫疑當作豫集韻引作娒娒與豫同也

喬樞謂儼卽惕字說文心部曰惴放也楊雄方言曰
惴惕游也以効訓豫於誼亦通詩小雅曰逸豫無期
孟子曰一遊一豫玉篇曰豫怠也佚也訓誼竝同

後漢書明帝紀中元元年詔曰不知稼穡之艱難

周公曰於戲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
治民震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饗國七十有五年

史記魯世家曰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
治民震懼不敢荒甯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集解馬
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

案尙書釋文云嚴如字又魚檢反馬作儼今據史記

卷二十三

三

引作嚴徐幹中論引同則知作嚴者今文尙書也作
儼者古文尙書也曲禮儼若思鄭注云儼矜莊貌釋
文云儼本亦作嚴是嚴儼古通敬漢石經作寅古文
尙書同寅者寅之消借字說文夕部曰寅敬惕也易
曰夕惕若寅是其義已尙書正義引鄭云恭在貌敬
在心是鄭亦以敬釋寅字之誼也震漢石經作祗敬
殷庚篇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亦作祗桀誓
祗復之魯世家作振復之是震祗振三者通也肆史
記作故此以訓誥字代經文享作饗與石經文同
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

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
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集解鄭元曰兩手搯之
曰拱

按劉向說苑以大戊武丁時俱有桑穀武丁事見伏
生大傳太戊事見史記殷紀又尙書咸父序正義引
帝王世紀亦以爲太戊事皆與史記合

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

熹平石經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蔡邕書石經司馬

卷二十三

四

遷作史記皆用今文尙書而字復有不同者史記所
載據歐陽尙書本蔡邕所書據夏侯尙書本三家今
文雖皆出於伏生然其先師承口相傳授後乃著之
簡策師讀聞有不同故文字亦不無小異也段玉裁
曰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量音同自量猶自度也治
以同在今音第一部祗震異部而音轉最近

鄭康成商頌詩譜曰湯受命伐桀後世有中宗者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甯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曰夙夜慄慄不敢荒甯

徐幹中論天壽篇書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案徐幹生於漢末時古文尙書業已盛行學者誦習
務廣涉獵不爲韻家之學故引書多參用今文古文
魏晉以後學者又強所不知妄改舊文是在識古能
分別觀之而已昔在此引作在昔享饗古多通用
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及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
年不言言乃謹不敢荒甯密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
肆高宗之饗國五十有五年

魯世家曰其在高宗久勞於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
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謹不敢荒甯密靖殷國至於小

卷二十三 五

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集解馬融曰武丁爲
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於外與小人從事
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元曰爲父小乙將師役於外
也相謂之梁闇謂廬也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
其言久矣

殷本紀曰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
言政事決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
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使百官營求之野
得說於傅險中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時殷道旣衰武丁
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祖己立其廟

爲高宗

案古文尙書作時舊勞于外史記無時字中論引書
作實舊勞於外則是讀其在中宗句絕以時字屬下
攷爾雅釋詁時實並訓爲是故徐幹以時字訓是作
實此以訓詁字代經文史記往往如此漢人引經有
此一例也詩商頌譜正義引鄭注云高宗謂武丁也
舊猶久也爰于及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
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鄭
君以今文說釋古文之誼故與史記合白虎通書龜
篇云龜之爲言久也說文云龜舊也是舊與久誼通

卷二十三 六

爾雅爰專于也詩定之方中云作于楚宮作于楚室
劉淵林引于字皆作爲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註于
猶爲也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于讀曰爲是其明證
也及與亦爾雅釋詁文也古文尙書乃有作乃或三
年不言下多其惟不言四字謹作雍密作嘉至於小
大無怨無下多時或二字與史記所引今文不同史
記據歐陽本然也蔡邕石經有時或二字見隸釋尙
書殘碑石經蓋據夏侯尚書本

乃或諒闇

商頌詩譜曰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及小人作其卽

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

中論天壽篇其在高宗實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國至於大小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案中論載此篇文間作陰謹作雍密作嘉疑皆後人所改何以明之中論引祖甲節能保惠庶民惠下無于字不侮鰥寡侮上無敢字皆與史記文同與偽孔本文異知其所載是今文尙書也中論宋以前其書未顯至宋曾鞏編校書籍而上之中有關篇已非全

卷二十三

七

書時偽孔傳盛行故傳寫者疑其字與依偽孔本改之耳詩譜引尙書亦與中論相同攷正義引鄭尙書注釋諒闇爲梁闇謂倚廬也用伏生今文說則詩譜所引必是今文尙書且三年不言之下無其惟不言四字與史記合與中論亦合尤可爲引用今文之證疑謹作雍密作嘉亦皆係後人所改有或古書通用今文或多作有如下文罔或克壽論衡引作罔有克壽亦其證也

漢書王吉傳吉戒昌邑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春秋繁露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乃或梁闇

尙書大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此而近彼則孝子之道備

卷二十三

八

矣○注云隱痛也字或爲殷

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

案晉書二十禮志杜預等議喪服云至周公且乃稱殷之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其傳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先大夫曰杜預所引書字作亮陰則古文尙書也所引傳與大傳異則古文家說也論語作諒陰集解引孔安國註與預正合今偽孔傳乃襲用古文家說禮記作諒闇鄭注以爲凶廬從

大傳義也喬樅謹案禮記喪服四制篇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而高之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鵲鵲之鵲謂廬也詩商頌譜正義引鄭毋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是鄭注尙書及禮記皆用今文家說所云諒闇轉作梁闇者謂諒闇當轉讀作梁闇也鄭注尙書雖

卷二十三

九

祖孔學而參用伏誼故解諒闇不襲安國舊說知鄭學之宏通非諸儒所及矣史記載尙書諒作亮諒亮古通皆梁之同音假借字也

淮南泰族訓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喏吟者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後動化天下者也

乃或涼陰

白虎通爵篇尙書曰高宗諒陰三年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卽位踐祚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

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也

又四時篇尙書曰諒陰三年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

論衡儒增篇曰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高宗諒陰三年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其言不言猶疑於增也

後漢書魯恭傳恭上疏曰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諒陰三年聽於冢宰

乃或涼陰

卷二十三

十

漢書五行志曰殷道既衰高宗承做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又曰武丁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師古曰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

案白虎通論衡引書並作諒陰漢書五行志引書又作涼陰此用三家今文之異字也段玉裁曰諒涼梁亮古四字同音不分平仄也陰闇古二字同音在侵韵不分侵覃也大傳釋梁闇爲居廬鄭注闇讀鵲鵲之鵲謂廬也其注禮記尙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

梁頤爲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鶴讀如者釋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涼白虎通釋禪於梁甫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同聲通用之法可見矣

其惟不言言乃謹

禮記坊記子曰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鄭注高宗武丁也名篇在尙書謹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旣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

檀弓篇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鄭注謹喜說也言乃喜說則臣民望其言久矣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言乃雍正義引鄭注云其不言

卷二十三

士

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據書疏所引則鄭所傳古文尙書本亦作言乃雍矣其注禮記言乃謹於坊記則云謹當作歡於檀弓則直釋謹爲喜說與尙書注誼異者蓋三家今文尙書皆作謹字禮記傳自夏侯始昌戴氏亦皆今學與尙書同一師承多與今文尙書合故鄭君注禮記亦用今文家尙書說就謹字解之與史記所傳尙書文同裴駢史記集解所引鄭注謹喜悅也云云卽采鄭注檀弓之語非尙書無逸篇注也鄭君於尙書兼通古文今文其注伏生大傳皆用今文尙書訓誼蓋漢儒傳經最重師法爲之

注解者必各從其家段玉裁曰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係之高宗云據此似非剪截毋佚篇文鄭

注云高宗名篇在尙書然則亦非毋佚語高宗篇當是殷時佚尙書喬樞謂尙書百篇有高宗之訓序以爲與高宗彤日皆祖已訓于王所作然則坊記傳局

宗云當卽高宗之訓也僞孔傳本以其惟不言四字

鼻入毋佚篇中與伏生大傳史記魯世家白虎通毛

詩譜論衡中論諸書所引尙書俱不合此不可信也

東觀漢紀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聖之至要也

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

卷二十三

士

務也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

案密靜天下容於小大此虞枯毋佚篇文也靜靖古

相通用段玉裁曰此與史記密靖殷國之文正合是

可證今文尙書作密古文尙書作嘉司馬子長劉珍

等皆用今文尙書原文非以密訓嘉也其辯章字亦

今文尙書之一證密之訓安也詩公劉止旅乃密毛

傳云密安也說文密字訓安以必爲密假借之法也

肆高宗之饗國百年

熹平石經上缺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據此是三家經文亦作無時或怨與古文同矣然則史記魯世家或子長約舉其詞故文從省未可知也史記載高宗之饗國五十五年裴駟云尙書作五十九年至蔡邕所書石經又作百年攷漢書五行志有云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兩傳亦復有此言論衡異虛及氣壽無形諸篇亦然皆與蔡邕石經合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亦各有不同蓋所傳聞異詞也史記是據歐陽本漢書則據夏侯本蔡邕所書石經疑亦用夏侯

卷二十三

三

之本

漢書劉向傳向奏曰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技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

又杜欽傳欽對曰高宗遭雉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

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

又無形篇曰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又異虛篇曰高宗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

案此皆用今文尙書也皆以高宗爲享國百年與石經同惟史記作五十五年既與今文不同又與古文不合疑下五字當作九與古文尙書同子長嘗從孔臨淮問古文尙書故此條從古文尙書作五十有九年爲享國之數而以百年爲壽數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矜寡肆祖甲之饗國三十有三年

魯世家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於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集解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

卷二十三

四

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

中論天壽篇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案偽孔傳本保惠下有于字不侮鰥寡不下有敢字今據中論引書與史記文同皆無于字敢字惟隸古定本有之疑是偽孔氏所增也

漢書韋元成傳載王舜劉歆議曰於殷太甲爲太宗大

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母佚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

案書正義引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其說與馬融合史記集解又引王肅說以祖甲爲湯孫太甲僞孔傳從之王鳴盛曰三宗世次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禮祖有功宗有德考之史太甲稱太宗而未稱祖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

卷二十三

五

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俱稱祖甲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按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矣段玉裁曰漢石經高宗之饗國自時厥後隸釋所載殘碑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次爲次也云計其字者謂以每行若干字計之洪於殘石得率較每行字數也是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大異考殷本紀太甲稱太宗大戊稱中宗武丁廟爲高宗漢書王舜劉歆曰於殷太甲爲太宗尙非尙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臆造賈誼曰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景帝元年申

屠嘉等議曰高皇帝廟宜爲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太宗之廟實本尙書據此則今文尙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其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否則今文家末由倒易其次第也今本史記同古文者蓋或後人用古文尙書改殷本紀曰帝甲淫亂殷復衰與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相合太史公既依無逸篇云太甲稱太宗則其所謂殷復衰者必非古文尙書之祖甲可知也王肅用今文家說以注古文尙書而不知從今文之次則太宗爲湯孫太甲從古文之次則祖甲爲祖庚之弟帝甲各

卷二十三

六

不相謀也從王肅之曲說則後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豈先盛德後有過之云乎故知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尙書必云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此無可疑者今文此條實勝古文古文祖甲在高宗之後則必以帝甲當之帝甲非賢主雖馬鄭之注亦不得不失之誣矣漢書宣帝紀贊曰伴德殷宗周宣師古曰殷之高宗王裁按師古誤也殷宗兼太中高言之漢人今文尙書說然也江聲亦云當从今文祖甲在中宗上實爲太甲舊爲小人者舊之言久謂三年於桐也如此解說則四達

而先閔鄉爲集註音疏用馬融說實未允協喬樞謂
今文古文兩家各有不同之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蓋亦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辭耳去聖久遠不妨各
存其是不必据今文以駁古文之失亦不必据古文
以正今文之非也殷本紀有帝甲淫亂殷道復衰語
此蓋本之國語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
亦推本殷衰之由上溯祖甲如周穆王征犬戎而荒
服不至國語亦以周德之衰自穆王始然尙書載穆
王命司徒作君牙申誥誡作弊命修刑辟作甫刑不
害其爲令主祖甲能以國讓自是賢王周公稱之尙

卷二十三

七

書錄之蓋亦不以一背掩大德也古文家馬鄭之說
必有所受之至於今文則石經殘碑載於隸釋者章
章可攷高宗癸國百年之下直接自時厥後則祖甲
之文自在中宗之前確然無疑也若以太甲不稱祖
爲疑則如祖乙祖辛祖丁祖庚豈必皆祖有德之稱
乎王說未免近泥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
惟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

蓋平石經自時厥後 下闕

漢書鄭崇傳崇諫哀帝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

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
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
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
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陳便宜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
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有克壽
是其明戒

惟耽樂是從

論衡語增篇曰紂爲長夜之飲糟邱酒池沈湎於酒不
舍晝夜經曰惟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長夜之飲糟
邱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瘁而死雖

卷二十三

六

未死宜羸靡矣

中論天壽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有克
壽

案古文尙書重言生則逸句又自時厥後四字複舉
上文今據中論所引知今文不重言生則逸句也自
時厥後四字據鄭崇王充荀爽所引皆作時一字此
今文尙書然也古或有二字音義並同如不或亂政
史記作不有亂政乃或亮陰史記作乃有亮闇皆古
文作或今文作有之證後漢書及中論作罔或疑是

後人所改論衡就字作湛此三家之異文字異而誼
仍同不聞中論作不知疑涉上句而誤此經上文云
昔之人無聞知此云不知稼穡艱難不聞小人之勞
苦正與上文相應也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
害也○師古曰周書亡逸篇失讀曰佚佚與逸同

中論天壽篇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案中論引或三四年以上文或七八年或五六年例

之則作三四年者是也漢書疑轉寫誤倒之

卷二十三

九

周公曰於戲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
卽康功田功徽柔懿其懷保小人惠於矜寡自朝至於日
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熹平石經上缺 功田功徽柔懿其懷保小人惠於矜下
缺

尙書大傳略說曰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

常佩

又曰文王施政而物皆德

惠於鰥寡

漢書谷永傳永對災異事曰經曰懷保小人惠於鰥寡

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班固典引曰懷保鰥寡之惠浹

案隸釋載漢石經毋劾殘碑文與漢書谷永同此皆
今文尙書也矜鰥古相通用僞孔傳本小人作小民
惠于作惠鮮與今文不同段玉裁曰惠鮮恐是惠于
之誤于字與羊略相似又因下文鰥字魚傍誤增之
也僞孔傳以爲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非是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文王至于日昃不遑暇食

後漢書明帝紀中元二年詔曰惠於鰥寡

又黃瓊傳曰詩咏成湯之不忘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

卷二十三

十

厥光天子爵

尙書大傳毋佚傳曰厥光天子爵

白虎通爵篇曰書毋逸篇曰厥光天子爵

案尙書大傳厥光天子爵系之無佚白虎通亦引書

無逸篇曰厥光天子爵段玉裁曰攷之於經漢人以

亡爲無蓋古文尙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尙書駁

異如此如心腹腎腸爲優賢揚劄申勸爲厥亂勸思

日瘠爲思心曰容王啓監厥亂爲民爲王開賢厥卒

化民也近盧召弓据白虎通釋爲尙書亡逸篇謂尙

書大傳有此文蓋後人誤據竄入玉裁按盧說近是

如尙書曰大社爲松東社爲栢南社爲梓西社爲栗北社爲槐亦見白虎通北史劉芳傳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引云尙書逸篇而初學記及郊特牲正義並作尙書無逸篇正是此類但尙書大傳言書曰者皆確然可信兆天子爵者卽兆基王迹之謂也謂白虎通無逸字爲後人竄入則可謂大傳爲據白虎通竄入則非顧廣圻曰經云厥亦惟我周亦與兆相似故誤作亦實當爲兆天子爵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言其起天子之爵者惟我周先世太王王季能抑畏故也

卷二十三

三

董仲舒傳曰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

風俗通皇霸篇曰禮謚號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尙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型文王萬邦作孚春秋說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此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於訟閔太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纘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寢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鯀在

卷二十三

三

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其攘除不軌改毫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尙書大傳略說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

案此當是釋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之誼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維正之共

文選西京賦曰盤于游畋○李善注尙書曰不敢盤于游畋

案晏子諫下篇曰昔文王不敢盤遊於田故國易而

民安于遊二字互易今據平子西京賦盤於游畋卽用今文尙書毋逸語又漢書谷永傳及熹平石經於下文均作毋逸于遊田則作盤遊者非是又攷國語楚語左史尙相引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是不皇暇食惠於小民惟政之其案惠于小民卽上文懷保小民惠于鰥寡也惟正之其卽此文不敢盤於遊田維正之其也倚相蓋臆枯毋佚之文耳政正古相通用谷永傳引下文維正之其亦作正字是作正者今文尙書作政者古文尙書也周禮凌人注曰故書正作政是其驗已僞孔傳本惟政之其上有以庶邦三字

卷二十三

三

江聲曰維政之其謂文王敬其於政事據國語引周書云云則不得有以庶邦三字此僞孔氏所增改也三國志崔季珪傳諫世子丕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

後漢書鄧暉傳暉上書諫帝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爲憂暴虎馮河未至之戒小臣所竊憂也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游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三王者乎

文王受命維中身厥饗國五十年

史記魯世家曰毋逸稱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

漢書董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善累德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筆去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曰望伯夷白海濱來歸之○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

案詩文王篇正義引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鄭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

卷二十三

三

之命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今攷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二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韓詩外傳是今文家說然則知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尙書說也

白虎通壽命篇曰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習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堯稷三正天用

剿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

案受邑疑音邑之譌

周公曰於戲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劬于遊田維正之其毋兄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君若時人不則有愆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哉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維正之其

熹平石經 以上佚酒毋劬于遊田維口口其毋兄曰今

日 以下佚

卷二十三

五

案隸釋所載尙書殘碑文雖有闕然與谷永所引經文正相符合此伏生今尙書原文也古文本作嗣王則其無滔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其無皇曰今日耽樂以技谷永所引蔡邕所書今文不同攷古文苑漢鄭炎遺令書汝無逸于上無滔於酒此襲今文尙書語意也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尙書異字以萬民惟正之其此引古文尙書也兄者況之消借字詩常棣况也永歎釋文云況或作兄樊毅華嶽碑兄乃盛德洪道云以兄爲況是其

證也惠棟曰秦誓云我皇多有之公羊傳載云而況乎我多有之亦以皇爲況兄古況字管子書皆以兄爲況毛詩兄字三見毛傳竝云兄滋也段玉裁曰不文則皇自敬德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鄭注皇暇也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注曰況滋益用敬德王蓋據今文以改古文也此皇字鄭亦當訓暇王亦當作況訓滋益章昭國語注云況益也韋用今文書家之訓然則毋兄曰者毋益曰云云也尙書大傳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注皇猶況也

卷二十三

五

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又翼奉傳奉上疏曰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

論衡譴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勅成王曰毋

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
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曰昔舜禹相戒毋若丹朱周
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案諸所引無字作毋受字作紂者今文尙書然也段
玉裁曰凡古文尙書受字今文皆作紂古文不言紂
今文不言受師古翼奉傳注云周書亡逸之篇曰周
公曰烏虘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哉與今本
尙書不合喬樅謂師古每襲取漢魏人音義舊文以
爲已注此注引書有周公曰烏虘蓋舊注約舉此節
首尾之詞其受字作紂者所引據今文尙書也於戲

卷二十三

五

作烏虘者三家之本容有不同如漢書翟義傳王莽
仿大誥文皆作烏虘亦其明證也

周公曰於戲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無
或侮張爲幻

爾雅釋訓侮張誑也郭注書曰無或侮張爲幻

案說文言部誨字云誨訓也从言誨聲讀若醺周書
無或誨張爲幻又予部由字云由相詐惑也从反予
周書曰無或誨張爲幻許兩引書皆據古文尙書也
爾雅及郭注引書作侮張此今文尙書也郭蓋襲用
樊李舊注之語故尙書釋文云誨馬本作轉放後漢

書皇后紀董皇后嘗何后曰汝今轉張怙汝兄楊雄
國三老箴曰姦寇侏張李善云轉與侏古字通善卽
據馬本尙書讀侏爲轉字詩陳風曰誰謂予美鄭箋
云誰侮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是鄭以今文尙書侮
張釋詩之誼然則知作侮作轉皆三家之異文馬本
亦讀從今文轉字也僞孔本無上有民字或下有胥
字攷許氏說文郭璞爾雅注引書並無民胥二字是
古文今文同段玉裁曰此句無胥字爲是上文三胥
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誨張
爲幻亦無胥字蓋因僞孔傳有相字而增之也

卷二十三

五

此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
否則厥口詛咒

熹平石經口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於下缺

案隸釋載尙書殘碑如此僞孔本作此厥不聽人乃
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與今文尙書異王鳴盛曰
古聖字作耶俗儒不識仞爲聽字遂誤作聽汗簡耳
部有耶字郭忠恕釋云聽亦作聖宋史文苑傳言忠
恕嘗定古今尙書蓋忠恕見僞孔書作聽蔡石經作
聖故以兩字兼釋之其實耶字从耳呈省聲卽聖之
省文釋爲聽者誤也段玉裁曰聽聖字古音同部而

古文尙書作聽當是襲衛賈馬鄭之本按秦泰山碑
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見廣川書跋躬聽謂事無小
大皆決於上至於衡石量書也兩否則字恐皆不則
之誤上文不則有愆康誥篇不則敏德此處文理蒙
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祇作
然不

周公曰於戲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
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胥女則兄曰敬德厥愆
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熹平石經則兄曰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下缺

卷二十三

无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云孔本作皇自黃
伯思東觀餘論引石經作則兄自敬德云兄今作皇
黃與洪所見皆宋初所出石楊非有一本自當作曰
爲是古文曰字作白與自字省文作白相似說文白
部云白此亦自字也攷尙書正義云鄭注以皇爲暇
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况况滋益用敬德也是鄭
從古文作皇王從今文作况詩毛傳兄訓滋也今文
尙書訓誼與毛傳合當從石經作况曰於義爲長言
小人若有怨譽則滋益曰敬修其德與下文厥愆曰
朕之愆兩曰字文氣相屬也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
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譽則遣自敬德所以達聰明
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

此厥不耶人乃或併張爲幻曰小人怨女胥女則信之則
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
是叢于厥身

案聽今文尙書作耶見隸釋此處當亦與上文同

周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

熹平石經公曰於戲嗣王監於茲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是今文監上無其

卷二十三

三

字也良王裁曰此篇言烏呼者七今文尙書皆當作
於戲以石經殘碑篇末於戲嗣王監于茲知之匡謬
正俗所謂古文尙書皆作烏呼今文尙書皆作於戲
也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二十四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二十二

君奭第八十二

今文尙書二十一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隊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謚我亦不敢知曰其道出于不詳

嘉平石經口道出于不詳

案此文見隸釋所載漢石經尙書殘碑此今文尙書

卷二十四

也僞孔本作其終出于不祥釋文云終馬本作崇云崇充也注疏本所采釋文作崇受也受字訓誼不合當从單行本作充字崇充也爾正釋詁文馬本作崇石經作道此古文今文之不同也祥者善也誼見釋詁祥詳古通呂刑告爾祥刑後漢書劉愷傳引作詳刑愷從丁鴻受尙書鴻從桓榮受尙書則愷於尙書習歐陽也又鄭君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誥四方此皆祥詳古通之驗棗謚僞孔本作棗忱攷漢書王莽傳引此經下文天應棗謚知此若天棗忱今文尙書皆作謚字也

中論智行篇曰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悅

於戲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甯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句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其上下退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棗謚乃亡隊命弗克經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其上下退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棗謚

卷二十四

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悅也案此篇書敘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左右相成王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馬融注云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此古文說也今攷漢書言成王幼少周公居攝云云引此經爲證則今文家之說蓋以此篇爲作於居攝時也何以明之漢書引經引說之後又引禮記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

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纘纘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政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祚也此言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纘纘未除則今文家以君與之作在周公攝政之時而非在周公復辟之後顯然明矣今文家之言似爲近得其實彼時管蔡流言於國正值危疑之秋故雖以召公賢人猶不能知周公之意此召公不說之有由來也周公惟以繼志述事爲心欲成王業而致太平不敢稍避嫌疑恐隊天命故作此篇以自表白於君與曰於戲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甯於上帝命弗永違念天威此追述召公

卷二十四

三

曩時之語言君已謂輔成周道是我之責我亦不敢弗任其責而不永念天威又云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迺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言予小子非敢曰能有改正亦惟道揚前人光美施於我冲子而已周公以成王爲冲子自是幼少之時若在復辟之後則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豈得稱爲冲子哉尙書篇次或亦不無錯出故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事本在前而編於後未可以君與編次在雜詁多士後而遂以爲作於致政之後也

又案僞孔傳本嗣事作後嗣命不易上增天字應棐

二字作難字亡字作其皆與漢書所引今文尙書異江聲曰僞孔以惟人在屬下讀漢書引此下文我嗣事子孫云云不聯引惟人在則漢人於在字讀絕也越當爲曰聲之誤也公謂已意竊計曰我民無有愆尤違倍者惟人在故也此言已不可去之意王鳴盛曰古佚字皆作失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涓失與巴蜀同俗杜欽傳云失欲生害王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涓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涓失皆以失爲佚然則王莽傳作過失與孔作過佚同也

卷二十四

四

嗣前人其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迺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迺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

尙書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迺

案僞孔本作我道此節今文雖無可證然上文言迺惟前人光此云我迺惟甯王德延自當從馬本作迺爲是也段玉裁曰其字訓奉今本尙書作恭乃衛包所改非是

後漢書丁鴻傳鴻上封事曰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則不得行其勢也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假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

史記殷本紀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平定海內伊尹作咸有一德湯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成湯適長孫也伊尹作伊訓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不明不遵湯法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反善伊尹廼迎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

卷二十四

五

褒帝太甲稱太宗

案史記所載皆本之今文尚書序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宮於洛之陽名相官曰尹說文人部云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詩商頌長發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此經鄭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攷尚書大傳言古者天子三公注

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然則阿衡保衡皆三公之號所謂職名者非正官名也鄭注尚書是用今文家說

殷本紀又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河亶甲時殷復興子帝祖乙立殷復興與巫賢任職

燕召公世家曰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

卷二十四

六

尹假於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於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於是召公乃說○集解曰徐廣曰一無此率惟茲九字駟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

案此亦皆本今文尚書序也鄭君注尚書於上文假於皇天釋云皇天北極大帝也於此文假於上帝釋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案爾疋云北極謂之北辰鄭君月令注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太微之帝正義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

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生神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仿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即太微所統之五帝也何休公羊宣三年傳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何於上帝亦指感生帝言之與鄭君合皆用今文家尙書說也

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又曰咸有聖德假於皇天

卷二十四

七

說苑尊賢篇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

論衡感類篇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天所宜彰也

後漢書傳教傳通志詩曰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與商伊宗皇士

後漢書張衡傳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維茲維德稱用又厥辟廼一人使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書云廼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案此蓋今文尙書之文也故與古文尙書異段玉裁曰李善文選注引尙書曰廼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廼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廼作故事下有于字無作罔傳文無廼道也孚信也六字似今本與李善所據不同事使二字篆體相似喬樅謂李善時馬鄭本尙書具存善所引尙書疑是馬

卷二十四

八

鄭之本其廼道也六字疑卽馬鄭之注淺人少見馬鄭本尙書遂妄改爲孔安國耳

公曰君與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與昔在上帝厥亂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篇君與曰昔在段玉裁云今本在昔宋本昔在疏云往昔之時在上帝則

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

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劓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

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段玉裁云傳是樓所藏宋本禮記岳珂所謂舊監本也作厥亂

勸甯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天蓋申無之字

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案禮記正義云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
尙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
尙書是也此周古文作割田古文作申觀古文作勸
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尙書爲甯亦義相涉也
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尙書也禮記及古文尙書并今
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於義理段玉裁曰
鄭謂記所引周田觀文王古文尙書作割申勸甯王
其句法與漢書注古文隔爲擊古文台爲嗣正同今
博士讀者謂歐陽夏侯尙書也讀猶習也謂博士所

卷二十四

九

習也此於讀字逗與他注言讀爲者不同不云今文
尙書而云今博士讀者漢時謂伏生本爲尙書謂孔
壁本爲古文尙書無今文尙書名目也古字割害通
用如堯典方割割害也大誥降割馬本作害害與周
體略似此古文作割記細衣作周之理也王伯厚藝
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有創申勸甯王之德
按此句見集韻非漢儒所引也

維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維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
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

尙書大傳曰閔天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於太公望望

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羗里獻寶以免
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則稱王○注云散宜生
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尙有勇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
爲相

又曰文王以閔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爲四友

又曰周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羗里
之害

後漢書史弼傳陶邱洪曰昔文王崩里閔散懷金

案詩綿正義引鄭君奭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
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鄭

卷二十四

十

所引詩傳當是魯齊韓三家詩傳說國語稱文王若
於二號度于閔天謀於南宮白虎通辟雍篇引傳曰
文王師呂望周公師虢叔墨子尙賢篇云文王舉閔
天泰顛于宜網之中授之政又非攻篇云天命周文
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說苑君道篇云文王以武王
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天爲臣皆此經所言之事鄭君
注又云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
不敢已自比焉段玉裁曰泰疑亦本是大字衛包改
泰尙書釋文云南宮馬本作南君喬樅謂君字當是
轉寫之譌

又曰亡能往來廸茲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亦維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維時昭文王廸見勛聞于上帝維時受有殷命哉

漢書朱雲傳曰容身保位亡能往來○師古曰君與篇曰亡能往來

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勛聞上帝賴茲四臣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茂小也今攷逸周書祭公解曰追學于文武之蔑孔鼂注云言已進學文武之微德卽此經廸茲藝教文王茂德之謂也又尙書釋文

卷二十四

十一

云冒馬本作助勉也今據崔瑗引君與作勛聞與馬本同是知古文尙書冒字乃助字之消借段玉裁曰古音助與冒皆音懋而懋通作勛是以顧命冒貢馬鄭王作勛贛盤庚懋建今文尙書作勛建也冒助字異而皆下屬爲句又攷古文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天惟醇佑萬國以康疑古文尙書純佑秉德今文尙書作醇佑也江聲曰此經讀當以乃維時昭爲句文王廸見爲句冒聞于上帝爲句冒者自下達上之言僞孔傳釋冒爲覆冒非是讀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句絕亦非據說文目部引此下文云武王惟睟不聯

引昭字則下文當以惟茲四人昭爲句不得以昭武王爲誼推之此文亦當于昭字絕句不得以昭文王爲誼蓋文王之德豈待五臣而昭乎經之言止謂五臣自昭明德而已僞孔傳言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非也

武王惟茲四人尙廸有祿後臬武王咸錙厥敵惟茲四人昭句武王惟睟不單稱德

史記周本紀武王克紂其明日除道修社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閎夭封比干之墓

卷二十四

十二

案是時文王五臣中號叔未見惟有四人存故鄭君云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墨子尙賢篇亦云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适散宜生是五臣之中獨少號叔知已前死矣

楊雄方言曰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

案說文金部曰錙殺也徐鍇曰說文無劉字偏傍有之此字又史傳所不見疑此卽劉字也从金从卯刀字屈曲傳爲誤作田爾段玉裁曰按楚金說是也說文目部曰睟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睟

案此瞶字之訓疑據今文尙書說也僞孔本作瞶是據王肅本肅所注亦卽馬鄭古文本釋文於瞶字不言馬鄭文異僞孔傳訓瞶爲布冒天下正義亦不言馬鄭誼異則瞶字出今文尙書可知矣說文書稱孔氏閒亦多採今文異字也王鳴盛曰曲禮論臣視天子上於面則敖則天子視貴臣亦不宜過高定十五年左傳云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譏之武王恭以禮臣乃大盡舉行其德謙尊而光也

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言曰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閔天南宮适散宜生左右前後

卷二十四

三

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

案據班彪言則太顛等四人成王卽位之初尙存無恙也

又翟醜傳醜上疏曰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行耳聞正言一日在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

在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小子同未即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焉造德不降我則鳴鳶弗聞矧曰其有能假

三國志魏志管甯傳明帝下詔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若

德不降則鳴鳶弗聞○裴松之注尙書君奭曰若造德不降我則鳴鳶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元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耆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位則鳴鳶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鳶謂鳳也

案據裴引尙書經文及鄭注知古文尙書作鳴鳶不聞此傳載明帝詔作弗聞蓋用今文尙書也上文假於皇天鄭注云假謂至于天也漢書王莽傳引經正作假字此文當亦同作假而裴引經及鄭注乃皆作格字者疑是後人依梅賾本改之也尙書釋文云鳴

卷二十四

十四

鳥本或作鳴鳳者非攷釋文引馬融注云鳴鳥謂鳳皇也是古文亦作鳴鳥與今文同說文鳥部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鴻前麤後蛇頸魚尾鸛頸鸞思龍文龜背燕領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昆侖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甯从鳥凡聲鳳飛羣鳥從者以萬數故古鳳字象形作翮攷國語周語云周之興也鸞鳴岐於岐山後漢書賈逵傳云武王終父之業鸞鸞在岐鸞鸞者鸞鳳之別名也文武之時屢有鳳瑞今沖人嗣立惟賴老成有德之人匡輔以成周道若不降

志相從則恐不能致太平而鳴鳥之聲不復聞矣卷
阿之詩曰鳳皇鳴矣於彼高岡又曰鳳皇于飛翾翾
其羽藹藹王多吉士鳳皇于飛亦集爰止藹藹王多
吉人毛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鄭箋云因時鳳至故
以喻焉周公作君奭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致此祥
故召公作詩述之以言其符瑞之應尙書中侯摘維
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卽攝七年
鸞鳳見然則鳳鳥之至卷阿之作蓋攝政七年事也
新序雜事篇曰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閔天成王
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
由任賢之功也

卷二十四

五

後漢書郎顗傳顗上書曰臣聞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海
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
武創德周召爲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
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策命魏公曰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
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
魏志注引獻帝詔曰文武之興旦奭作輔
吳志孫策傳注引吳錄張紘曰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
受奭旦之美

公曰於戲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維休亦大維艱告
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
女民極曰明勛偶王在亶乘茲天命惟文王德丕承句無
疆之恤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于
寬裕蓋召公疑周公當國爲苟貪寵利故公言此以
自明我不以後嗣子孫而迷於祿位也書序云召公
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此經言前人悉命女
又言女明勛偶王在亶誠以召公與已同受武王顧
命當協力其輔冲人也江聲曰惟文王德丕承作一

卷二十四

六

句讀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言
武王承文王之德也今承武王大命則當繼武王之
承又王偽孔傳以丕承屬下讀非是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與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
念我天威予不允維若茲誥予維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維時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
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案尙書釋文云否方久反江聲曰此否字當讀爲易
否卦之否否阮也言汝其能敬哉與我監于殷之喪
亡大阮否字別有不誼音方久反與此經音義並異

釋文又云戲音堪釋詰勸勝也說文力部勝任也言

天休之至維恐德薄不足以任之也

於戲駕萊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忘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八年策命魏公曰綏爰九域莫不率俾○裴注云君與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案盧文弼据正義云周公言而歎曰補公曰二字於鳥呼上顧廣圻云非也玩言而歎曰之二云則知與鳥

卷二十四 七

呼君不同不當有公曰也

公曰予不惠若茲多詰予維用閔于天越民

案偽孔傳釋不惠為不順江聲曰惠讀為智慧之慧不慧謙辭也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蘇林注云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後漢書孔融傳云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是皆以惠字為智慧漢書不惠二字即本尚書周公嘗自謂巧能多材多藝而此云不慧故以為謙辭言我不慧故煩于言如此多詰也

公曰於戲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

往敬用治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王鳴盛曰詩雨無正云巧言如流箋云巧善也以事類諷切剴微之言如水流忽然而過故不逆疏云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旁不斥言是也

卷二十四 八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二十五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二十五

多方第八十五

今文尙書二十二

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尙書大傳曰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尙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三監及祿父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

又曰周公攝政三年踐奄

卷二十五

案此篇序云成王歸自奄而經云王來自奄知此時滅奄而來歸也江聲曰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卽謂此時多士云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卽此下文所云誥爾四國多方我維大降爾命是也成王政及將蒲姑之序皆言踐奄鄭注成王政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又注康誥云是時周公居攝四年然則成王政將蒲姑多方等篇皆當在康誥前也

孟子滕文公篇趙注曰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

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尙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維爾殷侯尹民我維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維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案尙書正義引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王鳴盛曰肅注云云其意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僞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僞傳疑卽肅撰或皇甫謐依仿肅注爲之故其合如此然再叛一無足據其稍似足據者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卽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周公冠王之

卷二十五

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愚謂大誥周公身在軍中故假王自重此凱旋作誥當稱王命而其辭實出周公故書法如此實不足疑也降命疑謂下令卽指作誥也未見有誅殺義僞孔必以君爲民命降爾命爲誅汝君王肅於多士已作此解此經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又以爲苟有此罪則必誅之戒其將來亦以降命爲誅其君足徵僞傳之出於肅也

維帝降劓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勳于帝之攸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聞于民

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史記夏本紀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廼召湯夏臺而囚之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勸于帝之廼釋文云廼馬本作攸云攸所也陸作釋文時馬鄭王本尙書具存而陸祇云馬本作攸則鄭王本作廼字可知矣馬鄭皆兼通古文今文之學其注古文尙書亦多有參用今文者肅好與鄭立異而此經勸于帝之廼王與鄭同是

卷二十五

三

知作廼者古文尙書也作攸者今文尙書也開字薛季宣書古文訓作闕江聲曰闕古闕字書古文訓乃偽本也然則偽孔本作闕矣正義本作開乃衛包奉勅改也又案誓序東郊不闕馬融本及唐石經初刻皆作闕匡謬正俗及書古文訓皆作門中箸艸正義本亦改作開小顏以爲傳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爲開據彼以證此則二文皆當作闕其作開者非也喬樅謂作闕者是古文尙書馬融本及唐石經初刻案誓敘作闕此轉寫者改用時字耳其作開者乃今文尙書也偽傳訓闕爲開此以今文釋古文如或有

也肆故也之例闕與開字異而訓誼同此經兩云不克闕今文皆當作開字故偽孔傳皆以開爲訓衛包據傳作開字遂竝經文亦改闕作開雖非古文之舊而於今文尙書則偶暗合也

因狎於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維進之恭洪舒于民困學紀聞曰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茶

案薛季宣書古文訓云大爲民荼毒也段玉裁曰此宋次道家古文也舒茶古字通用如史記荆荼是徵玉藻諸侯荼之類而改字立異亦無大害薛氏乃以荼毒訓之恐失之鑒矣喬樅謂古書多假荼爲舒然

卷二十五

四

漢儒注釋必以讀爲讀曰別之以荼字可訓舒而不得徑讀爲舒也如攷工記弓人曰寬緩以荼鄭康成注云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荼讀爲舒尙書大傳曰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注云吁荼讀曰嘯舒又曰肫則侯王其荼注云荼緩也是今文亦或假荼爲舒字至此經則古文尙書實作洪舒于民故釋文不載有馬鄭本異文季宣所據古文乃宋次道之本每據拾古籍好奇立異困學紀聞誤仞爲真古文失之不檢矣

亦維有夏氏之民勿墜日欽劓割夏邑天維時求民王乃

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維天不界純乃維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維夏之恭多士大不克保享于民乃胥維虐于民至於百爲大不克開

說文至部曰璽忿戾也从至至而復孫孫通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璽璽讀若摯

案今偽孔本作有夏之民叨憤無氏字又以璽作憤與說文所引異釋文云憤敕二反說文之二反段玉裁曰尙書璽作憤天寶間改也釋文璽作憤開寶間改也按憤字惟見於大學鄭注尙書本作璽與說文所引同衛包妄謂璽爲古字憤爲今字改璽作憤開

卷二十五 五

寶中又改釋文大字作憤而小字則仍其舊是以云說文之二反而不知說文無憤字也不云說文作璽則知大字本作璽矣集韻去聲六至兩云璽或作憤此正合未改釋文新定釋文爲此語之二反者卽許君所云讀若摯唐以前有說文音隱四卷有此反說也今本丑利反用唐韻也

史記龜策列傳曰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狠繫湯夏臺殺關龍逢

漢書古今人表曰桀龍逢欲與爲善則誅于莘與爲惡則行是爲下愚○師古曰于莘桀之勇人也

呂氏春秋當染篇曰夏辛染於羊辛岐踵戎高誘注云羊辛岐踵戎桀之邪臣

又慎大篇曰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于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案韓非子說疑篇云桀有侯侈亡國之臣也又墨子所染篇云夏桀染于于莘推哆又古今人表于莘推侈俱在第八格與史記漢書呂覽所言略同卽此經所云惟夏之恭多士乃胥惟虐于民事蓋史記漢書及呂誘呂覽注皆本於今文尙書說也

卷二十五 六

乃維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王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於戲

班固典引曰肇命民王五德初起○蔡邕注曰民王天子也尙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王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以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于木終於水則復始也

案段玉裁曰按傳云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長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據此則經文罔不之上原有成王畏相四字與酒誥篇同但釋文云

輔相息亮反不釋經而釋傳何也而正義云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又疑今文有成王二字無畏相二字俟明者攷定之王若曰詰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乃維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維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維降時喪

案馬融本尙書多士篇大淫肩有辭作肩字則此篇當亦同僂孔本於多士篇作大淫佚有辭而於多方篇乃作肩有辭肩卽肩之或體字

卷二十五

七

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篇曰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有之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

案王鳴盛曰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於聖故徐幹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言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微子言紂沉酗于酒敗亂厥德酒誥言紂燕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亡也

三國志彭城王據傳注引聖書曰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

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案詩周頌武篇正義引鄭多方注云夏之言暇天覲紂能改過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僞孔本夏字作暇與鄭尙書本異攷無逸云日中昃不暇食隸釋載成湯靈臺碑云日昃不夏是暇字尙書三家今文有作夏者尙書大傳曰夏之言假也楊雄方言曰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暇是夏與假暇並通詩大雅皇矣正義引我

卷二十五

八

應云作靈臺緩暇紂是文王之不伐紂亦須暇之此今文尙書說也詩周頌武篇云耄定爾功箋云武王年老乃定爾此功不汲汲誅紂須暇五年是以武王爲須暇紂五年者亦今文尙書說詩思文正義云鄭注大誓引禮說曰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伐之喬樅謂禮說與今文尙書夏侯說同一師承故其誼同也江聲曰鄭云夏之言暇者蓋以暇爲假字據鄭君箋皇矣詩云天須假此二國是用此經須夏之誼謂須待之寬假其年至五年也鄭注此經又云五年者又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伏生大傳云文王

受命七年而崩則受命八年是武王即位之年至十三年一月乃伐紂是前市五年矣大誓說十一年武王觀兵孟津之事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皆曰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伐然則武王須夏紂故至十三年乃伐之其實天意須夏紂五年武王奉順之爾

天維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維爾多方罔堪顧之維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維典神天天維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害敢多誥我維大降爾四國民命爾害不悅裕之於爾多方爾害不夾介乂我周王享

卷二十五 九

天之命

案匡謬正俗曰多方篇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本尙書害字作曷段玉裁曰此衛包改也此篇曷字凡四見皆當由舊作害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尙書亦皆作害也又不夾介匡謬正俗作弗不弗尙書亂之多矣喬樞攷詩譜序正義引鄭多方注云顧猶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中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大信與詩皇矣箋同皇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乃眷西顧此維與宅箋云

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鄭君箋詩多用今尙書說是古文今文並無異誼也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爲四方之國僞孔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攷破斧詩云四國是皇毛傳以爲管蔡商奄此古義也白虎通諫諍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兄弟相爲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王也觀大誥及多方皆不數管蔡之惡白虎通說誠是此亦足證今文尙書說以四國爲管蔡商奄矣

卷二十五 十

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害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

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眉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說文攷部曰畋平田也从支田周書曰畋尔田

案詩齊風無田甫田正義引多方宅爾宅田爾田爲證則尙書畋字一本有作田者此當是馬鄭古文本消借字平猶治也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然則說文引周書作畋蓋據今文尙書矣段玉裁曰說文爾作尔引文侯之命賁尔考工記掣尔論語鏗尔皆同尙書正義云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卽此畋亦田之義亦字當爲尔之誤豈經文本作尔而衛包

改爾與

我維時其教告之我維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三有不用
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甯乃維
爾自速辜

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梁王傅相中尉
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
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
罰黜汝命也

案段玉裁曰此引書少至于字乃字蓋今文尙書本
然罰極之各本作罰殛之釋文殛紀力反本又作極

卷二十五

十一

按作極者是也足利古本亦作極詩督頌閼宮致天
之居于牧之野箋云屈極也此用爾雅釋言文裴松
之注魏志武帝紀引詩及箋可證下文罰極紂于商
郊牧野此正承上文極也之云用多方罰極二字經
典釋文屈極紀力反下同雖誤讀極爲殛而字不誤
今本注疏乃遭淺人妄改極爲殛矣今據鄭箋以正
多方

論衡譴告篇曰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

王曰於戲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維

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維克勤乃事

尙書大傳曰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
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
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政與今文
尙書異攷公羊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什一而藉古者
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
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大傳說與公羊傳同愚謂公羊
家亦用今文尙書此亦其一證也伯賦段氏玉裁以

卷二十五

十一

爲古音同在第五魚鐸部江聲曰今女奔走臣我監
五祀僞孔傳以爲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還本土案
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則作多方實在作多士之前此
云臣我監者稱其往日之善以誘道之經文無許還
本土之言僞孔氏妄造異說非也正義引王肅注云
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正與僞孔合足徵僞孔傳
之出於肅矣武王克殷而立武庚命三叔監之越五
年而武王崩三監之畔在周公居攝之初距立監時
有八年矣惟其始五年之間殷民未萌畔志乃爲臣
服經言五祀者是本其未叛時言也

上不替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維邑爾尙承力岐爾田天維界矜爾我有周維其大介齊爾迺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說文言部曰替息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替于凶德案偽孔傳本作爾尙不忌於凶德與說文所引周書文異攷玉篇廣韵集韵引說文皆同小徐本及汲古閣所刻大徐本作爾尙不替於凶德段玉裁曰此誤也宋麻沙本及李燾分韵本皆不誤尙上古通用偽孔尙書本作尙忌恐是皆以訓詁同音字改其本字如夏改服之比也江聲曰上謂在上之人若君若官

卷二十五

三

長皆是凶德指謂從前之叛也蓋殷多士縱能順從然曾從武庚而叛則爲其長上者自不能無猜忌茲言上不忌於凶德自是謂信其順從不忌嫉其從前之叛也

又案尙書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此語多方在攝政三年而云自時維邑者蓋成周之營本爲安集所遷之殷民多方作於克殷踐奄以後此時將遷殷民於維故先誥之召誥云厥旣命庶殷庶殷不作是殷民早已先集維邑知遷殷在封衛之前而非在營維之後也逸周書作維解云二年作師旅臨衝攻殷

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死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厥殷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宅於殷是皆作維以前三年四年事作維解追敘其事此其確然可据者也孔龍逸周書注云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成周者卽維邑是已

王曰於戲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維不克享凡民維曰不享爾乃維佚維頗大違王命則維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王曰我不維多誥我維祇告爾命又曰時維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

卷二十五

四

熹平石經我則致天之下俛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上下皆闕僅存此五字耳段玉裁曰逃當是本作邊衛包所改離邊卽離勢謂分析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諫曰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二十六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二十七

立政第八十七

今文尚書二十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辟人贊衣虎賁周公曰於戲休茲知恤鮮哉熹平石經常伯常任辟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是今文尚書準人作辟人與隸古定本不同偽孔傳云準人平法謂士

卷二十六

官王鳴盛曰爾雅辟法也蔡邕石經作辟豈以爾雅辟訓法故與抑字相似而誤與

古文苑胡廣侍中箴曰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

又崔瑗北軍中候箴云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旅武闕然奮震贊衣近侍常伯之人

文選班固西都賦曰虎賁贊衣闔戶闔寺陸戰百重各有專司○李善注云尚書周公曰綴衣虎賁公羊傳曰贊猶綴也

風俗通十反篇曰周公將歿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

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

案說文支部云岐迨也从支白聲周書曰常岐常任此所傳周書古文尚書也王氏鳴盛以爲岐字訓迨爲迨近之義正與經左右合段玉裁云漢人多作常伯不作岐此蓋許據壁中故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作伯段說是也馬鄭皆古文本字同作伯信岐字乃壁中故書矣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注引楊雄侍中箴云光常伯又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又胡廣侍中箴以常伯常任並舉備引籍籍闕孺鄧通石顯宏恭董賢

卷二十六

二

爲戒是并常任亦爲侍中之職漢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亡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此皆用今文家尚書說故與偽孔傳以常伯常任爲三公六卿者詭異也古文苑載楊雄雍州牧箴云牧臣司雍敢告贊衣與班固崔瑗皆以綴衣爲贊衣古者綴贊通用字公羊傳君若贊旒然後漢書張衡傳作君若綴旒是其證也顧命篇云綴路在阼階西周禮鄭司農注引作贊路是知作綴者古文尚書作贊者今文尚書也尚書正義引王肅云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

是周公讚羣臣之辭休美也此五官美哉王鳴盛曰肅意以成戒於王即羣臣之言言未終周公遽承其言而進戒故言休茲云云也偽傳以拜手稽首爲周公自拜自言非贊羣臣成戒亦周公言與王肅異今翫經文自休茲至下久我受民雖具係周公言而其下總以予旦受人徽言則是周公授意羣臣倡率同進陳戒又若使其言本出羣臣已受之而轉述於王者蓋一人言之不如衆人言之爲可聽故爲此以求深感動之王肅說是傳非也傳多出王肅偶或立異欲以掩其迹耳鮮當作豈說又是部云豈是少也从

卷二十六

三

是少賈侍中說俗通作鮮非也

古之人迪維有夏乃有室大競顯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亂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熹平石經亂謀面用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偽孔本無亂字江聲曰丕讀曰不古者丕與不通下文云用儉人不訓德此云亂謀面用丕訓德丕之誼爲大既言亂謀則不得言向用大順之德自當如下文所云不訓德乃

始允當也訓順廣雅文周頌烈文四方其訓之箋云天下諸侯順其所爲是訓之誼爲順也義讀爲儀此言若惑亂其謀向用不順之德居其人於位如此則三宅之官無以儀型於民矣

桀德維乃弗作往往是維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維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白虎通京師篇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春秋傳曰京者天子之居也尙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

卷二十六

四

邑謂殷也

熹平石經

上闕

于厥邑其在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上下文均闕僅存此五字

於戲其在受德散維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維庶習逸德之人同於厥政帝欽罰之乃倖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案說文心部云恣疆也从心又聲周書曰在受德恣讀若夏據此則古文尙書本作恣字其作散者從今文也段玉裁曰說文引作恣此壁中故書也恣或爲

散猶驚亦作汶古音文聲昏聲散聲同在第十三部
尙書正義曰釋詁云散強也散即昏也故訓爲強按
此當云昏即散也乃合疑正義所據經文本同般庚
作昏與陸德明本作散不同爾疋昏散俱訓強而正
義迂回如是者爾雅昏字乃散字之假借故同訓強
此正義發明爾雅如盤庚鄭注亦讀昏爲散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虔心灼見三有會心以敬事上
帝

熹平石經上闕有會心以敬事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尙書也說

卷二十六

五

又火部曰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
與蔡邕書石經又異許所傳周書據古文也正義本
作灼見焯灼古今文之異蓋同部假借字耳王鳴盛
曰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卓讀如阜文君
之卓猶的也是卓有灼音故云从火卓聲汗簡云古
文尙書作焯是也俊隸釋云蔡邕石經作會上文曰
三有俊石經闕故于此言之據說文引作俊則石經
非也喬樸謂據下文云文王惟克厥宅心石經作維
厥虔心則此三有宅心當亦作三有虔心虔讀如圖
虔之虔虔猶制也左傳所謂心能制義曰虔是也會

讀如計會之會會猶最也胡廣所謂課第長吏其有
治能者爲最是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贅衣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執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
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纁烝三毫阪尹
孟子盡心篇趙注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
衣趣馬小尹

案趙注引書亦作贅衣是邠卿用今文尙書之明證
纁正義本作盧書古文訓本作纁攷史記錄堦誓文
曰微纁彭濮人是今文尙書堦誓篇然也則此文當

卷二十六

六

亦同堦誓作纁矣正義又引鄭注云三毫者湯舊都
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
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江聲曰案鄭注帝告虢沃敘
云毫今河南偃師縣又案續漢書郡國志成皋爲縣
名屬河南尹緱氏有轅轅關緱氏亦屬河南尹則成
皋轅轅皆近毫也穀城有函谷關穀城亦屬河南尹
則函谷亦近毫降蓋函聲之轉降谷即函谷也漢書
地理志云成皋故虎牢或曰制隱元年左傳云制嚴
邑也則成皋險矣戰國策張儀曰塞轅轅緱氏之口
則轅轅亦險要也水經穀水注云草澗水出新安縣

東南流經毋邱興盛墓東又南經函谷關函西關高險陝路出塋郭然則函谷亦險矣

文王維厥度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維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達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

熹平石經 執維厥度心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尚書也偽孔傳本維下有克字度作宅段玉裁曰凡今文尚書宅作度堯典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今文皆爲度是其證也漢書敘傳曰西土宅心劉德曰書曰惟

卷二十六

七

衆宅心今按尚書無此句必今文尚書維厥度心之駁文也

亦越武王率維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茲丕丕其於戲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熹平石經受茲丕丕其於戲下闕

案此見隸釋漢石經尚書殘碑隸古定本茲作此其作基於戲作嗚乎茲此誼同其者基之消又基从土其聲古人文字每多消借用之於戲則古文皆作嗚乎也段玉裁曰按大誥亦有丕丕基而漢書翟方進

傳王莽作大大矣以矣訓基者蓋今文尚書大誥亦作丕不其與立政同其者語詞讀如姬故莽以語詞訓之今文尚書說也周頌夙夜其命其始也蓋古文尚書本作其與今文同後訓爲始乃加土耳段說亦通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論衡明雱篇曰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雱而內改以復其虧无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雱禮以慰民心故无妄之氣歷世時

卷二十六

八

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 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救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无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宜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聖人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賙損鄴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

案仲任引書時則物有間之物謂災物也隸古定本作勿雱傳訓爲毋與論衡文誼並異王鳴盛曰劉達

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
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
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間至不宜改政此必晚周學
者相傳古訓當从之僞傳出魏晉人擅改古訓非也
不賡不至當作不賡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論衡
作物今文尙書也訓爲災物今文尙書說也作勿者
古文尙書也

於戲予且以前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
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慎維正是之

熹平石經上闕且以前人之微言下闕

卷二十六 九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同隸古
定本以前作已受微作微與今文尙書不同王鳴盛
曰蔡邕作微者論語撰考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
仲尼微言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師古
注曰精微要妙之言然則作微亦通也喬樞謂微言
與君與篇茂德同誼茂亦微也茂德者精微之德微
言者精微之言也

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度之
克猶釋之茲乃俾乂

玉海藝文志攷漢儒所引尙書異字有則克度之克猶
釋之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則克宅之克由釋之與藝文志
攷所載文異段玉裁曰伯厚所採未檢得所出宅作
度由作猶今文尙書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德是罔顯哉厥世繼自今立
政勿以儉人其維吉士用勵相我邦家

熹平石經上闕訓德是罔顯哉厥世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亦引是
罔顯哉厥世隸古定本作不訓于德又哉字作在與

卷二十六 十

今文尙書不同尙書釋文云儉本又作憊攷說文心
部云儉誠也儉利于上俟人也从心僉聲又憊字云
疾利口也从心从憊憊俱音息廉切二字誼同音
同又言部云諛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諛人許
君於諛下引周書勿以諛人爲證則知上文罔有立
政用儉人亦同作諛字許所據蓋壁中古文尙書也
何以驗之尙書釋文引馬融云儉人儉利人也馬以
儉人訓爲儉利人與說文儉字誼同是知諛問之諛
非此經本誼乃壁中古文假諛爲儉字故馬融讀從
今文也然則作儉作憊蓋皆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

異文矣又偽孔本作其勿以儉人據說文所引則勿上無其字也

說文力部曰勸勉力也从力萬聲周書曰用勸相我邦家讀若萬

案小徐本說文作讀與厲同玉篇勸字下亦引書勸相我邦家與說文同偽孔本邦作國茲從說文所引用勸相我國家

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勸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案勸字亦訓勉疑此策命即用尙書立政語勸此作

卷二十六

士

勸當是三家尙書之異文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於戲繼自今後王立政其維克用常人

尙書大傳雜詁篇以勸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案伏生大傳此二語疑即引用立政篇耿光作鮮光與蔡邕書石經合觀作勸烈作訓疑是今文尙書本如是也

熹平石上陽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亦引文王之鮮光耿作鮮蓋三家經文同攷說文耳部云耿耳省頰也从耳炯省聲杜林說耿光也從光聖省聲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說非也案後漢書杜林傳言林於西州得秦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志之林說耿光之訓必本古文尙書說然耿之訓光非其本誼當卽頰字之假借釋詁頰光也頰耿音同耿從炯省聲炯光也故古文卽假借耿字用之許君不從杜林說者謂耿當从炯省聲非从光聖省聲也今文作鮮光鮮之訓爲明此言鮮光猶雜詁之言明光也詩出車旂

卷二十六

士

旂央央毛傳云央央鮮明也大明檀車煌煌鄭箋云兵車鮮明漢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與馬號爲鮮明是鮮本有明誼又魏葉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白亦與明義近竊謂古文尙書以耿光二字聯文耿亦當訓明王逸楚詞注云耿明也光也是耿有明義與今文尙書字異誼同江聲曰方當爲旁旁溥也段玉裁曰齊語以方行於天下韋昭注云方當作橫明道二年本如是近本作方猶橫也玉裁按橫讀古曠切尤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

彌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且望之力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溫縣故國已姓蘇忿生所封

案左傳成公十一年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國於蘇其地卽溫邑也隱公十一年左傳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等十二邑杜預注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溫今河內溫縣是忿生於武王時爲司寇此時未久

卷二十六

三

容或尙在朝列後漢書云律謝臯蘇注以蘇爲忿生然則蘇公蓋長於刑法者歟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二十七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三十一

顧命第九十一

今文尙書二十四

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漢書律厯志曰三統云成王卽位三十年四月庚戌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案此今文尙書也三統云者劉歆說也尙書正義引

卷二十七

一

鄭云二十八年詩烈文正義引鄭顧命注云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爲年端王鳴盛曰詩疏引鄭注割裂不全當續其下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也知者鄭於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至此積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傳大戴禮記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祚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卽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卽政二十八年崩年

四十九也伏生大傳云居攝五年營維岳作召誥七年致政作維誥歆乃并爲一年事據其年月日以推鄭既分爲兩年又以召誥二月三月讀爲一月二月則所推自與歆不合然歆既有此說想當時相傳成王年數自有兩說一二十八年一三十年故鄭具言此明三十年連制禮樂之年數也制禮樂朝諸侯於明堂是爲太平故有從致太平之年數起一說也史記三代但爲世表無年表其言云孔子序尙書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謀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

卷二十七

二

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鄭所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江聲曰僞孔本作王不懌釋文云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聲謂釋當讀爲庶幾說釋之釋不釋猶不豫何休公羊桓十六年傳注云天子有疾曰不豫則言不釋而疾意自見矣喬樅謂今文尙書不豫上多有疾二字古文尙書無之馬據今文以解古文故以不釋爲疾不解也

甲子王乃洮洮水相被冕服凭玉几

漢書律麻志顧命曰甲子王乃洮洮水作顧命

說文水部云洮洒面也从水未聲重文須云古文洮从頁

又几部云凭依儿也从任几周書曰任玉几讀若馮案隸古定本尙書洮作頽凭作馮釋文云馬曰洮洮髮也頽頽面也馬訓頽面與說文合許云古文作須則作洮者是尙書之今文矣凭讀若馮馮與凭同聲故讀如之段玉裁曰吳志注虞翻別傳翻奏鄭元解尙書違失事四成王疾困甕几洮頽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此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案此爲濯之上蓋有脫文當云洮讀爲濯易其字故下文云此字虛更作

卷二十七

三

濯鄭蓋以洮字不可解馬季長雖以洮髮訓之非由故訓故更爲濯字解爲澣衣雖於事或乖而於字義必求是翻乃云天子頽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洮頽自是一事澣衣自釋濯耳非統頽在內也洮讀爲濯者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郭本洮衆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洮聲翟聲同在第二部頽說文小篆作洮古文作頽从水甘頁會意兩手掬水洒面也今說文作須乃是誤字尙書音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所引不誤凭是正字凡作馮者皆同音假借字今本作憑此衛包改也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

案據仲師注所引顧命是今文尙書凭有作馮者此三家之異文也

中論法象篇曰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亡之候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江聲云禮視朝則皮弁服此時顧命以傳重大事此視朝加一等故服元冕然則服元冕者亦加敬

卷二十七

四

事之意徐幹中論正說此經之誼也

乃同召太保與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熹平石經乃缺召太保下缺

師伯 師氏龍臣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芮伯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師古曰師伯尙書作彤伯龍臣尙書作武臣

案此今文尙書也段玉裁曰唐人諱虎爲武武臣卽虎臣也班氏以師氏龍臣爲人名孔傳則以師氏虎臣爲官其說亦異師古用孔傳以虎注龍誤矣

論衡氣壽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大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邵公百八十

王曰於戲疾大漸維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尙書五行傳曰明王踐祚則日儺其精重光以見吉祥漢書倪寬傳寬奉觴上壽詞云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李奇注云太平之世日襲重光謂日有重日也

案重光專就日言是尙書經師之說兒寬治歐陽尙書故其說與五行傳同又孝經說云德及于天斗極日月光依孝經說是由王者之德所致故以歸美文

卷二十七

五

武尙書釋文引馬云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馬亦用今文家說重光得兼日月星言者月星與日晝夜代明故當兼言之也伏生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云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日重光二月重輪三星重輝四海重潤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歌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

是喻帝德光明皆兼日月星也漢書律厯志云淳于陵渠復覆太初厯朔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皆與馬融說同書君奭篇曰天休滋至然則文武盛時蓋有此瑞矣文選鍾士季檄蜀文曰奕世重光李善注云尙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又陸士衡皇太子宴元圃詩曰體輝重光李善注云尙書曰昔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李善兩引尙書一作昔先君一作昔我君今正義本但作昔君豈李所據本與正

卷二十七

六

義本別歟

班固典引曰宣二祖之重光

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通殷就大命

熹平石經上缺通殷就大命在下缺

案此漢石經尙書殘碑字見隸釋及東觀餘論隸古定本作達殷集大命與今文尙書異段玉裁曰古文達字今文皆作通如禹貢達于河達于沛達于淮泗史記皆作通是也集就古通用如毛詩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是也皆變聲字古音達讀如撻在夏后之詞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說文言部曰詞其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詞又彡部曰逾越進也从彡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

案偽孔本作在後之侗尙書釋文云侗馬本作詞云共也段玉裁曰說文引周書侗作詞與馬本合後作后者古字通用徐鼎臣李仁甫本皆作在夏后之詞誤衍夏字不可通徐楚金本作在后之詞無夏字玉海蕤文志攷引在夏后之詞此用徐鼎臣誤本也黃公紹韻會引在后之詞用小徐本亦無夏字喬樅謂說文引周書疑是據今文故作在夏后之詞江聲云禮記祭統設同几鄭注云同之言詞訓同爲詞亦取

卷二十七

七

其誼也在夏后之詞者謂在中夏爲諸侯之共主也偽孔本作後非是

淮南王術訓曰文王周觀得失遍覽是非堯舜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暑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

案據淮南子云云則此篇所謂嗣守文武大訓者卽文武所著於明堂之訓也下文大訓在東序亦卽此

文武之大訓可知矣

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於艱難柔遠能爾安勸大小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勸贛於非幾

隸釋費鳳碑云不悟奄忽○又云終則不悟

案弗不古者通用據費鳳碑作不悟卽本顧命篇語疑今文尙書是作不興不悟興起也不興不悟言必死也又僞孔本尙書冒貢於非幾釋文云馬鄭王作勗貢如字馬鄭王作贛馬云贛陷也此經馬鄭王本三者皆同是知今文古文並無殊異僞孔本非是江

卷二十七

八

聲曰說文力部云勗勉也从力冒聲是勗以勉爲証以冒爲聲。勉誼不可以施於此文而古字或假借謂依聲託事也禮記緇衣引君牙作君雅鄭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雅从牙得聲而遂借爲牙此經勗字亦以从冒得聲而遂借爲冒易繫辭云冒天下之道虞翻注云冒觸也爾無以釗勸贛于非幾者謂女毋以釗觸陷于不善也王鳴盛曰說文贛从贛省聲讀若坎坎義爲陷故贛訓陷也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故兼言勗贛也段玉裁曰釋文云馬鄭王作贛音勗用反此謂鄭王本字作贛而讀爲贛

也說文心部曰慇懃也漢書高帝紀曰王陵少慇懃

贛傳曰甚矣汲黯之慇也集韻去聲三用曰慇亦有作贛丑用切此本尙書音義也聲類韻集丑巷切與丑用雙聲釋文又云馬云陷也此謂馬本字亦作贛而其說又與鄭王不同贛從貝贛省聲贛苦感切說文引詩護護舞我卽小雅之坎坎鼓我舞系字誤師古注漢書曰贛古音下紺反是與陷音同馬讀爲坎訓爲陷本說卦傳公羊莊二十四傳贛諫讀如坎卽白虎通之陷諫贛陷也此與顧命馬注相發明喬樞謂魏志王肅傳言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此經

卷二十七

九

勗贛肅讀獨與鄭同者蓋鄭本用古文故肅從之馬訓贛爲陷與公羊傳及白虎通合蓋從今文尙書說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宏濟于艱難

茲卽受命還出贊衣於庭

熹平石經上缺非幾茲卽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字如此隸古定本作茲既受命還與今文字異贊衣隸古定本作綴衣今據立政篇綴衣今文尙書作贊衣則此經當亦同作贊字也

越翌日乙丑成王崩

漢書律麻志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白虎通崩薨篇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崩壞也黎庶隕涕涕內悲涼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案偽孔本尙書但作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云安民立政曰成又劉恕通鑑外紀引王肅注曰成土二十八年崩則王本亦有成字與馬本同是古文文皆作成王崩也攷周官司几筵及天府注鄭君禾

卷二十七 十

鄭司農注兩引顧命文一有成字一無成字仲師引皆今文尙書不當舛異其無成字者段氏懋堂以爲或後人依偽孔本刪之王鳳喈孫詒穀皆云天府注有成字或其所見者書本歟

釋名釋喪制曰人死氣絕曰死死漸也就消漸也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大夫曰卒卒竟也諸侯曰薨薨之聲也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礮聲也

太保命中桓南宮髦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迎子釗於南門之外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中桓南宮髦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仲桓南宮毛仲中毛髦古皆通用字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歛之後稱王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歛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尙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逆子釗逆迎古者通用周禮巾車注云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同作逆字禹貢逆河馬班皆作迎河金縢篇曰小子其新逆鄭注云史自新迎說文走部曰逆迎也从辵市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是也

卷二十七 十

延入翌室恤慶宗

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曰正位慶宗○章懷注云尙書曰延入翌室恤慶宗慶居也宗尊也

案翌室正義本尙書作翼室此與上文翌日今本作翼日皆衛包所改也段玉裁曰僞傳訓翌爲明疏引釋言翌明也則其字必本作翌翌室即明堂也明堂即路寢也衛包妄改爲翼非是後漢書章懷注引尙書云云此本蔡邕典引注也蓋蔡氏引尙書延入翌室卹度宗而申之曰慶居也宗尊也今本文選注脫去引尙書語章懷自襲蔡注耳凡古文尙書宅字今

文尙書皆作度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補衣資衣

周禮天府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

熹平石經補衣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字如此段玉裁曰此今文尙書也詩公劉既登乃依鄭箋云依或展字見釋文然則古字多通用但未知今文家作何說喬樅謂依或展字則此補衣乃補依之省借補依即補展也

卷二十七

三

如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引顧命仍几爲證是其省借之例也

牖間南鄉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鄉敷重底席綴純大貝仍几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鄉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

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儀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

案據鄭仲師說則讀乃爲仍是讀從顧命之仍几此

所引今文尙書也說文首部云莫火不明也从苜从

火苜亦聲周書曰布重莫席織弱席也讀與蔑同尙

書釋文引鄭云蔑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

神之事故也攷蔑乃俗字鄭本實作蔑蔑猶微也蔑

微之訓與說文莫火不明義近許據壁中古文故字

作莫鄭從伏生今文故字作蔑許君讀莫與蔑同是

從今文以正古文之假借也布敷古相通用說文引

古文作布今文則皆作敷偶孔本亦作敷此改從今

文尙書也釋文引馬云蔑織弱正義引王肅注云織

卷二十七

三

弱華席蓋蒲席也皆訓蔑爲織織亦微也說文云莫

席織弱席織當亦織字之譌說文艸部云藹蒲子可

以爲平席也段玉裁云蒲子藹子蒲謂蒲世謂蒲平

劉熙釋名云蒲平以蒲爲之其體平也此所謂蒲與

左傳言董澤之蒲同蒲可以爲箭幹亦竹之類故鄭

以析竹次青言之下文底席正義引鄭云底致也蔑

織致席也謂底席視蔑席而又加織致者玉篇底字

下引書云敷重蔑席孔安國曰底藹華也本作底按

作底者是底席與蔑席豐席一例皆言席精麤之別

加艸作蔑乃俗字耳釋文引馬融云底青蒲也正義

引王肅注同攷漢書史丹傳云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注以爲青緣蒲席是知書言綴純蓋謂綴以青純也

豐席畫純正義引鄭云豐席刮凍竹席段玉裁云今本刮凍

當是凍之字誤凍治也刮凍謂刮治使色澤鮮容可觀故曰豐席也畫純似雲氣畫之

爲緣又引王肅注云豐席莞攷詩下莞上簟鄭箋云

莞小蒲也又攷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禮記深衣

有純以青純以纁之別然則席之綴純亦即青純畫

純亦即績純矣筍席正義引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

記曰如竹箭之有筍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釋文引

馬云筍筍若攷說文竹部云筍竹箬也箬字云楚謂

卷二十七

十四

竹皮曰箬是馬亦與鄭合據此知今文古文並無異解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

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

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

出而陳之注曰鄭司農云書顧命曰越七日陳寶赤刀

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允

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

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

案賈疏引鄭顧命注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

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

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北之珣

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

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

者所受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河淮之浦取大貝

如車渠是也鼓鼓大鼓也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

人造此物者之名今攷說文六部云案藏也果古文

保周書曰陳案赤刀許君所傳古文尙書也書正義

引鄭注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與周禮注鄭司

卷二十七

十五

農所引顧命文均不作案字則是仲師及康成皆從

今文也說文玉部云璧無間之珣玕琪周書所謂夷

玉鄭說與許君合墨子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

有國泰顛來賓河出錄圖沈約宋書符瑞志云周公

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於河沈璧禮畢榮光出河青

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援筆寫之然則

此云河圖兼有周家及前代之錄圖故鄭廣指帝王

聖者所受也文選典引李善載蔡邕注引尙書曰顧

璣河圖雒書在東序江聲據之以所引爲今文尙書

故與古文不同喬樞謂江說非也蔡所引尙書當是

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路是象路也

象今注疏

本誤作金非是不陳金路金今注疏本

誤作象非是木路草路者王於朝

祀而已據此是馬融王肅以賁路爲金路以次路爲

木路與鄭說異馬用古文說則鄭注爲今文說可知

矣鄭司農典路注既引書顧命云云卽言漢朝上計

律陳屬車於庭屬車卽所謂貳車者續漢書輿服志

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

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

一乘法駕屬車四十六乘周制大路貳車十二乘先

路當同據鄭司農說是今文尙書衆說以賁路次路

卷二十七

大

皆爲大路先路之貳車非金路木路之謂也

二人爵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騏弁執戈上刃夾兩

階凡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戣立於西堂一人

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

于側階

案尙書綦弁正義曰王肅云綦赤黑色釋文曰綦音

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攷詩曹風正義引顧命云四

人騏弁鄭注云青黑曰騏是鄭本尙書亦同馬作騏

弁此從今文也王肅本作綦是從古文尙書肅好與

鄭立異馬鄭說有不同者王必從馬而違鄭此經馬

鄭皆從今文作騏故王肅獨從古文作綦也詩正義

又云鄭於曹風箋謂騏當作璫以玉爲之於書顧命

不破騏字爲王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

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

云二人爵弁服爵弁則是士也云騏弁明亦是士弁

師之文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

皮弁則士皮弁無綦飾故知顧命之騏弁正是弁作

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喬樞謂馬鄭皆以騏弁爲

青黑色王肅獨云綦赤黑色按赤黑乃爵弁之色若

騏弁亦作赤黑色則與爵弁何別王說非是爵弁爲

卷二十七

九

孔本作雀弁據詩正義引顧命作爵弁是依鄭君本

今從之

說文戈部曰戣周書侍臣執戣立於東垂兵也从戈癸

聲

又金部曰銳侍臣所執兵从金兌聲周書曰一人冕執

銳讀若兌

案今本說文銳字作銳王鳴盛曰楊雄傳長楊賦有

云兌鉞癸者金鉞淫夷者數十萬人臣必按字書無

兌字今俗以爲兗州字兗州本作沈此兌鉞合作銳

鉞漢書相承誤爲兌字如渚乃云兌括也師古依孟

康爲箭括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鋌小矛同可傷夷人乎攷宋本漢書附此段於雄傳末臣似者宋祁謂是張似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銳字與鋌字相次則似說是也段玉裁曰似云說文銳字與鋌字相次又按今文尙書一人冕執銳孔安國曰銳矛屬也疑舊是作銳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以玉裁攷之玉篇無銳字有銳字與鋌鋌銳以類相從注云徒會切矛也又弋稅切案又弋稅切四字會切五字乃顧氏野王原文是野王所據尙書作一人冕執銳也廣韻十七準無銳字十四泰銳杜外切矛也又弋稅

卷二十七

三

切集韻十四太銳徒外切矛屬毛氏禮部韻略黃氏韻會九泰銳徒外切矛屬皆與玉篇合然則作銳而讀如兌自六朝已然野王法言皆無銳字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不言說文作銳讀若允亦疑德明時說文未必有銳字廣雅釋器說矛有鏃鏃施鉞而無銳似魏時說文亦無銳字又在玉篇之前矣說文銳字當依尙書作銳音徒外切毛居正六經正誤曰銳矛屬許氏說文音兌廣韻徒外切今音以稅反是銳利之銳非兵器也當從說文廣韻音毛氏語甚分明必見說文善本作銳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兌聲周書曰一

人冕執銳讀若兌也而讀若兌之下或當有一曰芒也四字後人以徒會以稅分別其音又銳譌爲銳遂移徙分置耳段說是也今從之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玠圭上宗奉銅瑁由阼階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歛之後稱王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歛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也以尙書言迎于釗不言迎王王者旣殯而卽總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

卷二十七

三

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尙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上宗猶太宗變其父者宗伯之長大宗伯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奏鄭尙書違失事云顧命執瑁古曰字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格謂酒格甚違不知蓋闕之義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格誤莫大

焉馬融訓注亦以爲同大同天下今經益金作銅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今按虞翻說非是王鳴盛曰推鄭意同蓋圭璣可盛酒者故鄭以爲酒栢下文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醋則彼同是璋璣矣半圭曰璋璋璣亞於圭璣禮記祭統云君執圭璣裸尸大宗執璋璣亞裸是其差也大保以醋之同既是璋璣則此同王將受以祭者自是圭璣也假如翻說則下文乃受同璣作乃受璣猶可通也而下文用以祭用以醋用以嚮者是何物乎豈皆當作璣乎斯大謬不然矣江聲曰古璣字作珎見說文玉

卷二十七

圭

部曰則別是一字說文別有曰部以曰爲古璣字非也此奉同者與承圭奉璣者俱升自昨暗明非尋常之酒器圭璣則宗廟之中酌鬱鬯以裸先生是祭器之重者固當奉以俱傳也二說申明鄭義足以折翻之駁難矣喬樅謂訓同爲酒器亦是今文家說何以驗之翻稱馬融訓注以同爲大同天下馬用古文尙書說故不從今文家之訓又翻所言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與白虎通稱尙書乃受銅璣古冕服受銅稱王釋冕藏銅反喪服正合然則作同訓爲酒器者蓋歐陽尙書所傳伏生之本也益金作銅者大夏侯尙書

之本也白虎通多用大夏侯說其以銅字訓爲天子副璽者當是小夏侯之說此三家尙書之文誼異別者也

白虎通緋冕篇尙書曰王麻冕

說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玠圭

案此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作介乃玠字之消借許引周書曰稱奉玠圭段氏玉裁以爲卽引大保承玠圭句又誤涉下文賓稱奉圭而合之也喬樅謂據說文知今文尙書介字當从玉作玠近刻說文玠下引書但作介字非是

卷二十七

圭

又案白虎通引尙書乃受銅璣又言吉冕受銅又言釋冕藏銅則所據三家今文實有同字益金作銅者攷漢書律麻志言六律六呂本黃帝使伶倫取竹之解谷制十二筩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追後其法皆用銅云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淫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取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故周禮以典同名官當亦取律呂之義此王所受同許鄭均改爲爵名自是圭璣之器用銅爲之者故三家今文字或作銅也攷工記言大璋

中璋邊璋之制皆黃金勺青金外杜子春云勺謂酒尊勺也鄭康成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三璋之勺皆以黃金爲之則圭瓚亦以黃金爲勺可知也飲器以琕爲盾飾以金玉此瓚瓚爲傳重之器觀白虎通言既事藏之則非祭祀常用之瓚當必用銅爲之取其永遠世守之意觀商周彝器皆以銅爲之金飾其外大可概見矣易震卦不喪匕鬯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在易帝出乎震震長子也主器者莫若長子故於震以不喪匕鬯言之此銅瓚所以爲傳重之器也馬融訓此經同字以大同天

卷二十七

五

下言之卽漢書所云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之義古文與今文說亦相通惟虞翻云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爲天子副璽者義獨別異此小夏侯尙書之說也夏侯建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引次章句具文飾說夏侯勝嘗非之案禮記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蔡邕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左傳所云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

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蔡邕亦習小夏侯尙書者今又家以同字作銅遂以銅訓爲天子之副璽蓋據秦制天子玉璽其副璽當用金故爲此說然以璽爲傳重之器秦漢以前無此說未可據以解此經之銅瓚不如許鄭之訓於義爲長

白虎通緋冕篇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之冠也十一月之時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謂之詡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詡謂之收者十二月之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

卷二十七

五

謂之收冕仰不同故前後乘也詡張故萌大時物亦牙萌大也收而達故前蔥大者在後時物亦前蔥也纁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卽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尙書曰王麻冕冕所以前後遽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纁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極知下

案尙書大傳載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勾領者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是冒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也大傳又言黃

帝始制冠冕垂衣裳則以麻爲冕蓋始自黃帝史記言帝堯純衣黃收索隱云收冕名其色黃故曰黃收象古質素也據此知唐虞冠冕同名爲收夏后氏卽沿唐虞之制也

蔡邕獨斷曰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冏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冏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旒朱綠藻十

卷二十七 兵

有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三公九諸侯皆七

太史秉書由賓階降御王丹命曰皇后凭玉几導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卡變和天下用對揚文武之光訓

漢書敘傳曰末命導揚

案凭字說已見前臨君周邦文選責躬詩李善注引作君臨周邦竊以爲作君臨者是也今本尙書或傳寫者誤倒之對揚古文作答揚段玉裁曰凡古文尙書答字今文皆作對如雜詔奉答天命尙書大傳作奉對是也此下文王再拜興答曰白虎通爵篇亦引

作興

王再拜興對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銅瑁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眇眇小子屬當聖業白虎通爵篇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尙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據鄭注明以同瑁爲二物虞翻乃謂同是月之誤字其亦不思而已矣段玉裁曰鄭君訓同爲梧則

卷二十七 通

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記大保受同及以下同字皆如貫珠倘如仲翔改作上宗奉月瑁乃受月瑁則三宿三祭三記者果何物乎且以下同字可皆更爲曰乎大保受曰降以異曰秉璋以酢果何解乎天子之瑁乃有異者爲貳乎其性謬甚矣

王三宿三祭三記

說文一部曰託奠爵酒也从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

案尙書釋文云陀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託丁故反奠爵也馬本作託與

說文音義同正義曰王肅亦以咤爲奠爵鄭元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詒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喬樅謂作宅者古文尙書也觀下文云大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尙作宅字可證古文本作宅矣馬本作詒者詒之譌字也陸本作咤者詒之或體也玉篇一部曰詒丁故丁嫁二切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詒孔安國曰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本或作吒據玉篇所引云是僞孔本亦作詒字矣然則馬本作詒者蓋讀古文宅字從今文之詒也別本或作吒字後人傳爲譌詒爲詒又譌詒爲咤耳釋文言馬本作詒音

卷二十七

天

義與說文同足見馬本原作詒字後人不能辨別詒詒之爲二形遂誤詒作詒說文所載詒字蓋據今文尙書以詒訓奠爵酒奠爵必却行復本位故鄭云却行曰詒與上文王三宿宿卽肅也徐前行曰肅相對成誼進爵必前行離本位既祭乃奠爵必却行復本位許鄭詁實相成也

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醕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降收說文曰部曰同爵名也周書曰大保受同齊故从口史簡亦以从口

又口部曰齊嘗也从口齊聲周書曰大保受同祭齊

案僞孔本尙書作秉璋以酢釋文云酢才各反王鳴盛曰酢當作醋說文西部云醕主人進客也或作酬醋客酌主人也在各切酢醕也倉故切酸酢也素官切今俗醋酢相亂當據說文正之王說是也釋文又云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攷說文八部云宅所託也重文宅云古文宅宅云亦古文宅宅與詒形近音同古文作宅今文作詒宅卽宅字故轉爲宅以詒誤作詒也徐音宅殆故反則讀宅同度古者宅宅二字本相通用段玉裁曰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切律韻

卷二十七

天

一暮曰度或作宅宅二十陌曰宅或作度是也春樞謂此宅字亦卽上文三詒之詒古文作宅今文作詒蓋太保受同祭酒齊酒之後亦必却行復本位以同授宗人而後始拜也宅字得訓爲却行者蓋與賧字義近玉篇足部云賧賧乍前乍却也史記司馬相如傳賧賧輻容以委靡芳注張揖云賧賧疾行互則卻也類篇云賧或从宅作賧宅卽古文宅宅字古字多借宅疑卽賧之省文今文尙書作詒蓋以音同假借爲宅宅宅卽古文宅宅也

諸侯出廟門侯王出江應門之內太保率東方諸侯入

門左畢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皆黼黻衣黃朱紼
白虎通紼冕篇曰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
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
斯皇室家君王謂天子也又云赤紼金縵會同有繹又
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
侯也別於天子謂之黃朱黃朱亦赤矣大夫繇衡別於
君矣天子大夫赤紼繇衡士黹紼朱赤者咸盛色也是
以聖人塗法之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
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用爲紼
服百王不易也

卷二十七

三

案今本白虎通字多譌舛不可讀茲據段氏玉裁所
訂正者如此段氏云毛傳於采芑曰朱芾黃朱芾也
於斯干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與今文尙書合
古文尙書作布乘黃朱與今文異按漢書韋孟諷諫
詩黼衣朱黻此正用今文尙書黼衣謂畫黼於衣也
黻同市亦作黻蔽膝也假借作紼芾芾蔽朱黻與詩
斯干易困卦訓同李善注文選不誤師古注漢書云
畫爲亞文故謂之黻誤矣漢書正文本作黻注本云
朱黻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故因謂之黻又
作紼其音同今本舛誤

白虎通姓名篇曰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
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
陽也尙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
何以言首首謂頭也

賓稱奉玠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
義嗣德答拜太保泉荂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說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稱奉玠圭

案此今文尙書也古文無玠字段氏玉裁以爲許所
引周書爲上文太保奉介圭之句誤涉下文賓稱奉
圭而合之也王鳴盛云古文尙書無介字此僞孔氏

卷二十七

三

所刪去也殆以釋器圭尺二寸爲玠攷工記玉人天
子之鎮圭尺二寸疑非諸侯所有故刪去介字但松
高詩錫爾介圭是諸侯亦得有介圭然彼猶是賜與
申伯者若韓奕詩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鄭
彼注云韓侯以時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
寶彼疏云經再言入覲故分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
禮入覲於王爲行享禮然則此經言享禮之圭無妨
有介字也江聲曰介圭卽命圭此經稱奉介圭兼幣
是朝兼享禮故庭實俱設與常禮不同介珪固是命
圭不妨幣中別有享圭也喬樅謂江說以介圭卽命

圭其誼是也韓奕詩明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言以其介圭則實爲韓侯之命圭而非享禮中之圭幣矣玠圭雖指尺二寸者言之然諸侯之命圭亦不妨通稱天子曰鎮圭公侯伯又有桓信躬之別其稱名固自不同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維周文武誕受夏若克恤西土維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說苑政理篇曰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美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

卷二十七

圭

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案此今文尙書也段玉裁曰子政所引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若史記周本紀云畢立賞罰以定其功尙書大傳曰畢力賞罰以定厥功白虎通諫諍篇云尙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此則漢民間所得大誓之文與此文相似而不可溷爲一王伯厚傳爲漢儒所引異字誤也

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周祖寡命說文支部曰敷敫也古文勇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

又曰敷敫也从攴也聲讀與施同

案經傳敷皆作敷漢碑多從寸作敷段玉裁云五經文字曰敷說文也敷經典相承隸省也此非隸省乃隸變耳變寸爲万筆勢相同非从方也今俗从方則誤矣又與寸古通用是以下體从又之字隸或从万寡命與康誥寡兄大雅寡妻同訓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維予一人釗報誥

案尙書釋文云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此古文今文分篇之各不同也僞孔本以王出在應門之內分爲康王之誥正義曰伏

卷二十七

圭

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告諸侯而使報告異篇失其義也攷馬鄭王本皆孔氏古文之舊今本乃僞孔傳妄攷孔穎達曲附之無識甚矣江聲曰馬鄭二公皆非輕攷舊章者蓋必孔氏古文實是二篇而馬鄭從之也今案敘云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明非踰年卽位而誥諸侯也且必推本成王崩言之明是成王崩未久時事然則尸天子謂王天子之位卽在應門之內之位也言遂誥卽在應門

而語也是則康王之語卽此王若曰以下云云非別有逸篇也

又案詩周譜正義引鄭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鄭之此注皆依伏生大傳爲說亦用今文家言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罷黜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

卷二十七

三

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史記周本紀曰太子釗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甯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漢書谷永傳永災異對曰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違不違君死不忘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案僞孔傳本尙書無作罔今據漢書谷永傳引經及後漢書荀彧傳彧勸操語皆作無不則知今文尙書

本然也

後漢書張酺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

案酺本傳言酺少從祖父充受尙書能傳其業又從太常桓榮勤力不息聚徒以百數則酺於尙書習歐陽氏之學也注云東觀記云充與光武同門學放光武紀言學尙書於中大夫許子威資用乏絕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然則知光武及許子威暨韓生皆習歐陽尙書矣

又荀彧傳彧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卷二十七

三

注尙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爲尙書曰王釋冕喪服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卽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名其事矣而未發號令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

案段玉裁云白虎通引無反字蓋今文尙書也喬樅謂此不然也白虎通引尙書無反字當是傳寫者脫佚據下文云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有反字無服字則知上文誤脫去反字下文又誤脫去

服字也

又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羣公謂諸侯及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綬鄭說亦與白虎通合經言王反喪服而未及羣公故鄭言此以補經所未備也

春秋繁露玉英篇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

案南史沈文阿傳文帝卽位文阿議曰千人無君不

卷二十七

美

敗則亂當隆周之日公且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卽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文阿此議與白虎通說康王在喪情事相同康王麻冕受策召公當卽援成王故事蓋三家今文尙書雖亡而佚文遺說尙有散見於他書所引者故文阿得據以爲言也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二十八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三十七

肅誓弟九十七

今文尙書二十五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史記魯世家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肅作肅誓○集解曰徐廣云肅一作鮮一作獮案尙書作桀○索隱曰尙書作桀誓今尙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卽肅誓字異義

卷二十八

亦變也言於肅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卽魯卿季氏之費邑地名

案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桀史記作肅大傳作鮮喬樞攷鄭君周禮注引書桀誓曰數乃獲斂乃阱時秋也是鄭以肅誓在於秋時周禮大司馬職言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爾疋亦云秋獵爲獮知鄭據今文尙書說以此篇爲因秋獵治兵而誓衆也大傳作鮮誓鮮卽獮之同音假字作肅作獮皆三家之異文據說文解字引周書作桀誓然則古文尙書當是作桀字也段玉裁曰肅鮮獮三字雙聲鮮音一讀如斯獮

古音如徒故與脍音近蓋許鄭從古文尙書史記用
今文尙書也據裴駰司馬貞則唐初尙書本作柴衛
包用貞柴卽魯卿季氏費邑之云改爲費字宋初陳
鄂乃又改釋文之柴爲費王氏鳳喈曰柴爲魯東郊
地則應在今曲阜而已無攷唐人改爲費攷春秋之
初費自爲國後并於魯爲季氏邑漢爲縣屬東海故
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
後人疑作誓之地卽在此皆非也王說辨析甚確又
顧野王玉篇米部裴惡米也裴字或是野王所據說
文如此後來乃誤爲柴也集韻之耕卽裴字

卷二十八

二

鮮誓

獮誓

尙書大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
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
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
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
嘗何以也習獮也習獮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不可空
習故於蒐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已
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
也取命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

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也於圍中勇力之取也於澤
揖讓之取也○注云取禽以嘗祭也澤射宮也

先大夫曰此條諸書所引不言何篇盧氏本入之略
說無所據觀傳文專釋鮮字爲秋取嘗疑是鮮誓之
傳也

又案禮記曾子問注言伯禽封於魯時有戎夷作難
雖有三年之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作費誓正義
曰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
禽卒哭者爲母喪也鄭於曾子問又引作費誓者此
亦天寶時衛包改柴爲費非鄭所引之舊文尙書隸

卷二十八

三

古定本作柴誓正義本亦改爲費是其證也

論衡儒增篇曰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竝爲患
害

周禮雍氏注曰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曰劉昌宗
本作邾音徐

案邾字當是徐之或體此蓋亦三家尙書之異文也
段玉裁曰說文邑部邾邾下邑也魯東有邾城史記
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
魯東今薛縣索隱曰說文邾邾之下邑在魯東又郡
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

三十一年下邳遷於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邾並音舒玉裁謂經言徐戎謂戎之在邾者在魯東切近擊壤相聞故曰東邾不闕也

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厲乃鋒亦無敢不善

史記魯世家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

說文支部曰敕擇也从攴衆聲周書曰敕乃甲冑○又曰敵繫連也从攴喬聲周書曰敵乃干讀若矯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敕謂穿徹之敵猶繫也弔至猶善也鄭解敵字訓與許同而敕字之訓則與許異

卷二十八

四

蓋三家說有不同也段玉裁云說文冑部曰冑从网米聲或从亼作衆然則敕字古音不讀如了彫切當讀如彌綸之彌鄭注謂穿徹之音義略相協喬樞謂今正義本厲作礪此俗體也古書但作厲字左傳云磨厲以須是也釋元應衆經音義引尙書砮砥磐丹字作砮礪厲古今字之異又說文金部云鑣兵耑也依說文則字當作鑣其鋒字乃鑣之消文耳

今維淫舍牯牛馬斂乃獲斂乃阱無敢傷牯

魯世家曰無敢傷牯○正義曰牯牛馬牢也令臣無傷其牢恐牛馬逸

案說文牛部云牯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淫舍牯牛馬分韻說文引無淫舍二字江聲曰案淫舍之言大放也既大放牯牛馬則無牯者矣何又云毋敢傷牯乎上下文不相應有淫舍字非也王鳴盛曰古尙車戰所資牛馬之力比後世行軍爲尤重軍行牛以輓輜重馬以駕兵車軍止宿則放牧以休之又慮走失故牯之分韻說文引無淫舍字誤脫去也喬樞攷書正義引鄭注以牯爲桎桎之桎施桎于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攷易蒙初六用說桎桎鄭彼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桎大畜六四童牛之桎鄭注

卷二十八

五

云與爲木互體震震爲牛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桎又鄭志冷剛問易注桎桎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如鄭所說牛牯前足則馬亦可知也蓋說文所引從古文說故以牯爲牛馬牢鄭從今文說故以牯爲牯牛馬脚也牯字蓋惟古文尙書有此字今文當皆作桎故鄭從今文讀牯爲桎桎之桎耳

尙書大傳曰獲捕獸機檻也

周禮雍氏秋令塞阱杜獲注云阱穿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罟也堅地阱淺則

設柞罟於其中書桀誓曰斂乃獲斂乃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

案尙書釋文云杜本又作斂攷說文支部云斂閉也从攴度聲讀若杜斂塞也从攴念聲周書曰斂乃阱斂斂二字相連斂下引周書則斂從可知矣古文尙書作杜者此以音同假借用之漢書王陵傳云陵杜門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字本作斂音同是知斂爲今文正字杜爲古文假借字今則杜字行而斂字廢矣柞罟賈疏以爲豎柞於中向上罟罟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罟

卷二十八

六

國語魯語曰鳥獸成設舜鄂韋昭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是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振復之我商賚女乃越逐不復女則有常刑

魯世家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集解曰鄭元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徐廣曰敬一作振

案古文尙書作祗復之段玉裁曰按作振者今文尙書也般庚篇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作祗動咎繇誓曰嚴祗敬六德夏本紀作振敬無逸篇治民祗懼魯世

家作震懼內則記祗見孺子鄭注云祗或作振又曲禮臨諸侯眡於鬼神注云眡或作祗祗振語之轉喬樞謂今又作振史記以訓詁代之故云敬復也

無敢寇攘踰墻垣竊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刑

魯世家曰無敢寇攘踰墻垣○集解曰鄭元曰寇刼取也因其失亡曰攘

案論語子路篇其父攘羊周氏注云有因而盜曰攘鄭君謂因其失亡曰攘卽有因之謂此亦用今文尙書說也失佚古通釋詁僂仍因也邢昺疏引費誓曰無敢寇攘鄭注云因其亡失曰攘僂僂音義同

卷二十八

七

甲戌我維征徐戎時乃稂彊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隧時乃楨榦甲戌我維築無敢不共女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隧時乃薊莠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魯世家曰魯人三郊三隧時爾薊莠稂彊榦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勝誓逮平徐戎定魯○集解曰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畱守故言三也○馬融曰榦榦皆築具榦在前榦在兩旁大刑死刑

案此篇蓋太史公隳枯錄之說文食部云餼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時乃餼糧據許所引是古文尙書

作餼糧也米部又云糲熬米麥也从米臭聲熬米麥亦乾食之類据史記所錄是今文作糲糧也尙書正義引鄭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斯役反則入於罪隸春羹不殺之據檀弓言齊莊公襲莒紀梁死焉哀公使人弔之其妻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是周之軍法有沒入其妻孥者矣

白虎通誅伐篇曰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尙書曰甲戌我維征徐戎

卷二十八

八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二十九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三十八

甫刑第九十八

今文尙書二十六

維甫命王享國百年薨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史記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集解曰鄭元

曰書說周穆王以甫侯爲相

又匈奴傳曰周道衰荒服不至穆王於是遂作甫刑之

辟

卷二十九

漢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侯度時作刑

以詰四方

又匈奴傳曰穆王作呂刑之辟

案僞孔傳本甫刑作呂刑攷說文呂部云呂脊骨象

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諸書所引皆作

甫刑惟墨子作呂刑然則作呂刑者古文尙書也馬

鄭本當是作呂故僞孔承用之書正義引鄭云呂侯

受王命入爲三公可證也漢書匈奴傳又云穆王作

呂刑之辟此或兼采古文尙書故與刑法志所引不

同或後人據今本尙書改之未可知也甫侯亦稱呂

侯者甫其國也呂其氏也國語周語曰堯肝四岳國
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心膂也
是呂者四嶽所賜之氏也毛詩崧高傳云堯之時姜
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申有
甫有齊有許也箋云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
王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
而福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
齊也許也皆其苗胄是甫者四嶽所封之國也

論衡非韓篇曰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
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

卷二十九

之世始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
刑後用甫侯之言也

論衡氣壽篇曰傳稱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
出百三十四歲矣

案僞孔本作耄荒釋文云耄本作耄攷說文老部云
年九十曰耄从老耄省聲耄字皆不見說文則字
作耄爲正又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
書耄字从此段玉裁以虞書無耄字謂當作周書耄
字如此卽此呂刑之耄荒也喬樞謂段說是也據漢
書載甫刑云云則今文尙書正作眊荒又漢書武帝

紀元狩元年詔云老眊孤寡又平帝紀元始二年詔
云眊悼之人又彭宣傳云年齒老眊皆以眊爲耄字
然則作耄者古文尙書也作眊者今文尙書也僞孔
本作耄乃俗字耳

周禮大宰職注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賈疏曰呂
侯訓夏贖刑以詳審詰禁四方

又大司寇職注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疏
曰謂周穆王年老耄亂荒忽猶能用賢量度詳審之刑
以詰謹四方

案鄭注周禮兩引此經皆云度作詳刑僞孔本無詳
字鄭注所引蓋亦據今文尙書也眊耄古書通用三

卷二十九

家今文當亦有作耄荒者故鄭樂記注書曰王耄荒
凡兩見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維始作亂

史記五帝紀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徵師
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

案史記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
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
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於是黃帝乃徵師
諸侯尙書正義引鄭注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

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皞之代也與史記合是鄭君亦從今文尙書說釋文引馬注云蚩尤少皞之末九黎君名與史記不同當以鄭說爲長

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後漢書殤帝紀曰貪苛慘毒延及平民

潛夫論述赦篇曰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

案王符所稱卽述甫刑之語以鴟義爲消義者尙書疏引鄭注云鴟義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疑消義乃梟義之譌以聲同致誤也奪說文作斂

卷二十九

四

支部云斂強取也周書曰斂攘矯虔从支兌聲此所稱古文也方言云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虔之訓賊當亦今文尙書說

斂攘矯虔

尙書大傳周傳曰降辟寇賊劫畧斂攘矯虔者其刑死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詔矯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孟康注曰虔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尙書曰斂攘矯虔○韋昭曰凡稱詐曰矯強取曰虔

案段玉裁云大傳及孟康今文尙書也許氏說文古文尙書也然則今文古文本皆作斂斂奪古通用廣

韻十三末斂字下曰古周書曰斂攘矯虔按凡物失去謂之奪強取謂之斂經傳中假奪爲斂而奪字本義惟見於說文今俗謂有遺失曰奪去此古語也鄭君注禮曰編爛脫釋文音奪此假脫爲奪也凡今人曰脫去者皆當云奪去陸贄論裴延齡姦蠹書曰或遭寇賊斂數此可證唐初尙書不作奪也

又案漢書武帝詔矯虔二字卽本尙書故孟康引甫刑此文爲證是今文尙書矯字从手作矯也段玉裁曰周禮司刑鄭注作矯虔賈疏引呂刑寇賊姦軌奪攘矯虔唐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三曰矯擅也假詐

卷二十九

五

也亦舉手也尙書矯誣上帝孔安國曰託天以行罪國語其刑矯誣賈逵曰非先王之法曰矯字从手今皆作矯卷二十五又曰說文矯擅也擅稱上命曰矯字體从手今皆作矯玉裁謂俗作矯詔字皆从矢作矯而不知說文明云矯舉手也一日擅也擅訓則專指僞稱上命者言之故孟康韋昭元應皆與說文合元應所引僞仲虺之誥字作矯而今本作矯呂刑同可知也况漢詔鄭注孟康賈公彥引呂刑字皆从手確有明證乎今本大傳及說文作矯恐皆淺人所改也僞孔傳亦曰矯稱上帝而鄭注尙書乃云矯虔謂

撓擾左傳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喬
樅謂今文尙書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說亦各有不
同賈逵注國語云非先王之法曰撓賈先治大夏侯
尙書則國語之訓乃本大夏侯解故也其訓爲假詐
擅稱上命者當是歐陽家說武帝時書惟有歐陽也
鄭訓撓虔爲撓擾引左傳虔劉邊陲爲證左傳者古
文之學此鄭據古尙書爲說僞孔傳多本於王肅肅
好與鄭爲難故違鄭而改用今文家說也

苗民匪用命制以刑維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禮記緇衣篇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卷二十九

六

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注云甫刑尙
書篇各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
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
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
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案禮記正義引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
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
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
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
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寬之

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
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
以此言之三苗是九黎之後九黎於少昊之末而爲
亂三苗於高辛之末又爲亂故此注云高辛以呂刑
於此苗民之下云皇帝清問下民又云乃命三后三
后謂伯夷之等故以皇帝爲帝堯又以苗民爲高辛
氏之末也喬樅謂禮記引甫刑鄭注不言尙書同異
是與今文尙書同可知也鄭所釋亦據今文家說國
語楚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章昭注云三苗九黎之後其

卷二十九

七

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
爲也堯興而誅之說皆與鄭君同是皆用今文尙書
說但鄭注禮記語略而注尙書語尤詳耳非有異也
隸古定本作苗民弗用靈放墨子尙同篇曰昔者聖
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
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
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
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
王鳴盛曰弗不否三字同古音靈讀爲連故轉爲練
緇衣作命者命古音亦近練也制與折古字亦通古

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作制是也虐與殺古誼亦同段玉裁曰墨子云呂刑則古文尙書也緇衣云甫刑則今文尙書也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緇衣作命者古靈令通用皆訓善令之爲命字之歧誤也

爰始淫爲臍宮劓割脰庶剝

尙書虞書正義曰夏侯歐陽等書劓則劓臍云臍宮劓割脰庶剝

案說文支部云斲去陰之刑从支蜀聲周書則劓斲臍此所稱書據古文也故與三家今文異則字乃則

卷二十九

八

之誤尙書疏引鄭云則斷耳劓截鼻劓謂桮破陰臍謂羈縻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臯陶之爲鄭所注書用古文本說文稱書當與之同攷刀部云則斷耳也訓與鄭合是知則爲則之譌也又劓字云刑鼻也从刀鼻聲重文劓云劓或从鼻是知作劓者古文尙書也作劓者今文尙書也劓者斲之或體集韻云斲古作劓玉篇刀部云劓刑也此本諸尙書也劓亦臍之或體庶剝者王鳴盛云庶煮也秋官庶氏注云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云墨臍先刻其面以墨塗之言刻頰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

則墨須煮故云庶剝也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勸洎洎紛紛罔中於信以覆詛盟

毛詩小雅正月箋云書曰越茲麗刑并制

漢書敘傳曰風流民化洎洎紛紛

論衡寒溫篇曰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洎洎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

案此皆用今文尙書也古文作泯泯夢夢段玉裁曰泯徐仙民音民按韓詩載芟民其庶常武民民翼翼云民民衆貌徐音有自來矣夢夢者亂貌也春秋

卷二十九

九

傳治絲而夢之逸周書祭公解曰汝無泯泯芬芬與此夢同也

虐威庶僂旁告無辜于天帝天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維腥

論衡變動篇甫刑曰庶僂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

案隸古定本僂作戮僂戮字通旁作方說文旁从上方聲則方乃旁之消借天帝作上字江聲曰此下有上帝監民句上帝當兩讀帝字重文摩滅爾上帝即天帝也

皇帝哀矜庶僇之不幸報虐以威過絕苗民無世在下
論衡譴告篇曰周繆王任刑甫刑曰報虐用威威虐皆
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故以善駸惡以惡懼善告人
之理勸厲爲善之道也

案王鳴盛云此經上文言苗民虐威庶僇則虐威皆
是惡事穆王特欲勸善懲惡故言以威誅報爲虐者
充說當有所本此漢經師古義也段玉裁曰此今文
尙書說也謂蚩尤報虐用威而皇帝哀矜之也庶僇
之不幸報虐用威蒙上文虐威庶僇旁告無辜于天
帝言之喬樅謂段說是也

卷二十九

十

漢書敘傳曰報虐以威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法言重黎篇曰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
也曰近羲近和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

後漢書張衡傳衡應問曰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
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卽
次則重黎之爲也

潛夫論志姓氏篇曰少皞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
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後三苗復九黎之

德堯繼命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之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
宣王大司馬

案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
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
謂也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
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置於祀而不知其福
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
不錫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
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

卷二十九

十一

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
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
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韋昭注云少昊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
也少昊氏歿顓頊高辛氏作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
神相通之道也其後高辛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
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堯興
而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興天地之官羲
氏和氏是也今攷尙書疏約鄭尙書注云皇帝哀矜
庶僇之不幸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

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義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其說皆與國語韋昭注及王符潛夫論合是古文今文尙書家並無異說僞孔傳乃以此皇帝爲君帝云君帝帝堯也重卽義黎卽和顯與鄭韋違異其說殊謬觀楊雄法言王符潛夫論所云則重黎之非卽義和昭然益明又徐幹中論麻數篇亦以爲顓頊命重黎堯復育重黎之後爲義和足見漢儒舊說皆如此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堯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

卷二十九

十一

有辭於苗德威維德明維明

攷定今文甫刑

皇帝清問下民矜寡有辭於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矜寡不蓋德威維德明維明

三國志魏志鍾繇傳繇上內刑疏曰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

案墨子尙賢篇云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矜寡不蓋德威維德德明維明乃各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

平水土至名山川稷隆播嘉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墨子所引呂刑文羣后之肆三句在有辭有苗之下德威維威之上與今本尙書不同江聲曰尙書正義言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降格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然則鄭君之本降假下卽接皇帝清問云云與墨子所引適合自是古文如此僞孔氏削去曰字而以羣后至無蓋十四字移置皇帝清問之上又改肆爲逮又于有

卷二十九

十三

辭之上增鰥寡二字又改有苗爲于苗任意亂經賴有墨子得據以正之裴讀爲匪漢書地理志錄禹貢之文匪皆作裴則裴匪字通據墨子則古文裴無皆作不也威僞孔本作畏禮記表記引作威與墨子合乃各僞孔本作乃命說文口部云各自命也是名之誼本爲命也史記天官書免七命索隱曰免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晉灼漢書注云命者名也是名命古文通用也哲漢書引書作哲說文口部哲字重文作哲釋言云哲智也哲民者謂教導民使知禮義所以增益其智慧也僞孔本改哲作折非是段玉裁以爲

墨子招撫不同江氏叔澐不應據之移易經文又正義臧枯鄭注之語亦不應拘泥喬樸謂古文尙書爲僞孔氏所亂本不足憑馬鄭之古文本又已無存墨子書雖殘缺然此節文甚明晰以之攷定今本尙書固非無徵不信者江說未可厚非今文古文兩家尙書篇數多寡雖殊而經文則大略相同間有不同者乃文字之小異耳此節今文尙書既無他書所引可證則據墨子之文猶愈於僞孔氏之本也惟有辭上有鯀寡二字江謂僞孔所增此又不然據三國志鍾繇傳繇上肉刑疏引此經曰皇帝清問下民鯀寡有

卷二十九

十四

辭于苗與今本尙書文同鍾繇時僞孔傳尙未出而所引有鯀寡二字自是尙書原文如此經重言鯀寡者鯀寡顛連無告之人刑所宜宥今亦困于三苗之虐而有辭以訴則刑之酷莫此爲甚矣

禮記表記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

孟子盡心篇趙注曰尙書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

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殷于民

尙書大傳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省刑也今也反是無禮而

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而後有刑也

又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別男女不同梳架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

案大傳引此經典下有禮字此當是歐陽尙書本也漢書刑法志引書無禮字折民以刑作恧民惟刑當爲夏侯尙書本此三家今文之本有不同也攷臯陶謨以天命有典與天秩有禮竝舉此有禮字於誼尤

卷二十九

十五

備伏生於甫刑傳屢屢言禮曰吳越之俗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又曰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非以經文本有禮字故言之如是其詳歟

潛夫論志姓氏篇曰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

風俗通義皇霸篇經曰禹平水土

後漢書楊賜傳賜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

案殷墨子引作假見王伯厚藝文志攷假殷古文今

文之異字也賜世傳家業治歐陽尚書習相君章句
宿有重名是賜所稱乃歐陽氏今文說也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詔曰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

伯夷降典慈民惟刑

漢書刑法志書曰伯夷降典慈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
猶隄之防溢水也○師古曰慈智也言伯夷下禮法以
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

案班志引書雖無禮字然詳其說經之辭曰言制禮
以止刑疑所引經文本作降典禮故師古注亦以伯
夷下禮法民習知禮為解又偽孔氏本尚書當亦有

卷二十九

十六

禮字故傳云伯夷下典禮教民其後轉寫脫去禮字
而他書所引遂皆依今本尚書刪之耳又案尚書釋
文云折馬鄭王本皆音慈馬融云智也據此是馬鄭
王本折皆讀為慈與漢書所引慈民合蓋作折者孔
壁古文尚書也伏生歐陽今文本亦與之同作慈者
夏侯今文尚書也馬鄭王古文本讀折從慈而其訓
又與今文家殊觀班志以制止訓慈字是以慈為折
之假借此如論語片言折獄魯讀折為制正合則字
雖小異而訓仍與伏生大傳誼同也馬融訓慈為智
取道民使智之誼此古文說之異於今文家者偽孔

傳云斷以法是讀折如字非改慈為折也墨子書引
作哲哲慈字同可見尚書別本舊有作折者此夏侯
尚書之所本也三國志蜀志步騭傳云明德慎罰哲
人惟刑書傳所美亦作哲字此蓋用夏侯今文尚書
歟

淮南子人間訓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
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
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
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
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

卷二十九

十七

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

爰制百姓于刑之衷以教祗德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
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為言不輕不重
之謂也

案偽孔傳本爰作士釋為臯陶王鳴盛曰據後漢書
楊賜傳言賜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世非
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
也遂固辭焉則此經無臯陶下文命諸侯監伯夷播
刑亦專舉伯夷不及臯陶偽孔以此篇言刑事而臯

陶不見疑其不備遂妄改以就其說非也段玉裁曰作爰作哀者今文尙書也作士作中者古文尙書也未必僞孔擅改孔傳未必不本馬鄭王臯陶不在三后之數賜之所以恥也中衷古通

尙書大傳曰夏后氏主教以忠○又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注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惓誠也

案士喪禮疏引夏后氏主教以忠稱書傳略說文選注又引周人之教云云先大夫曰周人之教以文當與夏后氏句相連屬中間尙有脫文及說殷人之教

卷二十九

六

耳觀白虎通三教篇自明白虎通正本書大傳也

白虎通義三教篇曰王者設三教者何承哀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教所以三者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何謂也

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尙書曰以教祇德

鹽鐵論刑德篇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維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衷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維訖于富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維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禮記表記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注云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在于身也

卷二十九

九

案此今文尙書也隸古定本無而字又躬字作身爲異喬樅攷上文爰制百姓于刑之中後漢書引今文尙書中字作衷則此文故乃明于刑之中今文當亦同作衷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維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令爾何懲維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衷維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綱降咎于苗苗民無辭於罰乃絕厥世

禮記緇衣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爾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案隸古定本尙書無不字據鄭君注禮記緇衣篇以不爲衍字則知三家今文尙書亦作播刑之迪無不字也觀於五刑之中以後漢書所引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側之則此處今文亦皆作衷字

古文苑崔寔諫議大夫箴曰虐及於天慢德不蠲

案崔寔此箴即用今文尙書上帝不蠲之語也家語執轡篇云德不厚民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家語出王肅僞撰肅治古文尙書者然則今文古文蓋皆同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下禍誅之攷周禮蜡氏除不蠲鄭注云蠲

卷二十九

二十

讀如吉圭惟館之圭圭潔也此鄭用三家詩說毛詩古文作吉蠲據此知不蠲訓爲不潔今古文亦當同矣

王曰於戲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乎人假我一日非終維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灾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灾不空發王者心有所爲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尙書

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此之謂也○李賢注云我君也天意欲整齊乎人必假於君也今尙書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

案僞孔傳本尙書作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釋文云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絕句俾馬本作矜矜哀也馬意以天降中於民相協厥居是天心仁愛哀矜下民我者我民也李賢後漢書注以我字訓君蓋據僞孔傳以爲之說非獨義與馬異而且非楊賜之

卷二十九

主

惟也江聲曰假當讀爲天假之年之假終謂考終命也據楊賜引書之意則此非終謂不邀天眷而短折不終維終謂邀天眷而考終也天中乎人而假我一日之命其有修短實在乎人之能敬德與否爾下文卽承之以爾尙敬逆天命則可知此經誼然矣段玉裁曰後漢書楊賜引書云云此今文尙書也賜通尙書桓君章句卽歐陽尙書也吳才老書禪傳攷義引假我一日玉海藝文志攷引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本假字誤俾僞孔本尙書假作俾而釋文云馬本作矜矜哀也楊賜假我一日爲句僞孔俾我句絕僞孔與古文

今文皆乖異不同如此又曰勤繹文作日云人實反一音曰當作正義作曰云言曰我當勤之王氏鳳階以為孔傳曰當勤之下文所謂徒會戒而不勤也孔傳本原作曰字今定從曰唐石經作曰非也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維敬五刑以成三德

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忘○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

又外戚傳上採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曰雖休

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唐虞著典書災肆赦周公作

卷二十九

主

戒勿悞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

案江聲據宣帝紀於此經增祇事不忘四字以惟敬五刑為衍文段玉裁曰按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作祇事不忘四字祇敬同義德意聲同部也蓋今文尚書之駁異者偽古文祇勤于德夙夜不忘即就祇事不忘演之又據外戚傳引書與今本同則知祇事不忘隳括之詞耳喬樅謂段說是也據後漢書陳寵傳亦引用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之文是今文尚書本有此句豈得以為衍文耶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傳曰震畏天命雖休勿休

三國志陳羣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

笞本與仁惻而死者加歟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

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者剗則

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

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

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

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

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

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

卷二十九

主

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

後漢書蔡茂傳茂上書曰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維永

禮記緇衣篇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孝經天子篇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荀子君子篇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為善者勸為不

善者沮刑罰暴省威行如流政令致明化易如神

漢書賈誼傳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說苑君道篇曰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案左傳襄十三年云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

惟永是知古文尙書亦與今文同杜預注云一人天子也甯安也永長也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矣萬民賴之

大戴禮保傳篇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盧辯注云

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矣

漢書刑法志曰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淮南王術訓曰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後漢書安帝紀延光元年策曰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案此所引書兆民作萬民疑三家尙書之文或有不

卷二十九

三

同也

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易稱敎法書者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

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史記周本紀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集解云王肅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

案周禮大宰大司寇注皆引度作詳刑以詒四方正

義皆三詳審文選王仲宣從軍詩司典告詳刑李善注引尙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段玉裁曰合數條觀之知古文今文鄭本孔本皆作從言之詳類編李善之注可證也古詳祥多通用蓋偽孔本亦作詳而讀爲祥後逕改作祥非也史記作祥亦漢人所改也

漢書敘傳曰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師古注曰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周書呂刑曰告爾詳刑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慎罰明察單辭

卷二十九

三

又十三年制曰詳刑理冤存恤孤寡

又劉愷傳曰非先王詳刑之意也○章懷注云尙書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

案墨子尙賢篇云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汝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攷尙書釋文云吁馬作于云於也則于字卽吁之消借吁於誼同訟蓋詳之譌字段氏懋堂以爲訟刑公刑也古訟公通用言人當作言人謂何擇非言人乎此蒙上苗民

罔擇吉人言之墨子說何度非及似是史記何居
其其宜此恐今文尙書之駁異非以宜訓及也王鳴
盛曰釋文度待洛反馬云造謀也正義引王肅云度
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史
記度作居者疑度古近宅故云居然未詳其義也而
爾古字通用儀禮聘禮而不善乎鄭注云而猶女也
史記三句皆多有其字蓋順經文而足成其誼耳

潛夫論本政篇曰是故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
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審擇其
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書曰爾

卷二十九

五

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
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
惟求其罪惟鈞其審核之

周本紀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五
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
內獄閭實其罪惟鈞其過○集解云馬融曰以此五過
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索隱曰按呂刑云惟官惟反
惟內惟貨惟來今此似闕少或從省文

案徐廣史記音義曰造一作遭遭遭古通用段玉裁

云按作遭者今文尙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遭
證之史記當本作遭淺人用古文尙書改爲造而徐
中散不覺耳喬樞攷漢書王尊傳美陽女子告假子
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
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注曰歐陽尙書有
此造獄事也据此是歐陽尙書作造字太史公時書
惟有歐陽立學官然則史記當從歐陽本同作造其
作遭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信字訓誼皆爲誠謂罪
狀情實也尙書釋文云惟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賊
也王鳴盛曰漢律諸爲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

卷二十九

五

行者皆屬司寇說文貝部云賕以財貨枉法相謝也
以貝求聲蓋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
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
云云是兼說惟貨惟求之義也僞孔本作來以爲舊
相往來段玉裁曰按官者畏其高明也反者不畏而
矯往過正也此二者疵之最甚者也內者女謁行也
貨者苞苴行也來者雖非女謁苞苴而請託於其間
也來求字異訓同段說亦通唐太宗問劉德威比刑
網寢密咎安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
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安計

德威所引律必漢以來相傳古律文故入人罪比罪人減三等故出人罪比罪人減五等是雖減而相去不相遠幾與犯法者等矣

尚書大傳曰聽訟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思兼思意小罪勿兼○注云察猶審也怒責也責囚之罪必思意兼謂思其辭思其義思義罪小可求以出之罪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核之

卷二十九

三

尚書大傳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又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過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小過謂之賊卒過以小謂之枳故與殺不辜甯失有罪與其增日有罪甯失過以有赦

案大傳所言即經所云疑則有赦也江聲曰正義引鄭注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王制曰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蓋以五過之疵違法亂紀政安

得赦之上文言其罪惟鈞固是不赦也故引王制之文以證之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五刑之疑有赦

簡孚有眾維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

周本紀曰簡信有眾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

案正義本尚書訊作貌疑作聽共作具與史記文異江聲曰貌字衛包所改也隸古本作緇說文糸部云緇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緇有稽說文編字皆以誼類相從其緇字次細下細字次纖下而纖訓細細訓微則緇訓旄絲亦微細之誼也偽孔本經文作

卷二十九

三

緇其傳乃云惟察其貌有所攷合唐開元時遂改緇爲貌郭忠恕汗簡採集古文字釋緇爲貌云出古文尚書亦惑於偽孔而誤也緇與貌誼不同安得以緇爲貌乎王鳴盛說同段玉裁曰尚書作緇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審爲貌之假借乃更爲貌字如周官經故書作某何人讀作某自鄭注時已改從讀作之字而非故書之字矣說文所載尚書奇文異畫正同此說文多存壁中之舊文而尚書則多從安國已下諸儒所讀孔傳雖偽亦多舊說釋文正義不言馬鄭說惟貌有異解也周本紀作惟訊此今文尚書也或謂

說古文家何不讀爲訊曰訊與緇音不類今文古文或彼此絕異喬樞謂緇訓爲細謂當細訊其情故史記以詰訓代之云惟訊有稽也簡字作簡信亦以詰訓字代之聽作疑則今文之異者無簡不疑謂既細訊之而無可信之情則不在疑赦之列也共其古相通用其訓俱俱訓共也

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

案此經其審克之偽孔傳訓克爲能段玉裁曰刑法志元帝詔是兼采堯典呂刑二篇也克核古音同在

卷二十九

三

第一部蓋古文尙書作克今文尙書作核克當爲核之假借偽孔訓能非段說是也釋名釋言語云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克念有常心也刻核皆从亥聲克之訓刻亦可爲與核通假之證

墨辟疑赦其罰百率閔實其罪

尙書大傳曰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注非事而事之令所不當爲也

夏侯歐陽說云墨辟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

周本紀曰黜辟疑赦其罰百率閔實其罪○徐廣曰率卽錢也音刷○索隱曰舊本率一作選

其罰百饒

尙書大傳曰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饒六兩

其罰百選

漢書蕭望之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銖銖卽錢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黜罪疑赦其罰百錢偽孔傳云六兩曰錢錢黃鐵也釋文云錢戶關反六兩也鄭及

卷二十九

三

爾雅同說文云亦銖也亦舊誤作六今從段玉裁所訂正銖十三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釗重九銖俗儒近是王鳴盛曰此經鄭注已亡以鄭攷工記注及舜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文家而於俗儒六兩亦但云近是引周禮釗重九銖爲證攷工記桃氏爲釗上制重九銖中制七銖下制五銖彼注以九銖爲三觔十二兩七銖爲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銖爲二觔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觔則鄭意以一銖爲六兩又半兩攷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銖

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鈔鍤也今東萊梅或以大半兩爲鈔十鈔爲鍤鍤重六兩大半兩鍤鈔似同矣則三鈔爲一斤四兩又弓人膠三鈔彼注云鈔鍤也彼疏云尙書其罰百鍤等言鍤此與治氏言鈔鈔與鍤爲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鍤卽是鈔其數當爲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也說文金部云鈔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尋聲周禮曰重三鈔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鈔今本鈔十五分下脫銖字爲下脫三字據陸德明釋文及治氏注所引說文訂正又云鍤鈔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鍤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鈔與鍤

卷二十九

三

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之鈔見周禮故于鈔下引周禮爲證鍤見周書故于鍤下引周書爲證雖分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鍤鈔也鄭既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尙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也十一銖二十五銖之十三此本尙書古文家說鍤字之義非鈔字之訓今乃入之鈔字聊存古義其下卽繼以二十兩爲三鈔然後次以鍤字則許意以鍤卽是鈔俱爲六兩大半兩明矣今文家說雖脫去大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鍤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鍤僅爲銅三觔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亦

只用銅三十觔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皆傳古文許慎說文自序亦云書稱孔氏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故職金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鍤說云一鍤十一銖二十五銖之十三也百鍤爲三觔其下卽繼以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鍤雖所引未全想許案必不從古文說鄭必無取鄭意亦字從古文說不從古文也今文作率見周本紀徐廣曰率卽鍤也索隱云舊本率作選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師古曰字本作鈔鈔卽鍤也史記平準書有白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尙書大傳

卷二十九

三

死罪罰千鍤漢書食貨志作撰音同或作率或作選撰撰皆鈔之異文音近而假借也鄭固不從古文說而於今文說亦必但爲近是釋文乃引徐邈云鍤六兩也鄭及爾雅同爾雅絕無六兩爲鍤之訓釋文此說謬殊甚喬樞謂陸德明謂鄭氏同者此鄭注尙書大傳之語據鄭大傳注云死罪罰千鍤出三百七十五觔是鍤六兩也漢人最重經師家法故鄭注大傳亦各從其家而爲之說也間有不從其誼者亦必先就本文解訖然後更下己意或據他說以正之爾雅者小爾疋也唐人亦稱爲爾雅小爾疋曰二十四

銖曰兩有半曰提倍提曰舉倍舉曰鈞鈞謂之銖宋咸注曰舉三兩銖六兩陸所引爾正即據此文也周禮治氏注鄭司農云鈞量名也讀爲刷賈疏又云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銖尙書正義周禮謂銖爲鈞如鄭之言一銖之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故陸以爲鄭亦同也

剽辟疑赦其罰倍灋閱實其罪

尙書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剽○注攘竊也

周本紀曰剽辟疑赦其罰倍灋閱實其罪○徐廣曰一

卷二十九

作徒五倍曰徒

案徒灋聲相近故灋字亦作徒此倍灋以下文倍差例之則於倍爲二百之數又加十之五爲二百五十銖也徐廣以徒爲五倍則比剽辟有加輕重失倫非其誼矣段玉裁曰古文尙書惟倍周本紀作倍灋此今文尙書之異也灋當讀如灋酒之灋即倍差也徐廣以五倍曰徒本於孟子趙注其實書之倍差孟子之倍徒史記之倍灋二字同在支部古音相近謂倍之而又不止於倍也差是正字趙注直以下文云十百千萬故少於十而曰五倍凡說也史記剽贖二辟

蓋本皆作倍灋與古文異後人於贖改從古文作差而剽則仍其舊耳

贖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尙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

周本紀曰贖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集解馬融曰倍者倍二百爲四百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銖三分銖之一也

案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駁異義答徐改贖爲跽呂刑有跽鄭所注尙書乃古文本據云呂刑有跽則古文尙書贖字作跽矣贖跽之別當以跽與趾爲異

卷二十九

差

說文骨部云贖都帶也則贖之刑謂剔去都帶之骨也史記孫子列傳云麗涓召孫贖以法刑斷其兩足太史公自序亦云孫子贖脚是也足部云跽斷足也重文跽云跽或从兀莊子德充符篇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於仲尼仲尼曰無趾兀者也漢書刑法志文帝十三年詔除肉刑定律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已論命復有笞罪者棄市是跽爲斷足者謂斷去足趾也鄭言笞改贖爲跽又言周改跽爲跽然則跽與跽又有別跽者去其左止跽者并去其右止故漢律當斬右止已論命復有笞罪者棄市則斬

右止之罪重於斬左止可知周之改趾為跣即此刑是也倍差之數史記正義又以為倍中之差二百去三分一合三百三十三錢二兩也江聲亦以馬說為過重謂倍差者於倍百錢之數為一百外又差出二百之三分一凡三百三十三錢三分錢之一與史記正義合段玉裁曰凡古文尙書刑字今文尙書作贖史記贖辟疑赦贖罰之屬五百尙書大傳唐虞象刑墨者剔者贖者犯大辟者周傳甫刑其刑其刑宮其刑剔其刑死漢書刑法志贖罰之屬五百白虎通贖辟之屬五百公羊疏引元命包贖辟之屬五百故

卷二十九

宋

周禮司刑注及尙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贖作剔而駁異義云臯陶改贖為剔呂刑有剔周改剔為剔亦見公羊傳鄭云臯陶改贖為剔者此據古文尙書言之云周改剔為剔者此據周禮司刑言之贖者白虎通云脫其贖也剔說文作𠂔云剔也剔說文作𠂔許鄭皆云斷足也然則贖與剔異制剔與剔制同而異字耳鄭云臯陶改贖為剔謂改其制云周改剔為剔謂改其名但臯陶既改贖為剔夏刑用之不識今文尙書何以作贖字蓋非聲實聲相關通如玼瑣同字之比伏生教於齊魯之間誤作贖字失其實也喬樅謂段說

亦知贖趾之異制然以跣與剔為制同字異說猶未訖蓋跣與剔有斬左止及并斬右止之別周禮司刑職曰剔者使守門是改剔為剔在周公制禮時已然而穆王度時作刑篇中但言剔辟不言剔辟者蓋包於剔刑之內猶大辟有絞斬之別而總包於死刑之內也但其贖錢之等差當亦輕重有別呂刑第舉其大畧耳

官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閭實其罪

尙書大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

周本紀曰官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閭實其罪○徐廣音

卷二十九

尾

義曰一作六百

案偽孔傳本作其罰六百錢鄭注周禮司刑職曰官者丈夫則罰其勢女子則於官中此經則剔剔鄭正義引鄭注云斂謂桮破陰江聲曰陰謂人身隱蔽之處男子之勢女子之心皆是說文又部云斂去陰之刑也似謂割男子之勢此云桮破陰似謂裂女子之心一語兼之乃足也喬樅攷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彼疏云所赦者唯墨劓與剔三者其官刑至隋乃赦也此篇正義亦云漢除肉刑官刑猶在今據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注曰

宮刑也則漢文時固已除宮刑或後仍復之故崔浩漢律序言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耳段玉裁曰周本紀作五百卒而張守節正義從之此今文尙書之別本也

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閔實其罪

周本紀曰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閔實其罪

尙書大傳曰降叛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

其罰千饌

尙書大傳曰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千饌

又曰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饌六兩○注

卷二十九

美

云饌所出金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飭用財少爾

案饌他本或作饌非惟虞澤王氏史記本索隱引不

誤鄭注云三百七十五飭適合千饌六千兩之數此

用今文家說也如以餒重六兩大半兩計之當爲四

百十六飭十兩大半兩今文經云大辟疑赦其罰千

率史記索隱引大傳死罪罰二千饌二字衍文也

又曰季夏可以大赦罪人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臠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勿用不行維繫維法其審核之

周本紀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臠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

尙書大傳曰夏刑三千條

漢書刑法志曰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官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也甫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臠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

卷二十九

美

亂邦用重典者也

案伏生大傳言夏刑三千條漢書刑法志謂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鞭而御駢突違救時之宜矣宜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皆復古刑爲二千章如此則法可畏而禁易避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說書者據甫刑有報虐以威之文以此三千之章爲刑亂邦用重典觀左傳

載晉叔向之言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謂夏因有苗亂德作夏刑商因桀德昏暴作殷刑周因殷頑不靖作周刑皆因時有亂政者故用重典以治之叔世指有苗及夏殷之末而言也周自文武到治以來成康之際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其後昭王南征不復王道衰微穆王閱文武之道缺諸侯有不睦者故甫侯言於王訓夏作刑此刑法志所稱鄭昌之言謂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

鹽鐵論刑德篇曰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上殺而罪不過

卷二十九

罕

五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

後漢書齊武王傳章和元年詔曰甫刑三千莫大不孝又陳寵傳曰龍鉤校律令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八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年一蠲法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

餘令與禮相應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白虎通五刑篇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賞罰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膺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張布羅眾非五刑不見劓墨何其下刑也膺者脫其膺也宮者女子淫執匱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者謂死也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也

卷二十九

罕

案段玉裁云班固今文尚書作膺與史記漢書同俗本作剕辟者漢人以古文尚書改之也下文膺者脫其膺也俗本亦改為剕者朱文游吳槎客所藏小字本不誤今從之

周禮司刑注曰周改膺作剕夏刑大辟二百膺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案正義云夏刑以下據呂刑而言呂刑辨辟五百宮辟三百今此云膺辟三百宮辟五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呂刑為正喬樅謂穆王訓夏作刑自必皆因時損益之宜其間豈無所增減夏刑者夏禹所作之刑

書缺有間無以徵證鄭注不得以夏刑爲卽據呂刑而言也段玉裁云按鄭君此注獨從今文尙書作臙鄭意謂夏刑實用臙至周乃改判今文得其實古文乃用周制說夏政耳與駁異不符如段此說則今文尙書作臙非伏生之誤也

公羊春秋襄二十九年疏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臙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

案此與今文尙書合足證漢時諸儒書皆用今文也又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二千大辟之罰

卷二十九

聖

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出欲以曉喻庶庶不亦難乎

案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大司寇凡獄訟以邦成比之注云邦成謂若今決事比也據此則上下之比卽小大之比矣江聲云漢書路溫舒上書有云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詞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

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亂其決獄之詞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

論衡謝短篇曰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

上刑挾輕下服下刑挾重上服

後漢書劉愷傳愷議曰尙書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呂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

案章懷注云今尙書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尙書不同耳李賢所云今尙書謂僞

卷二十九

聖

孔本也劉愷所引尙書是據歐陽等三家今文故不同爾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漢書刑法志曰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案荀子正論篇云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楊倞注曰治世家給人足

犯法者少有犯則厥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罪固當輕也書甫刑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漢書刑法志亦載荀子語注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今攷鄭君大司寇注引尚書大傳說贖官劓墨殺之刑云云曰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是鄭意以周公制禮時殷頑甫靖變夏刑之輕而爲重然則此經所謂世輕世重者殆亦穆王斟酌乎夏刑輕重之宜改

卷二十九

墨

修其刑辟故三千之章視周禮爲多然而大辟減至二百宮刑減至三百所增者墨劓之辟各千是亦輕重諸罰有權者蓋穆王之時雖曰王道衰微究屬平世訓夏作刑其輕重適合刑罰之中也

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又仲長統傳曰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豈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

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

維齊非齊有倫有要

荀子王制篇曰勢位齊而欲惡同物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卷二十九

墨

尚書大傳甫刑傳書曰茲殷罰有倫今反是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注云聽議獄也

罰懲非死佞極於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玉海藝文志攷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曰罰懲非死佞極於病

案僞孔本尚書佞字作人段玉裁曰佞與人古同部同音如國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田爲韻大戴禮公冠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民佞爲韻左氏春秋佞夫公羊作年夫此蓋漢人所引今文尚書也

今未檢得出何書

罔非在中察辭於差非從維從

尙書大傳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愍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案尉繚子將理篇云善審囚之情不待筆楚而囚之情可畢矣咎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土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然則此經所謂察辭於差者亦欲以得其情耳

又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

卷二十九

吳

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注皇猶況也

中論賞罰篇曰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微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

案江聲云囚證之辭或有參差不能齊一者則其中有誠有僞于此審察乃可以得其情據大傳言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則此經兩從字有從辭從情

兩證而斷獄必以情當以非從貼亂惟從貼情言也大傳文見孔叢子引尙有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一語哀矜哲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核之尙書大傳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哀矜哲獄

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矜哲獄爲任職臣案矜獄古通用字隸古定本矜作敬哲作折然則大傳哲字當卽折之假借也審克以上文例之今文尙書皆作核字段玉裁曰矜獄古以同音互借借矜爲

卷二十九

吳

鰥亦借鰥爲矜班書字作鰥而訓哀矜顏注非也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李注引尙書哀矜折獄明啟刑書孔叢子雖僞書而作哀矜疑僞孔本固作矜傳釋矜爲敬而衛包因依傳改經耳

獄成而字輪而字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尙書大傳曰子張曰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一八俱罪甫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五刑有此教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

案尙書正義釋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
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
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然則大傳及
注所云一人犯數罪正說此經之義也

王曰於戲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維
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
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尙書大傳曰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子曰非
公甫之不能聽獄也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
恥民近禮矣

卷二十九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慎罰明察單辭

案尙書正義曰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
由也與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得其單
辭卽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也蓋若聽單
辭斷不偏信片言可以折獄由其明清于單辭故也
單辭且能明清况合兩辭兼聽安有不中者哉

獄貨非寶維府辜功

尙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寶之者不能行其法者也
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
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案段玉裁曰辜功之功孔訓爲事則其字蓋當作公
詩天保靈臺傳采芣七月箋皆云公事也七月上入
執宮公定本誤作宮功此功字蓋亦公之遺改者
潛夫論班祿篇曰作典以爲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
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也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二年詔曰巧法析律飾文增辭
貨行於言臯成乎手朕甚病焉
報以庶說永異維罰非天不中維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
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說文言部曰說罪也从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說

卷二十九

案隸古定本尙書說字作尤玉海藝文志攷說漢世
諸儒所引尙書異字報以庶說段玉裁云今未檢得
出何書喬樅謂伯厚所采當卽據說文所引周書也
尤當從說文作說爲正古文消借尤字爲之說文作
說據今文尙書也報以庶說者謂貪賕枉法將爲天
所罰卽下文所云天罰不極是也

王曰於戲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
人維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
詳刑

後漢書仲長統傳曰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

案詳刑說已見前段王裁曰魏三體石經見於洛陽蘇望氏所刻洪景伯隸續所載者名曰左傳實有尙書五刑惟濫罰非死其差人兩辭人兩并實在命天皆呂刑之文也刑作剝者古文段借亂作剝兩作剛死作剝皆本說文實作僂差作剝則未詳耳

三國吳志步騭傳騭上疏曰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皋陶作士呂侯贖刑休泰之祚實由此興又曰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

卷二十九

平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三十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三十九

文侯之命第九十九

今文尙書二十七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

史記晉世家曰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作晉文侯

命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能慎明德○集解曰賈逵

曰王子虎周大夫也○馬融曰義和能以義和諸侯也

案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於王王命晉侯爲伯

卷三十

載此篇文案隱曰尙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事今此乃襄王命文公重耳代數懸隔學者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爲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詞尤非也今攷書敘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書父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則馬融解此篇其說與史記同矣劉向新序善謀篇亦云周襄王錫晉文公弓矢和密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是漢儒相傳有此說蓋皆今文家言也

又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是鄭注古文尙書以此篇爲命文侯仇

也攷晉世家載穆侯生太子仇是爲文侯文侯十年
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
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周本紀載諸侯卽申侯而
共立故幽王太子宜曰是爲平王東遷於雒邑皆不
載錫文侯命事秦本紀載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
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
之地是平王時納王者乃秦襄公晉鄭雖同諸侯勤
主而錫命文侯之事史傳未有明文惟國語鄭語有
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之文又呂氏春秋疑似篇云
平王東徙晉文勞王勞而賜地高誘注曰平王幽王

卷三十

之太子宜曰東徙雒邑今河南縣也晉文侯仇穆侯
之子案賜地之事不見史記晉世家疑卽因襄王賜
文公河內陽樊之地而誤以爲平王鄭語所云晉文
侯定天子卽史記所言諸侯卽申侯共立平王事是
時晉鄭俱在故左傳亦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左傳
敘晉文公獻俘於周襄王錫命之事曰用平禮也杜
預注以爲平王享晉文仇之禮或卽用鄭康成尙書
注爲說耳然則馬融注古文尙書而用今文家說與
史記同者蓋非無據也又此經下文云造天丕愆殄
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正義引王肅云遭天之

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
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是王肅亦以此
篇爲平王錫文侯命王好與鄭立異此篇則同於鄭
而不從馬融之誼抑獨何歟

昭登于上敷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

晉世家曰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

武○集解曰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蔡邕注云尙書曰昭登于上

案此今文尙書也段玉裁曰凡古文作升凡今文作

登如升鼎耳而雒史記漢書皆作登鼎耳是也鄭注

卷三十

夷服篇云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今之禮皆以

登爲升此句當作以升爲登俗誤已行久矣然則二

字古通用也洪景伯隸續載皇祐癸巳洛陽蘇望氏

所刻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玉裁按中有大誥呂刑

文侯之命遺字謂皆左氏者誤也其十九行二十行

二十一行二十二行多文侯之命也邵昭連文以邵

爲昭之古文也汗簡下部曰邵昭字見石經然則作

汗簡者曾見三體石經而三體石經以邵爲昭於古

假借必有據喬樞按僞孔本尙書文武作文王據上

文言不顯文武下文又言肇刑文武則此亦當兼言

文武方合偽孔本不及武王非也

鋪聞在下

班固與引曰昭登之績匪義不與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妄

案段玉裁云今文尙書作登鋪古文尙書作升敷鋪聞卽敷聞也書以文武爲上今王爲下以義爲上漢爲下此今文尙書說也興妄爲韻厥道下屬李善絕句誤也喬樞謂段說是也晉世家作布聞在下布卽鋪之詰訓字敷亦布也馬融說以上謂天下謂人誼與今文家異

卷三十

亦維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案師古谷永傳注云周書君牙之辭也段玉裁曰僞古文君牙永所不見正引文侯之命耳僞君牙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俗本主作正小顏記憶之誤使學者疑之不可不正喬樞攷三國志注引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元曰先正先臣謂卿大夫也是先正指臣言鄭義與谷永同

於戲罔予小子嗣遭天之愆殄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

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尙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耆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

案此今文尙書也隸古定本克作或咎在厥躬作俊在厥服與今文尙書異段玉裁曰按文穎注言耆老賢者疑漢書耆壽下咎在上本有俊字喬樞謂段說是也隸古定本脫去咎字漢書谷永傳引脫去俊字

卷三十

五

僞孔傳云無有耆耆耆耆考俊德在其服位解與文穎合是古文今文並同宜據文穎注補俊字爲允又案書正義引王肅注解造天不愆云遭天之大愆段氏玉裁以爲此必今文尙書作遭故用以注古文也於大誥呂刑知之

予則罔克曰維祖維父其伊恤朕躬於戲有續予一人永綏在位

晉世家曰恤朕躬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案此史記隱括文侯之命詞也爾雅釋詁續繼也是繼予一人卽續予一人之詰訓

父義和女克昭乃顯祖女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於前文人女多修教我于艱若女予嘉

說文支部曰戢止也从支旱聲周書曰戢我於艱

案偽孔本尚書戢字作扞攷說文手部云扞攷也非此書之誼莊子釋文引說文扞抵也抵誼與止近疑今本說文攷字乃抵之誤耳段玉裁曰戢扞古今字衆經音義引說文捍止也又引說文捍止也蓋謂捍扞皆卽戢之別體

三國魏志引獻帝詔曰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爾爾爾邦用資爾秬鬯一卣彤弓

卷三十

六

一彤矢百旅弓矢千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晉世家曰天子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矩鬯一卣珪瓚虎賁三千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於是晉文公稱伯○集解曰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秬黑黍鬯香酒也卣器名稽首首至地

案隸古定本作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據史記言賜大輅輅駕四馬則馬四匹者卽大輅之服也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與晉世家此文合則作旅弓一旅矢百者非也禮記

曲禮正義引含文嘉曰九賜一日車馬二日衣服三

日樂則四日絃戶五日納陛六日虎賁七日斧戍八

日弓矢九日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

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

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誨內

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

以絃戶以明其別勇猛動疾執誼堅強賜以虎賁以

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戍使得專殺內

懷仁德執誼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

以秬鬯以歸祭祀此賜大輅是一日車馬也虎賁二

卷三十

七

千人是六日虎賁也彤弓矢旅弓矢是八日弓矢也

秬鬯一卣珪瓚是九日秬鬯也蓋九賜之中有其四

焉詩小雅彤弓序云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文四

年甯俞言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彤弓一彤

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文公此時獻楚俘於王是

敵愾獻功之事毛詩左傳所云與此篇誼正合也

尚書大傳略說曰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

以虎賁三百人三命秬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

以祀其宗廟

說文貝部曰賚賜也从貝來聲周書曰賚尔秬鬯

案尔爾古今字說文手部引攷工記掣爾亦作掣尔
又毌部曰毌或从禾作秬是秬乃毌之或體古文尙
書當是作毌字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修爾顯德

卷三十

人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三十一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四十

秦誓第一百

今文尙書二十八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余誓告女羣言之首

史記秦本紀曰繆公益復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取王
官及郤以報殽之役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
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
告汝○正義曰郤音郊左傳作郊

卷三十一

白虎通號篇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何
諸侯有會聚之事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
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心俱欲尊其君父故令
得稱其君爲公尙書曰公曰嗟秦伯也

案此今文尙書說秦誓篇首之義以是篇例之則秦
誓之稱公可推而知也

中論修本篇曰人之過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故書
舉穆公之誓善變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維受責俾如
流是維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維古之謀人

則曰未就予基維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後漢書傅毅傳通志詩曰日月逾邁豈云旋復

說文心部曰基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基基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未就予忌王鳴盛曰說文所引

今周書無此文詳考之秦誓未就予忌當卽是也定

四年左傳基間王室釋文基音忌杜預注云基毒也

據疏引賈逵亦云然與說文合來與未形相似基與

忌聲相亂而誤也江幹曰基基毒也識古事以爲謀

者則謂來就基毒敗我事也惟就今日之近利以爲

謀者且將以爲親我而聽之悔前日違蹇叔而從杞

卷三十一

子也段玉裁曰按篆字當是未字之誤基基之上當

脫予字而下基字之下當有脫文如圍升雲半有半

無聖疾惡也賁穢弱帛也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

之本義不必合故基字在左氏傳有訓毒者如基間

王室基澆能戒之是也有訓教者如基之脫局西京

賦天啓其心人基之謀是也教之訓則基與認同毒

之訓則基與忌略同說文蓋當作周書曰未就予基

基教也而誤脫歟基忌同部同音壁中作基說古文

者讀爲忌蓋認之省借未必如孔訓也喬樞謂江

說於誼亦通而段說尤近理今故存江說以廣異義

而於經文則定從段說云

雖則員然尙猶詢茲黃髮則無所愆耆耆良士膂力既

我尙有之

秦本紀曰古之人謀黃髮耆耆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

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今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

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

慶○張守節正義曰耆耆當作耆耆曰頭貌

案史記隱括秦誓之文云謀黃髮耆耆則無所過是

以耆耆耆耆之黃髮爲老人狀貌故耆字當爲耆之省

借說文白部云耆老人貌也从白耆聲是其誼也僞

卷三十一

孔傳訓爲勇武耆耆之良士非是

新序雜事五書曰黃髮之人則無所愆

案隸古定本尙書無作罔字異詁同漢書韋賢傳師

古注云秦誓曰雖則員然尙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今尋傳注引作則罔所曾愆作曾者唐初本從舊文

也段玉裁曰困學紀聞載周益公云唐賦多用員來

讀秦誓正義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益公猶未悟

今本云字系衛包所改作正義時經文作員唐人自

依經用員來字師古韋賢傳注引雖則員然正作員

字說之曰員與云同師古時未經衛包改也詩商頌

景員維河箋曰員古文云此謂古文以員字爲云字
淺人改之曰古文作云似有一本古文毛詩作景云
維河失之千里矣

後漢書王梁傳建武七年詔曰旅力既愆

三國魏志管甯傳注引明帝詔曰以秦繆之賢猶思訓
於黃髮

三國志秦必傳必薦任定祖曰昔百里奚叔以耆艾而
定策故書美黃髮

仡仡焉夫射御不運我尙不欲

漢書李尋傳曰秦穆公任仡仡之勇

卷三十一

四

說文人部曰仡仡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仡仡勇夫
案尙書釋文云仡仡馬本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貌
與李尋許慎所引文異詎與李尋治小夏侯尙書見
漢書儒林傳許引周書同作仡仡與李尋合是皆據
今文尙書也馬融古文本作訖訖則其訓詁亦用古
文家說故與李許不同

維譏譏善諍言俾君子易怠我兄多有之昧昧我思之若
有一介臣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能有容

公羊文十三年傳曰何賢乎秦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
能變奈何惟譏譏善諍言俾君子易怠而况乎我多有

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何休注曰譏譏淺薄之貌諍猶諍也俾使也易怠猶輕
惰也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能有容能含容
賢者逆耳之言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奚叔子之
言感而自變遂霸西戎

譏譏善諍言

百里奚卒伯西城德列王道

卷三十一

五

劉向九歎曰譏人譏譏孰可愬兮○王逸注曰譏譏譏
言貌尙書曰譏譏諍言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譏譏善諍言釋文云譏才飭反
馬云譏譏辭語譏削省要也譏音辦徐敷連反又甫
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指明大辯佞之人攷說
文言部云譏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譏譏善諍
言論語曰友譏佞此所引據古文尙書也又戈部云
戔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巧言此所引據今文尙
書也戔即譏字之潛借說文於書雖從孔氏古文間
亦兼取伏生今文以各存其是故兩引之如此國語

越語范蠡謂吳人談談賈逵注云談談巧言也逵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見後漢書本傳是說文所引幾幾巧言當爲大夏侯尚書之解詁然則公羊傳所傳談談善辯言者乃伏生今文之尚書也王逸楚詞章句引尚書作談談靖言靖即辯也許爲賈侍中門人說文幾下卽傳其師說以釋尚書故與賈注國語合公羊傳著於竹帛時古文尚書未出孔壁惟有伏生今文之學段氏玉裁云幾與戔平入雙聲說文無談字蓋治經者加言旁於幾耳幾幾何氏淺薄之訓近是周易束帛幾幾子夏傳作殘殘是幾殘同也先儒多

卷三十一

六

言公羊子夏弟子受經於子夏而其所傳尚書則與伏生今文合漢人多習今文故引談談靖言幾與談靖與辯古同音通用喬樅謂馬本編言作偏言者偏卽便也故說文引古文尚書以編爲便巧之言論語友編佞今本作便佞是編與便通之證莊子人間世篇巧言偏辭釋文引崔謨本作編音辯是編與偏通之證毛詩東門有踐室韓詩作靖執文類聚引韓詩作靜是談與靖通之證
漢書息夫躬傳曰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曰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註誤之臣思黃髮之言

案段玉裁云註誤二字無理當是談談二字之誤也息夫用今文尚書說文引周書曰幾幾句絕下當云幾幾巧言也如引商書曰圉下文云圉者升雲半有半無後人轉寫脫去複出之幾幾併也字非巧言爲諍言之駁文也圉訓回行商書之圉則訓升雲半有半無幾訓賊也周書之幾幾則訓巧言文法正等古經之字不盡同本義蓋假借在其中矣

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

案此與公羊傳合皆用今文尚書秦誓語也僞孔本忘作辭王鳴盛曰說文辭字籀文作辭从台因傳寫

卷三十一

七

遂誤爲辭據何休公羊注云易怠猶輕情也僞傳乃云使君子回心易辭非也

又案隸古定本尚書我皇多有之公羊傳引作而況乎我多有之皇况古今文之異段玉裁曰石經今文尚書無皇曰今日耽樂作無兄曰則皇自敬德作則兄曰兄卽今況字與此我皇多有之作況乎我多有之合然則作皇者古文作況者今文也徐彥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然則此傳成於伏生書已出之後戴宏

之言可信非公羊高成之也尙書大傳皇於聽獄乎此假皇爲矧況字也皇與况互相假借也而况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僞孔傳皇訓大非又何休注易怠猶輕情玉裁按易怠疊字也易讀如素問解仇之休疏云易爲怠情非是

潛夫論救邊篇曰談談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冠爲小而不登憂害乃至此

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禮記大學篇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鄭注秦誓尙書篇名也秦穆公

卷三十一 八

伐鄭爲晉所敗於穀遺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

案禮記釋文云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此所引與尙書小共無它音他技其綺反下及注同休休尙書傳樂善也鄭注尙書云寬容貌何休注公羊云美大之貌王鳴盛曰說文無个字公羊傳引作介後漢書杜詩傳云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个非也它即佗字說文它部云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或假借佗字作他俗字也說文人部無他字今本大學作無他然釋文云無它音他則是陸德明所見

大學尙作它技尙書作伎釋文云本亦作技攷說文手部技巧也人部伎與也則此字當作技公羊傳引亦作技僞孔乃以此作伎而下有技仍从手非也段玉裁曰尙書釋文介馬本作介此不可通當是馬本作介周易豫六二介于石釋文介古文作介古文謂費氏古文易也介卽說文之砢字石堅也爾雅砢固也馬云二砢耿介一心端慤者一心端慤正謂堅磐集韻十六怪砢硬也孟子曰林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是尙書一砢之誼喬樅謂段說是也介卽砢之消借易古文介作砢則書古文壁中本當亦作砢孔安

卷三十一 九

國以今文讀之定從介字馬知介卽砢字故以耿介一心端慤爲訓何休公羊注以一介猶言一槩是讀介如字此口文今文之訓誼不同也他技鄭大學注云異端之技與何休公羊注合是古文今文訓誼並同王肅以技爲技能僞孔傳以技爲技藝說皆非是能有容大學引作如有容隸古定本尙書同蓋古如字作而易用晦而明虞翻注詩垂帶而厲鄭元箋左傳見仲而何杜預注皆解作如又而讀爲能易利建侯而不甯及說苑能字皆爲而能讀曰如詩采芣能邇鄭箋云能猶如也廣雅如若也則如卽如故如轉

爲能也

說文斤部曰斲截也从斤从𠄎𠄎古文絕重文詔云古文斲从𠄎古文吏字周書曰詔詔猗無他技

案說文詔下引周書此據古文也古文作詔然則今文作斲從可知矣斲从古文吏故何休公羊注以斲斷爲專一也猗公羊傳引作焉王鳴盛曰焉與夷同見周禮行人注夷聲近猗故猗轉作焉也喬樅又案猗大學引作兮猗兮古亦通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寡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寡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卷三十一

十

禮記大學篇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寡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寡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鄭注云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民也尙庶幾也媚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

案段玉裁云盤與般同大也庾元威說彥盤同音集韻二十六桓彥蒲官切大也常也是大學作彥古是寡通用同部同音也言大學作媚古文從省假借達大學作通凡古文尙書達字今文尙書作通如禹貢顧命篇皆可證大學同於今文尙書也喬樅謂彥與是字通義同釋詁是卽訓是公羊桓六年傳云寡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皆其證已媚張參五經文字云經典多作旨則此字之變久矣說文彥部云通達也是可兩從雖字異而誼則同也

卷三十一

十一

仁義得安吉之利

案段玉裁云此今文尙書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斷句依此爲長正義非也

邦之既隍曰予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說文官部云隍危也从官从毀省徐巡以爲隍凶也賈侍中說隍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既隍讀若虹蜺之蜺

又云隗石山戴土也从隗从元元亦聲

案稱徐巡者古文尙書說也稱賈侍中及班固者今文大小夏侯說也今本尙書隗作杭王鳴盛曰石山

戴士亦有危義易困上六困於葛藟於臲臲薛虞作
則杭說文木部無杭字危部無臲臲字則此皆魏晉
以下所造俗字也攷說文出部臲字云臲臲不安也
从出臲聲易曰臲臲則本臲字假借為不安臲字見
周禮鄭注云是古文臲字又儀禮注以為卽古文聞
字今與臲連文訓為不安亦是假借易之臲臲與書
之臲臲音義並同特倒其文故字亦異此古訓也後
人不識而改為臲臲杭臲皆非也

又案段玉裁云後漢書杜林傳曰沂南徐巡始師事
衛宏後更受林學林於西州得秦書古文尙書一卷

卷三十一

十一

以傳衛宏徐巡於是古文遂行臲因也此巡之說秦
誓也巡之說尙書凡兩見於許書賈侍中說臲法度
也蓋亦說秦誓也侍中受古文尙書於塗惲惲歐陽
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尙書同異集為三卷臲與臲雙
聲音近達目為於大書屬假借故訓為法度如其說
則杭字連臲為文當是法度建立元然之意班固史
稱其學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而固曾為白虎通及
離騷章句皆訓詁詳明今白虎通雖殘缺而尙存離
騷章句已亡然如不變曰醕不裸曰粹田三十畝曰
睨見於劉逵張載所引者猶可攷證臲訓不安許及

偽孔傳皆本之也尙書杭从木說文無此字惟手部
有抗字訓動也與詩正月毛傳合方言亦云偽謂之
抗謂船動也然則尙書杭字从木當為从手之誤若
左氏傳檣杭許書作檣杭者與危訓無涉也許君引
周書又从自作阢許書經轉寫歲久此或因下臲字
从自而上字依寫古籍如是者多矣其原或作兀作
抗未可知也

白虎通號篇尙書曰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知秦穆
之霸也

卷三十一

十二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三十二

侯官陳喬樞學

尚書序

今文尚書第二十九上

案尚書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正義云作敘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先大夫曰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繼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中書有序也尚書引序各冠篇首出枚頤本古書序皆總爲一篇置卷末今所存逸周

卷三十二上

書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按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七十篇其一篇卽卷末之序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而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九卷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藝文志併序數之著錄從其實也古文如是今文度亦宜然伏生之二十九篇併序數之也伏生本經有序無大誓大誓之合於伏生其始於歐陽氏乎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當時旣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卽合入伏生書矣况歐陽經獨三十二卷今文家顧命

不分盤庚亦不異卷其三十二卷是於伏生經文及序二十九篇外增以後出之大誓三篇明矣歐陽旣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其書特併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數故仍爲二十九篇以合伏生篇數之舊與歐陽小異尚書正義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蓋永嘉之亂三家尚書已亡孔穎達嘗見漢石經拓本所云似據石經卽如是要是夏侯之本後增大誓者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詩書之序至馬鄭始爲之注毛詩篇首正義云毛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者未有爲序作

卷三十二上

二

訓者也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所采書序卽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秘於中外不得見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古文孔書故竊之作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甯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校而敢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其中

逸書二十四篇擗捨較易乃不並取以爲百兩篇而轉取左氏傳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此其確證矣正義嘗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尙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論衡正說篇曰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尙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尙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曰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

卷三十二上

三

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尙書本有百兩篇矣

案古文尙書既秘於中外不得見則張霸所案百篇之序其爲今文尙書序無疑也

昔在帝堯欽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

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

案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是司馬遷明孔子刪書之意以上古荒遠畧而不言故獨從堯典始也書正義引鄭康成云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與史記說合鄭注又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舜之美事在於堯時並見孔疏言鄭以慎微五典以下皆敘堯老舜攝

卷三十二上

四

之事篇名堯典而紀舜事故特解之喬樅謂論衡以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所言者蓋指堯典序書序實孔子所作也據論衡則今文序聰明作欽明爲異耳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艱作舜典

趙岐孟子注曰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案孔壁所得古文尙書於伏生外增多十六篇內本有舜典一篇至西晉時始亡東晉梅賾所上僞古文本乃割堯典慎微以下爲舜典不知史記所載慎微至四罪固在堯本紀中也漢書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後漢書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於上帝至格於藝祖亦曰堯典皆確然可據者也舜典

卷三十二上

五

序言歷試諸艱當別有試舜之事書疏僅引鄭注入麓伐木一語意鄭親見孔氏逸書之舜典據以爲說必不僅此一事惜孔疏采鄭注太畧今無可攷矣闕若璩曰余嘗妄意孟子書舜往於田祇載見瞽叟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段玉裁曰按今本孟子注疏舜典誤爲堯典萬章篇中所言舜事趙疑皆在舜典及他逸篇中舜典之敘即虞舜側微云云也亡失其文謂敘存而

文則放佚也趙注孟子所引皆今文尙書古文三十四篇未曾得見則二十四篇之不得見更可知也趙氏注孟子早叔斯論惟百詩不知堯字乃舜之誤故云爾

玉篇人部傲字下書云虞舜側微傲賤也

案段玉裁云集韻八微曰傲賤也或引虞書舜側微玉裁按此謂玉篇也今集韻板本譌从彳

尙書大傳曰舜生姚墟耕于歷山陶于河濱販于頻邱就時負夏漁于雷澤之中○注云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雷夏沈州澤今屬濟陰

卷三十二上

六

又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於天下而天下稱仁尙書大傳畧說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人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又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冑而勾領者然鳳皇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注曰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冑覆項也勾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三皇時以冑覆頭繞頸至黃帝則有冕也

尙書中候放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授政改朔

案宋書禮志曹魏時羣臣議改朔事高堂隆引書粵

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高堂隆所引當
爲古文尙書舜典之語故曰若作粵若舜典在逸書
十六篇此時尙存故隆得據而引之尙書中候所引
則本今文尙書也欽翼皇象卽建皇之謂洪範所云
建用皇極者是也此今文古文之不同也今文舜典
亡此乃其佚句見稱於書說者耳考靈耀引放勳欽
明文思憂憂是稱堯典之文與此考河命同一例也
尙書中候考河命此條見太平御覽皇王部案宋陳
振孫書錄解題云修文殿御覽二百六十卷北齊尙
書左僕射祖斑等纂又云太平御覽一千卷翰林學
士李昉等纂以前代修文御覽諸書參詳條次修
纂或言國初古書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
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代諸家類書之舊耳

卷三十二上

七

又曰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眉者
眉如八字者也其跳者跳也扁者枯也言皆不善也○
注曰其發聲也跳步足不能相過也扁言湯體半小象
扁枯

孟子萬章篇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
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注曰尙上也舜在畎畝
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
堯亦就饗舜之所設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
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
天子而友匹夫也

按孟子所言堯饗舜事當亦舜典逸篇之文也

漢書律厯志云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至瞽
瞽瞍生帝舜處虞之滄汭堯嬪以天下火生土故爲
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爲諸侯
卽位五十載

案呂氏春秋古樂篇言帝堯立命廣爲樂瞽叟乃拌
五弦之瑟作爲十五弦之瑟名之曰大章以祭上帝
是瞽叟在堯朝會爲陶唐氏之樂官也

孟子萬章篇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立爲天子封之有庠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卷三十二上

八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
庠○趙注曰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
納貢賦與之有庠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不
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
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待朝貢諸侯常祀乃來也
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
者實親親之恩也此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辭

案孟子疏云案隋書經籍志尙書逸篇出於齊梁之
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尙書之
末唐有三卷徐邈爲之注焉蓋其文也喬樞考經典

釋文有尙書古文今文序錄僅載徐邈爲尙書音而尙書逸篇爲邈所注者不錄焉則此逸篇是否孔壁中尙書之殘缺者無以考驗之抑或張霸所作百兩篇之佚見者未可知也

又萬章篇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趙注曰書尙書逸篇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案孟子引書祇載見瞽瞍至瞽瞍亦允三句當卽舜典之文故郭卿注以書爲尙書逸篇蓋舜典本在孔

卷三十二上

朱

氏壁中書所多十六篇之內其書尙存秘府也僞作古文尙書者乃入之大禹謨篇中緣彼既分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則此三句無所附綴故僞作大禹謨一篇而以此三語入其作僞孔傳釋祇載爲敬事卽襲用趙氏孟子注語然趙讀孟子以瞽瞍亦允四字爲句梅賾僞作則不但文異也其句讀亦異孫志祖讀書勝錄載嚴照云據趙注足證古文大禹謨篇之僞趙注瞽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若字屬下讀若是連文屬讀較順今僞古文大禹謨刪去瞍字以允若斷句而解允若爲信

順其誼非是

卷三十二上

九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其九篇彙飫尙書大傳虞夏傳九其篇九其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畧能記其語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

案尙書釋文引馬云釐賜也理也其法也攷釋詁云涓治也郭璞注云書序作汨是汨之訓爲治也此汨作等十一篇伏生所壁藏而亡佚者故僅於虞傳中載其數語蓋百篇伏生尙所恒誦習茲故述其所記憶者如此孔氏所得古文則汨作九其等皆有其篇未嘗亡也王肅曰汨作九其故逸王鳴盛謂逸與亡

有別亡是全亡逸是不立學官逸在秘府汨作九共篇馬鄭所傳古文皆有之直至永嘉之亂始亡王肅尙及見之故云逸不云亡也江聲曰橐飭篇亡孔氏逸書亦未有其名篇之誼漢儒亦不得聞偽孔傳乃云橐勞也飭賜也何所據而云然耶喬樅謂馬注書序云釐賜也理也偽孔竊其義以釐謂舜理四方諸侯以賜誼當橐飭故云然段玉裁云孔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則釋文云讀至方字絕句是也孔釋尙書多以四方釋方字廣雅云方大也則方字當下屬釋爲大設居方據偽孔傳橐勞也正義云左傳言稿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則唐石經作橐爲是卽枯槁字也今注疏釋文版本作橐從禾非是鄭云汨作逸九共九篇逸橐飭亡鄭以有目無書者謂之亡有書而不立學官者謂之逸分別固甚明矣

卷三十二上

十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棄稷揚子法言孝至篇曰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

案偽孔本以棄稷爲益稷正義云馬鄭王以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於臯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王鳴盛曰漢明帝詔有司采尙書臯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內可見不可分篇孔穎達於書疏以馬鄭王合爲一篇別有棄稷爲妄說及作詩齊譜疏又引臯陶謨弼成五服一人之作自相矛盾據揚子法言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若如晚晉本稷契無一遺言

卷三十二上

十一

子雲何以遽立此論知揚所見真棄稷篇中多稷契之言也此篇至晉而亡今之割臯陶謨下半篇以爲益稷者乃晚晉人所分也段玉裁曰尙書釋文云矢本又作天謨字又作譽玉裁按大禹之下當是脫一謨字鄭云大禹謨逸棄稷逸臯陶謨篇自曰若稽古臯陶至往欽哉與今文尙書同作僞者割分臯陶謨帝曰來禹爲益稷因暨益暨稷之文易棄爲益謬矣

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

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徐廣曰橋一作樅

漢書溝洫志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楫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艾安

案史記漢書引禹別九州云云並冠以夏書是自禹

卷三十二上

三

抑洪水以下皆稱禹貢篇之序也浚古文尙書作濬史漢均作浚此今文也尙書釋文云貢字或作贛按前後每篇之敘必言作某篇此敘任土作貢正義引鄭注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則是任其土之所生以作貢物非謂作禹貢之書也然則此篇之序蓋有關文矣段玉裁云任土作貢之下疑當有作禹貢三字是也

尙書大傳夏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草珠璣大貝西海魚骨魚幹魚膺北海魚劍魚石出瑱擊閭河魴江鱣大龜五湖元唐鉅野濩鉅定羸

濟中唐諸孟諸靈龜降谷元玉大都鯨魚魚刀咸會於

中國○注云言德廣之所及所貢物魚須今以爲鱗又魚目今以雜珠魚草今以飾小車纏兵室之口貝古以爲貨魚劍魚兵如劍也魚石頭中石也出瑱狀如凝膏在水上擊閭狀如鮐魚大五六尺魴當作鼈鼈狀如鼈而大月令季夏命漁人伐鮫取鼈登鼈取鼈也鼈或作鼈鼈狀如蜥蜴長六七尺鰾或爲鰾鰾鯉也五湖揚州浸也今屬吳鉅野大野也魯數今屬山陽濩鉅定澤也今屬樂安所有故縣則屬齊羸蝸牛也詹諸龜也孟諸宋數也龜俯者靈周禮天龜曰靈屬降讀如龙降之降或作函谷今河南穀城西關山也大都明都鯨魚今江南以爲鮑魚魚刀魚兵如刀者也言德能及之異物來至也

卷三十二上

三

又曰禹成五服齒草羽毛器備

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夏本紀曰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集解地理志曰扶風鄠縣是扈國馬融曰甘有扈氏南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志云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索隱曰夏啓所伐鄠南有甘亭

案尙書正義引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此據周禮士師之職以五教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爲說也段玉裁云史記正義引

卷三十二上

古

訓纂者姚察漢書訓纂也

尙書大傳曰戰者憚誓之也

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維汭作五子之歌

夏本紀曰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維汭作五子之歌○索隱曰皇甫謐云號五觀也

案尙書釋文引馬云須止也說文立部云須待也从立須聲馬以須訓止與待義近字當作須爲正作須者消借字也正義引鄭云避罪於洛汭

國語楚語士疊曰啓有五觀○韋昭注曰五觀啓子大康昆弟也觀維汭之地書序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維汭傳曰夏有觀扈

案史記魏世家正義云觀夏啓子太康第五弟之所

卷三十二上

五

封也夏衰滅之矣元和郡縣志觀城下同

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夏后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維汭是謂五觀

屈原離騷云啓九辯興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也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夏康啓子太康也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維汭此逸篇也

案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啓乃

惠氏定字曰淫溢乃當作子

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竟磬以力湛濁於酒淪食於

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惠云當天天用弗式惠棟以爲

此逸書敘五觀之事卽書序之五子周書嘗麥解曰

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

迷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五子之歌

墨子引其遺文周書錄其逸事與內外傳所傳無殊

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依以爲說

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啓十

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

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

喬樅謂王逸言夏康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放縱

卷三十一上

末

情欲與墨子非樂篇合言太康失國之事與逸周書

嘗麥解合據此知今文尙書家師說相承如是梅賾

僞五子之歌其誣不待辨而明矣

又案楚詞離騷啓九辨與九歌兮王逸注曰啓禹子

也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

承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

功之德皆有次敘而可歌也又天問啓棘賓商九辨

九歌王逸注曰棘陳寶列也九辨九歌啓所作樂也

言啓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惠棟

云尙書大傳言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

夏道興鄭注曰四章皆歌禹之功獨無九歌則九歌

乃啓樂矣江聲云言禹樂者蓋字誤也當與天問注

同以爲啓樂案山海經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嬪

於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郭璞注曰皆天帝樂名也

開登天帝而竊以下用之也宋洪興祖引以補注離

騷謂屈原引用此事予以爲如山海經說則人世之

得有此樂自開而始開卽啓也則以九歌爲啓樂可

也

卷三十一上

末

羲和酒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夏本紀曰帝仲康時羲和酒淫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集解鄭元曰胤臣名

案此篇書序不言何時據史記所載則在仲康時也

鄭注以胤爲臣名顧命胤之舞衣鄭注亦以胤爲人

名攷漢書古今人表胤列中上次於夏中康時止稱

胤而不稱胤侯是胤爲臣名信矣僞孔氏以爲國名

云胤侯命掌六師此妄說也段玉裁曰鄭云胤征逸

尙書正義曰鄭注禹貢書序引胤征云厥篚元黃昭

我周王然則此篇逸書鄭君固得見其文也郭璞注

爾雅亦引逸書曰釗我周王作釗亦尙書之異文
續漢書律厯志曰夏后之時義和涸酒廢時亂日允乃
征之

卷三十二上

太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殷本紀曰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
帝誥○集解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爲南亳卽湯都也孔
安國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
○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
故城卽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
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
盤庚亦都之按亳偃師城也商邱宋州也湯卽位都南
亳後徙西亳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
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索隱曰誥一作佻上

云從先王居故作帝佻孔安國以爲作誥告先王言已
來居亳也

案八遷尙書正義據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
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云相土居商邱及今湯
居亳事見經傳有此四遷其餘未聞路史亦止云八
遷可見者蕃砥石商商邱鄴亳也先大夫左海經辨
云案史記舜封契於商鄭君書注云契本封商國在
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路史後紀十注
契所封乃華陽鄭縣有樂都城故蕃邑也水經注引
世本謂契居蕃是矣水經注闕駟云蕃在鄭西然則

卷三十二上

九

今樂城是此一遷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昭明契
子砥石地名今無攷此二遷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云
昭明復居商此三遷也左傳相土居商邱世本同相
土昭明子商邱縣屬河南歸德府杜預云今梁國睢
陽宋都是竹書紀年亦云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
遷於商邱此四遷也紀年又云帝芒三十三年商侯
遷於殷徐文靖竹書統箋以此商侯爲子亥殷之號
自此始世本亦云子亥遷殷可證史記箕生振卽子
亥也此五遷也紀年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世
本亦云孔甲時復歸商邱統箋以此殷侯當是湯祖

父王壬及王癸此六遷也紀年帝癸十五年商侯履復遷於亳此七遷也續漢志魏郡鄴劉昭注引帝王世紀云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路史國名三云鄴上甲微居卽桐也今湯陰有司馬洎司馬邨或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而繆以上甲爲太甲爾此八遷之事也

六國表序曰湯興於亳○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地理志曰河南郡偃師戶鄉殷湯所都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與班志合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偃師下劉昭注引皇

卷三十二上

辛

覽曰有湯亭湯祠據此諸說則偃師實爲湯之所都矣尙書中侯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洛邑是指偃師在洛之西也從先王居者江聲云亳近商地商故僕所封也僕後子孫數遷皆建於僕之故居湯始居亳乃爲近之故曰從先王居先王謂僕也稱先王者詩長發云元王桓撥毛傳云元王契也蓋子孫有天

下頌其先祖稱之爲王猶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皆稱其先公爲先王也告史記作詰古今字也鄭注禮記緇衣云告古文詰然則告爲古文詰乃今文也長發云帝立子生商

箋云帝黑帝也簡狄生契乃黑帝之所感生故云黑帝謂北方水帝叶光紀也從先王居當告先王篇名帝告則并告所自出之帝謂感生帝叶光紀非謂帝嚳也或以帝告爲帝嚳然帝嚳都亳經傳無明文也尙書大傳殷傳帝告篇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案此帝告篇之佚文也王鳴盛曰此伏生於尙書二十八篇外又有殘章剩句未盡遺忘者故於殷傳載之攷伏生嘗爲秦博士尙書百篇之文固所肄業者卽所壁藏亦全書也迨其後求之則已亡逸僅得其完者二十八篇故此帝告篇與九其篇之佚句皆載

卷三十二上

注

於虞夏傳及殷傳中亦存什一於千百之意也喬樅謂史記無釐沃篇目據汨作九其彙飫序帝釐下土馬云釐理也則此釐字亦當謂治理亳之土地飫說文云从食芙聲沃說文云从水芙聲韋昭注魯語沃土云沃肥美也飫字說文訓飽飽滿之誼與肥美近釐沃名篇猶之汨作彙飫蓋謂治理亳土使之肥美云爾

公羊傳隱元年徐彥疏尙書大傳曰士乘飾車兩馬旅人單馬木車

攷工記輿人疏尙書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文選李善注尚書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朱軒○注云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

又引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有飛輪○注云如今窗車也

太平御覽布帛部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衣繡

先大夫曰案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輪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畧湯令未命之士不得朱軒及飛輪不得飾車駢馬衣文繡旣命然後得以旌有德據二書所言皆本伏生大傳二書皆云湯令則知

卷三十二上

三

此文在殷傳無疑矣此足以補傳之闕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殷本紀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案孔壁古文尚書增多之篇無湯征史記所載湯征之文乃殘章零句或亦如九共帝告之佚文載於伏生大傳中故太史公據之而錄入殷紀與孟子書所言葛伯放而不祀及仇餉事當亦在此篇中也

孟子梁惠王篇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又引書曰徯我

卷三十二上

三

后后來其蘇○趙岐注曰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

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葛伯仇餉○趙注曰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又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趙注曰書逸篇也

案段玉裁云此湯征篇之文決可知者作偽者誤系之仲虺之誥矣趙氏不云亡書而云逸書者趙不見中古文於亡與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殷本紀曰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

案尙書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正義曰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於鄭元爲商書據此是古文尙書敘房字作方也僞孔本湯字作亭遇上多有乃字是衍文

卷三十二上

書

尙書大傳曰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爲枯桑其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岐注云伊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

案伏生大傳云古者諸侯有貢士於天子之制湯爲夏之諸侯故貢伊尹於夏邠卿注孟子蓋用今文尙書家說

孟子萬章篇趙注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視也千駟雖多不一盼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

取於人湯聞其賢以元纁之幣帛往聘之賢驚然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之道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

淮南修務訓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安也

三國蜀志注引魏略王朗與靖書曰昔伊尹去夏而就商猶耀德於阿衡

卷三十二上

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殷本紀曰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桀敗於有娥之虛拜於鳴條

案淮南王術訓云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高誘注云焦或作巢又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因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尙書正義引鄭注云鳴條南夷地名攷史記言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而孟子言舜卒於鳴條則鳴條近蒼梧是南夷之地也

尙書大傳曰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爾梁遠遂以是亡。注云故爾窮其近也梁讀

爲掠

又曰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

又曰景亳之命費昌爲郤

尙書大傳曰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韋注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辭也今湯

卷三十二上

美

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天子自稱曰予一人余一人有皐無皐萬夫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墨子尙賢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案尙書正義云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今文尙書之篇次未知與鄭本古文尙書同否也此篇敘據史記所載有湯把鉞以伐昆吾語與古文尙書敘文異或亦今文三家敘與孔壁古文本不同如詩三家魯齊韓敘與毛傳古文本不同之例未可知也

淮南修務訓曰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歛以寬

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又本經訓曰桀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草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室

又主術訓曰桀之力制船伸鉤索鐵歛金推移大穢水殺魚鼈陸捕熊羆然湯草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撻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

白虎通三軍篇曰王者受命實家先伐文家先正何實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

卷三十二上

美

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於皇天上帝此篇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法也

案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牲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疏引鄭元論

語注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王鳴盛曰鄭注周禮以皇天大帝祀於圜丘五方帝祭於郊其牲色亦各異因推周禮以說商事商人所用牲色亦與周同此係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之事故總告五方之帝其牲色不主當方亦依皇天大帝而用元元卽蒼也此節據孔安國以爲伐桀告天而鄭亦以爲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事是鄭與孔合也鄭以爲總告五方帝故用元而孔以爲牲色無郊丘之別未變夏禮而用元是鄭與孔異者也韋昭注周語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然則

卷三十一上 禮記正義

此節爲湯誓之逸文安國論語注確不可易也僞作古文者乃妄擬湯誓逸文以入湯詒不知鄭康成所傳孔壁真古文本有湯詒今雖亡猶畧見於史記殷本紀詳其語意始爲論功定罪詒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喬樞按詩閟宮正義引論語說以爲舜受終於文祖總祭五方之帝是舜之命禹禹之受終總祭五方帝因有虞氏之禮也至湯受天命又因於夏禮其時尚未改易服色故仍用元牡耳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及朕躬有罪數語蓋亦古昔相傳告天之詞故禹湯承用之漢書于定國傳永

光元年上報定國曰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不著何經篇目後漢書陳蕃傳言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可證古有此語爲王者罪已之詞也又攷墨子兼愛篇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上天后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案呂覽云云與墨子言今天大旱正合然則朕躬有罪數語爲古來天子罪已之詞愈益明矣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在下非助我者也蓋亦相承用之攷桓郁傳郁嘗教授和帝尙書以長樂少尉入侍講則和帝詔語當亦本於歐陽尙書說也

卷三十一上 禮記正義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殷本紀曰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案偽孔傳本湯下有遂從之三字史記所載無之則偽孔本非也堯典正義稱鄭注書敘中逸書二十四之目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與史記所紀次序不同蓋今文古文之異今此依史記殷本紀之次錄之堯典正義又稱鄭注典寶引伊訓曰載乎在毫又曰征是三豎案孔氏古文有伊訓篇鄭君及見之故得引其文今則亡矣乎即俘古文之消借載乎在毫即俘厥寶玉也三豎國名續漢書郡國志云沛陰郡定陶縣有三豎亭是其地也豎亦豎之消借字作豎者孔壁中古文也尙書釋文云誦本或作義按古今人表有義伯中伯是今文尙書作義字

卷三十二上

辛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殷本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案呂氏春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改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攷伏生大傳言湯大旱七年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是湯之欲遷社以早故也偽孔傳以爲湯革夏命遷社妄矣鄭康成注云犧牲既成案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五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也疑至臣扈史記無此

卷三十二上

辛

篇目書疏謂當是二臣名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又引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漢書郊祀志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應劭曰連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柱以棄代爲稷欲遷勾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師古曰遷古遷字夏社尙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

案郊祀志與殷本紀合應劭注亦與鄭康成合是知皆本今文尙書說也此先後之次依史記先湯誓次典寶次夏社偽孔傳以夏社列湯誓前既與鄭本乖

異又與史記不合於今文古文皆無所徵非其舊之篇次也

尚書大傳曰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

說苑君道篇曰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直行耶讒夫昌耶官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氣者也

卷三十二上

三

論衡感虛篇曰傳書言湯遭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夫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湯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悅時雨乃至

論衡感類篇曰湯遭旱自責以五過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而書曰傷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然而前旱後雨者自然之氣也

後漢書鍾離意傳意上疏曰昔成湯大旱以六事自責

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官室榮邪女謁盛邪苞直行邪讒夫昌邪

又楊賜傳曰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

三國志郤正傳正釋譏曰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

卷三十二上

三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鬲作誥

殷本紀湯歸至於泰卷陶中鬲作誥○徐廣曰一無此陶字○索隱曰鄒誕生卷作詞又作洞則卷當爲坰與尚書同其下有陶字者是衍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舊本或旁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

案江聲云尚書大坰卽史記泰卷大讀當爲泰坰聲轉爲卷也闕若璩云仲鬲之誥左傳作仲虺之志史記作中鬲司馬貞注音壘蓋虺有二音也

春秋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也乃承上文而釋之

襄三十年鄭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下言推亡固存國之利也亦承上文而釋之

宣十二年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此櫟括八字為四字

下文盡弱也三字武子釋書也

墨子非命上於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

於上帝伐之惡襲喪厥師

伐之當是式是二字之譌中篇下篇皆作式是可證

非命中於先王之書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

於下帝式是惡用闕師

闕當為厥字之譌用字下疑脫爽字

非命下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

增用爽厥師

增當為憎字之譌非命中云帝式是惡惡亦憎也訓誼同

卷三十二上

荀子堯問篇吳起諫魏文侯述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

歸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

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

案段玉裁云此皆作偽仲虺之誥者所本也鄭云仲

虺之誥亡蓋孔壁古文亦無此篇故言亡耳王鳴盛

曰以墨子引之之複如此釋之之確如此曰喪師曰

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偽作古文易之曰式

商受命用爽厥師傳曰爽明也用明其眾言為主也

不與墨子悖乎且非獨誤會用爽厥師而亦誤用式

商受命攷周書立政篇云帝欽罰之乃侂我有夏式

商受命奄旬萬姓言我用商所受之命而奄旬萬姓

非仲虺之誥竟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與其相反又

有如此者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一吾是以云韋昭

注曰爽當為喪字之訛也觀此益見爽明也之訓非

是

卷三十二上

仲虺作誥

潛夫論志姓氏篇曰夏之興有任奚為夏車正以封於

薛其嗣仲虺居薛為湯左相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殷本紀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成有功於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廣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徐廣曰一作政女毋我怨以令諸侯

案鄭云湯誥逸王鳴盛曰史記所載湯誥乃孔壁逸

卷三十二上

素

篇真古文今湯誥後人假託也段玉裁曰此或從孔安國問而得或從他采錄皆未可知如九共帝告佚句孰綜於伏生也

尙書大傳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伊尹作咸有一德

殷本紀伊尹作咸有一德

案史記錄書序以咸有一德次湯誥後堯典正義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咸有一德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是鄭本之篇次與史記同今文古文次第皆如此自是成湯時所作僞孔氏以爲伊尹訓太甲語次於太甲之後謬矣

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曰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

卷三十二上

素

序以爲咸有一德終今亡

案段玉裁云以爲咸有一德者記曰尹誥書序則謂之咸有一德也以四字適相合知之也是篇本逸而云今亡者蓋逸篇十六故有此篇至康成之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然則馬鄭亦未嘗全見十六篇也作僞者以緇衣前二語系之本篇以後三語系之太甲異哉

又案鄭注禮記引尹吉云尹吉亦尹告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

尊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為敗邑或為予據鄭注尹吉卽尹誥尹誥卽咸有一德則先見於西邑夏三句亦卽咸有一德之文王鳴盛曰鄭氏所傳真古文尙書增多十六篇中有咸有一德蓋據古文爲說也且其次第與晚出偽傳不同而於史記殷本紀湯誥之下卽云伊尹作咸有一德正合惟鄭注書序於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要之王肅注言君臣皆有一德是紀載湯君臣同德之事如明良喜起相似者斷斷與太甲無涉矣作偽者見書序茫無可據遂鑿空撰出伊尹復

卷三十二上

表

政一節將咸有一德本屬尹在湯朝贊襄於湯者移入太甲朝陳戒於太甲小司馬信偽書反據之以駁史遷紀於成湯朝爲顛倒失序良可笑也喬樸謂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君釋尹告能訂正其譌誤者蓋本今文家相承之師說也伏生所傳尙書以教於齊魯之間者雖僅存完帙二十八篇然百篇之書序首尾完好尙畧具其梗概又百篇經文伏生素所誦習篇雖脫佚而其大指伏生尙能言之故佚文遺說時掇拾而纂之大傳惜大傳一書殘闕過甚故無可徵證耳

咎單作明居

殷本紀咎單作明居○集解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

案禮記王制曰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又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此司空明民居之法也王制鄭君注以爲殷制則所云云卽此經之事矣鄭注尙書敘云明居亡

卷三十二上

表

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祖后

殷本紀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祖后○集解鄭元曰肆命陳政教所當爲也祖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案據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卽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所載殷事與孟子合僞孔傳乃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孔疏曲附傳說反謂劉歆

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述史遷之言爲疎不亦僞乎

漢書律曆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

案孟子萬章篇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尙書正義又引鄭注典寶序引伊訓云載孚在亳攷鄭注尙書序云伊訓逸肆命逸祖后亡是伊訓肆命皆在孔壁古文逸書十六篇之內非獨劉歆及見之卽鄭君亦及見之也段玉裁云按孟子劉歆所引作僞者之所本也

卷三十二上 聖

史記三代世表序曰孔子序尙書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案尙書序惟伊訓紀太甲元年泰誓紀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其餘多闕也

後漢書崔實傳實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

孟子萬章篇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注曰伊訓尙書逸篇名牧宮築宮朕我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計之罪者從牧宮桀起

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案伊訓篇孔氏古文尙書逸十六篇有之孟子所引伊訓其文當具在逸篇中也

漢書律曆志三統歷伊訓曰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賚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壬之服以冬至越縹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

卷三十二上 聖

大謬也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然則太甲元年湯與外丙之服皆除之久矣况太丁之歿又在其前乎歆言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誕妄甚矣資讀當爲咨十有二牧之咨牧諸侯也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觀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然則方明卽明堂六天堯典所謂六宗也太甲除喪卽位以月

朔行吉禘之禮宗祀成湯於明堂以配上帝太丁外丙仲壬亦從而與享焉祀畢乃見諸侯遂率之以祀方明也堯典舜卽眞而咨詢岳牧此太甲卽位而誕者有牧其事正同方明之木六色以象其神六玉以禮之據此則方明者卽今文家所說堯典六宗所謂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也觀禮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乃後云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則是旣朝覲而祀方明也案堯典舜受終於文祖而禋於上帝又禋於六宗茲太甲卽位而祀

卷三十二上 聖

成湯以配上帝又祀方明方明卽六宗則此祀禮同於堯典劉歆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則合上帝方明爲一祭據堯典知其非矣喬樞謂馬融書敘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是都尉朝庸生等所傳古文逸篇但習其句讀而不解其文義故雖以歆之好古文而師承旣闕則亦無從能通其誼臆爲之說輒滋舛繆耳

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殷本紀帝太甲旣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集解鄭元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案孟子萬章篇云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史記所紀太甲事與孟子合

卷三十二上 聖

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卽書序所云思庸者是也

漢書王莽傳曰昔成湯旣沒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

禮記表記篇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緇衣篇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又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大學篇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孟子公孫丑篇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案道活字異而音同鄭注書序曰太甲三篇亡禮記

孟子所引皆太甲三篇遺文佚句之散見者也

孟子萬章篇趙注太甲太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太甲居仁遷義自怨其惡行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說苑敬慎篇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天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案論衡感類載太戊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

卷三十二上

四

政桑穀消亡謂災變天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與說苑語意正同

論衡感類篇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

案王充所述乃今文尚書說其言與史記同是史記所載皆據伏生傳及歐陽說也

後漢書董卓傳盧植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故有廢立之事

三國魏志注引盧植曰案尚書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桐

官

卷三十二上

墨

沃丁旣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殷本紀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旣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案尚書正義引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史記正義又引帝王世紀云伊尹卒天霧三日

沃丁以天子禮葬之攷論衡感類篇言百兩篇伊尹死大霧三日然則皇甫士安所載乃出漢東萊張霸

所造百兩篇非今文尚書說也

後漢書張霸傳衡應問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

伊陟相大戊毫有祥桑穀其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
又四篇作伊陟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殷本紀帝大戊立伊陟爲相毫有祥桑穀其生於朝一
暮而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
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伊陟贊言於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又作大戊大戊贊
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集解鄭元曰兩手
搯之曰拱○馬融曰艾治也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
我所修也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伊陟相大戊毫有祥桑穀其生傳

卷三十二上 吳

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

藝文志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其生大戊以興確
雉登鼎武丁爲宗

案史記載沃丁崩弟大庚立大庚崩子小甲立小甲
崩弟雍已立雍已崩弟大戊立是大戊爲大庚之子
沃丁之孫漢書古今人表云大庚沃丁弟小甲大庚
子雖已小甲弟大戊雍已弟與殷本紀合史記三代
世表又以小甲爲大庚弟則是沃丁至大戊五傳皆
太甲之子攷沃丁在位二十九年大庚在位二十五
年小甲在位十七年雍已在位十二年至大戊立時

中間相距八十三年則大戊不得爲沃丁之弟太甲
之子明矣世表蓋傳寫有錯誤當以殷本紀及漢書
古今人表爲據尙書釋文引馬融云大戊大甲子甲
當作庚王鳴盛謂世表及馬注皆據世本以殷本紀
爲偶誤然世本之文無徵何所攷證而懸揣以爲當
然其說非是

又案江聲云殷本紀作咸又之下有作大戊三字大
戊篇名也因下大戊贊於伊陟疊大戊字而脫但如
此則百篇之數多一數殷本紀云大戊贊伊陟於廟
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依史記則書序作伊陟原命

卷三十二上 吳

原者再也因其讓而再命之也伊陟原命四字爲一
篇適得百篇之數也段玉裁曰按馬融原臣各命原
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原命爲二十四逸篇之一馬
實親見而云然原命者命原非命伊陟也史記云作
咸又作大戊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
命是史記脫作伊陟三字贗作大戊三字字數適相
當實轉寫之譌不得緣誤立說凡書序有佚其序僅
存其目者如作伊陟絕句原命別爲一句其所以作
原命者未著也作夏社絕句疑至臣扈不上屬所以
作疑至臣扈亦未著也喬樅謂段說是也鄭注書敘

云伊陟亡原命逸一亡一逸分析甚明原命在逸十六篇之內馬鄭皆親見孔氏逸書與伊陟篇實判爲二馬所云原臣各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此必尙書家師說然其篇旣存則梗概亦可粗知之且亦安知非今文書序中三家所傳自伏生者具有此說如九共帝詔等篇大傳尙錄其大指乎叔濤之說吾無取焉

郊祀志曰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庭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也謂伊陟說其意也。師古曰穀今之

卷三十二上

哭

楮樹也其字從木合兩手曰拱伊陟大戊臣伊尹之子因此作成又四篇事見商書序其書亦亡逸也

說苑君道篇曰殷大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大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案韓詩外傳亦記此事作湯時問於伊尹尹對云云則桑穀之生殷朝蓋三見矣

又案論衡感類及帝王世紀亦以桑穀其生爲大戊

事故漢書五行志又引劉向以爲殷道旣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旣獲顯榮忘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生殺之柄失而下近草妖也一日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虛之應也案伏生尙書殷傳亦言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是大戊武丁皆有其事故劉向著說苑亦兩載其事劉所錄當卽本之書傳也呂氏春秋又言湯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然則殷時此祥三見信有之矣

卷三十二上

哭

仲丁遷於噉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邢作祖乙

殷本紀中宗崩子仲丁立帝仲丁遷於噉河亶甲居相

祖乙遷於邢帝仲丁崩弟外壬立仲丁書闕不具帝外

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

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索隱曰噉一作囂邢音耿迺

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

都之故名殷城也

案厥卽敖也詩小雅箋云敖鄭地今近熒陽水經注云沛水東逕敖山其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之所遷是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改政而不徙僞孔傳乃云圯於相徙於耿顯違書敘非也段玉裁曰按說文邑部曰邢鄭地有邢亭也从邑井聲祖乙所遷當正是此地此字今史作邢今說文邢音賢經反皆非是集韻三十九耿曰邢地名通作耿本史記也

卷三十二上 五

殷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

殷本紀帝般庚之時殷已都河北般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民咨胥怨不欲徙般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陟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般庚崩百姓思般庚乃作般庚三篇○集解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

案左海經辨曰五遷蓋相耿見書敘竹書紀年仲丁自亳遷於囂又云河亶甲元年自囂遷於相祖乙元

年自相遷於耿二年圯於耿自耿遷於庇八年城庇其後祖辛開甲史記作沃甲祖丁皆居之又南庚三年遷於奄左氏昭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曰商奄者或以商嘗遷此乎後陽甲居之又般庚十四年自奄遷於北蒙曰殷然則考之紀年自湯至般庚十九世凡七遷毫囂相耿庇奄殷也湯自商邱遷毫在夏帝癸十五年爲成湯元年及卽位因居之歷大戊凡八世百七十五年開國定都久歷年所不宜以受命興王之地并入五遷之數書所謂五邦蓋斷自湯有天下後言之囂也相也耿也庇也奄也是爲五遷路

卷三十二上 五

史云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以湯與般庚之兩都足之誤矣或更以五遷皆出般庚尤妄至書傳疏并數般庚居亳時般庚居奄方與臣民謀徙且經上言先王下言今不承於古安得以已之欲遷充其數乎又案尙書正義曰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般殷在鄴南三十里束皙云尙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毫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尙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同也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段玉裁曰按此晉書所謂暫在箸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也唐初尙存今則亡矣

與古文同謂與汲冢古文同也今本注疏誤衍作不同今本紀年作自奄遷於蒙北曰殷正義云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東晉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王裁按此數語爲淺人妄改不可讀依宋槧本云治皆作紂字見汗簡集韻古文四聲韻羣經音辨此知作正義時原有將古篆寫成之古文尙書卽流傳至郭忠恕定其釋文晁公武得本鐫諸石薛季宣作書訓者然其源流未可信陸氏所訶爲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耳東廣

卷三十二上

聖

微當書初未經永嘉之亂或孔壁原文尙存秘府所說殆不虛鄭注尙書或依今文讀始宅爲治毫如微庸三十易爲二十未可知也廣微所見壁中本作始而他本作治正與咎繇謨篇始滑治召相類又可以見壁中古文始治相似斷非作亂或云古文尙書始作亂則與亂相似然始作亂者亦汗簡云爾無以知壁中本必然也又周禮大祝注曰詒謂康詒殷庚之詒之屬也王裁按左氏傳云殷庚之詒太史公曰殷庚三篇漢石經三篇交接處皆空一字蓋今文尙書於合一之中未嘗不分別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傳嚴作說命三篇

殷本紀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廼使百官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傳說○集解徐廣曰尸子云傅嚴在北海之洲○正義曰地理志云傅險卽傳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竊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卽虞國號國之界又有傳說祠○索隱曰舊本作險亦作

卷三十二上

聖

嚴也

楚語韋昭注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傳嚴作說命

潛夫論夢列篇曰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傳說

案說文晁部云翼營求也从翼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翼求得之傳嚴嚴穴也許君所引商書者書序文也營求作翼求此據古文尙書也史記錄尙書作營求是據今文尙書韋昭國語注所引書序今文尙書之序也翼从翼从人在穴上謂舉

目使人搜索至於穴中也會意字也營求者規畫而求之也復訓營求故今文以詁訓字代之此與古文高宗夢尋說今文作得說皆一例也衆經音義卷一日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尋得二字同體說文尋取也尙書高宗夢尋說是也元應引書序作尋說此據古文也諸書所引皆作得說據今文也說文見部云尋取也彳部云得行有所尋也以尋訓得字異而訓義通以營訓復亦字異而訓義通也陸氏釋文所見馬鄭王本尙書皆作得字營字故無同異之文蓋由魏晉以來轉寫者改從今文耳王鳴盛曰荀子非相篇

卷三十二上

書

云傳說之狀身如植髮楊倞注曰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之形狀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江聲曰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尸子云傳說嚴在北海之洲墨子尙賢篇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州圍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傳嚴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是傳說在北海之洲也喬樅謂史記言說爲胥靡攷晉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說以胥靡而庸築故墨子亦云圍土之上與史記正合

禮記文王世子篇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云兌當

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傳說之所作

學記篇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云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尙書今亡又兌命曰教學半

又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緇衣篇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

又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躬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注云純或爲煩

卷三十二上

書

案禮記所引皆說命三篇之佚文也鄭注一則言傳說之所作一則言作書以命高宗是三篇皆爲傳說語與僞古文尙書異也禮記六引皆作兌說從兌聲兌蓋卽說之消借字

尙書大傳殷傳曰說命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

案鄭注尙書敘云說命三篇亡伏生殷傳所引亦說命之佚文如九共帝告之錄於虞夏傳及殷傳中也國語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

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敷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久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無余棄也○韋昭注曰武丁高宗也聳敬也至通也通于神明謂夢見傳說入於河遷於河內自河徂亳從河內往都亳也默諒

卷三十二上

堯

開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雅患患其不言令命也稟受也作書以書解卿士也賈唐二君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此時未得傳說礪使磨礪已也天旱自比苗稼也三日以上為霖啓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首攻己急也瘳愈也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

潛夫論五德志篇曰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為師乃使以夢象求之四方側陋得傳說方與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為太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忘也則勅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

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

案鄭注書序云說命三篇亡王符所採當是據伏生大傳所載佚文也魯語武丁於是作書曰云云賈唐二君皆以書為說命賈治大夏侯尚書其言必有所本說命三篇亡然伏生為秦博士在未焚書之前尚書百篇固所肄業者迨漢興伏生求其壁藏書已亡十七八而百篇之序則固與所存遺書二十八篇同以教授齊魯之間故亡篇之佚文賈句往往綴緝

卷三十二上

堯

於大傳中賈君之言蓋本於今文家師說相傳如是也而韋昭謂此時未得傳說以賈唐二君言為非不知殷庚三篇亦係後所追述且非一時之事則說命三篇亦何不可追敘未得說以前事乎韋說泥矣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注曰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治也

後漢書崔駰傳駰達旨曰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

申鑒雜言篇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育其德藥瞑眩

以疹疾厲矣哉

案申鑒言殷高宗能尊其德尊疑亦登字之譌

三國志管甯傳太僕陶邱一等薦甯曰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下良佐

三國魏志管甯傳注引甯上書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勲

卷三十二上

美

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訶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蜚雉升鼎耳而訶

又曰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速也

殷本紀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蜚雉登鼎耳而訶祖

已乃訓王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興帝武丁崩祖已嘉

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

訓

有蜚雉登鼎耳而訶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訶

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

按尚書正義引鄭注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矣天意若曰當用三公之謀以爲政鄭君此注用洪範五行傳以爲視不明所致亦今文家說也登古文尚書作升

郊祀志曰帝武丁得傳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甯藝文志曰雉雉登鼎武丁爲宗

禮記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讎○注云各

卷三十二上

美

篇在尚書

案鄭注尚書序云高宗之訓亡江聲曰坊記所引高

宗云當是此高宗之訓也喬樅攷尚書大傳說高宗

之訓以桑穀其生事系之武丁故五行傳言野木生

朝野鳥入廟皆敗亡之異武丁懼而修德用能攘木

鳥之妖致百年之壽蓋今文尚書說如是也

尚書大傳曰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

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

祖已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懼側身修

行思昔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

重譯來朝者六國。注云兩手搯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此木也而云草未聞剉向以爲草妖六國皆九州之外國也

論衡異虛篇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已祖已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已行祖已之言修政行仁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久修善

卷三十二上

李

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夫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王出乎高宗問祖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已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時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已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雉於周公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朝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

又狀留篇曰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戴禮少閒篇曰成湯年崩殷德小破二十二世乃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德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

說苑君道篇曰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

卷三十二上

李

絕之王是以高而尊之也

又敬慎篇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論衡順鼓篇曰殷大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

卷三十一上 全

殷始咎周周人秉耜祖伊恐禘告於紂作西伯伐耜

殷本紀曰西伯伐桀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禘告紂○徐廣曰飢一作眚又作者

周本紀曰西伯敗耜耜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

案宋世家飢作眚徐廣曰眚音耜故尚書大傳作者然則史記一本作者與大傳合當從之詩文王正義引鄭注云咎惡也紂云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二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黎即耜也紂古文尚書作受釋文引馬融曰受讀曰紂正義引鄭注云紂

帝乙之少子名辛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爾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攷史記言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故鄭以為聲轉作紂也

尚書大傳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北有善養老此二人者蓋皆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昌往

又曰周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父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注云釣得魚中得玉璜也佐檢猶助提者取也半璧曰璜

卷 上 全

又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閒田

又曰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吠夷紂乃囚之羑里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耜

又曰散宜生闕天南宮適三子者相與學訟於太公望太公見三子知為賢人的酒切脯除師學之禮約為朋友曰嗟乎西伯賢君也遂與三子見西伯於羑里獻寶

以免文王

又曰太公之羨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鬣雞目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之有參氏取姜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紂大悅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六年伐崇則稱王。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翰毛之長大者渠車罔也又曰文王以閔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爲四友胥附

卷三十二上

齋

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羨里之害

大戴禮少閒篇曰武丁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別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稷氏羌來服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曰臣聞文王受命而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

則成下則吉戰則勝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成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宋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太師以爲死不如去遂亡

案尚書釋文引馬融云錯廢也據西伯伐耆祖伊云天既訖我殷命是天廢殷之命又云惟王淫虐用自絕是由紂之自絕於天故敘以廢天命爲言也段玉裁曰錯馬云廢也則讀倉故反錯與措古通用說文手部云措置也置與廢義同如廢六關即置六關是也既錯天命謂盡廢天命盡廢天命者天命盡去也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三十二下

侯官陳喬樞學

尙書序

今文尙書第二十九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作大誓三篇

周本紀曰武王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度盟

津諸侯咸會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於眾庶

案詩正義引鄭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敷之

序言一月史記云十有二月周以建子爲正殷以建

丑爲正周之一月卽殷之十有二月也盟今本尙書

卷三十二下

作孟此衛包所改也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此孟字亦衛包

所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此及下孟字謂亦當作盟

之孟津段玉裁云此蓋尙書作盟與左傳合故引左

氏爲證不爾則當發明盟與孟古音同用之惜此義

疏之體例也又大誓各本作泰攷僞孔傳云大會以

誓眾王肅注曰以大道誓眾則其字本作大可知正

義曰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顧氏

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

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據此正義

似顧彪當隨時經已作泰而以俗說解之大讀爲大

而訓爲大之極太與泰同用此俗說然則知古文今文皆止作大誓史記作泰亦出後人所改矣

漢書律厯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

百諸侯會○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於孟津

案志以伐殷觀兵爲十一年事一月戊午師度孟津

爲十三年事與史記異說已見前大誓篇

白虎通誅伐篇曰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尙

書曰武王伐紂

尙書大傳周傳大誓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

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

卷三十二下

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

罰以定厥功於先祖之遺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

於舟中跪取出俎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於王屋

化爲赤鳥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

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注曰四月者周四月也

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

尙書大傳又曰惟丙午王遣師前師乃鼓鼓音謀後漢

陶傳武旅有見藻之士錢氏曉微曰見藻卽鼓謀文異

義同也杜詩傳將帥和陸士卒見藻魏志文帝紀注臣

妾遠庭莫不見師乃愜前歌後舞○注曰愜喜也眾大

喜前歌後舞也

案段玉裁云此不言書曰而亦大誓文也大誓既後得於民間則伏生所無而大傳有其文者蓋如鄭君之言生終後張歐陽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也大誓不俟武帝末始出此其一證

又案詩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喬樅謂此鼓譟作鼓譟孳孳作孜孜是據馬鄭本古文大誓故字與尙書大傳及史記所載今文異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

卷三十二下

○師古注曰今文尙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

案段玉裁云此卽尙書大傳之周公曰茂哉茂哉也復茂同在古音第三部伏生董子同一今文尙書而字異攷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良賢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是年武帝卽位財七年耳而董子已引大誓然則劉向歆謂出武帝末者誤也

漢書終軍傳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案傳言對奏上由是改元爲元狩段玉裁云按是年武帝卽位之十八年軍已引大誓則不得云武帝末乃出也

周頌思文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渰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正義曰此皆尙書文大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

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渰以燎之注云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尙仁人在

卷三十二下

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渰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

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鵬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鵬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尙赤用兵王命曰爲半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蓋半麥也詩云貽我來牟

案書正義引馬融書序曰大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雉五至以穀俱來段玉裁曰尙書大傳鄭所引禮說周本紀董仲舒書傳皆作烏此後得本也馬鄭所注皆作鵬此孔壁中本也馬曰鵬鵠鳥也明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鵬當為雅鳥也此以後得之大誓正孔壁之大誓也不云當為鳥者雕與雅形略相似故云當為雅而訓鳥也賈逵奏尙書疏云尙書正義卷二流為鳥此蓋分析鳥雕異字之語逵所撰歐陽夏侯尙書古文尙書同異三卷唐初已不在而奏上之疏尙

卷三十二下

五

存孔冲遠得引之

趙岐注孟子離婁篇曰書曰天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

案禮記檀弓上正義曰大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又詩大雅文王序正義引大誓說武王升冊之誤稱天子得魚即云王俯取又大明正義引大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又魯頌閟宮正義引大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喬樅謂孔之所引亦皆據馬鄭本所注古文大誓也王肅所注尙書亦與馬

鄭本同

周禮大祝注曰書曰王動色變。賈疏曰按今文大誓得火鳥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

案大祝疏又引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天子發拜手稽首又伊耆氏疏曰今文大誓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賈之所引大誓皆據馬鄭所注本古文尙書也

詩小雅鴻雁箋曰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正義曰今大誓文言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

卷三十二下

六

案段玉裁云正義所引此必鄭注大誓之詞也

詩譜序曰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正義曰大誓說武王伐紂眾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案詩小雅正月正義亦引尙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是古文與今文同攷說文三篇攷字下曰孜孜汲汲也从攷子聲周書孜孜無怠此據古文大誓也故與史記所載今文作孳孳者異又十一篇水部洙字下云洙水厓也从水矣聲周書曰王出洙又十二篇手部搯字下曰搯搯也从手誼聲周書曰師乃搯搯

者抽刃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摘許引周書師乃
摘卽尙書大傳大誓之師乃惱也鄭注大傳曰惱喜
也大傳字从心說文引書字从手是今文古文之異
字異而訓亦不同也段玉裁曰此引周書而釋之明
周書摘不訓指如圍者升雲半有半無聖者疾惡也
同一文法古音抽摘同在第三部明此摘爲抽之段
借又引詩以證之也詩清人之摘亦訓抽今本徑作
抽字則以訓故字改其本字也大傳本不與孔壁本
同許所傳者孔壁本也如鵲鳥之異

卷三十二下

七

賈公彥所引皆古文尙書之大誓也唐人以僞孔之
大誓爲古文則不得不呼馬鄭王所注真古文大誓
爲今文大誓如以僞孔之二十五篇爲真古文則不
得不呼馬鄭二十四逸篇爲張霸僞書矣

漢書敘傳班伯對上曰書云廼用婦人之言○師古曰
今文尙書泰誓之辭

又谷永傳書曰廼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通逃
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案此所引書共二十五字上十字師古曰此今文泰
誓之辭下十五字師古云亦泰誓之辭也段玉裁曰

此正分別謂此十五字非牧誓之辭小顏時大誓見
存或譏其指牧誓爲大誓非也

又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谷永
對曰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通逃多罪是信是
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

又平當傳當上書曰書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泰誓之辭

白虎通諫諍篇尙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說苑卷二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
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卷三十二下

八

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
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者斥在上位而不
能進賢者退

案元朔元年是武帝卽位之十二年其時已稱大誓

則非出於武帝末年此又其一證也段玉裁曰史記

漢書白虎通說苑孟子注所引皆後得之大誓也劉

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獻之與博

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尙書正義卷一劉歆七略

語與別錄同惟讀作讚文選四十三注移書讓太常博士曰

大誓後得博士習而讀之馬融書序亦曰大誓後得

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按後得之大誓與伏生二十八篇統爲歐陽夏侯尚書若顏師古司馬貞所見者則馬鄭本之古文大誓而謂之今文大誓者謂僞古文大誓爲古文則不得不謂真者爲今文也此後得之大誓三篇唐已後既亡諸所引者皆散見於舊籍者也大誓伏壁無之武帝以與博士讀說傳以教人合二十八篇總之二十九篇藝文志云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是也於伏壁二十八篇之外增爲二十九篇此以知得諸民間之大誓統爲一篇如般與不分爲三顧命不分爲二也大小夏侯

卷三十二下 九

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是也古文尚書出孔壁中亦有大誓而分爲三篇合諸伏生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逸書十六篇析爲二十四共計五十八篇是以劉向別錄桓譚新論皆云五十八篇班氏作藝文志以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故云古文經五十七篇或疑孔壁無大誓三篇果爾則五十八篇五十七篇何以符合馬鄭王何以爲之注馬疑之而仍注之者夫固以壁中所有合於博士所習也馬云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王肅亦云大誓近得

非其本經馬王此論本屬疑所不當疑而僞孔氏竊取其說乃別造大誓三篇以實彼之僞凡傳記諸子所引大誓語盡組織其中以衍此之真梅賾上之孔穎達疏之於是馬鄭王所注真古文大誓遂廢以至於亡孔壁書五十八篇僅存三十一伏書二十九篇仍存二十九頁由作正義者用孔廢鄭之故也三篇伏孔正同若孔作鵬伏作鳥鄭注讀鵬爲鳥用今釋古此見其字亦有異處耳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預注今尚書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卷三十二下 十

昭元年傳子羽曰大誓曰天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逸書

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韋昭注今周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

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應劭風俗通義過魯篇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長叔曰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杜注今大誓無此語

成二年傳君子曰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

也

管子法禁篇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韋注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合也襲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

禮記坊記篇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父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鄭注大誓尙書

卷三十二下

十一

篇名也今大誓無此意則其篇散亡

孟子滕文公篇大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趙岐注大誓古尙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尙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

案段玉裁云趙氏但守今文尙書而不見古文尙書故云爾大誓三篇伏孔正同若三篇內無傳記諸子所引之文則周書大誓不止此三篇之故也

萬章篇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趙注泰誓尙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趙注曰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賁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

案邠卿此注當亦本尙書今文家說攷孟子音義云犀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段玉裁曰丁說殊誤字當作犀从牛國語曰角犀豐盈國策曰眉目準額犀角權衡偃月今人

卷三十二下

又十一

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額角犀厥地文選注引作擗地謂人叩頭似若以角發地然也說文曰厥發石也喬樅謂段說良確孫志祖讀書勝錄載嚴照云趙注孟子有足證梅本古文尙書之僞者如此注若崩句厥角稽首句厥監也不連崩字爲文故章指有殷氏厥角周師歌舞之語今僞古文泰誓以若崩厥角四字連文而訓厥爲其崩角之詞殊不可解漢書諸侯王表敘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文選陸倕石闕銘云厥角稽顙皆可證古讀也

孫卿議兵篇泰誓曰獨夫紂

墨子兼愛下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

墨子非命上於大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扇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非命中篇先王之書大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修其務不亦棄縱而不葆

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紂越闕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修僇務天下天亦縱棄紂

卷三十二下

三

而不葆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大誓去發以非之案闕若璩曰有一書被引數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古者墨子引大誓紂夷居一段是也今晚出古文於弃厥先神祇不祀之下增犧牲黍盛既於凶德以合箕子之言刪去天亦縱弃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墨子別一大誓乎

尙同篇大誓之言曰小人見茲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非命下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

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上帝

案帝字當是商之謫

案王鳴盛曰古人文字多用韵不獨周易老子爲然其與人面語亦間以韵成文竟曰谷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韵協太誓曰我武惟揚一段揚疆張光韵協墨子引大誓天有顯德一段亦有韵之文僞古文將天有顯德二句及上帝不順二句別移之下篇又因上帝不常二句別見墨子非樂篇已取入伊訓遂刪去之夫此二句在非命篇既謂之大誓則在非樂篇者雖不言太誓其爲太誓可知乃以大誓入伊訓而於

卷三十二下

三

此反刪去古書一遭摺摺遂使用韵之文盡失其本來面目矣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作牧誓
周本紀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
千人以東伐紂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
乃誓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

案梅本尙書敘作虎賁三百人百當爲千孟子云武
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呂氏春秋簡
選賁因二篇亦皆云武王簡車三百虎賁三千以要
甲子之事而紂爲禽皆與史記合後漢書順帝紀注
引漢官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言其猛怒如虎之奔
赴也其誤千字爲百與尙書序同江聲曰司馬法云

卷三十二下

西

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稱虎賁之士然則
虎賁士也一乘十人則三百乘當三千人矣宜據史
記諸書訂正書敘之誤字段玉裁曰韓非子戰國策
皆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惟風俗
通皇霸篇云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
紂於牧之野與今本異周禮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
虎賁言其勇也蓋周以此勇士滅殷後因之設虎賁
氏此時周禮未備不必泥於周禮虎士八百之數以
爲之說也喬樸謂段說是也應劭風俗正失篇引尙
書與序正合當以正失篇言虎賁三千人爲是皇霸

篇言八百人蓋偶失檢耳

漢書律厯志云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
爲木德天下號曰周室

淮南泰族訓曰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
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風俗通正失篇曰謹案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擒紂於牧之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

與紂戰於垓野

白虎通誅伐篇戰者何謂尙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
說文土部曰垓朝歌南七十里地也从土母聲周書曰

卷三十二下

五

武王與紂戰於垓野

案段玉裁云作紂者從今文尙書說文引說命牧誓
序卽謂之商書周書也

論衡恢國篇曰傳書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
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民身赤以爲天神
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武成之篇言
武王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
殆且然矣

武王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周本紀武王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案古文尙書敘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與史記文異此古文今文之敘有不同也獸狩古字通用惠棟曰狩本古獸字何休公羊桓四年傳注云狩猶獸也攷隸釋張遷碑云張釋之律忠弼之莫帝游上林問禽狩卽史記張釋之傳帝問禽獸事是碑亦以狩爲獸也段玉裁云淮南覽冥訓云狡蟲死高誘注曰蟲狩也漢石門頌云蕞蟲弊狩卽惡蟲弊獸也喬樅攷呂覽慎大篇武王克殷進殷之遺老

卷三十二下

共

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遺老對曰欲復殷庚之政武王於是復殷庚之政是記政事卽記殷庚之善政而復之也書正義引鄭注云武成者著武道至此而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鄭君已不及見其逸文殘闕僅存八十二字見於漢書律厯志而已今之武成乃晉人僞作耳

漢書律厯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月實也○師古曰霸古魄字○又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旣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

王紂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旣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誠於周廟○師古注云祀誠獻於廟而告祀也

案段玉裁曰班云向子歆作三統厯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本志自此以下皆述歆說也歆時武成未亡故傳之若班時則武成已亡矣

又案律厯志云序曰一月戊午師渡於孟津至庚申

卷三十二下

七

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又云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六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引武成篇三月旣死霸四月旣旁生霸云云爲證師古注曰亦今文尙書也不知武成篇今文尙書所無而孔氏逸書有之則律厯志所引乃古文尙書也師古誤仍枚本僞古文爲真古文尙書故以此所引爲今文尙書此大謬也

又案逸周書世俘解云時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祭於周廟武王乃夾於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入馘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懸首赤旂乃於先馘入祭於周廟若翼日辛亥祀於位用餼於天位粵五日乙卯武王乃於庶祀馘於國周廟皆與武成篇合是其事也

國語周語曰昔武王克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嘗受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

卷三十二下

大

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韋昭注曰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間爲漢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於前一度星是辰星天龍

次名一曰元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龍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龍之首辰星在須女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故皆在北維北維北方水位也顓頊水德之王帝嘗木德故受之於水今周亦木德當受殷之水猶帝嘗之受顓頊也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夜陳陳師未畢而雨兩天地神人叶同之應也夜陳之晨旦甲子昧爽左杖黃鉞右秉白旄時也黃鐘所以宣氣養德使皆自勉尙桓桓也名此樂爲厲所以

卷三十二下

九

厲六軍之衆也商紂都也文王王也底致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明文王之德致紂之多辜太簇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羸內地名憲法也施施惠舍舍罪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全德示民軌物亂治也柔安也

尙書大傳曰武王與紂戰於牧之野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焉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有罪者殺無罪者

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注云胥餘里落之壁

案通鑑前篇武王十三年引大傳此文全又記纂淵海六十一引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憎人者

卷三十二下

主

惡其胥餘注云出尙書大傳大戰篇是此篇皆大戰篇之文也今攷篇中有封墓表閭發粟散財等事通鑑前篇入之武王十三年中疑當在武成篇伏生書經武成篇已亡僅存牧誓篇故附載其文於牧誓傳別目爲大戰篇也

又曰太公曰罵女毋歎唾女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史記張良傳良對漢王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殷事已畢偃草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放牛桃林之陰

以示不復輪積○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大行山武王欲以爲三公固辭而不受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晉灼云桃林在宏農南閬鄉谷中應劭十三州記宏農有桃邱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

卷三十二下

主

以畢偃草爲軒倒置干戈示不復用兵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息牛桃林之塹示天下不復輪積○服虔曰鉅橋倉名也○臣瓚曰鹿臺臺名在朝歌城中○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晉灼曰桃林在宏農閬鄉南谷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卽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閬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

案諸所言疑皆武成逸篇事也

淮南王術訓曰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間朝成湯之廟釋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

又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

說苑貴德篇曰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

卷三十二下

三

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夫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後漢書卓茂傳光武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

論衡藝增篇曰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如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喪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

焉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論衡語增篇曰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非其實也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流杵也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

三國志鍾會傳會檄蜀文曰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卷三十二下

三

又會上言曰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

三國志後主傳後主詔曰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

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周本紀武王草殷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釋箕子之囚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宋世家武王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對以洪範九等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甫釋箕子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

卷三十二下

酉

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

案據大傳則箕子承武王之間而陳鴻範在封朝鮮後是因箕子來朝而武王訪之也江聲云言以箕子歸者敘鴻範所由作也言立武庚者推原箕子所由歸也箕子之歸不但爲受周之封實感武王爲其君立後故也段玉裁曰三統厯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按史記謂九年觀兵十一年滅紂作大誓牧誓武成

分器又二年爲十三年問箕子以天道劉歆三統厯則滅紂作洪範皆是受命十三年一年內事此其不同也攷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且以洪範先於微子按商書周書各四十篇今若移之則皆非四十矣疑洪範系商書者今文尙書系周書者古文尙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

後漢書東夷列傳曰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遵豆○論曰昔箕子遠衰殷之運避

卷三十二下

圭

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

武王既勝殷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

周本紀武王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顓帝舜之後於陳太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餘皆以次受封○集解鄭元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也

案古文尙書敘封字作邦班下無賜字分下無殷之二字邦古封字也漢書嚴助傳云封內甸服封外侯

卷三十二下

五

服是卽周語所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康誥敘云邦康叔張正義曰古字邦封同是已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西旅越葱嶺而來王

尙書正義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獻見於周

案尙書釋文獒引馬云作豪酋豪也是馬鄭讀同鄭注書敘云旅獒逸而馬鄭均知其訓者蓋此篇出孔壁中當時尙存於秘藏故馬鄭得見其文知爲獻見酋豪於周也獒豪音同古文段借字江聲曰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疆則分其種爲酋豪是西戎無君名其長爲酋豪之明證王鳴盛曰漢書

卷三十二下

五

趙充國傳注孟康曰豪帥長也傳中先零豪名封煎罕开豪名靡當見又有大豪中豪小豪之別乃知羌戎稱豪訛漢猶然也偽傳以爲犬大高四尺爲獒人家常畜左傳公喉夫獒豈遠物哉郭璞注爾疋引此孔傳其時偽書已盛行矣喬樅謂今文尙書本有百篇之序疑作獒者古文尙書用假借字其今文尙書序用豪本字故馬鄭注均讀獒爲豪讀從今文也

淮南要略曰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彊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

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
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
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
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
楹之間以俟遠方

卷三十二下

五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尙書正義曰鄭注云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

毛詩正義曰鄭注云以武王卽位來朝

案周禮賈疏引鄭尙書序注與詩疏引同江聲曰旅
者遠人之稱旅獒及旅巢命皆以旅名篇皆以遠爲
義也王鳴盛曰魯語桀奔南巢韋昭注云南巢揚州
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文十二年左傳楚
人圍巢杜預注云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
巢城巢伯殷之諸侯鄭說殷制無子男惟公侯伯三
等荒服則無公侯概稱伯也

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作金縢

魯世家武王克殷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周公於是
乃自以爲厲告於大王王季文王藏其策金縢匱中明
日武王有瘳

案尙書釋文云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是馬所
據古文尙書序亦與史記文同

又按三家傳伏生今文尙書二十九篇以金縢次大
誥後尙書大傳次序亦然葉夢得云伏生以金縢作
於周公歿後故也喬樞謂今文尙書敘百篇先後之
次第據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以
微子開代殷後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是書敘
編次金縢仍在大誥之前也

卷三十二下

五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

周本紀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

魯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

案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克股卽謂誅武庚及三監之事也古文尙書以大誥次金縢後據尙書大傳則大誥在金縢前此今古文篇

卷三十二下

三

次之不同也

又案版本無命字唐石經初刻有後磨改段玉裁曰正義云黜退殷君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故特言黜殷命也然則正義本有命字明矣此云將黜殷命下文云既黜殷命正相銜接釋文誥本亦作其按汗簡集韻皆有其字據汗簡四聲韻其字下从六非从升也

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開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宋世家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案鄭注尙書序云微子之命亡

白虎通攷黜篇曰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絕之卽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

又三正篇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

卷三十二下

三

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

三國蜀志後主傳注引鄧艾報後主書曰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

尙書大傳曰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蘩薪兮禾黍之暍暍也曰此故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先大夫曰文選思舊賦注引歌作禾黍暍暍於韻不協非也蓋緣篇首云云而誤當從學齊佔畢所引作

油油與仇協韻禮記正義引禾黍之油油爲箕子歌亦誤禮記正義是據史記但史記以爲箕子而書大傳以爲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爲有理不知司馬子長何所据而與書傳抵牾耶

卷三十二下

書

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

周本紀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作嘉禾。徐廣音義曰歸一作餽

魯世家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

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

案母疑是
附之廣字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異畝同穎

案古文尙書序作歸禾歸餽二字古相通用如古論語作饋魯論語讀饋字爲歸是其證也歸餽古今文之異史記據今文尙書本用餽字而周本紀餽作歸

與魯世家異者疑是後人轉爲依古文尙書改之觀徐廣音義云歸一作餽可見舊書本是餽字也尙書大傳略說曰成王削桐葉爲珪以封唐叔

卷三十二下

書

周公既受命禾魯天子之命作嘉禾

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次作嘉禾○徐廣音義曰魯尙書序云旅天子之命

嘉天子之命

魯世家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徐廣音義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

案春秋正義云石經古文魯作旅說文云旅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旅故旅字亦作魯也魯秦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董道云魯古文旅是已索隱乃云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

於文不必作魯此由不知魯卽旅字見篇名嘉禾遂
改魯爲嘉耳旅與臚通臚猶傳也旅天子命者謂傳
天子之命也又漢書敘傳云大夫臚谷集注引鄭氏
曰臚岱季氏旅於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
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喬樞謂據孫氏瑞應圖
言周公受嘉禾有獻之文王之廟語攷史記六國表
云臚於郊祀漢書郊祀志載郊祀歌云殷勤此路臚
所求又云過臚騶騰天歌又云升汨臚析吳置則此
旅天子命謂奉天子命獻於文王廟於義亦通

尙書大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

卷三十二下

詩

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
公曰三苗爲一穗抑天下其和爲一乎拔而貢之文王
之廟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

又曰交趾之南有越常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
下和平越常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
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辭不受
謂越裳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貢正朔不
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
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意者中國有
聖人乎有則益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

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注實亦贊也

先大夫曰案詩疏引大傳作德澤不加政令不施惟
白虎通通典引政令作正朔當是傳本各異劉勰文
心雕龍云尙書大傳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作列風澍
雨列風義當而不奇別淮理違而新異乃謂大傳作
別淮攷太平御覽先引尙書說曰淮南注淮暴雨之
名也下又引尙書大傳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注
云烈風東西南北來也澍雨暴雨也兩書兩注各不
同則尙書說非伏生大傳而大傳作澍不作淮明矣
藝文類聚天部引作烈風迅雨亦非而烈字諸書不

卷三十二下

書

異鄭君亦無注則大傳作烈不作別又明矣恐彥和
適見誤本大傳執以爲說未可據也尙書舜典正義
毛詩蓼蕭序周頌譜正義並引作烈風澍雨則唐人
因彥和之語遂改從帝王世紀並易澍爲澍耳毛詩
周頌譜正義引越裳作越常裳常古通疑大傳舊本
如此

案漢書賈捐之傳云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音灼注曰
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又王莽傳云遠人慕
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又曰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
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其語蓋皆本於今文尙書說及

伏生大傳也

說苑辨物篇曰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者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費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者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卷三十二下

美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動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

案鄭注尙書序云嘉禾篇亡是古文今文皆無之而漢時引有此文者此或壁中書於增多十六篇外別有殘章零句流傳者故得引之抑如今文尙書二十九篇外九共帝告逸文皆載之伏生虞夏傳殷傳中未可知也漢藝文志攷證云大傳序又有嘉禾拊詒今本闕則此語當卽在嘉禾傳是亦本之伏生也惜今無可攷矣

後漢書南夷列傳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六年制

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費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生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其在唐虞興之要履故曰要服

案此亦採伏生書傳之文

卷三十二下

毛

孫天瑞應圖曰周時嘉禾三本同穗貫桑而生其穗盈箱生於唐叔之國以獻周公曰此嘉禾也太和氣之所生焉此文王之德乃獻之文王之廟

案此當亦本之尙書大傳今本大傳亡佚文闕不具耳

論衡恢國篇曰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賜風俗通十反篇曰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中論智行篇曰周公之爲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戢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衛世家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管叔放蔡叔
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
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案尙書釋文梓本亦作籽攷郭忠恕汗簡云籽古文
尙書梓是古文作籽材今文作梓材也書正義引馬
融注以康爲國名在畿內又引鄭元注以康爲號謚
馬鄭說各不同江聲云逸周書康之爲謚有三詎故
鄭以爲謚據史記言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則
是康叔當武王時實未有國迨三監既誅以其地封

卷三十二下

美

康叔則康叔始封卽爲衛國也鄭說誠是馬說非也
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
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目封紂子武庚庸管叔
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
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
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於錡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
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
於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
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
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師古

曰康叔亦武王弟也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

案說者以班志引書序云云謂康叔號曰孟侯與伏
生大傳言天子太子年十八謂之孟侯誼異疑非用
今文家說且所引書序亦與古文尙書敘不同喬樞
謂地理志所引乃大誥之敘非康誥敘也據大誥序
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班蓋引之以證三監耳其
云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此是班約大誥序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及康誥序既伐管叔蔡叔以
殷餘民封康叔之語非書序原文也其以康叔號曰
孟侯者蓋本小夏侯說固之從祖伯從鄭寬中受小

卷三十二下

美

夏侯尙書知其家世是習小夏侯之學也

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
俄空焉今亡矣

案諸家說多據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
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謂俄空卽脫簡也段玉裁云此
謂書序有百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尙書闕酒誥也凡
後人所謂數篇同一序皆有有目無序者廁其間如
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謨棄
稷按其實則棄稷不統於此序所以作棄稷者不傳
也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按其

實則疑至臣扈不統於此序所以作疑至臣扈者不傳也大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按其實則原命不統於此序所以作原命者不傳也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按其實則高宗之訓不統於此序所以作高宗之訓者不傳也尚書大傳以桑穀共生事系高宗之訓五行志引劉向說亦以桑穀系高宗不系大戊故師古曰其說與尚書同或者伏生差謬也今本漢書注譌作與尚書大傳不同酒誥梓材亦正此類以殷餘民邦康叔故作康誥一篇其酒誥梓材不統於此序故失其傳俄空云者偶不存之謂非竟亡也然至於久而闕則竟亡矣故曰今亡夫子

卷三十二下 甲

雲獨舉酒誥者舉一以例其餘也段說亦通足以備一解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雒誥
周本紀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業洛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案公羊傳宣十六年疏引鄭注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攷馬注洛誥維七年亦云攝政七年天下太和與鄭說同

卷三十二下 甲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佚

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周公作毋逸

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滯佚乃作多士毋逸以誡成王

案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毋逸而兼舉多士則知此二篇周公同時所作故連及之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
與

燕召公世家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
作君與

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漢書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在緦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
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傳傳之德義師道之
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
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
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卷三十二下 聖

孫寶傳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不相說著於經典
兩不相損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以周公旣攝王政不宜
復列於臣職故不說與孫寶所言畧同然則鄭君此
注亦據今文尙書說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
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
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今之保傅非
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尙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
心者哉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賈逵左傳注云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卽淮夷
也

案賈注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以證周有徐奄句也
尙書釋文云政如字馬本作征云征正也馬本乃古
文尙書而字作征者疑是讀從今文也敘言伐淮夷
踐奄皆征伐之事則字當作征爲正政正古今文之
異周禮均人掌均地政鄭注云政讀爲征禮記王制
五十不從力征亦皆作政是古字通用之證釋文云
馬本作征不言鄭本文異知鄭用古文本作政字與
隸古定本同也

卷三十二下 聖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

周本紀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集解馬融曰薄姑齊地

案隸古定本作遷其君於蒲姑釋文云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馬作薄姑與史記合是亦讀從今文尙書也薄蒲聲相近故古相通用江聲曰左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則奄與蒲姑相接壤遷奄君於蒲姑則如無遷據伏生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周本紀云遷其君薄姑然則薄姑奄君之名此敘當言將遷其君薄姑於乃衍字也成王遷奄君其地遂為齊所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即奄君也

漢書地理志曰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

案尙書大傳周傳金縢篇奄君薄姑謂祿父曰鄭君注云元或疑焉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今攷闕駟十三州志說亦與漢書地理志畧同是蒲姑即奄君故皆以氏稱之斷非地名也江說甚確尙書大傳周傳曰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踐之云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

又曰大夫有汙豬之官殺君之地雖有美菜有義之士弗食

案踐奄周本紀作殘奄殘與踐亦通鄭注周禮引王霸記殘滅其爲惡誼皆訓爲滅也又漢書藝文志攷證云大傳序有嘉禾揜誥今闕疑揜即奄之異文揜誥即此將薄姑篇也曲阜孔廣林云成王既踐奄作成王政揜誥其即成王政與孔說亦通

卷三十二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本紀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成王既紂殷命滅淮夷遷歸在豐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

周本紀成王既紂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與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魯世家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

案鄭注尙書序云周官亡偽孔氏偽造周官篇列立政後堯典正義云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周官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江聲曰案此事與上三敘相承次則事相聯接皆在周公攝政三年也立政

卷三十二下

異

經云孺子王矣則是周公致政之後自當先周官而後立政宜從鄭本王鳴盛曰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年時事此語必本於康成立政是成王卽政時事自應在周官後也喬樸謂據史記周本紀亦多方周官相接魯世家亦以立政次周官後鄭本與史記正合知古文今文竝同是其次第確不可易矣

周禮小宰職注曰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鄭志趙商問曰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按據鄭周禮注及鄭志趙商問云云是周官篇雖亡而其遺文佚句或散見於伏生大傳周傳中故鄭君據以爲解而趙商亦得據以爲問也周官篇有立太師佚文十一字而作偽者卽襲取之以取信於人也又古文尙書序但云周公作立政而未著其義段玉裁云凡言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皆讀尙書而義自見者也

賈子新書曰天子不喻於先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

卷三十二下

聖

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後不敬於祭不戒於齊不信於事此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敘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言語之道簡聞少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列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耽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此古天子

自輔弼之禮也自爲天子而賢智維之故能慮無失計
舉無過事終身得中

卷三十二下

哭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
之命○集解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
也

案古文尙書敘肅慎來貢釋文云肅慎馬本作息慎
云北夷也攷史記五帝紀北發息慎集解引鄭元云
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是鄭本亦作息慎皆與史
記合肅音近息古字通逸周書王會解北有稷慎亦
卽息慎也賜爲孔本作俾釋文云馬本作辨江聲曰
俾當作界界賜也書或爲辨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

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隸古定本凡俾字作卑與
界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爲予或解爲使唐天寶中詔
以時字改其文凡其傳之解爲使者皆改作俾故此
界字正義本亦改作俾史記錄此文作王賜榮伯據
賜義則字當爲界明矣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曰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
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尙書大傳曰正朔
所不加君子所不臣也

後漢書東夷列傳曰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
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以後世

卷三十二下

哭

服王化遂貢於四門獻其樂舞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
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
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寢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
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磐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
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

三國志東夷列傳曰書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其九
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
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
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
亳姑

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
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
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仙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於鄆心
不敢違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
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
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死成王不葬
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

有德

又曰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
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
故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也

先大夫曰案荀子儒效篇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
輟事周楊倞注云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
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此周公老
於周之事

漢書劉向傳曰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
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

卷三十二下

畢

公葬於畢

案偽孔傳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
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段玉裁曰案
上文作蒲或作薄不作亳也喬樅謂段說是也鄭注
書序云亳姑篇亡是孔氏逸書亦無此篇作偽者將
何所見而鑿空妄爲之說其不足信明矣

卷三十二下

畢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禮記鄭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名篇在尙書今
亡

案鄭君毛詩譜云周公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
采地攷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平公治東都
沈約云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是也
禮記坊記篇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文
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
哉

緇衣篇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

又云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注云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

案以上皆君陳篇之佚文也禮記傳自夏侯始昌與大小夏侯尚書同一師承則是今文家之學也鄭君注緇衣篇所引君陳云云本於禮家師說則亦今文尚書家之言也

春秋繁露竹林篇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

卷三十二下

聖

皆若是

案王鳴盛曰坊記善則稱君引君陳云云善則稱親引大誓云云取證大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僞古文以此爲成王語非是惟良顯哉鄭於坊記注本以爲臣口中稱美君德之詞而僞古文乃作成王嘆美此臣語尤非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周本紀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中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集解鄭元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案尚書釋文云康王既尸天子馬本此句上更有成

卷三十二下

聖

王崩三字攷隸古定本無之然則馬本蓋據今文尙書序補之馬鄭王皆古文本而釋文不言鄭王本有異則其本與隸古定本同可知也段玉裁曰按康誥當云康王之誥大史公於般庚曰三篇於顧命康王之誥別爲二篇皆依孔子序尙書語若依伏生書則皆不分矣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周本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案隸古定本尙書策字作冊古今文之異也又畢下無公字段玉裁云按史記畢下有公字困學紀聞亦云尙書脫一公字然則宜據史記訂補之鄭注云畢命亡按亡疑當作逸

漢書律厯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逸書篇名

案尙書正義引策下有書字惠棟曰逸書二十四篇

卷三十二下

書

有回命愚謂同當爲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厯引畢命豐刑十六字康成注書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篇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段玉裁曰惠說蓋是也鄭云不同與此序相應七字一句謂序無冊命霍侯之事而篇中有之不相同也其下又有非也二字亦是鄭語謂秘書所謂畢命篇者蓋非畢命也古文疑信參半絕無師說此諸大儒所以不敢爲之注也但鄭親見此篇舊稱畢命則二十四篇有畢命無回命可知矣王鳴盛亦云不同謂冊命事不同下別言與此敘相應引少一不字爾逸

篇是冊命霍侯此敘言冊畢公是不相應故云非也謂逸篇非卽此篇書也

卷三十二下

書

穆王命君雅爲周大司徒作君雅

禮記鄭注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尙書篇名也

案段玉裁云此注當云名篇在尙書今亡與君陳一

例

禮記緇衣篇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所寒小民亦惟曰怨○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資當爲至齊魯之間語聲之誤也邢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言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

案尙書釋文云君牙或作君雅是尙書別本亦有作

雅字者牙蓋卽雅之消借字故禮記從今文作雅也

卷三十二下

義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周本紀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

漢書古今人表伯冏列上中第四等○師古曰穆王太僕也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一尙書大傳冏命爲冏命

案說文介部云冏从介𠂔周書曰伯冏許所引據古文也史記漢書所載據今文也是古文今文皆作冏字僞孔本作冏命釋文云冏字亦作𠂔王鳴盛曰𠂔古文冏字俗人不識冏因其从𠂔𠂔是古文冏字遂

省改作冏釋文云字亦作𠂔陸德明在唐初尙見古書此必冏字而俗刻誤也

又案段玉裁云說文介部冏驚走也一曰往來見从介𠂔𠂔下當有聲字又引周書曰伯冏古文𠂔古文冏字按此七字不可解當作古文言伯冏五字如𠂔𠂔古文言由𠂔之比蓋作冏者古文尙書作冏者今文尙書是以周本紀古今人表皆作冏今本漢書作𠂔者譌字也尙書釋文冏九承反亦作𠂔𠂔亦冏之譌字也冏俱往切亦俱永切冏今音在庚清部古音在陽唐部又集韻三十八梗𠂔人名周有伯𠂔通作景

卷三十二下

義

冏此蓋說文古文𠂔之云故也又唐人文字亦用伯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管蔡世家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

案堯典正義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桀誓前第九十六又云鄭依賈氏所本別錄爲次自當從之但此篇是成王時而列之穆王時書之間明係篇第錯亂鄭姑仍其舊而不改耳

左氏春秋定四年傳祝鮀曰管蔡啓商恭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

卷三十二下

堯

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書云王曰封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案段玉裁云左氏傳及禮記緇衣篇引尙書有也字者皆用其時語助加之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闢作盼誓

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遂平徐戎定魯

○徐廣音義曰盼一作鮮一作彌○裴駰曰尙書作紫亦變也鮮彌也言於盼地誓衆因行彌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彌即魯卿季氏之費邑地名

案鄭注周禮雍氏及禮記曾子問皆引作紫誓皆三家之異文也說文米部云紫惡米也从米比聲引周書有紫誓然則古文亦作紫誓矣今書注疏本作費

卷三十二下

堯

非是索隱以爲盼即季氏之費邑然則費乃唐人所改也

又案堯典正義云孔以桀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今文篇第無可攷今從鄭編次列呂刑之前焉尙書桀誓序釋文云東郊不闢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顏氏匡謬正俗云桀誓序東郊不闢案說文及古今字詁林古闢字闢訓開故孔傳釋云東郊不開不得經讀闕爲開段玉裁曰說文門部云闢開也从門辟聲虞書闕四門从門从𠂔今本釋文開改作開非是陸不云舊本而云舊讀

謂其音也非謂其字也匡謬正俗云不得徑讀開爲開闕字作闕亦譌陸頴二君皆正俗讀之非然則書序本作闕唐石經初刻從馬作闕尙爲不誤後依衛包改爲開字此衛包以前誤讀闕如開而字形不誤衛包以後竟作開字形與音俱非矣古文開與闕字開所爭些子是以舊或讀開耳困學紀聞闕作闕誤也

卷三十二下

李

甫命穆王訓夏贖刑作甫刑

周本紀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詩大雅崧高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

案段玉裁曰書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八字一句謂

呂侯命穆王也鄭注緇衣篇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

與此一例

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於王王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彤弓矢百張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作晉文侯命

案偽孔本尙書作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本無平字錫馬本作賜據馬本無平字則知古文尙書不以此爲平王錫文侯仇其說蓋與史記同也

新序善謀篇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侯以師逆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禮命之侑其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

卷三十二下

李

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

案劉向新序說與史記合是漢人舊義皆以文侯爲文公重耳後漢書丁鴻傳言召見說文侯之命篇李賢引平王文侯仇事爲證恐非其指也段玉裁曰按史記自序曰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是據今文尙書劉向新序亦稱晉文公之命皆用今文尙書說也如金縢篇多用周公以天子禮葬魯得郊祭之說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穀還歸作秦誓

余本紀繆公敗於穀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以報穀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穀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

風俗通山澤篇穀在宏農黽沁其語曰東穀西穀黽沁所高

案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黽沁縣云有二穀所謂東穀西穀也蓋二穀之地於黽沁爲最高故曰已沁所高也

卷三十二下

至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孔子問曰子何爲於

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二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則可發憤慷慨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闕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某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卷三十二下

至

案鄭康成書贊云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攷楊子法言云虞夏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此三科之條也堯典正義謂馬融鄭康成王肅與劉向別錄題皆曰虞夏書是虞夏同科也正義言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爲商書故商書有四十篇僞孔氏并於允征之下以爲夏書則商書惟三十五篇非是五家之教說者不一愚意以五家之教謂唐虞夏商周也論衡正說篇云唐虞夏商周者說尙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

卷三十二下

奎

矣是以唐虞夏商周爲五家也儀禮疏引書傳云夏后氏主教以忠文選運命論注引書傳云周人之教以文然則伏生大傳當必有說五家之教語惜賈公彥疏李善注所引大傳文不具耳竊意唐堯之教蓋以讓虞舜之教蓋以仁殷人之教蓋以寬班固藝文志言道家者流合於堯之克讓今觀堯典一篇敘遜位及命官事舉朝無不克讓者是本於堯之教也大傳言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天下稱仁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是舜之教以仁湯之教以寬也或曰伏生與歐陽大小夏侯四家爲今文之學其一則孔氏古

文之學也一日五家五行之家謂洪範五行傳也後漢書桓榮子桓郁傳言顯宗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授定於宣明殿注引華嶠書曰帝制五行章句是其證也

卷三十二下

奎

又案漢書藝文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
七篇又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一家歐陽經三十
二卷今攷二十九篇者堯典一皐陶謨二禹貢三甘
誓四湯誓五般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
九攸誓十鴻範十一大誥十二金縢十三康誥十四
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維誥十八多士十九
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
命二十四鮮誓二十五甫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
七秦誓二十八其一卷則百篇書敘是爲二十九卷
歐陽經三十二卷者益以大誓三篇故也又攷漢武

卷三十二下

矣

帝建武元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見於漢書儒
林傳贊尙書正義引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大
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
以教人文選注引七畧同且曰今大誓篇是也歐陽
爲博士在武帝末當時既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
學官則卽錄大誓三篇合入今文尙書矣此歐陽經
之所以獨多三卷也大小夏侯之立博士在甘露以
後儒林言夏侯勝又從歐陽氏問從子建又師事歐
陽高歐陽旣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
入特并大誓三篇爲一卷而不數百篇之序故仍爲

二十九卷堯典正義云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夫
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非伏生之舊乃夏侯之本也
石經以夏侯尙書爲主故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若伏
生元本則無大誓而併敘爲二十九篇此今文篇數
之可攷者耳

卷三十二下

矣

又案鄭康成書贊云序者孔子所作攷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藝文志亦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又儒林傳云孔子于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劉歆移書博士說亦同也尙書正義云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馬鄭等本皆以序總爲一卷附於經後是孔氏之舊亦卽伏生之舊也僞孔氏分置敘於各篇之首始失其舊矣

卷三十二下

六

又案段玉裁云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書十六卷併書序而得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間未知卽用書序與否而大史公臚取十有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間絕無則亦猶逸篇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不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篇哉惟內外皆有之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鬻紂受牧母行狩歸魯異母異畝餽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無逸息慎肅慎伯羿伯罔盼誓獮誓桀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文尙書古文尙書之異也

卷三十二下

六

又案百篇之敘近儒戴震古今文尚書辨言序爲伏書所無王鳴盛尚書後案言敘亦從孔壁中得以今文二十九篇其一爲大誓先大夫著左海經辨辨今文尚書有敘伏生二十九篇併敘而不併大誓討論經典立十有七證以明之夫三家尚書有序則伏生所傳不得謂無敘伏生所傳有敘而大誓乃後出則伏生二十九篇不得不以百篇之敘當其一也喬樸謂漢儒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此蓋言二十八篇之次皆總於敘象二十八宿之次皆繫於斗故以二

卷三十二下

七

十八宿喻二十八篇以斗喻百篇之敘也尚書今文古文皆有敘今文之敘總爲一篇古文之敘分爲二篇何以驗之案鄭君書論據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攷尚書始堯典終秦誓凡百篇而書緯言百二篇者併敘數之也周易六十四卦經傳皆分上下尚書百篇經當分爲上下百篇之敘亦分上下故曰百二篇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

首尾凡百兩篇成帝時求其能通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按之非是如尙書非有百兩之數張霸豈能鑿空僞作以售其欺而平當周敞又豈遽爲所欺而勸存其書乎書緯之言確然可信故鄭作六藝論據而用之書疏乃以爲時有張霸僞造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其說誤矣

卷三十二下

七

又案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鄭注書敘逸十六篇之目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子之歌六八十一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三十四原命十三武城十四旅獒十五皋陶十六是也後九共九篇分爲九則出八篇故爲二十四篇其同於今文者又以般庚太誓皆分爲三顧命分至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故藝文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四十六卷者古文同於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序爲一卷大誓爲一卷逸十六篇爲十六卷此併百篇之序而言之也五十七篇者今文經二十八篇序一篇太誓一篇古文分爲三十四篇又逸書十六篇分爲二十四篇迨後武成一篇亡於建武之際藝文志據其現存者而言故云五十七篇此亦併百篇之序而數之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四十五卷者除序言之五十八篇者併武成一篇數之也馬鄭雖傳古文然其所注者惟三十四篇其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故馬鄭二君皆無訓解然則孔氏古文非有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以考校之則亦無從誦讀是尙書

卷三十二下

圭

所賴以勵存者伏生之功與同不朽矣

卷三十二下

圭

